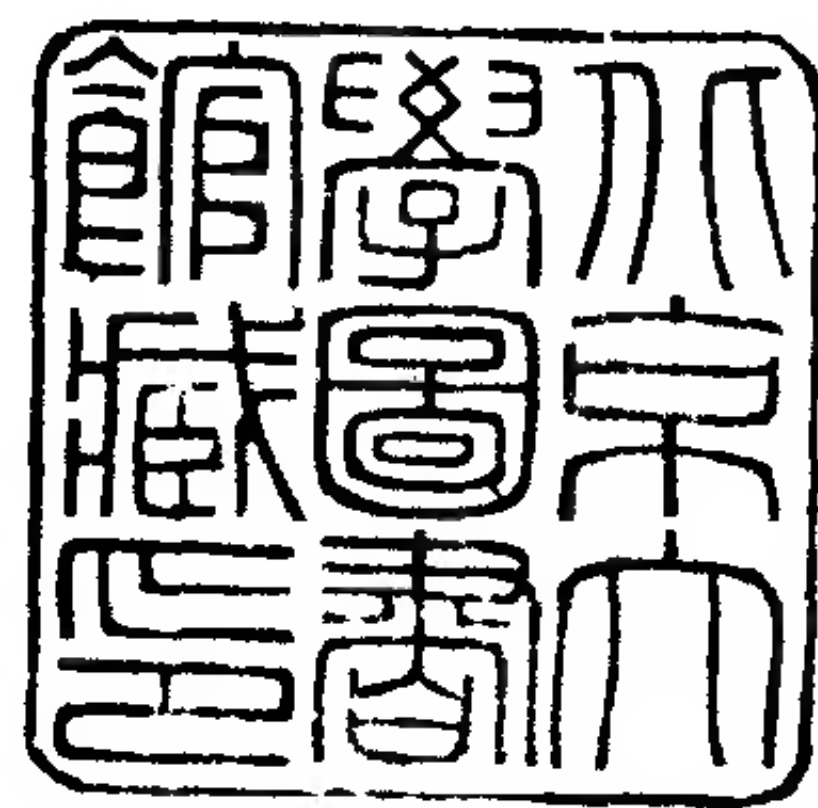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安南雜記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李仙根撰仙根字子靜遂甯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康熙六年安南國王黎維禧奪都統使莫元清高平地元清奔雲南上疏陳訴維禧亦上疏言興兵復讐本末仙根時為內院侍讀奉命偕兵部主事楊兆傑齎勅往諭維禧罷兵以高平土地人民歸元清仙根使還撰安南史事紀要及是編以識其事考安南史書歷代國王帝制自為名號自行於國中而不以通中國上疏則別具一名維禧在本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實名維禧元清實名敬字是編所記安南制度風物詞多詆毀如衣冠飲食之簡王官民居之陋風俗淫蕩無恥知文字而不甚貫通並以愚疑詐愾四字評之殊為乖舛安南久沐中國文化縱俗尚稍異亦不致如仙根所言之甚殆仙根見聞未審抑胸有成見故加貶詞歟且紀錄甚簡未足以資考證也

伊犁日記一卷 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稚存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授編修督學貴州嘉慶四年以上書得罪遣戍伊犁是編乃其紀行之作始是年八月二十八日之發京師迄次年二月初十日之抵戍所排日記載行程瑣事於沿途未嘗考訂古蹟品題名勝亮吉別撰有出塞紀聞謂至保定甫知有廷寄與伊犁將軍有不許作詩不許飲酒之諭是以自國門及嘉峪關凡四匝月不敢涉筆及出關後獨行千里不見一人經天山涉瀚海聞見恢奇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舉筆然要皆描摹山水不敢及餘事云云是知其有所顧忌未敢多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天山客話一卷 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以嘉慶五年二月十日抵戍所至閏四月三日特旨釋還統計居戍所未及百日是編乃在戍所條記之山川物產遺聞瑣事凡五十餘則亦無所考證發明前有道光甲午徐松序稱後十有一年余亦戍伊犁居彼中八年曾奉檄回疆又纂成識略自謂蒐輯粗具梗概今讀天山客話尚有數事余未及收錄先生居伊犁僅百日而見聞賅洽如此云云蓋文人推重之詞是編與新疆識略體例原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同也

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五卷 求恕齋刊本

清吳承志撰承志字祁甫錢塘人光緒中官平陽訓導生平精研輿地之學卒後其友吳慶坻整理其遺稿於叢殘中得此稿百餘紙蠅頭細書凡五五篇為之排比釐為五卷舊無標題總名乃定名曰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曰考實者用江表春秋地理考實例也考唐書藝文志著錄有賈耽皇華四達記十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於蕃國遠近四夷道里所識必詳惜皆佚而不傳唐書地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志曾節錄其文於卷末謂從邊州入四夷通道凡七今承志所考釋者僅三道曰營州入安東道曰登州入高麗渤海道曰安南通天竺道前二道各為一卷後一道析為三卷曰安南至永昌道曰諸葛亮城至摩揭陀道曰驪州至真臘道每卷皆先錄原文後加考證不分段落乃至一篇累五六萬言用力可謂勤矣惟所據者多本國載籍間有西書譯本類皆膚淺之作故於西方學者舊有考證未能鉤通安南通天竺道伯希和考證頗為精審是編竟未徵引及之遂



致穿鑿附會不一而足或合數地為一地如謂朱波為閩婆轉為蒲甘之例是或分一地為兩地如謂唐書西域傳之迦沒路與西域記之迦摩婁波別為兩國之例是尤謬者妄解地名如宋史真臘傳謂其國南抵加羅希乃以加羅希即加刺滿之誤而加刺滿又為滿刺加之倒置誠如其說則史傳譯音無不可通矣承志別有考證西北輿地之文散見遼齊文集訛誤亦多類此然是編鉤稽載籍之文至為賅瞻雖失之繁冗要可備後人之參稽也

回疆通志十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和寧撰和寧滿洲旗人乾隆進士嘉慶中為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回疆志書先有蘇爾德回疆誌僅具輪廓未免闕漏是編成於嘉慶九年首一卷以御製詩文弁冕簡端次五卷為回部王公台吉傳凡總傳二列傳二十有二吐魯番哈密土爾扈特等部附焉次六卷為南疆八城及吐魯番哈密二城分志首載喀什噶爾以南疆回務統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節制故也每城各分沿革疆域山川建置古蹟官制營伍糧餉賦稅卡倫軍台伯克諸子目各志詳略不等子目不必皆備外藩部落僅載布魯特部附於烏什志後末一卷載回族風俗物產乃節錄七十一西域聞見錄之文卷帙雖較回疆志為多然亦僅具崖略而已核其體例乃傳記而兼方志之書而於回疆各城地理沿革鮮所考證惟專志回疆者撰述無多特錄而存之以備輿記之一種云



新疆誌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蘇爾德撰蘇爾德字韜園滿洲人乾隆己卯回疆初平吏部尚書永貴坐事謫守回疆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嘗就耳目所及詢訪所得草創回疆誌一編適蒙內~~未~~及成書乾隆己丑蘇爾德奉命駐劄喀什噶爾以事越十年不無參差乃就永貴原本詳加考核廣為蒐訪刪其冗複增其簡略乾隆壬辰成書釐為四卷首御製碑文回疆輿圖天時地理山河城池次回疆宗教風俗物產雜記次官制戶口次賦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錢法刑法陸卡郵驛外夷是編之成雖晚於西域圖志十年然圖志總括西域是編專誌回疆其文各有詳略可以互相參證惟是編專述回疆當時情形於國家建置地理沿革皆略而不言雖未及圖志之詳備然其考證疏舛之處亦較圖志為少回疆前無專志錄此一編庶不沒其草創之功焉

新疆事略 不分卷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闕撰人名是書無目錄序跋後有朱筆一行題丙戌十月初五看七字書中著錄年月最晚不過嘉慶十三年此兩成疑指道光丙戌全書不分卷第首北路道里次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精河塔爾巴哈台諸城次南路總說次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諸城次吐魯番哈密伊犁而以邊衛外裔殿焉各城之下首舉其戶口四至次分官制兵額屯務廠務錢糧貢賦卡倫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台等子目然不盡備載阿克蘇條下子目獨多錢法哈密條下多營塘伊犁條下多祠祭河渡堤堰操演等子目操演一目記錄特詳南路八城闕葉爾羌應係傳寫偶遺全書繕寫草率似出庸劣胥吏之手殆備檢尋舊案之用者也



新疆建置志四卷 民國三年刊本

清宋伯魯撰伯魯字芝田醴泉人是編成於光緒丁未蓋伯魯領新疆通志局時草創之稿也體裁仿漢書地理志徵引繁富駁辨精審為自來考證西域建置之沿革者所莫及其間若闕西域圖考以金滿全蒲為兩地之誤闕西域圖志以哈密為杆采轉音之誤從法人伯希和說以今溫宿當漢之姑墨以今烏什當漢之溫宿從辛卯侍行記說以元史之仰吉八里當今之昌吉皆足以證前人考訂之疏惟以西突厥之可汗浮屠城唐之金滿縣當今之濟木薩其說創自西域水道記伯魯採摭其說而不註明出處又唐之斫句迦核以道里疑在今葉城縣治而伯魯仍襲舊說以今莎車當之未免白璧微瑕然其鉤索考證之勤可謂前無古人也

瀛寰譯音異名記十二卷 光緒甲辰刻本

清杜宗預撰宗預字武丞湖北松滋人是編亦袁輯舊譯各書輿地名稱之作凡十二卷前七卷錄國部城地各島附焉後五卷錄山水海地土角附焉體例略同陳士芑海國輿地釋名然其精審則不及也士芑之書用力甚勤比錄地名古今皆備是編則詳今而略古偶一採錄之古名多擬拾瀛寰志略海國圖志西征紀程諸書之說殆未鉤稽原編若唐書元史西域記海錄等書似未直接徵引而所錄今名亦不無舛誤有混兩地為一地者有析一地為兩地者夫譯語對音固無定字然古譯名類多謹嚴不無譯例可尋但自海錄以下譯名多從方音粵人所譯為粵音閩人所譯為閩音推之齊楚晉豫莫不皆然其中差互遂未能以同聲字母求之則於晚出諸譯本中哀輯譯名而比附之殆非此十餘卷書所能盡前有楊守敬序稱自史漢以來所載殊域地理今多不能實指其地然博訪周諮未必不可得其崖略云云蓋亦病其通今而不知證古也



西征紀程四卷 光緒十七年刻本

清鄒代鈞撰代鈞字沅帆湖南新化人光緒十一年  
隨使歐西後充京師大學堂教習官至學部參議光  
緒末刻中外輿地全圖當時稱為輿圖佳本是編乃  
其隨使西行所撰行記始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之發自上海終三月二十五日之抵倫敦在途凡四  
十一日隨日記載見聞代鈞精研輿地故於所歷諸  
地之古今沿革考證尤詳且能旁考西籍而不拘泥  
舊說如三月初二日記之考玄奘遊蹤徵引及於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寧翰之印度地理二月二十一日記謂柴棍西貢皆  
一聲之轉疑為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中之排棍二月  
二十六日記謂唐書地理志所言佛逝國似即三佛  
齊並為前人考證之所未及三月初九日記謂元史  
之馬八兒在南印度雖不能證其為宋史之注輦然  
較之徐繼畲瀛寰志略以屬阿比西里亞魏源海國  
圖志以屬埃及者為得其真餘考雖不無舛誤然皆  
瑕不掩瑜猶不失為近代輿記中之佳作足備講地  
理學者之取資焉

使西紀程二卷 初刻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進士官  
至兵部左侍郎光緒二年奉命出使英國以是年十  
月十八日發自上海十二月初八日行抵倫敦是編  
乃其行紀排日錄其見聞於所歷諸地之地理物產  
敘述尤詳間辨正瀛寰志略之誤餘若十一月十九  
日記各國旗式十二月初八日記英國幣制在今為  
常識然在當時殆為創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奉使英倫記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廩貢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影鈔唐宋舊籍成古逸叢書是編乃光緒二年庶昌隨郭嵩燾出使英倫記行之作首由上海至倫敦之里程次由倫敦至柏林路程記略次英國進出款項大數次耶穌復生日之節凡四篇所記海程簡略特甚然可與郭嵩燾使西紀程互相參證末二篇涉及國計民俗不盡屬地理今姑從全書標題附之地理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南圻地輿誌一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未著撰人姓名一作南圻六省地輿誌首有壬申自序後題嘉定城鳳池里居士惟明氏惟知其人為越之南圻人而是編乃繼嘉定通志而輯也案南圻在越國之南阮福映建國時定都富春始有南北之號凡屬承天諸省謂之京畿以北謂之北圻以南謂之南圻今南圻置省十六而是編僅載邊和嘉定定祥永隆安江河僊六省考越南省制嘉隆年間南圻設邊和嘉定定祥永清朱篤河仙六鎮明命中廢鎮置省改永清曰永隆改朱篤為安江晚至同慶元年始改今制因知是編所誌者乃明命同慶間之舊制序題壬申乃嗣德二十五年也全書以省為經各誌其府縣山川汛口驛路間及物產古蹟河仙一省原為粵人鄭玖所開闢黎氏永盛時玖以地獻始置河仙鎮是編河仙省志稱古屬荒陬孝哲王時有北國人姓鄭者來此墾闢有部眾臣於南朝哲王授以總兵之職迨丙辰永祐其子天錫襲封琮德侯天錫有學問招致文學作河仙十詠描寫景致才韻風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一方稱重云云蓋指其事所謂北國鄭姓即指粵人鄭玖孝哲王即越之裕宗黎維禔永祐乃懿宗黎維祿年號永祐丙辰乃乾隆元年則是編不僅載南畝輿地而其遺聞瑣事亦頗足以補中國史書之所未備焉

外國傳八卷 西堂餘集本

清尤侗撰侗字展成長洲人弱冠補諸生除永平推官康熙中召試鴻博授檢討分修明史撰志傳多至三百篇是編蓋為所修明史外國傳之舊稿大致採摭使西域記瀛涯勝覽星槎勝覽東西洋考等編及明實錄之文翦裁鑄鑄而成間亦採及前史及島夷志略今以明史外國傳對勘互有詳略有是編有傳而明史無者如吉里地悶等傳是已有明史有傳而是編無者如麻林等傳是已殆侗於實錄輿記之文

未能遍檢而明史復將其所錄宋元時人輿記之文概為刪削也然是編誤採東西洋考之說考證錯誤之處如暹國為古赤土蘇門答刺為古大食柯枝為古盤盤阿丹為古單單撒馬兒罕為漢尉賓明史皆因襲其誤有是編不誤而明史獨誤者爪哇即古閩婆哈烈即黑婁蘇門答刺即須文達那明史皆析為兩傳有是編獨誤而經明史刪削者如謂婆羅為古師子國覽邦為漢疏勒國之類是已明史爪哇傳載宣德七年入貢表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是編作一



千三百三十六年，案南海用塞迦紀年，紀元之始乃漢建初四年，則一千三百三十六年應當永樂十二年，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應當景泰五年，皆非宣德七年。兩書皆誤，未知孰是。明史坤城傳後列舉二十九部，謂采諸故牘，是編卷七後別為一條，列舉西域諸國三十有三，謂本桂芳廣輿圖，可以考見出處，則欲考有明一代外國之事，是編未可廢也。

西遊錄今釋一卷 南園叢稿本

民國張相文撰，相文字慰西江蘇泗陽人，長於輿地之學。西遊錄舊有李文田注，丁謙考證，皆未免疏舛。是編所考，僅屈叻條引五燈會元釋為棉心所織衣外，別無新說。既謂別失八里，即今烏魯木齊，又引西域水道記，謂在今保惠城北之護堡子，未免矛盾。元之可弗又即欽察之同名異譯，乃謂可弗又見唐書波斯傳，有北隣突厥可弗又部語，今案唐書波斯傳，僅謂北隣突厥可薩部，未言可弗又即可薩，唐書所本之文，出杜環經行記，原謂苦國北接可薩突厥，唐書西域傳又作突厥曷薩，與元之欽察，今之哈薩克毫不相涉，乃牽合為一，亦失之附會。餘若謂黑色印度指波斯亞剌伯諸處，引雙溪醉隱集丁零詩，注謂元人探險已至北極，則更為穿鑿矣。是編所釋，未見能勝前人，似可不必作此屋下屋也。



南洋述遇一卷 通學齋叢書本

是編闕撰人名前後無序跋亦不詳撰作年月卷中述及安南事有受制於法人不知能自立否等語疑作於光緒甲申以後所記者乃自呂宋乘帆海赴新嘉坡歷述所經諸島事核其行程似從呂宋歷蘇祿海西里伯海馬加撒峽爪哇海西抵新嘉坡述安門島最詳至抵爪哇之泗里末後於西北赴新嘉坡之行程竟無一言及之殆為未完之稿所述海中奇物頗涉怪誕述安門島見明宗室事亦近小說家言殆有所點染緣飾譯音亦多舛誤所述安門武羅二島即安南之島之南似祇有安波音布魯二島足以當之自安南語名安波音島曰安奔島則安門為安奔之訛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新嘉坡風土記一卷 靈鷲閣叢書本

民國李鍾珏撰鍾珏字平書清末官知縣入民國以字行是編乃光緒丁亥訪友新嘉坡時所作不分門目隨事記錄書雖一卷而於地理風俗制度物產靡不賅載考新嘉坡島初隸三佛齊後屬滿者伯夷明以來隸柔佛汪大淵島夷志略龍牙門條有山名單馬錫即此地之舊名自元以來已有中國人僑居是編謂百年前為一荒島嘉慶二十三年英人得之遂設商埠云云蓋言英人開港事英人未至以前其地已為東西航船往來之要衝島夷志略謂船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船人須駕前棚張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足證其非荒島惟俗尚劫掠耳據近日西書考證元末明初時滿者伯夷斥地至於新哈補羅新哈補羅國王遷居新都名滿刺加此新哈補羅即為新嘉坡今名所自出尤足證滿刺加國未興以前早已自成一國是編雖誌隸英時事然文義賅瞻不在真臘風土記下錄而存之亦可以補史傳之佚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印度劄記二卷 得一齋雜著本

清黃楫材撰。楫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熟於數理。光緒四年四川總督丁寶楨以西藏密通印度，英人佔據大吉嶺，與衛藏逼近，奏派楫材遊歷印度，察看形勢，繪畫輿圖以資考證。楫材於是年七月由蜀起程，次年閏三月到孟加拉，遊歷印度西北諸部，凡閱六月歸國。後以所撰輿圖行紀進呈，其往來行程其計所撰兩幅日記中，是編則因留生孟加拉一埠最久，就見聞所及隨時劄記而成。凡二卷，上卷記環聞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事。下卷記五印度部落所記印度地名多據譯人之辭，音字未免舛謬。所考古代地名亦頗多附會牽合。如卡里格達埠位在今胡利江右，楫材以江名作庖枝，黎考鄒道元水經注有庖枝黎大江，即恒水也。庖枝黎應為庖枝黎之誤，楫材未正其誤，而又謬作庖枝黎以爲今之胡利江，考證殊為疏舛。然是編主於知今，不主於考古，自諸僧行傳以後記述印度之書絕無錄而存之，亦足以補其闕也。

帕米爾圖說一卷 漸學齋叢書本

清許景澄撰。景澄字竹筠，嘉興人，同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帕米爾地介三國間，為英俄必爭之地。光緒十七年俄兵游弋其境，總理衙門根據喀什噶爾界約與俄國爭，俄以中國於邊界地勢山川一概未悉，遂稱喀約不足據，不有實指之某山某水，何能議界。蓋難中國必不能舉地名以相爭也。景澄時出使俄國，錢恂隨行，因稽諸舊籍，證以西書西圖，撰為分界私議，又與德意志人金楷理博訪衆本，繪成此圖。十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年九月圖成。景澄復為說以明之，並摘譯英俄人遊記三種附後以資印證。究界址之起訖，辨山川之脈絡，在舊日輿圖中堪稱佳本。總理衙門即據此圖說與俄議界，議雖未成，而界址地名由中國開示，乃前此未有之事。今欲考帕米爾之地勢，在中文圖籍中固捨此莫屬也。

帕米爾輯略一卷 漸學廬叢書本

清胡祥鐸撰。祥鐸元和人。輯有漸學廬叢書。光緒壬辰俄爭帕米爾之事起。祥鐸因輯此事之官私文件而成。是編首總理衙門奏稿。次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奏稿。次出使英國大臣薛福成奏稿。次福成撰帕米爾及附近諸地考略。次西人撰帕米爾考略。克什米爾考略各一篇。次印度喀楚特圖說。次錢恂撰帕米爾分界私議。凡八篇。與帕米爾圖說合觀之。於壬辰爭界之始末與夫葱嶺之地勢一覽無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使德日記一卷 靈鷲閣叢書本

清李鳳苞撰。鳳苞字丹巖。崇明人。同文館生。光緒二年以候選道率員弁赴各國學習。四年署理出使德國大臣。是編記其奉命出使。自倫敦抵柏林沿途所見及在柏林性來酬應訪問視察之事。始光緒四年十月初二日。止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逐日記載。而無所發明。惟十二月初四日記出使俄國大臣崇厚抵德事。初五日記崇厚囑印地圖事。微資考核而已。時崇厚奉命與俄國議收還伊犁事。道經柏林。既知留心地圖。似非憤憤者流。然次年與俄訂喪權失地之約何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奉使俄羅斯行程錄一卷 藝海珠塵本

清張鵬翮撰。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卒諡文端。清初俄據黑龍江外雅克薩城，聖祖遣軍往征，俄遣使臣斐托囉來議和。康熙戊辰，特遣滿大臣索額圖往議。繼又特命鵬翮等前往。時鵬翮官兵部督捕理事官也。是編記來往所經路途，始五月初二日之離京，迄八月十三日之復命，往還僅百日。逐日劄記沿途見聞，後附定邊界碑雜記，紀異方言題咏，核其道途所經，僅至喀爾喀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爾喀境。六月二十五日記差參領索羅和等三人持檄往諭索羅和等馬行十六日至俄羅斯境，其國遣重臣斐托囉具舟揖送於色冷額。奉命惟謹，即撤其兵卒，歸雅克薩城及土田。考耶穌會士張誠行紀稱：於是年四月奉命隨同使臣赴西伯利亞，與俄人議和。在道四月，抵尼布楚。次年和議始成云云。足證鵬翮等此行未與和議。雖奉使而足跡未至俄羅斯境也。惟所錄定邊界碑及所述道里山川民風物產，微足以資考證云。

俄游彙編十二卷 光緒己丑刊本

清繆祐孫撰。光緒丁亥，朝命舉游歷。祐孫以戶部主事與選，奉命游歷俄羅斯國。於是年七月從海道至歐洲，十月抵俄都聖彼得堡，後循陸路東還。己丑年七月回京，因述見聞而成斯編。首俄羅斯源流攷等篇一卷，次疆域表三卷，次鐵路表一卷，次通俄道里表一卷，次山川形志水道記一卷，次舟師實陸軍制戶口略一卷，次日記四卷。凡其國之山川風俗制度文物以及往來之路程，無不詳載。其陸路所經多循圖理琛之舊轍，雖制度有沿革，形式有變遷，然大致可與異域錄互相印證。王先謙五洲地理志略俄羅斯篇多採其文，是宜錄而存之以備參考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五洲地理志略三十六卷首一卷

宣統二年湖南學務公所刊本

清王先謙撰首一卷列引用書目釋洲釋海卷一至卷十三述亞洲卷十四至卷十五述澳洲卷十六至卷十八述非洲卷十九至卷二十三述美洲卷二十四至卷三十六述歐洲內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一各分二子卷卷九分三子卷全書體例略仿徐繼畲瀛寰志略惟徐志以美國人推裨理地圖為藍本是編取材多本英國人雷文斯頓萬國新地志雷志所未詳雜採諸書以補之所採徐志較多志地之書後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為主故進雷大字取徐作注又仿吳郡志例注中復有夾注卷首列引用書目近百種而不及瑪吉士地理備考魏源海國圖志舊志中以此二本為較善未見採及洵不可解然是編所引古輿記文似多從魏志轉錄全書僅二十六二十七兩卷有圖蓋採何秋濤朔方備乘十三圖繆荃孫俄遊彙編三圖彙刻而成他卷無圖為例未免不純案近百年新刊五洲地志雖託始徐志然其書敘述簡陋考證疏舛實無可採錄故是編於亞洲地名之沿革多仍徐志之誤全

書編纂詳近而略遠亦其一失先謙自序稱汎覽諸

志敘述分譯音互殊難可推究後綜厥綱領彙為一

編欲以祛紐弄之迷惑資方隅之考求於所不知義

從蓋闕則其疏漏已自言之惟舊志五洲之書仍舊

之廣用力之勤海國圖志以後固不能不推是書取

其徵引之博而置其考證之疏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西域釋地一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字鶴皋，山西壽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戶部郎中。嘉慶甲子坐事戍伊犁，尋釋還，是編成於嘉慶丁卯戌長間。列舉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詞簡意賅。殆在戌中條記而成，惟於地名考訂間襲前人之誤，如謂今之烏魯木齊，唐為庭州，今之烏什，唐為尉頭，今之阿克蘇，漢魏為溫宿國，未免疏舛。千佛洞條記盲人掬水洗目，忽明，皆見洞佛事，殊失之誕幻。不經羅卜諾爾條謂其水潛行地下，至青海，出為星宿海，以證河有重源，注于鹽澤之說，亦鑿空之談，未免白璧微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六卷 庸齋全集本

清薛福成撰。福成字叔耘，一字庸齋，無錫人。光緒中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官至右副都御史。光緒初年定例，出使各國大臣應將日記隨時咨報總理衙門，故奉使者多有日記之作。前人日記大抵詳於所歷程途，是編則於紀程之外，兼記交際、政俗、藝器諸端，凡瀛環之形勢、西學之源流、洋情之變幻、軍械之更新，並著於篇。乃紀程而兼劄記之書，日記中之別具一格者也。始於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迄於次年二月三十日，排日記載，有時旁稽舊牘，摘其大凡書之。所以此書首尾雖僅歷年餘，而交涉要件之可考者，已閱十有五年。福成留心邊裔地理，於安南疆域纂記尤詳，此為其他出使日記之所不及。足資參稽，不止一端。特以其記錄關係地理者獨多，故不入傳記雜錄類，而入地理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出使日記續刻十卷 庸金全集本

清薛福成撰。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止於光緒十七年二月。此後迄光緒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日有纂錄。閱四十月。續成十卷。福成歸國遽卒。其子瑩中乃為校錄付梓。體例一仍前編。所記特重地理。福成嘗輯續瀛寰志略而未成。然已摘其大略。於是編中滇緬分界事宜。福成當折衝之任。故纂記緬甸地理獨詳。其他如論帕米爾坎巨提等部事。亦足以悉當時爭界交涉之原委。雖考證之偶疏。殆行篋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書之故。不足為福成病也。

談瀛錄四卷 同文書局本

清袁祖志撰。祖志字翔甫。錢塘人。袁枚孫也。咸豐中官知縣。光緒癸未。招商局總辦唐廷樞遊歷歐美。祖志隨行。以是年三月發自上海。同年十二月歸。歷十餘國。祖志誌所聞見而成。是編凡四卷。每卷各一子目。卷一曰瀛海採問。記所歷之地。凡海埠五。都城七。每地區為政令。民俗。疆土。武備。物產。制作六事。分別述之。卷二曰涉洋管見。六事之外。若論說記述之類。則入此卷。凡說四篇。論二篇。記十二篇。卷三曰西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雜誌。專載泰西風俗。卷四曰出洋須知。詳誌遊歷外國者應知諸事。凡十六條。祖志雖身歷諸國。是編所記多得於譯人之口。故譯名間與他書不合。且於所歷之地。敘述過於簡略。致未能考其行程。較之同時人紀程之書。不及遠矣。廷樞字景星。香山人。



海外番夷錄 無卷數道光甲辰京都漱六軒刻本

清王蘊香編前有道光壬寅王瑩序稱海錄一書近而可徵蘊香姪素愛奇書樂以公之於人得其本而梓之附以他書言海事者云云是知此集為王蘊香編然其人里貫未詳亦不知蘊香為名為字所輯凡九種曰海錄楊炳南撰曰海島逸誌摘略王大海撰曰高厚蒙求摘略徐朝俊輯曰番社采風圖考摘略六十七纂曰紅毛番啖咭喇考略汪文泰輯曰三寶瓏記曰爪亞風土拾遺曰崑崙記並闕撰人名曰呂宋紀略黃可垂撰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地理類

海錄一編為全帙餘皆抄撮摘錄而成蓋海錄之附庸也海錄一書已別著於錄尚有海山仙館叢書本刊刻較晚於此本五年亦題撰人名作楊炳南考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二海國紀聞序稱嘉慶吳廣文石華受清高言為海錄一卷予取而閱之所言具有條理然以草草授簡未盡精審因屬石華招之來將補綴而覈正焉石華書去而清高遽死就其所錄為整比次第略加條定疑者缺之復約其所言列圖於首題曰海國紀聞吳廣文名蘭脩云云又同卷海國集覽序稱檢諸史及海

國記載諸書摘其有關考證者錄之擬俟其來而問焉繼聞清高死遂不復能卒業矣附清高所言之後云云則兆洛所見本筆受者又為吳蘭脩口述者均為謝清高而書題並作海錄其為一本無疑筆受者究為炳南為蘭脩未能決也兆洛之紀聞集覽二書今未見證以養一齋文集高承鈺序咸豐二年海國紀聞尚未付梓然蘊香是集所收紅毛番啖咭喇考略引有兆洛海國紀聞數條似其稿又為汪文泰所得今此本存佚既不可知海錄筆受之人亦無從辨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地理類

新疆要略四卷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

清祁韻士撰韻士有西域釋地已著錄是編成於嘉慶丁卯先是有續輯同文志之舉朝命松筠棠送新疆各城故實事蹟韻士總司校核爰參證聞錄其要略而成是編凡四卷首錄南北兩路疆域山水卡倫軍臺次城堡職官兵額附焉次伊犁駐兵興屯始末與訓練牧養諸事次土爾扈特哈薩克布魯特三部源流與霍罕路程並撮西域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為厄魯特舊俗紀聞回俗紀二篇附載書後叙錄簡明足補西域圖志之闕不比西域釋地之僅叙疆域山川而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乘槎筆記一卷 同治刻本

清斌椿撰椿字友松滿洲旗人官知縣同治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舉遊歷泰西朝官無敢應者椿年已週甲獨慨然願往遂於同治丙寅正月初八日發自北京二月初在上海附海舶至蘇彝士登陸蓋當時運河尚未開闢也又從埃及亞歷山大港登舟抵馬賽自此歷法英荷蘭丹麥瑞典俄普比等國復還馬賽登舟循舊道歸於是年八月二十日抵香港往來東西僅七閱月歸後記所閱歷而成是編於風物之異酬應之繁以及往來道里記載尤詳當時尚未遣使駐紮各國椿雖以遊歷名義往而各國君后皆以使臣禮待之則中國使臣偏歷歐洲者椿殆為第一人故六月初一日記答瑞典太后語中華官從無遠出重洋者惟沿途應接悉賴翻譯故於所歷之國尚難盡悉如六月十一日記至俄布兩國界十二日記至報國京都名伯爾靈同一普魯士國譯名兩歧足證所記多憑耳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歐遊隨筆二卷 光緒刊本

清錢德培撰。德培字琴齋。同光間官知縣。曾為駐德使館隨員。是編記道路見聞及旅歐雜事。起光緒三年十月十八日。迄光緒九年十月初九日。有事則記。無事則闕。於德國之政事、實業、風俗、物產皆有所記。中間嘗歷法、英、荷、奧等國。亦記其遊覽所及。故以歐遊隨筆名編。特所記德國事最詳。又適當德國統一之時。雖失之繁瑣。要足以資考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歐遊雜錄一卷 光緒刊本

清徐建寅撰。建寅字仲虎。無錫人。光緒五年充駐德使館參贊。官至道員。父壽精研理化機械。建寅幼承家學。嘗譯西書數十種。是編記光緒五年赴德及在德、法、英、比、荷蘭等國考察遊覽諸事。起光緒五年九月。迄光緒七年八月。於各國工廠敘述尤詳。建寅通曉科學。故較他人之誌奇錄異者。見聞尤審也。六年十二月記匠徒陳可會一案。具見當時出使者之不明國際法例。七年閏七月記蠟人先知事。殊失之誕幻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類

出使英法日記二卷 光緒刊本

清曾紀澤撰。紀澤字劼剛，湘鄉人。國藩子。官至戶部左侍郎。卒謚惠敏。是編乃其歷使英法俄諸國日記，始於光緒四年七月，終於光緒十二年十一月。按日記載敘述頗簡。光緒六年赴俄商改約章始末，亦略見是編。惟涉及此事之文，續別入奏疏文集二編，不入日記云。

四夷風土記二卷 同治十年刊本

清李文詔撰。文詔字朗川，長沙人。是編凡二卷，卷一五十餘條，卷二八十餘條，皆鈔撮諸史外國傳之文而成。每條如安南占城諸國多至千餘字，南亞里加異勒諸國不滿十字。繁簡迴殊。所錄之國，南海特多，西域僅錄漢時三數國。去取之理，亦不可解。所本載籍，諸史似僅檢明史。其餘諸條以採自文獻通考者為多。如丹眉流之作州眉流，可以證已。其印地亞西印度等條，則採自職方外紀。編次既糅雜混淆，不辨方位，且亦不知比附古今。比薄海番域錄，可謂每况愈下矣。



海島逸志一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大海撰。大海漳州人。卷末有乾隆癸卯文戰不勝。抑鬱無聊。流連島上語。蓋為不第士人之流寓爪哇者。又云歲在辛亥十月初旬。梁峰黃先生構塾園之樓落成。則是編之成在乾隆五十六年以後。所記皆爪哇及南海羣島事。於葛刺巴一地記載尤詳。葛刺巴今巴達維亞也。凡南海羣島之部族物產。悉多詳載。連木生陳璽。許芳良。黃井公。佛賓諸人遺事。皆足補史傳方志之闕。十八世紀荷蘭治理東印度羣島之情形。亦附見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地理類

譯英吉利國名作英圭黎。與海國聞見錄之英機黎殆均為此國名之創譯。此外足資考證者甚多。與紀中之佳作也。惜原刻本佚而不傳。今所見本文多刪節。即淵懿舟車所至本。王蘊香海外番夷錄本。刪削尤甚。惟是本較詳。特錄而存之。以備參考焉。

元史地名攷 不分卷鈔本

清李文田撰。是編前有文田叙。稱少時苦元史難讀。顧其所以難讀者。輿地為最。輿地通。元史與難讀。欲為元釋地。未之能也。作地名攷。以俟君子云云。體例似纂元史紀傳先後。條例元史地名。部族名。每條下注出處。後附考證。然亦有有名無考者。蓋為未定之稿。全編凡四冊。前三冊起太祖本紀。迄成宗元貞元年。次第釐然。惟傳寫多誤。後一冊別為一人繕錄。首題順德先生元史地名攷。核其內容。應為前三冊之續編。然次第錯亂。首五頁地名並出。耶律希亮傳。次接俺木海等傳。十九頁後為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順帝本紀地名。始延祐五年。歷至治泰定天曆至順至元。而止於至正二十七年。四十二頁。彙入睿宗拖雷傳一條。後接耶律希亮傳。終以乃蠻台等傳。地名重見者亦條列之。徵引雖博。然所考間有臆度之處。夫欲治元史輿地。必先明西北語言。否則失之穿鑿。附會。前茲治元史者。多坐此病。不僅文田一人惟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正史類

高昌行紀一卷 說郭本

宋王延德撰。延德大名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太平興國六年。高昌國遣使朝貢。延德時為供奉官。奉命與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是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撰行紀以獻。按延德所撰行紀。原名西州程記。宋史藝文志已無著錄。似已佚而不傳。惟其文已錄入宋史高昌傳中。今以此本對勘。與傳文幾盡相合。惟卷尾多四十餘字。又似陶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地理類

儀尚及見其傳本。宋代高昌回鶻載籍鮮見著錄。今觀延德所記。知其佛寺所藏頗有漢地經文韻書。佛寺之外尚有摩尼寺。高昌所統有突厥眾樣磨割樣。點憂司諸族。足資考證者不止一端。今日東西考據家之重視此本。非無故也。

噶喇吧紀略二卷 遜敬堂叢書本

是本卷首題程遜我撰。有乾隆戊辰李寶黃序。稱撰人名遜我。然書中撰人自名曰炯。似其人名炯而字遜我。未詳其里貫。據炯自稱。再至吧城。七年而還。越兩載戊午。受知於西昌周氏。寶黃序稱其舉於鄉。不三年而歿。則炯似於雍正八年至爪哇。乾隆元年還。三年舉於鄉。六年歿。書凡二卷。炯稱至京師謁葛山蔡先生。先生聞其嘗遊吧。命記之。遂錄首卷以獻。歸後以所記不無遺漏。復作拾遺數則附焉。全編皆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地理類

噶喇吧之山川島嶼風俗物產。而於華僑情形記之尤詳。乾隆五年荷蘭人屠殺華僑。適在炯還國之後。故記中亦痛言之。清通考載此事甚詳。而見於私家著述者。當以是編為始。書中所謂葛山先生。蓋指蔡新。新字次明。號葛山。乾隆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謚文恭。新為閩之漳浦人。炯得為其鄉人。蓋往南海者。幾盡漳泉潮廣之人也。



偵探記二卷 南桂雜著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志梁，上海人。官至直隸道員。緬甸脫屬藩滇緬劃界之議起，文棟適任出使俄德等國隨員，差滿回國，道出巴黎，出使英法大臣薛福成命其察探緬甸商情，並滇緬界務。文棟未行，聞印度先已派員分兩路察看大金沙江上游及潞江下游各地，因雷屬滇省所派駐緬坐探，舉人張成濂、遴選曉事者尾隨英人，察其所為。成濂弟成瑜及族人德馨，矯裝作駝夫前往，每日以緬文記英人行跡，歸後譯出，各成行記一卷。文棟合刊之，上卷為德馨所記，密察英人窺探大金沙江上游一帶邊地情形，下卷為成瑜所記，密察英人窺探潞江下游以東至九龍江一帶邊地情形，錄而存之，足備籌邊勘界者之考核也。

奉使安南水程日記一卷 紀錄彙編本

明黃福撰。福字如錫，昌邑人。官至南京戶部尚書。謚忠宣。事蹟具明史本傳。永樂四年討安南，命福督餉，是編即記其入安南行程。始永樂四年發自南京，歷江湘，灘潯諸水至廣西之大盧陸，行出關，迄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還抵憑祥縣。所記頗簡略。十一月十四日記至大營而未言大營所駐之地。考明史張輔傳：永樂四年十月朱能卒於軍，輔代領其衆，自憑祥進師渡坡壘關，進破隘，留雞陵二關，抵新福。十二月軍次富良江。福記止十一月，當時大營所駐之地應在新福。雞陵關是編作鷄靈堡，史傳之雞陵殆為傳寫之誤云。

使俄草八卷 光緒乙未石印本

清王之春撰。是編乃光緒甲午之春奉命使俄。唁賀所作。以是年十二月自上海起程。從海道赴俄。歷德荷。英。法。諸國。往返凡九閱月。逐日記其見聞。附以詩歌。於各國之政治。學術。山川。土俗。雖多記錄。要皆不脫前人窠臼。惟乙未正月二十三日記有云。許使奉密電旨一送。當知照過來。謹即祇領欽遵。籌維及之。藉知之春此行。不僅專為唁賀而已也。

使美記略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蘭彬撰。光緒初。蘭彬官太常寺卿。奉命出使美利堅。日斯巴尼亞。秘魯三國。是編記其赴美行程。始於光緒四年正月離京。終於同年九月覲見美國總統。記中間述地理。政制。風俗。物產。七月初四日記舊金山華僑會館定章。不遵正朔。而改易洋裝者。冊不列名。有事投訴。會館亦不理。具見當時華僑雖在異域。而不忘本國。此為其他出使日記之所未及。卷末稱風味洋文洋語。見聞未審。亦難遽筆於書。因取陳郎中嵩良。曾主事擢南。陳丞善言。蔡丞錫庸數人所散記。合併參訂。存茲崖略云云。則是編非出一手矣。



亞歐兩 沿岸海道紀要三卷 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陳運溶撰運溶字芸畦善化人是編仿水經鄺注之例以海之徑過為經以河之支流為注窮源竟委自東徂西凡亞歐沿岸各國之山川脈絡皆有說明首二卷記西南海末一卷記東北海專考水道故於風土人情皆略而不書惟有書無圖譯名間有舛誤是其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

吉林通志一百二十二卷 光緒十七年重刊本

清長順監修總纂李桂林分輯楊同桂桂林字子丹臨榆人翰林院編修精於東省輿地者也同桂字伯馨官長春知府熟於東省掌故者也書多出此二人之手故蒐羅甚富証義甚精與熱河通志可稱雙璧焉先是乾隆元年奉天府丞王河纂盛京通志三十二卷四十八年人敘撰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皆以盛京為主吉林黑龍江特從附載詳此畧彼勢使然也道光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年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薩英額撰吉林外紀十卷體例蓋雜考証亦疎十七年長順因奏請編修專志例仿盛京通志而稍有損益其目凡十三統名以志不立新目曰聖訓曰天章曰大事曰沿革皆無子目曰輿地曰食貨曰經制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人物曰金石曰志餘每目下又各分子目條舉件繫表散歸各類圖附於後條舉件繫甚得體要所附考證亦極人物志援據罔籍旁徵金石可以

補正史傳者甚多於金源一代尤見精采余嘗檢對金史其十之四五為施國祁未及詳校餘如沿革輿地考証亦極精當與因襲附會用渠鑿空之志書迥不侔也然如大事志止明成化清初事蹟畧而不詳未免意有所諱金石志削大金陀羅明代水寧寺女真字而不錄則云未審矣

樺川縣志六卷

鉛印

民國十六年唐純禮撰樺川當松花中游土壤肥沃初屬三姓副都統管轄宣統二年開為縣治地處邊陲典章未備是志之編一無憑藉體例無雜証義不精豈偶然哉其目凡二十八曰大事曰沿革曰輿地曰交通曰實業曰物產曰建置曰職官曰行政司法曰選舉曰自治曰教育曰禮樂曰軍警曰兵事曰田制曰財政曰度支曰貨幣曰殖民曰風俗曰宗教曰慈善曰衛生曰人物曰古蹟曰金石曰藝文名目繁雜無非強求賅備之過耳大事雖抄諸史誤謬最多如遼史興宗紀重熙六年詔罷五國酋帥以節度使領之而誤聖宗太平六年事重熙十七年以耶律義先夏行美耶律木伐蒲奴里西陶得里而誤聖宗太平年下至謂女真字為滿文所本亦屬臆度女真字除華表譯語所載近年出土者甚多其形與漢字相近與遼文亦彷彿獨與滿文大相逕庭蓋女真字仿自遼漢文金史希戶



傳所載頗詳。滿文則以蒙古字母聯綴而成。復加以圖。且故女真字與滿文音讀雖同。其形俾則迥異也。近年所編地志。大多于古事考核不精。上焉什抄輯通志。而排中下焉什並于通志。亦不檢對。其語氣。此或抄自金史。黑龍江倚志。或綱要。亦未可知。然亦有可取。如金石志。於出土箭鏃。刻成圖版。形形色色。宛若親睹。尺度若干。出自何地。二表而明之。考古者便於取資。焉全境地圖。雖非最新法繪製。然由實地筆錄。自可徵信。山川道路。地質形勢。別擬實地探測。具見精確。凡例云。本志偏述他出。調查其一。福或二三見。言人人殊。亦必集眾討論。其用也。勤可概見矣。

承德府志六十卷

道光十年刊本

清道光十一年。海忠撰。海忠字靖堂。長白人。歷任承德知府。熟河通觀察等職。承德古幽州外城。漢以後或屬版圖。或歸蕃部。至遼金元。始全治其地。明初或三朝。犹在邦域。宣德以後。則歸異族。滿清肇興。蒙古諸部相繼歸附。入關以後。乃為北京左輔。初為廳。後為州。乾隆四十四年。又升為府。領平泉一州。灤平。豐寧。赤峯。建昌。朝陽五縣。四十六年。改撰熱河志八十卷。不以承德府志為名者。以鑒興歲位體尊地重也。其書向林詳瞻。久已著錄。道光初。秋修大清一統志。概取圖經。海忠時為知府。以志成以後。又閱五十年。中間不無變革。因據前志。勒成承德府志六十卷。其目三十有四。曰詔諭。曰天章。曰巡典。曰山莊。曰行宮。曰園場。曰圖說。曰器度。曰建置。曰疆域。曰閭閻。曰橋梁。曰古署。曰學校。曰壇廟。曰山川。曰寺觀。曰古蹟。曰冢墓。曰田賦。曰蠲卹。曰兵防。曰蕃衛。曰風土。曰物產。曰職官。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

曰列女曰紀事曰外紀曰藝文曰雜志其體例仿前  
志而名目繁冗其志材出自前者者十之七八新  
增者不過十之二三至於論疆域沿革述古事則  
完全抄自舊志而不加以訂正如云承德懷內自  
北魏及遼金元始有郡縣之名不知秦漢之漢陽  
上谷右北平遼西四郡均包括熱河二部其記匈奴  
如傳及漢書地理志載其郡縣名甚詳全以二  
桓混入匈奴宋人著述拉歸遼代則尤為錯  
雜者矣

黑龍江外記八卷

浙西村舍  
叢刻本

清嘉慶十五年西清撰西清字研齋文端公  
鄂爾泰曾孫工詩文刻有聚魁集官黑龍江  
時嘗檢署中舊檔孰錄於冊暇則訪問故老耆  
舊心有所得輒筆而記之積久成書八卷卷一  
山川形勢沿革卷二城堡台站卡倫卷三部落種  
族戶口官制兵制卷四俸餉錢糧出入款項卷五  
貢品風俗刑律互市卷六調戍方言服食卷七  
歷任職官及流徙謫籍人物卷八五穀果蔬物產

分門別類頗有條理特其足跡未能全境周到  
所記亦不無闕畧蕭穆跋云墨爾根布特哈必  
西外與安嶺山路可通奈乾河墨爾金厥較  
取道愛輝新城溯江西上之水程為徑捷再迄  
西踰額爾古納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抵外蒙  
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齊金沙此一帶山  
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又江左岸之愛輝河精奇  
里雅克薩克城地勢遼闊互傳界碑亦在境內  
是記中皆不能詳此言是也然以尼布楚條約



年定羅刹方畧等書所載皆立作碑文據原史稿句簡畧原義不明此據振滿文約章信然可振按康熙二十八年所立碑為滿蒙俄拉丁五俾字係約為滿漢俄拉丁之種文今皆失傳清總理衙門中俄約章會同及日本最近極東外交史料等書所收皆碑文惟外務部各刺條約所收係約文振云本自西清外記也由是言之則是書豈得以通常志書而論之耶

雞林舊聞錄三卷

吉東印刷社鉛印本

民國二年魏聲蘇撰聲蘇字劭卿江蘇武進人旅居吉林二十餘年見聞頗廣又精于東省輿地所著吉林地志已著錄是編之成半由各地所採訪半由平昔所親聞其取材固為外間所罕見以金會寧宣勝寺碑及城子寬永年寺碑皆為通志所不載朱三太子疑案至今未決聲蘇從新城得一抄本白帖先生付為方遠撰與方遠撰案中之方遠供狀參稽互証然於某事雜誌有山東流人王舉乃清臣祖之語而遽斷王舉為順治生父則亦不免為臆說所誤矣

吉林地志一冊 吉東印刷社  
鉛印本

民國二年魏聲猷撰是書敘述以省垣為中心次西北次東北再次而南秩序井然有條不紊吉林地名類多沿襲舊稱但以音訛音轉動失尤極是書於地名之下有音義可釋并附釋音義並音義不釋并詳列土名達金即如大嶺南北朝時代之併置滅國以後輒移其民而即如之名亦隨之是書援引厚籍分條考訂頗得真象前人論古代輿地僅據舊有文獻互為因襲是書根據實地採查與未官署報告考訂極確曹氏輿地圖說以後當以此為傑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寬甸縣志畧二卷 奉天文和堂  
石印本

民國四年程廷恒撰是書分目二十二曰建置畧曰兵刑畧曰地理畧曰古蹟畧曰人物畧曰風俗畧曰經緯畧方里表曰疆域表曰山川表曰政績表曰司法表曰宗教表曰學校社會表曰歲入歲出表曰自治表曰戶口村屯表曰巡警表曰預警表曰礦產表曰郵遞表曰詞廟表曰物產表大旨畧於古代而詳於當代於志乘之中別為俾例意以周禮職方不過亦是而後未踵事增華味其本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遼陽鄉土記二卷

鉛印本

清光緒三十四年永貞撰永貞字佩珩遼陽人候選直隸州判其書擬志書例而致體不倫歷史沿革政績兵事皆舊大抵本自咸京通志宗教實業物產商務則極當日史牘故言古事不可盡取言近事尚可信乃光緒三十年日俄之役遼陽為俄軍最後陣線叙述俄軍防禦之事甚詳永貞撰此書是為之成未久諒亦為永貞所目驗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昌圖府志一冊

奉天圖書印刷所石印本

清宣統二年洪汝冲撰汝冲以己酉歲奉知府事值軍部徵索志書乃與房員草定例目蒐集報告而成是書第一卷疆土志第二卷政治志第三卷實業志第四卷交通志第五卷風俗志第六卷人物志每卷之內各分子目若干條名目龐雜先後失序以風俗志分普通習慣市井習慣士紳習慣而又有所謂訴訟習慣僱率習慣為此分類列人事萬端舉凡一切事物無不各成其類矣至以學校宗教慈善祀典入政治志已屬不倫又以氣候災祥入疆土志則更張冠亦戴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呼倫貝爾志略一冊 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印

民國十二年程廷恒撰廷恒字守初江蘇崑山人清  
末以來供職東省著有撫順寬甸復縣等邑志以  
同先例民國十年任呼倫貝爾善後督辦兼交涉  
員公餘則悉心搜討聞見所及輒筆之書後于署  
中設局徵辟專員從事編纂不三載成書數十  
萬言大書不脛而常刊創俾格為圖六為目三  
十有七不分門而以事相屬前有東省官吏攝  
影後附蒙旗紀畧取材多極實地調查他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次之另有徵引書目錄刊之冊首明大言之有  
本也額爾古納河為黑龍江上流黑龍江外記黑  
龍江述畧大清一統志諸書皆誤為崇源呼倫湖  
以訛傳訛貽誤以口實是書振精思實測詳為  
訂正神額爾古納河實源于海拉尔河為百年來  
之疑案至是大白陸界鄂博水界卡倫既繪圖  
復列表並以對岸各地俄屯註載圖中中俄國  
界於以判然大抵是書異于古代而詳于當代與  
侈談山川狀輯詩文不可同日而語也

新民府志一冊 新民智業行印

清宣統元年知府管聲蘇撰新民始為一農村人  
煙聚而為市鎮乾隆初有巡檢未駐因名曰  
屯嘉慶十三年分承德廣寧二縣置所光緒二十  
八年改計為府地方設置未久文獻無徵是志之  
編實為創舉其目凡二十沿革疆域道里航路山  
川戶口村鎮武業居留衙署巡警衛生教育  
司法監獄歲入歲出實業貨幣交通俸制衣蓋  
雜考記亦疎列神新民在漢曰挹婁在晉曰百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唐曰渤海左宋曰拂涅不知挹婁拂涅始修在  
今吉林百濟渤海亦未至新民匪特未據史籍  
考証且于通志亦未嘗檢閱可謂陋矣



黑龍江述畧六卷

徐氏現自得齊  
校刊本

清光緒十五年汪宗亮撰宗亮字晦甫號椒岑  
安徽桐城人父豐玉殉節田家鎮乃襲駙都尉  
在職晚歲棄筆塞外耽耽著書留心邊政  
良足多焉是六凡六卷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  
三職官卷四貢賦卷五兵防卷六藝錄於分界  
之得失兵屯之緩急旗屯之難移財用之實耗推  
論甚詳亦經世致用之作也江省於道光以前尚  
有西清外記粗紀崖畧道光以後則向無專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是書成於光緒間實足承續外紀焉

黑龍江鄉土錄一冊

民國十五年  
印本

民國十五年郭克與撰克與字起衷黑龍江省訥  
河人是書抄輯正史官書名著凡八十種各依  
史料之性質分為篇章第一為方輿志釋名  
沿革總論龍江道綏蘭道黑河道呼倫道六章  
第二為部族志總論達呼爾索倫鄂倫春錫  
伯卦勒察巴爾虎畢拉爾額魯特他賚兀良  
哈札薩克圖滿洲蒙古漢軍回民通古斯  
呼爾喀費牙喀滿族考略姓各考略十九章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為二十有五章名曰黑龍江鄉土錄一名黑  
水方輿民族沿革志蓋師滿洲源流考之例  
也達呼爾索倫二部俄人著述甚詳而我國  
策籍類多因緣附會不得倖要足書援引  
諸書說孰別異同頗見端倪然以程廷諤什  
張廷恒已不免疏忽矣而托火羅答不也又謂  
為達呼爾之異譯不知托火羅即吐火羅新唐  
西域有傳答不也金史中是人名與江省土著  
之達呼爾人毫不相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3 庚 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國界朔方備乘作從口水道提綱補土們至武  
化補圖們韓人名曰王滿實一音之轉耳而皇  
朝一統與國步分大圖們小圖們會典附會之  
以大圖們源于長白東麓小圖們土自其北  
遂釀成中韓邊界之爭是土基于實測考  
証此水源流支系必為詳盡又水鴨綠江吳兆  
騫寧古塔記謂在寧古塔南門凡尔喀都魏  
源聖武記置于鴨綠江是土窮源竟委也條  
痛歟一掃百折十年未之翳障論東北地者不可不



休心然於兵志先清代而後歷朝物產藥品  
別析為二類顛倒錯雜異乎常例矣至因牛  
加馬加祗三圖後漢為序馬陳壽范曄為賦  
則有失雅人之體矣

吉林外記十卷

漸西村舍  
藏刻本

清道光四年薩英額撰英額字吉夫滿洲正黃旗  
蘇勒芳阿人官吉林將軍衙門堂主事是書大  
致抄撮咸亨通志並及吏牘而成卷一御製詩歌  
卷二疆域形勝山川城池卷三滿洲蒙古漢軍建  
置沿革驛站船艦橋樑卷四敗寇兵額卷五俸  
餉事宜卷六學校儒林文苑祠祀卷七田賦物  
產公署人物卷八時令風俗貞節雜記卷九古  
蹟卷十城堡伯都訥屯田條例雖稍繁冗而所  
記間為他書所不及如大金得勝陀碑自漢文並  
錄女真字八角井古鏡則述其掘得之由通志于  
碑刻畧女真字于鏡刻畧其事實不及外紀  
多矣夫清人燕祥長白而吉林向無于志英額  
爬羅剔抉哀然成帙豈易事哉

呼蘭府志十二卷

黑龍江軍用  
被服廠印本

清宣統二年黃維翰撰維翰字申甫江西崇仁人  
久宦東省精龍沙輿地著有黑水先民傳及  
渤海國記等書又嘗預修黑龍江志稿書未  
成而卒是書凡十二卷卷一地理卷二政治卷三  
財政卷四交通卷五外交卷六祠祀卷七學略卷  
八武事卷九人物卷十祀俗卷十一物產卷十二  
藝文其志料得自實地調查以十之五得之  
父老侍沈廿十三之三の銘刻板大清一統志滿洲  
源流考黑龍江外記卜魁紀畧黑龍江述畧所  
書甄錄而訂正之惟康熙乾隆以來廟堂所  
規畫疆吏所設施旗檔向祇完備而維翰以  
不解清文未能援引不無遺憾然而地廣  
差微向無專志更索塗行成此一編亦非易  
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黑龍江志稿六十二卷

北平印  
本

民國二十一年張伯英等撰盛京吉林於乾隆  
道光兩朝先後成志獨黑龍江數百年來無  
韻書光緒間北京會典館馳檄各省督修輿  
圖江圖總纂為武進屠寄原擬輿圖歲事  
即以屠氏總纂通志嗣以拳亂俄軍進入諸人  
星散民初未虞瀾巡撫斯士復南局纂修  
不二年又因事中輟六年孫烈臣督黑以金梁  
主其事乃設局北平廣羅史料越數年成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百五十冊三百餘萬言題曰黑龍江備志惟體例  
未洽繁簡失當萬福麟督黑時又屬銅山張  
伯英等重編迄二十一年六月始藏事數十年  
來屢作屢輟自是乃克告成誠幸事也是  
書分目凡十一曰地理志曰經政志曰物產志曰財  
賦志曰學校志曰武備志曰交涉志曰職官志曰  
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統名曰志下分子  
目若干條以簡御繁體製頗為整密然如藝  
文志雖未日俄著述而反漏訥河郭克與黑



龍江鄉土錄人物志則摘抄史傳而不仿吉林通志鈎稽羣籍互為訂正至於蕭氏耶律以妻金源獨吉氏尸氏完顏諸兒妻穆之達金二史與江省並無任何關係雖其餘韻可此亦不得妄為攀附序目云若其耶律不明范以方氏稍涉疑者概不列入先後自相矛盾乎餘如地理志之建置陸軍家官以檔案未查調查未詳書劇有同既名志稿則是書尚待更續耳惟文涉尚稱詳瞻非若他志雜以前書

或當日吏牘而綴飾附會者可比乃鈎稽羣籍甄綜排錄而成遇有異文注入下方間附考証亦頗精審留心邊事者所取微焉

黑龍江通志綱要二冊 鉛印

金梁撰金梁久宦東省熟於滿清掌故長遠政時嘗令各屬纂輯鄉土記備續咸京通志又以吉林通志尚有所遺每欲取而補輯之民國九年孫烈臣督黑以江省通志事相屬金氏乃設局北平搜羅史料數年什長編百五十冊三百餘萬言題曰黑龍江備志以全書卷帙過繁續師資治通鑑目錄例錄其綱要二卷付梓即是書也惟微引難富証義甚疏如漢武帝元朔元年置蒼海郡其地望在今朝鮮咸鏡及吉林東邊而誤指在江省遼金製字而謂江省民族有文字之始不知女真發祥吉林契丹肇興熱河江省雖係遼金境域亦不得妄為攀附且謂之突厥渤海武力皆達江省其文字之製作匪可考何不以此為據而斷自遼金乎

敦煌寫本校春秋正義銜名二卷影印本

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目為三三三號首題永徽四年

二月二十四日蓋初唐遺物也今按唐書藝文志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書經篇志作三十七卷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開國公衡水孔穎達撰題

曰春秋定則自杜預分經之年與左傳相附自後沈文阿補寬劉炫並

據杜解作義疏而穎達推本沈劉申以己見遂成不刊之業即今注疏

本是也據穎達正義自敘稱奉勅與朝諸大夫國子祭酒谷那律按

書藝文志並舉以下楊士勳等六故四門博士楊士勳四門博士朱長才

人而稱遺谷氏不言殊未可解又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都尉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上騎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

都尉王德詒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

助教雲騎尉勅使趙弘智等參定詳審為正義三十六卷云云蓋

是與纂諸人相輔集事者也此卷所錄則奉命校勘其書乃竟無

經始者一人在內亦足異也抑如賈公彥褚遂良等經術文章在人耳

目獲膺斯選允副物懷其光祿大夫待中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

軍衛縣開國公李輔為高李輔按原卷諸遂良以前並書姓名高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上平縣開國公且行以為

張行成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且志

寧為子志寧司空上柱國英國公且勳為李世勣太尉揚州都

督上柱國趙國公且無忌為長孫無忌按長孫無忌以忤武后許敬宗

誅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為揚州都督於乾封元年七月許敬宗遺表公瑜

等結怨之辭比無忌未官揚州也此卷首題永徽四年而舉無忌卒官殊不

可解或云無忌曾有楊督之命未赴而死遂不載耶抑傳鈔在教書手以意

附入耶不然無忌罪誅之年遠矣亦載死愛州志等遠實榮州許敬宗

李義府等豈容其續夫高子儒臣唐書藝文志著錄高李輔集三卷

唐書經籍志沈監國史廁名述作猶云班固若張李長孫之輩

唯先朝舊臣或採訪業或秉懿親未聞其非學於鄉里者有功於

經術也顧以臺司之尊與儒生爭一日之名無怪後來館閣修輯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

士趙君贊宣德郎太常博士孔志約朝散大夫太常博士柳宣國子

博士弘文館學士劉伯莊等仍在贊諸之前意者以勞不以位

以學不以爵猶是中古真淳之風異諸近世者乎更如國子監俊士

潘元珍國子監四門學士張德海等以下銜名於史並無可徵按唯

藝文志載劉伯莊與許敬宗蓋亦續學專經之士遂與朝貴比肩

垂名於千載之後寧非數之難逢者耶卷末附記字數又某人和

校某人復校並用紙張數蓋六朝唐人官書恒例蓋未嘗不審慎於

敗誤則實也顧所記經文一萬四千二百字者頗與後來刻本不同

用知經籍之損益無代無之小儒不知會通徒執墟章句自謂聖人



之真為以卷時之其將何以為懷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大寶國使狀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見在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〇一六號原係

牒文五通一無首尾二題天興七年十月于闐回禮使內親從都

檢校銀青光祿大夫口口全狀三題天興九年九月前檢校銀青光祿

大夫新受內親侍都頭西朝走馬使口口福住狀四五並題天福十年五月

日狀諸牒顛倒鈔寫各成款段要書手先以三通旋即倒轉其款趁

鐫踏虛以餘天補白大抵隨意為之不謂其竟傳於千載後也見

存之大文又糾縷之處甚多且以綴續湮沒不易究尋吾人以意逆

志獨觀大略而已據第三牒謂奉本道太師令公美元走馬迴禮使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別史類

于全第三牒亦有微等二人云云又據敦煌本沙州殘戶籍有沙州素

福住名字則口口全當即索于全口口福住或即索福住二人同宗同官一

朝同使而先後致牒於案條上官者乎若第四第五兩牒闕泐特多

遂不能指為誰作由其紀年不同而論要不出三索之手則無可疑耳

今按文中所謂西朝所謂大寶國者並指于闐而言攷于闐之名始見於史

記大宛傳傳云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瓠澤于土耳其斯坦之西南即

今和闐城郭之所在地也其後云契西域傳所謂瞿薩旦或曰于連或曰渾

那漢那山奴稱為焉且天竺呼之屈丹其定皆其國也其得名之故世

莫能詳古契西域傳又西載記所載神話謂乃說者謂其地多產寶玉寔

卷

卷

忠所遺然則以時地求之遺使三素齋所謂太師令公蓋卽沙州曹元深乎舊史於于闐事蹟疏漏特甚瓜沙諸曹亦若存若亡此卷雖無闕大節要其含有嶄新之史趣未始非學人稽古之一助也箸存其目以俟來者



敦煌寫本田員宗牒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四八二號蓋即陰羅間張讀銘卷子之紙背寫本也末署于時大晉開運三年十二月丁巳朔三日己未題記文係倒行莫卜用意度其年代當視紙面卷子相距不遠文為常樂副使田員宗牒報當時盜賊出沒掠奪情形按唐書地理志常樂縣屬瓜州迄宋因之當開運三年即所謂天福十一年瓜州主將為曹元忠氏此牒或即呈上曹氏未可知也員宗於史無書文中所敘懸泉硯山諸地名於是始見著錄要在常樂縣境或從俗稱或係徵求彈丸之地為史筆所遺今則無從斷定矣其文頗不流暢且多用俗字頗敘述盜賊人數未去徑路死傷牛馬羊駝及兵民追剿之狀纖悉畢具蓋亦當時文牘則然吾人適以窺見地方倣擾之真寔情態是寧非饒有史趣之片段歟爰與紙面本分別著錄焉

敦煌寫本

卷

史部雜史類

敦煌寫本沙州張氏勳德記一卷影印本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知的名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七六二號見存之文前後均闕正文之外間有註語所記為沙州張氏一族事蹟或撰者採摭碑記之文附加註解或後人傳鈔之際隨意為之則不可考矣今按此文蓋為張淮深作通鑑作淮深今據敦煌諸寫本之則所謂公者亦指淮深而言考新唐書吐蕃傳及通鑑唐紀並記淮深為義潮族子而宋史沙州傳謂係從子近儒羅振玉補撰唐書張詠潮傳有云疑淮深兄弟或即義潮子以無確據而宋史作從子較族子為近姑從之云云持與此卷相照從子之說得之卷中先云公則故太保之貴姪也

敦煌寫本

卷

史部傳記類

承父之任充沙州刺史左驍衛大將軍加授御史中丞旋晉左散騎常侍並御史大夫又云太保歸闕之月河西軍務封章陳款懇委姪男淮深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使嗣又加授兵部尚書恩被三朝官遷五級云云以下悉叙淮深功德迄於終卷所謂太保蓋指沙州節度使張義潮氏義潮以懿宗咸通八年歸闕晉位三公實在留京之後此文稱其卒官則義潮已下世矣日本羽田亨博士疑文中所謂公與淮深並非一人因舉英倫博物館藏李氏再修功德記有口口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又前沙瓜伊西口河節度使檢校口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張淮深二人名字遂指此卷所謂公者當即張淮深為義潮之姪義潭之子文謂皇考

前沙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鴻臚寺卿、守左散騎常侍、賜紫金魚袋、諱義軍、所云皇考、正對准之而言、唯後兩卷所叙銜名、大相逕庭、逕謂一人、殊嫌牽強、況以文章體制而言、前稱公、後稱姪男、准深乃一人異名、互舉錯出、求諸左傳、其例甚繁、且文中每記一人、必有起結、如皇考諱義軍、春秋七十有四、壽終於京兆嘉坊之私第、詔贈工部尚書云云、又夫人姬鹿索氏、勅封聖於月登閣北登之禮也云云、其各成段落、形蹟甚顯、何至准深而獨不然、是知所謂公者、即指准深、義軍之子、義潮之姪、先承義軍之任、為沙州刺史、繼領義潮之兵、充河西節度、是則可以補羅文之闕、而按諸文理、并無不合者也、抑考張准深變文卷子、有去歲官崇驄馬、攻今秋罷過拜紹輝之語、與此卷所謂九功惟敘、黎人不失於寒耕、七政調和、秋收有豐於歲稔、加授兵部尚書之語、相合、蓋兩卷時代不遠、其皆在咸通十三四年間乎、卷末記准深重修名泉北大像云、據斯泰因氏所獲燉煌錄、亦載其像長一百六十尺、而今敦煌千佛洞中、尚存巨像、或即其物、著之以證考云、

敦煌寫本翟家碑一卷影印本

原題翟家碑一本、唐僧統撰、文中稱都僧統翟和尚、先

任沙州法律僧、正四輪寶三學樞機、名馳帝闕、勅賜紫衣云云、考

同時出土之真讚卷中、有前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大德、

三學教授、毗尼藏主、賜紫翟和尚、邈真讚一卷、與此文所稱三

學樞機、勅賜紫衣之語、吻合、所記當是一人、並可據補此文結

銜之闕、唯此文述其得姓之源、有云、翟起陶唐之後、封子丹仲、

為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後珂分葉散、辟去珠移、一支從官、唯流

沙子孫因家、遂為敦煌人也、其始遷之主名既邈、其定住之年

代亦缺、北宋不足、可以勿論、顧丹仲之名、不見經傳、翟城侯之稱、制亦不古、據元和姓纂、翟姓下云、黃帝之後、代居翟地、趙氏族略謂翟以國為國語云、為晉所滅、左傳載有赤翟、白翟、周襄王納翟后、晉文公及趙衰均娶於翟、曰叔隗、季隗、並其族姓、而翟字通狄、諸姬視為賤種、或其後世親在齊、魯之列、輒自託始唐堯、丹仲由丹朱之名附會而來、更擇地望之可以牽合者、姑為之爵焉而已、例以炎漢追尊放勳、李唐朔原老子之意、大抵似之耳、又文敘僧統、皇祖希光、陳謀佐命、定國難於奉天云云、可見興元初、真、敦、煌、猶奉唐朝、而能遠



駢卒乘勤勞王室事雖於史無徵然參閱已黎國家圖書  
館存張淮深變文有云尚書按相即引天使入開元寺親  
拜玄宗聖容、、、、尚教本朝餘留帝像其於四郡巷莫能  
存口見甘涼口雄口彫殘居人與蕃醜齊肩衣著口口於左稚  
獨有沙州一郡人物風華一同內地等語亦為敦煌人之心  
之証故宣宗大中三年張義潮舉義首發敦煌之甲要亦  
人心未死奮發為雄遂以一旅覆累三尸七秦雖千餘年來其  
功不顯而今於漸濫俗寫之中發潛聞幽著其梗槩不得  
謂非異數也歟

敦煌寫本曹夫人讚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讚文為四言均語而中著小娘

子叫切五字句殊不可解意者或有衍文按前云即右踰踰與此合是對

以即右與小娘子對舉始成定款或者括文就事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

意亦未可知讚前有序謂曹夫人者即前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使曹

大正之夫人也所謂曹大王蓋即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為延恭延祿之

父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

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為留後遣使修貢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

祿歸義軍節度使云云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記略同延祿王國維考定元

實以前仍據英倫博物館存敦煌本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  
全疏斷定元忠延祿之間尚有延恭一世然持王氏之說與敦煌諸寫本  
相照不能悉合且元忠所刻觀音像跋題記明署興國五年可證長編之  
文不誤大約元忠晚歲延恭曾以嫡嗣攝領軍事仍卒於元忠之前迄於  
興國五年元忠組孫次子延祿此卷序述夫人將死時事有云辭天公主  
乃襲父官朝廷因之授之耳此卷序述夫人將死時事有云辭天公主  
囑託偏照於孤遠別男司空何世再達於王春讚文又云辭天公主偏照  
孤孀執司空子永別威光等語所謂天公主者乃于闐王李聖天女或女  
孫嫁為延恭婦者按外國稱唐公主曰天公主五代史載迴鶻可汗之妻  
於唐猶以號其可因之謂號天公主蓋迴鶻時每娶唐公主為可敦後雖不娶  
小國之女亦僭稱天公主矣其時延恭已歿故曰孤孀所謂司空當是留  
後即真之延祿先訣已寡之家媳再訣嗣統之次子於事宜然又考續資  
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五年封延祿妻為隴西郡夫人可知延祿之妻

亦姓李氏。法國伯希和氏言見千佛洞造像記。延祿為于闐王婿。因疑延祿即用突厥迴鶻舊俗。以叔收嫂。然于闐公主。非止一人。證以此卷。延祿既號司空。必在興國五年之後。文中乃先言公主。次及司空。名位顯然。不容指為夫婦。且就議金延祿諸疏。知曹氏世守瓜沙。與于闐之關係至通。然則世為婚媾。亦事之常。伯氏所云。未足為據。此卷子原為伯氏所得。據謂同石室中。無咸平以後片紙。蓋知手文所謂大王。非元忠莫屬。而此卷作於元忠卒後。延祿生前。按延祿為宗壽所害。事在宋真宗時。其在興國雍熙之交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敦煌寫本曹良才畫像贊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署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讚文為四言均語。其前有序。謂公諱乙。字良才。即今河西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長兄云云。按續資治通鑑及文獻通考。並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為留後。遣使修貢。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節度使云云。宋史略同。據此。則曹氏封王。自元忠始。前此若議金元德。奉開府此爵命。然據敦煌寫本諸卷。自議金以來。僭稱大王。妻稱國母。著錄此卷。所謂大王。固不能必指以為元忠也。其序良才職位。有云。前任衙內師長。任維管內軍戎。又云。榮加五州都將。委任一道指揮。又云。榮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麟閣。位透齊壇。佩朱紫於門庭。降鴻恩而受寵。讚文又云。前俞人務。廉正如弦。後起都將。不致人怨等語。雖未實指某官。大約為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或都押衙兼知馬步軍使之類。更以陰羅閣張贊銘卷中所載諸人銜名度之。蓋亦班階相近。按二四八二號卷子。為陰善琪羅羅達閣海度內親從都頭。或為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使。或為都頭知節院軍使。或為內衙都押衙。而並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衛將軍。或祭酒。或散騎常侍。或御史大夫。上柱國。良才大抵亦然。方能封未拖紫。以偏裨而晉登台省之尊。又何性節度使。必至檢校三公。而往往自竊尊號也歟。而序文述其勲業。有云。弱冠之秋。從戎東征。而西伐。揮戈塞表。狼烟帖靜於沙場。撫劍臨邊。只是輸城。而向國。又云。臨機變策。止渴前示於梅林。穎脫囊錐。流飢送膳於畫餅。弓開滿。下收。犬戎才見而低心。矢動流星。檢狃觀之而



下意讚文亦云、年方小俊、智藝超先、揮戈定塞、帖靜狼煙等語、考自誠金以後、瓜州曹元德、沙州曹元忠、繼體守文、尊宗邦而睦鄰國、軍旅之事、神有所聞、然則良才戰陣之功、蓋當議全割據之版、序所謂入王州切恨羽、冀以分飛、責姪酸涕、怒瓊枝而彫墜、大王即謂議全、貴姪則元德元忠之輩、下云子躄跼而無所、依閭、女傷嗟而滿路、子女也而次諸弟姪之後、蓋先貴貴而後親親、抑良才之子、必其才薄而官微、則亦從可知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敦煌寫本陰羅閣張讚銘一卷

楊繼恩等撰、據羅府君邈真讚、題節度內親從都頭知管內諸司都

勾押孔目官兼御史中丞楊繼恩撰、而閭府君邈真讚、入題節度管內諸司都勾押孔目官兼御史大夫楊繼恩撰、所署職銜微有不同、蓋成文略、有先後、前以中丞、後以大夫者、也、自餘諸篇、並不知撰者、唯張府君邈真讚、序末有乞奈同衙佐、每受知、怡之語、乞字應是作者自道其名、顧姓氏不彰、莫卜其竟為誰某耳、原卷現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四八二號、今按全卷係纂集數文而成、一曰唐故河西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都頭守常樂縣令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府君名善雄、墓誌銘、并序、一曰晉故河西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豫章郡羅府君邈真讚、并序、一曰晉故河西應管內外諸司馬步軍都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豫章郡羅府君墓誌銘、并序、蓋亦為邈真而作、按其職銜、即望而可知者也、一曰晉故歸義軍節度左班首都頭知節院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閭府君字大進、邈真讚、一曰晉故歸義軍應管內外衙前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張府君懷慶字邈真讚、并序、文皆完整、仍題剝落、唯最末附有晉故歸義軍節度內

親從都頭兼左廂馬步軍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濟北記府君國真按國真諡貞貞諡也唯就國侯  
為諡詞耳曹良才畫像諡卷八人  
體亦同、一題之外更無隻言脫失之故不能明也今按陰羅閭張諸氏於  
史均無可考試持此卷求之銘文貴簡誠不足言而序文概係駢體事蹟  
為詞華所蔽可得者仍數大抵亦皆庸言庸行之輩無關得喪之流唯張  
讚有云東西討伐南北奔馳陪元戎復靜於河隍事旌懷剪除於光醜等  
語羅銘謂夫人曹氏即前河西節度使曹大王之貴妹云云所謂曹大王  
德元澤元忠延恭此係今不可考然則懷慶王功蓋達貴幸視彼餘子固亦錚錚佼佼者  
已又陰銘有曰權葬於州東南莫高里之原羅銘亦云葬於莫高里楊開  
河北原所云莫高里於是始見著錄不知窟以里名抑里以窟名耶著之  
以歟好古敏求之士為考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唐高祖天訓殘卷二卷

此殘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五五三九號見存

之文自衛君闕下懸知伯玉句起至先武之時灋泉愈疾句止蓋唯貞

正第三十一章首尾完好損泐仍輕其失名第二十章則佚其前半

清慎第二十二章闕其中間徵應第二十三章則亡其末尾原卷

經磨殆遍敗漏甚繁雖大指可復而影詞往往失之矣訓詞作大字注

文仍為駢體小字雙行書體秀逸句寔頗與虞褚筆姿要亦初唐

學人遺蹟流傳遠近或經珍好者與文中淵字缺筆民字治字

一無缺避知為高祖時物按唐諱內為景紀年曰龍集景辰諱虎  
為大獸白虎開曰白獸開是也此卷不諱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內又有殷白雲之下注引孫氏說應因曰天果命湯曰虎獻朝曰金入房云云唯註

不詳先宋意者天下南定遠之制未周唐諱之禁未嚴故筆者遂言唐書耳

者則不詳何人耳今攷唐書藝文志著錄太宗序志一卷又帝範四卷

高宗天訓四卷其書唐書經籍志所載全同至宋史藝文志猶存太

宗帝範二卷餘皆亡佚並不言高祖天訓顯不可解度以常情劉歐

修史之際太宗高宗之作一時並存何以創垂不祧之君欲諸臣上之

誠遠本朝而聽其漸滅意者高祖起身閭閻不能文章此卷之作或於

裴寂劉文靜許敬宗輩之手後來或以誅夷或虧節素惡其人

爰及其書耶雖無佐據之可尋要亦情理所應有姑存其目錄稽

古敏求之士更究明焉若其注中引稱佚文佚書如謝承續漢書之類是也



心則又賴孤本以僅存洵天壤間之希物也已

敦煌寫本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卷影印本

原題玄奘譯卷前有序署西京大興善寺石壁上錄出慈

恩和尚奉詔詒譯云云序後附不空譯蓮花部等普讚三寶梵

大對音一節又經名題下注云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

授本不潤色等語今按序中記此經傳授始末事極詭奇又檢慈

恩法師傳載度莫賀延磧長八百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

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

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慙將向寺施予衣服飲食之直

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并

類述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

濟寔所泥焉據此可知慈恩曾受此經於蜀吳承恩西遊記載玄奘

結其釋師者玄奘過陸光入西川則小說家言未始無影響也大約可信至如序中所言觀音化身驅散魔

鬼又於中天竺摩竭陀國那爛陀寺現身昇空種種靈變則皆

後人所附增為唐三藏取經詩話鋪釋真玄奘卷及西遊記等書所

取資也按陸放翁入蜀記載乾道五年九月聽二僧誦梵音般若

若心經且謂此經唯蜀僧能誦可知蜀中故有梵音心經之本

迄南宋而未失其傳然則玄奘得受於成都之說事是至為可

能也今所見敦煌本中文金光明經冥報傳及西夏文畏兀吾文諸譯

本皆以冠諸本經之首吐蕃大金剛經記殘卷亦然蓋當時恒取果報故事地獄轉輪之說編列正說之前以為取信之資此卷序文暢言與本經攸關之感應種種其命意亦當如是吾人視為玄奘求經行程中之重要資料諒非過言唯此卷對音自尾偈也乞人喻至只哆囉孃一節顯係重出蓋出傳鈔之訛抑持與玄奘譯本互照詳考之處甚多而語法拘挾不達不雅之句亦往往遇之必謂出於深曉梵語精於譯事之玄奘之手誠屬不無疑義或者經雖傳自梵僧而實則別有譯主歟或即不空所為而假託名字歟著存其目茲再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敦煌寫本和菩薩戒文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原題和菩薩戒大本卷尾署乾符四年四月報

恩寺寫記則是殘唐僖宗時遺物也考釋家之戒行不同各有色目

此卷造端即云涼良等仰專注法音唯願戒師廣垂訓誨

脫誤而結尾處則謂惟願戒師慈悲廣說涼良等慚愧不敢覆藏

肝發露懺悔願大劫永恒河沙數罪障今聞此戒並得消除漸脫邪師佈施

歡喜云云揆其大義蓋傳戒時戒師為受戒者說菩薩戒義其煩呼佛子諸

菩薩者則對所眾提撕呼喚之稱而謂莫殺生莫偷盜莫邪淫莫妄語

莫沽酒莫自說莫毀他莫多慳莫多瞋莫謗三寶等戒十事天亦分為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子部釋家類

折或用七言均語或作三四句法闡明違犯戒行而受地獄新迴諸苦蓋傳

戒必有儀範大抵傳戒者曰戒師為登法座受戒者為衆門侍立左右於是

戒師歷舉十事訓其能否受戒者必答曰能誓言之出對越三寶不侵不叛

是為戒僧若此卷之文則戒師歷舉戒行之目以吟唱出之其在問答之前

抑在其後則不可知者而文中屢有和云或佛子和云

可痛哉我目已長不知得問父母三寶蓋戒師唱誦或作問語則侍立師僧

名字以否和云善哉善哉之類是也合掌和唱往返訓答斯於聲聞唱誦之文

每睹其例唯此卷所載更番特多且必作四言均語形式為少嗟乎抑此文

之寫定或如唱導之文戒師所預為邪特戒師昇座之後信口為之或



者愛其文章美為錄存耶以意度之則前說近是姑存其目以  
誤改訂彼宗儀範者

敦煌寫本大方等大雲經疏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前後均闕亦敦煌石室中遺物也文為經疏體先引經云  
記次為疏解見存者僅經文五段而已凡所徵引均見後涼靈無識所詳

大方等大雲經 此經又有些佛念譯本曰大雲無想經宋元明等藏及

大方等無想 愛知武后載初元年所作大方等大雲經疏即此物也考新

書均作大雲經蓋為簡攝檢唐大詔今集百十三載武周天授二年三月

釋教在道教之上制有云大雲開明王國之祚符方寸一按為等字之

為致可證當時實名大方等大雲經也考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載初

元年有步門十人偽撰大雲經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今

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

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則天革命稱周其偽

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今昇高座講說新唐書后紀傳所紀略同

又考資治通鑑唐紀載初元年七月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

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作閻浮提主制頒行天下又九月

丙子派人傳述聖即百姓九百餘人上書請改國號曰周太后不許於是

遠近人民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

之壬午赦天下以唐為周又十月壬申勅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

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又二年夏

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又長壽二年秋九月武

承嗣等五千人奏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受尊號赦天下作金

輪等七寶每朝會陳之殿庭又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太后加號天冊金輪

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聖聖又是年秋九月太后加號天冊金輪

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其它有關釋教之事尚多可證武后假

宋次道長安志、大雲經寺條亦以此經為武后時所偽撰、然贊寧僧史略、獨謂此經晉時已譯、舊本便曰女主、於時豈有天后云云、蓋疑唐書偽造之說、非事實矣、志磐作佛祖統紀、運於武后載初元年、書勅沙門法朗等九人重譯大雲經、不言偽造、今觀此殘卷、所引經文、與曇譯雖文字間有出入、而大旨實無乖迕、然則偽造云云、未足盡信、近儒海寧王國維氏、疑符命之說、全在疏中、而經文但稍加緣飾、不盡偽托、雖視舊說為勝、顧以為經文曾加緣飾、則猶是囿於偽造之說、作折中之論、未敢顯斥劉宋之非也、夫以常理度之、武后以女主建極、開空前之創例、欲於傳統之儒家教義中覓求有利之解說、既不可能、遂轉而求諸佛家經典、而大來急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派中、適有黑河女主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輒引為預符以愚巨度、乃必然之事、顧此佛家經典、若為重譯或偽造、則須假托譯主、或別撰經文、其事既非懷義輩學能所及、抑為之亦實難取信於當代、則不若逕取舊譯原本、曲為比附、猶為省事而功多、近世今文經家、動謂古文經傳及太史公書悉出劉歆偽構、或加竄改、其師心武斷、徒取笑於述人、即謂武后必以偽經欺人、殊亦未協事理、況此卷所引、與舊本悉合、而大周刊定眾經目錄、亦不著新譯大雲經目、尤徵偽造之說、至不足信、蓋懷義法明輩、巧襲曇公譯文、或原有疏舛、而廢棄禁行、處處曲為之說、不合於武后當王不止、後來史家、既棄舊而從新、則其說愈益、而偽造之說、幸此卷尚存

決此疑案、通典卷一百六十九、刑典七、守正門、李思、

順解釋大雲經、以為唐興符命之一案、而劉歆偽造古文經

傳之替說、由是而得一反證焉、則此斷濫俗寫之叢、不可謂非異寶已、至

於疏文之穿鑿附會、無所不用其極、如引廣武銘云、離貓為你守四方、疏

引易曰、離者明也、位在南方、又是中女、屬神皇南面而臨天下、又是文明

之應也、貓者、武之、武、武者、聖氏也、又銘云、三六年少唱唐唐者、三十六八

也、八子者、李也、此顯皇家姓氏也、唐者、聖朝國號也、云云、又引衛元嵩

識云、兩角麒麟兒、世民皆不識、謹惟神皇外氏楊也、羊有兩角、故曰兩角

麒麟兒、世民太宗諱也、云云、又引隋時童謠、散水竭、武并溢之類、懷義等

所修、自應如此、夫一代受命之符、頒行天下、升座說解者、乃淺陋卑俚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此、比類求之、則新莽之符瑞、宋仁宗之天書、乃至歷朝識緯圖錄之屬、咸可知已、儒者習知道家善為玄虛瑞應之說、而不知佛典中亦有可以假借之處、故存其目、俾知有國者資宗教為政事之具、愚民之方、倘於究史者、生圖新徑途歟、抑卷中多用武周奇字、如天作而、年作卑、君作爾、或面載作肅、初作醺、臣作忠、日作日之類、可證此卷確係當時鈔寫、而存諸燬煌寺者、則尤增史趣也已、



敦煌五代刻本金剛經殘卷一卷 影印本

此刻本前半已佚今藏英倫博物館者僅存三頁半從三十分末二

行起至卷終止卷尾署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

夫進郎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云

云按晉天福及漢天福並無十五年前者七年後己酉歲則係漢乾佑二

年也瓜沙僻遠越在西陲易代改元竟無耳目抑考歷代君主建元必求

異乎往古或者偶同前代宰相遂蒙不學之譏後漢高祖踐位去石晉天

福才三四年而必沿襲為用殊不可解夫唯如是而連遠人士視聽不周

故敦煌寫卷往往改異按亦有上連清泰或下涉開運而致誤者如陳方

敦煌寫卷目錄 卷 子部釋家類

福二年又曹元忠刻本北方大聖沙門天王像跋題記而晉漢先後兩

著大晉開運四年丁未實則後漢高祖天福元年也

天福尤為致誤之源若此卷則不第誤以乾佑入天福即準天福計之已

酉歲當為十四年而非十五年可見當時摹寫相尋致使遠人迷聽渾清

迷亂紀年為極簡至易之事而尚不免於錯謬宜乎後來修史於西陲事

蹟闕誤不可勝指矣

敦煌寫本尚書出師頌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署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

館編目為二八五四號考其文義蓋為沙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張淮

深作抑度其年時則當懿宗咸通九年十年之交手文有我釋門教授和

上尚及郎首都督等奉為尚書北征畫此沙門天王像兩軀彌勒變一

軀保元災難之所為也又有伏願波澄瀚海霧廓燕山尅樹功名保元災

難然後兵雄隴上勇氣平原士馬無傷旋還本郡等語其必出師前夕若

齊會以邀神庥而錫徒乃為文頌之耳考敦煌張氏勳德記卷子載太保

張議潮咸通八年歸闕之日河西軍務封章陳狀懇委姪男淮深則秣馬

敦煌寫卷目錄 卷 集部

三危橫行六郡屯戍塞口計定郊隴加授戶部尚書充河西節度又云北

方檢疏款少駿之駭蹄南土蕃渾獻崑崗之白壁九功惟敘黎人民不失

於寒耕七政調和秋收有豐於歲檢加授兵部尚書云云又張淮深變文

殘卷數陳淮深戰績其唱詞有云自從司徒歸闕後有我尚書獨進奏持

節河西理五州惠化恩霑及飛走天生神口口英謀南破西戎北掃胡萬

里能令烽火滅百城黔首賀來蘇年弱冠即登庸足馬單槍突九重曾

向郎連口口口錢回大漠虜元尤等語又敘淮深屢建軍功累擢爵衡有

曰去歲官崇驄馬政今秋寵過拜貂蟬云云按淮深檢校戶部無年可考

其如授兵部乃在咸通十二三年然則其破敵建功必在九年之後十三

年之前。按准平於咸通十三年。則其獨立建功約在十年至十二年。若按文所謂年乃弱冠。年當云者。蓋從其行軍為之部將。此卷明言尚書北征。則知准源。抑就敦煌諸卷。參互求之。其北征在前。西征在後。而咸通十二年。大破迴鶻王子於西桐海畔。此後遂更無戰功。可考。此卷明言為北征而作。而又有尚書之稱。以意度之。蓋在准源檢校戶部之後。討破迴鶻之前。繫諸咸通九十年間。諒無大錯。獨惜史官紀事。遺州側不能詳。若張氏父子叔姪。賴民間俗文。克傳於千載後者。能幾人哉。雖又章猶阻。語焉不詳。願出於當時見聞者之手。其史料價值。不言可喻。復次元僧念常佛祖通載。謂天寶癸巳。寇圍涼州。帝命不空三藏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空曰。此方毗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威。賊畏懼。卷中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壘。立毗沙門天王祠。舊唐書王綎傳。載代宗每蕃兵入寇。必令庫僧誦仁王經。以禳禍寇。即此意也。云云。此卷謂畫毗沙門天王兩軀。按五代曹元忠。雖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像。惟中間作天王一軀。或者畫其子遂及其父。亦未可知。然則其為北征出師而作。彌以可信。若並畫彌勒變一軀。則未究其用意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老少互嘲詞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不著撰者。亦不言寫作年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一九號。按其體製。與茶酒論斷。新婦文之類。略肖。蓋亦好事者為之。就講唱正說前後。做說散斷送之章。以博趣悅者也。按寒山子有老少互嘲詩。多用俚詞俗字。以增其滑稽突梯之情。使讀之者。溫噱捧腹。此作不知孰與先後。起句老翁答少曰。翁乃其時問。此語含笑。嘆言如汝。且住云云。玩其詞旨。蓋有開伏。以下少兒答老翁曰云云。各執一偏。往復嘲弄。終卷為七言均語。文不雅馴。字亦拙劣。而結體詭奇。往往非夷所思。其放誕之處。如含笑歎言如且住。以如為汝。悟曹三少年時。以悟為吾。三下似收五字。莫言我獨今汝此。以汝為如。汝等須臾還若思。以思為斯。何不雙員學春柳。以員為眉。漂搖兩曠。騁秋蓬。以曠為廣。它如將昧。句連流以兒。又體瘦皮疏。悟不得。等句。均不可解。或傳鈔誤耶。抑當時通語。則然。殊難斷定。著之以俟。專究古方言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為吾。三下似收五字。莫言我獨今汝此。以汝為如。汝等須臾還若思。以思為斯。何不雙員學春柳。以員為眉。漂搖兩曠。騁秋蓬。以曠為廣。它如將昧。句連流以兒。又體瘦皮疏。悟不得。等句。均不可解。或傳鈔誤耶。抑當時通語。則然。殊難斷定。著之以俟。專究古方言者。



兩晉南北史合纂三十六卷 明萬曆刊本

明錢岱撰。岱字汝瞻，海虞人。前載三序，其二為大泌山人李維楨作，其三為萬曆三十六年戊申邑人姚宗儀作。其一為萬曆四十四年錢謙益作。梓行約即在斯年也。書以房玄齡、晉書、李延壽、南北二史為底本，參稽八書，刪節移併，得晉書纂十六卷，南齊書四卷，南梁書三卷，南陳書一卷，北魏書四卷，北周書二卷，北隋書二卷，凡三十有六卷。考始為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鳳、徐廣、干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敬、傅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二十餘家。房玄齡、許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鈔類

宗等，共刪輯之大旨，以臧書為本，而採掇清言寡約，踰濫後人譏為稗官。詎史非無由也。隋志雜史類著錄，張緬、晉書鈔三十卷，唐志作二十卷。宋志史鈔類有杜延業、晉史獵精一百三十卷，書均亡佚，莫可究尋。迨於明季，鈔史之風浸盛，然凌迪知茅順甫、唐順之、歸熙甫之流，無非高談盲腐，睥睨僭儼八代之文，度而不觀。江左風華，胥以淪廢。斯編收取晉書紀傳，汰冗留良，事之猥屑，史事者刊落之，文之精微，瀏亮者，錄存之，惟以貴當，頗成新觀。李延壽書，夙有良史之目，而北史尤盛。唯以世為北臣，不以正統與南。南宋以來，頗遭詬議。錢氏合纂兩書，先南後北，隱然有予奪之意。是

膠於終始，生勝霸王，正閏之陋，說知人論世，勿庸過譏。然由是而

遂廢北齊、高氏君臣，改繫北周，無論人事配隸，難盡允洽，而一破成說，羣千萬治史者，數與指事，易代改元，多見其不可行。已然延壽之書，積疊挂漏，或因譌傳謬，體制未一之處，經錢氏纂正者，確亦不少。言其大者，如南史有王昶傳，北史復出劉昶傳，南史有樂良王大圖傳，北史復出蕭大圖傳，南史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出蕭寶寅傳，當時未及刪除者，均予刪併。又延壽作傳，於高門望族，以姓氏為類，大抵南取王、謝、北取崔、盧、祖、孫、同篇，下及寒賤，則隔朝易主，全無干連，甚如楊素父子，為隋重鎮，徒以系出弘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不惜屈附傳尾，魏收長賢，同姓異宗，合成一卷，尤為乖繆。此當時閱覽之見中人，不可為訓。錢氏力破成規，廣為是正，計由宋移齊者得江數、王晏、王僧虔、謝朓、徐孝嗣、張融等十五人，移梁者袁昂、謝朓、蕭介、王恭、何敬容、劉渢等十二人，移陳者孔奭、蔡凝等二人，由齊移梁者劉虬、陸杲等五人，移陳者江總、周弘正等二人，由梁移梁者徐陵、陳義暉等三人，北史由魏移周者得裴俠、長孫儉等五人，移隋者楊素、素子玄感、長孫晟等七人，由周移隋者蘇威、賀瑒等四人，大抵以書歸史，雖矯枉不免過直，然視延壽原書之風，國史於家傳者，其識趣個乎遠矣。獨張乾威、李崇均隋人，而仍附

魏張雍周李賢傳後邱遲張孺子均梁人而化附宋張裕齊邱靈  
鞠傳後未臻畫一不免少疏而錢氏勇於作古空無陳牘固與歷  
宋鈔史姊妹於刪述者異其撰矣且兼採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  
記列異傳三十國春秋大業記諸書相發明者附之纂中如裴氏  
之註國志者功力之勤良不可沒雖然猶有憾焉錢氏以周史無  
后妃傳因參取周書補入文帝元后明帝楊后其義甚盛獨南史  
文學傳以齊之邱靈鞠為首後人譏其挂漏何難取顏延之謝靈  
運裴松之何承天諸人冠諸其前蓋宋書並無斯目遂不敢為耶  
然則魏纂僅收抗術一傳以拓拔氏運曆最久人才輩出若孝行

節義文苑循吏酷吏儒林穩士外戚恩倖閹臣附庸北史原目一  
無足傳則史家傳信之義尚復何有抑南曰文學北曰文苑南曰  
孝義列女附見其間未為通妥北有列女又析孝行節義為二亦  
宜離合其文使名實歸一檢晉書王敦桓溫桓玄諸傳初無類名  
南史侯景王偉寔曰賊臣錢氏概以叛逆冠之晉纂傳下注云有  
序全無信依疏畧甚矣尤重要者延壽之書本係通史故其敘次  
紀傳以類相從錢氏反以朝代為斷其制近於書而遠於史事  
更張好逞己見其弊也奔流忘返語不歸宗若錢氏之書即其一  
例李維楨錢謙益均為文章豪雄維楨與修神宗實錄謙益入清

以任修明史自解殆均於史學不隔其序又贊揚甚篤要亦當參  
標榜之常未足為據然斯編較諸同時周詩雅之南北史鈔摭最  
新奇佻巧之事唯資談助者則不啻有上下牀之分矣



讀史家求歌略一卷 潘文堂重刻本

清浙江黃煥字秋培撰。歟既為著述家求歌略復為斯編。凡以使學儉之諷。猶為闕研史籍之初階。卷首自序謂正史而外。兼及編年記事一切諸史。及史家論史之切要者。俾童而習之。云云。亦登高自卑之義也。顧所述乃史籍而非史事。蓋就史部諸類各取重要者若干書。分別數陳。第之可得三等。其視為尤重要者。首列正史二十四部。次為編年類。治通鑑及長編綱目等。又次為古史。歷序墳典。索邱尚書佚書春秋左國戰國策越絕書。既吳越春秋汲冢紀年。下逮羅氏路史。於一書之作者。撰述始末。篇第義例。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約略言之。間亦擇播前人一二評語。及史書體制源流。錯出其間。是為第一等。次者唯列類名書名。如荀悅漢紀袁樞紀事本末。劉知幾史通。及別史類通志。政書類通典通考等。均語焉而不詳。是為第二等。又次者則僅具類名。而不及書名。如傳記職官史鈔。時令載記目錄。詔令奏議。地理等類。僅涉筆及之一。無例證說明。是為第三等。大率治史首在誦知史事。次明史意。次究史學。苟其未闢本書。未論史實。遽詔以四因五難之義。筆削褒貶之愜。譬如聞古樂而思卧。聽白雪而無訓。則撰述之旨已荒。而書且不行。抑就是編而言。其別擇亦未臻精當。舉其大者。如杜佑通典袁樞紀

事本末。皆創垂不刊之作。其功烈雖踵龍門。比肩涑水。又如子玄史學。夾漈史識。同為千古不易之奇。才顧乃僅著一二語。俾不知誰何之墳典。索邱。尤物餘地。輕重乖方。悖亦甚矣。其述涑水紫陽兩書。差異僅擷魏正閏一端。其稱揚歐書。貶抑舊作。一本舊史家書法之陋。見尚以史學之真義。衡之。均之。為卑。近皮相之談。而無取乎今之世也。又自立古史名目。而定以別史雜史等書。自違著例。殊不可解。又如穆天子傳。四庫提要論其恍惚無徵。退實子部小說家類。其說甚是。是編亦取別古史。實嫌濫收。凡此修綴。尤宜副別。唯全編字數既省。又四言為均。頗便於循讀記誦。則未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非一長足錄已

晉書鈎玄二卷 明萬曆刻本

存本似有脫葉題明錢氏纂名字履籍均不詳僅據序文知其曾官正定知府殺青鏤版蓋當其時書分上下卷凡節載帝紀十志八傳五十二論十載記十三往往以原書同卷者合為一題如元帝明帝合紀山濤王戎郭舒樂廣合傳之類徒為牽合全無理據晉書列傳以王祥為首而斯編以石崇居端不知何故所錄首重文詞語言次之若事蹟則或錄或不錄錄者亦多隣猫生子之類蓋所謂識小之流也志文之外所錄凡有七等一為天子制文一為贊語一為史臣曰多非全錄亦不盡標明一為序文如外戚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傳是一為清言如隱逸孫登傳錄登詔嵇康語一為德行容止如宣紀錄帝勅德日盛而謙恭愈甚數語景紀錄雅有風流少流美譽數語一為軼事如陶潛傳錄白衣載酒事末一則攸關理亂之蹟聖賢仁義之行此類乃絕少而僅存者桓溫論王夷甫清言誤國晁氏譏晉書類似小說依斯編所錄觀之適足以表徵晉代之風靡形容晉書之底蘊錢氏之識果在斯乎殆亦文人喜事之流有悱於明季士夫之高談古文而故以示異者歟未可知也必以史之義例衡之則若竟無一當焉

廿一史約編 清初刻本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正陸一字只怡吳興諸生斯編首載三序一曰福建鄭開極序二曰晉安陳一夔序三曰自序其自序成于丙子小春據後記引康熙三十六年上諭又謂清史尚未成書則丙子合是康熙三十五年後記作子一年以後梓行當即其時矣書分金部為前編共十四目曰上古考略曰歷代國歌曰陶唐以來曆數曰道統系曰象緯圖曰輿地圖曰歷朝方域曰禮樂曰律呂曰經籍曰食貨曰官制曰兵刑曰釋老如夾漈諸略然其次石部節錄史記及前後漢書紀表志書世家列傳目次全同唯簡牘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字又次錄部為三國志晉書魏書及北史又次竹部為南史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又次匏部為唐書又次土部為五代史遼史及宋史上又次革部為宋史下金史及元史最末木部為後編纂述明事以兩漢書三國蜀志晉宋齊梁陳隋唐書五代史宋史元史為正史餘為僭史僭史則刪減其目次以昭區別于三國志全目下明其例曰陳志以魏為正統不得已而仍其目次獨標蜀志為正史云云其正閏之見可謂深固南北史與八書位置錯錯不知何取宋史獨分上下以遼金元史先後之亦不可解象緯輿地圖及歷朝方域繆誤百出道統系尤為可厭卷端自



考天地初分至崇禎甲申天文地理君臣禮樂經籍食貨百官典  
國兵刑釋老無不具備迨庭河漢不知所云然其後編則頗足採  
者先列帝紀則明太祖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  
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崇禎帝十有六主咸在焉次為  
雜錄凡七十三條有志曰天文曰五行有傳則馬皇后劉基徐達  
常遇春姚廣孝危素花雲方孝孺鐵鉉夏元吉薛瑄楊士奇楊一  
清王守仁劉瑾胡廣王振千謙楊應龍楊繼盛嚴嵩張居正溫體  
仁張差魏忠賢周延儒明末二賊遜國諸臣明亡諸王殉難諸臣  
等六十六則若忠節仁勇之臣權姦大璫流賊小人之類關繫興

亡安危者大畧備矣有紀事曰北征曰北狩曰移宮曰甲申之變  
凡四則有載記哀錄異邦之事凡百則夫以一人之力于一代制  
治之蹟收網不為不廣且與明史所載頗多出入于殉難諸臣尤  
多直筆倘亦亡國遺黎抱黍離麥秀之思意在表揚故國忠烈事  
雄發潛傳真多俾誣成而故取斷澁叢脞之史料先之以為據  
而求自保未可知也觀其亟錄康熙上諭有明一代規模氣象漢  
唐宋皆不及也因謂其鼎革之際夫亦何嫌何疑而不大書特書  
其君臣死難之梗概抑塞沈痛情見乎詞矣其後記力辯建文出  
走之妄足徵其才識非下筆此而欲必非苟且虛誕之作斯編可

貴有待於治明史者審思而明辨焉

歐陽史鈔二十二卷 清刊本

明茅坤纂評坤字順甫歸安人明史有傳坤之撰述四庫前目已收者有徐海本末史記鈔唐宋八大家文鈔浙省分署紀事本末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玉芝山房稿及老年錄等坤以古文自許尤嗜龍門廬陵之跌宕射激刻意規撫故於史記鈔之外又有斯編取新唐書歐氏文及新五代史各若干篇計前者為志二志論七哀為二卷後者為紀三傳八十五論三世家八又四夷附錄為二十卷卷常有總引推崇歐氏文章與蘇軾蘭臺比肩首前有小引略論文筆之盛時亦平議史事率膚陋可哂如新唐書兵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引曰按唐兵制為古今最而歐陽公文章亦稱古今絕調矣余故錄之云云儼然村儒口角不圖於茅氏得之也篇中亦黃其繁有眉批又分兩等一評大政之得失一識文章之脈絡又有夾縫批分三等一為提示文法如提筆曰提或曰力提或曰提前事之類二為欣賞故事如五代史後唐莊紀序克用攻王鎔規敵遇敵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批曰奇若以府兵制美而文亦調絕古今之例度之殆謂事奇而文亦奇也三為註解文義如後梁太祖紀克用與溫互訟天子知曲在汴旁記曰即金忠之類所用標點體勢亦繁大抵於文章呼應頓

挫處用連綿墨點意境優美處用連圈事理緊要處用空心點更用墨綫表專名僅綫恒用於初制設官之昉如置驛騎車騎二府及首長番頭之類而文中重大論斷處亦用之大約稿本原用彩筆如歸有光評點史記之類為明季文人之通習賈人逐利就簡遂泯其跡未可知也斯編之用寔在大而不在史味其贊引如取譬繪事有所謂點晴添毫借喻形家有所謂來龍去脈處處為初學者說法示範未嘗無津逮之功唯坤之文章原遜於王李唐歸諸人故其書流行較稀今並錄其目鄉學無書者仍得攬觀亦過而存之之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通鑑可法錄三卷 安慶集賢齋刻本

清程陞雲集輯陞雲字啟英安徽太湖人首載安徽提學使司吳同甲批詞同曰留心史籍條理秩然次為程樹箴序按為陞雲族姪

次為自序以史鑑善惡並載法戒兼垂憲家學神智初開知所法而不知所戒因纂通鑑所載善言善行善政善教善計善策綜其善者錄之惡者不錄庶幾初學者潛化於善以端蒙養下設凡例十則說明體製全書三卷起自伏羲終於明末凡六十一百二十一載其間運曆紀年亦不盡依通鑑如周秦之際標宋周君七年又戰國二十七年秦漢之際標楚漢四年而漢之際標新莽十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四年又淮陽王二年蜀漢晉之際標晉吳十五年南北朝各標若干主若干年不使相冒又以隋恭帝侖唐王淵標隋唐五年五代之末附宋十五年隱然師龍門遺意不拘墟於正閏之事唯全文寔取諸御批通鑑綱目及坊刻綱鑑易知錄等初非採自正史及涑水原書與吳綏二十二史紀事提要相若不應以通鑑題名顧吳書分設綱目本書不分蓋體製與坊刻綱鑑釋語為尤近所異者則錄善而遺惡在史籍中殆為創見今案本書其文則史義則非史所責乎史者必是非成敗兼蓄並收乃資考鏡若本書綴拾史事以教善為旨必以史例衡之則謬利甚矣如同馬先上資治

通鑑事考條錄之此類以宋漢之三體石經明之永樂大典開皇

之詔求遺書伯顏之海運秘典何遠不如而闕不載此其失星漏也歷朝列辟更張最鉅者三人曰秦始皇帝曰新莽曰宋神宗本書始皇下僅存傳浪過祖及淳于越論事不師古而能長久未之聞也兩條新莽下僅存龔勝薛方不就微辟陳成仍用漢臘及甄阜梁邱賜軍潰於阜陽三條神宗下僅錄司馬光呂誨范純仁邵雍等詆譏王安石語及始詔公主行見舅姑禮又朱壽昌尋母等數條朝章大政一付闕如或議歐陽新五代史刊削大事太多本書則歷代大事始無詳載此顛倒重輕也周宣王下錄姜后脫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珥事下接辛戌中興之業此謬於論斷也堯舜之下忽著贊語此自迂義例也崇文在儒者小事必錄彼虐戾凶頑之君有追尊聖統釋棄闕里者豈以特筆出之此淆亂是非也綜之攬觀者不以史居之唯於無幾數史事中儀仰師數亦足以進德集事消有得於史焉亦可也故著而存目云

史鑑節要便讀六卷 同治甲戌江蘇書局重刻本

清鮑東里撰東里字古邨湖州人穆堂之父據常熟翁心存

銘序穆堂曾以書進呈穆宗蒙宸嘉焉通編儼以四言均語敷陳

史事自遠古訖於明末六千年来以萬幸千手括之亦云有矣考

以均語叙次史事者其源遠出孫卿成相篇宋黃繼善史學提要

元錢天祐叙古頌實為四言編貫史籍之跡明趙南星有史韻清

葛震有詩史仲宏道有增定史韵東里斯編實承數家之流而義

則冰水通鑑之胤也據翁序謂皇帝以冲齡踐祚按指清穆宗詔

諸目采輯史事之可法者書成進御則斯編實為壹擇而設故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字類易取事約要正文與細字註語間行排列均便蒙學記誦東

里史識亦優如記遠古曰概出傳聞政事之外兼及制度如殷唐

代有兵燹騷之興革兼推論為藩鎮禍亂之始又評漢武帝內

實多欲好大喜功寥寥八字殊中可繁雖非盡出心裁要與妄微

肥斷者殊矣雖論宋太宗曰太平天子似乎不倫又屢涉宮闈淫

昏乖逆之事如謂唐太宗自累長羸高宗奈何娶廢宋太宗余何

嫂喪不優成服仁宗白壁微瑕郭氏之廢吳宗唯私所生乃多濮

議按乃羣臣庸奴不已該過一人義亦不富頗有錄小之嫌顧大

體精富文詞亦瀏亮也曉不容以一書廢全書也四庫前目取黃

錢趙高諸家書悉入史評類於義未允今改實本類而存其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歷代史鈔八卷清鈔本

不知的名首尾及中間似俱有缺軼亦不著撰者及鈔者祇騎縫有山椒館字其詳待攷今存者計前漢上一卷節武帝紀十二列傳六十三人南史一卷紀二十一傳七十五人南海東夷七國附沈約謝朓等錄遺十則北史一卷紀三十五傳七十七人四夷十三國隋書一卷紀三傳七十六人唐書上中下三卷凡帝紀二十一后妃傳十四人宗人五傳若干人列傳二百八十九人又忠義逆臣等十六傳一百二十五人五代史一卷紀十三世家十凡三十九主傳七十三人共存八卷字蹟損滅者尚稀若依體製度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似尚有史記一卷或二卷前漢下一卷後漢二卷三國一二卷晉書二卷宋史二三卷遼金元史各一卷綜得二十卷至二十四卷如南北朝各國書一並計入殆不下三十卷亦史鈔類一鉅觀也唯書法稱劣似出幼學之手凡玄字以元字代寧字不作寧或甯約是雍乾間人寫朗字亦缺筆作朗許字作汗知其所據底本為北宋槧寫者不文僅求校一故也今以日本岩崎氏靜嘉文庫藏北宋嘉佑殘本新唐書照之文字亦多異同如李密傳楊帝曰此兒顧盼不常鈔本作顧盼又宇文述論密曰君世素貴鈔本增一富字又大業十三年翟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號蒲山公鈔本脫

分字又密說讓曰百萬之眾一朝可附霸王之業可成矣鈔本作霸業可成矣又裴仁基曰請選眾二萬向洛鈔本奪眾字又王世充督兵疾戰使軍類密者過陣諺曰獲密矣密軍亂遂潰鈔本索仍無遂字又馳驅東至稠桑驛鈔本並作驛是皆一二字小異無關大指殆筆者依據別本其精審故不逮也他如同傳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鈔本誤作士儒信士字上讀又以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鈔本作興洛倉乃蒙上文襲據興洛倉而誤又檢明鈔本新五代史吳世家田頔安仁義之將叛也楊行密疑之陽為目疾鈔本將叛作將敗是則版本之疏劣屈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史實者多矣不但此也夫史籍浩博析軸充棟痛志恭形故或芟汰繁濁收兼人並日之功譬諸輪椎於輅青出於藍雖非初著亦足流傳顧不信不達者不可以久軒輊失序者亦不可行必其文章史筆兩致兼擅綴緒紹言不翅自口莫為後而不彰遂長留於天壤本書芟除志書唯錄紀傳史家記言記動之筆與諸牒運曆數舉條數者又自不同撰者頗能文事運斤績笥之痕殆無可指節錄漢書偶亦攝取史記唐書五代史亦取劉薛之書多較原文為勝亦見考據別擇之功五代十國劉據蔡絛遂製簡表於領土都邑傳祚及興亡緣緣豁然入目雖嫌不純適形其致用求是之

衷蓋非為作者也。唯去取之平。偶付好惡。如五代史。梁太祖紀。刊落大事。僅存二百餘言。楊行密世家。僅存百餘言。雖士龍雅好清省。見之應亦愕然。有合標兩書。因疏於檢校而失詞者。如五代後周恭紀。欽本作顯德。七年正月。鎮三州。秦契丹與劉延鈞合勢入寇。詔宋太祖北征。晚至陳橋驛。軍變擁逼南歸。恭帝自內降。制乃禪位。雜用薛歐兩家之文。詳略得中。歐書過略。顧薛書稱大將軍。歐書稱今上。斷無遜稱太祖之理。又稱恭帝。亦非史法。事雖不妄。而義則不達。人有刪節過當。遂致微誤者。如李密傳。教授生徒。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在陽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適免。往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媚婦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為吏逮捕。復亡去。欽本逕作佗捕之。復亡去。非不達也。而信則不足。唯類此之處尚多。微青不傷全體者也。

通鑑類纂四十卷。元緒茂成刊本。

清松楸樸。滿洲人。姓馬佳氏。書成於漕運總督任內。進呈德宗。蒙優詔焉。仿王欽若冊府元龜。沈樞通鑑總類之義。離散司馬光資治通鑑。畢沅續通鑑。夏燮明通鑑之文。各成片段。冠以標題。分隸二十部。二百七十六門。其目曰。帝王部十二門。皇親部八門。職官部十四門。仕進部三十門。典制部十門。政事部十八門。致治部十二門。階亂部二十六門。德行部十二門。品概部十門。處事部二十門。邪慝部十一門。懲尤部十二門。文學部六門。武備部三十一門。異端部六門。品流部六門。蠻夷部十二門。休咎部六門。氏於通鑑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類。頗不謂然。孰柯取則。後來居上。斯編一出。可奪沈席。唯其標目五名。仍傷繁瑣。事蹟配隸。未盡允諧。可以刪略移併之處。尚亦不少。如聖學原。可包舉君道。銓選。舉。考。課。甄別。貶竄。與。擯。黜。宜併為貶黜。委任與器使。宜併為任使。褒賢以言。旌善以物。可併為褒揚。養老宜入致治部。施令宜入政事部。列女宜附見德性品概各部。不應入品流部。不學應入懲尤。不應入文學部。他如德性品概。未易畛別。德性部。則直果。決。二門。與處事部。敏。捷。鎮。靜。亦非絕異。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與魏徵。上。人主十思疏。張蘊。上。大寶箴。義無二致。而或隸聖節。或隸君道。此皆偶有偏執。遂乖位置。尤謬者。



帝王部而出列國一門。所錄如趙主石勒謂編編落落。不改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寡。狐媚而取天下諸條。則望實相離。疏漏特甚矣。抑首揭帝統一門。實囿於漢以來正閏之陋。說殊與溫公之意相遠。千載以還。徒以制體不更。而史學史識。艱於一進。若是者。俯拾皆然。故無識於馬佳氏一人也。惟通鑑一書。如王勝之能激讀者已寡。益以單夏二家之言。文彩人。遂得斯編。乙其精淳。使於圖索。倘為操觚數典之一助也歟。

歷代災祥錄不分卷 南海東水南陽草堂板

清鄧清安纂輯。清安別號月川。為南海縣儒學生員。著書有古俗字體。歷代紀年考等。存於家。是編梓行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寅。自序謂災祥所感。治亂攸關。因即前史所載者。錄為一編。則古今治亂由此可知。今按是編所錄。大別為災祥二門。更以事類較之。曰屬於天者。則日月之食。風雷霜雹。雷皇雨肉之類。屬之曰屬於地者。則川絕山出。地震海溢。金鳴銀湧之類。屬之曰屬於人者。則饑饉疾疫。妖孽水火之類。屬之曰屬於物者。則龍麟鳳之遊。神龜之見。花木不時。蟲鳥變態之類。屬之。其所取材。則以通鑑綱目為主。而旁及春秋三傳。竹書紀年。各史天文志等。依歷代帝王紀年為序。上起伏羲。下訖明亡。若者為休。為祥。若者為災。為殃。若者為兆。若者為應。偶亦取近事而牽合之。並刺取陰陽五行之說。稍為詮解。如周紀報王。一世而彗星再見。於綱目為孤例。斷為周之必亡。明紀約一百三十條中。獨於武宗正德元年。天鳴地震。太白經天條下。斷為陰盛侵陽。劉瑾擅權。宸濠弄兵之應。大約五帝三王之世。祥多災少。後世創業之君。亦有瑞徵。餘則災多而祥少。故亂久而治暫。考以天象而譏時政。殆源於春秋左傳。漢代董仲舒班固。孟暢其流。而影響於實際政治者甚大。如日月蝕則罷免宰相。

至宋猶有行者。孟專制君王獨可警之以天。譬之以變。欲回天弭變。莫如克念而修德。湯禱六事而得雨。太甲祗懼而祥。桑枯死。殷祚以安。後世諫臣。後為美談。要亦王權天縱。科學未萌之時。訪抑中主。培植元氣之一端也。苟在今日。而猶以斯說進者。所謂蔽於天而不知人。陋亦甚矣。顧是編仍有可存之道。一為供治天文史者之稽考。二則歷代鼎革之際。往往變亂相尋。陳涉胡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竇建德。王世充。黃巢。楊公。李全。李自成。張獻忠。林清。李文成。洪秀全。張總愚等。所以揭竿斬木。略地屠城。震動一世者。恒有聚斂苛政為之因而水旱饑饉為之緣。天變災異為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假口。創業守文之君亦多偽托天象符讖如新莽漢光武宋真宗仁宗等斯編搜剔緝綴殆稱詳贍。治農氏變亂史者屏斥其無稽讐言而審考其餘則尚有一壺千金之用。正不妨過而存之也。

譚史志奇八卷。民三掃葉山房石印本。

原題清松泉氏編。前有二序。一署光緒十四年秋七月同學弟松泉氏撰。略言今秋余憚於公車之勞。暇則互舉前史中稍異之事。以消永日。因遂錄之。為譚史志奇八卷云云。第二序署同年月汝東彥臣氏書於五知堂。略言每與吾友憩息松陰。各談史載奇異者。一二事或三五事。聊以消暑。歸即命子員瀾錄之。久之不覺成帙云云。據此則似二人均為本書編者。顧汝序但言互談不謂合撰。且謂志之者為其子員瀾。語當可據。意者松泉氏即所謂憩談之友。頗亦提供材料。書成而復為之序。故自稱同學弟某。而操觚者實為員瀾父子。或者不察。偶執松序有因遂錄之之語。遂誤題松泉氏耳。按松汝為姓均稀。蓋為旂籍人名字。其事蹟均無可考。推據松序。知其為舉人曾應禮聞試耳。書係彙輯史事而成。不設類目。但依年代先後序之。計兩漢五十九條。晉南北朝五十二條。南北朝五十四條。唐八十二條。後五代三十三條。宋七十二條。都凡三百五十四條。每條自互標題。不相統攝。大抵彙錄正史。別史。及涑水通鑑。畢氏續通鑑。而雜書小記之文亦不少。一條總括數事者。間亦變易字句。以求啣索。或冠以朝代名。或某人爵里氏族。蓋就原文截中選起。十九本屬闕如也。唯賣珠兒入宮侍宴條。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錄類

者實為員瀾父子。或者不察。偶執松序有因遂錄之之語。遂誤題松泉氏耳。按松汝為姓均稀。蓋為旂籍人名字。其事蹟均無可考。推據松序。知其為舉人曾應禮聞試耳。書係彙輯史事而成。不設類目。但依年代先後序之。計兩漢五十九條。晉南北朝五十二條。南北朝五十四條。唐八十二條。後五代三十三條。宋七十二條。都凡三百五十四條。每條自互標題。不相統攝。大抵彙錄正史。別史。及涑水通鑑。畢氏續通鑑。而雜書小記之文亦不少。一條總括數事者。間亦變易字句。以求啣索。或冠以朝代名。或某人爵里氏族。蓋就原文截中選起。十九本屬闕如也。唯賣珠兒入宮侍宴條。有



觀雞鞠角狗馬之語。並錄雞門雞鞠以草為同。囊實以毛髮就頭為戲也。注文又九尾狐條下。綴錄白虎通吳越春秋格物論。文中記名山記及說文等書釋狐之文。人陸機及帝文戰條下。並錄贊語。羊后無恥條下。並著論語。則與他條僅載事蹟者。少有出入矣。抑書以志奇為名。取材自以不經見。非恒有者。為上。不第與典談訓誥之書殊科。兼與褒貶譏絕。嚴斧鉞。資炯鑑者。異其機。率多一人之畸行創舉。一事之傍節孤趣。所謂挈瓶識小之流。君子取其可驚可異。可訢可悲。爰得讀史之又一境界。破琴瑟之專壹。和犬羹之鹽梅。則其書要亦未可廢也。至如所錄怪力亂神。機祥召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鈔類

之類。如獨孤家婢。舊猶鬼事。涼國老父投書事。潘誕人隨成丹事。南燕郊天遇怪事。鳩摩羅什焚身存古事。羊角山老子見形事。唐武宗換骨事。高駢服食事。崔浩辨焚惑事。宋道君皇帝受天書事。多如董蒲。非奇伊妄。斯在攬觀者審思明辨云爾。

觀史類編一卷 攝影宋刊本

不知撰人。本卷脫失首頁。見存四十二頁。卷前有寶應劉氏食舊德堂藏書圖識。卷尾有至正四年五月初九日楷字一行。亦是臆者題記。騎縫字分四層。最下為刻工姓名。可辨者得吳彥玉信等六名。上為本卷頁數。自一至四十有三。再上為篇目。曰治體最上為總頁數。計當三九七之四三九焉。由附注中知尚有議政一名。其他無假定。本卷為金書焚尾。規除頁數。當不下十目也。所引書曰左氏傳。國語。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華陽國志。魏氏春秋。晉書。南北史。及兩唐書。大約摘取事蹟。比類合韻。發明印證。正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鈔類

以外。仍及雜史。霸史之書。見存百零二條。中引書已十三種之多。雖一鱗一爪。然於校讎文字。未必無功。且孫盛魏氏春秋。按隋志載二十卷。唐志載魏武春秋二十卷。應是一書。宋志不載。久已亡佚。使本書具有裨於輯轍者。豈淺鮮哉。觀其徵引精當。不離厥宗。蓋亦淹博君子之流。與明以來姝姝挾一先生之書。披章摘句者。撰異而殊科。載南史三十一臨汝侯坦之事。乃四十一之誤。小疵亦不足為病也。卷中殷徵貞讓諸字缺筆。慎字亦缺筆。作慎。蓋南宋弊。

南北史類鈔十卷康熙間刻本

清李興祖撰興祖字慎齋一字廣宇銀城人斯編為其官小東隱  
尹時作當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歲也首載淮海劉謙吉序謂設八  
網百之五小今按其目曰瑞應宸範翰藻講試蠲賑赦宥板閣巡  
防賞賚卹錄郊廟典祀學校祠祀選擢褒獎秩銜祿秩使命應對  
薦引國用田功稅徭軍制武功法禁忠節孝友仁慈信義端方剛  
直識量循卓廉介經術文學才望辭華敏慧博瞻辨論嚴諷豪俠  
儉素謙退慎密權謀勇力撰述門望師友族黨姻婭壺儀嬪侍年  
齒醫幼隱逸仙釋書畫藝術賞識處遇游燕醜遺族寄施報惠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譏謔誕僻傲慢鄙吝貪殘險妬佞倖閑伶僕從體貌小名壘篆書  
籍音樂頌謠象緯時令方輿山岳川瀆城郭宮室苑囿寺觀陵墓  
冠服飲食器用幣帛珍玩卉木果蔬虫魚飛走奇幻各有包緣不  
相蒙蓋八綱之說亦徒然耳文人喜事於一書目次往往鑿空謂  
櫛比後先窮不言之教如龍門作史終自序傳有若贊跋當然殿  
軍郵氏字畫始一終亥起訖二部諒非偶然若其全書恒幹篇章  
次第未必梯棧句連頭尾糾纏或者強為說詞曲加部署曰由某  
至某為組由某至某又為組按其本原殊多干格來者難証不如  
其已斯編第就李廷壽南北二史鈎最事蹟即取原文中三四字

或五十六字為題原文作小字附載其下若綱目然積若干條為一

類各以兩字目之大概一類之中先列帝王而後官宦先南而後  
北各以時代為之序一條之中亦不限一事一人而事相似者輒  
連類及之故亦顛倒舊文改易字句以求銜串如瑞應類五色龍  
章條載南宋武帝卧憩僧寮上有五色龍章云云遂別錄其達生  
之父神光照牀甘露零露之類是也其擬題亦不盡通妥如蠲賑  
類北魏李元忠為光州詔書聽用萬石元忠遂出一十五萬石還  
以遂出句為題之類是也綜觀全書唯離析二史之組織譬如貫  
錢去其綯索更依年歲大小而去留之得若干畸零之數時文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士樂其區分事類便於得檢凡所以淺陋投時好抑亦明以來王  
李劉劉秦漢之風歷百年而未有艾也



皇朝紀畧不分卷紹興會文堂刻本

清何珙撰。珙字聞德。紹興人。書成於光緒二十七年。且蓋後於甲午七年。戊戌三年。庚子一年。而前於辛亥十年也。當時士夫以變法興學為言。林紓等創刊白話報。勞乃宣等倡言官話字母。有志之士。慕日本之興也。勃焉負笈而往者。數逾千人。言革命者亦頗出其間。先是戊戌。清室詔行各省府州縣衛設立學堂。為新政之一。有稍通學務者。但見辟於督撫守令。董理其事。何氏其一人也。是編為越邵北鄉學堂圖書。以今語呼之。則一中學校之近三百年國史教科書也。卷端何壽章序。開明作意。謂開華民之愚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之分類

識字讀書之人之少。蓋亦憂時有為而為。與所著習字法詳釋筆畫偏旁。示以文字門徑者。為整然一範疇也。書為斷代之傳。記體起於清世祖順治元年甲申即位。訖今上德宗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兩宮迴鑾。凡九主二百五十八年。其放言造詞。曲盡諱諱賢之道。如滿漢班次文字獄。權臣閣寺之類。咸闕不載。其材料之配鍊。亦失平允。如叙開國武事。及當時大臣獻替謨謀。頗近詳瞻。遂占全書之半。仁宣之後。叙述大都濶略。如中法戰役。馮劉諸將。何遜不及年福。而祇以三數語了之。何氏通達和語。詳有少年世界史。萬國新歷史等讀本。將本書亦借光於東壁。文獻不足徵歟。抑

其有憾於革命之說。遂至揚王麻。有其功而隱其收歟。未可知也。

掌故之事。如八旗之來歷。考證亦復疏畧。總之以彼其立言之志。而僅得如此之書。誠所謂志大而才疏。清末新學家言。大抵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張義潮變文一卷攝印本

原卷存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編號二九六二上下均缺事蹟不具首尾惟觀其紀事以說白與歌讚相間知為變文之體蓋僧徒宣唱時事使主張義潮略定瓜沙十一州為至德乾元已來唐勝吐蕃之一重要戰績遂敷陳讚詠寓唱於齊會者也今以見存之文觀之其文初記吐渾國王鳩集吐蕃犯沙州僕射引軍取疾路由州西南進師至西向側近吐蕃遁走逐北一千里直抵退渾國內決戰斬其相臣虜獲甚眾然後唱大樂歸軍幕云次記迴鶻吐渾眾居納職縣按唐屬伊州頻掠伊州僕射以大中十年六月親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之大勝而旋次記大中十年大唐冊立迴鶻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節北入其國行抵雪山南畔為迴鶻叛騎千餘眾劫奪國信使者奔逃其屬押衙陳元弘步至沙州界州道棄使佐承珍以開僕射怒擬討之未果十一年八月伊州刺史王和清使報有叛亂迴鶻五百餘帳其渠翟都督等已將眾抵伊州境文止於此不知歸結顧以事理度之必為戎殿武定大略不信史實也按新唐書吐渾於高宗龍朔中為吐蕃所滅然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瓜州卷四十云雪山南連吐谷渾界又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歸述所經見謂莫賀延磧北自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舊唐書吐蕃傳此變文記吐渾在

沙州西南與劉說吻合蓋吐渾已亡百年宣宗大中時更有餘部脫吐蕃而自立者耶據西唐書吐蕃迴鶻二傳及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吐蕃大於天寶而衰於會昌迴鶻於肅代德順之際強戾恣且時構邊釁開成末漸乃衰潰會昌三年為河東節度使劉沔所敗旋降吐蕃已而吐蕃亦亂唐因規取河隴諸州大中三年收秦原安樂及石門等七關五年沙州人張義潮復沙州旋略定河隴諸州朝廷因以義潮充歸義軍節度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觀察使義潮鎮河西十餘年至懿宗咸通八年入覲始留京師此卷子所載皆大中十年左右之事則文中所謂僕射必指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潮無疑義潮以大中五年十一月擢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金吾衛大將軍何時加左右僕射史無明文蓋紀邊州陞貶例不能詳此變文作於沙伊軍次耳目切近所稱當不誤也復次大中十年十一月降詔命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工部郎中國子博士李潛充副冊封九姓迴鶻溫祿登里羅沒汨密施合俱錄毗伽懷遠可汗唐大詔集又據舊唐書宣紀同使判官為河南府士曹李寂據此卷子知更有押衙陳元弘者端章等以大中十年十一月出使路為黑車子所阻按黑車子為不至而還因貶端章為賀州司馬潯州司馬



寂永州司馬蓋宣宗重視此行而史不能詳言其不至之故今據此卷乃知黑車子於河西甘瓜境界雪山按即祁連山南畔劫奪國信輟車西上初無衛卒事敗倉卒亦固其所總之此卷子雖斷濫俗文而載邊遠軍伍信使之事兼涉異族反較正史為詳則亦未嘗無裨史學已考卷子於吐谷渾書吐渾亦作退渾按退渾乃唐末通稱舊唐書吐渾傳所謂今俗多謂之退渾蓋語疾而然則作者從口語俗稱也審矣

煨煌寫本那梨國故事一卷攝影本

此卷首尾尚全略叙那梨國人以採真珠旃檀為業一家有兄弟二人親歿析爨長子自取田產獨以老奴分那界弟分那謂可致富主人約如言放為良民主婦爰出私蓄資分那赴海貿易分那遇一乞兒負薪薪中有牛頭旃檀香以二金錢易歸有富室重病求香合藥分那售給二兩得二千金如是賣盡富兄十倍分那得放游至舍衛國聆佛說法因遂了道返還主人食訖澡手飛昇虛空分身散體半出水火光明洞達主人向化願見世尊分那向舍衛國燒香請佛佛與五百羅漢各以神足蒞止國王眾庶莫不頂

禮佛因說偈普為勸化主人及王供養七日得須陀洹道蓋亦變文之體制也明人刻今古奇觀徐老僕義憤成家段前半設意全同唯結局易為養生送死析產酬德乃儒者見地耳此卷民字缺筆國作圀人作至年作事地作坐蓋寫定當在全輪則天之際武后曾為沙彌尼稱制後且頒偽大雲經於天下其取意與符瑞同歸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此煨煌經變諸卷所以多出其時也原卷藏巴黎圖書館編目三〇八六號

敦煌寫本蘇武李陵執別詞一卷攝影本

原卷藏法國巴黎圖書館編目三五九三號原題蘇李執別詞此所謂詞殆即宋已送詞話之濫觴揆其文理似前有缺略而察其體式亦具起訖蓋摘錄變文之一節寫者去其押座問題明嘖之文未可知也大體為駢文繪形繪聲曲多妙義要是文人士夫所為通篇為蘇武歸漢李陵贈別之故事首叙塞北景物次為蘇李問答李陵自陳戰功不得已而詐降欲求一當以報漢漢帝傾聽信臣全家誅戮故易胡服不復南歸最後兩詩李贈詩四韻蘇答詩三韻均五言全卷共三十六行約八百四十五字中間雖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損軼而大致仍可對讀蓋資於漢書李陵白奴二傳及李陵與蘇武書數演成之考漢書陵傳詔陵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卷作行至到浚溪山南龍勒河北蓋唯取音似不必全依正史也文中對音別字甚夥如銘肌鏤骨作陋骨言猶未了作由未朱門列戟作烈戟焉不為人所笑作言不背主辭親作陪主抽刀競入作淨入詐降作乍降得勝作德勝他如墳墓作債白奴作兇類此者不下數十所謂倉卒無其字同音互代於古有之元明已來版書簡字非無師承凡以見文獻之流轉民俗閭閻貴耳治而不貴目治此變文平話所以各擅一時也本卷寫作年代俱無可稽

唯李陵與蘇武一書為六朝人作久成定讞大約蘇李故事殊流傳於六朝且李陵自白正作漢既孤德陵亦負德八字注脚再察文情照以太平御覽所收中唐後人小說結構無其完美語法無其明確而雕詞琢句類實苔秀過無不及然則本卷之作殆六朝或唐初之遺物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記鈔九十卷明刻朱墨本

明閔振業纂振業字士隆江西人書以茅坤史記鈔為藍本而予以增補蓋茅氏為史遷功臣振業又茅氏功臣也夫史記一書後人為文為史鮮能逸其牢筴雖班氏譏謂不衷於六藝而襲用其文字不贊一詞自後陳范韓柳倣擬推尊蘇軾謂乍得其書如貧兒驟富下迄明季評者何慮百家不第腐遷元作名與日隆而諸家研究評點之文亦足蔚為專科是編具引茅評之外並收唐柳宗元宋司馬光蘇軾弟轍羅大經劉辰翁黃震明王懋王鏊楊慎田汝成唐順之王慎中王維禎薛應旂王世貞鄧以讚陳昌應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人傑等三十六家或論文心或究史義或評治制之得失或為批評之批評丹黃鏤鏤繁然眉列攬觀者庶乎智無罔費而文無遁形疏家以考據訓詁為務或斥其空泛學人持古文不可評點之說或惡其淺薄然為初學者說法示範有貴於提要鉤玄觸類而設學者然則評點史公之書不失取法乎上之義寧過而存之抑可也又振業以論贊為精神骨力所結聚爰補錄三十餘則評文悉用朱筆茅評不注他家評語咸予標明謹某圈點新增三式合茅氏元有者為八種故於文章氣脈事蹟先後以及體制立法專名新語指示尤為明晰蓋數鈔本史記者不能不首推是本焉

古品節錄六卷嘉慶十六年重刻本

清松筠氏撰氏為蒙古正藍旗人姓瑪拉特字湘甫乾嘉間以筆帖式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清所著有綏服紀略伊犁總統事略及是編松氏自謂病歷朝提錄之過簡爰採史傳補書之所取人物要為名儒名臣及循吏三品十九以朱批高安人康熙間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卒諡文端著有周易傳義等書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合傳所載者為斷每節之末附有文端曰之評語即朱氏也於漢取馮異諸葛亮趙雲等為一卷晉取羊祜謝安等北燕取慕容恪一人梁取韋叡一人北魏取高允蘇綽二人隋取王通一人為一卷唐取房杜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泌韓愈等為一卷宋取曹彬司馬光韓富及理學諸賢為二卷金取徒單鑑等元取耶律楚材等為一卷自漢迄元都六卷四言為句四句為節每節為均無側均略如銘贊或舉事蹟或標節概或論得失每節亦不限一人如鄧禹馮異合併溫嶠陶侃合併於宋則周邵張二程五合合併蓋倣合傳之義為之也時代先後亦不甚拘如留侯與武侯雁行董仲舒與賈逵畢序是其例也人物稱名者為常唯留侯武侯稱爵郭忠武王岳忠武王稱諡周程張邵稱子且不與濂洛關閩者合贊皆所以顯特異示尊崇矣韻文皆大字單行其下小字雙行分注約取傳文參以通鑑於微印大文

之外、軼聞瑣事、概不濫收、蓋書為幼學而設、不求淹博、若或功業過隆、在人耳目、如留侯、武侯者、事蹟轉關不載、雖體製未免少疏、究與生心害事者有間、蓋松氏文筆清省、不支不蔓、既索其裁、剪之跡、可以悟史義焉、唯取舍人物、間有未當、如關羽、如顏良、卿如文天祥等、均以非考終命、概予擯斥、而劉德、劉蒼、丁紹、王昭素等、庸言庸行者、錯出其間、則亦不易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三書類鈔不分卷舊抄本

不著撰人、自按語中知其名、建約為嘉靖至天啟間人、而仕於萬曆、成書蓋當其時、顧明清帝諱均不避、或無心、或本非定稿、不幸流傳、轉鈔於明清、移鼎之會、未可知也、鈔有錢大昕圖記、殆好事者為之、未足與據、無序跋、無凡例、無卷第、僅略定部門、仍近疏畧、曰臣道、曰相臣、曰言路、曰守令、曰講學、曰訓儲、曰后妃、曰宗藩、曰官官、則臣妾之德也、曰君道、曰君德、曰勤政、曰保治、曰一德、曰知人、曰用人、曰人才、曰推誠、曰愛民、曰災祥、則辟王之德也、曰取士、曰求賢、曰禮樂、曰教化、曰刑政、曰紀綱、曰律令、曰國是、曰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政、曰屯、曰鹽法、曰漕運、曰治河、曰營繕、曰錢法、曰名實、曰奢儉、曰田賦、曰形勢、曰倡義、曰我政、曰邊務、曰禦夷、曰馬政、則君臣之際、朝章吏治、導俗齊民、戎殷懷遠、大體備矣、所謂三書、蓋洩水道、鑑紫陽綱目、及通鑑綱目、續編、摘取史蹟、配隸各部、仍依真德秀大學衍義之體、事實之前、先引論議、然後臚舉事蹟、以於發明所異者是、編乃廣徵羣言、不拘墟於一經一傳耳、徵引諸家、稱名者為常、如胡安國、范祖禹、許浩、林之奇、戴永嘉、朱黻、文彥博、李舜臣、等、或稱字及號、與私諡、亦通稱、如胡五峯、羅豫章、吳臨川、真西山、許魯齋、魏鶴山、呂東萊、陸象山、陳季雅、尹魯齋、直胡安定、胡致堂、



楊龜山陳四明陳潛室胡雙湖等或稱氏而不名如李氏按為唐氏順之甫氏商路大抵皆近人惟周朱張邵二程稱子司馬光或稱謚或稱郡望差不同耳如易政營繕等部門義類過狹初無專論足供徵引者則闕撰者身及之政或心得之言輒為謹按語附諸一門末尾並引時人奏疏當時詔令以實其言取士門引嘉靖六年張璁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疏我政門紀正德十四年四月福州軍亂事並追溯弘治以來甘肅保定温州延平邵武宣府雲南諸叛亂甚至殺戮總巡頗足與明史印證其所引書以朱文公書綱目書法及大學衍義為最多他若史記論贊漢書書序羣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類考汪氏日錄潘氏讀史論畧等不下十餘種如引詞林記紀洪成批答奏章迄宣德任楊士奇而用小崇正統開條旨專由王振弘治之後誤條為調全失本旨不惟明室內政之修疏由茲窺其升降抑有裨考據堪補正史之缺然則是編雖體制未明部門未當非裁青定蒙要亦未可廢已姑存其目以俟來茲有刊正其失者

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康熙間纂宋本

宋王令撰蒙求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並收補注蒙求八卷題後晉李瀚撰宋徐子光注困學紀聞揮塵後錄徵引並同四庫前目因之謂瀚之始末未詳全唐詩末亦附其書稱瀚於後唐天成中登進士仕晉為翰林學士揮塵後錄則謂李瀚為晉內相後仕契丹通顯道先開刻本蒙求有邵晉涵序考證李瀚即李瀚為遼宣政殿學士又有丁丑集今失傳云云梁同書金三俊諸人之說大略相似而於瀚之爵里年代未能確指唯何氏守雅堂集考定撰蒙求者為唐天寶中進士李瀚李華之子李觀之兄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晉之李瀚亦非仕契丹之李瀚其說獨異今案楊守敬訪書海外得日本享和間重校蒙求六卷首載饒州刺史李良進蒙求表略言臣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瀚撰古狀跡編成音韻屬對類事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向萬餘事中節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著與作序云不出戶而知天下者豈其蒙求哉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云云次為趙郡李華序略謂李瀚著蒙求一編以其文辭不敢輕傳達識者所務訓蒙而已每行註兩句人名之外傳中有可紀者亦此附叙之從切韻東字起每韻四句凡五百九十八人爾云按李良為饒州刺史在天寶

八載然則蒙求撰者雖非華子觀兄而實即贊皇李瀚前日引蔡維翰傳云云未足為據且就表詞揆奪注文亦必出一手宋徐狀元補注蒙求正明其是因非創也抑考小琅環山館叢刻十二種收十七史蒙求一卷題晉翰林學士王令撰遼宣政殿學士李瀚補核其文字顯為兩概自宋環第一李廣無雙至聖賢功名光曜青史纂其要者略筆於此凡八百句為四庫本所無下接王戎簡要裴循清通至浩浩萬古不可備甄芟繁樸華爾曹勉辨六百句與四庫本同觀其自成起訖且有一事而前後複見者因知必出兩手而前半為四庫諸人所未及見茲據康熙間刻本王先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十七史蒙求程學璜謂朱竹垞鈔自華溪徐氏宋縣青桐宋人序知撰者王令字述源與王安石同時相契富學敏博十七史書莫不通究其間聖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蹟以類纂輯分為十六卷以資記誦討論云云則王氏為宋人而非晉人又小琅環山館所未及考見者也且李先王後實李創而王繼故李氏書中無二聖以後事王書如疾足節度係後周王進事伶人刺史係後唐陳俊儲德源事仁裕割賜劉詞枕戈均係五代十國時人孰先孰後亦足鑒見況李書四聲轉韻命筆實難王書平側遞代造詞較易本難而之易亦著述自然之理況王氏生

當熙寧元豐之際若李氏更在其後焉有上溯陸氏切韻之理蓋後人誤為石晉李瀚遂致先後倒誤其失甚矣案唐宋以前人所撰有兩漢蒙求南北史蒙求類似者更有仙苑編珠國史對均考弟類鑑等書皆已亡佚現存者李書而外是編堪稱最早其書每句四言彙括一事二句為節上下妃偶八句轉均先平後側可謂極工整之能事觀者不第多識於前言往行抑於比詞標句亦非無補注文詳審精當事求本原顧不用誰撰或亦如李氏之書即王氏所自為耶後來刻本多與李書合併而冠諸其前亟宜糾正又自小琅環本以下率多偽誤今以是編照之如君苗焚硯誤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萬哀皮陽秋誤哀皮廣哀父誠誤父誠秦已放廣誤放寬虞觀越石誤越有年社天狗誤羊祖靈運木版誤惠連王彤補德誤梁王機惠才多惠誤作貴隋文昔服昔誤作肯崔杼釋晏安誤宴公曾識薪曾誤會王勃繫頭誤作繫張尚責首誤作書隨駕子潛誤子者子高高揖誤徒揖士稚囊上誤士稚真名得聞誤得開魯望品茶誤品茶魯魚亥豕層見迭出斯知舊集之可貴而將來印行斯編者亟宜參考是正焉唯末尾疑參殺人信市有虎二句注有闕文不對權酷請言農事二句無注亦宜補綴俾成全珍金氏謂不對請言二句誤倒失韻其實虎運與史此古韻可通若僅取虎酷



史此各自為粒、反與全書八句轉韻之例不符、不若仍其舊也、至於卷數或多或少、要是後人移併、正如李氏蒙求、或作八卷、或作二卷、三卷、六卷、茲據原序所云、仍定為十六卷焉。

通鑑集要十卷 明末重刻本

明諸史撰、變字理齊、餘姚人、首載兩叙、曰陳繼儒叙、題為古今一大帳簿、論史與讀史作史、頗具見地、曰譚潛序、知初刻為朱墨本、今本則正文附注、評語眉批、盡墨矣、眉批或評史事、或評史筆、或鈎識要目、藉以提示文章脈絡、大略平平、無它異、評語中稱或曰者、殆諸氏自謂、有外徵引甚繁、引書有史記、漢書、漢紀、論衡、唐書、藝文志、劉友益通鑑綱目書法、尹起莘發明、張時泰續通鑑綱目、廣義、柴望丙丁龜鑑、及各史論贊等、不下三十種、而出於大學衍義者居其半、諸家宋以前班固、習鑿齒、李德裕等、宋以後虞集

吳萊、胡一桂、金履祥、陳四明、方孝孺等、唯宋最多、周程張朱、梅子司馬、端明稱誼、或稱郡望、他如歐陽修、三蘇、楊龜山、范祖禹、裴子野、真德秀、呂東萊、張南軒、李西崖、陳潛室、陳李雅、楊誠齋、富弼、呂中等、綜合不下五六十人、而胡致堂之說最多、雖諸家持論、半屬空疏、陳迂而蒐集之功、不可沒已、正文與附注、為綱為目、詳略之度、當亦可觀、與同時王世貞、張二銘、姚培謙諸家書、掣度短長、未遽不迨、唯可議之點、仍多、舉其大者、厥有二事、一正文之前、附有歷代帝系傳授之圖、自三皇至於東漢、無可疑詰、遂以蜀漢為續、旁出魏、吳、晉、三傳、國、晉既承魏為傳、於是國中至蜀漢而一絕、東

晉以下又歸正統為無說是後南北對峙隋承周統兼併後梁  
梁之下後梁而南朝之統至陳而再絕李唐既滅五代與十國並  
興陳並峙時而南朝之統至陳而再絕李唐既滅五代與十國並  
行蓋以開統目之所異者十國更分二期初期曰蜀吳閩楚相繼  
續而不相傳授第二期吳越並列以下南漢南平後蜀南唐北漢  
五國單行未明何居北漢與後周併而為宋復歸正統側繫遼金  
二僧謂承北漢下無所歸不第其來也不當抑其往也寧非可疑  
綜之五行正閏之說為史家鑒言必欲其上下貫通不至於支離  
矛盾不止此其一是編元紀一卷簡略過當舉凡所錄似為宋亡  
二三遺臣終其生平存其節概或若王崇聖右文藉徽道統之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聖故自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十八年國子祭  
酒致仕許衡卒十九年殺故丞相文天祥二十五年詔故宋臣謝  
枋得不至二十六年謝枋得至燕遂不食而死二十八年徵前贊  
善大夫劉因不至尋卒成宗之世唯加封孔子一則武宗讀貞觀  
政要命刊行之仁宗或進大學衍義賜鈔五萬貫英宗以六經問  
吳澄因執弟子禮文宗張養浩卒養浩著有廟堂忠告風憲忠告  
牧民忠告三書順皇帝元年或進金履祥論語孟子考證命刊行  
並載其門人許謙序六年吳萊卒萊嘗謂作文如用兵有奇有正  
學士虞進比干圖八年虞集卒學者稱邵菴先生二十四年明太

祖起兵二十七年帝出居庸關北去於是元亡中間備載信國題  
壁詩及沁園春詞又謝登山與舉主必相悖辨論書啟及許謙序  
文此外更無長物夫百年之久異族入主之局而所錄如斯奚以  
史為此其二總之世有讀是編者元紀一卷亟宜補訂非然者勿  
甯刊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讀史志序八卷光緒間刊本

不著撰者姓名。摘錄自漢至明奇異怪妄之事。凡四百八十九則。每則各設標題。第一題亦不限一人一事。或事義相似連類而及。或同出一文。未即截斷。遂仿李氏家法注例。滋蔓生發。事之有主。各具首尾者。不下千餘則焉。見於正史者。不出半數。自餘別史雜史。乃至稗官小記之書。匪不收羅。如儒將戰歿題詩條。記元湯引勅守孤山。禦陳友諒軍敗被殺。其鬼題詩廟壁。日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眾來。結草寸心通碧落。誓教殘敵骨飛灰。事出明人說部。蓋談瀛志怪之流。烏得自史目之。且詩句劣陋。適張睢陽而未似者。遽以儒將呼之。尤為可哂。蓋是編其弊在鬼。若仙佛妖變之事。十居三四。小說有窮怪一科。彷彿似之。御唐已來。天人災異。亦錯出其間。如宋亡異兆。元明災異。摘記各條。則哀集若帳簿焉。蓋誤以怪力亂神者為奇。而奇者又不必信焉。而不謂其渺乎無涉於史也。唯記明代流賊事。礦稅事。响馬事。獨能纂取各書。釐成體系。亦未嘗無裨於史學也。矧引書八九十種之多。雖不辨賢愚。不善甄錄。其功力頗有足多者。

明史快編十六卷同治間刊本

清李承薰校刻明題為寰讀史快編。爰撰為是書附其後焉。承薰字湘駟。四川重慶人。題書前目。已收。謂其割裂前載。漫無義例。是編雖體制未更。而頗能識其大者。如太祖諸臣。以徐達為綱。餘子為緯。大體一議。以楊廷和張桂為綱。楊慎席書等為緯。治河及社黨之跡。均予從詳。明末流寇李張二傳。且全載焉。撮二百七十餘年。制治之軌。衰亡之序。大抵在斯。固不翅廣異聞資談助已。

聖主芳規五卷 順治間刊本

施永圖纂永圖字山公繡水人明崇禎末官南直隸鳳泗兵備道降清改官鳳陽府推官是編作于順治十年乙未首著自序略言令皇上下詔求賢廣開言路下臣躬耕之餘廣輯書史採集百王凡有益聖躬有裨民社者彙成一編如宰輔講官啟沃進御則古帝前一具在云云原其作意蓋為溫卷之品干祿之具冀或上聞邀承恩澤持此志而著述者豈祇一永圖特永圖之序不月掄飾耳是編取歷代帝王間及后妃王侯上起三皇下訖明六凡列辟百人一千六百則大抵畧於古先而詳於輓近非集紂之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文鈔類

懷惠之間各有可書少者一則如周穆王多者數百唐太宗百十則明太祖二百八十四依編年次序逐一標舉從心所欲既無門類部黨之歸操刀而割又赴疏通本末之文積年朝報斷濫其矣試尋其例一曰畏天圖丘郊諱必書二曰敬祖類禡裡祀必書三曰尊聖釋奠幸學必書四曰崇儒開科徵辟必書五曰式重老成元世祖遣中使訪求耆士明太祖省宿鄭軺等三千七百人賜人銀一定之類以為曠代之典六曰省免徭賦如元仁宗詔停各處營造及一切錫租給復之類有文必錄它若減刑大赦振災興學信賞獻用舊臣制禮明太祖頒注書道德經修文偃武如宋太祖選美武臣子弟入監讀書

乃至片言微行如元世祖嘗謂內侍勿輕傳者明太祖嘗詔秀才張宗濬等侍講句合於稽古右

文孝治天下之旨纖末不遺書焉夫以匹夫行之可不學而能帝王行之遂欽為聖主號曰芳規斯亦天王聖明之義而非君難臣不易之說矣明太祖之殘狠史所罕睹而芳規獨多最為可異抑他朝列主取者不踰三一明十六紀各有可書寧非異數下迨嘉宗二則一為三年郊天日暈生耳按舊說日暈兵象何以與郊大駢書一為五年幸學釋奠先師以此兩則遂躋聖主詔死者適所以媚生者其本懷何其陋耶又以始造書契八卦條屬之伏羲始作文字歸之黃帝析書契文字為兩不知何從唯目錄載明思宗芳規十三則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久稱崇禎實錄未就不敢輕載云云殆恐涉及新朝禁忌書成復毀目錄則偶未剷除實臣之心昭然若揭矣



二十三史綺編十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周延儒纂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間進士殿試第一人及第崇禎初拜大學士加太師旋以姦敗賜死籍家明史有傳是編首載三序一曰自序一曰莊奇顯序一曰楊景辰序楊序云作於甲寅蓋是編鐫於天啟廿四年矣序文文體在古文與制藝之間均晦澀詭異不可卒讀章學誠所謂明末一種不情不理之古文此其似矣考自鄉選里舉之法不行賢良極諫之制已廢仕祿之途以文章為主宋元以降專尚八比羣天下士子孜孜揣摩下焉者知有經文未注上焉者涉覽子史旁驚百家無非搜集華詞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諸場屋其致也一準時文之疇範月旦經史讀水經注而喜其華瞻伽藍記而愛其曼妙甚至遷奇班固陳雅歐陽論史如斯他可概見蓋文人恥居譚陋必欲托古以自重挾經史百家以自文先以評選時文之法施之故籍然後持其文以風簾官詔士子動色相誥曰文風丕變是編亦若是之流實未可以史義衡之也其所謂二十三史者大異常說一曰唐虞史二曰夏史三曰商史四曰周史取諸尚書為一卷五曰春秋內史起魯隱公迄哀公十有二公統列國二百四十二年事取諸左氏春秋為四卷六曰春秋外史依周魯齊晉楚吳越等國別分紀其事取左邱明語為二卷七

曰春秋先齊史凡十八節取笺仲書為一卷八曰春秋後齊史紀莊公景公時事取晏子春秋為一卷九曰檀弓小史凡八十六節取諸禮檀弓為一卷十曰韓氏小史錄內儲七術外儲六微取韓非子為一卷十一曰戰國東西周史紀西周赧王東周惠公時事十二曰戰國秦史紀昭襄王及始皇二十六年事十三曰戰國齊史紀齊威王宣王襄王及王建時事十四曰戰國楚史紀宣威懷頃襄考烈五王時事十五曰戰國趙史紀肅侯孝成武惠孝三王事十六曰戰國魏史紀文侯釐惠王等六世事十七曰戰國韓史紀烈侯昭侯襄王釐王事十八曰戰國宋衛史紀宋景公衛靈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及嗣君事十九曰戰國燕史紀王噲昭王惠王及王喜事二十曰戰國中山史紀中山君事僅一則均取諸戰國策為三卷二十一曰史記取太史公書為一卷二十二曰西漢史取班固前漢書為一卷二十三曰東漢史取范曄後漢書為一卷綜計自唐堯訖於炎漢為代七為年二十六百為國十二引書十一種為卷十有六此其大較也夫無論六經皆史之說出於其後即其論據亦方無足取者今並韓非笺墨之書以史子之寧非贅說觀其徵引左國從分內外施之於經猶為妄謬況於史乎獨以笺墨之書偶傳後世而更有先齊後齊之目所謂無理取鬧天下豈有此理戰國宋

衡史凡舉三君各繫一則他如齊威王魏文侯並號賢君享國又  
久亦祇一則更有齊王建趙肅侯魏惠王昭王襄王韓烈侯惠王均各一則而中山國史共得一  
則此而為史史職維何其錄取史漢標目紀傳者論贊十居其七  
曰表曰志者亦僅撮序論而不及正文獨史記禮書全錄後漢仲  
長統傳附樂志論原文則真不可解矣即曰在文不在史然其錄  
左氏春秋鄭伯克段于邸傳拾棄經文不書易以祭仲誅伐叔段  
公子呂請除叔段及頤考叔請復武姜三題天機完錦安付誅裁  
以此擬文所去者何僅九牛一毛乎總之是編全無體制並缺認識  
於明人諸史鈔中不失下品唯持此以廣度明李場閣之微說

要而刪至於處士無學橫議國是上行下甚有由然矣

廿二史文鈔一百五卷乾隆間刻本

滿洲納蘭常安氏纂氏字履坦亦稱常履坦正黃旗人官至某省  
藩司書成於乾隆丁卯蓋後明史奏成僅八年也計為史記文鈔  
六卷前漢書七卷後漢書六卷三國志魏四卷蜀四卷吳三卷晉  
書七卷宋書四卷南齊書三卷梁書四卷陳書三卷魏書五卷北  
齊書三卷周書二卷隋書四卷南史三卷北史二卷唐書六卷五  
代史四卷宋史八卷遼史一卷金史三卷元史三卷明史十卷合  
為一百五卷而以廿二史建都備考及年號備考冠其前所選之  
文上起秦孝公下訖明季以著述之先後為序不拘紀傳位置但

收散文仍以諸史具載者為斷駢儷詩詞均屏不錄史與集文字  
異同者概以前者為準刻本異同者例以南北監本為鵠一史之  
文自分門類大抵少者三四多者不過七八以視姚氏之十三曾  
氏之十一者其單簡似又過之然統計歸類異名實達四十以上  
蓋求簡而得繁本同而之變者也如史記設詔令門前漢則為詔  
書後漢為文詔魏為告令晉為詔詰陳為詔勅唐為詔策人如書  
啟或曰書翰或曰書文或曰札啟或曰書訓書諭書與說合而稱  
書說與序合而成書序與對合而稱書對以及書策書令書稱書  
疏無非臨文章合苟立名目條條記濫甚無取焉其篇章配隸如



封禪書入書疏說難入游說燕丹與荆卿論心入議論均不悉確  
明代論治河及議大禮諸議諸疏異名同實而或入議論或入奏  
疏則不若姚氏之定名奏議者為善又按史文多非全貌或截中  
逕起或刪削餘文理宜稽考詳度註明刪闕是編一準於史不加  
標識淺識者流或訛為異峯突起餘波無窮步趨規矩似有病矣  
夫史文與集文不同讀集者統觀高下優劣而等差之抑有雕琰  
鏤翠妃青媲白一句之豔一詞之巧情文相召感深入微讀史文  
者則唯就一文考其時宜察其成敗辨其義利衡其緩急而詞彩  
結構抑其次也故以評文之法而評史往往因小失大率入歧塗

古文之有評點昉於南宋呂祖謙之古文關鍵樓昉之崇古文訣  
謝枋得之文章規範下迨朱明其流愈遠大抵賞於呼應頓挫之  
工點睛增毫之妙齒牙利割貌同心異選者師其故技施諸史文  
買續返珠所得幾許雖然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而史文散記  
錯出卒難殄覓是編鈎乙部勒較若列眉以明史晚出擷取尤眾  
治史者得以節省日力而野處俊民窮簷秀士對此一編不啻半  
史且每一作者各繫小傳既錄生平兼明文之所自誦詩論書知  
人論世揆其功用半猶未也前日集部總集類著錄明梅鼎祚皇  
朝文紀西漢文紀東漢文紀西晉文紀宋文紀南齊文紀梁文紀

陳文紀北齊文紀後周文紀隋文紀釋文紀等綜合不下二百卷唯  
其榛櫨不翦魚鱗雜襲漫漶忘歸真偽難集羽翼辭章則可佐  
證青史則敗矣是編甚非儔比故以次諸本類焉又南北諸本之  
顯有紕繆不可訓疏者亦取汲古閣本以濟其窮是亦善未可  
沒已

鑑史提綱四卷道光乙酉重鐫本

清盧文錦集註文錦字綱堂吉安人其編乃合併三書以成而  
錦或為補註或為重校者也一曰潘榮通鑑總論為一卷前目已  
見著錄見史評類存目一附小學史新續集本後二曰杜詔讀史論畧上下篇為兩卷  
杜氏著述前目已收者有殘本雲川閣詩九卷及唐詩叩彈十五  
卷文錦取是編為之補註焉三曰蔣先庚歷代帝王世次源流考  
為一卷先庚字畏菴句容人文錦重校其書而以封建侯國藩鎮  
竊據本末附焉卷末有文錦自序謂紀載紛繁苦無涯涘苦難貫  
串思得一簡捷之法以為提綱挈領因取潘杜所撰搜尋源委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句疏晰以便省覽復取蔣書以附於後次第繕正顏曰鑑史提綱  
云云按文錦意在治史而潘杜之書乃史論之流蔣書僅序錄歷  
朝帝系譬若有目錄而無本文亦不足言史雖施以補註重校之  
功其識固已陋矣尤可異者潘榮杜詔往往持論相乖大抵潘氏  
苛於漢唐恕於趙宋杜氏較多持中之見遂有平反之詞絲染於  
蒼黃羊亡於歧路各有論據不足相服然而讀者病矣至於蔣氏  
之書置重於正閏終始之辨本亦俗儒之學觀其叙次多不能自  
圓其說蓋歷來言正統者莫非有為而為顧此則失彼跋前則踵  
後不第一蔣氏為然文錦據其緒餘如握珍寶斤斤焉謂帝統在

斯者抑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史漢合編九十二卷明萬曆刊本

明茅一桂纂一桂字芳仲吳興人取馬班二史綜合次第得八十  
八卷自其同者觀之則以班續馬舉太初已來訖於平哀制續備  
焉是史家之用心也自其異者觀之則簡繁優劣因相得失可以  
互備高下是文家之用心也一桂作意蓋在後者故其徵引評語  
自唐劉知幾司馬貞宋程顥蘇洵李清臣呂祖謙黃震洪邁入明  
有楊慎王維禎省魯世貞凌約言茅坤之屬無慮四五十家大抵  
說其詞華賞其結構擬於景物則有朱紫玄黃譬諸形家則有來  
龍去脈設為點識以昭區別至如考證是非便章利弊論人物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求因果者雖史家之職司所歸一桂則棄而勿取蓋自倪思劉辰  
翁之書行迄明而有茅坤凌以棟之屬莫不斤斤於字句之梳理  
筆法之發明唯劉辰翁班馬異同評語亦詳議政事一桂是編固殷因夏禮哀集衆  
義者也考梁書蕭琛傳北僧南渡胡蘆中有漢書叙傳舊本劉之  
通參校同異已與通行本序次頗殊而史記既經續補中更竄亂  
龍門本貌於何可求苟志其大者遠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則卓然天壤者百卅卷與百卷之書故在通文史者取不盡而用  
不竭也必若求是非於音讀故訓之餘課殿最於起承折轉之間  
以評時文者施諸古人則所謂管闢而鉅指者也唯是編志仍舊

題寡所刊削一桂謂史公鑑於蠶室之禍武紀多所忌同實並列

異類相承秦以前紀傳志取史記武以後志用漢書中後者先列

叙傳而序次力追古昔梁書蕭琛傳載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

域傳後舊本外戚次帝紀之下今本高五王而下諸王分雜諸傳

帙中而舊本次外戚下不與諸傳相雜云云一桂是編全依其序

音讀務求一貫八十八卷之前冠以凡例通例總評及音例各一

字例共為七則而一舉卷音例取張守節史記正義及凌以棟漢書詳林

見字反切尤為通便雖竈熱之因人要不能不謂長於用古者

已若二書文字不敢輕改猶是矜審之意與茅氏勇於訶古以竄

削龍門為自得者用心良有辨矣原書或題史漢合編評題潯陽

量份為之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史鑑錄要十三卷 清翰齋遺書鈔本

清張玉堂撰。起於遠古，迄於南朝宋順帝昇明二年，蓋未及殷周之作也。其書自三代以降，無足觀者，而夏禹之前，上溯盤古，舉凡古帝皇名目，幼眇恍惚，父天母地，獸首人身，怪怪奇奇，以倫，曾見著錄者，無不兼存並收，而為之序次，故其引書，經史百家之文，雖書碑史所記，縱橫錯雜，多至數十百種，用力之勤，可云稀見，而又時加按語，或著疏記，甚至千載之下，偶其編連之蹟，輒不憚首尾具載，明其究竟，如女皇紀下云：女皇氏，妣嫫，雲姓，原註見神部一曰：公帝，蛇身，牛首，宣髮，大吳氏之女，弟出於承匡，中畧，以至德遠後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鈔類

治百有三十載而落，其賜愛化為神，居於東廣之野，橫道而處，站王裕於董龍古塞，洪河之流，是為風陵堆也。其下錄唐大寶十三載，天雨晦冥，俄失風陵堆所在，乾元中，風雷夜聲，黎明視之，其墳涌復夾之兩柳，肅宗命祝史祠焉。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無少牢云云。若斯之例，不一而足，衡以傳信之義，是編將一無足取，然有研索洪荒帝王神話，而以博為勝者，獲睹斯編，宜可以無遺憾已。語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雖其有所收也，姑以存其目焉。

通鑑學要三十卷 同治十二年刻本

清姚培謙、張景星合編。培謙字平山，一字述齋，華亭諸生，喜刻中箱小本，雍正中，保舉人才，以居喪不赴，所著書，前目已收，松桂讀書堂集八卷，蓋彙刻春風集，自知集樂府及覽古詩為一編者也。自外有經史臆見、朱子年譜、樂善堂賦注類腋、文心雕龍箋註、李義山詩箋註及是編，景星字二銘，與培謙同學至契，是編凡四部分，曰正編、刪述、紫陽綱目、起周威烈王三十二年，訖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凡十九卷，其前曰前編，自周威烈王上溯帝堯，本仁和金氏書，帝堯之前，上溯盤古，本四明陳氏書，凡二卷，正編之後，以明成化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鈔類

修之通鑑綱目續編為藍本，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訖元順帝二十七年，曰續編，凡八卷，最末刪述清高宗欽定通鑑綱目三編為明史學要八卷，而明史學要先成，三者亦自下而溯上焉。全書以簡賅為旨，瑣聞末節，概不濫入，培謙長於文章，剪裁斷續，曾無艱難勞苦之狀，鈔史而得此，可稱上乘，抑揆全書，弊在好異，恍惚無稽之談，往往甄錄，如丹朱馮房后生穆王、杜伯射宣王、釋氏生周昭王時之類，考據均疏，且信五經多所徵引，亦非史家通識，陳書悉為剷除，不為無見，顧陳書以論孟與百家並列為目，而某年世子曰奉養季歷，某年孔子志學，某年哀公問政，又何以獨許為綱，自敗



義例其失維鈞是編一一釐定或削不取蓋其識力有出乎前人  
右者雖是因非初而與盡信書步趨恐失者實然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鈔類

敦煌六朝寫本春秋經傳集解一卷據影本

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九八一號按此殘卷為

昭公二十八至二十九兩年起傳文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止

傳文公執歸馬者賣之共六十八行每行十六字傳文視經文低

一格注文用小字雙行字蹟疏朗娟好有注無疏蓋是六朝人寫

或曰唐武德間寫本莫能定也持與今本相較文字異同甚多其

人名地名異者如傳文司馬彌牟為鄆大夫注太原孟縣今本傳

注均作鄆又孟丙為孟大夫注太原孟縣今本作孟大夫注同按

日知錄據漢書地理志謂人名地名同字作孟孟者非此寫卷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春秋類

係同字惟顧氏以為均係孟又御以為畢今本作畢又汝寬今本

字與此卷又不同耳作女寬皆不同其文義攸闕而互異者經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

侯居於鄆注以乾侯致今本作至按正義以乾侯致告於廟者作

致是也寫卷正作致與宋本岳本足利本全同又傳文引詩曰惟

此文王今本作作唯按校戲記引陳樹華云傳文凡發語詞唯字

俱从口其引詩書本句則从卜前後一例此寫卷正作惟从卜按

作惟此又擇善而從曰比今本從下有之字與上文句法遂令小

異又汝遂不言不笑矣今本無矣字又今夫子少不驕今本作夫

今子文理少遜又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今本無之字按石經本

宋本淳熙本兵本足利本並有之字與寫卷同蓋與上文才之不  
可以已語相稱也注文之異者如魏子中軍率故謂之將軍今本  
率作帥校或記引釋文云本又作率寫卷正同又二十六年尹固  
與子昭俱奔楚今本作二十八年按昭二十六年傳召伯盈逐王  
子朝王子朝及召子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靈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則今本之作二十八年者誤矣他如注文中也矣等字寫本  
多出不下二十許大抵古本助詞較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也是  
語已及助句之詞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據此則江  
南古本助詞多於河北之本六朝時實有其事不第如楊守敬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云鈔本寫雙行注文未嘗細核字數以致右行略多乃填入無謂  
之字於左行以覆空格者也然其出入較微茲不悉著總之此卷  
足資是正者不一而足舊本之可貴豈徒然歟

敦煌寫本破魔變一卷攝影本

原卷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一八七號按此卷亦稱  
降魔變與降魔變文同為變文中之講唱經題者也原題云破魔  
變一卷而第一行標題為降魔變押座文首錄梵讚長引歌行與  
駢儷間出結語為經題名目唱將來云云次為咒願之詞文多偶  
對次為正說述佛於熙達河畔成道震動魔王波旬率領神鬼軍  
眾以捉如來佛以慈悲善根力降伏之其軍敗退魔有三女兄父  
不樂放諸其父而來佛所各作種種媚態冀圖惱亂佛心佛指其  
女一時俱化老母魔因慚謝按佛降魔事釋典多有錄存如修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通俗

本起經出家品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佛說普曜經降魔品過去  
現在因果經卷三佛本行集經魔怖菩薩品菩薩降魔品及佛所  
行讚北涼曇無讖譯亦名佛本行經卷三破魔品均係此類而佛本行集經所記  
最詳此卷押座文雖有唱經題名目之語然未出經題不知所據  
何經唯諸經所記大都皆先舉魔女次及魔軍此卷魔軍居前魔  
女繼至序次稍更未喻其故又佛說普曜經魔女凡四餘經皆三  
乃知所據必非普曜明矣卷末寫手題字署天福九年甲辰變文  
正說後所附頌讚有云自從僕射鎮一方繼統旌幢左按即大梁  
則原本作於梁時可知今檢其發願文疏先稱當今皇帝次稱府



主僕射、府主司徒、又次稱國母聖天公主、以史證之、則府主當指沙州曹義金、其云國母聖天公主、蓋義金之妻李氏、按義金以歸義軍留後領沙州事、在後梁末帝貞明六年、其時于闐國王為李聖天、義金之妻、即聖天之女、號為天公主者、也、義金之前為張奉寶、竊帝號、自稱金山白衣天子、此文稱梁主為當今皇帝、必非奉時所為、則稱府主公主者、當是義金夫婦無疑、他本稱李氏為天公主、或係脫誤、或略、而公主之上、冠以國母、似屬僭妄、然義金據瓜沙二州之地、於其域內、久有大王之稱、妻孥竊號、僧寮佞譽、殆亦名從主人之義、無足異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史鈔類

敦煌寫本伍子胥變文一卷 攝影本

原卷藏法國巴黎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九四號、前中後均有脫舛、以倫敦劍橋圖書館所弄殘卷講唱列國傳始之、適為中間之段、叙伍子胥出亡事、講語與唱詞相間、蓋亦變文之比、按變文或稱口變、始亦說經之一體、太抵開說經義、敷陳事蹟、而不唱經文、異乎讚頌、梁慧皎高僧傳所載有唱導一科、謂之說法、開揚經旨、而不標講經之名、稱引事類、或取諸經、或舉世間傳聞之事、苟以述事為主、亦即變文之制、盛於六代、唐末猶存、是卷殆其一例、抑考江左高僧、寫唱經卷、曲韻諷通、不第割析微指、拔闕無碍、抑貴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說類

讀梵響、叶調宮商、墨齋之清靡却轉、道慧之綺麗分明、墨智之高元清、澈、增辨之哀婉折衷、自餘法平、智宗、墨遠、慧忍、並見慧皎高僧傳卷十五、經師多以宣唱清亮、見重於世、浸假入於隋唐、聲隨世卑、義與情靡、求悅娛於里耳、厲明、唯於鄭聲、越墜堅貞、殊虧雅素、轉經至此、漸與散樂無別、於是韻味既下、叙事頗繁、雖本旨不違於釋典、而情節頗協於俗好、以見存之寫卷求之、或狀神靈、如降魔、或取武事、如張義、或敬忠孝、如舜子、或稱賢豪、如劉家太子、而多其波磔、以聳聽聞、蓋自其寫唱而言、流為雜曲、散樂、自其結構題材而言、導夫小說傳奇、此卷之作、蓋當嬌弄婉孌、漸迷筌目、體製則隨

俗卑近流蕩不返之會歟。此卷自子胥亡經類水丐食女子抱石自沈叙起更前遇姊遇婦伴不相識遂達吳江北岸潛伏蘆中案劍悲歌鈔寫中斷查英倫本於是便值漁人餉之舟中此發而漁人覆舟自溺以明不言此卷又接子胥悼歌一首迤瀟蕩山終抵吳國披髮佯狂以泥汚面逢吳貴官善別君子引見吳王適符殷宗之夢羣臣齊唱太平俱稱萬歲文止於此英倫本於前更多伍尚見戮州縣賞緝子胥子胥行經莽陽山按劍悲歌一段於後更多子胥相吳破楚復越吳王漸萌驕侈子胥沈江越用范蠡終以沼吳文長數倍蓋已入子胥身後事矣此數兩卷文字間有異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而鈔手之方訛謬之多正復相似文中子胥慮有追者乃用水頭上樓之將竹挿於腋下又用木劇倒着並畫地戶天門遂即卧於蘆中咒而言曰挺我者殃趁我者亡急急如律令追者卜見子胥頭上有水定落河傍腰間有竹塚墓城荒若着此卦必定身亡遂止不追其事與劉家太子變文酷似蓋唐以來道家符咒之術與秘宗厭魔禳解之法轉相竊襲為說見於民間讀物者甚多習焉而不問其宗源理則有焉若孰是而議其非變文則亦拘虛之見已抑此卷年代雖無可考然必出於中唐之後觀夫妻以藥名為隱語問答妻曰要是伴茄之婦細平就禮未及當歸使妾困居獨

活菁莪蔓芥澤瀉無憐仰歎桄榔何時遠志近聞楚王無遠發材狐柴胡之心誅妻家破亡消芒硝妻淚霞赤石結恨青箱開君乞聲厚朴不覺踟躕君前看君龍齒似妾狼牙桔梗若為願陳枳殼胥答余乃生於巴蜀長在荊鄉有三伴芒硝唯余獨活獨步恒山石膏難渡巖岩已戰數值狼胡乃意欲冬留心半夏忽逢鍾乳不見鬱金余乃退步當歸芳窮至此我之羊齒非是狼牙桔梗之情願知其意文固信倨若拙然中唐以先無此體制況結構繁複成人物本位之型呈波瀾壯闊之象與宋代平話大體無別約其年時必非甚遠第其為殘唐為五代則又未易專質言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敦煌寫本王昭君變文二卷 攝印本

原卷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五八號上卷前半已  
缺下卷完整所叙為漢明妃故事其文吟詞與講說相間蓋亦變  
文之別流也見存之文首言明妃北上塞外風物殊異漢南次言  
單于寵重冊為煙脂閣氏漸海諸蕃皆來慶賀上卷止此下卷首  
言明妃不樂單于以歌獵媚之憂思未能少解次言昭君漸困單  
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計尋方千般求術而昭君命盡亡於子  
時次言單于慟悼披頭易裳銜官離面九姓截耳次言大修葬儀  
單于臨送牛羊隊隊生埋墳仕女芬芬紛紛聳入坑黃金白玉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條類

車載寶物明珠盡庫傾於是卜兆於黃河北岸受降城在其西南  
最後言表奏漢庭訖於孝哀皇帝發使和蕃為文祭諸其墓終篇  
之處並載其祭文焉按卷中有故知生有地死有處可惜明妃奄  
沒風燭八百餘年之語據漢書及西京雜記王嬙元帝時以賜呼  
韓邪單于號寧胡閼氏自元帝即位下逮八百年約為唐至德乾  
元之際則此卷之作必在中唐之後矣明妃之事哀感頑艷杜甫  
王昌齡白居易輩各有吟咏要為流俗所習聞文人所樂道付諸  
寓唱視李陵蘇武等故事度更有引人入勝者矣故其指物類情  
幾與史籍無一合者其狀異族準率不殊於螻蟻犬羊太抵譁迴

鵬退澤吐蕃之形影而今飾神異奇離其說極言崇美昭君美昭  
君即所以美漢美漢亦所以美唐也按匈奴傳匈奴凡二十四長  
呼衍氏蘭氏須卜氏此三姓最為貴種計其法罪小者軋大者死  
漢書音義軋烏八反刀刻其面此卷謂銜官坐位刀離面九姓行  
哀截耳瑤九姓為迴鵬貴種截耳為吐蕃之俗多於漢匈奴不相  
當也抑漢匈奴其渠曰賢王谷蠡王骨都侯都尉當戶且渠千長  
百長什長之屬亦無銜官之稱又吟詞有拊柳之曲祭文有突厥  
穹廬之語是知作者以今擬古而非中唐之後定居敦煌三峽者  
亦不能有此吐屬也則後之觀者欲知民俗文學之進退西域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族之文野降真八百年之後觀之未始無補學問焉此卷文章甚  
美視蘇李執別詞猶且過之唯書手顯非一人優劣懸絕而方書  
中俗字篆籀蓋亦民俗讀物之殊徵也歟

敦煌寫本劉家太子變一卷攝影本

原卷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三六四五號按全文可析為數段首段為劉家太子事次段為漢武帝見西王母東方朔請嘲弄事又次為宋玉薦友於楚宮君事又次為鄭門公以隱語作書遺燕昭王事又次為漢哀帝廢董賢事又次題李布詩詠為七言長歌一首字多漸減察其文義則擬張良作楚歌散楚兵垓下即據史記項紀漢五年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一事敷衍寫唱者也唯寫卷原題劉家太子傳一卷且唯首段紀事具起訖明因果雖標目不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通條

經名殊於經變然所講仍為經中神變之事不存文句以事為主實亦變文之一體抑隋唐僧眾寫唱經變往往一文之中雜陳數事或取相類或取不同異轍同歸千慮一致宋人平話尚沿其體今茲之本或其時歟其故事略為前漢末時漢帝寢疾遺囑太子國危則避投南陽有人救汝其時漢帝丈人王莽謀奪帝業帝崩不被人知便稱帝位太子逃投南陽有張老者先受漢帝恩德其子夜得瑞夢見城北十里磻碭石上有一童子諸相具足旦而尋視果得太子張老說為養男如是一月訪捕太子之令甚急并諸坊各懸布鼓以辨凡聖遂有一童子槌擊布鼓一擊諸坊布鼓自

鳴再擊江河騰沸三擊天地昏暗太子遂潛身出城遂見耕夫遂耕壟下土埋太子其中口中銜七粒粳米兼銜竹筍而通氣息其時太史占之奏曰太子身死在三尺土底口中蛆出眼裏竹生遂收緹騎耕夫因教太子往見崑崙山太白皇必得父業如若憑脚足而雖勞一生終不得見如至心啟請必合得見太子如教果得父業故云南陽白水張見王不下床此之事也云云按南陽白水實指光武而云光武原好符命瑞應之事後漢書載光武與公孫述書辯錄運法枯地象援神契立公孫當塗高諸說隱然據為己有然則其起兵伊始或仰陳涉詐稱扶蘇故智非不可能元明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來說部中多有選指光武為漢哀太子者則其傳說蓋久觀此卷子而知自六代以來故已著錄於民間已卷中治字不詳知為唐高宗以前物至其為六朝為唐初則不易質言也



原題太子入山修道讚一本署諸簡尾全大分寫五段自初更至五

更敘悉達出家之願已堅遺忘粉華屏除世戀遂有四天主來

迎躡紫雲上雪山落髮毀形日食麻麥誓當作佛為苦海舟舩

化魔波旬遂超三界每段首句冠以一二三四五更月三字與寫卷

中南宗讚五十九太子五更轉二六之類體製正同皆僧徒轉

經宣唱彼宗所謂讚唄者也。大抵磬鏡和苟以聲樂見長故其

詞旨卑近而音調隨叶與宋元俚曲殆無畛差度其年時宜不踰

五代殘唐間也按梁慧皎高僧傳經師篇論唎囉轉讀之法謂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音通俗小詠類

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然據

唐道宣續僧傳卷四十禪科聲德篇論當時經師皆捐舊旨鄭

衛珍流淫音婉變嬌弄頻絲且貴一時傾耳斯並歸宗女眾蓋隋

唐已降梵響月靡馴至於古調失傳趨附里耳音質既變文章

之形義從之自其寫唱之殊質遷流為雜伎散樂自其題材之科

氣流滙於平語傳奇義所以至無足異也前四段格調咸同意有

街市然置重女色聲伎之輩焉如首殺美人無奪手頭作聲

梁汾與奇樂地人聽美人鼓手弄秦箏爭初三章鬚女肥醜

王醉美人夢裏伊音塵不經年急休出家行道者  
太子瑞應本起

經方廣大莊嚴經過去現在  
因果經佛來行集經等甚多  
特為省畧其第五段可分五節首節同

前而以因中果滿自消遙三界超之語綜束各段第二節以下

意在勸化眾生苦海入本源誰是救你憊曰聞傳心地證菩提思

者沒泥犁曰修行潔淨果周圍必定往西天蓋宣唱本旨即在

斯矣。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零六五云。

---

---

100

3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_\_\_\_\_

---

---

---

---

---

---

---

\_\_\_\_\_

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首尾均闕中間脫軼亦繁艱于  
繙譯其天說白與吟詞相間乃變文之體按變文其流有二一曰  
經變以講唱經文闡揚教義如破魔變文之類是也一曰世變徵  
述古今傳流故事以美成功以昭炯鑑如張義潮變文之類是也  
此卷亦後者之倫蓋當時軍府廣設齋會而僧徒宣唱軍功以揚  
威靈而詔萬眾者也今以見存之文觀之初言迴鶻既敗輸款偽  
降尚書立燭其姦因俘其眾旋即釋去其酋感泣謂不復反尚書  
捷聞京師百官皆賀皇帝乃命上下九使遠赴流沙詔賜尚書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傳

詔曰卿作鎮龍口威臨戎狄橫戈大漠殄掃匈奴生降十角于軍  
前對口能施于七縱朕聞嘉賞口更勉懷兼加重錫金銀器皿錦  
繡瓊珍羅列毬場萬人稱賀尚書款接天使歌筵毬樂無日無之  
並引天使入開元寺展謁玄宗聖容蓋敦煌沒落西戎已踰百載  
獨有沙州一郡尚敬本朝餘留帝像天使一時感涕左右莫不悽  
愴次言天使既去才過酒泉迴鶻王子領兵潛來西桐海畔蟄聚  
雲屯先鋒遊奕使白通吉以聞尚書聚將點兵而誓曰迴鶻新受  
詔命今又背恩理合撲滅以雪朝廷之憤當即胤兵鑿出山門不  
通信宿已近西桐賊軍依海而住控險以拒王師尚書處分諸

將臥鼓倒戈人馬銜枚分兵十道齊突宮廬鞞鼓大振白刃交麾

匈奴喪胆迴鶻大敗最後唱詞有言自從司徒歸關後有我尚書

獨進奏持節河西理五州惠化恩沾及飛走幾回獻捷入皇州天子

臨軒許大壽河西淪落百年餘路阻蕭關雁信稀賴得將軍開舊

路一振雄名天下知年初弱冠即登庸正馬單槍突九重曾向祁

連口口幾迴大漠虜元兇已下損泐不成句揆其文理蓋連

於綜合結束曲終而奏雅矣據史張義潮以唐懿宗咸通八年

入觀遂留京師此所謂司徒歸關即指其事唯其時義潮位止僕

射唐寫本張義潮變文蓋於留京之後普加檢校司徒此卷從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顯秩為稱理或然矣義潮去後其猶子淮深繼鎮河西克續緒烈  
咸通十三年擢太僕其明年加侍中兵部尚書此卷唱詞去歲官  
崇總馬政今秋寵遇拜貂蟬紀其事也大抵每建軍功朝廷遣使  
賜贈此卷謂重賞國信遠赴流沙明先後數行加之策冊迴鶻可  
汗亦非一次爰知唐中夏後於瓜沙五州殊視重要若夫信使攻戰  
五事移民百年之內錄有可觀而史臣紀事於邊州例不能詳遂令  
後人莫索管關於斷澁俗寫之中片鱗隻爪將信將疑可慨也夫  
抑檢唐大詔令集卷二八及一二九所載策立迴鶻詔文凡二一  
出宣宗大中十年二月議立迴鶻一出大中十一年十二月



里羅沒汨密施合便錄此後典籍所收未聞更有冊詔安西  
可汗通鑑宗紀作十一月文同迴鶻之事唯此卷尚書誓師之詞明言迴鶻新受詔命度其事必  
非甚久蓋正史之疏於邊事有如是者傳云禮失求諸野執謂史  
料之亦云然耶據吟中去歲今秋之文度之此卷蓋作於懿宗咸通  
十四年凡治字悉以理字代之所謂沙州一郡尚敬本朝者非虛構  
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開元皇帝讚注金剛經一卷攝影本

不知撰人原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二七二

號通體為七言歌詞凡一百六十句即所謂講唱經文中之吟詞

或亦曰讚或亦曰偈者也蓋就唐玄宗自注金剛般若波羅密

經之事蹟委曲寫唱以昭勸庶民所謂一國帝王猶覺悟何況凡俗

不思維全文正旨即此無餘蘊矣按玄宗自注孝經金剛及老子

道德經亦三教之用不通澈一以闡揚當時儒師僧道之美至德

而聖神者盈朝被野爰及邊裔故御註既行鄭孔之說盡廢

後來言孝經者石臺正義獨據威權至於黃冠之輩老氏之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說類通俗)

方以乘時鶴起至武宗時而極盛亦未始非玄宗一註階之厲也若

夫僧徒之尊戴播諸歌詠騰之俗文轉經都講啟匹夫匹婦之心

護法至尊收大東廣眉之効見存敦煌俗寫之中若新集孝經十

八章續修四庫全書總目若降魔變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胡氏藏本與七號之降魔

已予著錄前者乃為開元御注金剛般若經而後故其開元敘意云三

世諸佛從此經生最妙菩提由此經出伏唯我大唐漢朝聖主開元天寶聖文

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化洽之餘每以揚於三教或以探尋儒道盡性窮源注

釋宗句深相連道教中重與佛日因茲重曜爰以君臣輕標各有其先後

委被事狀述在下文云云○按所謂重與佛日者此寫卷首題開元皇帝

讚下標金剛經名與通常經名先後標述者其人不同亦尊尊之義也

若元卷卷末斯義以楊王休以光教典而文中於禁宰然度僧  
呂興寺觀諸端永言嗟嘆備致卓揚蓋唐初君臣佞佛之風

漫載案唐太宗初年其教書蕭瑀傳太宗手詔曰至於佛道非意所遵梁武帝心於釋氏簡銳意於法門及乎三淮津浪五嶽騰烟餘息於能隨引瑞說於雀戲子孫覆亡而不顧社稷傾覆而成墟報施之道有其理也云云又唐釋彦悋撰法苑珠林中載有貞觀十一年正月(唐太宗集作)月道士冠在僧尼以上詔文是固繼佛崇道者也然至貞觀末年其教序文則陳詞反棄昔目為真如聖教矣又舊唐書武后紀載初元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制頒於天下今各州各置大雲寺經度僧千人又玄宗紀開元二十四年上自注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詔頒行天下其意如蕭瑀之流又何可勝道哉語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敦煌俗寫之中經變居其大半當時讀物日流行於民間者蓋可知已抑卷中引徵佛典頗出佛本行經蓋金剛經闡諸相非相之義多出玄言無實可指談寫者不得不獵取他文之揮霍動聽者以資警詒而於未形不覺之間為通俗小說新披後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是又治民俗學史者之不可不知者已

敦煌寫本救諸苦難衆生經一卷 編印本

原藏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一七號按寫卷中另

有一六五三號一卷亦鈔此文唯入後不完寫手又劣茲以兩卷

互攷此卷天台山中有一老師年九百歲另本作年可正月二日

另本作正月二月唱言苦灾苦灾另本作苦哉苦哉有此灾難另

本作有也我見閻浮提另本無見提二字並念彌勒佛另本並念

作普令仍無佛字中國黃河北相魏之地另本作黃河北北相作

相地作池正其中另本有在字鬼兵亂起另本作亂起無邊無口

另本作際大末劫衆中行善鬼兵自滅另本本作末衆中作衆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倫類

得免灾難已下免一門免六親免一村另本免字均作免六親作

五親流傳者是弟子另本傳作轉勝此經者另本勝作諺見此經

不寫者滅門另本無門字結處黑風西北起東南鎮鬼兵永常天

地間何得心不驚先須斷酒案貪噴按當更莫生人能慎此事佛

道一時行八句另本全無蓋此卷字體本工引與另本互攷而文

理愈足矣其前蓋當序引結處八句乃為經文所謂見之者至心

誦讀廣為傳寫可脫灾難者也度其文義則為元魏時作後世值

上元轉關之會往往草野怪民偽托仙佛秘造異說天缺地坼鬼

兵陰火之類以劫愚民約相傳語者其源蓋出於斯宋之方臘嘯



聚耕氓，仗鋤耰為矛，穰距里墟為崔苻，當其始事，亦此之流，則此斷濫俗寓，或有啟迪，茲究釀成暴亂者，歟抑石室之中，仍有副墨，當時不脛而走之概，可以想見已。

敦煌寫本戒殺生吟詞一卷 攝影本

原卷藏法京巴黎圖書館，編目為二八〇九號，今按此卷前半七  
跌未知的名，通體為七言均語，意指相貫，前半押真諄臻文欣魂  
痕均，後半轉支脂之微均，察其體製，殆為講唱經文中之長偈，唐  
寫卷中或題曰偈，或題曰詞，或題曰吟者也。據宋高僧傳十九寒  
山子傳，稱此人狂疾，好吟詞偈，蓋六朝隋唐之際，僧侶說法，其制  
首為唱經，繼以解說，解說之後，繼以吟詞，吟詞之後，又為唱經，迴  
環往復，以迄終卷，就見存持世菩薩彌勒光嚴問疾及文殊問疾  
諸卷考之，吟詞句法，七言為常，問有月三三四句法者較稀，蓋亦歌讚之體，彼

宗所謂梵音者也。短者七言八句，長者如梁慧皎高僧傳載劉寶  
國僧求那跋摩遺偈，多至三十六行，以宮商之叶調，寫經典之微  
旨，雖與講說之詞，難免犯複，然為擅越說法，本與比丘興趣徒誦  
經言聽者貌貌，必先以說白曉之以通語，繼以吟唱，邊之以音樂，  
永歎淫液，使聞者有揣摩領會之暇，悞之澈而後信之篤也。世俗  
演劇大都歌白相間，所白即曲中之文義，所唱即口語之重疊，而  
舉手投足，相合相和，所謂言之不足，故永言之，永言之不足，故嗟  
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曰移風易俗，  
莫善于樂。姚秦時鳩摩羅什論其事，謂宮商體韻，以入絃為善，此

之謂也。見梁慧皎高僧傳二鳩摩羅什與桑門慧叡論西方詞體書唯考諸卷吟詞例以唱將來三

字結尾以為催經之用。此卷無之。或鈔寫未竣亦不可知。空白二

行以下接寫他文殊似又講唱父母恩重經六。可以如擊重擔

已終篇者疑不能明也。唱看看為結與他卷殊異。此卷倘其傳歟。言之句凡三一

曰造罪人多修福人少。一曰亦不是諸佛不慈悲。一曰富貴前生

多希施得。大約唱時取修福不是希施諸詞。迅讀若切一字。仍無

異于通體七言也。苦痛之音天上聞。開作閒。飛鷹走狗來屠命。狗

作句。何況將刀心上犁。犁作梨。輪迴作論。猶痛作曲。此皆顯然謔

誤。更有詭奇之字。未易縣揣。唯大體可觀。略言眾生殺生食肉。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墮地獄六道之苦。因緣自造。無可逭宥。猪羊被宰。哀鳴之聲。上

通于帝人也。鍼刺猶痛。況以刀刺其心腹。故曰相勸莫食眾生肉。

猪羊惜命叫聲悲。口中橫骨語不得。眼見刀光恨不飛。大意如此。

故題以今名而著其目云。

敦煌寫本唐人平調歌詞一卷。攝影本。

此卷未著的名。按係歌詞八章。太抵閨中寄遠之作。首章托孟姜

女送寒衣事。二章序夫辭家遠戍。以敬孝姑。章自誓。三章以曲江

楊柳自喻。攀者恩愛一時。四章怨龍沙諸蕃。留滯征夫。五章言敦

煌路隔。蕃人不庭。六章以下。字體詭異。仍多缺亡。不可完讀。然大

抵托思婦之言。與盧家少婦。誓掃白奴。諸作風旨相隣。唯體製少

異耳。其首章標同前調。則知原作更多。鈔者蓋係甄錄。未及補識

調名。第三章題望江南平。四五章同前。第六章題酒泉平。子。第七

章同前。卒章僅得未尾四句。其調名未可即知。案第一第二兩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類

為搗練子。第六第七兩章。應為酒泉子。平。酒泉子調名。見教坊記。

所謂平者。蓋平調之謂。望江南平。其意相等。查敦煌寫卷。諸吟諸

偈。恒注平側。魏晉以來。燕樂即有平調側調之分。文選載謝靈運

會吟行。卷二十八六引緩清曲。三調竹繁聲。善注引沈約宋書第

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書律呂志無此

語。又自注云。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又唐人詩。求守管絃聲款。逐

側商調裏唱伊州。伊州大曲。則大曲中有側商調也。宋朱敦儒詞。

誰撥琵琶彈側調。是在宋側調猶為通語。唯稀有逐章標明者耳。

舊說詞為詩之餘。本非至論。又謂詞之興。肇於一二人之手。如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類

善詩者為尤屬無稽吾人揆之事理驗諸著錄則詩之故有其不得不變之道而詞之興自其樂理之殊質觀之所謂人心感物故形於聲逆氣成象而淫調興正聲感人而和樂成乃至委曲里鄙匹夫匹婦謠吟以宣其意永言以達其情則有自然之奏不偽之音學人士夫席已披之朝花啟未發之夕秀因革舊製遂成新章詩詞升降亦猶是也故曰文出於野求易而得難而乃溯其濫觴所自則往往為之者有所不知知之者有所不言矣此卷諸作頗亦鄙窳違詞隸事未盡雅馴特與花間二主挈紫度朱曹人且知其不逮然大輅出於椎輪堅冰漸於履霜方其出俗口而入里耳以易直子諒之懷寓成方合愛之歌共感互訓融融洩洩以視學人士夫文勝之作何遽不如抑古者採詩里巷藉以觀風知政則在此不在彼矣按此卷不知年代以文體辨之當在花間之前抑孟子謂登山而小天下又謂挾泰山以超北海古者道塗梗塞指陳山川恒在故國民俗即興之作諒無不然此作舉放煌然山按卷中燕山或作其疆域當不在遠北宋極盛之世僅能破漢神宗燕支山屬伊州以降日蹙百里曾太原之不踰遑及宗周盛戎之西耶以此言之或為殘唐西園之作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詩類

敦煌寫本毛詩詁訓傳三卷 攝影本  
漢毛亨傳後漢鄭玄箋寫本此卷僅存詁訓傳第八齊風第九  
魏風全部及第廿三大雅文王之什自文王篇末句侯服于周起至文王有聲篇止凡為詩二十八篇民字不避淵字缺筆蓋寓於神堯武德之世前乎孔氏正義約略二十年也孔穎達等因箋作疏時在太宗貞觀十六年持與今本相照即本文與序文而言異同之數已足驚詫如齊風雞鳴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古賢妃貞女云云今本奪古字還首章並驅從兩研兮今本狎作肩束方之曰序刺襄公也今本作刺東也東方未明次章自公命之今本令作令三章不能展夜同今本晨作辰南山三章從衡其故今本倒作衡從甫田初章次章無但甫田今本但作田盧鈴首章盧鈴鈴今本鈴均作令敝笱首章其魚魴鯉今本鯉作鯉載驅序無禮儀今本儀作義次章驅馳濟濟今本驅作四卒章齊子翱翔案唐人寫經史無創作無初唐寫本尤確猗嗟卒章以御亂兮今本御作禦又魏風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幹今本幹作路陟岵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而迫而見侵削役於大國之間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今本作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云云十畝之間首章次章十畝之間今本並著兮字碩鼠卒章誰之詠號今本詠作永又大雅文王五章常服黻皐今本皐作皐六章殷未喪師今本殷下著之字卒章宣昭義聞今本照作昭聞作問大明序故

以難宋元執宋元以絀明清者又不思之甚者也

字徐音權、訓力、則作權者義長、聖人莫之作模、為猶將多作猷、蓋



本均同作誰蓋非其為飄風作祟此餘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增亦  
 不二字與上文亦不違會對應云何其時惠石經無其字旁添之  
 字寫本作云何時矣爾還而入作旋此餘壹者之來作一卷伯姜  
 令姜兮姜並作姜吟兮吟兮寫本中著其字緝緝翩翩不从羽投  
 界豺虎作豺作為此詩寫本此作是謬義非義伊蒿作高出入腹  
 我傳腹厚也寫本厚作原南山烈烈寫本不从火此下大東序東  
 國困於役困作因桃桃公子作君子有冽汎泉作汎泉百餘是試  
 作百察鞞鞞佩璲寫本不从玉从下不以服箱寫本箱作相不可  
 以挹酒漿無以字四月百卉具腓寫本作腓腓民莫不穀其作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載清載濁作載飢載渴北山序不得養其父母焉寫本無焉字王  
 事靡盬寫本盬作固祇自重兮寫本祇作多小明日月方興作興  
 歲事云莫作暮楚茨笑語卒獲笑作歎神嗜飲食嗜作者此餘既  
 齊既稷既匡既勑寫本作齊稷筐信南山維禹甸之寫本禹作而  
 哂哂原隰作哂哂案釋文哂音勻又作哂與寫本正同上天既雲  
 寫本作尚既優既渥寫本作憂而雪雰雰作雲雲秦稷或或作或  
 載甫田我田既臧田作四田畯至喜畎作俊此下仿此有不獲穡作  
 續綜上諸端優穡得喪蓋不可執一而求然遂知六經於秦火之  
 餘老師宿儒修補考訂綿綿二千餘年其篇章字句仍有待於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之精校而審求者必也斥古今畛域之見破漢宋相輕之說  
 于萬萬衆及薪菲其庶乎能有常歟又寫本於蓼莪脫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二句於小明脫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二句是則繫乎筆  
 誤無關同異者已卷中民字不避淵字缺筆蓋作於唐高祖時

敦煌寫本真草千字文一卷 攝影本

梁周興嗣撰與嗣字思纂河南項人武帝時拜安成王國侍郎改官給事中帝每令為文如銅表銘檄魏文次韻王羲之十字每奏輒稱善所撰直文集皇帝寔錄皇德記及官儀等百餘卷今按千字文自宋氏詔行天下為童蒙識字初階千年已來家喻而戶習之顧作者誰屬衆多異論據唐李絳尚書故實載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取千字召興嗣韻之一日綴成韻辭爾爾帖題曰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勅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君聖臣賢夫貞婦良結二句與周文同是此書原有二本矣依前之說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小學類

梁周興嗣撰字出鍾王諸帖依後之說則魏鍾繇撰晉王羲之臨撫然宋以來流傳之本起四句曰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與所謂王臨鍾本迥異未容併為一談歷考諸書經籍志小學類列舉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又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又下卷胡肅注又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卷不著撰人而唐書藝文志載千字文一卷梁蕭子範撰又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同唯多篆書千字文一卷不著撰人至宋史藝文志則僅載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而已又檢梁書蕭子範傳子範為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使製千字文其詞甚美王因命記室蔡遵注之云云綜合諸志大觀之吾人誠不能無問夫胡蔡之注篆草之文要皆附依他人非同協作且入唐已亡

毋足具論然第一周氏有作史無異詞唯如兩唐宋志謂為次韻何以

隋志不言而首揭其目第二蕭子範撰千字文一卷不見宋志蓋因亡失何以並隋志而無之第三兩唐志先蕭後周顯有異本其果為蕭子範撰耶抑為王臨鍾文耶第四信使周次蕭作則並王臨鍾文不且有不同之三本在耶第五隋志已降並不言王臨鍾文其書佚耶將別有因耶依吾人見地千字文原有周蕭兩本周先蕭後經唐涉宋蕭本佚而周書獸存直到於今若乃次韻之說由梁書次韻王羲之十字一語後人不悞以為周氏之前有為之藍本而導夫先路者爰以並存之蕭本當之歐氏襲其謬宋志蹤其失故雖蕭書已佚而周書猶被次韻之名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即此而推究蕭書原貌頗可得其髣髴焉以情理度之周相問之字為不可夫所謂次韻王書千字者原為拓取王鍾王也書千字為之次第組成韻語而已後人致誤正如孔門弟子列傳有雅頌各得其所之文後儒遂有刪詩之論其事相倫不寧斯也由拓取鍾王千字之語好事更初鍾撰王臨之說則又歧中之歧無怪其於志無徵也抑右軍墨蹟唐初蓋不難求或者前裁錦繡婉妃玄黃微易甚觀別署名目識者得魚忘筌文以字貴難密爾爾帖所收大抵如是而已其隋志蕭子雲注千字文一卷查蕭子雲子範及周興嗣均由齊入梁仕於天監初而周氏略蚤子雲之名位最高以意度之周無次蕭之理



而蕭無注周之道梁書謂蕭子範作恭謹注之則非子雲明甚蓋周氏發軔於先蕭

氏繼軌於後隋志子雲乃子範之誤撰誤作法未可知也此殘卷

自惟房字以下至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整然俱在卷末署貞觀十

五年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蔣氏人則無考觀其書勢雄渾

腴厚雅得蘭亭遺規要亦多才游執之士也歟其書真草並

行字句與通行周本全符其曰臨出者必指內廷而言唐之文皇

酷嗜王書故世有蘭亭殉墓之說周文既由鍾王千字拼組而得

則原本若在藏禁地而專宸賞亦為必然之事然則此卷之所以獲

傳不唯存其文抑亦寶其也原卷見存法京巴黎之國家圖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館編目為三五六一號云

敦煌寫本篆書千字文一卷攝影本

梁周興嗣撰此卷首尾均泐見存之大自匡合字起至九州字

止正文全用篆字旁著楷書釋文似為初學而設案隋書經籍

志載千字文一卷梁周興嗣撰又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

卷不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載千字文一卷梁周興嗣撰唐書經籍志同

又篆書千字文一卷不著撰人蓋其文則同字體則異或者為篆

或者為草俾學童就素嫻之文進而上關說文以究六書之本兼

識草體以應簡牘之用傳本不同故而分別著錄抑古無印刷之

術讀物專憑傳鈔往往文以字貴輒轉成為珍本如蘇玉局手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陶詩智永書千字文凡公武邱南齊書志收釋智永千字文一卷注云梁周興嗣所撰釋智永所書也之類不寧

為後來仿刻祖本且於志文史乘別樹名目然夷攷本體猶吾大夫

此殘卷敘列周書之下而不著撰人顯為異名同寔之品惜未遇書

家李斯陽冰之手遂僅以字體為別不似智永之因人示異者矣

考此卷文辭與通行周書無殊唯書藝未精篆法亦間連筆墨隨

勢曲佞鈎趯畢見起處缺屋漏之痕收筆呈鼠尾之狀或者初學

規撫祇求筆順不爽偏旁无恙未容以工拙計也尤可異者其形體

結構有超出許書外者如傾作順武作密作密寧作密趙作

梢土作士斃作斃起作用作開宣作同馳作駢之類層

見迭出、使其薪火相傳、果有來歷、則汰長著作、今日通行之三  
小字本當李唐之際、必與今日不同、獨於斷澁俗寫之中、存其  
翻刻鱗爪、況亦未必盡屬或體、重文吾人又烏可以其殘淺卑近而  
忽乎哉、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五八號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史記集解三卷 攝影本

此殘卷見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二七號、以今本

史記照之、得管蔡世家一卷、今本史記自齊桓公伐蔡虜繆侯起

以下無缺、唯篇終之處、太史公曰曹共公不用僂負羈一節、未錄

頗不可解、次得伯夷列傳一卷、今本史記無缺省、再次得燕召公

世家一卷、今本史記自召公卒、民人作甘棠之詩起、至武公立、晉

滅三卻大夫止、前後均缺、案此殘卷民治等字均不避、獨淵字缺

筆作淵、定為高祖神堯時物、當無可疑、持與今本相攷、文字異同

甚夥、今本臣子弑君父曰弑、位相如曰殺如楚靈王誘蔡靈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正史類

本概作然、不下二十處、專名音同而字異者、如蔡公子般寫本作

班、楚圍弑其君邲、故寫本作夾、陳司徒招作茗、隱太子友作有、成

叔武作邸、冉季作舛、曹幽伯彊作強、惠伯子碩甫作石、宋華督弑

賜公作傷、曹靖公作瑄、燕頃侯作傾、地名邲亭寫本作沈、邵陵作

召、注文引孫檢寫本作儉、又衛史鮪寫本作魚、乃名字之異、如是

者、指不勝屈、其攸闕文義、出入異同之處、不下百餘、如管蔡世家

蔡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父、寫本隱太子有四字重疊、文

義較便、又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甲立、寫本甲作中、按春秋三傳均

作中、不作甲、又于於為古今字、詩書易春秋論語用于、孟子左傳



於于參用、戰國以後、用於而不用、于、惟引詩書原文者、仍其字、如 蔡遷于州來、 <small>春秋哀元年十一月經蔡遷于州來</small> 、本均作于、不誤、其非微引者、今本 於于參用、 <small>如蔡昭侯二十八年將朝于吳之類</small> 、寫本概作於、為是、又曹共公十六年、 不禮於晉公子重耳、釐負羈諫不聽、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 寫本多十七年、晉文公重耳立九字、文理較長、他如伯夷列傳、余 悲伯夷之意、寫本作夷齊、與上文孔子曰伯夷叔齊云云、叫應、並 列為是、又引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寫本志作 賈、又富貴如可求、寫本作富而可求、與古論文合、更如燕召公世 家、宣侯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三十三年卒、子襄公 立、寫本並無子字、按注引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以下、不 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則徐氏所見古本、應無子字、與寫本合也、 審矣、凡皆寫本優於今本者也、顧寫本末嘗盡善、如蔡大夫令賊 利殺昭侯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寫本奪侯字、又曹宣公五年、 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屬公、寫本奪中行等六字、又曹悼 公死於宋、寫本誤作聲公、又伯夷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寫 本奪明著二字、又得夫子而名益彰、附驥尾而行益顯、名行對文、 寫本奪名字、斯則今本勝於寫本者也、更如蔡莊侯二十五年、秦 繆公卒、寫本作二十年、蔡文侯二十年卒、寫本作二十八年、斯則
--

或得或失、未可執一而論、觀者審考而善擇可也、或者過重古本、  
以為後者盡非、其拘墟安愚、與師心武斷之弊等耳、孟子謂武成  
取二三策、盡信書不如無書、是言諒矣、

與河隴接壤及天寶以還中邦多故來時淮揚邊邑代德之世河清諸州以及  
西北庭先後為吐蕃所陷迴鶻於中睿之際已見張強搜討安史有玢密邇京畿  
時掠近郊唐不能制至會昌而吐蕃始衰至大中而迴鶻亦亂方其盛時若岐郾

卷



敦煌寫本莊子逍遙遊篇註一卷 攝影本

晉郭象撰象字子玄河南人晉書有傳考劉義慶世說新語云

象註竊之向秀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世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

書象傳即採此文陸德明經典釋文劉孝標世說註暨張湛列

子註或併引向郭二氏小異大同是義慶之說不為無本唯年

時悠向書又已亡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宋已不見其書相率而歸之郭氏亦著

述之有幸不幸則不服為向氏悲已此殘卷同出鳴沙石室中現

歸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二零四號以今本校之得逍

遙遊篇之中段自故夫知效一官句起至彼且惡乎待哉句止本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道家類

作大字每行三十四不等註文小字雙行每行三十六字字蹟渾厚生

動饒具唐人筆姿時代雖不易質言然由其助詞之多及點畫增媚之例定

開天前物諒無大誤抑據顏氏家訓書證篇謂也為語已及助詞江左古

書沿用者多河北經傳悉略此字然則此殘卷所據為南本而非北本

亦可以想見梗概者也持與今本相譬文字頗具同異如知效一官

寫本作智効又冷然善也註冷然輕妙之貌寫本作冷然善也註零然

輕妙貌是冷字讀零而不作冷又此雖免半行寫本免作也又註大故大

鵬之能高寫本高下有行字又註文然後逍遙耳寫本後下有乃字又

註文豈自通而已哉寫本自下有獨字它如今本本文作元註文作無者

為常寫本概作无蓋亦唐人通例綜之所貴乎舊本者下第去古未  
遠謬誤用希唯其異同出入足資參悟廣知聞而開疑問斯亦足  
以存已爰箸而存於目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莊子外物篇註一卷 攝影本

晉郭象撰金十卷前目錄入子部道家類此殘卷見存法京巴

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八號以今本昭之僅得外物篇之

中既自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句起至雖然若是者勞者之務

也句止凡五十六行每行十七八字不等中間依文義分節每節

距行另起蓋六朝唐人鈔書通例然也其文字異同足資考鏡

之處頗亦不少大約也耳矣哉等助詞鈔本多出不下二十江左

古本往往如斯它如今本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鈔本無

焉字其字圓仍作員又君再欲殺之及殺龜以下吉兩殺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道家類

鈔本均作然按此亦六朝唐人通例若殺者又乃刻龜七十二鑽及能

知七十二鑽而无遺笑鈔本並作七十鑽又註文夫唯然靜居其所

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鈔本無能字又魚不畏網而畏鵜鵠鈔本

作鵜胡又去小知而大知明註本鈔本並作智又去善而自善矣鈔

本作去善而而善矣又嬰兒無石師鈔本作碩師又噫其非至知厚

德之任與鈔本噫作意德作得又故曰至人不留行焉鈔本無曰字

又狝韋氏之流鈔本無氏字又註文本無我我何失焉鈔本我字

不登又跖則害眾生鈔本無害字又註文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

也鈔本無恃字又註文故知恃息息不恃知鈔本作知不恃息息不

恃知又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鈔本無虛字又謀稽乎誼鈔本作

謀急乎誼按釋文云向又皆娥可以休老鈔本作摘械按釋

皆亦作摘三蒼曰摘猶摘也玉篇曰摘也又釋文云摘本亦作摘字林曰批也廣

日械按也摩也原文蓋謂老者沐浴而髮髻而按摩肢體故下謂雖然若是下失

為勞者之務未能超然不顧又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鈔本作若是者

文止於此如上諸端文義短長未容執一而論顧一字增損而詞意平反

如今本作知恃息鈔攬觀者博採而審訂則於疏通訓詁之事尚亦不

無裨補歟此卷中淵字缺筆作滄世字作世可知其為貞觀後物

則勿庸疑者石室殘卷中更有逍遙遊及大宗師郭註各一卷以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非出一手款式全差故各別著於錄云



敦煌寫本王鼎狀牒一卷攝影本

原卷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四三八號凡狀牒四通並署沙州官告國信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王鼎狀有月日而無紀年其第二牒稱太保云云第四牒稱僕射云云亦無名字今考唐書舊唐書吐蕃迴鶻三傳及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三玄宗天寶已來中原多故吐蕃既併退渾其勢愈張河隴諸州並遭吞沒肅代德三朝為既最酷會昌初其國始衰其迴鶻助討安史有功自肅宗已後時以和親納幣廢之氣凌中國掠索無憑至文宗開成之末其國為黠斯所滅其南徙近塞者為烏介可汗猶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據唐邊會昌三年為節度使劉沔所敗是時吐蕃亦亂唐遂規復河隴等州大中三年收秦原及安樂石門等七關五年沙州人張義潮次第收復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咸通八年義潮內擢其猶子淮深繼鎮河西三十年間邊庭寧事洎乎朝綱再墜黨訌交作西南多事等安未遑甘州復落於迴鶻涼州再沒於吐蕃瓜沙一隅迄宋而不能克然則唐中年得以置官命吏為時甚促過大中下不逾龍紀中王鼎其人必當斯會觀其詞意悉皆酒食饒適間約三四十一年遊燕約答之事則必師旅整暇游奕不驚之秋或在張氏世將異族納款時歟牒中伏字咸缺末筆其源蓋久又稱打顙之戲方冬

於郊野行之其詳無考或戎狄弋獵搏勝之伎殆不甚遠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王陵變文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首尾均缺，乃叙漢將王陵灌嬰夜襲項羽軍營，楚軍六十萬死者五萬，傷者二十萬，羽乃大怒，欲生致王陵，用鍾離未策，遣末至綏州，生取陵母，使為書以招陵，陵母重懷智節，開陳忠義，語侵項羽，羽乃益怒，被以惡服，施以刑辱，與三軍將士縫補衣裳，陵母悲嘯自訴，感動楚軍，盡怨項羽，於是漢王欲致楚師而難其人，留侯薦盧綰可行，遂齎書遣楚軍，項羽詔鍾離未率武士三十人鉗繫陵母，故使盧綰見之，文至此止，其文乃說唱相間，唱詞率為七言均語，蓋亦變文之一體也，其詞流調淒清，宛轉跌宕，殊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晚唐詩貌，療治字先作理，人改作治，意作始者，時在晚唐，而後鈔者已入五代，按史記項羽紀，羽將鍾離昧與漢軍相持於滎陽，此寫卷謂取陵母，不經旬日，便達綏州，按西魏置綏州，在湖北房縣西南，唐時旋廢，又綏德州，亦西魏置，故城在陝西清澗縣北，唐五代因之，以置廢先後而言，應是後者，以程期計之，則前者為近，顧必非宋以後人所為，則可斷言者也，抑據史，漢初有兩王陵，一先隸漢王，始封襄侯，改封信平侯，按高祖紀，襄侯，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者耳，臣瓚及張守節因之，然考陳丞相世家，沛人王陵以善高

祖讐雍齒，故晚封為安國侯，無初起兵即封襄侯事也，又高祖曰，

吾所以得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孟康注，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奏事，則是又一王陵與沛人初為縣豪，高祖兄事之，而後屬晚封者，非一人也，韋氏及臣瓚之說均非，又一則沛人，高祖病革，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旋為右丞相，以諫王諸呂而病免者，項羽所烹，即其母也，按陵沛人而家南陽，去綏州至近，接壤然則斷濫俗寫之文，其稱引人地，固亦未嘗不微審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舜子至孝變文一卷 攝影本

原題舜子至孝變文一卷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二號前半缺軼見存之文首敘瞽叟自潯陽客歸握登舜子後佯病諧瞽於瞽叟見妾後園摘桃樹下多種惡刺見妾頭黑面白遂生猪狗之心瞽叟乃怒呼妻子各舉大杖欲擊然舜子上感帝釋化一老人方便與舜猶如不打舜即歸來書室先念論語孝經後讀毛詩禮記後母亦見舜子五毒嗔心便起更唆瞽叟命舜完廩捐階焚廩使舜浚井從而掩之均以帝釋解救不及於難舜則禱泣於亡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之丘見母化身教之往耕歷山之下天鑑其孝自有郡縣以甯耕地開墾百鳥銜子拋田天雨灌溉其歲天下不熟舜田獨豐掩井之後瞽叟失明象為癡癲後母頑遇愚負薪詣市乞食無門舜聞悲慟便將米往本州值後母詣市易新糴米舜便出米與之佯忘取值如是非一瞽叟疑是舜子偕妻求之舜乃抱父而啼舌詆故其目瞽者復見母亦聰惠弟復能言市人見者莫不悲歎瞽叟感愧欲然握登舜諫乃止帝堯聞之妻以二女娥皇女英禪以帝位英生商均不肖舜復禪禹事止於此殿以吟詩二首讀純孝之格天亦曲

終而奏雅也按此殘卷全屬敘事與習見變文歌白相錯者異軌是為變文之一體制蓋雖不舉經文而其間附會神佛勸善求福之旨乃無幾微不同也文後書手附署天福十五年歲當己酉按二八七號破處變文書手附記天福九年甲辰則己酉序為十四年十五年當是庚戌異同待考朱明粧賓之月莫生十四葉寫畢復次綴以短跋第稱盈人中末輩眾內微才文虧翰墨學寡機毫幸因郎君不耻鄙劣輒不憚蕪荒略成口占云云據此則寫作同出盈手而氏里不明抑其文辭窘澀重複字蹟纖縻方瘳或者為婦人女子之筆未可知也語其產生時地蓋與降魔變文不甚相遠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則可以質言者也

敦煌寫本勸善經文一卷攝影本

引端謂勸善經一卷勸左丞相賈伏願下諸州普勸眾生云云末署貞元十九年甲申歲正月廿三日全文大意為今年大熟無人收刈有數種病死第一瘧病第二天行病第三赤白痢第四赤眼第五女人產生第六水痢第七風病眾生傳寫此經一本免一門兩本免六親見此經不寫者滅門門上勝之得過此難下云正月雷電霹靂空中有雷老翁又有巨蛇長万万丈人頭鳥足遂呼老人如太山崩要女万万眾須牛万万頭病者難差瘧寫此經得免不信者但看四月八日三家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聖人流傳真言報諸眾生最後略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眾生每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不久即見太平時云以寫卷中救諸眾生苦難經文體度之其次應為傳寫經文或作簡單偈語而此卷開如或原脫誤或以經文過長另作篇目未可知也唯按此卷所署貞元年月當非虛妄而唐書宰相世系中並無賈伏願其人伏字亦字書之所未見大抵作偽者欲人見信往往稱引時人以實其說而後仙佛靈怪任憑捏造譬如繪畫鬼神則易犬馬實難理則然也昔吳道子為景雲寺地獄變相之圖見之而懼罪改業者甚多蓋以人物雜肖而鬼王獅獅之象乃山湯鎔之刑連類而即真也此卷既稱誥勸之名何不並舉宰輔之實飾偽之術可謂至拙又檢寫卷二

六五零號勸行新菩薩經文引端亦云勸賈續就下諸州眾生以下

列舉十種病死一瘧病二天行病三卒病四腫病五產生病六患腹

字說大俠老子釋大引說文云腹赤子陰也七血癰八風黃病九水痢病十患眼病此經寫與

不寫吉凶大畧與此卷相同又下謂七月八日三家便一牛五男同一

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則與此卷如出一手又下謂西涼州正月二日滅

中時雷鳴雨聲有一石下大而剝等石隨雨行云云與此卷巨蛇之說微

異顧其以正月二日雷雨為詞仍無少差參至求之則產生時代同屬貞

元產生地域同在涼州而三家便一牛使字並字之聲假五男同一婦必為當時當

地流行之語蓋與要女万万眾須牛万万頭之語相應潛示殺劫之將至伯有相驚言者變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而然點事之流乘時竊發以勸善為名以糾黨為寔漢之張角米之方臘不當非此之類也抑德宗之世中原雲擾七關五郡半入迴鶻邊土疲氓寡聞中樞之政公卿姓名皆諱字乖容或有之如謂賈伏願一名賈續就疑一名而兩其念在希求之事唯不久將見太平是則此卷雖至拙至陋而能深中心者歟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四一七號



敦煌寫本開元皇帝新集孝經十八章吟詞一卷 攝影本

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七二號與開元皇帝

讚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相續而各為起訖各題名目爰為

分別著錄焉按此卷後半已佚察其體製乃長篇之七言韻語蓋

彼宗所謂讚所謂吟者僧徒當齋會場合亢聲宣唱以感招群倫

通篇大意可以發端八句綜括無遺其詞曰新歌舊曲通州鄉未

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開元天寶親

自注詞中句句有龍光白鶴青鸞相間錯連珠貫玉合成章按玄

宗御注孝經老子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唯儒道視為榮寵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僧徒歌頌功德尤不遺餘力大抵三者並舉為三教之源說張目不

以宗教殊方有所軒輊如寫卷中開元皇帝讚註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一文即以佛經為主以孝經老子為陪此卷則以孝經為主以老

子金剛為賓故中篇有云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宜揚先註

孝經教天下再註老子及金剛然後漸敘始皇焚書賴得仙人壁藏

失而復得爰述孝經為入聖理國之要信如上行下勸則德孝流行通

天下刑於四海悉皆通達即鋪敘帝王尊古尚賢保其社稷則容止可

法上下無怨揚名後祿神鬼歡享其詞彩斐然層出不窮而援引六經

不啻自口要為續學之士簡鍊成文非枵腹者所能辦也今故孝經十

八章按原多闕門一章二十四字開元時司馬與劉知幾受命定今古文之得失

貞主今文大綱闕門章文字凡九節刪而去之玄宗御注本遂不載是章此卷題新

集文中又云新合蓋章目視古文之孔今文之鄭咸有不同者也玄宗於十年六月御注頒行天下嗣於天寶

二年五月重注亦有詔頒行迨天寶五載三注刻石太學御八分書

四碑末有國子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銜名三十六

人號為石臺孝經註始不具載唐會要中陳振孫書錄解題註御註行而鄭孔二

家之說盡廢此卷謂開元天寶親自注不曰開元皇帝或天寶聖

主殆指再三修改極言其於慎故事以明盡美特囿於章句遺詞小

有未達而已抑卷中感得萬國總懽情孝治章第八故又曰刑於四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用和睦上又曰皇帝親耕萬物繁喜和合稔至今豐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九

下無怨又曰又曰上下無怨國中安開元明義

由是言之本卷作者去開元治世諒非過遠蓋在安史作亂河隴

諸州淪陷之前可以斷言也

敦煌寫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音一卷攝影本

不著撰人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九七

一號按此經譯本有二先為後秦鳩摩羅什譯後為不空三藏

譯案在唐代宗時代宗有御製新譯仁王經序文可証若經名或詳或畧似無干繫如代宗序還省護國以下八字是也

並分上下兩卷今檢日本樽桑維東獅谷白蓮社刊一切經音

義載仁王般若經上下卷音義又新譯仁王護國般若波

羅蜜多經上下卷音義並唐沙門慧琳撰又續一切經音義載新

譯仁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二卷遼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撰音持

與此卷相離不唯所收辭語多寡有別反切故訓引徵多異而本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十部釋家類

借字十殊其八如決治寫本作憺怕蓋此卷所據宜為羅什初譯

之別本微論與代宗所序新譯之本貌不相關即慧琳撰音初

譯之本亦為著者之所未見其產生年代雖未易實言然其上

不踰貞觀下不過開元或當則天移國偽造大雲之時未可知也

上卷味勾下云俱遇反正作白也字樣云無著公者按顏師古方貞觀時以中書侍郎晉秘書少監受詔考定五經文字誤急就章注及字樣等即在其時著者當在其後又孫愐因陸法言切韻撰唐韻在天寶初載為官定韻書此卷切音紐母與孫書一無相合反與顧野王玉篇多兩符契是著者當在孫氏之先或考慧琳之先有釋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始於古其同時也

華嚴經終於順正理論次則沙門慧苑撰新華嚴經音義二卷又沙

門雲公撰涅槃經音義二卷大慈恩寺沙門大衆基撰法華經音訓

二卷均當則天金輪之際或先或後此卷僅亦值其會耶考慧

琳音義上卷矛盾下云予說文長二丈建于兵車字書並無又

方言云閑西謂之盾說文版也今經作鉾楠並錯用而寫卷正

作鉾楠楠又楠之誤矣下卷漂沒下云漂浮也沒沉也說文以水票聲

經中加寸作澌愚夫妄加不成字也一切字書無以寸者宜除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慧琳音義本並無公字沛字故云此卷所據為羅什初

譯之別本而其用字或古或俗或妄增妄損要與武周之世鑿

空剗制六書失其故步者亦未嘗非應有之旁徵也

本作一沛埤蒼滌流也一曰滴字說文本作漚案地藏經一毛一滴一沙一塵亦作沛

人頸也字从大省象頸下脈形也說文作兄古也今寫本正作

兄陽又乾坤寫本作軋顧野王玉篇公古坤字也又一滴寫

本作一沛埤蒼滌流也一曰滴字說文本作漚案地藏經一毛一滴一

沙一塵亦作沛

經中加寸作澌愚夫妄加不成字也一切字書無以寸者宜除之

案集韻漂或作澌而寫卷正作澌沒又亢陽下云亢旱也說文亢

从刀而不从寸也

方音云閑西謂之盾說文版也今經作鉾楠並錯用而寫卷正



敦煌寫本周易註一卷攝影本

魏王弼撰全書七卷前目已著錄前目經部著錄周易註十卷乃併入晉韓伯康易註

三卷而計之王氏之書據隋書經籍志載定為易註六卷畧例一卷凡七卷也此殘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一九號餘存之文自兌之彖辭剛中而柔

外句起至中孚之象辭君子以議獄緩死句止原卷廣袤倍乎常帙與其它經傳

帙與其它經傳敦煌寫卷中更有詩書春秋三傳及論語爾雅等不一手顯然可見卷中凡民字均缺筆作巳知為貞觀後物今考敦煌寫本諸經傳子史之文多為貞觀龍朔間物武周之際尚亦不匙開天已降便不

恒觀蓋以中原多事吐蕃起鵠起掠奪五州七關百年淪落大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

獻不修禮崩樂廢固其所也此殘卷與今本相照文字頗見異同如兌初九註無所黨後今本後作係九四註是以來寧也今本來

作未九五註孚剝之義也今本剝上有于字又渙之彖辭剛不來而窮今本作剛來而不窮為是象辭先王以亨于帝立廟今本亨

作享義通初六極馬壯吉註大句同今本極上有用字九二渙奔其几今本奔作奔奔為本之古文几作机几机亦為古今字九四

匪夷所思寫本夷作夷字書不載今察其字殆為夷之或體而字書失收未可知也貞文中有字近之或遠紹古體微有損益者如

寫卷中食廉本草為美條云療一切瘡瘡即貞文中之餅字要難

識字以虎而不以虎虎為初大虎為或體而虎乃俗誤也

以簡筆俗字目之也凡五註以湯陰阮今本湯作盪上九註不近

侵克今本克作害又節之彖辭中志以通今本志作正註則物不

能堪也岳本錢本古本足利本並同今本不上有所字初九註處

於險偽毛本正同今本偽作為蓋非象辭不出門庭失時極也今

本庭下有凶字為是又中孚象辭註來木於用舟之虛今本用作

川象辭乃應于天今本于作子它如註文中悅字今本概作說助

詞也字照今本獨少據顏氏家訓書証篇謂也是助字及語已之

詞河北經傳悉略此字然則此殘卷所據殆即河北之古本歟其

中異同之處雖未必盡資訂正顧吾人得此爰知易雖卜筮之書

續修四庫全書經部

秦火之所未及序列羣經之首而二千年来文字猶不能講然一

致有誤於參攷訂正者甚多他經更無論矣是則古本之所以可

貴而亟於探尋搜列者也

敦煌寫本百行章一卷 攝影本 三五〇三號、三〇六號、三一七六號三卷

不著撰人姓名僅題百行章一卷文中不諱治字基字而民字咸以人字代用蓋貞觀時之遺物也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其三三零六號自首至通行章第四十三以下七秩其三五零三號自首口行章第七十六至勸行章第八十四以下仍缺吾人循名責實知全書應為百章見存之數僅逾半額而已兩寫卷筆意酷肖或為一物唯款式少殊疑不能明更有三一五六號一卷自首至勇行章第六書手則顯非一人矣考此書傳為杜正倫撰正倫汧水人隋末舉秀才入唐且秦王府文學館唯擅應對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儒家類

觀末宋進中書侍郎頭慶初遷中書令李義府執政不能下出補街州刺史卒於官此卷錄載自序首言臣察三墳廓遠五典幽深云云尚亦承詔之作進御之篇而兩唐志咸錄不錄意其久已絕跡於中州矣序文略言世之所重唯學為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欲憑論語十卷足可成人孝經始終用之無盡至於廣學不仕明朝侍省全乖色養遇需高位便造十惡之愆未自勵躬方為三十之過臣每尋思此事廢寢休食故錄要真之言合為百行章一卷撰述大意昭然若揭觀其廣學不仕明朝之語臆為當時懷隋避世者而發故施行章第七力揚裴寂之賢寂在隋為侍御史入唐

有佐命之功貴震一世呼裴監而不名從其可廢而懷之是則作者之本懷也夫此卷書手甚劣謬誤迭出難為悉校茲錄存其章目如次字或脫泐蓋闕如也孝行章第一教行章第二忠行章第三節行章第四剛行章第五勇行章第六施行章第七報行章第八恭行章第九勤行章第十儉行章第十一謹行章第十二貞行章第十三常行章第十四信行章第十五義行章第十六康行章第十七清行章第十八平行章第十九嚴行章第二十慎行章第二十一愛行章第二十二諫行章第二十三忍行章第二十四思行章第二十五寬行章第二十六慮行章第二十七急行章第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八緩行章第二十九達行章第三十道行章第三十一專行章第三十二貴行章第三十三學行章第三十四問行章第三十五備行章第三十六飭行章第三十七弘行章第三十八改行章第三十九直行章第四十察行章第四十一量行章第四十二通行章第四十三中缺口行章第七十六謹行章第七十七迷行章第七十八病行章第七十九存行章第八十德行章第八十一留行章第八十二奇行章第八十三勸行章第八十四下缺



敦煌寫本周公孔子占法一卷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題周公孔子占法後半似有缺佚前列一表直行為月自正月至十二月橫行為時起寅而終丑月時相交得一百四十四空而顛倒以一二三三數字定之如月以十二時交其序為一二二時與十二月交亦然大抵占者取月時相乘而得一固定之數字然後就所占種類而斷其吉凶悔吝蓋至為簡易之占卜術也表後為說列序占卜種類一曰占家口二曰占行人三曰占官事四曰占口舌五曰占杖堅六曰占奸惡七曰占盜賊八曰占失財九曰占營求十曰占晴雨十一曰占市賣十二曰占疾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術數類

十三曰占求婚十四曰占戰鬥十五曰占居宅十六曰占蠶桑十七曰占造作十八曰占為官蓋為占之類十八而所以占之者四一曰月二曰時三曰占卜種類四曰時下所得之數為一為二或為三也四者備而既福形為考占卜之事其源甚古而古代占卜之法久已湮沒據殷虛貞文所見則知商人所卜為卜祭卜告卜享卜行止卜田獵卜征伐卜年卜雨卜霽卜瘳卜旬及雜卜凡十有二類按卜詞分類各家異言茲舉其要者羅振玉王國維諸說而擬訂如前他日或更有發見然大體則不至乖離過鉅耳復次周禮春官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巫目二曰巫比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比六曰巫式七曰巫目八曰巫比注云謂善變雲物如眾赤鳥之事有所象似三曰與注云謂予人物也四曰謀注云謂謀議也五曰果注云謂事成與不也六曰至注云謂至不也七曰雨注云

謂雨不也八曰夢注云謂疾夢不也又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而漢書藝文志雜占家序云易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師古注謂大小掌三夢之法又古夢中士二人皆宗伯之屬官則知周代八命之外尚有祭旅喪夢四種皆在占卜之數漢因秦制據史記褚先生補龜策列傳所紀則知漢人之卜其類二十曰行不行曰漁獵曰擊盜曰候盜曰聞盜來不來曰遇盜不遇曰年歲曰雨曰霽曰占病曰民疫曰買賣臣妾牛馬曰居官曰去官曰居家曰求財物曰請謁曰見貴曰追亡曰雜占而清雍正間胡煦著吳中分類雜占其目三十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一出行二行人三遷移四征伐五擊盜六捕盜七防盜八憂疑九年歲十天時雨十一天時晴十二疾病十三居官十四仕宦科名十五居家十六家宅十七婚姻十八胎產十九求財二十店肆二十一投行二十二田財二十三見貴二十四請謁二十五逃亡二十六詞訟二十七繫禁二十八問賊二十九察賊三十陰宅三十一蠶桑三十二雜卦蓋世代愈後人生愈繁禍福之機日危憂疑之心日熾於是卜類愈多卜法愈便而卜器愈普由卜器以修卜法由卜類而窺見一時代之文化典刑如三代卜旬卜象而漢無之漢卜買賣臣妾牛馬而唐無有唐卜杖堅唐代社會良人與奴婢之分際甚嚴朝廷屢有詔令而改革甚微觀此杖

聖列為占卜書目之一、而清卜陰宅是皆時代之特色而研究社會文化史者所不容無視者也、抑占卜之器三代秦漢以龜筮則以蓍、後世或用錢幣或用枚子而占卜之書連山歸藏久已漸滅周易艱深不能叶俗故漢志已降若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所載卜筮之書何限百家大率托名古先聖哲以售厥術而夷攷其定則膚險卑近謬妄無稽如此卷之托名周孔蓋亦此之類也顧唯其膚險而杜絕盡知唯其卑近則周於日用攬觀者藉攷當時之文化意識適得深切著明之秘或足以旁通政理補史缺文又烏得以其小道俗寫而忽乎哉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編號為二五七四茲錄而存其目焉

敦煌寫本佛經

諸法無行經、妙法蓮華經、法華經、音一卷、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案為諸法無行經妙法蓮華經蓮華面經及

佛垂涅槃略說教戒經等四經經音續併而成者也其寫作年代雖不易斷言然就其反切所用紐母多與唐韻相符則知其蓋出孫愐後矣檢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一慧琳諸法無行經音義捷槌下云上件焉反此卷作巨焉反唐韻相同又全音義輕機下云眠結反為全清此卷作莫結反為半濁唐韻正作莫結切又全音義偏袒下云下壇嬾反上聲此卷作徒旱反去聲唐韻亦作徒旱切復次蓮華面經玄應音義摩侯下云下事几反審紐此卷作林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釋家類

反牀紐唐韻乃作牀史切亦歸牀紐又全音義姑利下云上奇乙反清紐此卷作近乙反精紐唐韻乃作巨乙切同在精紐類例甚多不悉舉蓋已足徵作者年代後於唐韻作者之孫愐而其未見慧女二氏之書亦乃意中事也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為二九四八號云



敦煌寫本莊子大宗師註一卷 攝影本

晉郭象字子玄撰。全書十卷。前目已著錄。此殘卷係敦煌遺物。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六三號。原卷廣袤倍於常帙。更有逍遙遊外物等篇。唯款式各別。不容混為一事。今按此卷為大宗師篇首尾均缺。自我乘成以隨先生耶句起。至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句止。以照今本。文字不無同異。如本文許由曰噫而。未可知也。今本無而字。又盤萬物而不為義。今本權作整。司馬彪云。盤辟也。其義未安。按字當作盤。說文云。本作權。知北遊篇。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即故以是非相盤也。郭注。盤和也。又列御寇篇。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類

民輕乎貴老而整乎所患。郭注。盤。意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盤字訓和。引申訓亂。此句蓋謂和萬物而不為義。與上下句澤長。復載刻彫。比類為誼。全不含否定意味。下用而字。揆轉其義甚明。又隨杖體。今本枝作肢。案枝肢為古今字。孟子為長者折枝。作枝可証。又丘也從而後。今本作丘也請從而之後也。蘇峭不同。它如無字。今本概作无。耶字。今本概作邪。以貌言。則類然。劃一難可指論。須內外稱篇。原非盡出蒙莊之手。考淮南子一書。自分內篇。篇分內外之防。古先無是也。淮南小山之流。始析莊子為內七篇。外二十八篇。據十四篇又解。說三篇。凡五十二篇。班氏漢志因之。著錄莊子五十二篇。晉司馬氏注莊。並同此數。蓋即淮南本也。顧所謂解。說三篇。殆出淮南門士所為。漢以前之莊子。實乃四

十九篇。又無內外雜解之分。故班氏綜言五十二篇也。迄晉崔譔向秀注。莊僅為內七。外十二。據十。凡二十九篇。郭富由氏之文。又林司馬彪本三篇。而補成內七。外十五。據十一。凡三十三篇。即今本之莊子。然則郭氏之分篇。又與崔向不同。此莊書篇第之亦亂。古今異致者也。至於各篇真偽。向多異論。自韓愈疑盜跖說劍漁父三篇。辭賦疑盜跖說劍漁父。讓玉四篇。朱熹更疑天下一篇。羅勉道加疑刻意繕性二篇。鄭瑄又疑馬蹄壯篋二篇。林雲銘復疑天運秋水田子衣至樂山木外物列御寇等篇。非出一手。曰本岡松辰氏著莊子攷疑。逍遙遊篇。惠子吾有大樹。章。人間世篇。匠石之齊。章。及楚狂接輿章。非出莊子在宥篇。天詞不稱天地篇。自首至聽乎無聲。段。天道篇。自首至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及昔者舜問於堯。又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至有。所定矣。等三段。味之。鳥永達生篇。適生之情者一段。及有孫休者一段。措詞拙陋。山木篇。比干剖心一段。與貧德無干。均不足信。而王夫之姚鼐等。且謂內篇之外。皆非莊子自作。其言雖不免武斷。然見存諸篇。決非全出漆園之手。則非過言也。故其命題設境。深淺不同。指物立名。後先恒迭。然則大情未能一貫。而謂其放言使字。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能取一。天下宜有此理耶。故寫本無无耶邪之類。或出原作本然。而鈔者矜慎。不敢寬易。後人儼對之際。能喻此義者。蓋寡矣。如漆乙托言訂正。若是之流。不知幾輩。倘亦故籍變亂之一助因歟。又寫本注。文視今本也。矣。等助詞較多。是乃江左古本之徵。不第此卷為然也。它如以損心之為並也。今本奪心字。又但忘功跡。故猶未。今本增玄達二字。又夫坐者。奚所不忘哉。今本作夫坐忘者云云。又不識其天地。今本其作有。是皆一字之差。而出入頗鉅。姑無論其得失優劣。唯其不能無異同。而異同又如此之多。推原厥故。已足以破陳言。而牖新知。而古本之可貴。亦復不必旁求已。

敦煌寫本列國傳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尾均佚中段亦磨泐不清以見存之文  
改之知為列國故事首言楚國日強平王嗣禪雄據江南威畏異  
國次言平王謀為世子擇妃使臣魏陵力絕秦穆公有女姝色爰  
將王命而妻禽焉次言秦伯嫁女希奭之富傾其庫藏又次言平  
王悅憚女美魏陵逢迎君惡遂奪而自納之人莫敢言國相作伍  
奢乃有二子長日子尚仕梁仲日子胥仕鄭並號貞良廣有才略  
伍奢犯顏強諫詞氣懇直平王素慚魏陵構搆君臣爭辨且蹈不  
測文至此止揆其體製蓋亦變文之流與英倫所藏講唱列國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寫卷S二三八號事蹟相貫文趣相侔簡書別字且合符契吾人  
以為晚唐五代之際必有列國傳一書自其形式而言則說白與  
歌吟相間猶存變文蛻演之遺型自其題材而言則不引經傳唯  
主敘事為後來長篇說部之濫觴若此卷及英倫之本或由一本  
而離析或出相似之兩本未可知也然由彼虞此可以推見其本  
事定無不同均之為後期變文支派乃無可疑議者也所以指為  
晚唐五代之物蓋觀其夸飾豐縟之文不能完成過早唐中夏後  
白行簡牛僧孺諸氏所為傳奇志異之文雖自典則藻麗有物感  
人顧皆士大夫能文之作未可與俗寫並提今考史記伍子胥傳  
長君惡而諸伍奢者

為貴無忌其人又十二端侯年表秦襄公十年楚平王之三年為  
世子建取秦女好而自取之又四年而殺伍奢此卷子謂伍臣魏  
陵秦女為穆公之女又謀殺伍奢即在納女之時此卷狀秦女之  
處處與史定希奭頭然非學人士大體史者之筆此卷狀秦女之  
美曰年登二八美麗起人眉如畫月頰似凝光眼如流星面作桃  
色髮長七尺鼻直額方耳係瑤珠十指纖長似此描摹楊妃賦帖  
絲密洵為高度技術之表徵持與初唐俗寫之質直寡文者相照  
不可同日語矣且又不避唐諱是最早亦在瓜沙再陷之後而不  
能先於龍紀乾符者矣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  
二二一三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李布馬陣吟詞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尾均缺蓋為李布馬陣故事見存之大首言李布為楚將請於項羽曰臣罵漢王三五口不施弓弩遣收軍遂與上將中鍾離沫臨陣叱咤叫罵辱及漢王尊親如陳琳草檄之詆魏武也次言漢兵氣沮潰走漢王以問蕭何識其姓名因曰卿與寡人同記者抄錄姓名莫因循總期南面稱尊日活捉粉骨細賜塵次言五年之後漢有天下楚將降者無不封擢獨憾李布縣爵購求捉德得賞金封萬戶藏隱封刀斫一門又次言李布逃竄莫敢收留唯嗟世上無藏處天寬地窄大愁人遂入歷山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谷內偷生避死隱藏身夜則村口偷食饑曉入林中伴獸羣嫌日月愛星辰畫潛暮出怕逢人大丈夫既遭此難都緣不識聖明君幽憂抑鬱方圖自刎文遂中斷通篇為七言韻語間用三三七句法以成頓挫如嫌日月愛星辰畫潛暮出怕逢人句是其源出於讚唄即所謂吟詞者也按變文中韻語通常短者四句長者曰吟曰詞或曰吟詞或題古吟其純用側韵者題側吟平側間韵者題曰平側而大抵先平後側或先側後平如此卷之通篇一韵者頗不多觀然考史記李布列傳布為楚將數害辱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布千金布亡匿漢陽周氏周氏遇髡鉗李布偽為奴而賣之魯朱家所朱家之雒陽

見汝陰侯滕公教為上言赦李布者李布既赦拜為郎中遂歷仕

孝惠呂后及孝文三朝文帝時為河東太守也以意度之此卷子當至李布赦罪拜官為止然則後幅方長或轉用側韵未可知也抑史記項羽本紀載楚將鍾離沫與漢軍相距滎陽成皋之間為漢所敗無它勛績而寫卷中如此卷及王陵變文等一言楚必先其人蓋項羽兵多而將寡求其武勇才略如淮陰絳灌樊噲英布之流既不可得無已而思其次鍾離沫遂為楚漢故事中之唯一楚將斯亦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卷中避民字不用如四人樂業三邊靜句以人字代之知為中唐作物而詞彩拙陋洩洩皆皆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晚唐五代諸俗寫之綺合藻結者誠不可同年而語爰知大藝之發展必循時序而不可少假於此斷濫之俗文徵之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之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四七號云

敦煌寫本梁朝傳大士頌金剛經序一卷 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首題梁朝傳大士頌金剛經序按傳大士者梁烏程人名俞妻于捨田宅自建雙林寺樓學釋典梁武帝中大通中迎居同泰寺旋徙鍾山定林寺學徒錄多嘗解經於重雲寺光諸殿常見異相以大建初年示寂徐陵為撰傳大士碑文其遺著散載傳燈錄諸書此卷子專記荊州寺四層閣上金剛經五十四頌故事全文可分三段首段言大士為彌勒菩薩分身下來助梁武帝揚化不要高位只須一具拍板即唱經歌四十九頌武帝深加珍仰因題此頌於荊州寺四層閣上次段闡述金剛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為拔開秘鑰涉津實筏傳大士所傳四十九頌於後更有智者不顯姓名制歌五首合成五十四篇末段附誌凡欲受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先須至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啟請八金剛四菩薩並錄淨口業十四字真言虛空藏菩薩普供養十字真言及八金剛名號等及降魔變文卷子為開元皇帝御注金剛經而發開端敘意謂三世諸佛由此經生最妙善提由此經出囊括群教為各經之要目云云蓋金剛一經雅為世重而自傳大士頌之譬如馬因回顧其價頓增宜乎後來者序錄其事故神其說而藉資勸化也此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五六號云

敦煌寫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一卷 攝影本

原題唐布衣翟奉達撰奉達字里無攷頗長文事據卷尾題記謂寓於天福八載蓋在昭宗末年也所記凡十有九則一為梁拍提寺僧琰師虔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轉大得壽事二為梁開善寺僧藏師誦經壽考事三為隋時波羅僧師弟三人為胡神打死緣誦此經更生事四為趙文昌入冥覩周武帝備受諸苦事五為遂州士人死後見庾信縹緲泥犁化為巨龜事六為渭州哇彥通趙越百丈深澗神力接扶事七為鄜州寶善寺僧法藏發心寫佈此經却疾延祿事八為隋僧靈寂及弟子二人攜經往朝玉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大殊盜及不入事九為長安溫國寺僧靈幽入冥為平等王持誦此經還魂延壽事十為漢州孔目陳昭以虔持此經死後抵罪更生事十一為居士荀樂善以筆書空為天寫經遂有寶蓋護龍陰雨不濕事十二為王陀嗜殺晚而持經終得消解冤債事十三為王緯誦經臨刑折刀事十四為朱士衡焚經不壞事十五為崔善冲迷途誦經燭火引路事十六為梓州唐晏得佛比護追兵咫尺莫睹事十七為魏明誦經冥使三度不獲事十八為南陽李延持經輒見神光事十九為寶氏虔奉此經偶見炬火上階風疾得瘳事奉達自言更有持此金剛經得驗者校多事繁不能具載云云



此十九則中、以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一、及第十三諸則、  
文情並懇、宛轉動人、而第四則尤見警闢、事為開皇十一年太府  
寺丞趙天昌已死未殯五日而甦、歷言宮事、初見閻羅王、問文昌  
修何功德、答曰唯常持誦金剛經、王即合掌改容、贊言善哉、願諸  
冥卒、將勿誤繫、覆勘果誤、王乃留昌誦經、一人引昌西南下至藏  
經之所、大字數十、番皇輪奐、經滿其中、金軸寶卷、妙好莊嚴、文昌  
即取金剛般若經、西向誦讀、王東向諦聽、已而放歸、引昌出門、便  
見周武帝禁囚門東房內、昌即拜見、武帝厲昌、我諸罪並了、唯誤  
內街元嵩之說、毀滅佛道、苦難未已、術元嵩為三界外人、非閻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王所筭無由追攝、為我語今帝、乞少許功德、救拔苦難、昌諾而甦、  
具聞隋文因飭海內師僧、為周武帝三日持齋、轉誦此經云云、蓋  
所謂三武之禍、周武之使、復有唐之武宗、作者不敢斥言國史、爰  
假口勝朝、付諸冥誕、紛紛色相、若具本原、自大執之觀點、而論與  
白氏行簡、牛氏僧孺、傳奇怪志之筆、顏顏髣髴、豈容以無名俗寫  
而少之哉、第五則結語畧同、序庚信生前好作文章、割剝諸經、或  
生譏謗、故歿後百禩、拘囚無間、罰作大龜、一身數首、其設態造境、  
不循恒模、則謂作者長於文章、或者不為虛美歟、記後附鈔開元  
皇帝讀金剛經吟詞一通、另有二七二一號卷子、原題開元皇帝  
讀金剛經吟詞、單行一卷、已著錄、

次為八大金剛名字、後為大身真言、心中真言、金剛呪、佛母呪、  
及文殊菩薩心中真言等、都為一集、不外宣揚金剛一經、普勸誦  
持而已、八大金剛、為誦經之先、必須啟請者、諸真言、諸呪語、並錄  
梵音、意亦誦經前後之送聲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敦煌寫本太子五更轉一卷 攝影本 二四八三號及三〇八三號五校

不著撰人原題太子五更轉一卷察其體制與太子入山修道讚及南宗讚等略肖蓋亦吟詞讚頌之類也全文共分五節而以一更初二更深三更長四更滿五更曉諸語冠之轉之為韻亦猶燕樂中分折分疊之義後世俗曲五更調之類甚夥其源蓋出於此全篇敘佛祖出家得道故事首節言太子孤坐動出家之思然類知耶孃防守到何時得到雪山口次節言五百力士昏沉入睡適取黃羊及車匿朱鬘白馬同一心三節言白馬騰空脫除羈馬宮裡傳聲悉達無三〇八三號卷耶孃肝腸寸寸斷四節言太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雲行萬里香氣氤隨一樂者提修佛道不藉你世上作公王三〇八三號卷世上作末節言白馬空歸眾生成知此事忽見城頭白馬鬃三〇八三號卷世蹤則知太子成仙佛了持以三七六零號太子入山修道讚相較其分節次第大致吻合唯聲略不同後者側重聲色之敷寫此卷則單舉父母恩重以見其解脫之難至於黃羊匿車白馬行空諸異蹟蓋同採佛本行等經為言非作者所得向壁虛構故兩卷初無差別也此寫卷產生年代未易質言若以入山修道卷子為例或亦中唐以後之物歟

敦煌寫本出家讚一卷 攝影本

此寫本不著撰人原題出家讚一卷揆其文體與南宗讚及入山修道讚等大致相肖而文彩遠遜蓋亦經變之一體彼宗所謂吟詞所謂讚頌者也全文凡分十折序太子出家時解除羈鼎具大決心每折以捨却及唯有對文第一折言捨却耶孃恩愛唯有和尚閑坐第二折以兄弟姊妹對同學相隨第三折以釵花嬌子對刺刀相隨第四折以口支口粉對樵豆楊枝第五折以羅衣錦繡對將覆披支第六折以高頭繡履對草鞋相隨第七折以池龍錦繡對坐具三衣第八折以金銀器對錫鉢銅匙第九折以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堂萬金對草鞋相隨第十折以獨車細馬對十二部尊經而每折以舍利佛國難為吾本出家之時二語發端大約吟誦往復極迴環詠嘆之致考吟詞為體其聲文並懋者上也次焉者不得於文而得於聲拍板相逐嬌弄婉孌則其成方感物迴腸溢氣往往不假詞彩而功驗自成觀於頤曲者不問言詞而但賞音聲夫亦何莫由斯道歟況斷濫俗寓端為里耳而發則采薪采非無以下體攬觀者勿嫌其文詞卑近可也茲特錄而存其目云



敦煌寫本大唐五臺曲子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原題大唐五台曲子五首調在蘇莫遮分咏五台勝景者也第一咏北台所謂大聖堂之所在也第二咏東台第三咏中台第四咏西台第五咏南台五咏既畢又錄無名氏讚語四言四韻次為達摩遺偈七言四句又次為龍牙和尚偈五言四句最後為真覺和尚偈長短句一首字蹟泐損特甚難於逗點若就全卷推測或即五台齋會都講登座寫唱之詞先以詩曲繼以吟誦或謂大殊戒僧托鉢募化之際載歌載誦自明本源藉以多獲齋餽亦未可知按五台為大殊卓錫之場隋唐已見著錄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觀此卷有吉祥鳴師子吼饒念文殊三兩以大聖慈悲方便潛身採之語蓋寫唱之主旨在斯不啻吟咏山川之勝花木之繁實石煉爛瑞彩卷收而已也折卷首題曰大唐云云卷中又有西國神僧遠遠來瞻禮及福右唐朝萬古千秋歲等語或謂震旦佛子遊西土者歌此以燭輝遠人亦猶東來僧侶必頌驚峯雪嶺命意將無不同錄存以備一解可也卷中簡字甚多謄舛亦眾而考其寔與多種俗寫若合符節然則謂為書手之家學而涉誤也不謂為當時當地之民間書體通常如此亦何不可之云苟知曰約定俗成謂之宜準此而談則居今之日而欲訂正千載上人斷滋俗寫之書體正誤誠勿

如視為應有之特點之為宜也此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三八六零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太子出家十二時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與太子入山修道讚及太子五更轉等卷文體相若通卷分十有二折而以夜半子雞鳴丑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正南午日昃未南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等十二語冠其詞大抵宣唱之際腔韻重疊迴旋動聽詞章樂理之妙兼而有之洵如慧皎所言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所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今按此卷敘如來出生得道始末首折言太子出胎步步足下生蓮花九龍齋吐溫和水次折言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親自黃羊車匿圖東西不那人千自心有三折言夙是佛身本有三十二相好神通知惠異諸人四折言目擊四苦即知此成正堪修便是迴心作佛道五折言戒斷貪嗔不羨世間為國主唯求涅槃成佛因六折言廣施庫藏憐貧恤老即慈悲每有苦哉今日是七折言修行之難每旦持齋一麻麥捨却慳貪及父母八折言得大神通眉毫放光照十方救拔眾生及五趣九折言廣開妙法斥退波旬降得魔王及外道莎羅林裏見世尊十折言問浮提眾生寔難化誘願求世尊陀羅尼若有人聞誦持受十一折言文殊菩薩來問何阿難合掌白佛言文殊來問維摩詰卒折言十代弟子

懺悔佛說西方淨土國見聞自消一切罪卷中引微釋典頗云繁富而造語清逸無割剝洪濇之態則跡五更轉等卷勝一籌矣抑其用字如隅中巳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九四隅下云遇俱反說文隅也經或從山作隅日出處山名也尚書曰隅夷曰暘谷是也又日昃未一切經音義五十八日昃下云徒結切日仄也又南時申甫段為晡玉篇晡日加申也是皆造詞不苟切當不移則知作者稟精釋典之外並通訓詁小學其非成於庸俗之手必無疑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秋吟一卷攝影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原題秋吟一本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一八號今按此文實為詠秋之作而中間貫串釋典廣屬勸化之音蓋僧徒募化時歌之亦經變之一體也最後七言四句題曰偈子綜括前文結穴奏雅其前則吟斷相間文字間有損泐今攷俗寫變文中或題曰吟或題古吟其用側韻者又題側吟與誦經曰唱頭有不同按慧琳一切經音義五十四吟哦下注云江南謂誦為吟哦卷七十三吟吟下注云吟誦詠也又卷二十七卷五十九誦誦下注云誦謂詠讀也引周禮教國子無道誦誦鄭玄注背文曰誦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以節之曰誦按說大誦誦五訓二字通言無別是吟有詠讀之義也又廣雅釋樂吟歌也秦策則將吳吟楚詞吳歎越吟並注歌吟也是吟有謳歌之義也夫古今韻語不必皆歌而咸可詠讀通常諸卷吟詞率為歌讀之體而此卷偶用有韻駢文貌似少殊然無害於曼轉曲調與唱經之高爽清徹聲接雲霄者適形其同功而異曲也次按斷者通常施諸短偈亦有不盡然者如文殊問疾卷中既載隊仗高低滿路排長偈亦注斷唯其而大抵為七言八句位於白文中間經偈之前或吟詞前後考宋時樂曲有所謂斷送者亦簡稱曰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九宰執親王百官入上壽餘載皇帝賜臣僚宴第六盞左

右軍築毬樂部哨笛杖鼓斷送第七盞女童隊舞樂部斷送周密

武林舊事卷一天基聖節排當樂次載聖節宴凡扮雜劇一段皆有斷送樂歌亦如之所謂斷送蓋當插入之義董解元西廂諸宮調卷一般涉調有哨遍太皞司春一曲牌名下側注云斷送引辭卷四正宮有梁州令斷送簾外蕭蕭一曲又樂府詩集二十六序題云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又舊唐書二十九呂才傳才上言臣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詞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等奉和雪詩以為送聲此所云送亦即斷送之謂也六朝人隋唐言送唐五季人言斷或為無詞之樂曲或為有詞之歌曲而度其節次位置並無不合而此卷之斷概為七言八句與吟詞相錯為序合則韻續離則自成是亦斷送之義也或如樂府詞曲中之盤趨引子本居歌詞前後唯其為隨時可以插入亦可以由人摘出則入未可知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十一史衡敘通全五百六十三卷 清初鈔本

表襮如纂，猶如為明清間人，字復待考，是編不諱胤玄諸字，知其寫作年月，必在康熙之前。全書卷數不明，見存之目僅得史記五十卷，前漢書四十一卷，後漢書四十四卷，三國志二十九卷，晉書五十卷，宋書三十一卷，齊書十五卷，梁書十四卷，陳書九卷，南史三十一卷，魏書三十五卷，北齊書九卷，北周書十卷，隋書十八卷，北史二十七卷，唐書八十卷，五代史十七卷，宋史五百十四卷，都十八史五百六十三卷，而見存之文則為十八史五百五十一卷。按魏書缺三四三三九卷，唐書缺四一四卷，宋史缺五卷，北史缺十卷，齊書缺二卷。按以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鈔類

十一史之名，應更有遼金元三史若干卷，然已無從知其梗概矣。按是編首錄明崇禎六年國子監刻史記等書，二十一史連本，未竟厥功，或鈔胥中途廢事，抑舊有而旋遺亡，失則吾人無從知斷矣。今按是編體製蓋節縮正史而成，無論表書紀傳，靡不咸載一篇之內，或略其事跡，或省其字句，或改大字為小字，如各史紀傳中所有文章詞賦，或變正文為註語，如史記本紀，亞父東向坐，亞父者范增也，今以亞父者范增也，而變革最大者莫如譜表，原為橫行，今則直下，既無欄界，又無間隙，一名之次，唯見數字累累，莫判首從，幅員雖增，而史家之立意全失，即此一端，足徵袁氏之才識卑近，學亦不足稱者，復次正文之內，往往加以

紫語一篇，既終或亦評其文章，而史記帝紀之後，更製讀語題

曰：猶如讀云，它史咸無，殊不可解。夫史之有鈔，所以識大而蠲細，體具而形微，一以為寒畯無書者節其資斧，一以為官冗事繁者省其日力，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袁樞之紀事本末，顧棟高之春秋大事年表，神明自化，生面別開者，上已必為者，如茅坤之於史記，呂祖謙之於十七史，並能提要鉤玄，不啻粉作，然而抑其次已。若斯編者，上承明季割剝之風，而斤斤焉唯助詞裁剪是務。按書中裁剪助詞甚夥，是亦明季古文家之一見也。夫亦何史之可示，顧其書未見梓行，慮經百千年後，並此不完不備之鈔本，漸沒於風蝕蠹蛀，而莫或識其名也，爰撮而錄於斯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斯云



敦煌寫本沙州百姓上天可汗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中間略有泐損而大體完善首題口口口

口口口口等一萬人狀上迴鶻大聖天可汗全版云云以全篇

文義度之缺字當為大唐沙州耆壽百姓八字蓋文中耆壽百姓

凡四見而呼籙和平寢兵者正托於耆壽百姓之口中間歷數往

事實為耆壽百姓目擊身受之實而不覺其言之詳也文中先序

安史亂後沙州陷入吐蕃宣宗大中三年太保張義潮興敦煌

甲士再告收復爾後太保歸闕子孫按指張淮深等世鎮西河七

十餘年次言迴鶻勢大淹有張掖三五年來頗掠沙境口月二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別史類

六日狀銀領兵又到管內口云索和令天子出拜耆壽百姓再三

商量可汗是父天子是子此即差宰相口口大德燉煌貴族耆壽

貴持國信設盟文狀便到甘州函書發日天子面口拜跪固是本

事不敢虛誑豈有未拜口耶先拜其子此後各守疆界……

況沙州本是善國神鄉福德之地天寶之年河西五州盡陷敦煌

一郡不曾破散經今一百五十年社稷宛然如舊東有三危大聖

西有金輪毒龍常時保護一方處所伏望天可汗信敬神佛更得

延壽莫然無辜莫更信謠百姓東望指揮如渴思漿如子憶母云

云未署年未七月口口沙州百姓一萬人狀上接宣宗大中五年

歲次辛未嗣經懿德昭宗四帝更無辛未紀年迄梁太祖乾化元

年辛未而唐亡已經五年矣據兩唐五代及宋遼諸史瓜沙五郡

再入迴鶻終宋之世未告先復而懸處西陲孑然無告觀於此

淹有張掖及東望指揮之語益知迴鶻勢大久逾七關而東之矣

人民雖奉正朔仍避廟諱卷中民字其事實易姓數載而猶然不知

有漢不亦至可悲乎玩卷中可汗是父天子是子之語雖出紀信

誑楚之計然而唐綱失馭邊務坐廢孔者和親之策不行宣宗以

和親冊封之術而繼以稱子稱姪之事或竟先石晉而為之

矣唯史官紀事略於邊遠諱尊諱親刪改實錄而後來治史者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不能不借助流沙墜簡斷濫俗文於中往往得其真像斯固學人

之不幸而諸寫卷之彌以可珍也

敦煌寫本千字文一卷攝影本

梁周興嗣撰此卷前後泐損見存之文自安定字起至阮嘯字止

按隋志著錄千字文一卷梁給事郎周興嗣撰又梁國子祭酒蕭

子雲及胡肅一家注各一卷又篆書千字文一卷草書千字文一

卷并不著撰人蓋即興嗣之文唯書體之別傳注之差而已唐書

藝文志著錄蕭子範千字文一卷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舊志同唯

多篆書千字文一卷不言作者迄宋史藝文志唯存梁周興嗣次韻千字文一卷

當時詔行天下為啟蒙識字初階歷千載而弗能替也今按千字

文撰者相傳有五一為魏太守鍾繇二為晉右軍將軍王羲之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小學類

為梁南平王戶曹從事中郎蕭子範四為梁給事郎周興嗣五為

唐沙門智永然夷攷其實則僅有周蕭兩本經唐入宋蕭亡失而

周本獨存直到於今次韻之說亦不足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

錄智永千字文一卷乃重其書法別為品目初與內容無關辭句

齊所收王書千字文帖原題魏太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

之奉教書是羲之本無創作之事甚明况唯首數語與周本略異

入後雷同蓋出好事者錄晉王書托名鍾文烏有魏太守而預言

秘器阮嘯者乎至梁書蕭子範傳明載子範為南平王撰千字文

一卷而蔡邕注之事必不誤第其書已亡無從知其梗概矣此寫

卷即為周文無可疑間而不諱治字應為初唐遺物唯書手甚劣

如學優登仕優作憂好爵自縻縻作眉丙舍作杓舍八縣作八懸

何遵約法何作河韓弊煩刑刑作形魯魚亥豕層出不窮意者口

傳耳受聲無意擬如晁錯之傳書又烏能定其無乖異耶此卷見

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八八號更有篆書千字文

及其草千字文各一卷志係隋志舊則分別著存其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大目乳連冥間救母變文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卷尾題貞明七年辛巳歲四月十六日淨

土寺學郎薛晏俊寫張保達文書蓋敦煌俗寫中最著之一  
變文也通體敘目連救母青提夫人故事說白與吟唱相間  
全文不下萬言中間穿插神佛鬼魔刀山劍樹銅柱鐵牀地  
獄諸苦因心設想色相繁縟莫不繪影圖形盡態極致即自文  
藝之視點而音亦確乎有足傳之道不容以斷澁俗寫而少之也  
如寫銅床鐵柱地獄有云女臥鐵床釘身男抱銅柱胸懷爛鐵  
積長交利鋒銳鋒牙快利如刀鑽腸空即以鐵丸充唱渴還將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汁灌蔕蔕入腹如刀劈空中跳戟如星亂刀刃骨肉什什破劍割  
肝腸寸寸斷又如青提夫人囚於阿鼻地獄鐵城高峻莽海湧連  
雲劍戟森林刀鎗重疊猛犬掣渴似震吼跳踉滿天劍輪簇簇侶  
星明及塵模地鐵蛇吐火四面張鱗銅狗吸烟三邊振吠疾藜亦亂  
下穿其男子之腰錐鑽天上旁飛剗刺女人之背鐵犯踉蹌赤血西  
流銅刃剗胸白膏束引腸腰碎骨肉爛筋皮折肝膽斷碎肉迸濺  
於四門之外凝血滂沛于獄鑪之畔聲叫號天炭炭汗汗雷口口地  
隱隱岸岸向上雲烟散散漫漫向下鐵鏹擦擦亂亂箭毛鬼嘍嘍  
寬銅嘴烏吃吃叫喚獄卒數萬餘人愍是牛頭馬面饒君鐵石為心

亦得亡魂膽戰皆能繪影繪聲栩栩如活它如將如來之錫杖入地

獄而立見坦途慳慳未除進稻梁而化為焰火亦復設像真切聞者  
易感後來無失數之傳奇說部乃至盲女彈詞伽藍碑書其涉及泥  
犁羅察之事能一望倚傍超越此卷之範疇而言大行遠者定百不一  
觀焉然而目連救母傳說徵諸民間舊俗七月十五日盂蘭齋會  
佈施餓鬼則幾於姪姪盡曉有井水處同此風尚爰知宗教故事感  
人之深有未可以恒情喻者而孰謂江河濫觴曾是一不知誰某之村  
言俗寫也哉後次此寫卷與大正藏本文字頗有同異例其顯者如僧  
說乞來者寫本乞作去又只恐無常相通通寫本通作區音假為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亦通又後開應當設口述寫本開字作七又由如大水出蓮花寫本水  
作火義長又又種琮林寫本又作六六種與下文四花對文為是又天  
邊海氣寫本海作淨又早知到沒艱辛地到沒不可解寫本作別後  
者是也又眾生孽報似風飄寫本飄作飄又故來訪覓寫本訪作覓又  
啼哭咨嗟寫本咨作吹又入爐炭寫本炭作炭則並緣形似而歧它如  
鼓寫本作鼓寫本作鼓寫本作鼓寫本作鼓寫本作鼓寫本作鼓寫  
悸寫本作悸寫本作悸寫本作悸寫本作悸寫本作悸寫本作悸寫  
意為當時流行俗體或鈔手寡學臨金根三豕之譌或更有別本因  
聲假借則吾人未易質言已

敦煌寫本孝子董永吟詞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通體為七言均語間有三七句法蓋所謂吟詞之類亦變文之或體也敦煌俗寫中此例甚多如開元皇帝新集孝經吟詞戒殺生吟詞乃至南宗贊太子出家史詩等雖有經變世變之殊而其勸善警迷之本指一揆抑託諸寫唱俾以聲樂感人者全然無二也此卷開端云人生在世慎思量暫口吵聞有何方妙大眾志心須靜聽先須孝順阿耶娘好事惡事皆抄錄善惡童子每抄將全篇大意深探於此爰序孝子董永年十五而二親俱謝外無其功內無兄弟家貧祚衰無以為殯永乃鬻身百十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類

葬二老次言董永純孝格天神女下降遂相居處生子董仲神女巧於機織易貨致富而組織綺羅數已畢却教二人董永歸本鄉娘子便即來雲去臨別分付小兒郎但言好看小孩子共永相別淚下行次言董仲七歲村兒謂其無母歸問於父永具告之仲遂走出尋母行值孫賓願於是夫子將身來誓誓卦此人多應免阿娘遂告董仲阿釋池邊三女沐浴中間紫綃者即為汝母次言董仲見母神女授以金瓶持造孫子天火忽發於是夫子需占之書燬其大半而結語云將為當時惣燒却檢尋却得六十張此因不知天上事總為董仲免阿娘以另一奇異之傳說作結頗有迴旋攝

鬼之致於希臘荷馬之史詩中往往遇之蓋亦聳人視聽之一方也唯此卷文詞鄙陋先後重複視開元皇帝新集孝經等詞頗有弗如或為較早之作筆路無華耶抑原出俗手未經潤色耶說者謂聲樂感人往往不假詞彩而芸芸眾必一言一事數唱再三變換其音色助之以手語然後方收成方動物之功程移風易俗之妙徵之後世民謠俗劇之文蓋有同然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佛經華嚴經大方等大集經大集分經  
大威德陀羅尼經九續般若經等音義一卷攝影本

此卷不第撰人首尾均有缺軼細審知為華嚴諸經音義而與今

本一切經音義或同或不同而序第則無一同者今按新收一切藏經

音義處士顧齊之序謂唐初有沙門玄應及太原郭處士並著佛

經音釋例多漏畧又說太常寺奉禮郎景審序謂唐初有沙門玄

應孤標生知獨運先覺明唐梵異語識古今奇字撰一切經音義

一部凡二十五卷亦有沙門慧苑撰新譯華嚴音義一卷並編於開

元釋教錄云云蓋慧琳之書百軸寔以玄應諸家為之先導然後撰

其闕遺修輯漏畧故能後來居上掩蓋前修今觀華嚴大方諸經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釋家類

標玄應撰音非唯不欲掠美抑必玄應著述久已傳鈔確乎有不可

泯沒者在也今按此卷錄所均出玄應撰音或即二十五卷之殘餘片

段未可知也顧與今本一切經音義相離不第文字之異同甚夥而今

本多於寫本倍且不止爰知今本雖題玄應撰音者其定慧琳增訂輯

補之處不知凡幾按問有註明有而不恃成而弗居古人之著述道德

於是微之矣按寫本大方等大集經十五跋塞下云又作他同補我反

玄應音義止此今本增下居反字林跋塞行不正也十二字蓋為慧琳

所補由此推之則寫本必出於玄應之後慧琳之前易言之則當貞觀元

和之間無可疑問矣大集目藏分經十燐身下云聲類作燐燐二形字

詰古文口嚮二形今作鼓同詳廉反通俗文以湯去毛曰鼓經文作燐云

云而寫本燐下第云或作燐古文續燐今作鼓並同詳廉反以湯去毛

也云云又同燐刀砧下又作襍數二形寫本襍作襍又大集月藏分經二

佛仍下云廣疋云仍重也因也乃也寫本作仙仍下奪乃也二字又同

經六破磔下云經文作洎借音寫本文下增从水二字又光讚般若經二

蠅蜚下云古書飛皆作蜚寫本作與飛同古字也又同經五恢大下云

蒼頡解詁云恢亦大也寫本作恢下云恢亦大也奪大字及蒼頡解詁

云五字又同經須臾是天下云三蒼音帝中陰經作須臾天或作須臾

天亦言善見天樓炭經作須臾天皆一也經中從無從足作無音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作武非也寫本第作音帝亦作須臾天亦見善見天亦作須臾

天經文從無從足作無音讀作武非云云所有引徵書目概付闕

如爰知慧琳之所以輯補玄應良非無因而景序褒揚其書云

兩家音義合而次之浩然如海吞眾流以成深皎兮若鏡照羣物

以無勸者洵非溢美之詞也

敦煌寫本遊真讚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三零號原題大梁故河西管内釋門都僧政兼毗尼藏主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香號會恩俗姓閻氏和尚遊真讚并序闡揚三教大法師沙門紹宗述紹宗事里莫攷據卷尾題記于特大梁貞明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巳朔十三日云云其明年而梁祚遂終則紹宗亦梁唐間人約與遊真同時而畧後者也此寫卷前半為序聯文後半為頌四言均語蓋當於誄銘之製也序大陳述遊真生平籍隸太原降號龍沙幼捨煩瑣投師慕道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釋家類

是得受戒香精閑釋典職高領袖鈴轄僧尼示寂之小徒弟傾心合郡泣淚然觀序文中何期早棄凡間速生極樂告辭四眾一別宗親之語意為天年不永冰壺早缺者歟頌大典雅凝重質文相乘放言遣詞迥非凡響結語謂奉旨書此用記盛靈夫既云奉旨則紹宗之見重於當代可知治史者恒謂二千年来種族之紛爭政制之淆亂以南北朝及後五代醜類並稱而後者五十年間更迭五姓割據者十國其間攻戰殺傷殆無虛日視五族雲擾之際若梁天監陳天嘉符秦元魏之民吾極而小德者似猶不如然而適丁其會佛教之推佈極速而經典律論之造譯以十六國之際為最多僧侶之判

度以後五代之際為尤盛蓋緣彼宗教義幻滅今生亂離無告

之民不自覺而日墮其術或者托跡荆湘藉道租稅富室豪家

以保實財此卷頌文謂師本豪族五郡崇枝則亦或斯之類歟品流既庶俊逸遂多遊真紹

宗之徒恃此斷濫之瑣語而僅傳彼與時漸滅永無稽攷者正

不知其幾千萬輩也治史者知人論世則貴乎舉隅而反三知

一而畢萬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佛本行集經音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前後均有缺軼蓋摘錄經中詞字或音或不音註音或取直音或用反切漫無標準頗疑其著述未成或出初學之手所謂兔園冊子之類也今考此卷自第二卷起至第十九卷止以全經六十卷律之殘存尚不足三分之一持與一切經音義玄應佛本行集經音義相照重合者不過十之二三多出者約當十之四五而形聲異同之處頗有可言如卷二玄應音義必栗下云經文作筆筆也寫卷正作筆策又卷六音義苑囿下云于救反去讀與唐同寫本囿音有上聲按囿字本有于救于九二

續修四庫全書音

卷

子部釋家類

讀則寫卷與唐韻異矣又卷七音義鞍隆下云經文作鐙古鐙字也寫本正亦作鐙又今卷音義屬履寫本作屬履則知所據非出一本又卷提寫本作答提音義下云或言遠提謂可遠從提挈也或作荃提言以荃草為之非此方物出昆侖山也按荃字無遠從義釋為昆侖異草亦嫌過穿不若荃字義便說文荃蕓也廣勻籠也大唐新語漁具曰荃箸又荃箸古通楚詞註荃鳥籠也荃提蓋謂籠裝而提挈之筆者形誤為荃遂不可解然則寫卷所據之本或更出玄應音義前歟又卷九音義踟躕下云又作踟同寫本正作踟又今卷音義弓杞下云經作弛近字也寫本正作弛又卷十

一音義鵬下云足面反躍上馬也寫卷作鵬若面反鵬字字書不載殆為或體又卷十二音義朕葉下云又作嫩近字也寫本正作嫩又今卷音義盪盪寫本作盪臚又卷十四音義門闔寫本作鉗又卷十六音義垂頰下云經文作修寫本正作修由上諸端則知經文之寫本流傳非一雖玄應音義號稱精審而俗手轉鈔未始無一二足資訂正之處是則古本之所以可貴而後之治釋典者於流沙墜簡不容其無視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音

卷

子部釋家類

敦煌寫本佛經音義一卷 攝影本

中阿含經 摩訶薩度女經 生經  
燈指因緣經 義足經 樓炭經

唐沙門玄應撰 按玄應以貞觀末為長安大慈恩寺繙經法

師所著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 始於古華嚴經 終於順正理經 元

和初疏勒沙門慧琳別撰一切經音義百卷 即取玄應慧苑新撰

藏經音義玄公撰有涅槃經音義二卷 大乘基撰有法華經音訓一卷 及太原郭處士等

諸經音釋 比勘補苴 疏通訂正 而成 獨於玄應撰音諸經 仍題本

名 匪唯示不掠美 蓋玄應著作久已流傳 論者謂與陸德明之經

典釋文及李善之註文選 足以抗衡鼎立 則必有精數過人之處 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釋家類

可知已 此寫本不題撰人 持以日本博桑維東獅谷白蓮社藏本 慧

琳一切經音義相校 知為中阿含經 摩訶薩度女經 生經 燈指因

緣經 義足經 及樓炭經等音義 雖序次與今本不合 文字仍多同異 而

諸經悉出玄應之手 不標他人著述 殆即玄應原著二十五卷中殘

存之片段 未可知也 其以今本異者二事 第一 今本釋詞數量多

於寫本第二 寫本釋文數量略於今本 易言之 即今本視寫本加

詳 不翅倍捷 意者玄應初始慧琳補綴 有附增而無竄改 故作始本

貌 得以整然存留也 今按中阿含經卷四 今本釋麗樹魁取 離擴有卒

及割割等詞 而寫本僅登割割一詞 又摩訶薩度女經 米潘下云

經文而作之 稿非此也 寫本第云 經文作稿 非也 又燈指因緣經 喟然下

云 又作噴 同口愧 又說文 大歎息也 論語 顏淵喟然歎曰 何晏曰 歎而聲

也 寫本第云 又作噴 說文 大歎息聲 又同經聲 竭下云 經文作石 樂器名

也 古者母勺作磬 非此義 古文云 寫本第作經文 磬 樂器名也 下十三

字 並奪 唯經文作磬 不作石 則寫本文義勝也 它如喟然 下引說文

寫本有聲字 又中阿含經卷六 祭飯下 引說文 飯 醢 寫本作飯 醢也

依今本則飯 醢 連讀 失其義矣 是雖一字之微 而直接訂今本之

謬 間接補二徐之疏 然則占本之可貴 豈徒然哉 復次 如樓炭經 寫

本 寫本下云 經文作棟 誤也 磬音竹格 反 今本作磬 竹格 反 張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文作棟 疑誤也 此張磬也 及疑字 要為玄應所本 無而慧琳所增

入 爰見古人著述 矜慎淹博 雖一字一義 有不容苟率焉者 無惑乎

前于後 噫 並存而各是也 此寫本見存巴黎國家圖書館 編目

為二九零一號 十餘年間 玄應之名 久為慧琳所掩 爰表而出

之 錄而存其目焉



敦煌寫本新造佛堂功德記并序一卷附寫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首題初於城東第一莊新造佛堂功德記并序前為序文歷數新建佛宇之旨有曰先亡父母得往蓮宮見在姻親長承富貴子孫熾盛不離寶剎之前眷屬口羅延年益壽豐登五稼倉庫長盈等語蓋猶造像之微要福田利益其意一也後半為頌四言均語有曰父父子子虔心鞠躬建斯功德乃遇年豐親物興歡慶讚金容闍家敬奉八部天龍云云其旨趣蓋在斯矣抑序文謂今則有清溪弟子某口於祖父舊莊上新建佛宇洎自某年某月日起首建造至某年某月日工畢按地以清溪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釋家類

古今甚衆或曰口或曰關或曰市或曰坊或曰墟或曰鎮或曰縣或曰灘或曰橋以時地求之此之所謂殆即隋之牛鞞縣唐改清溪在今四川內江東北八十里者或出三峽隣右窮鄉委巷之稱未可知也惟年月既無明文佛寺之名稱亦不可攷則其地其人正難於冥索凡料耳又述供奉諸佛謂富陽塑某佛並侍從二鋪龕內頂上畫某佛及變相四天王四壁畫諸雜變相按張彦遠歷代名畫記段成式酉陽雜俎寺塔記及僧傳雜文所載釋道二家凡畫壁畫本繪仙佛尊像及經中變異之事者謂之變相如云地獄變相化胡成佛變相等是也亦稱曰變如彌勒變金剛變楞伽

變維摩變淨土變西方變地獄變九相變等是也其標名曰變與變文之義正同蓋以文字言之則曰變文者稱曰變以圖畫言之則曰變相者稱亦曰變其義一也此寫卷所謂變相四天王亦猶彌勒變金剛變之類諸雜變相則猶地獄變九相變之類蓋指非常殊異之事足以揚人心而警凡慮者故曰功德也近世敦煌學者不明是義必謂變為譯音之一失之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釋家類

敦煌寫本文選白文一卷攝影本

此殘卷為李康運命論之中段蓋當今六十卷本之第五

十三卷也見存之文自不能維其末句起至宜獨君子耻之句

止首尾均已亡失持與胡刻仿宋本相離文字同異頗多如仲尼

之辨也而言不行於定襄今本作定哀又應聘七十而不獲其主

今本十下有國字不下有一字又潔已養高今本作封已又諸侯

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至焉今本下句有雖造門三子而

至字作者又後世君子今本作後之君子又居之而不疑今本句

末有也字又升之於雲則雨施之於地則土潤之今本句末兩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錄存

字並脫又不辭於濁不傷其清今本辭作亂其作於又則伊尹呂尚

之興於殷周今本殷作尚又不邀而自遇矣今本邀作微胡克家考異謂宋本

茶陵本微並作邀是也而今本西河之人寫本人作氏是寫本不避唐文皇諱

又治亂連也後作治不作理是亦不避高宗諱也蓋其產生年代不得在神堯後矣玩其字體蒼

秀穆好雅具二王神韻或為六朝人作亦未可知約之為後來寫刻祖

本之一則可以斷言也其間文字異同之處雖未見鉅編繆刺必不相

謀之例而寫本大致通安足以備一格而廣其聞其可貴豈徒然哉它

如然而志士仁人句胡氏考異謂茶陵本無然字云五臣作然袁本無

而字云善作而案此依五臣改善又誤兩存其字非也而今寫本正作

然而則知兩存者不非而胡氏自非耳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

圖書館編目為二六四五號更有二四九三號一卷字蹟既不一手卷

帙復異有廣袤美分別著於錄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六朝寫本文選白文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四九三號卷

中不避唐諱治民淵字蓋為六朝隋人寫本而字體勻整秀逸雅

具江左風姿誠為寫卷中不可多得之品持與仿宋胡刻本相校

正當五十五卷之半為陸機演連珠而首尾闕略文自第二首應

得則凶句起至第四十五首故據圖無揮劍之痛句止而今本之

第五十首寫卷移算第四十四首是為異同最大之點自四十六

首以下序列有無參池則不可知矣至於文字之足資是正者指

不勝屈顯見者如第二首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寫本勝作稱義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非部經集類

第六首時風夕灑寫本灑作泛第十首非幽蘭所難寫本難作款

並緣形似而歧同首寔繁絃所思寫本實作乃十一首不為世屈

寫本世作勢誼理並佳同首耀夜之月寫本目作月與不思倒日

句日月對文當無疑義十二首柳莊點礪寫本礪作礪十八首循

虛器者寫本猶作修二十一首習數則貫寫本貫作興同首替史

清耳寫本史作史胡克家攷異謂袁本茶陵本史作史並與寫本

同也同首而無伶倫之察寫本伶作冷又二十二首淮月稟水淮

作準不能加涼寫本涼作涼並為本字又二十五首探心昭武寫

本昭作照與捕景對文又二十七首非假百里之操寫本自作北

與西子對文又三十三首懸景東秀寫本秀作積與西頓對文

並可從如上所舉不惟足糾後來刊本之訛間亦能正李善之誤

雖非全璧猶可珍也他如影作景偶作耦循作殉遜作遁武夫作

砥砮異作殊殺作然按殺作然為六朝唐人之類正多蓋字有今

古而義可兩存則又無庸詳論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一卷 攝影本

原題白行簡撰行簡字知退其先蓋太原人後徙韓城又徙下邳居易之弟也貞元末進士第累官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卒於寶曆二年兩唐書均附見居易傳有集二十卷今不傳夫平廣記四百八十四引其李娃傳傳奇一卷為元人曲江池及明薛近兗編補記粉本又說郭載行簡三夢記一文敘述瑰奇亦小說家語蓋行簡雅擅文筆而當時如范仲淹之李公佐陳鴻元稹之屬咸以餘紙發為俗文或長於吊古或曲達閨情感人動物十倍莊語行簡爰有述作蓋猶是云爾此卷不見著錄錢曾也是園記有宋刊舊本修葺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據以刊佈始有傳本不謂得此於敦煌俗寫之中其為最初鈔錄又何疑焉此文雖不易定其必出行簡而必謂行簡之決不為是亦復未為通識先於此者有張文成之遊仙窟後於此者有宋無名氏金主亮荒淫平話其嫖褻暴露不減此文而遊仙窟一卷據日本聖武天平時山上憶良沈疴自哀文所引知當開天之世作者猶存書已流傳東土屢見引稱則文人好事興到神遊之筆不求名世而自然長存天壤者又奚足目為疵者耶今按此寫卷狀男女交接之事而重在描寫女子前為小引略謂夫嬈之道為人生嗜欲之本官爵功名乃人情之哀賦文首言男女幼年官能未備繼言始

婚初夜夫婦以成已後歷言媾接之事盡態窮形又分春夏秋冬情韻各別爰雜婢雛娃妖姬媚尼風懷久盛一朝言謔輕薄之狀婉嫵之姿躍然紙上觀之神迷若以文苑之視點而言其繪聲休物瀏亮通宵殊有大過人者而其斟酌鍊字俱見根柢尤徵為續學之士簡練之作攬觀者淫人見之謂之淫莊士見之謂之莊焉可也其目註引洞玄子交接經素女經等均為道家佚書其用字如屈肅之類並非字書所載或亦琴絃寂實之稱確有本源耶抑當時口語俗字臨文不避耶則無可考矣綜之作者解放不羈之精神歷千禩而罕傳此卷洵為奇恣橫絕之作則不容異論者也原卷見存已黎國家圖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館編目為二五三九號云



敦煌寫本昭君怨詞人連句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通體作七言均語原題諸詞人連句而不著誰某察其體製蓋吟詞之尤叶聲律饒文彩者連句云云或屬托詞而昭君怨之名為後來樂曲名譜之一其源蓋出於斯按昭君故事為唐人豔稱詩家如王昌齡杜甫白居易等咸有專詠敦煌寫本中亦有王昭君變文二卷敘昭君遠適虜庭母為閼氏幽憂下世喪佛隆崇而銜官房面九姓截耳如失怙恃如奉神明訖於孝哀茲使賜祭並載其祭文云云原其作意美昭君即所以美漢美漢即所以美唐也按唐自天寶亂後河西淪於異族其後迴鶻吐蕃迭相雄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宣宗大和中初貞觀復沙州嗣以張氏世將義潮及姓淮深等粗告救平而安西北庭終非唐有故唐宣冊封以廉之和親以固之按唐大詔百二十八載宣宗大和十年宣撫迴鶻詔有云迴鶻久為與國營建大勳累次中配之儀等語知和親不止一次然終宣之世涼州未告內附其效顯可雖收效至微或亦輯睦片時人民苟免騷亂而權臣懦將自居魏絳之功持為不刊之計其政見左者不欲斥言朝綱爰借昭君為題敘其哀啼怨慕如美玉明珠委之棄壤聞以鐵彈釣軸之無權無勇所謂背面敷粉者也杜詩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語尚疑難下露白時眼前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乎薄之志見此寫卷詞彩甚篤要非寡學者所能庶幾則其詠昭君正所以喻時事猶然于美樂天詩意亦未可知而顯然與變文異趣似

亦未可無說也綜之昭君故事哀感頑豔為絕佳之英文題材又復暗合時事文人托諸吟咏以自蓋其刺時諷上之蹟言者無罪而足以行遠感人千古以來亦誠不可多得之掌故也此寫卷書手甚劣如選後君王空悔惜悔誤海文自恨丹青每誤身丹誤舟又聞道和親將我散韻字以下文接字為均竟莫定其本字之為憐為撒矣顧因其詞華而下其年代決為殘唐作品無疑苟非溫李後輩烏有是妖冶綺麗靡靡猗猗者哉原卷編目為二四七八號現存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敦煌寫本白雀歌一卷 攝影本 二五九四號二八六四號兩卷

原題白雀歌三楚漁人臣張永進上見存巴黎國家圖書館

者凡二卷一為編目二五九四號一為二八六四號細審知為一物不唯大理街串而書手亦出一人顧前半泐損中間脫缺無從知其全貌耳以見存之大觀之首為小引中為歌末為頌歌頌並七言截句若干章大抵所謂歌者蓋當於燕樂宮詞大曲之屬而頌則斷送之聲也歌詞中有曰願見金山明聖主延齡滄海百千秋云云按金山國據新五代史七十四吐蕃傳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稱帝自號金山國主白衣天子敦煌寫卷中有沙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四庫類

山事蹟者非一此寫卷所稱金山聖主必指奉言無疑則作者自稱老臣自署三楚漁人或原為張氏寅僚嗣為臣僕流宦敦煌年老無歸者歟作歌之意乃感於白雀忽至指為瑞應張氏自謂金德與天乙同數故自號白衣天子服色器用尚白喜白雀之應故歌詞中有曰白雀飛來過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深向後宮呈寶瑞玉樓高處送嘉聲又曰白衣殿下白頭臣廣運等謀奉一人白帝化高千古後猶傳盛德比松筠頌詞中有曰樓成白壁聳儀形蜀地求才贊聖明自從湯帝昇遐後白雀无因降帝廷它如白沙白雪白銀白珠白龍白獸白屋白壇白纓白袴白綃白衣白旄

白牙白虎白頭白汗白鏐鑪白蓮花白霞太白等詞凡白庶物莫

羅微而頌詞又云今來降瑞報成康果見河西再冊玉韓信白起

滿朝謀似雨國門長鎮在敦煌等語由白字而必及白起蓋見作者之熟費經營矣抑歌中亦間引釋典如曰白衣居士寫金經誓弑人王不出庭八大金剛持寶杵長當護念我王城詞旨劣陋口不擇言然而小朝廷借竊自娛群臣悅城狐之醜尸羊頭爛胃之爵一朝而有是人也自足文也洵可謂彬彬郁郁善頌善禱者矣著存其目不失為邊疆割據者之一掌故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古文孝經殘卷一卷影印貞觀寫本

舊稱孔安國注按孝經原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玄注

古文稱孔安國注唯其書出自劉炫隋志已斥言其偽蓋亦古文書

傳出自梅賾而託名安國之類也唐玄宗開元七年三月詔儒臣質

定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於是今文行而古文傳習者漸稀

開三年開元十年六月玄宗自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

月重注亦頒天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注刻石太學是謂石臺孝經

御注行而孔鄭兩家併廢矣此寫本首尾均缺見存之文自三才

章第七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句起至聖治章第九以養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孝經類

母日嚴句止民字均缺筆作民治字不諱其為貞觀遺物不問可

知察其注文如三才章引詩小雅赫赫師尹民俱爾瞻毛傳赫赫顯

盛貌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寫本作

詩云者言詩赫赫天之威明之貌詩云者政教也公仕眾有不尊敬者

俱共瞻視之共治人盡行孝義也文義顯不可通疑有脫誤也又孝治章第八引詩

大雅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毛傳覺直也箋云人君為政無偏於得賢

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

所以倡道寫本作詩云者言詩覺者大言天子有大德之行於

天下則四方之國莫不從使者其訓詁釋義並與毛鄭不合其為劉炫所

傳孔註古文抑又可知特與覆宋本孝經相校文字頗有同異如三

才章第七先王見教之可以化天下今本天下作民也道之以禮樂而

民和穆今本道作導穆作睦孝治章第八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今本句尾有也字故得方國之歡心今本歡作惟下同治

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今本奪之心二字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

如此今本天下有也字聖治章第九天地之性人最為貴今本奪

最字各以其來職祭今本末職二字互倒凡上列舉皆顯然異同之

處而大抵寫本之義較長然則此蓋殘篇無論其為前乎石臺

經文僅存之舊注不容以斷濫而無視之價值即以大字而論其正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補闕之功夫亦何可少耶原寫本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

為三三八號其原寸蓋倍從常帳云

敦煌寫本論語卷首一卷影印本

魏何晏撰晏字平叔南陽宛人進之孫咸之子也官尚書尚主爵閤內侯三國魏志有傳魏正始中晏與光祿大夫孫資光祿大夫鄭沖散騎常侍曹羲及侍中荀顗等五人集解論語梁皇侃為之義疏迨宋咸平二年詔邢昺改正舊疏頒行天下而今本論語即晏等注而邢氏疏者也此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六六號唯存何氏一序與敦煌遺存論語諸殘卷各不相承蓋金書零落而片羽僅留者已持與通行注疏本相照區區三百七十言中大字之異同者竟達十數爰知古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論語類

典冊方傳寫複刻之際其謬誤顛敗之處有巧厝所不能階者已按今本漢中壘校尉劉向寫本校作校據校勘記謂毛本作校者避明憲宗諱並引周禮校人釋文云校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校尉字亦當從木從手作校者非然此卷固自作校比校義引仲為難對並不牽強毛氏刻本蓋亦別有所本未必專為避諱也又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寫本諸作之下文集諸家之善亦然又琅玕玉卿寫本琅玕作瑯琊魯共王時寫本共作恭又古論亦無此二篇寫本古作故按漢書司馬遷問古文於孔安國今文經家或謂古文乃由故字離析而得然則此故論或由古文論三字併合

而成而今本古下奪一文字未可知也又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寫本訓說在先訓解在後又考之齊古為之註寫本無古字註仍作注是皆有故成理而異同顯然者也它如序文中所引人名亦多歧殊張禹寫本作張曼陳羣作陳郡孫邕作孫邑曹羲作曹義按之史冊無一是正蓋繇書手寡學形似致誤世不乏嗜古之士日謂舊鈔勝於新刻持六朝以難唐宋據宋元以駁明清其弊不至盲從割足不止得此卷而明辨之其庶幾憬然悟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金山國初文一卷 攝影本

此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四六三號卷

首原題西漢金山國聖大神武皇帝勅前散兵馬使兼知客  
將宋思信右可攝押衙兼鴻臚知客務仍舊餘如故其新舊銜  
名列列特短被以金山白衣王印六言陽文篆印心三行十有五記  
端正密接以下勅文為駢體數論宋氏才德勛業有云文倅  
擲地實不異於鄭言武亞穿楊雄不殊於楚勇……所以勛効  
既曉宜獎功流貞德幹林堪為口堪蓋專旨起陞文亦告身之  
類也按宋思信於史無徵唯據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吐蕃傳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詔令

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白衣天子國曰金山初  
文蓋在其時抑敦煌俗文中有白雀歌殘卷題三楚漁父老  
臣張永進上徵應典墳申述白為上瑞阿諛之態盎然滿紙  
爰知當時中原板蕩瓜沙懸寘西陲社鼠成食豕之心城狐擁  
封狼之勢竊號置官儼然敵國而史家記事邊遠例不能詳  
坐使元兇軼誅大事不傳所賴於斷濫紕仄之間偶逢一麟半爪  
俾後來治史乘者執為論據而肆其推求恒於不完不貫之瑣屑  
例証張皇繙綸之際失証乖謬崎嶇而難通者不知凡幾寧  
非至可悲乎抑有進者據沙州者善百姓一萬人上迴鶻天可汗

書署大唐辛未核當朱梁末帝乾化元年上去唐亡已五  
稔矣祇以州縣睽絕齊民固陋故已易代改元而猶奉唐朝  
舊朔或者目其密為偽朝著義熙而示絕亦未可知顧必在  
金山立國之前乃可行耳使張奉於開平之際已僭尊號焉  
有境內人民迄於乾化辛未仍署大唐之理以此言之金山立  
國必在貞明之後歐史所載諒係失誤況據此卷篆印張奉  
僅自稱白衣王而不云天子是則取徵於當時實物足以證  
倒歐史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變文殘卷一卷 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原題唐太宗入冥記一本尾著天復六年丙

寅歲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善贊書訖按唐昭宗天復無六年丙寅應

是昭宣帝天祐三年蓋即唐亡之歲善贊姓字履籍無攷意為敦

煌三危邊遠無職之士易主改元曾無聞訖按敦煌俗文中似此者尚

姓上廻鶻天可汗書署大唐辛未七月而辛未乃後梁太祖乾化元年

其時唐亡已五年矣又二九一四號金光明寺僧寫王梵志詩署漢天福

三年庚戌而天福實僅一年庚戌應是乾祐三年蓋唐中夏後敦煌處

西陲歷五代趙宋未能收復人民延奉正朔而仍代改元之未往往連誤

歲年亦抑其境地使然無足異也此卷見存英京倫敦大英博物館

編目為S九零六號首尾俱缺而紙幅橫折唯餘上半以殘存之文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之知為唐太宗入冥故事通篇作敘述散文一無吟詞唱導大致與

劉家太子變等相仿蓋亦世變之武體與宋已來之詞話小說愈微

似近唯惜卷首不存莫卜其有無押座開題之文用當西江月或得

勝頭迴之開場詞耳又自太宗生魂不拜閻羅王起次述逢見冥判

蒲州人催崔子玉生為輔陽縣尉與李乾風友善太宗懷有乾風手

書囑託子玉子玉因奏建成元吉二太子死於第六曹司稱訴冤苦

所以追取陛下對宣次述崔子玉林改冥簿為太宗增算五年又改

十年再添三注共為一世因酬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採訪

使官至御史大夫賜紫此處泐損似奉仍賜輔陽縣正庫錢三萬貫

金魚袋三字

子玉不奏陛下返至長安須修功德放天下大赦仍錄講大雲經自

出已鈔鈔寫因取紙即寫一本插帝懷中最後帝云飢餓餒命子玉

取飯文至此止按釋家撰造功德等記恒見入冥復活故事本無足

奇此卷之最可注意者則大雲經之鈔寫是也攷諸史籍楊隋父子

再興釋教於周武滅法之後其有政治理由自不待言唐太宗不敬

三寶載在明文舊唐書蕭瑀傳太宗于詔曰至於佛道非意所尚若漢武

心於釋氏簡文親志於法門及乎三非沸浪五嶺騰烟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戲

報施之微何其謬耶又唐大品金集一百三頁前十一月詔曰自今已後僧尼

立至於講論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均太宗親抑佛教之明徵也據慈恩大師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載太宗優禮玄奘等則出於政治作用而初非本懷矣下洎武后未重法之母

舊唐書外戚傳初武王獲聖相里氏又娶楊氏生三女次則天立為皇后追贈父士

毅太尉母楊氏封榮國夫人據唐釋摩訶衍所錄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載卷二

年四月二十七日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啟一首

注云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聖相相續是知則天母

佛氏信徒且利用地位為僧侶力爭權蓋者也仍冲齡而利染英倫博物館藏

敦煌寫本大雲經疏殘卷有伏承神皇幼小時已被繼服之語司馬光通鑑攷異從

吳兢說定武后十四歲入宮蓋入宮之前曾為沙彌尼故云幼被繼服也嗣後稱制盜

國偽設符號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有云載初元年有沙門十



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又薛懷義傳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隋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新唐書后妃傳所記略同檢大雲經疏殘卷近人王國維氏跋尾以為卷中所引經句均見後涼曇無讖譯大方等無想經又有竺法念譯本即名大雲無想經是此經久有譯本固已詳說黑河女主之事宋贊寧不取薛懷義等偽造之說志磐佛祖統計從之僅云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而不云偽造或者並王氏重譯之說亦不謂然第云薛懷義等全襲曇公舊譯巧立新疏不勞假托譯主別撰經文取信一時事半功倍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不知則天以女主建號求諸傳統之儒家經典強為扭合而助之張目者渺不可得不能不別開後徑轉求彼宗按佛陀最初教義本亦輕視女身如大愛道比丘經下所列之女人八十四德即其明徵顯後演化漸利旨至大乘急進派經典乃有以女身受記為轉輪聖王成佛之教義苟利於得國則以帝王全盛之威何憚而不為主莽造玉威將軍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國師劉歆偽作周禮割剝左邱明已公然行之矣況華唐建周自命金輪其非常異義可怪之端空所依傍又非新莽所能擬耶偽造雖不可必而重譯則非不可能安見其能施於周孔經傳者而不能施諸異邦異教之冷僻經文耶或曲其譯筆或竄入故事然後行之以威權証之以虛構約定俗成是亦已耳莽歆之故智如此薛懷義法朗之伎倆亦未必不然若斤斤以曇公舊譯為慮殊不知並譯主亦不難於偽託夫何有於譯文疏傳也歟此卷記崔子玉鈔寫大雲經納諸帝懷囑至長安出資請錄與玄宗夢受霓裳羽衣曲於月宮素女者仿佛近之參閱舊唐書偽造大雲經之語意者其非偶然也按大雲經又名大方等無想經而宋元明藏及日本宮內省所藏諸本俱作大方等大雲經自大周經目之前未見著錄縱有舊譯亦寔冷僻唯經中大雲初分如來涅槃健度第三十六載佛告淨光天女即以女身當王國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得轉輪王所統領處四分之一又大雲初分增長健度第三十七之餘載無明國王等乘女名增長女致諸臣奉此女以繼王嗣感伏天下云云武氏竊國建號金輪之論據在斯而此經未必不出偽造之疑點亦在斯無論虛造經文或偽託譯主而於全經之末原要不可以無說若此卷所記得諸冥會之手倘不失為無說之一說歟抑太宗晚歲優禮師僧因而入冥得經自匹夫匹婦者聞之寧非事理之至易至順者耶然則太宗入冥故事或為偽造大雲經者之一種說証未可知也將入冥故事涵義較多產生更早而法朗等九人之流僅增鈔寫大雲情節未可知也綜之大雲經與武氏有甚深之關連而此卷與大雲經有密切之聯

繫則可以推論而得之原卷雖寫於唐亡之年而其產生年代不應後於載初二年大雲疏成之日亦復不難想像也

新修四庫全書

卷部

敦煌寫本佛經音韻一卷攝影本

此卷不著撰人亦不題寫作年代唯卷中不諱淵字蓋是唐

已前物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五八號首尾均

有缺缺觀其見存之文蓋取釋典中非恒言而不習見之字依照韻

書次第配列試以今本廣韻訂之計上平聲除冬韻而字其東鍾

江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哈真諫臻天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凡

下平聲先仙蕭宵肴豪歌戈諸韻少者二字如平上三佳祇收一

字二十八山一刪字上平四江祇收一字如平上虞二十二字十二

四字二仙二十一字五者二十六字六豪綜計三十有五韻為字凡四百三十

新修四庫全書

卷子部釋家類

有三今按宋大中祥符中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以孫愐唐韻為之

藍本而孫氏之書又以陸法言切韻為之矯矢新火相承有因無變

抑陸氏切韻自序稱呂靜孫撰夏侯該韻畧陽休之韻畧周思

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畧等書各有乖互而陸氏董理涯

通之切韻成書審音定紐頗號精嚴蓋自平水韻已前無論官私韻

書罕能越其鉅範然則此卷所據以配列者倘亦陸氏書歟且支脂魚

虞先仙此卷尤侯韻已佚等韻各不相蒙正陸氏自序指為諸家之

失其清濁剖判輕重區別寔陸氏之新獲豈盡偶然闡合泥楊

隋二主說與釋教轉讀移譯日趨敷暢宜有摘錄經文依韻注音之



作俾轉讀一揆。寫唱有準。此卷之類。其將是歟。抑此卷與古佚業  
書。覆宋本重修廣韻相照。不唯韻序相符。凡切一契。即同韻之內。大  
字次第。十九亦見。照合。中間小有出入。則由陸而孫。由孫而陳。區區修正。  
應有之錯。別也。唯上平聲。十虞有甌字。為今本廣韻所無。檢佛經中  
甌字數見。慧琳一切經音義。成唯識論卷一。瓶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  
奈耶律卷一。瓦甌。開元釋教錄卷七。甌。又慧皎高僧傳卷十。小  
甌。下。並注歐侯反。中阿含經卷四十三。說甌。又道宣續僧傳卷十。東  
甌。下。並注烏侯反。道地經見甌。又辯正論卷二。甌。甌。下。並注阿侯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三十六。瓦甌。下。注惡侯反。必剪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律卷十一。甌器下。注阿鈎反。沙弥十戒內甌。下。注於鈎反。它如唐韻。  
集韻及後代各種韻書。多作烏侯反音。詎是於上平十九侯之  
外。甌字必無通入虞韻之理。此寫卷或由甌甌等字形似致誤。  
則未可定矣。又下平六豪有耗字。按集韻收表字。謂古表字。从水。从毛。  
然表字。彼小反。上声。與六豪無涉。  
則耗非表之。不見字書。莫明音訓。或耗字之為。亦難質証。而上平十  
四皆收崖字。依諸韻。之次。非首尾誤涉可知。今本廣韻崖入十三佳。  
中。忽出耗字。注云徒渾反。顯然為書手之過。隨意補植。則又不足辨  
已。

敦煌寫本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八三號。

原題天台智者大師發願文一本。審其詞意。蓋於示寂前七日。  
預知時至。申願往生阿彌陀佛國土。獲大神通。遊歷十方。奉事  
諸佛。速證菩提。云云。觀其首題智者大師。又云弟子某甲。臨命終  
時。七日已前。心不顛倒。心不錯亂。心不失念。身心無諸痛苦。身心快樂。  
云云。幾為歷來高僧圓寂時之不變狀態。顯然出諸後人追記。如  
曹溪宗派。慣造種種神話。意在表揚正亦此之類也。按智顗生  
丁楊隋之世。為天台宗之肇始。大師。楊帝。弒父。龍統。迷樓。豹房。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釋家類

荒甚於桀。對喜功。黷武。殘民。過於暴秦。衡以儒家教義。所謂亂  
臣賊子。淫昏暴虐之君。人人得而誅之也。顧宋天台宗僧志磐佛  
祖統紀卷三十九。開皇十三年。晉王廣受菩薩戒。於智者大師。條  
有云。世謂楊帝。秉戒。與慧。而弒父代立。何智者不知預鑑耶。然  
若借闖王之事。以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按指智者大師  
疏釋之。則有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未為父子。二者大權  
現逆。非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闖王。昔於毘婆尸佛。發菩提心。  
未嘗墮於地獄。原注涅槃經云。按此語。出北本大涅槃經。有能熟  
思此等文義。則知智者之於楊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

與晉王深有緣契按阿闍世王為弑父弑君之惡主然佛化教義如  
大涅槃經梵行品則巧為解譬明其無辜其阿闍世王受決經中  
並載其未成佛之預言智者遂以此說投之煬帝可謂省括中隱  
不翅生死而肉骨無怪其與晉王深有緣契進扶國師之尊為天台  
宗派爭席地也後之治佛教升降史者欲察各世代政教離合之原  
若智者以阿闍世王喻煬帝法朗等以黑河女主喻則天並乘佛家  
教義無能緣飾不可妥協之會遂一舉而蹴下之獨結人主造成  
威極一時之飛躍狀態此又不可不知者也茲以著錄此卷爰表而  
出之

敦煌寫本溫室經講唱押座文一卷 相影本

此寫本不著撰人亦不言鈔寫年代首題溫室經講唱押座  
文文字雖小有泐損而大體可觀檢大正藏卷八五古逸部收有  
惠淨撰溫室經疏一卷據序亦名佛說溫室洗浴眾生經此卷蓋  
指是經言也攷六代僧侶宣唱經論初用梵音是云唎囉梁慧皎  
高僧傳  
指伍論云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方言悉指曰唎囉至此土詠經則指  
為轉讀歌讚則為梵音又慧琳一切經音義五四歌唎下引集  
訓云唎梵言也又八一唎梵下引考聲云唎梵讚聲也是明梵音  
與唎囉本為一事唯據實字宋僧傳二五云所言唎囉者是梵音  
分曉舒徐引詞後改梵為秦以應俗耳而法師都講為唱詮釋必  
守一成之例次第不容缺移大抵先為押座次為開題然後

入文正說先誦經文謂之唱經次就經文演述又次詠歌讚唎或曰吟詞  
或曰偈語其定一也如是往復循環訖於經文講唱竣事為止而中間或  
著表白或出斷送雖見存講唱經文諸本罕有全璧而旁徵臆測所得  
大略不甚相遠矣而謂押座文者或以為其文錄置佛座之下因而得  
名然押座文吟唱於開題之前按開題義猶發題也舊唐書徐文遠傳  
高祖幸國學遣大遠發春秋題又朱子  
者傳貞觀初新羅告急子春先使至其國為發春秋左氏傳題僧侶講  
唱經大時都講誦經目經題始法師則就經題詮釋緣述本經大指始末  
是曰開題本猶經疏家於經文用以備題似不必取義於佛座也慧琳  
正解之前先為緣敘義門也  
一切經音義二六引大般涅槃經卷三十一打擲垢押下云押正體應  
作壓烏押反鎮也是押可通壓有鎮懾鎮伏之義唐代邊方節度



帶押着落銜亦取鎮伏之意道宣高僧傳四十總論有云梵之為用  
集眾行香取其靜攝專仰然則押座之意蓋以長梵鎮定四座使專  
肅靜受云爾佛座之說穿之甚矣今按敦煌寫卷中講唱經文諸本  
均不存首卷而押座文則此卷之外尚有維摩經押座文三身押座  
文及八指押座文等若以維摩經押座文移施於維摩經講唱文前  
義指殊為銜中而每一押座文之末句例為經題名字唱將來七字  
其催唱經題之用尤為顯露唯八指押座文尾句為都講經題唱將來前四字少殊故知押座文  
者位於開題之先而講經次第莫前乎此抑不第講唱經文為然其  
講唱變文亦復必不可少正如宋已未平話彈詞開場之前恒冠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西江月得勝頭迴之類以過誼蓋而專聽聞者其作用幾何差也  
此卷全作七言均語有云迴喪起死閻浮中又云閻浮濁惡實堪  
悲閻浮提為華土異名愛知講唱經文意在消除災障故云今晨  
擬說甚深文唯願慈悲來至此聽眾聞經罪消滅總證菩提法  
寶身其作意蓋在是矣最終四句轉韻已捨喧喧求出離端坐  
靜聽能不能廣韻哈韻能奴來奴登能者虔恭合掌者經題名  
字唱將來則是安撫座下聽眾靜定端仰承聆妙諦正是文  
之所以名為押座者也

敦煌後晉木雕殘板天王像跋題記一卷 攝影本

此卷上為雕像下為題記原署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  
日則石晉亡年之遺物也像為浮雕字作陰文全板週緣以粗線  
欄繞中間仍以細線雙行界隔之下半記文完好上半造像約殘  
三分有二今得見者僅餘正中半身小像原刻一頭兩臂胸次護  
以雲霞兩手擎一大像雙趺膝間之上已不可觀意所謂北方大聖毗  
沙門天王者是也兩旁各作丘壑狀右三左四皴點如米家畫法  
蓋以象徵雪嶺驚峯之類亦未可知密頭各有立像左赤足右袈裟  
僅存下體與中間大像等耳察其記文知造像者為歸義軍節度使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特進檢校太傅諱郡曹元忠其像則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主領天  
下一切雜類鬼神者也記文有云弟子雖此印板惟願國安人泰社  
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云云蓋自佛法盛行於中土信者恒就  
深山崖壁雕造佛像坊間拓本若子孫為父祖娘為姑章造像幾區  
之類大抵六朝遺物匹夫匹夫微要福田利祿之謂也曹氏舍崖石  
而用木板意者便於印撒抑自技術之觀點言之此蓋盡刻文實色  
合巨大之時代意味特與明以來私家刻書其板畫人物紋理精緻  
栩栩如生字蹟明晰蠅頭蚊足者相較又見其粗糙拙腐不可同年  
論已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八七九號云

敦煌寫本齊會布薩說偈文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通幅均為五七言偈文各題名目秩序井然蓋齋會講唱經變都講誦經法師釋義禮佛禮經受等還等不唯有固定之順序抑且有不易之禮文唐釋道宣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有云上高座說經先禮佛次禮經法及上座後在座正坐向上座坐捷推聲絕先讚偈頌如法而說若不如法便止則知威儀容止次序後先顯然有不可紊者在也考慧琳一切經音義妙法蓮花經序品偈下梵云伽陀此云頌美歌四句一偈也其定偈文不限四句如梁僧傳卷三載宋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賓國僧求那拔摩三十六行乃長偈中之名篇顧通常則四句者多耳此卷所錄偈文凡九一曰入堂布薩說偈文二曰受水說偈文三曰浴等說偈文四曰受香說偈文五曰行香說偈文六曰受等說偈文七曰還等說偈文八曰清淨妙偈文九曰布薩竟說偈文除浴等說偈文及清淨妙偈文二者為五言其餘均屬七言觀其以入堂布薩起以布薩竟止而中間先受水次浴等先受香次行香受等之後嗣曰還等是知通幅九偈必為一齋應有之銜續禮節一節甫屆導師則高吟偈大聲齊眾念唯其清淨妙偈一文或由皂素同聲宣唱以懋聲容按偈曰清淨如滿月清淨應布薩身口業清淨尔乃同布薩語義與它偈之含勸導啟示意味者有

別此其一它偈名目係指某種行動而言此偈立名獨在此其三又第三三四等卷子有云大德僧聽此一住處一市薩大僧若干人沙弥若干人都合若干人各於佛法中清淨出家合布薩上順佛教中報四恩下濟含識各誦經中清淨妙偈文云云似說法至此上中下座應合誦此偈方成一種行動此其三也

迄最後之偈大告竣而布薩於焉告終抑有進者凡右八偈除清淨妙偈外見法大抵久為成文非出立造即如浴等說偈文曰羅漢聖僧集凡夫眾和合香湯沐浴淨等布薩度眾生亦見於三三四號卷子而三

三三號卷微載此偈唯作菩薩天女普雲集凡夫佛子眾和合微妙香湯沐浴淨等布薩說戒度眾生命意與隨韻全同所異者僅一云羅漢一云菩薩一為五言一為七言耳使讀者寫者以彼易此則悞更臻一致矣此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

目為三三二號若唐人齋會布薩儀節順序類此猶窺見一斑倘亦有裨於考據家歟錄而存其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3-150



敦煌寫本唱道文一卷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原題唱道文一本文涉及時地有今於大唐國沙州永安寺僧伽藍所於丑年五月十五日云云僅能定為唐代沙州遺物其詳殆不可究矣考唱道文正作唱導文省稱導文其來原早在六代檢慧皎高僧傳十五綜論有云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是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禪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其後廬山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教海至齊集躬為導首廣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

三世因果却辨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承則僧傳又云至於八閩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芬燈惟靖耀四眾專心義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辭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人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人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數當果則已示來報故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洒淚含酸於是闍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翰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從慧皎之說則知唱導之文施於齋會深宵之後導師升座闍眾一齋大意唐明三世因果或於地獄恐怖狀態作種種夸飾描摹務使聽眾懷惶碎首彈指蓋佛家教義普入民間於轉讀唄囉之外感人動物無過此矣此寫卷起首四句善

薩天女普雲集凡夫佛子眾和合微妙香湯不淨集布薩說戒度

眾生累為後來導文不易之體意者導師高唱韻言警押四座猶之講唱經變以押座文為冠首者其意一也已下揭明本旨有云諸佛丁等諦聽此菩薩戒藏三世諸佛同說三世菩薩同學是則慧皎所云一齋大意故率先明之於是頻呼丁等諸佛子諦聽並致問詞以重語勢如云汝等諸佛子能舍邪歸正發菩提心否能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否能受菩薩戒行菩薩行否能迴生淨土誓願成佛否如是反覆提撕何殊中宵清磬況於香雲繚繞之場發為亢爽轉頓之音然則所謂闍眾傾心舉堂惻愴各各彈指人人唱佛云者諒亦非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言矣此卷今已不全或更舉地獄因果諸說以為棒喝惜其已付缺軼耳此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三三零號云

敦煌寫本十二時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現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一

一六號，與太子出家十二時卷子大致相若，通體亦分十有二折

而以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身按辰字隔中已正南午日昧未哺

之語時中，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夜半子雞鳴丑等十二時冠其

常所異者，彼卷以子丑起唱，此卷則以子丑殿單耳，察其文義，首

章言發意斷貪嗔，為覺悟之始，次章言取鏡當心照，悟內外皆空

之理，三章言努力草早求真，乃出家訪道之由，四章言火宅難口

居，為拋脫濁世之因，五章言四大無梁柱，明萬物生滅之義，六章

言造惡相連頻，道凡眾安執之愚，七章言須見未來因，明此身空

幻終歸微塵，八章言觀身非長久，應念念在心，數珠在手，九章言

須史歸閤室，輪迴災難，無明無際，十章言吾今早已改，出家向道

能消諸災，十一章以下，文字泐損，莫辨其旨，大抵為凡愚說法，勸

化向道之作，以義理為經，以聲音為緯，而不取故事，不設寓言，與

太子出家十二時及太子五更轉等卷，唱讚如來出生証道者，頗

呈異觀矣，案自六代已還，經日廣，伽藍浸盛，僧侶深入民間，普

宣教義，一為經文之轉讀，二為導文之製作，三為梵唄之樂歌，而

後者尤為諧俗，收效至宏，故道宣續僧傳四十總論有云，世有法

東號曰落花，通行皂素，開大施門，打刹唱舉，拘撒泉貝，士女觀聽

擲錢如雨，至如解髮百數，別異詞陳，願若星羅，結句皆合韻聲，無

暫停語，無重述，此謂落花可以聚斂，擲錢蓋即梵唄樂歌感人之

功，所謂聽聲可以娛耳，聆義可以開襟，故有正夫愚煩，不惜解髮

撒衣者也，雖轉讀必升高座，導人，或托文人，高僧真觀傳謂諸道

傳謂諸道，謂諸道及古道，文百有餘卷，並王僧孺等諸賢所撰，又法顯

傳謂觀公學文王，謂法顯，高僧，約徐廣，晉宋等數十名家，云云，可証

然而高天不中於耳，白雪失和於已，市為其成，方應物為下，咸宜

則在彼而不在此也，梵唄名篇，據慧皎僧傳所記，有皇皇願惟，共

讚敬謁，大慈哀愍，面如滿月等詞，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

其例亦爾，而般煌所傳有淨王，南宗太子出家等讚，以及五更轉，十

二時秋吟，五台之類，皆其製也，考民俗大學史者，求後來俗曲言詞

之源，其不能捨夫是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聲聞唱導文一卷影印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聲聞唱導文

一本起四句羅漢聖僧集凡夫眾和合香湯沐浴淨身布薩度

眾生與三三三零號唱導文卷子起句義指全同按三三三零

卷起四句為菩薩天女普雲集凡夫佛子眾和合微妙香湯沐浴淨身

布薩說戒度眾生受句韻脚並同唯云羅漢云菩薩云言一七言耳

蓋導師升座先以韻語警和聽眾久經轉襲用成定型案諸

後未有詞平話開場之前冠以西江月得勝迴頭之類用意將

母同耶考慧皎高僧傳分為十科第十科曰唱導道宣續僧傳

真觀傳謂著有導文二十餘卷法韻傳謂誦諸碑誌及古導

敦煌寫本聲聞

卷 集部詞曲類

文百有餘卷並主僧孺等諸賢所撰又寶嚴傳謂觀公導文王孺

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乃知六朝之際頗有文人撰作

導文之事或僧祇撰詞偽託文士殆如慧皎僧傳所謂若為君王長

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縠成辭若為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

談聞見大抵大人之作施於君王長者而民間齋會導師聘其

辨才廣明三世之因果闡述一齋之大意正無妨以通俗界近

之文行之庶幾上中下座各各彈指人人唱佛也此卷題聲

聞唱導文蓋為齋會之稱中間有云上順佛教中報四恩下謂

含識各誦經中清淨妙偈則是全文主旨大抵與它文亦不甚

相連也原寫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三三四號云

敦煌寫本聲聞

卷 部

敦煌寫本南宗讚一卷 補影本

此寫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南宗讚一本察其

體製與太子入山修道讚三〇六太子五更轉二四八三及太

子出生十二時二七三等卷大體相如蓋亦變文之一體都講登

壇充喉寫唱者也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起句云一更長清與它

卷之起句無殊太子入山修道讚起句云一更夜月良願次章起句

為一更長二更長三章為二更長三更嚴四章為三更嚴四更嚴

五章為四更嚴關五更口遮帶前文差為別格每章字數多寡不定

有無收軼亦未可知蓋文中三言五言七言句法咸備較它卷多

敦煌寫本南宗讚 卷 集部詞曲類

其變化則歌調之宛轉頓挫成方傳情之妙亦視它卷為複沓曲

折而與後代詞曲之減漫多態者尤為貌似準此而談則此卷寫

作時代若謂較後似亦未嘗無據也抑攷唐張說大通禪師按即神秀

碑銘按金唐太子范常山寺碑及嚴挺之有云自菩提達摩來以

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

光東山之法按北宗楞伽教義至道信弘忍卓錫廬山黃梅雙峯山人稱東山淨門又稱東山法門盡在秀矣

又據宋之問則天久視二年為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有云

九江道俗總之如父母三河士女仰之猶山岳謂宜繼徒野宿法事

郊迎而張說碑銘載神秀入朝事云跣生觀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

稽首酒九重而宴居則知當時北宗勢大不可動搖南宗云者乃

開元二十二年滑臺大雲寺無遮大會之際南僧神會高倡異說

謂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子慧可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

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揭發袈裟傳法之說重訂

二百年來之師承譜系廣為鼓吹歷數十年而南宗六祖之繫牒乃定

而南宗之教義漸張漸淨易為頓覺楞伽易為金剛般若據日本鈴木

敦煌寫本神會語錄所記云祖小傳均有微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言下證如來知見等語南宗浸盛而北宗之

楞伽教義浸衰數其年時約在肅代已後故謂此卷寫作似應

稍後不第據其技術之繁複而云抑就南宗代興之運會而論則

敦煌寫本南宗讚 卷 部

決不能更早於乾元至德可斷言也其次章有云入聖便坐金剛

詣佛國遍十方但諸世界願置決定得入於佛行第四章有云

求仁性向裏看了佛意不覺寒第五章有云佛在世八十年般

若意不在言朝朝恒念經當初求覓一年川味其求佛向裏般

若不言之義顯然與東山淨門之非頓漸淨者大相鑿枘必也南

宗師僧自揚宗派之作夫又何疑焉卷中箇字訛字甚夥如障敬

誤作漳更闕誤作蘭體作𣪠佛作仏之類均為唐人俗寫所習

見又不唯此卷然矣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

九六三號云



敦煌寫本唐人雜鈔一卷 影印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已故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六四號既無主名仍無寫作年代察其內容漫無索貫蓋書者隨意為之不虞其成文與否自難臆於著述之林約畧計之不下二千言而中間重複者甚多或亦爰歷博學之遺意惜無類目部署又非諧音句逗且攝入不完整之韻語及散大數折愈至支離破碎之狀今者擬名雜鈔良為微定不易之稱也抑由是斷滋殘存之文殊難書者之腹笥甚博故於非恒言不習見之字亦往往觀之設為區分類聚則復音連綿詞為最多如逡巡擇播頂戴怪怙欺謾縷縷齋觀轉讀之類是也其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類書類

物名稱不相備蓋者復可分為如次之門一曰方域如邠州子開胡紇五臺之類一曰庫藏如中伏軍資等庫煙火軍糧等倉之類一曰爵銜如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之類一曰官職如唯懷類類腹膊眉髮之類一曰疾病如先瞎瘡瘍疥癩之類一曰飛走如犀駝獅虎鸚鵡之類一曰昆蟲如蜂蟻蠅蚋蚊蠅之類一曰花菓如石榴羅漢藕菓蒲桃之類一曰藥物如雄黃枸杞紫葺獨活之類一曰金寶如鍍鍮錫鏡琉璃珊瑚之類一曰輿馬如鞅鞘鞞構鞍輻轆之類一曰官室如牆壁帷帳椽樑廡檻之類一曰衣服如襖褙衫袴幘頭裘裘之類一曰兵器如鉞斧矛矟鎗銅胡祿之類一曰樂器如笙篴篳篥之類一曰用品如第白銀鏡巾經杖鉢之類一曰譯名

如伽藍貝葉龍華會阿摩遮之類一曰雜品如柸枹檣檣美糕皂

塔旌節鸛絲之屬間見偶出難為比屬所謂書者隨意為之故不免於龐雜贅贅也按卷中列舉綾之名稱有所謂盤龍盤鳳水波玫瑰等不下十種足見機織之巧奢靡相高非玄宗開天之後蓋不足語於斯也唐人詩述衣冠華好者恒云綾羅白居易新樂府貞專詠綾綾之章又燒炭翁詩亦云以紅綾強充炭值或李唐中貞以還綾為官中之所獨尚故亦名色獨多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王梵志詩一卷攝影本

此寫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一八號卷

尾題王梵志詩一卷按清編全唐詩據唐馮翊桂苑叢談載王梵

志條云衡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

家有林榆樹生瘰大如斗經三年其瘰朽爛德祖見之乃撒其皮

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

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曰原無此字依太

平廣記八十二我王原無此字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

王梵志條補義旨蓋示化也云云馮氏事蹟無考其書多記成道乾符間事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別集類

追吳王按即楊收復浙右則當為五季宋初間人迄太平廣記成

書過後七王梵志條云原出史遺不知何書而與馮文大致全同

蓋必更在馮氏之前而同一祖述者也據倫敘唐寫本歷代法寶

記長卷傳無任語錄中曾引王梵志詩慧眼近空心非關觸體孔

對面不相識饒你母姓董無任以大曆九年示寂於成都保唐寺

終身不出川峽足見梵志之詩已盛行於李唐中夏謂為隋人按

記之文徑完大約不誤晚唐五代之際村童範帳或以梵志詩句

為之已黎國家圖書館藏北宋黃庭堅南宋詩僧慧洪極賞其翻

著穢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他

如費襄梁谿漫志卷十陳善柎新話卷五晚堂雲臥記譚卷上

並及梵志倍致推崇如陳善柎謂知梵志翻著穢法則可以作文然

自胡元人主理學浸勝而梵志之名遂寡人知若其幽默之懷發

為自然諷刺之詩輒視為張打油胡釘紋之亞流而浸以漸沒亦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已今檢敦煌俗寫中王梵志詩殘卷凡六

一為漢乾祐二年己酉樊文昇寫本原目四零九四日本刊四二

為同年高文口寫本原目為二八四三三為宋開寶三年壬申按

實三年庚午五年壬閻海善寫本原目二九一八四為漢天福三

年庚戌按天福僅一年庚金光明寺僧寫本原目為二九一四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五為二七一八號六為三二六六號均不著姓名年月雖文字小

有同異而與樊高閻諸氏寫本同為一卷據樊本卷尾題記王梵

志詩上中下三卷為一部此卷為上卷則知梵志原集一三殘存

而中二不可復見矣按宋費襄梁谿漫志引王梵志詩七言及五

言俱備而此卷九十二首均為五言截句揆其作意乃為勸世

人與應璩百一詩相若而較離深刻過之勸親親者如第十二首

耶孃行不正不事任依從打罵但知默無應即是能之類是也勸

友于者如第六首孔懷頌敬重同氣並連枝不見恒山鳥孔子惡

閒離之類是也勸睦隣者如第 首隣並須來往借取共交通



急緩相憑仗、人生莫不從之類是也、勸學問者、如第 首黃金  
未是寶、學問勝珍珠、丈夫無伎藝、虛寄一世人之類是也、勸謙讓  
者、如第 首在鄉須下意、為客莫高心、相見作先拜、膝下沒黃  
金之類是也、它如煞生最罪重、喫肉亦非輕、願得身長命、無過照  
續明、則戒殺生也、飲酒是痴報、如人落真坑、情知有不爭、宜合岸  
頭行、則戒飲酒也、偷盜須無命、侵欺罪更多、將他物已用、思量得  
夜魔、則戒偷盜侵欺也、罵妻早是惡、打妾更無知、索強欺得客、可  
是丈夫兒、則戒罵妻打妾也、貸人五斛米、送還一碩粟、算時應有  
餘、剩者充白直、則教人寬厚報施也、師僧來乞食、必莫惜家嘗布  
施無邊福、來生不少糧、則教人布施師僧也、此外或戒貪財色、或  
教遠小人、或戒賭博、或勸禮貌、或勸憐濟貧窮、或勸知恩報恩、  
一一總之、為匹夫匹婦說法、取日常實際生活為趣、以當時通行  
口語為均、不拘拘於格律平側、而從心所欲、心手如一、儒言仁義  
佛說因緣、治於一爐、初無顧忌、上之則承六代沙門明讚吟偈之  
體、下之則開寒山拾得豐干之宗、蓋楊隋二主崇奉釋門、文帝重  
興蘭若于周武滅法之後、煬帝隆禮台宗於智者闡教之時、上之  
所好、下必甚焉、或者擬其精義、內諸慧型、而於文學上見為解放  
奇特之體、若梵志其人其詩、蓋世運之產兒、如蒼頭異軍之突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雖流派不張、姓名聞遠、然不能不謂有誠有志之士也歟、

敦煌寫本群娘讚一卷影印本

此琴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群娘讚一卷通篇為

七言韻語頗嫌拙陋而每句以好住娘三字冠之蓋吟唱之際借呼喚

以緩節作勢與古樂府中上良田妃呼豨之類相仿要為讚頌轉化

之別體也其發端二語為好住娘住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兒欲入山

修道去通卷大意即在於此以下歷言舍却阿娘恩愛親兄熱弟

金瓶銀碗盤持毡飾襦禪而解伴師僧着袈裟持鉢鉢鉢夜眠草

束柴對狼為親迴頭頂禮五台山誓愿成佛寶瓶娘恩而以佛道不

速迴心至全身努力猛拖看二語為結玩其詞義似與太子出家十二

集部詞曲類

卷集部詞曲類

時五更轉及入山修道等讚專言如來得道故事者不同願與女

人百歲篇勤學十二時等卷子相仿乃沒歌人子以成佛為孝辭

娘出家大孝之始遂以普成俗歌或於講唱經變之先後行之唯其

感蒙愚而應里耳是以文彩格調正無嫌於卑近不經也原卷見

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三二七號云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押座文一卷影印本

此寫卷亦出敦煌唯不著撰人不言寫作年代原題維摩詰

經押座文見藏大英博物館編目為S二四四零號同館凡收兩

本此勘間有出入此本見存七言梵讚十五疊六句及二句者各

一餘皆四句又本則僅得十二疊蓋此本末六句分兩一疊後四

句標明重述另為一疊又本乃併為一疊且第六第七兩疊又本

全散故也此本標注科役僅為佛子二字又本則為念菩薩佛子

五字於義較長它如第二疊持其實證如來又本作捧其花蓋

第三疊偏偏搖動布金雲鈴第五疊世界動時動寶蓋動句各

集部詞曲類

卷集部詞曲類

八字又本刪去雲及中間動字更為入律第八疊即又本五百聲

聞皆被訂又本奪皆字同偈身心皆拜道徒中又本作中心蓋緣

音為第九疊即又本不二真門性自融又本真作法疑後者為是

第十三疊即又本第宅茫茫何日休又本作忙忙於義亦通

第十五疊結句即又本第經題名目唱將來又本作名字按作

目作字本無別擇敦煌寫本溫室經押座文及三身押座文結句必

均作題經名字蓋都講高座默吟難能微末異同而押座文結句必

出經題唱將來以作催聲之用乃諸篇沿用不容率更者矣大抵

此本完備而不免紕繆又本精確而苦有遺漏吾人善善從長互



資補校則庶幾能得定本。顧若第十三卷即又本第綜錄法寶  
 菩提身。應為菩提法寶身。又第六卷人本多出人賢性慈愍。疑  
 乃聖賢之謫。唯皆無所質定。姑仍舊觀云爾。改維摩詰唱經文  
 今所見者三本。一曰彌勒光嚴問疾卷。藏已黎國家圖書館。二曰  
 持世問疾卷。藏國立北平圖書館。三曰文殊菩薩問疾卷。刻入敦  
 煌拾零。均之首尾並缺。不相銜串。試按講唱經文之通例。則正說  
 之前。以開題導之。按漢武帝中大通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幸同泰寺。講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道宣廣弘明集十九載其科文云。  
 都講叔圖。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其下制曰。云。皆南齊講之詞。  
 此明法彪為都講。唱經題。帝以法師自任。即題詮釋。是為開題。亦曰發題。  
 其科範與講唱經大時。開題之前。以押座大准聲。故此卷結文謂能  
 全同唯率先行之耳。開題之前。以押座大准聲。故此卷結文謂能  
 者虔恭合掌著。按此或都講對座下所讚。按問之詞。此開講發願。或經  
 即虔恭合掌。舉應曰能。是亦主客儀式之問答也。經  
 題名目唱將來云云。以意度之。現存維摩詰經唱文諸卷。其前  
 合有開題之文。更移此卷。施諸開題之上。方稱全璧耳。抑卷中標  
 注科段。曰念菩薩佛子云者。似亦都講對聽眾呼喚之詞。蓋讚頌  
 一疊吟訖。次當禮拜誦菩薩名號。或有變作念觀世音菩薩佛子者。  
 猶然如明張大復解菩提傳奇。佛子乃對僧侶及信徒之通稱。後世  
 白呼僧人為佛子之類是也。故促稱呼以促其行事。宗教儀式  
 中。類此者不一見也。至諸疊雖不盡押韻。而結尾四句。必取能來  
 相攝。廣韻。哈韻。能字音。  
 奴登奴來兩切。其唱將來三字。顯然為宣唱經題之催聲。  
 故梵者靜也。押義通聲。如道宣續僧傳四十總論所云。梵之為用。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集眾行香。取其靜攝專仰云云。而押座文當經文起唱之始。一  
 以高音鎮壓座下。齊其思慮。宜其聰明。一以尾聲引出開題。  
 或為大名。或為廣經之一目。明乎此。則近儒或謂押座之名。為其  
 文錄置佛座之下。故云。其說誠失之鑿矣。

敦煌寫本女人百歲篇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女人百歲篇一本注從壹拾至百年全篇為七言均語共分十折而以壹拾花枝兩斯兼貳拾并年花藥春叁拾珠類美少年肆拾當家主計深伍拾連夫怕被嫌陸拾面皺髮如絲柒拾衰羸爭那何捌拾眼暗耳偏聾玖拾雷光似雷流百歲山崖風似頰等語冠其端蓋分咏女子一生境遇大抵如斯而暗寓生老病死之可憫可愷含有勸化之微旨在焉撰其體制乃與十二時五更轉等同其杆軸要自吟詞讚頌轉化而成

敦煌寫本

卷 集部詞曲類

所異者既非演唱經典又非敷暢故事蓋流變愈遠漸迷本源寧與後來之有詞散樂更相肖似耳抑卷中頗多綺句如交娘恰似携壹月尋常不許出珠簾又香車暮逐隨夫燭如同蕭史史曉從雲又三十珠類美少年紗窗攬鏡口花錢牡丹時節邊詩伴撥棹乘船採碧蓮之類是也它如明風朝若有微風至筋骨相連似打鐘又如夢中常見親情鬼勸妾歸來逐逝風又如寂然卧枕高床上殘葉彫零待暮秋大都氣韻瀏暢聲音叶轉中唐之前必無是也

敦煌寫本開天大事記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者亦不知的名首尾均佚見存自開元九年至天寶十三載紀三十三年大事大抵為左次十端一曰改制如開元三十年正月一日改天寶元年二月十一日改州為郡天寶二年正月一日改年為載之類是也二曰郊赦如開元十一年二月六日拜南郊天下大赦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拜五陵大赦天下之類是也三曰巡幸如開元十年正月十五日駕幸東京二十四年駕幸還京更不出之類是也四曰冊廢如開元十一年正月下王皇后為庶人二十六年七月二日冊皇太子之類是也五曰祿祥如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地動天寶五載六月南國進犀牛角象齒為

敦煌寫本

卷 史部別史類

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地動天寶五載六月南國進犀牛角象齒為自來拜之類是也六曰寇賊如開元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劉五郎反二十三年五月四日劉志威反之類是也七曰土木如開元十六年五月二日造花萼樓天寶十二載十月七日脩興慶宮之類是也八曰宗教如天寶三載十一月二十五日拜九宮壇八載六月度僧尼十二萬人之類是也九曰異族如開元九年六月十一日破六胡州天寶四載公主入奚和親之類是也十曰標記如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卒天寶十三載白米一斗百大之類是也其制於每年之下紀下支及所屬五行蓋占家用歷以占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至可異者其所推子恒視史家先進



一年如開元九年辛酉而此紀壬戌十年壬戌而此云癸辛以此順延  
莫不皆然故卷中紀事亦與史家參錯如兩唐書皆云開元十二年廢  
王皇后為庶人而此卷系諸十一年舊書云紀開元十三年五月庚  
寅妹賊劉定高卒其党夜犯通洛門盡擒斬之而此卷則云十四年五  
月十五日劉五郎反據長街開元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為丁酉十四年  
是日為壬辰十三日為庚寅海寧王氏疑此卷十五為十三之訛而系年  
却是然致十三年五月八日定為庚寅則舊書之訛未可遽廢且兩  
唐書皆載開元十四年四月丁卯收王範薨而此卷獨云五月十九日收  
王卒據長街十四年四月十日為丁卯五月十九日為丙午五月甲申並無丁卯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是此卷之紀時顯然不足盡據也又新書言開元二十四年五月丙午  
劉志成反舊書記六月丙午云云以長街驗之則後者為是顧此卷則  
云二十三年五月四日劉志成反又兩唐書皆云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  
改年為載而此卷則系諸天寶二年大抵卷誤而史是術數之書  
固不容以信史衡之也至若所紀初置團兵及推在洪山反諸則亦足  
正史之闕則又不嫌過而存之已

敦煌寫本沙州釋門索法律虛銘一卷影印本

原題唐和尚作名籍不詳按文中述索氏其先高王帝甲之後

封于丹於京索間因而氏焉遠祖前漢太中人夫武撫直諫飛龍

既犯逆鱗之勢口同下獄撫恐被誅以元鼎六年自詎無鉅唐南

口按應為和字徙居于流沙子孫家焉因為敦煌人也云云據敦煌俗

寓諸卷知索氏之族望甚崇陰張閭羅咸為婚媾晉魏執權累葉

貴盛而歷來史籍及姓氏等書未能道其得姓之由唯鄭樵通

志氏族畧引春秋左傳言商人七族索氏之後顧亦不能詳也此卷

所言源流遷徙並有年代可指當屬可信後攷已黎國冢園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史部傳記類

館藏敦煌望族志殘卷索氏下云其先高王帝甲封于丹於京索

因而氏焉武王滅商遷之於魯封之為侯春秋六國莊侯索番致

仕國除漢武帝時太中大夫索撫丞相趙周直諫忤旨徙邊以元

鼎六年徙鉅鹿南和遷於敦煌凡有二祖號南索北索莫知其長

幼云云視此卷加詳按望族志殘卷作於敦煌陷蕃之而並與主傳商

民之說吻合誠足補氏書諸史之闕又按文中述索法律之父定國卒

於元初七年甲辰據長曆是年實為壬辰元和無甲辰蓋壬字之誤

又文中育小子忠信奉元戎而歸闕被霸孤而日久之語則謂元抗嘗

指張義潮事故自元和三年吐蕃攻沙州十四年而城陷大中三年州

人張義潮倡義五年授職咸通八年入觀遂留不歸然則此卷之作必在咸通八年後矣復次此卷之原碑尚在莫高窟外同時出土之真讀卷中有前沙州釋門故索法律智岳題真讀卷與此卷所謂索法律皆是一人讀末題署庚寅年作庚寅為咸通十一年將與此卷之年代亦約略相當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孔公浮圖功德銘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銘文之前為駢體長序知所謂孔公名周曾祖某名唐汾州良社府折衝都尉上柱國祖崇雲丹州長從府折衝都尉上柱國考含光京兆恒王府折衝都尉上柱國按汾字當作祁趙鼎銘徽師蓋銘徽王近儒定為幽字又記周本紀所謂慶節居幽是也漢以來字或作祁又大雅韓奕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汾王即孟銘之徽王蓋徽師祁汾於古通段汾祁與汾則又形似而音同者也唐書地理志祁州有府十其三曰良社師虎殷銘云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傳記類

在杜居水經渭水注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太王經杜漆而至岐下蓋即其地此卷作良社依祁屬之地望而言實為良社之誤又唐書地理志丹州有府五其五曰長松此卷作長從題亦松從音近傳寫之訛又序謂含光卒於丁亥檢唐代第二丁亥為貞觀元年必不相符第三丁亥為天寶六載而文有三危特秀勢接隆基之語當非玄宗御極之後準此而說必為垂拱三年之第二丁亥無疑問矣顧何不題明垂拱年號又無一新字殊不可解意以孔君世為唐臣作者鑑徇其志如陶潛著義熙之年陳咸存漢家之腊豈不然歟況則天以女主臨朝巧徵佛家故事為受命飾詞一時安興寺院廣渡僧



徒草偃風行披靡四境此卷序文所記有云非勝福不濟云云假增修而起胤子謹選得敦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馮原拖砌按日開基樹仙菓百株建浮圖一區又漢高帝龜圖功德鋪州西又固寺寫真藏經涅槃經一部新製弥勒之宮初似有王之塔云云銘文亦有深思父母崇修道場無涯若常住劫限若浮圖月團方全刻玉指若大珠擇迦像法達摩初禪記留萬固垂驗千平等語開揚彼宗極態盡致揆之金輪稱制偽造大雲其時代團氛若合一契顧與太宗明詔謂至於釋教非意所達其意趣迥乎不侔矣抑卷中序孔君武事有云胡馬因風敢掠陽關之草王師電舉分邀磧外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蹤又云授得右軍衛十將使兼先鋒將知軍中事終成叢雅之功願效廉頗之守等語是必孔君既奏斬將突擊之功仍著搜城拒守之功數之史事唐書黑齒常之傳調露中吐蕃使贊普等入寇屯良非川常之引精甲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贊普等單騎去又永隆二年贊普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燒獲不貲吐蕃蟾畏不敢盜邊玩此卷所述當即指此而言獨惜史臣紀事遑遑例不詳書而瓜沙越在西陲聲聞間阻若存若亡雖張氏奮興義甲規復一時而再入異族遂不堪問往往賴有民間俗寫畧存端倪而又精粗真贋未可盡信此卷蓋出文人之手宜若多可採擇

顧以駢文敘事事跡為詞華所掩治史者比勘推求亦僅能得其梗槩則又不能不罪夫大體之不淑而數國史之不易治已至卷中所謂恒王府者按唐書地理志京兆有府百三十一而百二十府佚其名此當在佚名之列亦片羽偶存有待考証之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敦煌寫本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 今影印本

此卷子原題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一卷楊授述楊授字

里無攷唯據碑末紀時為大曆十一年龍集景丙辰口口十

有五口辛未建則授為代德間人文中所云賊臣干紀初殺

幸定蓋指天寶至德間事也此卷僅存正文百零九字文曰

之東有山口三危結積陰之氣坤為德成德實之形地為象陵增千峯砂磧萬里呀豁中絕埃北相嶽鑿為雲龕下雲巖壘以飛閣南北霞連依然

地居者出人境聖燈時照一川星懸神鐘乍鳴四山雷發天竺梵物往往而在唐以賊臣干紀初殺幸定磔裂地維暴殄天物未日

以下全缺唯考原碑今尚存莫高窟外其首行全泐次行亦

剝蝕不堪復讀三行以下雖間有損佚而文義可以臆揣得之

敦煌寫本唐書

卷

史部傳記類

碑末有妹夫鄉貢明經攝敦煌州學博士陰庭誠題名大興徐

星伯氏作西域水道記著錄此碑尔時已非完錄故誤執陰庭

誠為碑文作者今得此卷通補原碑已缺之首二兩行合之石刻

然後全文首尾具備寧非學術界之盛事也歟顧此卷明言

碑之作者為楊授文中稱愚之處亦為授之自稱無疑然則

陰庭誠者或為篆蓋書丹之例得署名碑末者乎原碑首

蓋題曰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茲據以名此卷而不

取卷子所題云

敦煌寫本吳僧統碑記一卷影印本

原題寶良驥撰良驥字里年代俱不詳唯按敦煌寫本中

有大番改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士公修功德碑記一卷題寶夫子

撰款是一人如褚少孫之稱先生也若尔則陰公碑記署乙未四月

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計時為開成四年良驥固亦大武間人耳

今按此卷稱僧統烈考緒之前唐王府司馬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授建康軍使二十餘載云云攷唐書百官志王府司馬一人

從四品下掌統府僚屬綱職又兵志云唐初兵之成者大曰軍

小曰守曰捉曰城曰鎮而綜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

敦煌寫本唐書

卷

子部傳記類

有大將人曰大總管建康軍為河西道十軍之唐會要云

建康軍在甘肅二州界聖曆元年所置緒受官之年雖不可

攷而必在金輪策國之後乃無可疑其稱曰前唐必碑文作於

吐蕃據有燉煌之際故卷中有云大漠風煙陽關路阻元戎率

武速守燉煌警候安危連年匪懈又云復遇人經虎噬地沒於

蕃元戎從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於桑田一變葵藿移心猶

鍾儀之見繫時望南冠類莊周之執珪人听越响是敘當時城

守失陷將士迎降之明徵也抑考唐書吐蕃傳沙州刺史周

鼎為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於回鶻踰年不



至議焚城郭、引眾東奔、都知兵馬使閻朝執鼎鑪殺之、自領  
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眾、朝喜曰、民  
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無從、必死  
請以城降、縛心兒允之、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自元和三年至十四年  
所謂城下之盟、死休之勢、蓋指此言也、沙州自是年陷落、至開  
成會昌之間、吐蕃潰亂、渭州將論恐熱、與鄯州節度使尚婢婢  
相攻不已、唐因規復河隴諸郡、大中三年、收秦原安樂及石門等  
七關、五年、沙州人張議潮復沙州、旋即略定河隴、朝廷因以議潮  
充歸義軍節度河沙甘肅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觀察使、敦煌乃  
再隸版圖、中間受制於吐蕃者、凡三、四十年、此碑作於何時、無由  
確定、唯玩卷中聖神贊普、萬里仁均、四鄰慶附、邊虞不誡之  
語、則必國勢張強、州人利樂之際、按吐蕃贊普自長慶定盟  
已還、未嘗舉眾邊徼、粗安、及文宗開成三年、贊普死、弟達磨  
嗣位、政務漸廢、未幾達磨死、群臣爭國、竟復欲祀、然則此碑  
之作、其在贊普定盟之後、達磨未死之前、視陰公碑、則則  
略後也歟、

敦煌唐書

卷部

敦煌唐書

卷 史部傳記類

敦煌寫本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公修功德記一卷、影印本  
原題實夫子撰、文末有驥輒以口宣心素尚淺文華、舉事言功、  
難能及意之語、驥為作者自稱名字、攷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寫本  
吳僧統碑記一卷、題實良驥作、蓋是一人、或如褚少孫之稱先生、抑書  
手致其私慕、呼夫子而不名、則不可知矣、今按此卷寫本有二、詳略微自  
不同、且一本首行題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陰處公修功德記、凡十七字、  
而獨缺撰人姓名、一本題實夫子撰、而首行僅餘七碑二字、至為簡陋、然  
後乃審其全貌、卷尾署乙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蓋當文宗開成四  
年、驗諸長術干支盡符、文中謂處公字嘉政、曾祖嗣瑗、豆盧軍中兼長  
行坊轉運支度等使、考唐書兵志、豆盧為河西道十軍之一、又唐會典  
云、豆盧軍在沙州、神龍元年置、又云、開元十四年、勅河西長行轉運九  
姓、即轉入支度使、則知嗣瑗授官之年、必在開元後矣、檢巴黎國家  
圖書館藏敦煌望族志殘卷、陰氏下、載陰稠次子仁希、仁希次子嗣  
瑗、現任中武校尉、左金吾衛龍州源所府左果毅都尉、實緋上柱國、豆  
盧軍子總管、云云、攷望族志蓋大曆元和間產物、爾時嗣瑗尚在、其生卒  
亦畧可推矣、處士祖處誠、據寫本龍西李府君修功德記、末有妹夫鄉  
貢明經攝敦煌州學博士陰處誠題名、李碑建於大曆十一年丙辰、龍西  
景辰口口有、距開成四年、已六十四年、此卷處誠署銜為右驍騎守高  
五日辛未建、

平府古果毅都尉賜紫金魚袋前沙州鄉貢明經蓋其卒官如此唯  
高平府不見唐書地志不知其竟屬何州耳家士考伯倫唐朝游擊  
將軍丹州長松府左果毅都尉賜緋袋上柱國開國男攷唐書地  
理志丹州有府五其五曰長松爲本右軍衛十將使孔公浮圖功德銘  
獨作長從得此尤足証其音訥也伯倫後仕吐蕃卷中所謂五色慶雲  
分崩帝里一條毒氣崩滿幽燕又云窮聲未殄略絕河西燕向蕃衆人  
傾海外又云熊羆愛子折襟襟以大見爲蒼夫妻解髮鉤而辨髮  
豈圖恩移舊日長辭萬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兩朝之主蓋指天  
寶以還中原多難瓜沙僻遠遂陷吐蕃吳僧統碑亦有元戎從城下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勢等語攷新唐書吐蕃傳知數煌陷於憲宗元  
和十四年城守者初爲周鼎後爲開朝所謂元戎即朝旦也陰氏以  
沙州望族城降之日左社垂祛拜登僞命卷中謂贊普啟聞之後心  
輔給印之初蕃朝改授得沙州親表部落大使更有次子嘉義所  
管大番瓜州節度使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告身次子嘉珍大番瓜  
州節度行軍並沙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使符笏亦以貽謀子孫  
雖一門之榮苑定覲國祚之興衰治史者其不無可取焉抑此卷作  
於開成四年當時義泰新卒達磨嗣爲贊普吐蕃之勢曾未少  
殺舊說張謙潮倡義於開成四年寔不足信自茲下有七載迄

宣宗大中三年張氏始興州甲規復河西而其陷落吐蕃殆不下  
四十年矣而吾人所見莫高窟外諸碑若陰索吳閻諸望族子  
姓剝染修行者亦以此四十年來爲猶免其猶存木本水源之思  
有托而述焉者乎則誠一有味之問題也

重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敦煌望族志傳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題寫作年代，首尾均佚，不知的名見

存之文為張氏陰氏索氏三姓志傳，唯陰氏完整無缺，其制二氏

先著其得姓之由，又遷徙年月，然後分別宗派，及胤裔，每人之

姓行爵歷，附志其下，若小傳焉。陰氏托始陰稠，身九十八，拔授鄧

州刺史，長子仁幹，次子仁梁，次子仁協，次子仁希，幹子嗣業，業子

庭蘊，見任岐州望雲府別將，上柱國，希長子琛，次子嗣瑗，見任昭

武校尉，左金吾衛，隴州源汧府左果毅都尉，賞緋，上柱國，王庭章

單子總管，考英倫博物館藏，實夫子撰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

敦煌望族志傳

卷 史部 藝文類

陰處士公修功德記，胡處士字嘉政，曾皇祖諱嗣瑗，唐朝正議

大夫檢校豆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使度等使，賜紫金魚袋，上

柱國，開國侯，皇祖諱庭誡，唐朝左驍騎守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賜

紫金魚袋，前沙州鄉貢明經，按嗣瑗與嗣業為從兄弟，庭誡與庭

蘊為再從兄弟，庭士碑建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其時嗣瑗

庭誡並卒，大約嗣業庭蘊亦必不在，而此卷稱嗣瑗庭蘊並口見

任某官，則作於開成之前，可以斷定，又考新唐書吐蕃傳，元和三

年沙州刺史周鼎為唐固守，贊婆並使尚綺心克之，鼎乞救，廻

鶻，逾年不至，歲焚城郭，引眾東奔，都知兵馬使閻朝執鼎，縊殺

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二端，募麥一斗，應者甚眾，朝喜曰：民

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年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不它徙，請以

城降，綺心允許，諾於是出降，時則元和十四年也。據庭士碑記城

降之後，改仕吐蕃者，乃庭誡長子伯倫，蓋其時庭誡已卒，何況

嗣瑗，然則此卷之作，更當在元和十四年之前，事亦審矣。又攷

卷中稱涼州都督郭元振，元振服官在代德之際，度與嗣瑗庭蘊

之生時相當，而英倫藏本大唐隴西李先代碑記，卷尾署題

大曆十二年龍集景辰，口口十有五日辛未，建妹夫鄉貢明經，搆

敦煌州學博士陰庭誡書云云，是當大曆之頃，庭誡位止學博

敦煌望族志傳

卷 部

之証，此卷書其卒官，又在其後，可知由此推之，此卷上不過大曆

下不過元和，若庭士碑記所載嘉政嘉義嘉珍之流，並其後嗣

而任官於數十年後者已，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第目

為二六五號也。

敦煌寫本名醫驗方一卷影印本

此卷不著撰人前後均有缺缺卷中治字咸以理字代用知為高宗後物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五六五號所錄為醫人驗方蓋亦肘後博濟之類唯哀滙眾家術兼內外與一家言者微不同耳見存之文計為方十九同病而異方者二初診與覆診異方者一醫人凡七曰僧深曰張仲曰胡爽曰夏口曰韋慈曰張文仲曰蘇楚政諸史傳並付闕如意者皆瓜沙一鄉之善士本無述作難斷竹帛賴此卷而律存其名歟按此卷體制先舉方次為藥名註明用量再次則藥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醫家類

製法或丸或散或膏或煎乃及服法忌禁之類固不畢列眉目繁然有志之士謀振興岐黃之上術秦華之絕學方宜博採剴詰迺稽往古去其巫鬼如此卷有瘰癧等病法其不足恃也明矣驗其成敗其勿以俗寫而少之未必無一得於偶然今茲著存其目猶是過而存之之意也

敦煌寫本八相押座文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載寫作年代原題八指押座文旁贅小字一行連注指當作相按其說是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雲字二十四號八相變卷子演如來出生成道事蹟又失名潛字八十號卷子內容相仿大抵取材於佛本行及普曜等經而未舉八相之名起信論始標其目自沈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謂善薩修行隨其願力能見此八種相此八相之名所由來也顧起信論僅標其目而未引事寔至隋智顗四教義卷七言八相始引佛事為徵故舉八相之目以攝引事蹟者必以智顗為首其雲字二十四號八相變卷子結尾啟白有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況說如來入相三秋未盡根原畧以標名開題示目今慎日光西下座久延時盈場並見英奇仁人聞即皆懷風雅操眾中俊拔藝曉千端急滯淹藏後無一出伏望府主允從則是光揚佛日恩矣思矣持與此卷相驗殊見密合之點按此卷紙面及紙背各成寫本紙面本通卷為七言梵讚前半每四句為一疊與三身押座文維摩經押座文體例無殊後半為七言長偈兩則與溫室經講唱押座文相若顧前後文理隔闕氣脉失序且書者顯非一手殊疑本是兩文然長偈之後殿以七言四句一疊西方還有白銀台四眾聽法心總開願聞法者合掌著都諸經題唱將來與它卷之結語大同則其一是二抑又不易質



言矣、紙背本增入說白兩大段、一在第二疊之間、一在第五六疊之間、而其中又畝入五七言或三三四語調之韻、蓋押座文原以梵讚韻語為主、間以白科、遂成變例、故白不廢吟、然後聲樂之功、方得程才、效仗聽、衆不至有橫雲斷山之感耳、復次、今所見押座文各卷、子結句多作經題、名目唱將來、此卷獨作都講經題、唱將來、是亦有說、攷六代隋唐間講、唱經變例、有經座、或時地局促、偶亦可省、如道宣四分律行事鈔、持記卷三十九、傳俗化方篇、有云、夜集說法、座高、卑無在是、也、法師都講、各據其一、太平廣記卷一百零九、引法苑珠林、載晉釋曇、遠達經旨、為人請去說法、設內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蓋弟子任都、講誦經、遂任法師義解、考洛陽伽藍記、卷三、瓔珞寺條、闍羅王謂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謨、按為魏名僧、即西域人、號為東方聖人也、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今唯試坐、誦經、經不問諸題、其量謨最云、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寔不諳、誦、準此而談、無論押座開題、以及經文正說、皆由都講朗誦、以清靡、悅耳、為上、法師講說、以推鋒拔、闕為能、雖習各有專門、師弟未必兼、擅、此卷云、都講唱將來、蓋寔指其人、理無不可也、至於都講之名、漢、已有之、以儒家之事度之、亦為生徒之任、後漢書、侯霸傳、師事、九江太守房玄、治教舉春秋為玄都講、又陳書、沈洙傳、積思經術、吳郡、朱异甚嘉之、及异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講、云云、是、知都講之職、所以輔佐法師、宣講經義、故座有上下手之分、以別

尊卑、而繼素儀制、若合符節、寧非趣東、然則佛教東來、其隨、俗雅化之蹟、又豈僅一端已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敦煌寫本勤學十二時吟詞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書寫作年代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三三及首端為勤學不辭貧與賤發憤長歌十二時一本時下以下更分十有二折而以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臨中巳日南午日昃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夜半子雞鳴丑等十二語冠其端按體製就其前置引詞而論則與開元皇帝新集孝經十八章吟詞相近就其重疊分折調同字均而論是與五更轉南宗讚太子出家十二時女人百歲篇等卷彷彿蓋亦韻轉化而來當時俗寫浸多已成風尚執筆之士不能自

敦煌寫本

卷

子部小說類

拔於窠巢而求疏於民衆耳傾此卷有其獨特之處如第一折有云君不見朱朱得貴由自行歌背負薪謂朱買臣也第三折有云食時辰偷光鑒壁事慙慙謂匡衡也第四折有云每憶賢人羊角哀求學山中併粮死第六折有云昔日相如未遇時恓惶賣卜於廛市第七折有云晡時申懸梁刺股士蘇秦現其微引人事盡出儒修若彼宗之故寔一無援取即刺梁語調亦不可尋而第五章又云如今聖主召賢才去耳中華長用武第九章又云天子不將印信迎舊老山林終不出按唐之中貞處士盧虛舟沾白雲羞猿鶴欺羅篋應不求聞達之特而步終南之捷徑者

比比皆然韓愈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一語盡之矣此卷作者生當

其世利祿榮心不期然而矢口出焉蓋亦溫石之流而有志未遂者

歟雖第二折有云男兒不學讀詩書却似園中肥地草第三折

又云丈夫學問隨身寶白玉黃金未足珍按此為王梵志詩句見於杜志詩流傳中唐之又一

也第十折又云松柏縱然經歲寒一片貞心終不改則所謂門面壯

語譬如緩狐行過以尾演跡足蹤雖失而尾印長留因知民間俗為

或經文人士夫之窺改潤色甚且賡造焉然而一望可知悉如此卷

正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治民俗文學者不尾其足而尾其

尾焉則庶幾其無遺獲已又此卷之後附有呪曰唱帝唱帝一文

敦煌寫本

卷

部

或本有之或本無焉蓋書手隨意為之無關旨趣因不具言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變文一卷 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蓋與維摩詰經押座文又

彌勒光嚴問疾持世上人間疾諸卷同為講唱維摩詰經文之一

體而分崩離逸各成篇章者也按押座文見存英倫博物館並有光嚴問疾卷存巴黎國家圖書館而持

世上人間疾卷則存國致其體製定為變文之正則今所見敦煌變文

何翅數十百八論其旨趣頗有不同其一演經中神變之事或陳梗概

或取一品若是者名曰經變其二取世間俗事之歷久而動聽者譜為

吟唱着為俗文若是者名曰世變變也者大抵即神通變化之謂非

常之事如言殊變異變現變怪變按事屬於其者謂之怪變亦曰變怪如述丁比丘說當法變經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變文一卷 子部小說類

有云兩時一切眾生之類見是怪變者其相對於悲哭之類是也其事屬於

弄者則曰神變如大般若波羅蜜經卷九初分轉生品第四之三〇佛告舍利

子有善薩摩訶薩神境智通起無量大神變言所謂震動十方

大地等後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顯或隱迅速無碍之類是也雲變變化

皆其義也着之繪畫則曰變相施之文章則曰變文其文吟白相間與

轉經讚頌之初揚寫唱者大致相同故自其音樂之因素滲流於後

來之標曲散樂自其文字之章制導源為後來詞話寶卷流宕愈

遠品目滋繁而影響愈大說者謂吾國之語體文學與彼宋經義之流

傳有闕其言非無據也今按此卷大意為維摩詰居士寢疾佛遣弟

子往視而畏其智慧辯給莫敢任者於是五百聲聞八千菩薩乃至

彌勒迦葉持世善德金鼓佛言必文殊而可佛俞其指乃初大殊文

殊銜命乃造毗耶與維摩居士往復辯論妙義環生拔開推鋒機應

無碍大致如此而文有缺遺就中闡揚教義多所發揮演說經文殊見

生動況又嬌唱靡靡清音宛轉感人遺物其功偉矣至若文體推移

蔚成創作則當時蓋其餘事而作始者之不及料與通卷次第先

出經云次為說解間以偈讚如是迴環以迄經畢為止其偈讚為七言

均語短者八句略如律詩長者十餘行三十行不等而旁側咸有標

注示其聲調平斜短促或注平詩或標斷詩或僅曰經或曰經平長偈

曰吟曰平曰側曰斷或曰側吟或云平側以今攷之曰詩曰吟均為偈讚

之弁名而平為平調側為側調其曰平側乃於中間轉腔換調先

敦煌寫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變文一卷 部

平後側之謂其云經者似為催經之聲斷者蓋為斷送之省平於

經平斷詩之目乃前者兼示平調後者並指部居蓋斷送者僅

置於白文中間經偈之前或長吟之後自其位置而言不與經

云相接自其功效而論不為催經之用合言斷送析言之曰

斷曰送皆省名也按五虎元東家夢華錄載東家子弟六歲苦

斷送固密武林舊事載聖節宴凡演劇一段皆有斷送樂歌亦如之所謂斷送

似為隨和附加之意舊唐書呂才傳才上表臣輕以御製雷詩為白雲歌詞古今

樂府集正曲之後皆別有送聲今取太尉長孫無忌等所和雷詩以為送聲又按

前集集二十六序題云吳西曲前有和後有送大抵六朝隋唐人云送與唐五代

宋人云斷均與斷送同義以節次言之吳西曲斷送在後宋之樂曲斷送或在後或

在後然必先有止文不能憑空而起今考唱經文中之斷送在經偈之前或在長吟之後

吾人攷究變文體制由是而得其全型識其正則後來之經變  
世變夥顧日取然苟持此以衡其庶幾洞曉本源而達其流行  
也歟爰著其目資考察焉

敦煌寫本

卷

部

敦煌寫本崔氏夫人要女文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著撰人原題崔氏夫人要女文一本尾題崔氏夫人前

為長篇長短句吟詞次為白侍郎讚再次為七言詩二首卷末署上

都李家印李家不知誰某所謂白侍郎考唐代白志貞居易敏中均

此職顧其文洪惡不清要出作者偽托之詞不容深究然據此可以推

定此卷年代上不過貞元下不過咸通當時元白之詩陳鴻李公佐之

小說風起泉湧浸成習尚加以讚頌道文無遠弗屆感人滋物其間

愚因而經變世變連句如王昭君怨詩詞吟詞全集競出亦固其所此

卷大白攝合不避俚字當時俗寫大抵如是至其特舉崔氏夫人

敦煌寫本

卷

子部小說類

蓋亦有故考博陵族望風重北朝李延壽南北二史特重高門南

王謝北取崔盧往往祖孫同傳下迄雲仍隔朝易主初不計論唐太宗

嘗問魏徵徵則先崔盧而後國氏降及憲宗尚有吾家三百年天子何

遽不及崔盧之歎蓋自九品法行典午南徙閥閱之見深中人心以帝

王之尊而無如何也況崔盧同為禁婚之家世俗之見謂崔家女生

為盧家婦必其母儀師教了無闕遺郝鍾家札如影附形毛詩內則不

啻自口於是因心設想官崔女歸人前夕而母也申明婦道舉凡姑

章夫婦諸房伯叔妯娌小郎上和下睦禽禮各儀矩罔不觀縷更托

白氏讀詞以定其事要亦勸善進德應有之誼施於講唱正說之



先後或為前奏或為斷送或為表白行人不廢乃經寫定耳卷中  
謬文收字甚多如香車寶馬競爭輝煌謬作連吾今勸汝不須哭  
勸謬作歡連一少莫多言多少下教語字姑章共語低聲應姑謬  
作如上下俞同針教俞謬為膝迎願扶持若安朋扶謬作狀安朋  
二字仍疑剛誤千古萬秋共流傳疑為千秋萬占之謬心若白侍郎  
譜大中則倒誤謬奪之處尤多無從具論已

敦煌寫本秋胡妻一卷

影印本

此卷下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見存之大首尾均缺察  
其體製與昭君李布孝子董永忠臣伍子胥劉家太子唐  
太宗入冥等卷子大致彷彿蓋亦變文之一體異乎講唱經文之  
本且又變吟唱為說白合經典而專取故事與前述諸卷仍有同  
有不同也卷中所述為秋胡妻故事首言秋胡以母命游學將行  
夫婦相勸誓心不渝次言秋胡登程旬月行至滕山遇一數十年老  
仙洞達九經明解方畧秋胡祇承三載得成學問次言秋胡辭師  
出山便投魏國披髮倡佯微佯意欲覓官而其妻自天遽行書

信隔絕孝養勤心出奴八婢桑絲織絡以事阿婆大至此止度以下  
更有秋胡仕宦已遂曰歸鄉井戲妻團圓等情節為後來秋胡戲妻  
俗劇藍本未可知也或如樂府古題四載妻惡其行遂投水而死亦  
未可知也按卷中敘秋胡辭妻了道服得卜帙文書是孝經論語出  
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大選云云則此卷作於蕭梁之後  
已無可疑抑唐自開成石經為數十此卷屢言九經而以孝經冠首  
意者作在文宗之前玄宗石台孝經之後若其攝列蒙莊或作者  
信手為之以足十數而已勿庸執議正如舊說秋胡為春秋魯人而此  
卷謂其仕魏便歸魏國小說家言本難以信史衡之也至可異者

其言秋胡辨母、子、手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盡、頓改容儀、遂鬚長  
垂、眼中泣淚、秋胡改娘、曰、夫妻至重、礼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  
槨、三形合一、赤体相和、附骨埋牙、與娘子俱為反土、今蒙嫌教、  
聽從游學、未知娘子所許已否、其妻听夫此語、心中凄愴、語表含  
悲、啟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是家鬼、女生外向、千里  
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听從、處分云云、設語身後、而全無  
佛家轉輪它生之念、謂作於中唐佛教盛行之際、實非大奇、  
按秋胡妻故事、於漢已流傳、小說家言、本無定制、或作者於佛  
道非意所遵、抑謂故事本吾華故物、不必假詞於異端、將作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武宗滅法之際、邊州頗傳知兒、而不知十二、皆非不可成者、至於  
秋胡游宦、改謂游學、蓋仿樂羊故事、秋胡非官、披髮放駭、又仿伍  
子胥故事、足見作者鑄鑄舊說、頗屬經營、宋以後流傳薛仁貴戲  
妻故事、殆又摹擬此卷、任意屈折者歟

敦煌寫本斷齋新婦文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原題斷齋新婦文一本、不著撰人名字、見存法京巴黎  
國家圖書館者、有二五六號及三五五三號兩本、文字略有異同、文  
為賦體、視王敦茶酒論、自衍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等卷、形神均  
肖、唯文不雅馴、不避方言俗字、如豐干拾得之詩、恣意於滑稽笑浪、  
不嫌詭虐者也、今按廣韻、齋五加切、玉篇、齋齋齋不干也、集韻、齋  
齒不正貌、又齋齋、齒不相值也、又齋齋、又按集韻、齋五加切、齋齋  
貌、唐韻、大齋也、云書故、齋齋者、齋肉不去也、齋齋、是否為唐代通  
語、雖無實証、觀其以齋齋新婦為題、作意亦略可觀矣、通卷本非

續修四庫全書

卷子部小說類

一文首為斯篇、自夫斷齋新婦者、本自天生、至阿家詩以及新婦詩  
曰為止、以下則書手雜抄排律、民謡、咒語等短篇、又義更無干涉、唯排  
律有云、自存塞北起煙塵、禮樂詩書總不存、又云、願得再逢堯舜日、聖  
朝偃武却修文、殊似開天遺事、以不勝其悲、離支秀之感者、若此卷  
寫作年代、並不相遠、則能斷為中唐遺物、上不過至德、下不過貞元也、全  
文略分三段、首言新婦本姓斷齋、欺兒踏婿、不孝翁姑、嗔隣逐里、諸惡俱  
全、文亦生動瀏暢、使人噴飯、次言婦姑勃谿、下堂求去、乃授離書、婦遂  
失所、其敘新婦詰責翁姑、有云、當初緣甚不嫌、使即下財下色、索  
我將來、道我是底、未許之時、求神拜鬼、及至入來、說我如此、又云、新



婦道辭使去。口裏咄咄罵。不徒錢財產業。且離家老鬼。如見其  
容憔悴。其言由中。素描之。又達此境界。謂不受譯經之影響。其誰信  
之。最末申明作意。所謂如此之流。須為駭異。戒而殿以阿家詩曰。斷斷  
新婦甚與親。直得親情不許見。千約萬束不取語。惱得老人腸肚爛。  
新婦詩曰。本性斷斷處處知。阿婆何用事悲悲。若覓下官行婦。更  
須換却千層皮。雖曲終奏雅。頗或趣末之少哀也。近世學人。謂語體文  
字。乃宋元以後產物。若以此奏質之。其不容不拋棄成說。而屈伏於  
寔証之前矣。

敦煌寫本茶酒論一卷影印本

原題茶酒論一卷并序沙州鄉貢進士王敦撰卷尾署題開

寶參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蓋宋初

遺物也按閻為敦煌望族寫卷中有平故歸義軍節度左班首都

頭知節院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太原郡閻府君遜真讚一卷撰其年時殆為海真族人而兄弟者歟

顧王敦之字里年代並無可攷觀於閻海真書有王梵志詩則知為者

作者正亦不必同時也此卷子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

七八號文為賦體假設茶酒對話矜功伐能各不相下序文有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小說類

茶之與酒兩箇誰有功德阿誰即合卑小阿誰即合稱尊今日各須

立理強者先飾一問以下茶乃出來言曰酒乃出來可笑詞說然後茶

謂酒曰又酒謂茶曰唇舌往復十次十盞舉凡茶若酒之形性功能產

地造法乃是歷史及關係人物罔不具備乃有水謂茶酒一節折服兩造

俱各無言而文以終了統觀全篇蓋上承諸子之緒如混沌罔兩雲將鴻

濛之屬下亦解嘲賓戲毛穎郭駝之流求諸俗寫則斷斷新婦文老

少至嘲詞等倘亦其類所謂文人好事隨意為游戲之觀者也抑此文有

其卓異之點凡三攝用白話不避俗字如每段多用阿與古文家之岸

然道貌務求駁澁者不同此其一文中多引佛家議論如引何世王說父

書母不唯與儒者異趣抑與道家羽流之出世思想有別此其二  
 饒幽默之趣而無美刺之旨殊與傳統論文之比興而論諫之旨終  
 雅者不同此其三綜之作者以高華瀏亮之公不殊殊於陳言不斤斤  
 於時目而外受釋典之薰陶承俗寫語文之流行故能得此心手相稱  
 文質昭彰之篇雖年代不可確指要亦晚唐五代之一異軍歟後來  
 仿其體製設為眉目問答手足詰難臆舌折衝官骸論辯之俗  
 文甚夥又何非此卷為之矯矢也乎爰簪於篇以備一格

敦煌寫本列國傳一卷影印本

此寫本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原題列國傳一本見藏  
 倫敦大英博物館編目為三三八號首尾均缺今存之文不過萬  
 言所述為列國故事考敦煌俗文中講述列國故事者非一如伍  
 子胥變文等並亦互見此卷而此卷詳贍縣密首屈一指意其  
 產生之時代較後故能治羣言於一壺而呈一較高階段之小  
 說藝術也文體說唱相間說詞多為不純粹之語體大抵敘事之  
 筆文勝對話之處白勝而撫擬物色偶見駢儷對仗之工宋人  
 平話寶卷多承其制唯成分之多寡不同耳唱詞乾為七言

韻語間有三四句法蓋由讚說演而成經變世變多呈斯  
 觀中間標標神奇幻異之事殊似佛仙交流之後符籙術士  
 之語亦為近產之証抑其文數典隸事頗見豐贍而草名為  
 名製成隱語以答彼問往復不窮蓋文人好事者為之異乎  
 邇俗寒儉之筆全文倘在洵不失為堂廡較大之勔作為焉



敦煌寫本新菩薩經序一卷影印本

此卷予不著撰人亦不言寫作年代據文有勅賈絹就下諸州取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云云攷新唐書宰相表賈就當德宗貞元末貢則此卷必作於彼時矣其時大亂甫平隱憂未艾李朱跋扈行動莫測而河西諸州頻經戰伐元和三年遠道困嗣遂陷落蕃邦近四十載民之訛言相驚伯有勢有必至而理所當然故文中有云今年大熟無人收刈有數種病死第一虐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赤白痢死第四赤眼死第五女人產生死第六水痢死第七風病死夫人本畏死造言者以死懼之以祛死之術餌之愚民趨奉漸成社黨往往官

敦煌寫本新菩薩經序

卷 子部釋家類

吏失察釀成鉅變張角方腊之徒其興也勃焉夷攷其初皆此類也今按敦煌寫本中有貞元十九年中歲正月二十三日勸善經序文一卷內容以此卷定同唯列舉死法第一虐病第二天行病第三卒病第四腫病第五產生病第六患腹第七血癰第八風黃病第九痢病第十眼病易七為十而於男婦諸病之外更加赤子患腹赤子注腹赤子陰也尤為可怖耳後以此卷云但看七月八月日三家便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其西涼州正月二日減中時雷鳴雨声有一石下大而如斗等石遂兩行即見此經云云彼卷微異其說謂此經從南來正月八日雷電霹靂空中有一童子年四歲又見一老人在中見一蛇身萬萬

尺人頭鳥足遂呼老人為太山崩要女萬萬眾須牛萬萬頭差病者難差但看四月一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云云雖設境造言微有出入而大致無差其共源而分流心同而貌異者乎無幾何時敦煌失陷吐蕃入主久歷歲年傳曰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又曰妖由人興豈不信歟茲著存其目俾治史者之擇捨參攷云

敦煌寫本新菩薩經序

卷 部

敦煌寫本曹元深疏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四零四六號卷尾署題天福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弟子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元深疏並蓋沙州節度使印試與二七〇四號卷子長與四年五年曹議金按亦作曹議諸疏相校其中請各端了無殊異如議金疏有云東朝奉使早拜天親于闐使人往來元深又疏云朝貢事使未往不滯於關山于闐使人回騎无虞而早達又疏云朝廷貢使駟驎親宣于闐專人關山不滯又疏云朝廷貢使沿路不值於煙塵還駕无虞音速達於旬日而元深疏云朝廷奉使

敦煌寫本

卷

子部釋家類

早拜天親所奏沿邊果蒙聖允往來途路無虞人使迫流關山不滯雖未指言于闐而于闐李聖天女適寔曹氏又按新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各附再昇以來可規曹氏與于闐情好無間故疏文及之也史載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其子元德嗣位元德卒元深繼之近儒羅振玉作瓜沙曹氏年表微引晉紀謂元德之卒史所不載此已稱少州曹元深意是年按指天福七年元德已卒元深自為留後故以元深之名遣使獻書之待次云云按舊五代史晉紀曹議金卒於天福五年元深此疏作於一年之後則知元德享位甚淺其事至明若其弟及之故則於史

無微不容臆斷抑曹議金以檢校司空為歸義軍節度使司空乃三公初階元深自為留後而署銜檢校司徒殆如蠻夷大長當號自娛者耶瓜州曹元忠晉位檢校太傅元忠卒子延祿知留後亦假父官猶此類也況議金署銜或著大王李聖天女和題國母蓋自後梁之世張奉僭號自稱白衣天子曹氏承之而自王夫又何足怪乎顧史雖不載而十餘年後垂其事而發其覆者乃在北東繡繡之西漸俗文得之寧非學術界之大幸事耶

敦煌寫本

卷

部



敦煌寫本曹議金疏一卷影印本

原卷見藏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七〇四號疏文

凡四一署長興四年十月九日次署長興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又次署長興五年二月九日最末署長興五年五月十四日銜名為河西歸義等軍節度使檢校令公大王而或題弟子曹議或題曹議金求諸史乘蓋是一人今按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冊府元龜並載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事蹟而千佛洞題辭議亦作義蓋猶張義潮立作議潮同為書手偶然簡畧耳今按四疏每疏一紙而四紙粘連遂成一卷每疏之末有沙州節度使印寔為曹氏

敦煌寫本曹議金疏一卷

子部雜家類

本職若其自稱大王云者蓋以中原多故或令久失於邊州張奉當後梁之世已僭金曰白天下號議金故之為閉戶自娛之計又何足怪乎今觀各疏申請畧同大抵於大王夫人即君小娘子姊妹乃至境內黎元徼福求歲之外仍祈道途無阻行李平安如第一疏有云東朝奉使早拜天顏于闐使人往來無滯第二疏有云朝貢專使來往不滯於閩山于闐使人回騎無虞而早達第三疏有云朝廷奉使駟騎親宣于闐守人閩山不滯第四疏有云朝廷貢使沿路不滯於煙塵還駕無虞喜音速降於旬日考五代史後唐愍紀及冊府元龜卷九七六並載長興五年瓜沙貢使隨附于闐專使入朝之事

正與此疏年時相當爰為新補理則然也抑敦煌千佛洞地處

苦薩繪像題記故大朝于闐國金玉國天公主李氏供奉云云所

謂天公主或稱聖天公主蓋即于闐李聖天公嫁為議金婦者

或謂嫁曹廷則當時瓜沙與于闐之關係必甚親切則又治西域史

者所不容漠視而此卷足為側証者也復次議金既親貢於後唐

且疏中民字缺僅作臣正以尊朝廷之績李氏也獨惜中樞錄

敗竊稱相承邊州淪陷再世而不能復耳

敦煌寫本曹議金疏一卷

子部

敦煌本雕觀音菩薩像跋題記一卷影印本

原題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曹元忠造版尾署太平

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板畢手工記蓋宋初遺物也見存紙

本高約二尺寬一尺六寸以墨線界為上下兩欄上中刻觀音菩

薩像旁作梵書陀羅尼神呪下刻題記文凡二十行大旨謂此神

呪人或受持若能書寫戴在頭臂則神佛降福消除疾疫又羅

刹不為惜書云云攷元忠先刻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像一鋪版式略

同辭旨亦殊殊異唯署時後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記

按開運四年定為後漢高祖元年中間相去蓋五十年據新五代史晉

教煌俗家或署天福十二年也

續修唐書

卷

子部釋家類

高祖紀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忠

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再昇以來然則元忠在位又不止五十年

矣攷宋史載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

其子延祿自稱留後四月詔贈元忠教煌郡王授延祿歸義軍

節度使文獻通攷及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並同顧與此卷紀月

頗有觸抵又據英倫博物館藏本開寶八年歸義軍節度使曹

延恭施舍疏似元忠延祿之間尚有延恭一世而元忠卒年似又在

開寶八年以前不唯與此卷繫柙抑與史鑑仍不相入異同之故

頗未易言海寧王國維題烏程蔣氏藏敦煌本于闐公主繪地

藏菩薩題記卷子即據延恭疏文斷言元忠卒年必在開寶之

先史鑑必不可信顧又何以解於此卷吾人以意度之若元忠以冲

年踐位克享大齡上及天福下見太平興國周甲之數不足為奇

況此卷與史鑑相差僅及數月或者誤在史鑑亦未可知或者原

版開雕於元忠病革之時工竣而元忠已死匠人據定紀日亦未

可知若開寶八年延恭疏文誠不宜當元忠尚在而遽襲其官或者

元忠勅政輒使家子居攝恭又不壽而旋復位焉身死而延祿

留後遂登史冊歟說雖近於事輒然元忠固嘗自稱大王其妻僭呼

國母當中原篡亂之秋憑疆土世守之勢內禪復辟莫非可能

續修唐書

卷

部

獨惜史籍濶略紀宋不足爰著此編以待攷究綜之此卷紀年似

無必誤之理王氏之說殆未見此卷歟



敦煌寫本算術解題一卷影印本

此卷子不知的名亦不著撰者見存之文為第六第七及第九三章第七章為營造部六九二章並有缺佚而章名適遭刪損以意度之第六章為容量第九章為地積大抵全書分門別類以演算問題為主而不著理論其制先舉問題繼以題解標術曰二字以明之以下乃為計算一題兼用四法者蓋題要為商工吏庶應用而作遂無嫌於淺薄卑易也顧亦有足資考証者按吾國度量權衡肇於黃帝下及三代一稽於古周末文成制度燦然嗣後商鞅李斯為第一變王莽劉歆為第二變兩晉迄隋

算術全書

卷 子部術數類

變化甚多而標準至秦唐承隋政一本前期變化最後結果之遺則根原物理斟酌人情折中古今參驗南北故能因革損益得其中平宋元明清略師其制舍銖銖而改為毫釐寔為重大之變易且天平法馬之器用遂興又置石為量名改斛為五斗進位均與前代不同而為後來不易之準則宋史律曆志言之頗詳而此卷於數量之命名定位鉅細不遺此可以參攷者二也又按計畝之法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秦漢以後改為二百四十步唐制因之而改每步五尺遂成中畝之定則史記秦始皇紀畝以六尺為一步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一步又儀禮鄉射禮侯道五十弓疏六尺為一步弓之古制天尺與步相應是知古制以六尺為一步歷時甚久而舊唐書食貨志載又按此卷定凡天下之田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制之變自唐始見記載也

算術全書

卷 部

位十尺為丈四丈為匹與孔叢子所載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大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者亦復不同復次此卷就里數以求步數法以三百乘之足証唐代曾以三百步為里與大戴禮記三百步為里之說相合而與宋明算家謂里三百六十步者有差凡上所述並可於解題中見之此可供參攷者二也抑卷中設題有云今有四王各領軍出征一軍有儀同欲使三共馱三馱共使四使共師五師共將六將共一都督七督共一管主八管主共一節同開合得兵幾何此其自一至八之數蓋出假設然自儀同至兵之節制階層諒非盡出捏造唯查新唐書兵志云兵之成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曰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與此卷所云頭有出入抑兵志明言唐初武邊制節或後來改伐戰陣容不盡同將亦沙僻遠中經吐蕃侵擾遂雜番制不與內地同科亦未可知綜之此卷之作不在唐初乃可斷言抑牛邊馬勃不失為約籠中物端在學人之善為擇用參比而已原卷見存法京巴黎國家圖書館編目為二六六七號云

歌代嘯雜劇 國學圖書館藏

明徐渭撰。渭有四聲猿雜劇。已著錄。此劇未見戲曲書目著錄。相傳出徐渭手。袁石公為序而刻之。雖卷首題曰山陰徐文長撰。然石公序文稱歌代嘯不知誰作。大率描景十七。擒詞十三。而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本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說者謂出自文長云。又按卷首有虎林冲和居士凡例七則。均為作者之口吻。故此劇作者。頗成疑問。或竟出於偽託。亦未可知耳。此劇凡四折。演四事。凡例有曰。此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以描寫諧謔為主。一切鄙談猥事。俱可入調。故無取乎雅言。是以取跑了東瓜。按着瓠子。罵丈母牙疼。炙女婿脚跟。張秃子帽子。李秃子戴。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四句俚語。敷衍成劇。全劇關目。雖譜四事。但以張李二和尚為主腦。而一氣聯貫之結構。殊稱新穎。且通劇用花面脚色。而無生旦登場。立意亦甚新奇。惜多羣市井穢褻之辭。不為大雅所尚耳。此本流傳極罕。梨園中向未見有鑿弄者也。

四盤記雜劇 長洲吳氏藏

明葉憲祖撰。憲祖有金鎖記。鸞鏡記。已著錄。此記共收南雜劇四種。一曰天桃紈扇。凡八折。演石中英與南院伎任天桃遇合事。二曰碧蓮繡符。凡八折。演章斌陳碧蓮因緣事。三曰丹桂鈿盒。凡七折。演權次卿徐丹桂配偶事。四曰素梅玉蟾。凡八折。演鳳來儀與楊素梅巧婚事。以上四劇。以春夏秋冬四季為景。以紈扇繡符鈿盒玉蟾。為婚媾信物。故標曰四盤。至於關目情節。未有所本。當出杜撰。純為風情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劇。亦甚可觀。故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選勝地。按節氣。賞名花。取珍物。而分扮麗人。可謂極排場之致矣。詞調俊逸。姿態橫生。密約幽情。宛宛如見。卻令老顛沒法耳。惟梨園中。向未見鑿行。者。殆亦由於案頭之作耳。



臨春閣雜劇

滿洲傅氏藏清順治間原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別署灌隱主人。江

蘇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遷南京國

子監司業。福王時拜少詹事。與馬士英阮大鍼不合。

辭官歸里。入清後杜門不出。迭受召未赴。後不獲已。

赴京授國子監祭酒。未久辭歸。康熙十年卒。年六十

三。偉業擅詩文。於復社中名重一時。其詩與錢謙益

龔鼎孳號為江左三大家。戲曲作有臨春閣。通天臺

雜劇。及秣陵春傳奇。並存於世。此劇凡四齣。衍譙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夫人洗氏事。本隋書譙國夫人傳。與陳書張貴妃傳。

串合而成。以譙國夫人為主。而寫江南亡國之恨。陳

氏之亡。論者每歸咎於張孔諸寵。此劇力翻舊案。大

為張孔吐冤。蓋為秦良玉而發。然亦即福王亡國之

寫照耳。末齣煞尾曲云。俺二十年嶺外都知統。依舊

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是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

決雌雄的放出個男兒勇。此則罵盡當時怯敵之諸

將。實為左寧南諷也。此劇雖盛傳於世。然梨園從未

見演者。乃案頭曲也。

續離騷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清嵇永仁撰。永仁字留山。別署抱犢山農。江蘇吳錫

人。吳縣生員。善詩文詞曲。康熙初。范承謨總督福建。

延入幕。耿精忠叛。繫承謨並永仁於獄。凡三年。承謨

被害。永仁自經死。時康熙十五年。年五十。永仁在獄

與同繫諸人。唱和為樂。無從得紙筆。則以炭屑書於

紙背。或四壁皆滿。事平後。閩人錄而傳之。續離騷。即

其獄中所作之一。此外有抱犢山房集。及揚州夢雙

報應傳奇。已著錄。此本收雜劇凡四種。每種均一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曰劉國師教習扯淡歌。演劉基與張三豐對酌。命

子弟歌其所作扯淡歌事。曲白全襲劉基扯淡歌本

文。組織而成。頗見匠心。扯淡歌。歷叙三皇五帝以來

治亂大事。而結之以算來都是精扯淡一語。乃憤世

之作。二曰杜秀才痛哭泥神廟。搬杜默醉哭於項王

廟事。出於山堂肆考。此劇憑弔項王。惜其不能成事。

而並不著眼於秀才落第。傷心痛哭。蓋作者用意。或

別有所在也。三曰癡和尚街頭笑布袋。述一癡和尚

於街頭終日嘲笑。罵盡世上營營碌碌之人。全據布

袋和尚歌一闕。敷衍而成。亦玩世之作。四曰憤司馬夢裏罵閻羅。譚司馬貌夢中至陰司罵閻羅斷獄事。考此傳說。起源頗早。元刻本三國志平話已取為入話。明馮夢龍之古今小說亦收此話本。惟此劇不重於斷獄。而重於罵閻一節。意欲閻羅令善人現世受報。化凶為吉。遇難成祥。作者於此亦不無深意焉。總之。以上四劇。慷慨激烈。氣暢理該。永仁自序謂。屈大夫行吟澤畔。憂愁幽思而騷作。語曰。歌哭笑罵。皆是文章。僕輩遭此陸沉。天昏日慘。性命既輕。真情於是乎發。真文於是乎生。雖填詞不可抗騷。而續其牢騷之遺意。未始非楚些別調云。其以離騷名劇。意在於斯。故續離騷者。實憤激不平之作。至於梨園。尚無搬衍者也。

明翠湖亭四韻事雜劇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康熙間刻本  
清裘璉撰。璉字殷玉。號蔗村。別署廢菴子。浙江慈谿人。生而孤露。天才逾人。擅詩文詞曲。弱冠補弟子員。旋入太學。踴躍場屋者五十餘年。至康熙甲午始舉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常。時已七十餘矣。未幾致仕歸。著有復古堂集。橫山文集。玉湖詩綜等。平生所製劇曲。今日僅存此本。所謂四韻事者。計雜劇四種。均為文人之韻事。故名。一曰昆明池。凡二折。衍上官婉客侍唐中宗於昆明池上評詩事。出全唐詩話。二曰集翠裘。凡二折。述狄仁傑與張昌宗雙陸博得集翠裘而付家奴事。本虞初集志。三曰鑑湖隱。凡四折。譚賀知章歸隱鑑湖事。淵源唐書本傳。四曰旗亭館。凡三折。搬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聆伎歌詩事。取材唐詩新話。以上四劇。律文工穩。甚為可觀。尤以集翠裘一劇為最。曲情激昂。奔放有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慨。惟久供案頭之欣賞。尚未見有梨園搬弄也。



四婢娟雜劇

長樂鄭氏藏  
舊鈔本

清洪昇撰。昇字昉思。號稗畦。浙江錢塘人。康熙上舍生。從王士禛施閏章遊。得詩法。工詞曲。著有稗畦集。及四婢娟。長生殿。回文錦。鬧高唐。錦繡圖。迴龍院。節孝坊。舞霓裳。沈香亭。天涯淚諸劇。而今傳於世者。僅前二劇。昇於國喪時。以演所製長生殿傳奇斥革。晚年出遊。道經吳興潯溪。老僕墮水。昇已醉。提燈救之。遂與俱死。年五十餘歲。此劇凡四折。共演四事。第一折曰謝道韞。衍謝道韞詠雪故事。按晉書云。王凝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妻謝氏。字道韞。西安將軍奕之女也。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叔父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笑為樂。世說新語所載畧同。劇本於此。第二折曰衛茂漪。衍衛夫人簪花故事。以衛夫人傳筆陣圖於王羲之。亦取材史傳。譖成者。惟羲之師衛夫人習書。乃其少時事。劇中謂在渡江之後。未免誤矣。第三折曰李易安。衍李清照鬥茗故事。乃撷取李清照傳中烹茶檢書一段。幻出一時情話。謂趙明誠與清照為千古第一等美滿

夫妻。而清照改節事。則諱言之。第四折曰管仲姬。衍管夫人畫竹故事。謂趙孟頫挈室管道昇。浮家泛宅於苕霅間。以琴瑟之好。領湖山之勝。而畫竹尤道昇所長。故拈出為關目也。全本史傳。敷衍以成。全劇以四才女事為題材。綺膩風光。甚為可喜。雖未若長生殿傳奇之冠絕一代。然亦不失為佳作。惟以流傳不廣。故梨園未有襲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四聲猿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  
康熙間刻本

清張韜撰。韜字權六。號紫微山人。浙江海寧人。烏程司訓。善詩文。工詞曲。嘗與毛際可徐倬韓純玉諸人相往還。著有大雲樓集。及續四聲猿雜劇。此劇乃續明人徐渭四聲猿雜劇之作。凡四種。每種一折。其一曰杜秀才痛哭霸亭廟。衍杜默下第東歸。過項王廟。有感而痛哭事。出於山堂肆考。其二曰戴院長神行。蘇州道。衍戴宗李逵同往蘇州訪公孫勝。宗於中途作法弄遠事。全據水滸傳小說譜成。即曲文賓白亦多襲水滸本文。其三曰王節使重續木蘭詩。衍王播貴後。至木蘭院。重續其曩所留題。慚愧闍黎飯後鐘句事。見唐撫言。關目雖甚簡短。然寫盡世俗炎涼。以洩其不平之氣也。其四曰李翰林醉草清平調。衍李白醉時為唐玄宗草清平調事。出於唐書本傳。以上四折。律文嚴謹。意境超妙。確是當行之作。其自序有云。猿啼三聲。腸已寸斷。宜更有第四聲。况續以四聲哉。但物不得其平則鳴。胸中無限牢騷。恐巴江巫峽間。應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耳。是韜之續作四聲猿者。

蓋有無限牢騷。藉以宣洩也。此劇流傳不廣。梨園中故從無鑿演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桃花吟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  
乾隆間刻本

清曹錫黼撰。錫黼字誕文。一字旦雯。號菽圃。江蘇上海人。貢生。官至員外郎。有才名。詩文詞曲。著述甚富。有碧鮮齋集。石倉世纂。曹氏合族試藝。及桃花吟四色石二種雜劇。惜年不永。未及三十而卒。此劇凡四折。演崔護謁漿故事。出於唐孟啟本事詩崔護條考。元明雜劇中。譜此事者甚多。今傳於世者。唯明人孟稱舜之桃花人面一本。錫黼此劇。較之孟作。雖未免相形見絀。然詞采鮮妍。却亦自為可傳之作。但末折述鬼使送謝女回生一節。殊使人有蛇足之感耳。此劇未見梨園鬻行者。殆亦案頭之曲也。

四色石雜劇 北京圖書館藏  
乾隆間刻本

清曹錫黼撰。錫黼有桃花吟雜劇。已著錄。此本計收雜劇四種。每種皆一折。一曰張崔網廷平感世。衍程公去官後賓客絕跡。庭可羅雀。及其復貴。客又大集。事本於漢書。寫盡世態。頗足風世。二曰序蘭亭內史臨波。衍王羲之於三月三日宴集蘭亭事。據羲之蘭亭集序一文。敷衍而成。關目單調。工穩而已。三曰宴滕王子安檢韻。衍王勃省父。路經南昌。值都督大宴賓客於滕王閣。勃以作滕王閣序驚一座事。按此故事。最為盛傳。馮夢龍醒世恒言。亦收馬當神風送滕王閣話本一篇。然錫黼此劇。則全據史實演述。並未涉及神怪。殊為難得。四曰寓同谷老杜興歌。衍杜甫寓同谷日。感時歌吟事。剪裁杜詩。別具匠心。意境新穎。實稱佳作。以上四劇。俱為案頭之作。故梨園中。從未見有演唱者焉。

老圃雜劇德清俞氏藏舊鈔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為宗。主講杭州詁經精舍。為清末樸學之宗。自少至老。著述不倦。有春在堂全集。凡五百餘卷。所製戲曲。僅見老圃雜劇一本。此劇演一老僧度化老將李不侯。及老伎花退紅事。關目單簡。憑空結撰。未有所本。曲白多作禪語。然於了悟中。復含憤激之慨。此劇從無刻本。流傳甚罕。故梨園中。亦不見搬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青虹嘯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明鄒玉卿撰。玉卿字崑圃。江蘇長洲人。著有青虹嘯。雙螭壁傳奇二種。並有鈔本傳世。此劇凡三十齣。演董承父子事。青虹俗作青缸。劇名乃董承物。承付其子圓。圓付其妻伏氏。伏氏使高貴鄉覓圓。又付以此劍。故標劇名。劇中大意。以曹操於漢末害伏后董妃等事。不可無報。遂將後來齊王之廢。以為報應。故作幻想。言司馬師為董承之子。高貴鄉公髦為獻帝之子。以為如是。而報操始快也。關目情節。荒誕殊甚。考之史傳。高貴鄉古地名。漢屬元城縣。此劇竟以高貴鄉為姓名。且謂司馬師為董承之子。高貴鄉為獻帝之子。如此扭合。雖為獻帝洩憤。然太謬妄矣。張緝本廢帝張后之父。與曹操甚遠。言緝謀害伏董。亦誤。高文長則史無其人。餘不必深辨。蓋劇中情節。迥異史傳。亦不盡同於演義小說。然戲劇原有其獨特之點。為關目排場。火熾緊湊之故。不得不竄改史實。以求適宜也。此劇亦名簷頭水。意謂簷頭之水。異日所滴。與前日所滴。點點相似。譬之前因後果。亦無異耳。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年梨園嘗見搬行此劇者近已無聞矣。

懷香記傳奇二卷 及古閣  
原刻本

明陸采撰。采有明珠記。南西廂已著錄。此記凡四十齣。行賈充女竊香。私贈韓壽故事。考晉書賈充傳載韓壽字德真。堵陽人。美姿貌。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午窺之。見壽而悅焉。時西域有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歇。帝以賜充。其女密盜以貽壽。或聞其芬馥。稱於充。充取女左右婢考問。以狀對。遂以女妻壽。云。采即據傳衍成傳奇。按宋元南戲舊有韓壽竊香記一種。元人李子中亦有此劇。賈充宅韓壽偷香

一本。俱述此事。惟已不傳。當為采作之祖本。此記第二十五佳會贈香齣。則落西廂記窠臼。而解袍散山桃紅數曲。在旁眼偷窺。寫得歡情如許。美滿較十二紅曲正不啻青出於藍而過於藍矣。夫小姐多丰采。君瑞濟川才之句。乃元曲中之最庸惡陋劣者。緣落想便俗耳。此記於梨園中已久不見贊弄也。

易鞋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間  
文林閣刻本

明陸采撰。采有明珠記。南西廂懷香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五齣。演程鵬舉與妻白玉孃易鞋為別。始離終合事。關目情節。淵源於陶宗儀輟耕錄卷四妻賢致貴條。頗多增飾處。程鵬舉被掠於張萬戶之家。配以玉孃。鵬舉逃去。萬戶逐玉孃於外。初入市人家為執作。以償直。既而飯心尼庵。鵬舉既貴。遣人訪之。持鞋至庵。凡見詰問。乃知夫已大顯。鵬舉屬守臣迎請。後為夫婦。蓋所同也。按輟耕錄不載鵬舉父名。宋稗

類鈔卷四家範類。程鵬舉條。謂尚書文業之子。此記則云參政公輔之子。據以上二書觀之。程本名萬里。字鵬舉。此記則以鵬舉為名。而增一字曰叔達。白玉孃乃統制白忠女。記則以為刺史白如珪。鵬舉之逃。本玉孃所勸。鵬舉疑其非真心。乃偽訴於萬戶。記則以為梅香聞其夫婦私議。而唆之於主人。萬戶聞鵬舉之訴。即索玉孃。玉孃臨行。與鵬舉易鞋。鵬舉遂歸。宋記則以為鵬舉玉孃易鞋而去。萬戶見鵬舉逃去。乃逼嫁玉孃與市人家。又玉孃本萬戶所索。記則以

為玉孃於明珠橋投水。店家周姬救之。送還萬戶。萬戶不收。媼夫婦遂撫以為女。玉孃償鑑為尼。記則以

為被無賴強婚。因此出家於明淨庵。至鵬舉玉孃本

不載其父母。蓋或已去世。記則以為鵬舉父母皆存。

母曰趙氏。玉孃亦父母皆存。母曰韓氏。韓氏之弟為

吏部侍郎。本鵬舉父同年進士。鵬舉逃回謁韓。韓為

薦達。得授恩蔭官。遂至陝西參政。如珪亦由韓薦官

陝西副使。鵬舉迎父母至署。又迎得玉孃。而又適與

妻父同官。並得快聚。此皆出於緣飾也。此記律文並

工。結構亦佳。搬來最為動人。惟以流傳不廣。故梨園中已久未見鬻演者矣。



百順記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二十三齣。衍王曾子孫三代榮華故事。因王曾以三元致位宰相。封沂國公。富貴功名壽考。一時無比。終身皆處善境。故標曰百順。全本關目多係實事。惟以王繹為王曾之孫。則誤矣。按宋史王曾本傳。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里人張震遊。善為文辭。由鄉貢試吏部。廷對皆第一。累遷至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皆至。曾入對。謂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居異日。或有災沴。庶免輿議。此宜秋序產芝一齣。所從來也。位至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宋仁宗為撰旌賢之碑。改其鄉為旌賢之鄉。無子。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據此則曾實未有所生。而宋所撰王曾墓誌銘。則云曾有子四人。綢、緣、緝、緯。綢、緣俱光祿寺卿。緝將作監。緣大子四人。幼時曾養母弟皞。字子融。子繹為嗣。仕至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則曾有四子。繹乃以兄弟之子為子者。非孫也。且亦不聞有狀元之選。作者以曾

狀元宰相。而遂舉天下最順之境。歸諸一人。謂其祖孫狀元。一門富貴。此特理想而已。記中更以楊億女為曾次室。亦甚妄。按億與曾同時。億為學士。有文名。喜談諧。於同官多所面諛。獨致敬於曾。嘗語曾曰。於公不敢相戲。安有以女嫁曾之理耶。記中以金蓮燭送曾歸第一殿。則移蘇軾王珪事。附會裝點者耳。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亦未題作者名氏。然最遲亦當出於萬曆人之筆。天成且評曰。王曾無子而有子。可喜。詞亦充贍。紀丁冠事可觀云云。此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第十一召登。第十二榮歸。第十四賀子。第二十三三代等齣。昔年梨園最為盛行。至今猶有能者也。

昇仙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六齣。行韓相子度脫韓愈成仙事。關目情節。全本韓仙傳小說編製而成。惟事多無稽。純出於里巷之傳說。考唐世系表。韓湘字北渚。愈姪老成之子。長慶三年進士。韓愈集中有詩題云。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又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詩二首。則湘乃愈之姪孫。非姪明矣。賈島寄韓湘詩。有過嶺行多少。朝州瘴滿川之句。是愈之赴朝。湘本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而湘之第進士。距是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僅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可知湘固愈輩人。何得有神仙事耶。且愈夙好奇。彌月聯句一事。猶為誌之。其姪成仙。豈不為之傳乎。按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韓愈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遂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僧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之曰。市肆賤類。尚有一事見長處。汝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因指堦前牡丹曰。我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需。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

深及其根。費紫蠟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紅白。歷綠。每朵有一聯詩。乃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乃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云。據此可知韓愈自有疎從姪。挾術自售。非湘明甚。按愈集中有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段成式為愈同時人。所記亦當不誣。又青瑣高議亦載此事。且謂韓湘送愈。藍關一宿即辭去。愈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都為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利醉。伊子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既雅非愈本趣。且詞意凡猥。決非愈作。此記律文平庸。梨園亦久無纂弄者。殆其傳流未廣耳。



節俠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二齣。衍唐人裴伽先事。記中以裴伽先力抗武后為節。豪結諸番為俠。合以標名。其關目情節。全據太平廣記所引紀聞中裴伽先條敷演而作。按裴伽先官太僕寺丞。伯父裴炎遇害。伽先上封事。請面陳得失。武后召見。伽先對曰。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今遽自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臣伯父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臣深痛惜。望陛下復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部

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武后大怒。令杖至百。長流驩州。伽先在南中。娶流人盧氏。生男。盧卒。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徙北庭。其可汗以女妻伽先。因致食客數千人。朝廷動靜。數日前伽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上封事。請誅流人。武后納之。發勅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伽先知之。乃挈妻偕三百餘人。夜遁入蕃。既明。候者言伽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伽先從者皆戰死。縛伽先及妻。械繫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伽先以未

報。故暫免。武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而命取殺流人使者斬之。諸流人未死者放還。由是伽先得免。及唐室再造。贈裴炎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伽先乃出。任至秦州大都督云。新唐書亦載其事。然較紀聞甚畧。此記文情。頗有可觀。亦出於明代中葉人之作。惟梨園中。久失搬演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夢嘉記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史槃撰。馮夢龍訂。槃字叔考。浙江會稽人。所製傳奇至富有合紗、櫻桃、鷄釵、雙鴛、瓊花、梵書等十二種。惟多不傳於世。此記凡三十五齣。演文景昭、劉亭亭遇合事。一名巧雙緣。記中文景昭夢神仙示以磊字。云婚姻富貴。皆由於此。故名夢嘉。全記關目。泰半出於虛構。記中稱劉達嘗觀察江南。官戶部侍郎。時以蔡京專權。乞休林下。文達起中書侍郎。上疏論京為京所排。命使高麗。按達使高麗在前。拜中書在後。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中書本由兵部。亦非戶部。至達敗後。未嘗入中書。記言再入。與史傳俱不合也。考史所載。元祐黨碑之毀。實因劉達之言。記作徽宗夢司馬光等訴冤而毀。甚謬。劉達弟兄章繼。蓋即記中所謂章子春者。其情節全出杜撰。記中朱勔事蹟。雖據史傳。然四丈之石。本非出於劉達家。此則附會。按勔之橫。自政和中。其誅在靖康初。而毀黨碑為崇寧五年事。此記併合為一時事。亦誤。考宋用臣。元祐初被謫滁州。其非忤蔡京可知。且與徽宗時相去甚遠。記中情節。不過借八點

綴。不必論其事之必實也。至蔡鞏實中狀元。此記作者惡之。故云改與文景昭耳。總之。記中劉達、蔡京、蔡鞏、宋用臣、朱勔。雖係同時。然其事蹟。未盡屬實也。此記傳流不廣。故梨園中。久無搬弄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量江記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余翹撰。馮夢龍訂。翹字聿雲。安徽銅陵人。著有量江記。賜環記傳奇。今惟此記。尚傳於世。此記凡三十六齣。演樊知古量江故事。考宋史。樊知古傳稱。知古初在南唐。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遂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解褐授舒州軍事推官。嘗啟於上。曰。老母親屬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厚給齎裝。護送至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上。釋文瑩玉壺清話。亦載樊知古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以釣竿漁於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絙量江水之廣深。絙或中沉。陰有物波底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仗策謁太祖。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荆南破竹為索。數千艦由荆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磯試焉。密若脰臂。不差尺寸云云。翹即取此事。行為傳奇。惟南唐未嘗有樊知古母妻沒入掖庭之事。係妝點者。然而証後主矣。又劇中弓泊。即張洎。存其姓之偏旁耳。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

之下品。且評曰。樊若水事奇。全守韻律。而詞調俱工。一勝百矣。此記久未見梨園有嚮演者。殆其傳不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酒家傭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題姑蘇陸無從欽虹江二稿同郡龍子猶更定無從名弼一名君弼江蘇吳縣人或云江都人貢生好博涉多所撰述著有正始堂集存孤記傳奇等虹江亦吳縣人事蹟無考據此劇卷首所題蓋龍子猶取陸欽二稿改定而成者龍子猶即馮夢龍有雙雄記萬事足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七齣衍漢末李燮避仇傭工於酒肆之故事按後漢書李固傳載固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大將軍梁商嘗請為從事中郎冲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即位除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及質帝被鸞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謂清河王蒜年長有德當立先是蠡吾侯志嘗取冀妹冀欲立之眾論既異冀意氣凶凶自廣戒以下莫不懼憚之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愈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後歲餘劉文劉鮪等謀立蒜為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太后明之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州郡收固二子基磁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

冀乃露固尸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斧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尸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太后聞而不誅聽得歸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乃豫謀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成感其義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十餘年間梁冀既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而災眚屢見乃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求固後嗣燮遂還鄉里姊弟相見悲動傍人云此劇關目情節全本史傳渲染而成律文俱佳惟惜梨園久無搬演也



精忠旗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李梅實撰。馮夢龍訂。梅實湖北西陵人。事蹟無考。此劇凡三十七齣。衍岳飛精忠報國事。考馮夢龍嘗曰。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識者恨之。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成新劇。名曰精忠旗。精忠旗者。高宗所賜也。涅背誓師。岳侯慷慨大節所在。他如張憲之殉主。岳雲銀瓶之殉父。斬王諸君之殉友。施全隗順之殉義。生死或殊。其激於精忠則一耳。編中長舌私情。及森羅殿勘問事。微有妝點。然夫婦同席。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東甯事發等事。史傳與別紀。俱有可據。非杜撰不根者比。方之舊本。不運庭乎。蓋此劇乃參照史傳。改編而成者。按此劇第四逆檜南歸齣。叙兀朮與檜妻狎褻。雖覺過當。然宋人小說中。曾有同席語。而宋史秦檜傳云。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航海歸行在。自言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力薦六忠。則非盡無因也。第十三蠟丸密詢齣。檜妻定場云。奴家王氏。王次山之女。按檜妻王珪女孫。劇謂次山乃王次翁字。慶曾非珪子也。慶曾與檜極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其子孫作王次翁家傳云。檜奪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帥兵權。皆次翁為參政府。與檜密謀所致。故此劇以檜妻為次翁女。以辱之。第二十八銀瓶墜井齣。謂飛妻亦投井死。則係點綴生情耳。第三十忠齋道斃齣。稱飛子雷霖震霖皆徒嶺南。震霖年幼。俱死於途。然此與史不合。震後為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震後為修武郎。亦不名霖也。其餘關目。盡與史實相符。至於結構排場。甚稱謹嚴。情文亦佳。惟以精忠記久已盛傳梨園。故此劇流行未廣。遂無聞矣。

雙雄記傳奇二卷 明本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有萬事足。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六齣。演丹信劉雙二人節義故事。標名雙雄者。因丹劉俱以武功顯也。略云。丹信吳之東山人。與友劉雙幼相契合。其叔丹三木者。本兇徒也。妻每勸其分析家資。三木不從。其妻因而病卒。三木憤妻之為信而死。又慮終欲分析其產。必欲置信於死地。遂鳴於官。并其友劉雙亦鍛鍊入焉。後倭寇起。許罪人可疑者立功贖罪。信與雙素諳兵略。從征擒賊。以功授正千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官至征東將軍。按此記有總評曰。世俗骨肉參商。多因財起。丹三木之事。萬歷庚子辛丑間實有之。是記感憤而作。雖云傷時。亦足警俗云。據此可知記中關目。乃作者鄉里故事。禦倭亦係史實。惟第二十一龍神遣救。第二十二龍神拯溺。第二十六二女男裝。第三十藥度劉翁等齣情節。當出於妝點。至劉雙所娶黃素娘事。殆亦無據者。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聞姑蘇有是事。此記似為人洩憤耳。事雖卑瑣。而能恪守詞隱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杰也。緣

夢龍此記。律法排場。並皆佳妙。可謂當行之作。惟惜梨園久失襲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畫中人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字石渠，號紫花主人。江蘇宜興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至江西督學。隆武中江西陷，從建昌入桂林。時永曆建國，遂擢吏部尚書。不三日，即拜東閣大學士。及武岡陷，為孔有德所執，不食死。至乾隆中，賜諡忠節。炳少時，即喜製曲，與阮大鍼齊名。然人格則薰蕕矣。戲曲作有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等傳奇，俱傳於世。此劇凡三十四齣。演庾啟鄭瓊枝姻緣事。略謂庾啟與鄭瓊枝有緣。華陽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人贈以美人圖，令人拜喚。瓊枝生魂，竟與啟交接。其真身得病而亡。停柩寺中，長明發而活之。遂成夫婦。劇中每云畫兒裏愛寵，乃此劇標名之因也。全劇關目，雜采馮夢龍情史所載趙彥、張擇、葛棠諸條，串合行成。又借用倩女離魂事，更彷彿湯顯祖之還魂記。惟細繹詞意，有不僅摹效還魂記者。如第二圖嬌，第四玩畫，第七呼畫諸齣，固是玉茗化身。可以無論。第十二拷童，絕似西樓記之庭諧齣。第十六攝魂，絕似紅梅記之鬼辨齣。第十八再畫，絕似幽閨記之走雨

齣。第二十一魂遊，又似西樓記之樓會齣。此劇可謂集大成者也。石渠諸作，局度雖狹小，而結構甚為謹嚴。劇中以華陽真人為一部主腦，而以幻術點綴其間。蓋因排場冷靜，藉此妝點熱鬧，亦調劑法也。夫明人以填詞之法施諸戲曲，亦惟石渠最工。明初之作，專尚本色。自香囊記以妍雅為宗，而中葉復如墨花玉玦等記，專重塗澤，去元愈遠。石渠諸作，則雅而不巧，腴而不艷，字字從性靈中發，遂能於研鍊中，別蹊徑也。此劇於梨園中，久未見有搬衍者，或其傳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廣耶。

療妬羹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  
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  
喬小青事。略謂。維揚才女喬小青。嫁武林馮生為妻。  
大婦不容。分院以處小青。而阻其夫。使不得復見。馮  
戚有楊夫人者。憐而臨問焉。嘗假書以讀。小青最喜  
牡丹亭曲。為譜新詞題之。後卒齎恨而歿。此事艷絕  
千古。人皆樂道之。或謂小青兩字。蓋拆情字為之。並  
無其人。乃文人好事者。所寓言耳。然考施閨章愚山  
詩話云。小青詩盛傳於世。或謂實無其人。蓋拆情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小青耳。予至武林。詢之陸麗京圻。陸曰。此故馮具  
區子雲將之妾。所謂某夫人者。進士楊廷槐元蔭妻  
也。楊與馮為親舊。夫人雅諳文史。故相憐愛。頻借書  
與讀。嘗欲為作計。令脫身他歸。小青不可。及夫人從  
官北去。小青貽書為訣。書中云云。皆實錄也。小青以  
命薄甘死。寧作霜中蘭。不作風中絮。豈徒以才色動  
哉。余謂小青固能詩者。恐不免文人潤色。陸曰。西湖  
上政少此捉刀人。據此則小青真有其人。決然無疑。  
矧詩詞書札。章章可考耶。至於諸家紀載。未及其姓

氏。亦自有故。小青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今此劇以  
為喬姓。喬者假定之謂。乃臆造者耳。且此劇更以小  
青改嫁楊不器。實屬無謂。蓋由於文人作劇。須當場  
團圓。不得不惜一文墨之士。作為收煞也。此劇結構  
謹嚴。文詞尤悽惻動人。以第四梨夢。第九題曲。第十  
四絮影。第二十一畫真。第二十四哭東。諸齣為最。至  
梨園中。今尚傳唱者。僅題曲。澆墓二齣。惟通行之澆  
墓曲。又與此劇第十七吊蘇齣不同。文亦幽艷。未知  
出自誰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綠牡丹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瘡妬美。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謝英。顧文玉二生事。而柳五柳車尚公。皆不知文字者也。吳興沈重。投閒家居。有女婉娥。及笄矣。雅負文譽。庭有綠牡丹。重嘗命女作一絕句。詩頗可誦。時重欲為之擇婿。而難得其選。因舉文社。邀舊家子弟。考其殿最。為擇配地。柳五柳車尚公。顧文玉。皆與焉。顧亦有文譽。惟柳車二子。恐不成文。心中惴惴。不自安。柳因倩謝英捉刀。車則求其妹靜芳代筆。及試之日。題即綠牡丹。柳車二子。得人代作。巍然前列。顧列第三。柳車遂目空一切。幾忘卻文非己出矣。車注意沈女。柳則窺靜芳。靜芳逆料柳非能文者。且詞知柳之試作。為謝英代草。心頗屬意。及柳來訂昏。靜芳云。須面試文字。柳仍丐謝代稿。謝故作打油詩。以絕其望。其後沈重再舉社。嚴加防範。柳車二子。皆託疾未終卷而去。於是重即以己女婉娥許文玉。而以靜芳許謝生云。按石渠此劇。為烏程相國攻訐復社之端。當張天如之創興復社也。湖州孫孟樸。實為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郵介。紹兩浙子弟。時烏程相國弟育仁。欲入社。未許。因倩石渠製此劇誚之。浙中梨園。爭相鑾演。社中人訴諸學臣黎元寬。黎即究作者主名。下有仁僕於獄。桁楊書賈。出而厲禁。而婁江烏程。從此遂開大釁矣。劇中柳五柳車尚公。范思訶。蓋指王元祉。陳章侯輩。而沈重則影射張天如。周介生也。詳見陸桴亭復社紀畧。及張秋水冬青館集。明季黨人。以詞曲為戈鋌。亦風氣所趨也。此劇排場結構。緊湊可觀。律文亦頗工整。而科諢至佳。惟梨園中。今已失鑿弄者矣。

西園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三齣。演張繼華。王玉真配合事。略謂。武林趙禮。罷官林居。卜築西山僻處。名曰西園。夫人梁氏子。維權。女玉英。字王氏。子伯寧。禮故人王孝廉者。早卒。遺女玉真。梁氏愛之。其所居與西園鄰。英真相得如兄弟焉。伯寧與維權同窗。蠡賒無賴。英頗知之。抑鬱不快。時邀玉真過談。以遣愁悶。張繼華者。襄陽才人。與武林名士夏玉善。繼華遊浙。主於其家。一日閒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至西園。席地假寐。玉真在樓上。偶折梅花一枝。失手墮。繼華面。繼華驚醒。侍婢翠雲適以尋花至。因還之。詎真嫌花經男子手。不欲受命。仍返之。拾得者。繼華大喜。以為美人屬意。遂口占絕句。囑翠雲誦於其主。并乞通姓名。歸寓。訴於夏玉。玉告為園主女趙玉英。翌日。繼華復往西園。與禮相值。禮展詢邦族。恨相見晚。邀入款留。遂館其家。時玉英病。覓醫問卜。合字。騷然。繼華意必折梅者。心甚憂之。亡何。英竟死。繼華適他出。反園與玉真遇。疑英病愈。要而與之語。真疾走。

還家。訝甚。詢之館童。則云玉英已卒。大恐。以為遇鬼。

託故欲行。趙父子堅不許。繼華不得已。乃曰。不耐園居。願得別院。是時玉真已過房為趙女。即以玉真舊宅館繼華焉。玉英之亡也。伯寧知趙撫真。懇夏玉為媒。玉曰。彼王孝廉女。與君同姓。是為可者。維權聞之。亦斥其妄。反囑玉為繼華任蹇修。玉頗首肯。以禮新傷其女。未敢晉言。繼華則祇知玉英已亡。初未審有玉真在。時念玉英不置。年餘。夏為議婚。趙禮許諾。而繼華不可。強之始如命。及婚夕。繼華睹玉真面。駭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遇鬼。欲奪門出。翠雲侍側。堅持之。急問故。繼華故識雲。心稍定。歷述始末。知其誤。亦舉前後事。逐一證明。始釋然云。此記關目。生動離奇。全出假託。記中玉真玉英。一生一死。就兩人上分寫。各極其妙。描摹王伯寧。雖屬俗物。而語語爽快。第三十回拒齣。尤為千古奇文。混江龍曲。痛詈執絳子弟。寄生草曲。則調侃文人。此等妙人妙語。出諸淨脚口吻。宜擊唾壺歌之。明人傳奇。凡淨丑諸色。皆不從身後着筆。此作真是創格。末齣道場。車遮韻。純用入聲。尖刻流利。允稱絕作。



惟惜梨園中已久失鑿弄也。

情郵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吳炳撰。炳有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西園記。已者錄。此記凡四十三齣。演劉乾初王慧娘賈紫簫遇合事。記中以三人相遇。均在郵舍。故曰情郵。略謂劉乾初。蕭一陽。至契也。蕭任青州太守。遣使邀劉。劉過黃河驛。題詩於壁而去。有王仁者。官揚州通判。適樞密何乃顏。差官至揚。選美妾自娛。勒令王仁。刻期進送。王以時迫。命愛婢紫簫。偽飾己女。以進。樞密大喜。擢王長蘆都轉。是時黃河水溢。紫簫由陸路進京。而王

挈眷赴長蘆任。先過黃河東驛。驛丞趙愛軒。王舊識也。苦邀一飯。少作句留。王女慧娘。見劉題詩。無端思慕。依韻和之。甫成四句。而王已催迫上道矣。紫簫陸行甚遲。及至此驛。閒階小步。瞥見劉詩。已心服其佳。繼見和作。類慧娘筆。疑怪莫釋。蓋紫簫行時。尚不知王陞任長蘆也。因將慧娘詩續成而去。時劉至青州。蕭已轉蘆龍節度。怏怏而返。過舊驛。見二女和詩。不暇細詰。以為樞密愛妾所題。即轉轡入京。追之用頓。逆旅。幸遇青州舊役。偕上蘆龍。故人慰藉。而劉已病

矣。紫簫入樞密府。遭大婦奇妬。即遣出。蕭以千金購歸。轉贈於劉。及樞密遣使相索。已定情矣。蕭坐此為樞密誣奏免官。後劉應試及第。上書劾樞密。樞密遂敗。王仁以獻女得官。即著劉乾初勘問。於是劉上疏直陳。為王仁辨雪。慧娘亦卒歸於劉焉。按此記關目。據元人戴善甫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雜劇。衍變而成。至其排場。最稱工密。故呂約庵嘗比此記如武夷九曲。蓋其用意。實似剝蕉抽繭。愈轉愈雋。不獨九曲而已。第二十八齣許。第三十夢因兩齣。於明人曲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罕能及者。石渠諸作。頭緒皆簡。獨此記刻意經營。文心之細。絲絲入扣。有意與阮大鍼爭勝也。餘如第五閨恨。第七題驛。第十三補和。第十四見和。第二十三追寵等齣。各曲可謂嘔心雕肝。達難達之意。言難言之情。使人莫知其用筆所在。絕非後人所能摹效者。惟惜梨園中。久失嬰演矣。

永團圓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蔡文英江蘭芳江蕙芳離合事。略云。金陵蔡文英家貧未娶。妻父江納。嫌貧悔婚。蔡訟之官府。尹高誼欲訊江女蘭芳心意。會蘭芳夜走。不知所之。遂以其妹蕙芳妻之。先是蘭芳聞父悔親。欲投江死。人救之得免。復為盜所獲。歷盡艱辛。其後高誼陞山東巡撫。緝獲羣盜。因得蘭芳。以為義女。會蔡生中進士第。受兗州寧陽縣尹。謁見之後。高即以蘭芳歸焉。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劇中謂蔡文英狀元商輅一榜。則似實有其人。至府尹高誼字雲天。出於杜撰。寓其高誼薄雲天。能不受賄。而成全蔡文英也。全本關目。如蔡文英贈衣之俠客。江納設計之訟師。諸生開話。二女喧爭。江納前倨後恭。賈官求利得辱。種種描摹。曲盡世情。江納初靳一女。後反二女皆歸於蔡文英。題曰永團圓。似為蔡幸。實以為悔親者之懲戒耳。其第四會鸞。第七詭離。第八給使。第九控休。第十三計代。第十四巧合諸齣。昔年梨園中。最稱盛演者也。



占花魁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秦種與莘瑤琴配合事。以瑤琴墮入青樓。改名王美娘。稱花魁娘子。而秦種得之。故名占花魁。考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三。有賣油郎獨占花魁一本。亦衍此事。抱甕老人之今古奇觀卷七。復收之。又馮夢龍情史卷五。史鳳條附錄引云。小說有賣油郎。實即此本。然此故事起源甚早。或為宋時傳來之話本。亦未可知。此劇情節關目。與小說所述頗有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之處。秦種之父良。小說謂係經紀人。劇云本種世衙部將。小說謂瑤琴嘗受吳八公子之辱。劇則云係萬侯公子。小說中謂秦良為法相寺香火道人。此劇無之。劇稱秦良從楊沂中破劉豫。以功擢大尉。亦非小說所有也。至劇中秦良為金人所拘。置之冷山。乃借用洪皓事。籠盛卜喬事。則出於西湖遊覽志。李玉此劇律文並工。第九齣勸妝。全填北詞。更為神來之筆。第二十齣種緣。南詞一套。用車遮險韻。而能遊刃有餘。亦才大不可及也。昔年梨園。此劇嘗見嚶弄者。

為第九勸妝。第十品花。第十二一顧。第十四再顧。第十八探芳。第二十種緣。第二十四歡叙諸齣。至今尚有能歌之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眉山秀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  
順治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衍秦少游蘇小妹故事。劇中王介甫語蘇老泉云。眉山秀氣盡鍾君家矣。故以標名。考樵書初編載。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為秦淮海之妻。而造為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也。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女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璿之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才。作詩曰。女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云不肯將安云。人言蘇子無妹。卻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第非秦淮海耳。按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十一。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十七。並有蘇小妹三難新郎話本一種。亦述秦蘇韻事。此劇關目情節。或本眉山實事。或淵源話本小說。以及流俗相傳佳話。攢簇成編。點綴生情。真偽參半。以悅耳目也。此劇謂蘇老泉嘗與黃山谷遊。按山谷與東坡年齒相遠。於老泉亦

未見有往還詩文。老泉抵京時。東坡兄弟方少年。山谷恐尚幼。未能在京也。賓白中叙出東坡戲小妹。蓮步未移。簾閣內。梅妝已到。鏡臺前。小妹答。忽聞手裏有聲傳之句。雖載坡仙集諸書。亦未可信。劇中王介甫如意君中峽水之說。亦出小說。中峽水事。蓋因李德裕屬人取中冷泉。其人誤取其相近者。為德裕指出。故移於東坡。以作話柄。長沙伎文娟事。見義倡傳。但無文娟之名。又伎本殉少游。未嘗得相從。劇特作團圓耳。劇中謂少游遷謫後。亦召還館閣。按少游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於藤州。山谷詩。有對客揮毫秦少游。西風吹淚古藤州之句。未嘗復還也。又王介甫半山堂事。係本於京本通俗小說。及馮夢龍警世通言卷四之拘相公餘恨。半山堂話本。至東坡夢中示現為五戒前身事。亦出於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三十之五戒禪師私紅蓮話本。總觀此劇。結構精嚴。頗適鑿弄。而詞旨超妙。雅麗工諫。洵為佳作。其第四品壻。第七婚試兩齣。昔年梨園中。最為習演者也。



太平錢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演張老韋文姑配合事。劇謂張老以太平錢聘韋氏。故以標名。關目情節。取材於唐人李復言續玄怪錄。張老一條。敷衍而成。然事本出於梁天監中。作者乃改作唐開元時。且以明皇命張老鬥法等事。穿插劇內。以為點綴。按韋文姑之兄名義方。此劇既以張老為唐人。並改義方名曰固。而以定婚店事。增入義方名下。蓋兩種情節。艷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新奇。動人觀聽。又皆韋姓。故組合之。以為關目也。通本排場。謹嚴可喜。律文亦甚工整。昔年梨園。頗有囂弄者。近年則無聞矣。

聚寶盆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朱確撰。確有秦樓月。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明初沈萬三得聚寶盆致富事。按何孟春餘冬錄。謂舊傳沈萬三者。家有聚寶盆事。云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云云。董穀碧里雜存。亦載此事。蓋當時里巷塗說。婦人孺子。莫不知有沈萬三者。且為作者鄉里故實。故譜成戲曲。非盡憑空臆造之作。此劇關目新穎。排場謹嚴。歌臺囂衍。甚有可觀。至於曲律詞章。亦復工妙。昔年梨園。嘗有搬者。至近年始無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朝陽鳳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刻本

清朱確撰。確有秦樓月聚寶盆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衍海瑞事。劇中以海瑞直名頗著。故標曰朝陽鳳。略謂海瑞秉性忠直。成進士。授淳安知縣。清介自持。值母誕。貧無所措。與僕貸錢。且典朝衣。設筵以祝。時定國公奉命督餉。每縣三千兩。遣吏之淳安。值瑞母壽。吏肆威擊鼓。瑞怒答之。械詣定國府。與算餉額。足仍多餘。定國無以難服。其耿直特薦於朝。授兵部主事。尚書張居正一日賞花。瑞銜席且進。獻詞。居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怒。今至海外封王。多年不復召。瑞家無以生。賣婢紫臺於居正家。時居正大拜。擅權用事。囑考官擢其子懋脩為魁。新進士陳三謨撰聯語以譏之。居正怒。捕至家。禁密室。欲置之死。紫臺夜半聞其泣聲。且覘器宇。不凡。縱令遁走。當三謨在居正密室。見所堆積本章。多請召瑞還朝者。皆概置未答。三謨竊擬票令急召還朝。居正不知。誤下部科。瑞由此得還。遷長憲臺。三謨叩告居正。瑞上疏劾居正罪。居正激帝怒。竟斬瑞。及三謨定國公立。奏於朝。且極言居正植黨驕橫。

事。帝命與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會。議皆以瑞忠謨

直。居正仇陷善良。乃免瑞議。授謨官。逐居正。並以紫臺賜三謨婚焉。此記關目。任意牽合。以助波瀾。然與史實致相背謬。按海瑞於隆慶間已擢蘇松巡撫。不應至張居正時尚為兵部主事。居正既未嘗為兵部尚書。然瑞亦從未出使也。此劇蓋以居正當國。瑞歸林下。群臣薦瑞者多。居正抑而不用。至萬曆十一年。張四維申時行力矯居正之弊。居正所擢。悉召還朝。瑞擢吏部侍郎。旋遷右都御史。作者以瑞清名最著。而久扼於居正。抒憤詆斥。假瑞發揮。復借定國公勲戚。以鳴鼓樹幟。泄其不平之鳴耳。昔年梨園。此劇頗有鬻弄者。至近日則已失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艷雲亭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字良卿。江蘇吳縣人。生平事蹟已無可考。所製戲曲最富。今存者有艷雲亭。錦雲裘。御雪豹。蓮花筏。乾坤嘯。奪秋魁。漁家樂。軒轅鏡。五代榮。牡丹圖。石麟鏡。瓔珞會。雙和合。四奇觀等傳奇。其未見或已佚者。則有埋輪亭。一品爵。太極奏。玉數珠。贊神龍。飛龍鳳。瑞霓羅。萬花樓。建皇圖。萬壽冠。寶曇月。清風寨。血映石。一捧花諸曲。又吉慶圖。九蓮燈。壽榮華三種。僅有散齣傳世。其中四奇觀。一品爵。埋輪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三劇傳為佐朝與李玉朱確等合撰者。蓋佐朝當生於晚明。至清初猶存耳。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洪繪蕭惜芬離合事。略謂秦人洪繪。遊學汴京。樞密使蕭鳳韶。為女惜芬擇婿。門生鮑卜明。以繪文進。鳳韶歎賞。召至家。欲面試之。而繪適遊艷雲亭。醉後入蕭宅。惜芬方與乳母遊園。賦梅花詩一首。忽見繪醉卧石上。乳母言鳳韶擇婿事。惜芬令乳母以詩索和。繪立就之。而醉未醒。惜芬見詩。甚屬意焉。時鳳韶歸。怒繪醉酒。使人扶出園門。不復言姻事矣。平章王欽若。營艷

雲亭。選繡女以悅真宗。鳳韶疏彈之。欽若怒。西夏趙

元昊反。遂薦鳳韶率兵往。而矯旨取惜芬入艷雲亭。他日洪繪往探蕭詢。乳母以惜芬臨行時題詩予之。詩若有恨繪意。繪感慟欲絕。還往艷雲亭叩閤言惜芬實己妻。痛詆欽若亂政。真宗立命欽若盡遣諸女。欽若怒。命家將畢宏殺繪。而監惜芬不放。還家。畢宏遇繪欲殺。有卜者諸葛暗。瞽目無所見。突衝兩人。繪得逸去。宏慮欽若罪己。問卜於諸葛暗。而繪亦投宿諸葛所居廟中。宏又欲殺繪。暗占卦象。力云不可。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少頃富有警。宏睡夢間。見武侯怒擊之。懼而釋繪。因并之儀曹。引惜芬出。令詐作癡癲。逃以避禍。宏遂自刎死。鳳韶征元昊被圍。七表請救。欽若修齋不理。洪繪兄遠。精武藝。其妻上官瓊珠。美且勇。遠往汴京弟。道經許州。亦困城中。鳳韶迫欲自盡。遠救止之。與潰圍出。追兵將至。瓊珠往泰山進香。舟泊其地。兩人遂渡。以免。瓊珠為鳳韶畫策。使獻己於元昊。以為內應。元昊納瓊珠。以方攻汶上。未之幸。以遠為千總。奉瓊珠守許州。鳳韶敗。問至京。真宗怒欽若不救。誤封疆。

立命征之。至則大敗。為亂兵所殺。真宗思洪繪叩閣時力詆欽若。下詔求之。鮑卜明冒名往。受職方司。招撫元昊。初。畢宏之縱惜芬。言諸葛斷課之神。令往求之。惜芬詐癡。日間行乞。晚依諸葛。惜芬乳母無所依。憑媒嫁於諸葛。見惜芬相依而居。諸葛聞洪繪受官。喜往謁。卜明遂并賺聚惜芬。甫至宅。而招撫命下。立趣登程。乳母知非繪。告於諸葛。諸葛遂以假官事叩閤。有旨命內監往逮。時鳳韶及繪皆至許州。為遠卒所獲。遠因與瓊珠擁鳳韶為師。據許州以討元昊。元

昊兵至。戰敗被殺。鳳韶奏捷。中途遇內監與卜明。證其偽。奏罪。卜明以惜芬歸繪。於是鳳韶復原官。遠繪弟兄一門均受封爵焉。全本關目。憑空撰出。俱非史實。宋時樞密使。從無蕭鳳韶者。王欽若與趙元昊並不同時。亦未嘗遇害。閉門修齋。乃欽若出守天雄軍事。至趙元昊兵。不得至許州。亦未被殺。皆出於假託耳。佐朝此劇。律文並工。最適鑿弄。高奕新傳奇品。嘗評其作曰。八音縱鳴。時見節奏。此劇第十四殺廟。第十五放洪。第二十癡訴。第二十一點香四齣。昔年梨

園最稱盛唱。至今猶有能者也。



錦雲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衛化龍以錦雲裘覆韓舞霓。後成夫婦事。略謂：燕上大夫韓仲女舞霓。仲使魏下大夫卜成輔行。以女託其舅田允。仲至魏為成所賣。魏相趙秘留仲。獨遣成歸。成譖仲降於魏。燕王信之。捕仲家屬。舞霓懼而逃。有衛化龍者。奉母曾氏有孝行。貧不能存。居仲園草舍。舞霓聞其孝。心憐之。贈金命出外尋立身地。而留其母為伴。捕者至。曾氏偕舞霓出走。化龍至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所遇。乞於路。茶媼李氏女青青。收化龍為傭保。趙秘之婿花有容。強納青青為妾。青青不從。化龍毆有容。從者有容訴之官。枷化龍於市。青青往探。而有容方命僕毆化龍。化龍以枷觸有容立死。比到官。青青供係已殺。縣令釋化龍。而拘青青於後堂。令妻見。令有狎侮心。潛縱青青去。秘欲殺青青不得。而舞霓遁逃入魏。捕者竟執送秘。以為青青將斬於市。化龍劫之。不能脫。秘欲並斬之。化龍言女非青青。乃燕大夫韓仲女也。秘念仲方抗己。留其女為姬。可以辱仲。乃

釋女。而用化龍為家將。以錦雲裘賞之。迨逼舞霓不從。怒而擊死。令化龍投諸河。化龍覆以裘。暫去。將覓

地理之。舞霓復活。有飛天母夜叉令狐氏者。嘯聚五龍山。徧掠女子為婢將。青青曾氏均為所得。又掠舞霓。悉用為將。秘念已殺舞霓。他日仲還國必報怨。不如并殺之。乃使化龍刺仲。化龍反以秘謀告仲。回身殺秘。而隨仲還燕。因田允奏使魏曲折。燕王乃治卜成罪。復仲官。使允率化龍討五龍山賊。賊誘化龍入擒之。欲用為將。使曾氏與語。以舞霓青青配之。四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合謀殺夜叉以降。舞霓青青並歸化龍焉。關目情節。純出虛構。指為戰國時事。尤荒誕無據。母夜叉事。與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九婦人行刳條。所載萬歷間。母大蟲事相類。疑為所本。此劇結構緊嚴。排場火熾。頗適嚮弄。梨園昔有演者。近已失傳也。

蓮花筏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康熙間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御雪豹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姚秉仁齊國用兩家離合事。略謂揚州船戶姚秉仁其弟秉義從軍多年不相聞。有子良女關關皆喜讀書。山東巡撫齊國用亦揚州人。迎夫人周氏及女玉符往任所。雇秉仁船。玉符一見關關喜甚。晨夕不離。見其兄風貌亦頗悅之。舟至濟南。國用赴京議事。不便入署。命夫人及女暫留舟中。玉符與關關益莫逆。且屬意於良。而秉仁亦微覺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事。遂以良兄妹寄其妻母糧船上。先後入京。時安南兵叛。都御史商瞿檄各省巡撫會議。廣東巡撫李諫名窺宰相意。主和。國用面折之。諫名大怒。譴於時相。方鼎。而令人監守國用。且偽作家書言以梗議。入獄。命女玉符和番。以贖己罪。玉符聞信。即隨官校行。迨晚覓舟暫寄玉符。而其舟即秉仁妻母之糧船也。關與相見。具悉和番情事。乃囑兄良挈玉符以竄。已代和番。方玉符行後。齊夫人即入京探國用。及相見。知國用止罷官。未嘗入獄。而和番乃詭計也。國用揣

諫名為之懷刃赴廣而去。欲雪此恨。夫人亦子身隨往。而秉仁妻母以失二甥告秉仁。徬徨無計。適遇齊夫人因同入廣。良與玉符偕行。覓得其故舟。玉符命良往邊關訪妹。已則居舟以待之。總河張憲扶忠義士也。疏請勤王。朝庭即擢為元帥。聞和番事。怒甚。使部將姚秉義等設計誘敵。且令殺和番女子。果大困敵。而秉義鞠問和番女子。則巡撫國用之女。為父贖罪者。念其父忠女孝。舍不殺而養於家。及細詢之。乃其姪女也。安南兵已大困。則行金方鼎。用令箭俾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扶開前營。縱敵兵出。憲扶遂掛冠去。而薦秉義於兩廣總督。用為游擊將軍。國用之至廣州。寓香露寺。寺僧慧照入定。見國用持刀往。則惡神隨之。忽棄刀還。則吉神隨之。詰其故。國用言初欲刺諫名。既而念其母老。因棄刀池中。慧照即勸之。國用遂道裝。從慧照書疏。自隱姓名。姚良至邊關。聞妹被殺。大慟而去。入京應試。登第。選廣東南海令。挈玉符赴廣。適中元日。設醮香露寺。追薦亡妹。齊夫人關關至廣。不知國用下落。而聞和番女子被殺。亦於是日附齋薦女。命秉



仁隨行。醺壇廣設。士女喧闐。秉義率兵校入寺彈壓。於是國用夫婦及女。秉仁兄弟及子。皆不期而遇。乃知關關亦生還無恙。並接至寺。相見團聚焉。全本關目。曲折迷離。憑空結撰。收場在香露寺。故題曰蓮花筏。昔年梨園。曾見搬行。近則無聞矣。

乾坤嘯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棗。御雪豹。蓮花筏。已著錄。凡二十八齣。演烏廷慶蒙冤得雪事。略謂汝寧烏廷慶。三代將家。官檀州統制。其妹則皇后也。將赴任。集負債者。盡還通券。且各贈金五兩。有韋繼同者。貧無行。廷慶子紹惡之。但折券不予金。繼同恨甚。未幾。以妹韋氏為帝妃。召官錦衣。帝與韋宴水晶樓。置朝事不理。皇后烏氏怒責妃。剝去其所賜后服。妃大恨。遣內監丙融與繼同謀。使宮娥卜鳳。以利刃置

后所居昭陽殿御衣中。帝早朝。宮人以衣進。有劍墮地上。刻乾坤嘯三字。乾坤嘯者。廷慶軍所製劍名也。帝大怒。立發校尉捕廷慶。並其全家。下法司。廷慶子紹方娶俞氏。擎珠。聞捕者至。懼而逃。有趙酒鬼者。受紹恩。殺捕者於路。隨紹竄鐵星關。而令妻史氏。隨擎珠逃。至靈石縣。遇文彥博夫人。收為女。時讞廷慶者。即彥博也。心知其冤。而以事涉宮闈。不能具獄。帝復令包拯勘問。卜鳳之置劍於衣也。初不知情。既而見事涉皇后。懼而竊語。欲首發其事。韋妃與融計。鳩殺

之。拯乃拘卜鳳陰魂勘問。具得韋丙之謀。殺融與繼同。請下妃法司讞問。帝不許。拯遂令卜鳳魂捉妃去。烏紹改名權濟。中式。出彥博門。會事已白。彥博因以女歸紹焉。全本關目。純出臆造。然其中如兵部都察院合奏邊情。錦衣衛扭解罪人。錦衣大堂傳諭捕人。皆明代事。其第十六齣。文彥博審烏廷慶云。利器傳入內廷。必有其人。又絕似萬歷四十三年梃擊一案。何士晉陸大受王之寀等欲究問主使之人。謂張差之梃。必有自來。供出鄭貴妃內監劉成龐保。神宗乃潛斃二監於內廷也。韋妃欲陷烏后奪嫡。亦疑指鄭妃事耳。昔年梨園中。此劇頗有襲行者。近失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奪秋魁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御雪豹。蓮花筏。乾坤嘯。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行岳飛早年事。全本關目。不盡與史傳所載相合。按飛本傳。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請百騎擒相州劇賊陶俊。賈進和。復招賊吉倩。補承信郎。而無應舉事。劇內則作武闡赴試。甚謬。然作者以奪秋元起波。故云奪秋魁焉。至洞庭討楊么一段。確係實事。崔縱本傳。縱字元矩。非字庭直。未稱有女。官承議郎。使金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非殿中御史。崔毅然請行。與洪皓先後使金。雖係史實。然非為皓副耳。縱本以患疾。握節死北地。但無觸崖盡節之事。湯思退從未使金。劇以黨秦檜割四郡。故增飾詆之。又高球為宣城令。前後顛倒。亦甚謬誤。至於柴貴張世麟崔連姑等事。俱出杜撰。蓋佐朝此作。泰半取材於演義小說。餘屬妝點者耳。昔年梨園。嘗有搬演者。近久不見矣。



報恩緣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  
古杏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字桐威。號蒼漁。別署紅心詞客。江蘇吳縣人。少以名家子。博學工文章。乾隆戊子科。舉於鄉。年纔二十有八。累赴春官不第。抑鬱無聊。輒以感憤牢愁之思。寄諸詞曲。所製不下三四十種。風行大江南北。梨園子弟。登門而求者踵相接。乾隆庚子甲辰。高宗南巡。凡揚州鹽政。蘇杭織造。所備迎鑒供御大戲。皆出其手。顧生平著作。不自收拾。晚年以選人客死都門。業殘遺草。悉化灰燼。僅存有報恩緣。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人福。文星榜。伏虎韜。四種傳奇。及紅心詞。諧鐸。此外尚有千金笑。泥金帶。黃金屋傳奇等。均不傳矣。報恩緣一劇。凡三十七齣。演謝蘭與白麗娟。紫簫綠琴三女配合事。一名攀桂圖。劇中以白猿曾受謝蘭之庇。成就其科第。聯合其婚姻。故梨園俗名曰報恩猿。乃戒負心之作。可與中山狼傳對勘也。此劇丑淨賓白。多作吳語。第十四捕詢齣。縣丞胡圖。以成衣出身。源於堅瓠集。所載裁縫冠帶一條。而語語不脫裁縫之口吻。頗見匠心。餘如王壽兒。李狗兒諸脚。插科打諢。

使觀者無不哄堂。至於結構。甚為生動。如蟻穿九曲。通本鎔成一片。或以劇中白多曲少。文情稍遜。然句字烹鍊。登場釁弄。適得其中。為觀場者計。正不必浪使才情也。昔年梨園。此劇頗稱盛唱。至近年來。始未見搬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才人福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香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有報恩緣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張教秦曉霞李靈芸配合事。劇中以張教為主。而以唐寅祝允明為輔。全本情節多出臆造。按張教初名獻翼。為鳳翼之弟。燕翼之兄。嘉靖間吳中才士。鳳翼燕翼皆舉鄉薦。教困園學。早見賞於文徵明。讀書上方山治平寺。著周易約說雜說等。不失為儒生。後乃狂易自肆。與所善張孝資檢點故籍。剽取古人越禮任誕之事。排目分類。仿而行之。兩人為儔侶。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歌或哭。或紫衣挾妓。或白足行乞。其放浪有如是者。晚年携妓居荒園中。為盜所殺云。劇中關目皆未之及。所述李靈芸不知何本。至秦曉霞沈夢蘭亦皆子虛烏有之列。可勿論矣。第八淫譚齣祝允明與夫聯元。與厨娘之女有染。語語是轎夫口吻。且無十分淫褻語。所以為佳。第十訪訛齣有詩翁詩伯詩祖宗三詩。極嬉笑怒罵之致。第十三宴謔齣亦足令人絕倒。總觀全劇之結構。如剝蕉抽繭。愈轉愈奇。總不出一平筆。傳奇至此。可謂極才人之能事矣。昔日梨園頗

有搬演此劇者。降及近年。始無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文星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香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有報恩緣才人福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王又恭與甘碧雲向采蘋卞芳芝三女遇合事。按此劇情節頗似蒲松齡聊齋誌異中胭脂事。卞芳芝酷似胭脂。固不必論。他如王又恭即胭脂傳之鄂秋隼也。楊仲春即宿介也。薛鸞姐即王氏也。王六訕即毛大也。方魯山即施愚山也。若第六迎遠第九戲洩第十拒冒第十一失怕第十三誤戕諸齣關目則俱胭脂傳中事實也。惟甘向二家事為作者增飾。得碧雲采蘋二女點綴其間。以生下卷文章。其第十七賺姻第二十五罵婚兩齣非慧心人必不能作。有此一段情節通本遂玲瓏剔透矣。全劇結構煞費經營。生旦淨丑外末諸色皆分配勞逸不使偏頗。其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也。此劇於梨園中昔年頗有鑾弄者。近已久不復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伏虎齣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古香林原刻本

清沈起鳳撰。起鳳有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演馬俠君治軒轅生妬婦事。全劇關目即袁枚子不語卷十一醫妬一事。而加以渲染者。按起鳳夙服膺吳炳梨花樂府。故所作四種往往擬之。即如此劇亦效療妬羹曲。而與汪廷訥之獅吼記絕不相似。可窺其宗尚矣。此劇第三採風第八奇枷兩齣搬來最足使人喁喁。顧科白轉折亦類情郵記中之樞密乃頗不獨第七選妾齣解三醒曲人前枉說金膝誓。戲語難封桐葉侯之句。直襲療妬羹中賢風也。蓋起鳳諸劇意境務求其曲愈曲而愈能見才詞藻務求其雅愈雅而愈不失其真。即科白亦不使一懈筆。其第一關鍵每在男女易妝。令人撲朔難辨。所作四劇俱用此法。而此劇更幻。佳處在此。而落套亦在此也。此劇久稱盛唱。至今梨園猶有鑾弄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千家合錦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乾隆間刻本

未題輯人名氏。不分卷。封面題曰：千家合錦。右旁標曰：時尚雜曲。左旁註曰：姑蘇王君甫發行。目錄首行題云：新鐫時尚樂府千家合錦。卷首無序文。亦不題輯人名氏。每半頁七行。行十五字。巾箱小帙。版刻頗佳。當出於乾隆時人之手也。所錄戲曲。凡十種。曰：長生記。綠樓記。荆釵記。琵琶記。紅葉記。金貂記。蕉帕記。曇花記。三國記。紅拂記。每種皆選一齣。並為明人傳奇。其中則以長生記。紅葉記二種。較罕流傳。此集中國未見藏者。戲曲書目。向無著錄。亦可稱為珍品也。

萬家合錦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乾隆間刻本

未題輯人名氏。不分卷。封面題曰：萬家合錦。右旁題云：時尚小曲。左旁題云：姑蘇王君甫梓行。卷首目錄標曰：新編時尚樂府新聲。版心亦題作樂府新聲。可知此書一名樂府新聲。卷首無序文。亦不題輯人名氏。其版式行款字數。與千家合錦一書。完全相同。想必刻於一時耳。此集於國內未聞有收藏者。且不見戲曲書目著錄。亦屬可貴之本。集中所選皆明人傳奇。計有百花記。金印記。金鋼記。荆釵記。寶劍記。西廂記。金貂記。玉簪記。四德記。紅拂記等十種。每種俱錄一齣。至如金鋼記。四德記。百花記三種。並為世間流傳極罕之劇也。



王西樓先生樂府

滿洲傳氏藏嘉靖辛亥張守中校刻本

明王磐撰。磐字鴻漸。號西樓。江蘇高郵人。詞曲警健。為時所重。著有西樓樂府。野菜譜。按同時濟南有王田者。字舜耕。亦號西樓。並工散曲。且有西樓樂府之作。故世人每混二人為一。舜耕曲雖較富。然不如鴻漸之精練也。此本為磐甥張守中校訂重刻本。題曰郡人王應元一之父校者。蓋重刻時。據初刻本之所。有耳。計收套曲九小令六十五。皆北曲。磐傳元人清麗一派。所作多田園閨閣。及詠物之篇。意境冲融。命意尖新。俳諧一格。尤稱能手。或謙其麤鄙。而少風人之致。殊不知正其豪放處也。明人譽之者頗眾。實難縷述。此本曾入太學所存書目。惟今日此本。流傳極少。甚足珍貴。

雙溪樂府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海鹽朱氏鈔本

明張鍊撰。鍊字伯純。號雙溪漁人。陝西武功人。嘉靖進士。官至湖南按察司僉事。有經濟錄。太乙詩集。雙溪樂府等。此本係據嘉靖丙寅原縣傳鈔者。卷尾微有殘泐。僅九十自壽正宮端正好一套。朝天子曲。以下畧缺。全書現存小令一百九十二。套曲三十八。卷末有雙溪漁人嘉靖丙寅五月望日跋文一篇。畧謂。人生取適。云胡不樂。樂而有言。言而成聲。復命二青衣。教數童子。被之管絃。然擊壤之歌。非求膾炙。滄浪之詠。用暢性情而已。意之庸舛。詞之蕪嘖。非所恤也。今觀其所作。意趣瀟灑。殆亦屬於清麗一派耳。

鷗園新曲一卷

北京圖書館藏  
明刻本

明夏言撰。言字公謹。江西貴溪人。正德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諡文愍。著桂洲近體樂府。鷗園新曲等。明史有傳。擅詞曲。王世貞藝苑卮言。嘗謂其詞最稱雄爽。比之稼軒。覺少精思云。此本全為散曲。都十三套。其所作意境恬澹。甚為可喜。如白鷗園漫興。四邊靜曲曰。白鷗園上風尤好。煙霞勝三島。苔徑入林深。竹房傍池小。清風可招。明月自照。與客坐長吟。挑燈到天曉。蓋其工雅精緻。實所謂清麗一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焚香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王玉峰撰。玉峰名不詳。江蘇松江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齣。演王魁負桂英事。按王魁桂英事蹟。宋人夏噩有王魁傳。李獻民有王魁歌。元人柳貫亦有王魁傳。餘如侍兒小名錄拾遺山堂肆考。青泥蓮花記。情史諸書。皆有紀載。流傳最廣。其以此故事譜為戲曲者。起源頗古。徐渭南詞叙錄。著錄宋人有王魁負桂英戲文一本。按元葉子奇草木子。稱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云。宋官本雜劇。則有王魁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鄉題一種。見武林舊事。宋元無名氏南戲。亦有王俊民休書記。至元人北劇。有尚仲賢之海神廟王魁負桂英。明初楊文奎亦有王魁不負心雜劇之作。以上各本。惜皆散逸不傳。王峰此記。關目佈置。疏密未能得宜。略嫌冗漫之病。幸於曲律尚稱協合。故呂天成曲品。列之於下之上品。且曰。王魁負桂英。做來尚懇楚。按記中第二十二護書齣。與荆釵記套書齣之關目。大段雷同。疑出剽襲。又第二十四搆禍齣。紫花兒曲。有喜字兒。幾番搭救句。字兒。是元代雜劇中胡語。



當為沿用舊本之證。由此推之。則宋元古曲之采入此記者。應不鮮也。此記第二十六陳情。第二十七明冤。第二十八折證。第二十九辨非。四齣梨園中。近年尚有鑿演者。尤以陳情明冤二齣。字字血淚。嗚咽沈著。聲音極盡惆悵激烈之致。最稱盛唱也。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 卷

## 部

躍鯉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陳罷齋撰。罷齋名不詳。里居事蹟俱無可考。徐渭南詞叙錄著錄有姜詩躍鯉一本。想即此記。乃明初之作也。此記凡四十二齣。衍姜詩孝母泉躍雙鯉之故事。考後漢書列女傳載。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以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饈。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 卷

## 部

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弱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云。罷齋此記。即採此傳。敷衍而成者。惟傳中所稱鄰母甚賢。此記則以為與詩妻

有隙。因諧於姑。與傳未合。又詩子本因遠及溺死記。中所演安安事。亦屬杜撰。蓋皆為闕目新穎。藉生波瀾。以助觀聆耳。其中第二十六蘆林。第二十八看穀。兩齣。昔年梨園。嘗以弋腔歌之。而以蘆林一齣。搬演最為動人。至今猶有擅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博笑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天啟間原刻本

明沈璟撰。環有桃符記。義俠記。已著錄。此記凡二十八齣。體例與十孝記相同。於一本之中。衍述十則。不相關聯之故事。一曰巫舉人癡心得妾。計三齣。二曰七縣佐竟日昏眠。計二齣。三曰邪心婦開門遇虎。計二齣。四曰起復官遭難身全。計三齣。五曰惡少年誤驚妻室。計三齣。六曰諸蕩子計賺金錢。計三齣。七曰安處善臨危禍免。計四齣。八曰穿窬人隱德辨冤。計二齣。九曰賣臉客擒妖得婦。計二齣。十曰英雄將出獵行權。計三齣。每種以巫孝廉事演過。七縣丞登場。或七縣丞事演過。虎扣門事登場云云。為前後文之過度。明代此種體例之戲曲。頗見流行。如楊慎之太和記。沈采之四節記。徐文長之四聲猿。顧大典之風教編。葉憲祖之四艷記。傳一臣之蘇門嘯。皆其著者。此體可名為南雜劇。然非戲文。其中起復官遭難身全一劇。述僧人陷官吏為活佛事。安處善臨危禍免一劇。叙船夫謀財害命反為虎嚙事。並見於明人小說。又惡少年誤驚妻室一劇。明末夢覺道人曾衍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話本載於所著幻影。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  
之上品。且曰。雖取耳談中事。譜之。輒令人絕倒。先生  
遊戲至此。神化極矣。蓋此記所衍。純係寓言。旨在諷  
勸。非止解頤而已。沈璟論曲。向重本色。而賤駢儷。此  
記曲白。則淺明如話。無一艱澀語。是乃場上搬演之  
劇曲。而非供案頭賞玩之作也。此記為天啟原本。圖  
刻精絕。海內僅見。此書實屬孤本。殊可寶貴。因流傳  
極罕。故梨園中亦久失鑿弄矣。

埋劍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歷間  
續志齋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義俠記。博笑記。墜釵記。已著  
錄。此記凡三十六齣。演郭仲翔吳保安結義相交。故  
事畧謂。郭仲翔字飛卿。魏州人。叔父郭元振。封代國  
公。時南韶蠻作亂。圍姚州。急。朝廷拜李蒙為荊州都  
督。領兵征討。仲翔為參軍。其義兄吳保安。字固定。掌  
軍中書記。仲翔隨大軍先發。臨行。固定贈以珊瑚鞭。  
仲翔以家藏寶劍答焉。軍至姚州境。主帥不聽仲翔  
言。連夜劫營。中敵計大敗。李蒙遁走。仲翔被俘。永固  
親往邊塞。探仲翔消息。備歷艱辛。卒得姚州都督楊  
安居之助。以官絹贖仲翔歸。時翔在蠻中已十五年  
矣。仲翔返魏州。固定任彭山縣丞。未幾。固定夫婦相  
繼卒。仲翔至彭山。携其孤兒延季。護柩還鄉。將寶劍  
及珊瑚鞭。同埋於永固墓中。故名埋劍記。關目情節。  
全據唐人小說吳保安傳。譜成此曲。呂天成曲品。曾  
列此記於上之上品。並曰。郭飛卿事奇。描寫交情。悲  
歌慷慨。此事鄭虛舟採入大節記矣。大節記以吳永  
固為主云。按鄭虛舟之大節記傳奇。今已不存於世。

此記雖傳。然梨園中亦久未見搬演也。

絲毫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屠隆撰。隆有曇花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二齣。衍

詩人李白故事。考唐書李白傳。白字太白。母夢長庚

星生。因以名之。既長。隱岷山。蘇頲為益州刺史。見白

異之。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客任城。與孔巢父等

五人居徂徠山。日夜沉醉。號竹溪六逸。天寶初。至長

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

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

供奉翰林。白猶與酒徒醉於市上。帝坐沉香亭。欲召

白為新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灑面。楊貴妃

為之捧硯。白援筆成清平調三章。宛麗清切。時宦官

高力士。勢方盛。白乘醉叱使脫靴。力士銜之。與貴妃

譖於上前。白知不見用。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嘗遊

并州。并州卒郭子儀犯軍令當死。白奇其貌。為言於

主帥免之。後白坐永王璘之獄。法亦當死。時子儀既

貴。以一家百口保之。因流夜郎。晚年依當塗令李陽

冰。悅謝家青山。遂終焉。此記據傳敷衍。而以楊貴妃

事穿插其中。藉新耳目。如第十五遊翫月宮。第二十



二漁陽鼙鼓第二十三海青死節第三十三羅襪爭  
奇等齣盡出於長恨歌傳楊太真外傳龍城錄明皇  
雜錄唐逸史諸書全記關目紛繁以致結構散漫蓋  
隆此作以李白自況沈德符顧曲雜言嘗譏之曰竟  
以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至於此記詞文  
亦多藻錄賓白喜用駢體呂天成曲品列於上之下  
品且曰詞采秀爽較雲花為簡潔然清人徐麟則謂  
其詞塗金績碧求一真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  
可得云此評最為確當梨園中不見繫演此記者或

卷部

傳未廣也。

修文記傳奇二卷

明屠隆撰。隆有雲花記。綵毫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  
八齣。演蒙矐一家修道成仙事。按呂天成曲品。修文  
記條謂。赤水晚修仙。為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為  
實。然以一家夫婦子女。託名演之。以窮其幻妄之趣。  
蓋此記乃隆晚年之筆。所演皆陰夫婦子女修仙事。  
而以其女得道為仙。修文天上為全記骨幹。故標名  
修文。考列朝詩集小傳。丁集載。隆為吳人。孫榮祖所  
弄。且言其女死後為仙之事。則此記實隆求道入魔。

卷部

時所作者。記中之蒙曜。即隆自況。第十仇鬼齣之任伯嚭。即訐隆之俞顯卿。第十八過師齣之完初道人。即吳人孫榮祖。作者生平友讎。亦並穿插劇中矣。總之。此記設想荒誕。仙佛人鬼。錯綜其間。殊有別趣。然僕僕求仙。自信得道。而妻子女婿。並種善因。皆得超昇。快意抒情。竟類嚆語。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蓋其辭文庸腐。實無足稱。且梨本流傳未廣。越曲選集。從無采錄。而梨園中。亦不見繫弄者焉。

八義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徐元撰。元字叔回。浙江錢塘人。此記凡四十一齣。行春秋時程嬰公孫杵臼故事。因記中有仗義者八人。故名。考明初無名氏有南戲趙氏孤兒記一本。即行此事。呂天成曲品孤兒記條。曾謂近有徐叔回所改八義。與傳稍合。然未佳云云。可知此記乃孤兒記之改訂本。關目情節。大略取材於史記左傳二書。按史記所載。與左傳大異。左氏成公二年傳。欒書將下軍。代趙朔。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至五年。而與同括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死也。起禍者為莊姬。史記則以為屠岸賈。而稱莊姬甚賢。左傳無程嬰杵臼事。而史記甚詳備。蓋司馬遷別據所聞。不必與左氏符合也。此記作者。於提彌明靈輒事。悉本左傳。其餘則皆據史記衍成。然亦有不盡與史傳符合者。所稱八義。謂周堅、鉅鹿、提彌明、靈輒、韓厥、公孫杵臼、程嬰及嬰子代孤兒死者也。周堅本無其人。朔固被殺。此記以堅為代朔死。趙盾既出。而入。復為正卿。後乃卒。此記謂卒於首陽山。屠岸賈於晉景公時。始與趙氏為難。記作靈公以害盾事。皆

為傳會。韓厥但請得趙氏後耳。記乃作緘孤自刎死。代孤兒者。他兒也。記即作嬰子。關目泰半出於綴飾。或本余邵魚之列國志傳小說耳。此記第九齣桑救輒。第十三齣子爭朝。第十四齣害趙盾。第十九齣撲宣子。第二十齣靈輒負盾。第四十一齣報復團圓諸齣。世所盛傳。梨園中時見搬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分金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葉良表撰。良表字正之。浙江平陽人。少習經生業。屢試不利。去試鉛槧工於詞賦。旁及岐黃堪輿諸術。靡不精通。此記凡三十八齣。衍管仲鮑叔牙友義故事。按史記管仲傳載。管仲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記中情節。大略據史記諸書敷衍而成。惟管仲妻姜一娘。未詳所本。其餘關目。亦多有

出於點綴者。管鮑之交。乃千古美談。此記作書。殆以知己不遇。未見用於世。故假管鮑分金事以發之。且以勵天下之為友者。實有裨風教之編。惜梨園中。已久失繫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七勝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間唐振吾刻本

明紀振倫撰。振倫字春華。號秦淮墨客。江蘇江寧人。著有楊家通俗演義。盛傳於世。此記凡三十八齣。衍諸葛亮征南蠻七擒孟獲故事。考三國志史傳所載。諸葛亮南征事。甚為簡畧。漢晉春秋云。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並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從此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記中關目。即源於此。而擒之縱之之實。漢晉春秋亦不盡載。按諸葛亮出師表。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語。殆指擒孟獲一事。至於五路進兵之說。後主及諸葛亮傳。俱無之。未悉何本。諸葛亮妻黃氏。貌奇醜。出於襄陽記。糜氏則無可考。此記關目。泰半與三國志通俗演義所述。事蹟相同。作者惟取其排場可觀。遂無從辨其史實之真偽如何也。此記流傳至罕。故梨園中。亦未聞有搬行者焉。

驚鴻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明吳世美撰。世美字叔華。號多口洞天人。浙江烏程人。此記凡三十九齣。衍唐玄宗梅楊二妃故事。以梅妃擅驚鴻之舞。故名。全記關目。根據唐人曹鄴梅妃傳一文。渲染而成。並穿插以楊貴妃事。襯托生情。亦多取材於樂史之楊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此記中計陷梅妃一段情節。原非實事。又安祿山之亂。梅妃本死於軍中。而此記稱梅妃避跡庵觀。後復入宮。蓋歷來傳奇作者。每喜如此收場耳。然觀其曲終。則似為梅妃吐氣而作之意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下品。評曰。楊梅二妃相妬事佳。詞亦秀麗。第以國忠相。而後進太真。於事覺顛倒耳。其第十五學士醉揮齣。述李白吟詩事。昔年梨園中。最稱盛唱。至今日猶有能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墜釵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明沈璟撰。環有桃符記。博笑記。義俠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一齣。演崔興哥與何興娘慶娘配合事。俗名一種情。全記關目。本於明初瞿祐剪燈新話。卷一。所載金鳳釵記。敷衍而成。按此故事。流傳頗廣。馮夢龍之情史卷九。情幻類。吳興娘條。即述此事。明末凌濛初之拍案驚奇卷二十三。復采此事。編為話本。題曰大姊魂遊完宿願。小妹病起續前緣。情節大略相同。惟此記與娘慶娘之姓。改吳為何。增入周王廟事。更取逸史中盧二舅引女子彈箏篴一段故事。以為關目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上品。且評曰。興慶事甚奇。先生自遜。謂不能作情語。乃此情語。何婉切也。此記律文並佳。而冥勘一齣。聲情幽宛。至今梨園猶稱盛唱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長命縷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玉合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演單符與邢春娘重逢故事。全記關目。取材於宋人王明清燕青雜說中。夫妻復舊約一條。敷衍而作。據雜說所載。或為宋時京師實事。亦未可知。然春娘已落倡家為伎。而此記則有懷貞等齣。此亦勸戒維持風紀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按鼎祚玉合記諸作。全屬駢綺一派。徒逞博洽。竟使聞者莫解何語。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則稱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為未盡然也。云云。職是之故。此記流傳不廣。梨園中遂無行唱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原古  
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但此記移作登第時事。記中稱軾為資政殿學士太師等官。然皆宋高宗追贈之爵。軾母程氏卒於嘉祐二年。父洵卒於治平三年。妻王氏卒於治平二年。均載年譜可考。記中不應謂南遷時尚在。按程頤傳。軾不合於頤。頤門人合攻軾。記中因是附會。惟有過於調侃道學處。記中所演佛印朝雲琴操事。亦皆散見於東坡集。及山堂肆考諸書。俱可考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中品。評

曰。撫三蘇事。得其概末。添抱不平。正是戲法耳。詞白。俱駢美云。梨園中於此記已久。未見搬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環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四齣。演韋皋與玉環再世因緣故事。取材於唐人范攄之雲溪友議。韋皋條數衍而作。按玉環本姜氏青衣。此記則以為平康中人。再世玉簫乃盧八座所獻歌姬。記作姜承女。張延賞之厭。韋皋亦非由富童兒。拍掌賭賽一事。似甚俗鄙。凡此種種。皆為作者撮撰。不盡與本傳符合。考元喬吉有玉簫女兩世姻緣雜劇一本。今傳於世。此記第十一玉簫寄真齣。集賢寶曲。隔紗窗日高花弄影之句。即割襲喬作者。喬作煞尾曲末句云。此及你見我那負心薄倖。多管我一靈先到雒陽城。此等語不但慘戚。抑且以之作收。力有萬鈎。此記乃以之混入貓兒墜曲中。急腔唱過。大減分數矣。據此可知此記殆為繙衍元人雜劇之作。故呂天成嘗云。此集括元兩世姻緣劇。而於事多誤想。作者有憾於外家耳。總觀此記。排場繁熾。文辭純尚本色。當出於明初人手筆。曲品亦列之於妙品。惟惜梨園久失鑒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貂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二齣。行薛仁貴征高麗事。記中關目。以唐太宗得白袍將薛仁貴之救。賜以金貂。而不知其姓名。後仁貴貧窘。以金貂售於人。其人復獻之太宗。乃憶當時所賜。牌中故主之將。於是仁貴之功得白。故以標名金貂也。考唐書薛仁貴傳。載仁貴少貧賤。以田為業。妻柳氏。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蓋圖功名。以顯乃應募。立奇功。遷右領軍中郎將。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明年。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生擒之。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未幾。高麗餘眾復叛。出為雞林道總管。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云。惟此記所衍。與史傳殊多不合。按任城王道宗。從討高麗。及隨李勣戰。亦數著奇績。從不聞有誣構薛仁貴一事。至記中詆誣道宗處。似從尉遲恭傳所載慶善宮侍宴爭功一節。點綴而出。又鎮陽城被困事。史傳亦未紀載。而尉遲恭之黜免歸田。佯疾自廢。俱出於野史。作者極意模寫。或別有寓意。亦未可知。此記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3-231

人雖無可考。然觀其體製。當為明初人之作無疑。昔年梨園有以弋腔搬者。至近年則成絕響矣。

雲臺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四齣。衍後漢光武帝劉秀定天下事。全記關目情節。雖本諸漢書史傳。渲染而成。然亦不盡相符。考齊武王劉縯起兵。王莽購之不得。安有廷奏王莽。及為莽所誅之事。馮異本於光武攻父城時。為所獲而得相見。亦非劉縯之故友。鄧惲未嘗從光武軍。何從殺巨無霸。渡虜沔河。乃光武徇薊而為王郎所迫時事。此記則以為敗於巨無霸時之事。又陰皇后雖係光武微時所納。然實光武適新野時。聞后美。心悅之。嘗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及至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當成里。亦非避難時所婚也。總之。此記作者。大抵以王莽更始間之事。合而為一。取明帝永平三年。圖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事。以為標名耳。此記流傳未廣。故梨園中久不見。爨演者矣。



草廬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  
湖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五十四齣。行三國志故事。惟以劉備三顧草廬為主。故名。全記關目。不盡合於史實。根據小說敷演者居多。考劉備燒屯偽遁。夏侯惇為所敗。未嘗有曹仁復敗於新野之事。徐庶實從劉備南行。當陽敗後。乃詣曹操。豈能先於操軍。而為操說備耶。諸葛亮本隨劉備走夏口。此記則以為劉備懼劉琦不發兵。而令亮先詣琦焉。至甘夫人得趙雲護免。記竟以為投井而死。按江表傳稱。蔣幹往說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瑜而未嘗因此殺蔡瑁張允。又龐統曾為周瑜功曹。其後為劉備治中從事。未嘗因蔣幹而往曹軍獻策。至於孫權遣周瑜魯肅等。隨亮詣備。并力拒曹操。瑜實無殺亮之意也。江表傳載。黃蓋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則齎書者不過偏裨。闕澤為吳名臣。必無是理。黃蓋原為流矢所中。呼韓當得生。此記以為墜水而死。至曹操既敗。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淖。使兵負草填之。得過。劉備尋使人放火。無所及。記中乃以為關羽縱之。又周瑜固嘗有計欲留

劉備。而孫權不從。此記則謂求救於喬國老。他如造箭祭風諸節。均不足為據。蓋出於裨官里巷之說也。總觀此記。文筆粗拙。結構龐雜。殆為明初人之作。惟梨園中。亦久搬演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運甃記傳奇二卷及古周  
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齣。行陶侃運甃故事。其關目情節。以陶侃為主。揀拾晉書中一時之事。錯綜而成。如陶侃之討陳敏。誅杜弢。斬蘇峻諸段。俱實蹟可考者。其牛眠折翼。運甃惜陰。皆陶侃故事。盛傳於世。剪髮封鮓。侃母湛氏事。亦出晉書本傳。餘若戴懸判薦。范逵薦侃。則本之世說新語。王導新亭戮力。揮塵登車。溫嶠絕裾而行。手板擊鳳。郭璞卜壺盡節。王敦蘇峻謀逆。皆同時事。惟其妻姑病求醫一節。係添出者。而王導之子。此記以為王敦贈伎文鸞。形鳳所生。亦是增飾。按此記第十六豪門燈宴齣。院子賓白中。有料絲燈一名。按料絲燈詩。初見於明嘉靖間。作此記者。當在嘉隆以後也。至於梨園。此記已久失。疊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秣陵春傳奇二卷滿洲傅氏藏  
治間原刻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有臨春閣。通天臺雜劇。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一齣。行徐適黃展娘。裊煙配合事。又名雙影記。考宋史徐徽言傳。徐適本徽言從孫。以防禦金兵侵宋。與徽言及子罔等。俱盡忠戰死。此記則稱適為南唐徐鉉之子。時代顛倒。蓋偉業隱寓以金之侵宋。而比清之入主。以金清同源。未敢公然出之。且記中以曹善才琵琶為收場。亦與其琵琶行一詩之作。有同感耳。全記關目。以玉杯古鏡法帖作媒介。而寄慨於滄海之際。雖摹寫艷情。頗類玉茗。而整齊緊湊。可與鈎天樂相頡頏。其中賦玉杯之宜春令。及詠法帖之三學士曲。為曲家從來所未有。意致新穎。實則沉痛。非胸有書卷。不能作也。此記仙祠齣。集賢賓曲云。走來到寺門前。記得起初勅造。只見赭黃羅帕御床高。這壁廂擺列着官員輿造。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鐘鐃。半空中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煙縹緲。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牌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掛寒潮。其沉鬱感嘆。不啻庾信之哀江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也。按夏存古完淳有大哀賦。叙南都之亂。慘絕千古。或傳偉業見之。曾大哭三日。即此記之所由作耳。據冒襄同人集卷十載。康熙二十七年。嘗命家伶搬演此記。有詩稱之。且評曰。字字皆敵人之珠。先生寄托遙深云云。惟梨園中。則久失鑿弄矣。

雙冠詔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陳二白撰。二白字于令。江蘇長洲人。事蹟無可。著有雙冠詔。稱人心。彩衣歡傳奇。並傳於世。此記凡二十七齣。演馮琳如連去兩婦。其子馮雄。賴侍婢碧蓮。冰霜苦節。教養成。人。旌獎榮顯事。按明人碑說。有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一事。此曲即據此衍成。碑說稱馬琳如。相傳實有其事。但官未必如此顯耳。或云為明人楊善作。善字思敬。大興人。正統中。累官禮部侍郎。視鴻臚寺。十四年。隨英宗至土木。間行脫歸。進右

都御史。景泰初。奉命與侍郎趙榮。資金銀書幣使也先。問安於英宗。善以好詞說也先。竟奉英宗歸。景帝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奪門。善參其謀。封為興濟伯。善為人狡黠。嘗陰害人。然使也先一事。其功實大。此曲蓋移楊善事於馮琳如也。正統時。于謙為河南山西巡撫。曲中所引是實。于謙後為兵部尚書者。陳汝言。又其後有馬昂。曲稱姓馮。疑即其所託。至有謂指東漢馮衍為豹事者。實覺牽強。未足為據。二白此作。純尚本色。曲文並佳。故高

奕新傳奇品。評其所作曰。閨女靚妝。不增矯飾云。其結構排場。亦復嚴整。而適於梨園之釁弄。如第十七夜課。第十八前借。第十九後借。第二十四升訝。第二十六榮歸。第二十七誥圖。諸齣。最稱盛唱。而夜課一齣。搬來九為動人也。

通天臺雜劇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原刻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有臨春閣已箸錄。此劇凡二齣。行沈炯故事。畧謂沈炯流落長安。鬱鬱寡歡。一日郊遊。偶過漢武帝之通天臺。乃登臺痛哭。草表於武帝之靈。醉卧間。夢武帝召宴。並欲起用。炯力辭之。武帝遂送出函谷關外。醒時自身乃在通天臺下。一酒肆耳。劇中沈炯。即偉業自況。其首齣曲白。悲憤填膺。若杜鵑之啼血。煞尾曲云。則想那山繞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鴉。誰向江頭問荻花。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淚呵。灑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聽悲笳。其詞幽怨慷慨。純為故國之思。至為悽惋。蓋偉業身經亡國之痛。幽憤無所發洩。乃假古人杯酒。而澆自己之塊壘也。此劇亦為案頭之作。故梨園中向未見有鑿弄者焉。



大明春六卷 日本尊經閣文庫藏  
萬曆間金魁刻本

明程萬里朱鼎臣合輯。萬里字扶搖。官教坊掌教司。職里居不詳。鼎臣字冲懷。廣東廣州人。著有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小說。已著錄。此書卷首正名。標曰鼎鏤。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題曰教坊掌教司扶搖程萬里選。後學庠生冲懷朱鼎臣集。閩建書林拱唐金魁繡封面。別題曰新調萬曲下春。版分三欄。上下兩欄。所錄元明傳奇。有紅拂。三元。五桂。玉簪。破窑。琵琶。西廂。金印。妝盒。和戎。紅葉。米欄。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國志。玉環。鯉魚。天緣。謫仙。同心。黃鶯。嘗膽。風月。陰德。刺繡。昇平。興劉。征蠻。結義。寒衣。風情。復仇。賣釵。織絹。救母。征遼。記等。共三十四種。其中最珍貴者。則為天緣記。同心記。風月記。昇平記。結義記。寒衣記。風情記。復仇記。織絹記。數種。皆未見流傳。不見著錄之明人作品。至於中欄所載。有江湖俗語。掛枝兒。蘇州歌。疊疊錦等。並為明代通俗文學研究之寶貴資料。此書不見戲曲目錄著錄。國內亦無藏者。乃日本幸存之孤本。其與八能奏錦一書。實有同等之價值也。

摘錦奇音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  
萬曆間敦睦堂刻本

明龔正我輯。正我字號不詳。安徽歙縣人。事蹟無考。卷首正名。標曰新刊徽板合像滾調樂府官腔摘錦奇音。題曰徽歙龔正我選輯。敦睦堂張三懷繡梓。版分二欄。下欄所選。俱元明兩代傳奇雜劇。計有三元。五桂。長城。昇仙。投筆。斷髮。玉簪。金貂。荆釵。破窑。琵琶。金印。白兔。千金。和戎。紅葉。會真。蓮鬟。尋親。男后。崑崙。皮囊。金鎖。招關。白袍。煉丹。鯉魚。嫖院。同窗。箱環。記等三十種。其中雖有原本尚存於世。或散見於其他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曲選集者。然如皮囊記。崑崙記。金鎖記。招關記。嫖院記。俱為未見著錄之本。最稱珍貴。餘若鑲環記。同窗記。煉丹記。亦係罕觀之傳奇也。上欄所載。卷一曰彙選時興羅江怨妙歌。及急催玉歌。與詞林一枝所錄者畧同。惟詞句微有出入。卷二曰酒色財氣哭皇天歌。及劈破玉。卷三曰時尚古人劈破玉歌。卷四至卷六。則為大明一統合屬兩京十三省所省縣地名表。時尚酒令。彙選時興燈謎等。皆為研究明代通俗文學之重要資料。此書中國未見流傳。戲曲書目亦不

著錄。蓋日本幸存之孤本也。

樂府南音二集 日本內閣文庫藏  
萬曆間刻本

題洞庭蕭士選輯。湖南主人校點。選者校者名氏俱無可考。此書共分日月兩集。日集所選者計有玉簪記、三國志、寶劍記、灌園記、紅拂記、拜月亭、竊符記、紅梨記、繡襦記九種。除三國志單刀赴會一齣雜劇外。餘盡為元明傳奇。每種最多者選錄至四五齣。其中所選傳奇類為習見之本。惟李開先之寶劍記一本。僅吳興周氏藏有嘉靖原刻本而外。從未見流傳。且戲曲選集之採錄者。亦復罕觀。此書乃選有夜奔、釋放、寺叙三齣之多。甚可珍也。月集所錄者。全為散套之曲。計有高明、劉克、王九思、楊慎、沈仕、陳鐸、唐寅、梁辰魚、張鳳翼、祝允明、文徵明、燕仲義、毛蓮生諸家之作。其中頗多未見於其他選集之散曲。此書中國已久不傳流。戲曲書目向無著錄。殆亦日本尚存之孤本耳。



人獸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桂新忘恩負義故事。略云。桂新因負施濟之恩。其妻子罰墮輪迴。轉生施濟家中為犬。以示報應。故名人獸關。按明人舊有小說。行述此事。此劇殆即取材於小說。敷演而作者。惟桂遷改名桂新。施母尚在。稍有不同耳。或傳此事實出於蘇州。至乾嘉間。蘇州門內施家宗族猶多。有讀書者。亦有業紬緞商者。皆稱是施濟子孫。相傳施濟初富。後以作糧長。賠累家貧。以故桂氏悔親。小說中桂有負李平章債語。按平章元時官名。明太祖初年尚有之。後改官制。無此名矣。糧長運糧。亦洪武制度。由此推之。施桂當為明初時人。蘇人皆謂桂係龍游人。小說則謂係會稽人。未知孰是。全本關目。排場甚為緊湊。其醒心怵目處。足警世人之忘恩負義者。律法亦佳。可稱當行之作。其第二十三齣擬第二十五幻騙。第二十六冥警諸齣。昔年梨園俱盛傳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繡襦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凌氏朱墨刻本

明徐霖撰。霖字子仁。號舞仙。江蘇江寧人。此記呂天成曲品著錄於作者姓名有無可考之列。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以為薛近兗作。不知何據。按周暉金陵瑣事載。徐霖少年。數遊狹斜。所填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律。倡家皆崇奉之。吳中文徵仲。題畫寄徐。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乃實錄也。武宗南狩時。伶人臧賢薦之於上。令填新曲。武宗極喜之。余所見戲文繡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種瓜。兩團圓。數種。行於世。武宗命以官辭而不拜。中更事變。拂衣遂初。既歸而名益震。詞翰益奇。又幾二十年。竟以隱終云。據此可知此記實出於徐霖之手也。此記凡四十一齣。演鄭元和李亞仙事。關目情節。一本白行簡李娃傳小說。敷衍而成。考元人石君寶。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乃此記之祖本。惟二劇與本傳關目。互有異同。元和之父曰鄭公弼。為洛陽府尹。記作鄭儋。為常州刺史。雜劇之張十。即記中來興。雜劇以元和授官縣令。不肯遽認其父。此記則謂以狀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出參成都軍事。父子萍逢。至於李亞仙刺目勸學一事。此記極意寫出。雜劇則概不叙入也。總之徐霖此作。排場結構。遣辭用語。俱臻上乘。故曲品亦列於上之下品。且曰。情節亦新。詞多可觀云。其第三十一禡護郎寒齣。則以乞兒家常口頭語。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洵絕奏也。靜志居詩話謂。鄭若庸膏壤玉玦詞。以訛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羣伎患之。乃釀金數百。行薛生近充作繡襦記以雪之。秦淮花月。頗復舊觀。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然此記流傳

之盛。是可知也。其第八遺策相挑。第九速討良傳。第二十五青善則離。第三十一禡護郎寒。第三十三剔目勸學諸齣。梨園最為盛唱。至今弗替也。

琴心記傳奇四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孫柚撰。柚字梅錫。江蘇常熟人。孫七政從子。有才情。性麓豪。不修曲謹。甚能飲。喜樗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儋石儲。而好客不衰。與徐復祚相得甚歡。著有琴心記傳奇。此記凡四十四齣。衍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取司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故標曰琴心。全記關目。虛實參半。文情亦頗俊逸可喜。惟頭緒稍亂。脚色未免過多。大傷體裁。且於律法方面。時有未協。故不便於登場矣。徐復祚嘗謂。此記不若梁辰魚浣紗

之傳。然較之宣城之嵌寶揀金。臨川之字眼句鬼。則大有逕庭矣。每欲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此記流傳不廣。故梨園中。從未見有藝行者焉。



春燈謎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阮大鍼撰。大鍼有燕子箋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九齣。演宇文義宇文彥兄弟與韋影娘韋惜惜姊妹遇合事。全本關目純屬子虛。蓋大鍼悔過之作。其意欲東林持清議者憐而恕之。梁廷枏曲話嘗曰。春燈謎之十錯認亦似有悔過之意。隱然露於楮墨外。大鍼意謂誤上人船非有大罪。通本事事皆錯。竟有十件。以見當時錯認之事甚多。而已罪實誤入也。第十一沉誤齣是大關目。搜出箋紙。遂網縛批明罪犯。欲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水中。宇文彥哭訴。年少書生不戒杯酒。來醉誤入官舫。箋詩是客路良辰。偶遇新知。逢場道達。總是風流罪過。何曾犯法。但作賊情。韋節度不聽。竟沉於水。以見己與呈秀。不過書札往還。無別情也。宇文彥於元宵節猜燈謎。而生出無限波瀾。故標曰春燈謎。亦寓有彼時朝局人情。有如猜謎云。劇中種種錯誤。如男入女舟。女入男舟。一也。兄娶次女。弟娶長女。二也。以媳為女。三也。以父為岳。四也。以韋女為尹生。五也。以春櫻為宇文生。六也。義改李文義。七也。宇文彥改名盧

更生。八也。兄豁弟之罪案。而視同路人。九也。師以仇為門生。而為媒己女。十也。故又名十錯認。大鍼此作。音律諧美。不下燕子箋。而情事之離奇。則過之。孔雀雖有毒。不能廢文章。傳誦至今。豈偶然哉。昔年梨園頗有搬行此劇者。至近日始無聞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雙金榜傳奇二卷崇禎初本

明阮大鍼撰。大鍼有燕子箋、春燈謎、已著錄。此記凡四十六齣。演皇甫敦一家離合顯名事。全本關目。除盜寶珠一事。取材於佛國記廣異記二書外。皇甫敦二子。詹孝標、皇甫孝緒。及藍廷璋、汲嗣源、莫飲飛諸人。皆係憑空結撰。惟作者大指。蓋以崇禎初年。大鍼名入逆案。棄不復用。假傳奇以寓意。謂己無辜受屈。欲求昭雪之意。盜寶珠、通海盜、兩重罪案。是大關目。彼時初大鍼者。言其叩馬獻策。以致左光斗、魏大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死。是大鍼一罪案也。崇禎初。大鍼上通算七年一疏。言天啟七年中。前四年王安楊漣之罪。後三年魏忠賢崔呈秀之罪。以王楊魏崔並稱。公論愈忿。是大鍼一罪案也。劇中謂莫飲飛盜珠。遺金一錠。認作真贓。扭在寒儒身上。又謂飲飛少年無賴。所為與皇甫敦並無干涉。蓋欲卸罪於他人也。藍廷璋定盜珠之罪。苗帥府立通番之案。暗指當時議定逆案。韓爌劉鴻訓諸人。汲嗣源為之爭執。掛冠而去。是時楊維垣與大鍼最厚。極力左袒大鍼。應是指維垣也。詹孝

標許奏通番一案。皇甫孝緒許奏盜庫一案。皇甫敦白云。兩個孩兒。各人見教本章。無一字鬆泛。蓋大鍼問徒深恨初者。作此諧謔。以洩其忿。藍廷璋係鞠獄問罪之人。今謂以女嫁孝緒。為其子媳。亦因深恨定逆案者。故作此以報之。莫飲飛為皇甫敦辨冤。盜珠通海。兩節心事俱白。苦盡甘來。昭雪封贈。殆大鍼亦冀有為之抱白者。朝廷湔濯用之。得如其所願耳。總之大鍼此劇。情節古艷。變幻莫測。而曲白亦復緊湊。洵稱佳構。當時頗盛行於世。惟至近年梨園。已不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搬弄者矣。



玉簪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歷間  
師儉堂刻本

明高濂撰。濂字深甫，號瑞南，浙江錢塘人。工樂府，善詩文，著有雅尚齋詩草、遵生八箋及玉簪記、節孝記傳奇。此記凡三十三齣。演潘必正、陳妙常遇合事。畧謂書生潘必正赴京應試，因其姑寡居，以後於女貞觀出家為女道士，遂借宿焉。而私與觀尼陳妙常勾情暗合。卒成夫婦。此事亦有所本。然潘名法成，非必正也。按古今女史載：宋女貞觀，陳妙常，年二十餘，姿色出眾，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兩情既洽，潘以密告于湖。乞為撮合。于湖乃以計斷為夫婦。是于湖之功，不在兩廂記。杜將軍下，而記中但以潘生為主，更不使于湖作賓，不免失實矣。且女史稱陳妙常為尼，而記作道姑。蓋因尼必削髮，於當場為不雅耳。然記中曲云：從今孽債縑衣。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座。則隱寓其為尼也。明人小說有張于湖誤宿女貞觀一種，並收於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燕居筆記諸書。亦衍此事。綺膩可喜。最

為膾炙人口。高濂此記結構雖頗平庸，然文采固甚可觀。但於律法用韻夾雜，句讀舛誤，殊不足訓也。呂天成曲品則列此記於中之下品。且曰：詞多清俊，畧以女貞觀而扮尼講經，紕繆甚矣。其第十手談、第十一開會、第十四幽情、第十六寄弄、第十九詞媒、第二十一姑阻、第二十二促試、第二十三追別等齣，梨園傳唱至今四百餘年，猶弗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鳴鳳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別署弇州山人。江蘇太倉人。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以父忤因事為嚴嵩所陷。棄官歸。嵩敗。伏闕訟父冤。復忤官。後累官刑部尚書。移疾歸。好為詩古文。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一時有七子之稱。攀龍沒。獨主壇坫者廿年。著弇山堂別集。弇州山人四部稿。書畫苑等。明史有傳。相傳此記亦為世貞所作。惟焦循劇說卷三。則謂弇州史料中。楊忠愍公傳畧與傳奇不合。相傳鳴鳳傳奇。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州門人作。惟法場一折。是弇州自填詞。初成時。命優人演之。邀縣令同觀。令變色起謝。欲亟去。弇州徐出。即鈔示之曰。嵩父子已敗矣。乃終宴云。是又出於鳴鳳門人之手。然否殊未可知也。此記凡四十一齣。行楊繼盛直諫取禍為嚴嵩所害事。標名乃取朝陽丹鳳一齊鳴之意。全記關目。甚為複雜。登場人物亦嫌過多。然泰半紀實。與史傳相合。第十四燈前修本齣。借用宣德間御史蔣欽事。楊繼盛實未聞有此事也。按嘉靖二十七年。夏言被僇時。張本尚為少詹事。記

中第六二相爭朝齣。賓白云。禮部尚書李本誤矣。又第五忠佞異議齣。楊繼盛晤趙文華。借吃茶諷切。全出增飾。未有此事。第十九齣鄉慰夏孤。亦不無附會也。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中之上品。且評曰。紀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賊嵩之意。詞調儘達可咏。稍厭繁耳。此記第六二相爭朝。第十四燈前修本。第十六夫婦死節等齣。昔年梨園。最稱盛演。膾炙人口。至今尚有能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南西廂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萬歷間周居易校刻本

明陸采撰。采字子元。號天池。別署清癡叟。江蘇長洲

人。采弟。少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性豪蕩。客遊南

北。劇飲歌詩。年四十而卒。著冶城客論。戲曲有南西

廂。明珠記。懷香記。易鞋記。椒觴記傳奇。除椒觴一本

外。俱有傳本。此記凡三十七齣。演張珙崔鶯鶯故事。

按明人崔時佩疾。王關西廂原本不便於吳騷清唱。

因將原本改作南曲。時人未之知也。同時有李日華

者。得崔原作。畧為增訂。竄易己名。付之管絃。於是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惟知李日華有南西廂之作。而崔時佩轉湮沒無

稱矣。陸采又以李作為非。因取張珙崔鶯鶯事重譜

之。不襲王關原文一字。頗自矜許。其自序謂。迨後李

日華。取實甫之語。翻為南曲。而措詞命意之妙。失之

遠矣。余自退休之日。時綴此編。固不敢媿美前哲。然

較之生吞活剝者。自謂差見一斑云云。然采作此記

失律出宮。及不協平仄處。亦復不少。如第三清鄭齣。

用催拍四支。以一撮棹收。通齣無慢曲。第十嘯聚齣。

薔薇花引子。九宮譜中。並無此名。不知何本。第十一

閨情齣。行香子一支。實是北詞。見詞林摘艷。而誤作

引子用。第十二遣難齣。將麻婆子置泣。願回之前。緩

急不倫。此皆顯而易見者。蓋采實不知律。而好為大

言。以動世人。袁于令南音三籟云。天池作南西廂。悉

以己意自創。不襲北劇一語。志可謂悍矣。然元調在

前。豈易角勝耶。洵至論也。此記因有崔時佩南西廂

在前。盛行歌場。故梨園從無搬演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珠記傳奇二卷

以古本  
原刻本

明陸采撰。采有南西廂易鞋記。懷香記。已著錄。戲曲書錄。雖題此記為采作。實則其兄陸粲具草。而采踵成之者。見王世貞曲藻。及呂天成曲品。此記凡四十齣。演王仙客劉無雙故事。通本關目。據唐薛調之劉無雙傳一文。譌成者。惟無雙令塞鴻以明珠寄仙客事。出於增飾。餘悉相同。按錢謙益列朝詩集。稱陸采少為校官子弟。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兄子餘助成。曲既成。集吳門教師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後妙選梨園子弟。登場教演。則蓋善而後出云。今讀此記。結構至佳。雖有麗句。然仍多失律處。故曲品列之於上之中品。且評曰。抒寫處。有景有情。但音律多不叶。或是此老未精解處。然其佈局運思。是詞壇一大將也。梁辰魚時亦激賞此記。惟云。始終事冗。未免豐外而嗇中。離合情多。不無詳此而略彼。謹於二十後折。更增五百餘言。重重誓盟之下。雖了百世之宿緣。匆匆花燭之餘。更罄兩年之心事。庶東牀舊壻。猶憶前姻。別館新姬。未忘故主。按是氏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增補者。為記中第二十齣。蘋蘩。其詞收於江東白字卷上。又第二十五齣。茶蘼。李漁亦有改本。略謂塞鴻男子。給事嫡妃。不可為訓。因改使采蘋入驛。令主婢相會。得知仙客消息。情理更屬周到。通齣改易實白。不易原詞一字。尤為得體。改本載開情偶寄。此記於梨園中。昔年頗有嚮行者。近無聞矣。



曇花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萬曆間刻本

明屠隆撰。隆字長卿。一字緯真。號赤水。浙江鄞縣人。有異才。舉萬歷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縱遊九峯三泖。而不廢吏事。遷禮部主事。俞顯卿上疏訐之。遂罷歸。家貧。賣文為活。以終。明史有傳。著由拳白榆采真南遊諸集。考槃餘事。鴻苞遊具雜編等。戲曲有曇花記。修文記。綠毫記。傳奇。並傳於世。此記凡五十五齣。演木清泰好道。滿門飛昇事。全記關目。純出虛構。為隆懺悔之作。緣西寧侯宋世恩。嘗兄事隆。宴遊甚歡。刑部主事俞顯卿者。小人也。嘗為隆所訐。心恨之。訐隆與世恩淫縱。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之。而停世恩俸半載。此記即為宋侯作也。按俞顯卿。上海人。為孝廉時。適屠令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俞恨甚。及得官。遂具疏劾屠淫縱。狀詞連西寧宋夫人。并及屠帷簿。且云。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郎署。諸媒語。神宗覽之。大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得管受官。亦祇數月。睚眦之忿。兩人俱敗。人有惜屠之才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終不以登啟事也。記中未清泰。即指宋西寧。蓋宋字去蓋為木。清與西為雙聲。寧與泰為同義。可一證而知。記以清泰去藩府之尊。力求修鍊。自遊春遇瘋僧。棄家浪遊。家人挽留不得。別時手植曇花一枝。且云。此花開時。吾成正果。故名曇花。出遊後歷遇艱辛。卒不改操。遂得上昇。至於此記。曲辭穠麗。頗多俚釘語。通本結構。又似西游取經。且貪襲仙佛語。致有晦澀不明處。實非曲家正則。惟為西寧洗穢。其意頗為正大耳。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赤水以宋西寧侯黜戲事敗官。故託木西來以頌之。意猶感宋德。或曰。盧相即指吳縣相公。孟不韋。即指糾之者。才人喪檢亦常事。何必有恙心耶。其詞華美。充暢。世情極醒。但律以傳奇局。則漫衍之節奏耳。此記於梨園中。向未見有鑿弄者。蓋不適於場上。惟可供案頭之欣賞耳。

紅梨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歷間  
范律之校刻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有霄光劍。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演趙汝州謝素秋遇合事。考元人張壽卿有謝金蓮詩。酒紅梨花雜劇一本。復祚此記即取元本。增飾關目。敷衍以成者。趙謝遇合情節。原頗奇艷。而記中所述南渡遺事。及汴京殘破情形。甚有故國滄桑之感。其中第十四思憶。第十六托寄諸齣。哀感淒涼。雖校童禾黍之歌。亦無以過此。明代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獨此記述家國興衰。備陳始末。可稱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曲家異軍也。按此記之第二十一月約齣。即葉用元本雜劇第二折。第三十三計賺齣。即元本雜劇之第三折。第二十九宦遊齣。即元本雜劇之第四折。至於元本雜劇之第一折。乃構成此記第十九初會以前各齣之關目。雖以四折之雜劇。而衍為三十齣之傳奇。然其結構謹嚴。針線細密。實屬不可多得之傑作。且第十九初會。第二十一月約。第二十九宦遊諸齣。皆用犯調。穩愜美聽。又非深於音律者不能。雖通本用琵琶記格式頗多。未免有蹈襲之誚。但明人多有

此病。誠不可專責復祚也。此記歌場最為盛傳。如第三豪譏。第四錮禁。第六赴約。第十一探訪。第十二訴懷。第十四思憶。第十五試心。第十六托寄。第十七潛窺。第十九初會。第二十一月約。第二十三計賺。第二十九宦遊等齣。至今梨園中。尚有擅行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玦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  
間富春堂刻本

明鄭若庸撰。若庸字仲伯，號虛舟，江蘇崑山人。早歲以詩名吳中，與謝榛齊名。趙康王聞之，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簦而之趙。及康王薨，若庸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卒。著蜚蜚集。北遊漫稿。戲曲有玉玦記。大節記傳奇。現僅存玉玦一種。此記凡三十六齣。演王商、秦慶娘離合事。全記本事，未詳所據。惟頗有撫拾唐人白行簡李娃傳之處。記中以王商夫婦為主。妓女李娟奴為賓。富豪皆喜為親，更以張安國叛亂妝點其間。雖關目繁瑣，情節複雜，然脈絡分明，結構謹嚴。其描摹妓女之無情，鴛母之狠毒，幫閒之惡辣，皆能曲盡其致。靜志居詩話謂：若庸嘗填玉玦詞，以訛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曲品亦謂玉玦出而曲中無宿客云。至於此記曲辭之典麗，用韻之諧和，頗為時人所稱。沈德符顧曲雜言曰：使事穩貼，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為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曰：典雅工麗，可咏可歌。開後人駢綺一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徐復祚曲論則謂：玉玦記極為今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乏。如翠被擁鸛聲，梨花月痕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填塞故事，未免開鉅釘之門，辟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為何物。是虛舟實為之濫觴矣。蓋若庸之作，上承香囊連環，下啟明珠玉合。實屬駢儷一派耳。至於梨園已久未見，囊弄者亦非無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唐忠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崇禎間刻本

明范世彥撰。此記卷首題曰：「樵李閣甫編次。子翔校正。卷前有繡水范世彥及駕上范玠序文二篇。卷尾題曰：「憲蔡羽垣同訂。玩索兩序語意。此記似當出於范世彥之手。閣甫疑即世彥之別署。憲蔡殆為范玠之字。羽垣其即翔之字歟。然備考方志曲目諸書。皆無著錄其人其書者。想流傳必未廣耳。此記凡三十入齣。行魏忠賢禍國事。記中關目全為魏開寶錄。泰半本於史傳。其間雖不免有點染之處。而前後相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照應。亦無非共抒天下公憤之氣。其於魏閣輩惡府怨盡情。畫洵稱佳作。且於片奸癡忠之外。獨推崇平文龍。作者當有所感耳。惟記中所行邊氛事。頗有侮及滿人之處。故此書於清代流傳絕罕。不為無因。而梨園中亦從未見有襲弄者。蓋勢所必然耳。

女丈夫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已著錄。卷上原題曰：「張伯起劉晉充二稿。卷下則題曰：「張伯起凌初成二稿。蓋此記乃夢龍以張鳳翼之紅拂記傳奇。凌濛初之虬髯翁雜劇。及劉晉充之作。合製而成者。此記凡三十六齣。演紅拂與虬髯客故事。全記關目。大畧亦根據唐人張說之虬髯客傳。惟與世所盛行紅鳳翼之紅拂記傳奇。最不相同者。即記中刪去樂昌公主破鏡重圓一段情節。餘則尚無大異也。至於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龍此作。律文排場。俱甚工穩可觀。惟以紅拂記久已盛傳歌場。故此記未顯於世。梨園亦從無襲弄者。遂致湮沒矣。



麗雪堂傳奇二卷 明末刻本

明梅孝已撰。馮夢龍訂。孝已湖北黃岡人。事蹟無考。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女丈夫。已著錄。此劇凡四十齣。演賈雲華還魂故事。謂賈女雲華病歿。其魂復投入宋女月娥之身。而終與其意中人魏鵬。續結姻緣。乃根據李禎剪燈餘話卷三。賈雲華還魂記一文。敷衍而成。關目情節。畧無大異。此本卷首題曰。梅孝已草創。龍子猶竄定。可知此本。係馮夢龍改訂者。當非孝已原作。然原本久已不傳於世。不知其內容為何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何也。惟此劇亦以流傳未廣。故今日梨園。從不見有襲行者焉。按明人徐渭南詞叙錄。卷末國朝南戲目內。著錄有賈雲華還魂記一本。未題撰人名氏。僅注云。溧陽人作。亦為譜此故事者。然久已不傳。唯沈璟南九宮譜中。畧存佚文而已。此還魂記。南戲或即孝已此劇之祖本也。

四賢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八齣。行元人烏古孫澤事。以烏古孫澤。及妻杜氏。妾王氏。子良碩。皆有賢行。故曰四賢。此記關目。大抵取材於元史。烏古孫澤本傳。及慶童傳。徹里帖木兒傳。扭合而成。不盡屬實。孫澤妾王氏。及婢丁香事。俱係增飾。按史所載。孫澤為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發海北元帥薛赤干。贖利事。擢海北海南廉訪使。所劾非徹里帖木兒。亦未嘗因之棄官。史稱徹里帖木兒。以樞密院討雲南伯忽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叛。所過秋毫無犯。師旋。囊裝帷巾櫛而已。此記則謂取辦頂珠。乾沒萬千。甚不相合。至珠袍事。是實。然徹里非駙馬也。慶童傳載。童由宿衛累遷上都留守。又遷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為太府卿。後遷平章浙江行省。久之。為中書左丞相。從未嘗宣於建康廣東。亦無與徹里帖木兒交惡事。傳又稱。盜起汝潁。已而蔓延於江浙。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於曾不逾時。以次克復。是慶童討賊事實。然在江浙。非河南時事。此記乃因汝潁而牽合耳。考烏古孫澤。宦蹟在

元世祖時。慶童則在順帝時。且孫澤父子。與徹里木帖兒慶童。俱並無關聯。作者串合。以作關目也。此記於梨園中。亦久無搬演者。殆其傳未廣耳。

折桂記傳奇二卷

日本吉川幸次郎氏藏萬曆間唐振吾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標曰。秦淮墨客校正。按秦淮墨客。即紀振倫別署。振倫有七勝記傳奇。及楊家府通俗演義。已著錄。此記疑亦為振倫之作。此記凡三十齣。衍梁灝梁固父子狀元事。一名傳臚記。按梁固中大中祥符二年狀元。後梁灝十五年。是時宋真宗東封泰山。又祀后土汾陰。連年兩狀元。張師德梁固皆狀元之子。魏野贈詩。有封禪汾陰多故事。狀元俱是狀元兒之句。此記則謂子先及第。而父晚成。亦不過妝點生情耳。記中謂梁灝連赴九科。至第十次。必得狀元而後已。雖其子孫皆先中甲科。已亦曾中榜眼探花。寧告退。歷科比註。此乃習舉業者。歆羨狀元之至。故為此說也。記中薛瓊之女玉梅。從空飄墜。望仙樓上。遂為梁灝夫人。事殊荒誕。然此乃以天賜夫人故事相影射。鴻書引林居漫稿王氏條。良鄉縣志。梁斗南條。情史梁素條。並有天賜夫人事。而各有異同。又元人郝經。亦有天賜夫人詩。見於集中。則此記之取以為關目。又非盡憑空杜撰也。此記流傳未廣。



故梨園中。久失搬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十種曲一百二十卷

明末汲古閣刻本

明毛晉輯。晉原名鳳苞。字子晉。江蘇常熟人。性嗜卷軸。積至八萬四千冊。構汲古閣。目耕樓。以度之。嘗患四部書率漫漶。無善本。乃遍刻十三經十七史。津逮秘書。唐宋元人別集。以至道藏詞曲。無不搜刻傳之。嘉惠士林。實莫大焉。此集未題輯者名氏。卷首有演劇首套弁語一文。僅署曰。閱世道人。封面則標曰。汲古閣訂。外籤上亦有汲古閣長圓木記。閱世道人。豈即毛晉之別署歟。世人嘗題此集為毛晉所輯。亦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無因也。此集一名繡刻演劇十本。每本六種。共收元明人傳奇六十種。除元人王關之北西廂雜劇外。大抵皆為南戲。按明代彙刻傳奇之著稱於世者。如唐氏之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廣慶堂。陳氏之繼志齋等。然所校刻。種數多寡無定。流傳未廣。且至今日。皆已稀覯。今人研討明代傳奇。所可藉為資料者。惟此集耳。其中所收者。除王關之北西廂雜劇。高明琵琶記。施惠幽閨記。寧獻王朱權荆釵記。沈鯨雙珠記。王鈐尋親記。孫仁孺東郭記。王玉峯焚香記。梁辰魚

浣紗記。李日華。南西廂。陸永明珠記。南西廂。高濂。玉簪記。張鳳翼。紅梅記。灌園記。湯顯祖。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紫簫記。孫柚。琴心記。梅鼎祚。玉合記。沈受先。三元記。王世貞。鳴鳳記。徐復祚。紅梨記。袁于令。西樓記。薛近兗。繡襦記。周履靖。錦箋記。單本。蕉帕記。許自昌。水滸記。鄭若庸。玉玦記。汪廷訥。種玉記。獅吼記。沈璟。義俠記。沈采。千金記。邵璨。香囊記。屠隆。曇花記。無心子。金雀記。無名氏。玉環記。傳奇等。三十九種。尚有原槧。或其他通行各種版本。流傳於世外。如徐暇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馮夢龍訂之殺狗記。姚茂良。精忠記。汪鈺。春燕記。朱鼎玉。鏡臺記。陸采。懷香記。屠隆。綠毫記。葉憲祖。鸞鏡記。陳汝元。金蓮記。謝諱。四喜記。徐復祚。投梭記。徐元。八義記。顧大典。青衫記。張四維。雙烈記。楊珽。龍膏記。碩園訂還魂記。無名氏。白兔記。霞箋記。四賢記。即使記。贈書記。蓮璧記。龍九記等。二十二種。俱屬孤本。再無其他版本流傳。較為重要者。而此集之價值。實亦正在於此也。

盛明雜劇三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  
崇禎間刻本

明沈泰輯。泰字林宗。別署福次居士。浙江錢塘人。此集共收雜劇三十種。皆明人之作。計汪道昆有高唐夢。五湖遊。遠山戲。洛水悲。四種。徐渭有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種。陳與郊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義犬。三種。沈自微有霸亭秋。鞭歌伎。簪花髻。三種。葉憲祖有北邙說法。團花鳳。二種。孟稱舜有桃花人面。死裏逃生。二種。康海中山狼。一種。王衡有鬱輪袍。真傀儡。二種。梁辰魚有紅線女。一種。梅鼎祚有崑崙奴。一種。卓人月有花舫緣。一種。徐翹有春波影。一種。汪廷訥有廣陵月。一種。王驥德有男王后。一種。徐復祚有一文錢。一種。蘅蕪室有再生緣。一種。竹癡居士有齊東絕倒。一種。以上除汪道昆。徐渭。康海。王衡。四人作品而外。俱無單刻流傳之本。最可珍貴。每劇均有眉評。亦出於當時王世懋。袁宏道。張亦臨。徐翹。汪櫟。張佩玉。黃嘉惠。張鶚舉。卓人月。諸氏。及輯者沈泰之手。按卷首程羽文序文有云。今海內盛行元本。而我明全本。亦已不減。獨雜劇一種。耳目寥寥。予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欲選勝搜奇。為昭代文人吐氣。以全本當八股大集。以雜劇當尺幅小品。竒藏頗廣。未命素梨。而吾友沈林宗。顧曲周郎。觀樂吳子。遂先有此舉。其點校評論。又一一傳作者之面目。而邇之為作者之精神云云。蓋此集輯錄明人雜劇。有三十種之多。且點校至精。誠為曲苑瑰寶。實未可輕視者也。

盛明雜劇二集三十卷

武進董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沈泰輯。泰有盛明雜劇。已著錄。此集乃盛明雜劇之續選。共收雜劇三十種。作者雖皆生於有明。然其中亦有至清初尚存者。實不盡為明人也。所錄者。計有周憲王朱有燬之風月牡丹仙。香囊怨二種。許潮之武陵春。蘭亭會。寫風情。午日吟。南樓月。赤壁遊龍山宴。同甲會八種。或傳為楊慎之筆。袁于令之雙鶯傳。葉憲祖之易水寒。天桃紅。扇。碧蓮。繡符。丹桂。鈿合。素梅。玉蟾五種。徐陽輝之有情癡。脫囊穎二種。王九

思之曲江春。馮惟敏之不伏老。凌濛初之虹。鬚翁。孟稱舜之英雄成敗。陳汝元之紅蓮債。徐嗣之絡冰絲。祁元孺之錯轉輪。車任遠之蕉鹿夢。王澹之櫻桃園。王應遶之逍遙遊。釋湛然之魚兒佛。吳中情奴之相思譜。其中除周憲王。葉憲祖。王九思。馮惟敏。王應遶五家之劇而外。均為珍貴罕睹。向未見單刻流傳之本。每劇亦如初集之例。俱有眉評。出於輯者沈泰及其友人徐翹。沈士俊。黃嘉惠。朱煒。王璣。張佩玉。黃之堯。汪樞。沈士伸。袁宏道諸家之筆。卷首表于今序文。

有云。沈林宗兄。博蒐明劇。匯而選之。鏗然一部鼓吹。勝國詞林。不能專美於前矣。此集在戲曲總集中之名貴。與盛明雜劇初集一書。可稱雙璧。

大雅堂雜劇

長樂鄭氏藏  
萬曆間刻本

明汪道昆撰。道昆字伯玉。號南溟。又號太函。安徽歙

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義烏知縣。歷襄陽知府。

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改鄖陽。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召拜兵部侍郎。明史有傳。

道昆與王世貞同時。文名甚著。世人目為後五子。著

有太函集。大雅堂雜劇。俱傳於世。又唐明皇七夕長

生殿雜劇一本。僅存名目。已不可見矣。大雅堂雜劇。

凡四種。每種一折。皆為短劇。一曰楚襄王陽臺入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行楚襄王宋玉同遊高唐觀事。簡名高唐夢。二曰陶

朱公五湖泛舟。行越范蠡功成身退携西施泛遊五

湖事。簡名五湖遊。三曰張京兆戲作遠山。行漢張敞

為妻畫眉事。簡名遠山戲。四曰陳思王悲生洛水。行

魏曹植與洛神相遇事。簡名洛水悲。四劇關目。雖甚

單簡。然俱有所本。膾炙人口者。而文詞瞻雅。尤新可

喜。惟多用故實。賓白整飭。遂致本色全失。絀為案頭

之作。非場上曲。故梨園中。從無繫弄也。呂天成曲品。

嘗評之曰。汪司馬一代鉅公。千秋文侶。所著大雅樂



府。清新俊逸之青。調笑詆諧之致。餘雖染指於斯。道未肯爭雄於個中。然片嚙味長。一斑各見。允為上品。按道昆此劇。每種之首。均有副末開場詞。歌者亦不限於生旦主脚。且有下場詩。確非北雜劇體例。蓋已漸成為南戲文矣。

孟蘭夢雜劇 宣統間排印 吳風閣

清嚴保庸撰。保庸字伯常。號問樵。江蘇丹徒人。嘉慶己卯。舉江南第一。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發山東。任棲霞縣知縣。天才高曠。詩詞書畫。聲曲絃管。靡不精通。久客京師。好作狹邪遊。既之山東。而以官署為詞場歌榭。坐是罷官。晚年客袁浦。咸豐間卒。著有問樵集。蘭譜。戲曲之作。則有孟蘭夢。蘭花步。同心言。奇花鑑。紅樓新曲等。然多未梓行於世。此劇僅一折。演莊守中夢與亡姬張佩珊再遇事。以二人相會於中元節孟蘭勝會之時。故標曰孟蘭夢。關目情節。未詳所本。然莊守中一脚。頗疑為作者自況。殆係保庸悼亡之作耳。至於排場。尚稱大燄。詞藻亦復工穩。惟聯套之法。甚乖於律也。此劇流傳不廣。故於梨園中。從未見有搬行者焉。

玉谷新黃五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  
萬曆間刻本

題吉州景居士輯。輯者名氏已無可考。卷首標曰。所刻時興滾調歌令玉谷新簧。題云。八景選輯。書林繡梓。卷二則題曰。鼎鑄精選增補滾調時興歌令玉谷調簧。又云。吉州景居士彙選。書林劉次泉繡梓。卷尾並有萬曆庚戌年孟秋月刊行之木記。卷三末葉上欄。又有玉振金聲中卷終字樣。卷四首又題云。吉州景居士選輯。書林廷禮繡梓。一書題名。前後不同如此。及細檢之。始知卷首標名中玉谷新簧四字。及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標名中玉谷調簧四字。并題名之劉次泉三字。均係挖補者。一書改名而後印。為明代書賈積習。頗疑此集原名。或為玉振金聲也。此集版式。亦分三欄。上下兩欄。所選皆元明傳奇。中欄所錄。均屬小曲。然此集因係書賈竄改之本。故內容與目錄。甚不一致。據目錄所載。計選有三元記。投筆記。洛陽記。玉簪記。金貂記。破窯記。琵琶記。兩廂記。金印記。白兔記。紅葉記。四德記。香囊記。昇天記。浣紗記。朱繡記。三國志。思婚記。六惡記。續緣記。玉環記。萃盤記。返魂記。祝壽記。太

和記等二十五種。其中則以萃盤記。六惡記。思婚記。三種傳奇。既無傳本。亦未見於著錄。最稱珍貴。至於此集中欄所錄。全為小曲。及燈謎酒令之類。亦研究明代通俗文學之寶貴資料。此種選集。不見於戲曲書目之著錄。國內亦未聞有收藏者。蓋中土久佚。日本幸存之孤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梨園按試樂府新聲三卷

常熟瞿氏鏡琴銅  
刻樓藏元刻本

元無名氏輯。卷首未題輯者名氏。亦無序跋。遂無可考。卷上錄套數三十一套。卷中錄小令十九調。卷下錄小令二十四調。皆為元人所製者。其中除馬致遠關漢卿商政叔白無咎荆幹臣王修甫張彥文白樸王伯成鄧玉賓侯正卿貫雲石盧疎齋陳草庵張小山滕玉霄蓋西村諸家外。所收泰半為無名氏之作。且多出其他元人散曲選集之未載者。洵屬可貴。更有說者。則此集中竟有獨見之體。蓋從來言散曲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不外太和正音譜寧獻王所列之十五體式。然重複已多。知自拔者。又每流於俳巧。如此集卷下所錄寒兒令二曲。作兩人口吻。互相評語。詼詭之趣。誠為散曲中所稀觀焉。此集佳製。作者名氏雖多不悉。然其詞固甚可傳也。

太平清調迦陵音一卷

故宮博物院藏萬曆間  
刻青蓮露本

明葉華撰。華字茂原。號金粟頭陀。山東曲阜人。生平事蹟無考。惟知其與陳繼儒費元祿輩相往還。蓋亦風雅士也。著述僅存青蓮露一集。此卷散曲。即收於集內。凡套數十五。重頭小令各二。皆為出世清適之作。觀其標題。亦可見其意矣。然其中不盡為己作。如百歲光陰一套。乃元人馬致遠所製。此卷錄之。殆以其性質相類耳。卷首附迦陵音指迷十六觀。則錄自張炎詞源者。惟於每則後。增有製曲者當作此觀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句。竟攘為己作。實未免有掠美之嫌。考詞源一書。本係後出。故前人多為所蒙。明衛泳之枕中秘。據以入錄。遂逕題茂原葉華著。按此卷首原題金粟頭陀編著。此書或竟遂錄元明人所作為之。亦未可知也。

幽閨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明本  
吳興凌氏校刻本

元施惠撰。惠字君美。或云姓沈。浙江杭縣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為業。巨目美髯。好談笑。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為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考此記自明以來。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王世貞藝苑卮言。王驥德曲律。沈德符顧曲雜言。臧懋循元曲選序等。均謂為施惠之筆。然元人鍾嗣成錄鬼簿。未言惠有南戲之作。又呂天成曲品曰。云此記出施君美筆。亦無的據。則此記撰人。殊成疑問。但其為元人手筆。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無可疑耳。此記凡四十齣。演將世隆王瑞蘭離合事。一名拜月亭。乃本元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衍成南戲。而關目情節。頗多增飾。若第三十二幽閨拜月齣。則全襲關作第三折原文。為記中最勝處。第七文武同盟齣。雁兒落一曲亦佳。惟襲用鄧玉寶小令。其詞見北詞廣正譜。秋風蜀道難句下。鄧氏原作。尚有休干。誤殺英雄漢。看看。星星兩鬢斑。四句。今此記作險些兒誤殺了個英雄漢。淒淒冷冷埋冤世間。致不合得勝令格式。此恐沿習之誤也。第二十六皇

華悲過齣。銷金帳六支。情文並妙。湯顯祖紫釵記之

女俠輕財齣。即依據此齣而作者。此記作者。每喜用僻詞。令人無從訂板。魏良輔僅定琵琶板式。不及幽閨。於是作譜者咸取琵琶。而此記中恤刑兒。醉娘兒。五樣錦等牌。腔板格式。各無一定矣。按古之南戲。以荆劉拜殺並稱。得琵琶而五。拜即拜月亭幽閨記。此五本尤以幽閨琵琶為眉目。乃明以來之定論也。如何良俊。沈德符。徐復祚諸家。皆謂幽閨出琵琶之上。然王世貞。王驥德。呂天成輩。則駁斥之。蓋取幽閨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稱其詞質。取琵琶者譽其詞雅。乃本色派與大辭派之論爭耳。昔年梨園。此記甚為盛演。如第七文武同盟。第十三相泣路歧。第十四風雨間關。第十七曠野奇逢。第二十二招商諧偶。第二十五抱恙離鸞。第二十六皇華悲過。第三十二幽閨拜月等齣最著。至今尚有能襲者也。



殺狗記傳奇二卷汲古閣刻本

明徐暉撰。馮夢龍訂。暉字仲由。浙江淳安人。洪武初。

徵秀才。至藩省辭歸。著有巢松集。夢龍有萬事足。雙

雄記等。已著錄。按靜志居詩話稱。識曲者目荆劉拜

殺。為元四大家。殺狗記則仲由所撰也。其言曰。吾詩

文未足品藻。唯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蓋自知之審

矣。其葉兒樂府滿庭芳。比於張小山馬東籬。亦未多

遜云。然此記鄙陋庸劣。無一語可取。實有才者不宜

如是。豈後人所偽託。而假名於徐暉者耶。惜無確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姑從舊說。此記凡三十六齣。演孫華妻楊月貞。殺狗

勸夫。而使兄弟和睦事。考元人蕭德祥。有楊氏女殺

狗勸夫雜劇之作。即此記祖本。此記關目。全據雜劇

衍成。復加點綴。凡宵人情狀。與賢媛苦心。俱極形容。

以垂勸戒。事之有無。殊不可考。蓋欲同氣不睦者。觀

此自悟。乃有關風教之作。梁廷枏曲話曰。荆劉拜殺

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以其法律尚

近古。故曲譜多引之。元殺狗勸夫雜劇四折。已覺鋪

叙費力。况伸為全部。無怪其一覽無餘味也。按呂天

成曲品。曾列此記於能品。並曰。事俚詞質。舊存惡本。

予為校正云。至於呂天成校正本。未見流傳。故李調

元嘗曰。殺狗記。今世所傳本。謬誤至不可讀。皆後人

竄改。蓋其詞原太質。人於方言不諳處。輒改之。而目

全失矣。洵為至論。昔年黎園。此記頗稱盛唱。至近年

則絕無業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荆釵記傳奇二卷

原古閣  
刻本

明寧獻王朱權撰。權為明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晚慕冲舉。自號臞仙。涵虛子。及丹邱先生。均其別署。著有太和正音譜。荆釵記。及雜劇十二本。明史有傳。按呂天成曲品。著錄此記。題柯丹邱撰。黃文場曲海目仍之。蓋舊本原題丹邱先生。天成不知為寧獻王道號。故遂以為柯敬仲耳。此記凡四十八齣。演王十朋錢玉蓮事。歷來傳說殊多附會。按十朋受誣與蔡邕同。而為十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辨冤者。亦不乏人。說江遠志。天祿識餘諸書。有謂十朋為御史。彈劾丞相史浩。史門客因作此記。玉蓮乃十朋女。孫汝權為十朋同榜進士。史客故謬其說。以聳人聽聞也。夫此記安得出自宋人手筆。殊不足辨。又有謂玉蓮實錢氏。本倡家女。初十朋與之押。錢心已許嫁。後十朋狀元及第歸。不復顧錢。錢憤投江死。更有謂玉蓮宋名伎。從孫汝權。某寺落成。梁上題信士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此亦以玉蓮為伎。而前則以失愛於王。憤而投江。後則以委身孫氏。布施僧

寺。蓋皆傳會之說。亦不足辨。明代多以丹邱誤為柯

敬仲。一切風影之談。皆因是而起矣。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妙品。且評曰。以真切之調。寓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詞隱摶其能守韻。然則今本有失韻者。蓋傳鈔之謬耳。真得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徐復祚亦謂。琵琶拜月而下。荆釵以情節調目勝。然純是委巷俚語。粗鄙之極。而用韻卻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云。要之。此記純為本色一派。結構佳妙。情節動人。故梨園中。最稱盛唱。第三十一見母。第三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五時祀二齣。尤膾炙人口。至今不絕也。



紫簫記傳奇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湯顯祖撰。顯祖有還魂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四

齣。演李益霍小玉事。記中謂霍小玉觀燈至華清宮。

拾得紫玉簫。故以標名。此記與紫釵記傳奇。雖皆演

李益霍小玉事。然兩本關目。迥然不同。蓋紫釵記全

據唐人蔣防霍小玉傳一文譜成。此記則畧引正面。

點綴生情。而插入唐時人物。不拘年代先後。隨機布

置。以助波瀾也。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上之上品。

且謂。琢調鮮美。鍊白駢麗。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犯有所諷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僅成半本而罷。

覺太曼衍。留此清唱可耳。按此實屬無稽之談。顯祖

紫釵記題詞。述其刊行紫簫之故曰。往昔余與所遊

謝九芝吳拾芝曾粵祥諸君。度新詞為戲。未成。是非

蜂起。訛言四方。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詞梓之。

以明與時無與。記初名紫簫。實未成。亦不意其流行

之如是也。南都多暇。更為潤刪訖。名紫釵云。據此。其

所謂未成者。並非通本首尾不全。實為修鍊布局未

臻盡善之意耳。及紫釵記刊行於世後。梨園鑿演頗

盛。故此記唯供案頭之欣賞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紫釵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竹林堂刻本

明湯顯祖撰。顯祖有還魂記。紫簫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三齣。演李益霍小玉事。通本闕目。據唐將防所撰霍小玉傳衍成。惟此記至李益與霍小玉重逢而止。以創合釵圖。節鎮宣恩作牧場。益就婚盧氏事不及也。情節甚多。而以釵圓為最要。故標名紫釵。李霍元夕相逢。墮釵留意。是此記增出。以作前後闕目。鮑十一娘改作四娘。浣紗桂子。略去桂子不用。盧氏未載其父。太尉之官。孟門之鎮。計哨訛傳。延媒勸贅。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拒強婚。緩婚收翠。俱是添出。買釵李延先公主。此記即作太尉。謂以誑生。言小玉別嫁。棄賣此釵。且撰出鮑三娘。以為四娘之姊。益參朔方軍。赴玉門關外。霍小玉傳與舊唐書。皆無之。折柳寄屏。飛書款檄。曲盡情景。傳中與盧婚。是太夫人所主。此記略去。又李益與霍小玉事。在唐大歷間。此記則謂元和十四年。亦不同也。顯祖此記。乃紫簫記重訂之作。呂天成曲品。亦列於上之上品。並曰。仍紫簫者不多。然猶帶屏幃。描寫閨婦怨夫之情。備極嬌苦。真堪下淚。絕技也。按

此記詞藻精警。遠出香囊玉玦之上。玉茗四夢中。以

此為最艷矣。惟記中斜律處頗多。緣顯祖當時。尚無南北宮譜行世。所據以填詞者。僅太和正音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艷。數種而已。不得以後人之律。輕議前人之詞也。且自乾隆間。葉堂納書楹曲譜出世後。其不合律曲。而改作集曲者。十有六七。其聲別有幽逸爽朗處。非尋常洞簫玉笛可比。然則謂此詞不合律者。僅皮相之談耳。試讀臧懋循刪訂本。律則合矣。其詞何如耶。昔年梨園。此記甚為盛行。尤以第二十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折柳陽關。通傳人口。至今弗衰也。



浣紗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萬歷間刻本

明梁辰魚撰。辰魚字伯龍。號少伯。別署仇池外史。江蘇崑山人。以例貢為太學生。雅擅詞曲。工音律。世所行崑山腔。自魏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傳。所作浣紗記傳奇。梨園多歌之。生平任俠好遊。足迹遍吳楚間。嘗欲北走塞。南極徼。盡覽天下名勝。不果而卒。同里王伯稠者。贈以詩云。達人貴偷生。焉顧一世機。伯龍慕伯輿。狗情良似癡。影毫吐艷曲。煜若春苑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儋石儲。出多年少隨。元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愛正獎。此道今所稀。風雅名雋。足以想見其概。著有鹿城詩集。江東白字。紅線女雜劇。及此記等。此記凡四十五齣。衍吳越興廢故事。一名吳越春秋。關目情節。以范蠡西施為主。與史實不符之處頗多。此為搬衍舊習。不足深辨也。通本結構。以穿插他事過多。遂致排場散漫。故呂天成曲品。列於上之中品。且評曰。羅織富麗。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謹嚴。中有可減處。當一刪耳。徐復祚亦謂此記。無論其關目散漫。無骨無筋。全無收攝。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

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宋詞家所獨難云。今按此記。韻律亦時有錯誤。如第二齣

春齣。王抱肚云。感卿贈我一縑絲。欲報慚無明月珠。第七通話齣。出隊子云。八九寸彎彎兩道眉。盡道輕盈略賺胖些。尤為顯然謬誤。至如第十四打圍齣。南普天樂北朝天子合奏。為辰魚創格。而朝天子每支快韻。第二十三迎施齣。三換頭二曲。一云。這其間只是我不合我來溪邊獨行。一云。這壁廂只得把那壁廂暫時承領。誤作一句。不知琵琶記原文。乃兩句協韻。此又舛律者也。惟曲白研鍊雅潔。絕無打油銕釘之習。在明曲中。甚可稱為傑奏。靜志居詩話嘗謂。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故是詞家老手。據此則當時推重之者。幾風靡天下矣。此記第七通話。第十三養馬。第十四打圍。第二十八見王。第三十採蓮諸齣。梨園最為盛傳。至今猶有衍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拂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字伯起，號靈虛，江蘇長洲人。嘉靖

甲子舉人。與其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

有四王，後有三張。鳳翼後數會試不第。迨庚辰，以母

老不復應公車辟。嘗書自給，然絕足不入公府。雖兩

臺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

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詩宗杜王，喜為樂府。善度曲，

終日口鳴鳴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鳳翼出

而一變之。至今宗焉。著述甚富，有虞實堂集、文選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註。占夢類考等。戲曲有紅拂記、祝髮記、竊符記、灌園

記、虎符記、度序記、合稱陽春六集。及平播記傳奇、泰

丰尚存。此記凡三十四齣。演李靖與紅拂妓事。全本

杜光庭虬髯客傳敷衍而成。頗多增飾。虬髯客記作

名張仲堅。且謂仲堅浮海為扶餘國王之後，助唐征

高麗。其中復牽合孟榮本事詩中樂昌公主分鏡事。

關目情節與史傳殊未相合。徐復祚嘗謂此記惜其

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呂天

成曲品則列此記於上之中品。評曰：使氣辟易作法

撇脫不粘滯。第私奔處未免激昂。樂昌一段尚覺牽

合云云。且其協韻時有通假處。先天廉纖。隨口亂押。

開閉因辨。沈德符顧曲雜言亦曰：以意用韻，便俗唱

而已。余每問之。若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余用此

例。奈何訝之。據此則韻律不協。鳳翼固自知之也。此

記為鳳翼少年之筆。相傳於新婚時。伴房一月而成。

者。脫稿之後。即傳遍梨園。其第二仗策渡江第十俠

女私奔兩齣。至今尚有能歌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西廂記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歷間  
富春堂刻本

明崔時佩撰。李日華訂。時佩浙江海鹽人。日華江蘇長洲人。二人事蹟均無可考。世人往往以日華誤認為嘉興人。字君實者。按君實紫桃軒雜綴卷二嘗謂。昔人謂谷永字子雲。實作劇秦美新。而以累楊雄。宋方士顏洞賓。以採戰邪術。昵妓女。白牡丹。而以累純陽。憶余筮仕江州理官。上官中有向余索西廂記者。美。世行李日華兩本也。余既辨明。付之一笑。據此。則撰是記者。非字君實之李日華。而為別一李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華矣。考高儒百川書志卷六。著錄此記。題云。海鹽崔時佩編集。吳門李日華新增。可知此記乃時佩原作。日華增訂者。世人唯知李名。崔則反湮沒無聞。故梁辰魚南西廂題辭云。崔割王腴。李奪崔席。俱堪齒冷。蓋即指此也。此記凡三十八齣。演張珙崔鶯鶯故事。時佩以王關西廂北詞。僅便於絃索。而不利於笛笙。止便於弋陽俗腔。而不利於崑山雅調。故翻作南詞。惟通本關目。前後情節。皆仍其舊。此記歷來評論。殊多誹議。徐復祚曲論嘗曰。李日華改北西廂為南。不

佳。李漁閒情偶寄亦曰。詞曲中音律之壞。壞於南西

廂。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李調元雨村曲話又曰。增損字句。以就腔。已覺截鶴續鳬。總之時佩此記。以北詞之句讀。改作南詞之音律。可謂煞費苦心。顧以字句之勉強。本宮套中不能聯絡者。往往借別宮調中與北詞原文句法相類之曲。任填一曲。乃至套式前後高亢不倫矣。明末騷隱居士。衡曲塵譚。曾辯之曰。不知其翻變之巧。頗能洗盡北習。調協自然。筆墨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爐冶。非人官所易及也。此記梨本。世所流傳者。有六幻西廂六十種曲二本。此本刻於萬歷時。可謂南西廂之祖本。且海內孤存此本。至可寶焉。至梨園中西廂記之嘗見於鑾行者。亦僅崔李此本。如第五佛殿奇逢。第二十一錦字傳情。第二十四臨期反約。第二十九良宵雲雨。第三十堂前巧辯。第三十一長亭別恨。第三十二驚夢草橋等齣。最著。尤以良宵雲雨齣。膾炙人口。今猶盛演也。

玉鏡臺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朱鼎撰。鼎字永懷。江蘇崑山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齣。衍溫嶠故事。因溫嶠以玉鏡臺聘劉女潤玉。故名。按王義慶世說新語。第二十七假請類載。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允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云云。此即記中玉鏡臺故事之由來。更以石勒劉曜叛變事。穿插其間。以作闕目。亦取材史傳。點綴而成。考元人關漢卿有溫太真玉鏡臺雜劇一本。今傳於世。亦衍溫嶠故事。乃此記祖本也。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下之上品。且曰。此君與顧希雍顧仲雍同盟。而才不逮。紀溫太真事。未暢。粗具體裁而已。然此記第十二新亭流涕。第十三聞雞起舞。第十九渡江擊楫諸齣。氣魄沈雄。情文並茂。最為動人。惟

以流傳未廣。近年梨園。已不見襲行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龍膏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楊珉撰。珉字夷白。浙江錢塘人。事蹟無考。著有龍膏記。錦帶記傳奇。現僅存龍膏一種。此記凡三十齣。演張無頗元湘英遇合事。以張無頗嘗得起死藥。龍膏於袁大娘。以治元湘英疾而結因緣。故標曰龍膏。全記本事。大畧根據唐人裴鉞傳奇張無頗一條。渲染而成。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下之上品。且評曰。此張無頗事。往余讀金谷記。此君見之。謂龍宮近怪。易為元載女。是亦一見也。然非本傳矣。據此可知。楊珉與呂天成。皆明季隆萬間人。至天成金谷記傳奇一本。今已不存於世。僅見其名耳。然楊珉此記。亦從未盛傳。故梨園中。從不見有搬衍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投梭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有霄光劍。紅梨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二齣。衍謝鯤折齒。元繆風守節事。考晉謝鯤。陽夏人。字幼舉。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任達不拘。好老易。能歌善琴。東海王越辟為掾。轉參軍。謝病去。大將軍王敦引為長史。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遊寄過。不屑政事。從容諷議而已。後為豫章太守。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卒於官。此記本事。取材史傳。敷衍而成。頗多增飾之處。點染生情。以作闢目。按復祚花當閣叢談嘗謂。庚戌成紅梨後。遂燒却筆硯。既而閱楚紀胡楚思事。因思死生禍福不幸之絕。思亦寧闕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乃復理鉛槧。為投梭記。謝幼與折齒事。據此可知復祚此記之由來也。此記律法排場。俱甚工穩。而筆墨雅潔。情詞婉妙。洵稱佳奏。惟以流傳未廣。故梨園中。已久無搬演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燕子箋傳奇二卷

高州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阮大鍼撰。大鍼字集之。號圓海。一號石巢。別署百子山樵。安徽懷寧人。萬歷進士。崇禎時附魏忠賢。名列逆案。失職。後避流賊。居南京。頗招納遊俠。時復社顧杲等。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鍼懼。閉門謝客。獨與馬士英深相結。福王立。士英秉政。以為兵部侍郎。旋進尚書。既得志。專翻逆案。中外憤怒。清兵渡江。走金華。為士紳所逐。轉投方國安。尋降清。從攻仙霞嶺。僵仆石上死。明史有傳。大鍼詩文俱佳。著詠懷堂集。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曲尤工。有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賜恩環等傳奇。然傳者僅有前四種耳。自來大奸慝必有文才。嚴介溪之詩。阮圓海之曲。不以人廢言。亦可謂三百年一作手矣。此劇凡四十二齣。演霍都梁鄭飛雲華行雲因緣事。全劇關目。未有所本。惟燕子啣箋事。疑出於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郭紹蘭條。翻換而成。相傳劇中霍都梁。大鍼自寓也。先識伎女華行雲。行雲是門戶中人。以比呈秀。後娶鄭飛雲。是貴家女。以比東林。是時東林及呈

秀之黨相攻。皆互詆為門戶也。其云朱門有女。與青

樓一樣。暗詆東林。其云走兩路功名的是單身詞客。大鍼自比兩路兼走。未嘗偏着一黨也。霍生因場期改夏。初欲回里。店主云。功名大事。沒有打回頭的道理。霍生因問及昔年相與華行雲。以見不得吏掌科。不得已乃投呈秀也。霍生云。丹青是我畫。詩箋是鄭小姐真筆。供說燕子啣來。就渾身是口。誰人肯信。定要受刑問罪。以燕子比維垣。言其代奏已疏。以致獲罪。霍生入節度使賈公幕。改名卡無忌。大鍼自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入士英之幕。便可無忌憚矣。鮮于佶假狀元奸遁事。指沈同和。同和中丙辰會元。房考給事中韓光祜。聞有物議。召而試之。文理不通。因自檢舉。同和斥革。問罪云。總之大鍼此作。關目新艷。結構曲折。詞藻亦典雅可喜。故梁廷柅曲話。嘗評之曰。驚交兩美。燕合雙姝。設景生情。具微巧思。蓋大鍼以人品卑污。世遂屏不與作者之林。實則大鍼固深得玉茗之神也。且大鍼諸作。以此劇最勝。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欄。命王鐸楷書此劇。為內廷供奉之具。而民間之搬演此



劇者。歲無虛日。可謂盛矣。降及近年。惟第三十八奸遁齣。梨園尚有能者。餘則無聞矣。

白兔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徐渭南詞叙錄。著錄此記於宋元舊編之中。未題撰人。呂天成曲品亦然。今以無旁證足徵。僅從舊說。仍題為元人之作。此記凡三十二齣。衍劉智遠李三娘故事。因記中咬臍郎。以逐白兔而得見母。故標名白兔也。考劉智遠故事。來源甚古。宋代無名氏所撰五代史平話中之漢史平話上卷。金代無名氏之劉智遠諸宮調。闕目情節。與此記大畧相同。可知此記之淵源。與小說戲曲嬗變之迹。又元人劉唐卿亦有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之作。今日雖無傳本。然與此記。亦必不能無何等之關聯也。劉智遠事。詳見五代史。漢高祖本紀及皇后李氏傳。此記本事。較之史傳。真偽參半。情節甚為動人。呂天成曲品。曾列此記於能品。且評曰。詞極古質。味亦恬然。古色可挹。世稱蔡荊劉殺。雖不敢望蔡荊。然斷非今人所能作云。其第二十分鏡。第二十九汲水。第三十斷獵。第三十一私會等齣。嘗見梨園鑾弄。至今猶有擅歌者也。

別本白兔記傳奇二卷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

未題撰人名氏。按白兔記一劇。今日通行者。僅有汲

古閣刻本一種。而梨園所行者。亦從汲古閣本。此富

春堂本。流傳極罕。卷首亦未題撰人。唯標曰豫人啟

所謝天祐校。此記雖亦衍劉智遠與李三娘故事。然

與汲古閣本對勘。全本齣數。關目曲文。迥乎相異。汲

古閣本三十二齣。此富春堂本三十九齣。汲古閣本

叙咬臍即於出獵時。箭射白兔。負箭而逃。咬臍即因

追縱白兔。得遇李三娘一節。富春堂本則無之。富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堂本述劉智遠別家從軍後。李三娘為李洪義等迫

之改嫁。三娘不從。剪髮汲水。按摩。備受艱苦云云。其

中剪髮一事。又為汲古閣本之所無也。考明將孝南

九宮十三調譜。錄有白兔記曲文十餘支。以汲古閣

本較之。則大致相同。以富春堂本校之。則否。故疑汲

古閣本必為根據嘉靖以前舊本所刻。而富春堂本

則係取汲古閣所據之本。加以改訂者。且此富春堂

本之卷首。亦明題曰。新刻出像音註增補劉智遠白

兔記。蓋謝天祐所增補校註者也。至於此本李三娘

剪髮一事。傳說甚古。金瓶名氏之劉智遠諸宮調。第

三段智遠投軍三娘剪髮生少主。已先有之。則可知

此謝天祐增補富春堂所刻者。至少尚另有一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孤兒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徐渭南詞叙錄。宋元舊篇月中。著錄有趙氏孤兒南戲一本。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五亦收之。疑即此記。此記凡四十四齣。衍趙朔孤兒冤報冤故事。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妙品。且曰。事佳。搬演亦可。但其詞太質。每欲如殺狗一校正之。而棘於手。姑存其古色而已。即以趙武為岸賈子。正是戲局。近有徐叔回所改八義。與傳稍合。然未佳云。蓋徐元之八義記傳奇。即據此記而改訂者。此記較之徐本。文詞殊為渾厚古樸。實元末明初之舊本也。考元人紀君祥有趙氏孤兒冤報冤北雜劇一本。尚存於世。且英法兩國。均有譯本。盛傳一時。則又此記之祖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東窗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不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齣。衍秦檜於東窗下設計陷害岳飛故事。關目情節。取材宋史。妝點而成。未盡屬實。考宋元戲文。有秦檜東窗事犯一本。元人雜劇。亦有秦太師東窗事犯一本。徐渭南詞叙錄。除宋元舊篇內著錄有秦檜東窗事犯戲文之外。於明朝目中。另有岳飛東窗事犯一劇。並註云用禮重編。用疑為周之誤。周禮字靜軒。里居事蹟。俱不可考。周作殆即此記也。又明初姚茂良。有精忠記傳奇之作。亦諸岳飛破虜而為秦檜所害事。與此記相較。關目曲文。大畧無異。豈周禮此記。乃根據茂良精忠記而重編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雙紅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歷間文林閣本

未題撰人名氏。按呂天成曲品著錄此記於作者姓名有無可考之列。無名氏千古麗情曲目。則題此記云更生氏作。未知何據。此記凡二十九齣。演紅綃與紅線女事。故標曰雙紅。崑崙奴磨勒盜紅綃事。本於裴劍傳奇。紅線盜金合事。出於袁郊甘澤謠。考舊本南戲原有磨勒盜紅綃一劇。今已散失。梅鼎祚有崑崙奴一本。梁辰魚有紅線女一本。並見盛明雜劇初集。其關目情節。盡同本傳。此記則合二事為一。增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排場與本傳及梅梁二劇。遂不甚相同。且雙紅事本無關涉。而作者強合為一。未能別尋機軸。以致關目結構。多失照應之處矣。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下品。評曰。此合紅綃紅線而成。亦佳。但詞多剿襲云。蓋此記第八記室草箋齣。全抄梁辰魚作第一折。第二十八青門餞別齣。則合梁辰魚梅鼎祚二劇之第四折。剪裁而成。全劇文字。除錄舊者外。大抵平庸。無甚足稱。梨園中。此記昔年頗多搬演。青門餞別一齣。尤稱盛唱。至今不衰也。

五福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  
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二齣。衍韓琦滿門富貴事。以韓琦五福俱備。宋仁宗賜五福堂局。故名。又名五福堂。全記關目情節。大畧取材宋史本傳。緣飾之處。亦甚多。真假參半。按史稱宋仁宗時。賢宰執曰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此記點綴四人作同年。其實韓舉天聖五年進士。范富歐陽。俱非同榜。琦成進士。雖屬少年。然未嘗聞有欽賜完姻事。至還妻一節。是實。但未必是判相州時事。記中述韓夫人崔氏白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郭汾陽後房百人。相公譽過汾陽。而姬侍未及其半。故復為買妾。此特極形崔氏之賢。蓋琦素澹泊。斷無姬侍數十人之事。趙元昊之錄郭獻琛為子。亦增飾者。因宋時有張元李昊二人。曾入西夏。元昊用為將相。故影射之。韓琦圖之西夏。則真偽相雜。刺客及燕鬚事。本於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乃與韓琦並領西事。亦非相代。且其事在作相之前。此記則叙於作相及判相州以後。不過隨意撮撰。未嘗考事實者也。韓琦五子之名。並與史合。幼子尚主亦合。然無五子同



科中式。且登三鼎甲之事。乃緣飾以美觀耳。此記詞  
文平庸。排場尚佳。呂天成曲品。著錄於無名氏目內。  
當出於萬歷以前人之筆。天成列此記於中之中品。  
且曰。韓忠獻公事。揚厲甚盛云。此記流傳不廣。故梨  
園中久失鑒行矣。

十義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二十七齣。演韓朋夫婦離而  
復合事。畧謂。關中韓朋韓福。與同里鄭田李昌國相  
善。黃巢寇關中。聞朋妻李翠雲美。遣媼喻意。不聽。巢  
怒。命裨將張義劫之。義故韓氏僕。不忍陷其主。縱之  
去。遂自刎焉。朋旋為巢所得。韓福以計出之獄中。令  
遠遁。而已自承為朋弟。為賊所殺。巢欲污李氏。拒以  
懷娠。強之。遂截髮。然巢不忍死之。繫諸獄中。巢妻憫  
其節。囑獄卒善待之。後舉一子。獄卒妻撫之。名曰困

英。李昌國鄭田。心慕程嬰杵臼事。李為匿其子。挈家  
走德清。依同宗李國仁以居。國仁耄而乏嗣。養困英  
為子。更名曰泰。黃巢憤李氏不從。予其走卒馮獻。而  
獻敬其貞烈。送出賊窟。命投白雲庵母姨處為尼。改  
名志真。獻恐事泄。赴水死。朋之亡走也。抵姑蘇。長者  
柳子安納之。久之。鬻髮斑白。欲覓妻子音耗。易道裝  
如函谷。而泰已貴顯。官函谷關節度使。李昌國亦在  
任所。一日昌國出。遇朋於塗。大喜。趣入署中。為泰道  
始末甚詳。認為父。適李氏在尼庵為無賴所侮。訟於

泰。細鞠之。乃其母也。即迎歸。韓朋一家。始復完聚。泰後與李存孝同討黃巢。縶之於市。以父寃奏。旌獎授職焉。全記闕目。憑空結撰。無所根據。以男女十人。皆仗義救韓朋夫婦。故以標名。蓋因古有八義。此擴為十義耳。考古有韓朋。又名韓憑。世所傳青陵臺事。夫婦化為蛺蝶者。即其人也。見搜神記。至於此記。則以韓李夫婦篤於義烈。寧死不忍離析。故借用其名。黃巢李存孝。亦不過隨意點入。非必其時事也。此記作者。雖無可考。然最遲亦當出於萬曆人之手。其情節動人。排場緊湊。可稱佳構。惟以流廣未廣。梨園已不見搬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珍珠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二十三齣。演高文舉與妻不忘舊恩事。畧謂洛陽高文舉。負欠官銀。不能償。有王百萬者。年暮無子。慨捨家資。救濟貧困。適遇文舉。奇其貌。邀至家。而以女金真妻之。後文舉赴京應試。中狀元。時奸相溫閣有次女未字。竟逼贅文舉為婿。文舉念王氏恩重。暗遣張千。持書迎之。張千攜書。為溫氏所見。拆改語意。致張千至洛。為王百萬家痛毆。金真則以夫婦臨別時。盟誓真切。料文舉必不負心。親赴京訪之。值文舉召入內院。多日未歸。張千唧噥忿。搆金真於溫氏前。溫氏遂迫金真剪髮剃鞋。執澆花掃地之役。賴老奴左右之。幸得不死。後文舉歸。獨卧書室。偶思食米糲。老奴進之。文舉訝其味。似金真所造。復於米糲中。得珍珠半顆。認係與金真臨別時各分一半之信物。遂報問老奴。老奴含胡以應。至晚密令金真。代至書室灑掃。始得與文舉重會。文舉以力不能救。導之踰牆而出。使赴包拯處告理。翌日。包拯審明。具奏。詔謫溫閣。斬張千。許令王金真亦將溫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珍珠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剪髮刺鞋。執澆花掃地之役。金真遂將溫氏鎖繫轎前。直至洛陽。賴王百萬夫婦苦勸。金真與結為姊妹。共事文舉終身焉。記中因珍珠信物。藏於米糲。夫妻得以相會。故又名珍珠米糲記。至於關目情節。未詳所本。殊為荒唐。而實白村鄙。文詞平庸。昔年梨園。嘗以弋陽腔搬之。至近年已無能衍者。亦非無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魚籃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二齣。演劉珍金牡丹遇

合與鯉精為樂事。全記關目。與明無名氏龍圖公案

小說。卷六所載金鯉條。大畧相同。惟情節亦稍變化。

此記謂劉珍字白圭。小說則作劉真字天然。記謂珍

父為刑部侍郎。與相國金寵指腹為婚。寵念珍父母

俱亡。接至府中攻書。小說作真赴京應試。囊篋蕭然。

帶書自給。為金丞相所賞。延置西館。與金女尚無婚

約。至於金女。記名牡丹。小說名金線。記謂東海鯉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精作崇。小說稱為碧油潭金鯉。亦各不同。記謂包拯

用斬妖劍照妖鏡降妖。俱不驗。有蟹精竟偽作包拯

及請張天師至。蝦精又偽作天師。天師奏聞玉帝。乃

遣馬趙溫關四大元帥。領天兵討之。鯉始懼而遁走。

道逢大士。用魚籃蔽之。四元帥知觀音慈力。乃引還

添出蟹蝦變化。殆借用小說中五鼠鬧東京事敷衍

者。其曰漢朝天師二十七代孫者。宋時虛靖張真人。

靈通廣大。有捕同州妖蛇等事。故所以取相影射也。

此記律文雖不工妙。幸排場尚有可觀。至於作者姓

名。已不可考。要亦為明中葉人之作。昔年梨園。嘗以弋陽腔歌之。近日已無搬行者矣。

四美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四十三齣。衍蔡襄修洛陽橋故事。記中以蔡興宗奉使不屈為忠。蔡襄克成親志為孝。王玉貞不嫁為節。吳自戒尋友為義。兩家初立忠孝節義四美牌坊。故名。考諸史傳及方志所載。宋州萬安橋一名洛陽橋。原為宋嘉祐間蔡襄所建。明宣德間蔡錫亦有重建洛陽橋傳說。此記則以前襄後錫合為一事。蓋因蔡錫之名不及襄之盛且久。里巷傳說遂一並歸之於襄矣。按蔡襄字君謨。仙遊人。

舉進士。仕至端明殿學士。俱見本傳。此云字端明。晉江人。狀元。襄母盧氏。見忠惠別紀。此云王氏。瑯琊代醉編謂蔡興宗。五代宋人。與襄無涉。此記扭合為其父。洛陽本江名。此則云蔡為洛陽太守。如此種種。雖與史傳悖謬。然於戲劇之體製。亦自有其風趣。蓋蔡狀元修洛陽橋一事。至今盛傳民間。各地俗劇。並皆衍之。此記乃其祖本也。此記每齣曲白。均甚簡短。排場尚無支離繁瑣之弊。惟稍感平淡。至於宮調。亦多錯亂。韻脚屢更。支時齊微魚模皆來四部相混。作者



雖不可考。當必明初舊本耳。昔年黎國嘗有業。此記者。近則無聞矣。

風箏誤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韓世勳。唐淑娟。因緣事。通本闕目。以風箏作線索。故名風箏誤。略云。韓世勳。美風姿。有才思。幼失怙恃。依父執戚輔臣以居。與其子友先同肄業。友先性驕。才不敵韓。里中唐武承者。任西川招討使。因事罷歸。有二妻。梅氏生女愛娟。柳氏生女淑娟。淑美而才。愛反之。蜀蠻反。朝廷起唐鎮蜀。唐以二妻不睦。築垣院中。令東西分居。唐與戚有年誼。臨行以二女婚事屬焉。會

清明。韓作感懷詩。吟未竟。值友先以風箏屬畫。因書詩其上。且續成之。友先放箏。忽線斷。墮柳氏庭中。淑娟見之。倒和其韻。亦題箏上。題畢。值愛娟乳媪邀過東院。擲畢而行。友先歸。令僕索風箏於唐氏。柳以夫與戚家契厚。即以付之。僕持回。友先適倦寐。和詩為韓所見。玩其句意。知出閨秀手。遂易以素紙。詢之館童。云是唐女。因復和一絕。題於風箏。故令線斷。落於唐宅。而令奚童往索。以探其意。孰意入愛娟手。愛娟素不慧。以詢乳媪。媪具言柳院得風箏。且有戚公子

題詩之事。愛娟殊慕威。乃與盟謀。託淑娟名。俟威索風箏。密囑夜間相見。韓童前索箏。反以語韓。大喜。抵暮往。詢以詩意。所答多謬。疑而燭之。貌甚寢驚。走。值試期近。因別輔臣往試。大魁天下。時唐已抵蜀。實以象臨陣。戰屢失利。朝命韓盡其軍。與唐設假獅以進。大捷。唐知其未娶。欲以淑娟字之。韓疑即向所見者。拒不允。唐乃致書輔臣。洩為主婚。輔臣立為納采。且以愛娟配其子焉。合卺之夕。韓意殊不懌。及卻扇。見女艷甚。迥非前所見者。比大疑而不敢言。未幾。友先

威婚。始知前此係愛娟假託云。全記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以風箏作線索。故標曰風箏誤。至於闕目奇幻。結構緊嚴。實稱傑奏。作者寓意。當在弑瑜混淆。奸嬖難辨耳。昔年梨園。嘗見搬衍此劇者。尤以第十三驚醜。第二十一婚鬧。第二十九說美。第三十釋疑諸齣。最為盛演。至今尚有鑒者也。

奈何天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蜚中樓。鳳求鳳。已箸錄。此劇凡三十齣。演關素封積善行而夫婦和好。一門富貴事。畧云。荊州關素封。富而貌醜。里人號為關不全。然為人頗誠篤。初娶鄒長史女。才甚高。婚夕大怖。甫滿一月。以書房為淨室。供大士像。易道裝。修行不出。再娶何執戟女。色甚美。甫三日亦入淨室。三娶素經畧之妻吳氏。才色俱絕。未嘗合歡。以死怵夫。即入淨室。素經畧者。江陵人。妻妬甚。乘袁討賊

在外。輒嫁其二妻。素封所買者周氏。偵知其醜。臨登車時自縊。故表妻以吳氏代之。吳既怵素封以死。遂與鄒何二女同居淨室。吳乃題扁額曰奈何天。後聞袁歸。買舟往謁。欲復事表。而表以為覆水不可收。卻還於關。吳氏不得已。遂與素封為夫婦。素封僕關忠。仗義多智。素封嘗遣收債。輒焚券以結眾心。又以是時方南北征討。勸輸十萬金餉邊。半途買米而往。軍糧既足。飢民悉賑。表經畧奏其功於朝。授素封為尚義君。關忠為招討使。忠乃為主母并請三副封誥歸。



家。而三官之神。奏素封善行於玉帝。竟令變形使者。易其貌。於是三氏並受封。與夫歡好。一門諧和。富貴以終。劇一名奇福記。相傳李漁此作。先出上半本。所云胡素封者。蓋指衍聖公而言。扮衍醜惡。備極不堪。衍聖公惡之。賂以重金。復出下半本。則所謂胡素封者。已獲神祐。完好如常人矣。此說近於誣。殊未可信。總之。此劇情節。毫無所本。大畧謂婚姻子孫。皆前生註定。即如巧妻之伴拙夫。亦是天數。非人力所可奈何也。然因焚券免債。輸糧助邊。力行善事。遂得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爵變形。隱寓勸人為善之意耳。昔年梨園。頗有鑿演此劇者。至於近年。始無聞也。

意中緣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董其昌與楊雲友。陳繼儒與林天素遇合事。據卷首黃介序文所稱。楊林二女。雖與董其昌陳繼儒相識。初未嘗為其妾媵。此劇作者。以為二女子善畫。自應配天下名流善書畫者。一時才士。無過董陳二女為其妾媵。必所樂從。故以雲友歸董。天素歸陳。而標曰意中緣。情節關目。變幻離奇。皆係扭合。按劇中云。楊雲友。林天素。皆僑寓西湖。楊能偽作董之書畫。林能偽作陳之書畫。初本與兩公不相識。後嘗見之。遂甘心為妾媵。雲友為人所給。至於流落不堪。而終能自衛。潔己不污。以歸於董。然黃介序文。則謂董陳皆嘗訪之。求為捉刀人而不得。亦未嘗言其所天何人。且未言其卒於何時。若何結局。大畧或因頓食貧以終老。要不失為良人婦也。其畫可充董陳。或亦可以傳後。後人不知。竟誤為董陳之妾媵矣。此劇於梨園中。昔年頗有演者。近無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臺中樓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柳毅與洞庭女。張羽與東海女配合事。考元人尚仲賢有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之作。本唐陳翰異聞集柳毅一則譜成。又元人李好古有沙門島張生煮海雜劇一本。亦出於唐宋稗說。以上二事。適有相類。作者合而為一。錯綜衍成。謂洞庭君之女。與東海君之女。李係堂姊妹。洞庭君女探妹至東海。二女在臺樓遊玩。因見柳張二生。遂於海上幻出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橋引與相訂。其後洞庭君女。以錯配涇河。誓死不從。受其磨折。張羽代毅傳書。始得成婚。東海君女。聞洞庭女嫁涇河。極相譏笑。後乃知其非本心。東海君初不欲許張羽。以煮海波沸而婚之。通本關目。雖與元人雜劇。微有不同。然大畧悉符焉。唯傳書本柳毅事。而此劇以張羽代之。復假臺樓遇合。先引其端。此則傳奇組合。用為關鍵。按此二事。皆空中樓閣。故標曰臺中樓也。昔年梨園。嘗有變弄此劇者。近已久不見矣。

鳳求凰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臺中樓。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演呂曜與喬夢蘭曹淑婉許仙儔三女相偶事。一名鴛鴦賺。畧謂金陵呂曜。少年鄉薦。才貌兼絕。青樓中人。皆傾心焉。曜獨與許仙儔善。許艷而能文。亦誓嫁之。曜約取名家女為婦。以許為側室。許以其家貧。出已蓄供其費。徧訪名姝。得曹氏女淑婉。時又有老儒喬國用。女夢蘭。令自擇婿。稔知曜才。商之媒妁何氏。何告以許妓代為擇配事。喬怒。密屬何語曜云。許欲覓不已若者。妃之。恐奪其寵也。曜因疑許。何復繩喬之美。自任蹇修。遂引至喬家。夢蘭出見。賦詩訂昏。并約期以與迎曜。入贅其家。許見曜。以曹氏之美告。曜殊漠然。許大疑。於袖中得與喬贈答詩。密偵得其詳。恨甚。思有以傾之。時喬赴試畢。朝議以有事於瓦剌。命舉子回籍候榜。適及喬氏婚期。許來視曜。而令人先以輿至。偽為喬氏之來迎者。曜未及答。託詞別許去。入一園中。四顧非喬居也。既卻扇。新婦甚美。顧亦非夢蘭。旁皇不知所為。忽二婢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屬何語曜云。許欲覓不已若者。妃之。恐奪其寵也。曜因疑許。何復繩喬之美。自任蹇修。遂引至喬家。夢蘭出見。賦詩訂昏。并約期以與迎曜。入贅其家。許見曜。以曹氏之美告。曜殊漠然。許大疑。於袖中得與喬贈答詩。密偵得其詳。恨甚。思有以傾之。時喬赴試畢。朝議以有事於瓦剌。命舉子回籍候榜。適及喬氏婚期。許來視曜。而令人先以輿至。偽為喬氏之來迎者。曜未及答。託詞別許去。入一園中。四顧非喬居也。既卻扇。新婦甚美。顧亦非夢蘭。旁皇不知所為。忽二婢引



之簾前。內有人屬聲責其負心。命鞭之。左右曰。喬氏女也。曜答其聲。似習聞者。徑前捲簾。則仙傳也。始知見賣。而悅曹之美。亦未嘗不感許。特時時念喬。未能釋然。呂曹成昏之夕。喬氏亦盛裝待曜之至。俄空輿回。但於園公處得許偽作曜與已書。責其妒而謝絕之。并還所贈詩。喬慚憤欲絕。不知其詐也。許與曹閉曜園中。不令外出。招殷媼者。司灑掃事。又偽為喬氏失夫零丁。榜之通衢。殷媼揭以報喬。喬益憤。欲命人往劫。媼阻之。且為畫策。命曜偽病。又屬十者云。有一

女詛咒。無可救藥。許曹懼。願迎喬同居。於是媼往來遊說。喬亦首肯。遂歸呂氏云。闕目情節。全出虛構。按作者別有連城壁小說。其第九回寡婦設計贅新郎。眾美齊心奪才子一則。與此劇所衍故事。完全相同。昔年梨園。此劇頗見鑾演。至於近日。已無搬者也。

比目魚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曇中樓。鳳求鳳。奈何天。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襄陽書生譚楚玉與女優劉藐姑再生團圓事。通本情節。未詳所據。闕目奇幻。當出杜撰。按作者別有連城壁小說。其第一回譚楚玉戲裏傳情。劉藐姑曲終死節一則。與此劇同衍一事。又坊間小說。有無名氏之戲中戲。比目魚一書。亦衍述譚劉事。但取此劇為之。非直接從連城壁而出者也。此劇於梨園中。昔年頗見鑾弄。至

近年來始無聞耳。

玉搔頭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衍明武宗納劉倩倩。范淑芳為妃事。一名萬年歡。略謂。明武宗委朝事於許進父子。而與江彬微行大同。幸伎女劉倩倩。託名威武將軍。臨別以玉搔頭為信物。歸途失之。為韓武將軍范欽女所得。武宗遣內侍迎倩。而倩力拒不從。虞以方命獲罪。懼而遁走。適覓韓武將軍。乃誤抵范欽之署。收為義女。范女淑芳。赴父任所。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寧王亂兵。從者衝散。道次饒州。是時武宗失倩。方繪圖懸購。州役覩范女面貌酷似。以聞於守。武宗適南征叛藩。駐蹕金陵。州守具奏。送女至行在。范欽旋亦知帝購倩。後先送至。武宗遂並納為妃焉。此劇關目。稽之史傳。明武宗幸劉倩倩。及取范欽女。原有此事。惟點染過多。致失史實矣。昔年梨園。嘗有搬演者。近則不見也。

巧團圓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四齣。演尹小樓一家離合事。一名夢中樓。通本情節。雖甚奇巧。然作者以明末亂離景況。點綴其間。非盡虛空捏造也。又漁別作十二樓小說中。其第十一種。曰生我樓。亦述此事。按樗道人序此劇有云。若僅依據沿襲。陳陳相因。作者之嘔心雕腎之功。讀者亦無驚目動魄之趣。覆瓿之外。烏所用之。是劇於倫常日用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間。忽現變化離奇之相。無後者鬻身為父。失慈者購姬作母。鑿空至此。可謂牛鬼蛇神之至矣。及至看到收場。悉是至性使然。人情必有。初非奇幻。特飲食日用之波瀾耳。則此劇既係鑿空而作。亦可不必問其事之有無也。此劇昔亦有搬弄者。惟至近年。梨園已不復睹矣。



一片石雜劇

乾隆間  
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已著錄。此劇凡四齣。演薛天目為婁妃立墓石事。略謂明李寧王事敗。婁妃投江而死。漂至德勝門外。為南昌漁人網起。見遍身紙條密結。知是賢妃。遂厚葬之。越二百餘年。有書生薛天目者。題詩感夢。欲訪其墓不得。因請於江西方伯錢公。為之代訪。得於新建上饒兩縣漕倉之間。其地久為小民雜處。封鬣俱廢。爰立一碑。以誌古蹟。故標名一片石。自序有云。乾隆辛未春。南昌蔡書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先生謂余曰。昔聞朱赤谷老人言。婁妃有墓在城外興隆館側。今廢矣。碑趺尚存。惜無能復之者。余領之。明日。告青原方伯。方伯意怏怏。急遣吏訪其處。遂立碑表識之。按劇中薛天目。為士銓自託。錢方伯實係中州彭家屏。蓋作者自譜實事也。間考明史。寧王謀逆。正妃婁氏諫不聽。及與王守仁戰。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陣。守仁以小艇實葦。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婁妃以下。皆赴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追執之。宸濠歎曰。昔紂用婦言。

亡。我以不用婦言亡。悔何及。觀此則婁妃賢淑。較諸脫簪羞氏。摩笄趙姬。有過之而無不及。宜後人流連景慕。不忍遺墓之久。湮榛莽。而必欲表之使顯也。至於此劇。情文並茂。律法謹嚴。洵稱佳奏。惟梨園中未見鑿行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第二碑雜劇乾隆間刻本

清將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已著錄。此劇凡六齣。演阮劍彩為婁妃修墓事。又名後一片石。前僅為婁妃建碑表識。此則更為建立新坊。開闢北域矣。按此劇自序云。婁妃墓在新建上饒兩倉間。埋沒貧家窻側有年矣。乾隆辛未春。予訪得之。告青原方伯。時移藩滇南。且戒裝。不得廓清瑩域。僅立碑表識而去。歷今二十六載。予每寓書有司。乞擇官屋一區。徙此破屋。以妥妃靈。無有應者。乙未冬。漢陽阮見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茂才過訪。執手如平生。叩以故。則於傳鈔中心。折予所撰一片石舊詞。蓋十餘稔。每以不及訂交為憾。予乃傾倒見亭者。不能已。見亭時往虔南。省舅氏太守。肅堂吳公。奴遽特甚。明年。上特擢太守。江西鹽道。即權方伯篆。見亭從焉。予心忤然動。遂舉妃墓事。屬告方伯。亦姑妄語之耳。明日。聞方伯偕令尹伍君往視。即賞墓戶遷屋之資。又給金屬令尹修葺如式。伍君亦捐俸購墓門外居民。俾拆去。於是北域夷曠。馬鬣隆起。新坊翼然以崇。嗚呼。妃之幽宅。至茲而奠矣。不

亦快乎。劇中情節。即此自序一篇賅之矣。作者劇中仍自稱薛天目。所謂方伯李廷陵者。則漢陽吳肅堂書生阮劍彩。即宛陵阮見亭。此劇與一片石。均設神道附會。此則詞章點綴。為操觚家所不可無也。惟婁妃自稱天帝第三女。則有來歷。傳士銓官中書時。紀曾降乩。填詞書謝。自稱天帝第三女。其事甚奇。故阮見亭此劇題詞有曰。見說靈乩信有神。第三天女是前身。誰知再譜漁山曲。仍屬操觚舊舍人。此劇於梨園中。亦未見搬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四絃秋雜劇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已著錄。此劇凡四齣。衍白居易琵琶行故事。一名青衫淚。考琵琶行事。譜為戲劇者。元人馬致遠有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咸傳於世。惟以香山素狎此妓。於江州送客時。仍歸司馬。踐成前約。明人顧大典青衫記傳奇。即根據雜劇。渲染而成。按士銓序中所云。命意敦詞。庸劣可鄙者。蓋指顧作而言也。此劇關目。一切刪難。僅就琵琶行序。及元和九年十年間時政。穿插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章。凡所徵引。皆出正史。並參以香山年譜。較馬顧二作。有天淵之別矣。其第四送客齣。為全劇最勝處。折桂令一曲。生動妍冶。尤稱絕妙。時丹徒王文治。精音律。家有伎樂。嘗以此劇播諸管絃。一時交口稱之。故葉堂納書極曲譜。尚存送客一齣也。雜劇體例。以南詞登場者。始於有明李世如汪道昆。遠山戲。高唐夢等。皆是。士銓即本此而作。未可訾其蔑古焉。第一茶別齣。開場有尾犯序一曲。以茶客冲場。送客齣。開首有香柳娘二曲。以二客香山冲場。是為饒戲其功用

與北劇中之楔子相同。凡整套大曲。其前後先將情節布置妥貼。別填一二曲者。即日饒戲。此劇通本皆蘊藉語。恰合香山身分。第二改官齣。尤得大體也。其送客齣。往并梨園。最稱感唱。至近日始無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江祝嘏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刻本

清將士銓撰。士銓字心餘。一字蒼生。號清容。又號藏園。晚號定甫。江西鉛山人。乾隆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晚年入京。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里。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尤長於詩。與袁枚時有兩才子之目。卒年六十一。所著有安雅堂詩文集。銅絃詞。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桂林霜。雪中人。香祖樓。臨川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冬青樹。採樵圖。采石磯。廬山會等。均傳於世。此集收雜劇四種。一曰康衢樂。二曰叨利天。三曰長生錄。四曰昇平瑞。每劇俱為四齣。全譜祥瑞瑞現。四海昇平之故事。乃乾隆十六年皇太后萬壽時。士銓為江西紳民遠祝純嘏之作。梁廷枏嘗評此集曰。徵引宏富。巧切絕倫。倘使登之明堂。定為承平雅奏。不僅里巷風謠已也。此集流傳未廣。梨園中亦久失繫弄者矣。

六觀樓北曲六種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清許鴻磐撰。鴻磐字漸遠。號雲嶠。山東濟寧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指揮。改安徽同和。擢泗州知州。所至有聲。暇即著書。所作方輿考證。考訂精詳。學者稱之。外尚有六觀文集。雪帆雜著。尚書札記稿。六觀樓曲等。此集共收北雜劇六種。一曰西遼記。衍西遼帝直魯古。繼續遼統事。據遼史天祚紀而譜成者。二曰雁帛書。述元郝經使宋。為賈似道拘留真州十五年。以雁足寄書事。取材元史本傳及輟耕錄。敷衍而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曰女雲臺。譜明秦良玉捨身報國事。捃拾明史。瑣染編成。四曰孝女存孤。搬臨桂孝女張氏撫孤事。鴻磐別有義姑傳一文。亦紀此事。蓋康熙十二年吳三桂構逆時之實事云。五曰儒吏完城。演河南濬縣知縣朱鳳森據城抗寇事。按滑縣妖人李文成叛變事。出於嘉慶十八年。此劇乃本鳳森所著守濬日記。編製而成。六曰三釵夢。扮紅樓夢故事。此劇前之小序有曰。余謂讀紅樓夢。以為悲且恨者。莫如晴雯之逐。黛玉之死。寶釵之寡。乃別出機軸。以三人為經。以寶



玉為緯。因謂之三釵夢云。以上六劇。俱倣元人體裁。劇各四折。排場雖嫌過簡。然情文並佳。律法尚可。亦不失為妙品。惟梨園中。從未見有鑿弄也。

瓶笙館修簫譜道光間張綺堂刻本

清舒位撰。位字立人。號鐵雲。小字犀禪。河北大興人。乾隆舉人。工詩文。沈博閎恣。橫絕一世。著瓶水齋集。全使趙甌北低首下心。其佳妙可知。通音律。善製曲。有瓶笙館修簫譜。及人面桃花。琵琶賺。此集共收雜劇四種。一曰卓女當壚。衍卓文君當壚賣酒事。二曰樊姬擁髻。述伶元與樊姬夜談飛燕事。三曰西陽休月。譜吳剛奉嫦娥命補月事。四曰博望訪星。搬張騫至天上訪牽牛織女二星事。以上四劇。各為一折。以

當壚劇為最艷冶。擁髻一劇。論斷史事。極有見地。按葉調生鷓鴣波漁話卷一載。嘉慶戊辰己巳間。鐵雲禮閣報罷。留滯京華。時宴東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君皆精音律。取古人佚事。撰為雜劇。禮王好賓客。亦知音。甚重二君之才。王邸舊有吳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嫻習。即邀二君顧曲。或筵一席。倩以潤筆千金。亦一代名藩佳話云。近年梨園。唯博望訪星一劇。尚有能歌者。餘則無聞矣。

牟尼合傳奇二卷

崇禎間  
刊本

明阮大鍼撰。大鍼有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六齣。演蕭恩遠家冤得雪事。一名牟尼珠。因劇中離合信物為牟尼珠一對，離而復合，故以標名。按蕭恩遠被害一事，全出撮撰，未有根據。蓋亦由於作者大鍼名入逆案，故假恩遠以寓意。言定入逆案者，乃冤情耳。劇中第十一索嗽齣，麻叔謀蒸兒事，本於韓偓之開河記點染而成。第十八掠溺齣，海盜畫沒頭大鳥於壁，俟有畫頭者，即擁為盜魁，乃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德事，亦出於小說家語。第二十六蘆渡齣，達磨折蘆渡海事，因達磨嘗折蘆渡江，故又翻為折蘆渡海也。大鍼此作，文情穠艷，詞曲藻麗，惟關目布置，則未若燕子箋、春燈謎兩劇之謹嚴妥貼也。梨園中，昔年尚有鑿弄者，近年則無聞矣。

快活三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八年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字星期，一字星其，號寒山子，江蘇蘇州人。生於明季，入清尚存，事蹟已無可考。戲曲著作最富，今尚見於海內收藏者，計快活三、釣魚船、醉菩提、雙福壽，如是觀、海潮音、喜重重、讀書聲、吉祥兆、紫瓊瑤傳奇十種。及元詞備考、南詞便覽二書。此外若井中天、金剛鳳、擲鏡緣、芭蕉井、天下樂、龍華會、雙節孝、娘子軍、小春秋、天有眼、發琅釧、龍飛報、癡情譜諸曲，則在存佚之間矣。此劇凡二十九齣。演將寔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婦後俱成仙事。考將寔得婦，乃成化間事，見祝允明西樵野記。凌濛初拍案驚奇卷十二，有陶家翁大雨留賓，將震卿片言得婦，話本一種，亦衍述此故事。此劇並附會作將寔為揚州太守，以果會銀十萬，其後與婦俱仙，蓋採太平廣記之說，有四人言志，一人欲貴，願為揚州太守，一人欲富，願腰纏十萬貫，一人欲成仙，願騎鶴升天，又一人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殆欲兼富貴神仙於一身也。劇中又牽及拍案驚奇卷一之轉運漢巧遇洞庭紅，波斯胡指破巖龍殼



話本。緣飾為將靈之事。既富且貴。復作神仙。故標曰快活三也。大復諸作。排場謹嚴。律法亦佳。故高奕傳奇品。嘗評其曲曰。去病用兵。暗合孫吳。實當行之作。昔年梨園。此劇頗見鑾弄。近則久未睹矣。

釣魚船傳奇二卷

瑞洲傅氏藏康熙間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快活三。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一齣。演西遊記小說中劉全進瓜事。通本闕目。取材於吳承恩西遊記第十老龍王拙計犯天條。第十一進瓜果劉全續配。第十二唐王秉誠修大會。三回情節。改換而成。各有同異。記云漁者張稍。進瓜者劉全。此劇漁者亦劉全。記云全妻李翠蓮。劇作全妻桃氏。記云翠蓮與夫口角自縊。劇作龍王擒下油鍋。記云術士袁天罡之叔守誠。劇作李淳風。記云森羅殿。劇作

天妃宮。記云永免差徭。劇作封為駙馬。此其大異也。記云白衣秀士。此劇作老翁。記云辰時布雨。已時發雷。午時下雨。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劇作子時興雲。寅時下雨。辰時雨止。下雨三寸零二百三十點。記云蝦蟆王蟹王。劇作少卿。劇作龍丞相。記云參軍。記云少些點數。劇作多下點數。記云魏徵守後宰門。劇作鍾馗守後宰門。記云王英。劇作瓊英。此其小異也。又記中但言龍王夜半託夢求救。不言化線獻珠。又但言人曹官魏徵。不載天曹李連。地曹崔

狂之說。按記中有魏徵寄書崔珏。及唐太宗借相良金銀一庫二事。劇則並用之。惟改相良曰徐長者也。此劇於梨園中。昔有演者。近則久不見矣。

醉菩提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快活三。釣魚船。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一齣。衍濟顛和尚道濟事。考濟顛故事。里巷流傳。甚為古遠。明沈孟梓之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清西湖香巖居士之濟公全傳。天花藏主人之醉菩提傳。皆衍其事者。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四載曰。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沈人。以為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遂居淨慈寺。為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

十三歲。端坐而逝。今寺中尚塑其像云。則人與事。皆非虛撰也。此劇詞目情節。與清初古吳墨浪子之西湖佳話中南屏醉蹟話本。大畧相同。惟緣飾之處。亦為不畧。昔年梨園。此劇嘗見搬演。其第十三伏虎。第二十一醒鼓。第二十五當酒諸齣。至今猶有能歌者也。



憐香伴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順治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初字笠鴻。一字謫凡。別署湖上笠翁。笠道人。隨庵主人。新亭客樵。浙江蘭谿人。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少壯擅詩古文詞。有才子稱。好遨遊。性極巧。凡窗牖床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人見之莫不喜悅。故傾動一時。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婦孺亦皆知有李笠翁。生平著述甚富。有一家言全集。耐歌詞。笠翁論古。資治新書。千古奇聞。詩韻。詞韻等。作詩大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率臆構思。不必盡準於古。所製戲曲笠翁十種。尤盛行於世。當時李卓吾陳仲醇名最噪。得笠翁為三矣。論者謂近雅則仲醇庶幾。諧俗則笠翁為甚云。生於萬曆三十九年。卒於康熙十八九年間。此劇凡三十六齣。演石堅崔雲璣曹語花配合事。略謂江都諸生石堅。原籍嘉禾。母范氏。舅無子。以堅入繼。從其姓范。改名石。妻崔雲璣。才色甲於維揚。其中表張三益亦諸生。與堅善。山陰孝廉曹有容者。垂老不第。與江都教諭汪仲襄約。挈女語花。行抵江都。寄之尼庵。庵

故范氏香火也。雲璣赴庵隨喜。聞蘭麝氣。詰尼得語花。相見恨晚。各賦美人香詩一首。時有容方還寓學宮。語花與雲璣不忍別。訂小春朔。託為佛事。復會於庵。至期二人皆至。益相憐愛。約為來生夫婦。繼而雲璣曰。來生事速。不如今生。乃勸語花亦嫁范氏。佛前五誓而散。雲璣歸語其夫。石喜。屬張三益為媒。言妻以病。故願讓曹女為正室。周公夢者。常見語花而艷之。亦欲懇三益為媒。三益為述石事。大驚。謂之於有容。三益見有容面斥之。并屬仲襄以石為劣生。報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使者。石不服。與仲襄爭。仲襄復以石為毆師。石竟被視。娶妻歸嘉禾。以原名范石雋浙榜。三益亦得南榜。時有容已登第。官翰林。居京師。語花思雲璣成病。服藥不效。有容訊知其憶詩友也。乃物色女子之能詩者。以為女伴。石適應禮部試入部。雲璣隨行。聞之。即偽為未嫁之女。就試於有容。有容喜之。認為義女。遂與語花共處焉。禮部榜發。石獲偶。三益亦入彀。皆出有容門。有容議三益。而不知石堅之即范石也。問石取未。云曾聘崔氏。自幼相失。有容允字以語花。三益

為媒。居無幾何。有容奉命使琉球。年老憚行。堅請於朝代之。有容益大愛堅。遂與語。花成婚。三日而行。語花始告其父曰。堅即范石。詩女子即崔雲娥。范石之妻。與已同訂盟者也。有容大驚。以事上聞。有旨崔曹並歸石堅。不分嫡妻。遂其初志。堅回國。重行合卺禮云。此劇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笠翁諸作。取便梨園。本非案頭清供。後人就文字上尋厥索垢。雖亦言之有理。而翁心不服也。科白之清脆。排場之變幻。人情世態。摹寫無遺。此則翁獨有千古耳。昔年梨園。有

纂演此劇者。近無聞焉。

慎齋交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翼聖堂刻本

清李漁撰。漁有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蜚中樓。鳳求凰。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已箸錄。此劇凡三十五齣。演華秀與伎王又嬌遇合事。略謂。華秀下相人。父官西川節度。年少登科。未更試。送父之任。歸途遊吳。吳中名士侯雋。方與好事者定花案於虎邱。秀適至。邀同遊宴。有伎曰王又嬌。廣陵名家女。流落賣歌。又一伎曰鄧蕙娟。與雋甚暱。以身許之。嬌獨漠然。然其色藝實出娟上。雋定為第一。娟次之。花叢許其

無私焉。虎邱之會。嬌見秀。甚愛之。以詩訂盟。約十年後迎取。雋則急欲得娟。貧不能遂。秀解囊助之。雋居娟尼庵中。身赴禮部試。與秀偕行。榜發。秀魁天下。雋一甲第三。時嬌避喧。鄉居。為土豪所見。欲奪其志。嬌以告太守。守為申究。再遷居。與娟遇。同住庵中。秀雋既登第。一內相家有二女。願於新科中擇婿。意在得秀。秀固辭不可。迎歸焉。詎雋憐新棄舊。竟以書絕娟。秀奉命使吳。因訪又嬌。遇娟。悉其事。大怒。還京絕雋。不與相見。適秀父內召。道出蘇州。蘇守為言二伎始



末。乃以別舫載之入都。秀守前約。無異言。雋亦婉悔。納蕙娟為妾焉。考唐孫光榮有北里志。品題伎女之高下。此風至明而吳中白下尤為盛行。每年好事者。取名伎評定優劣。出榜遊街。或以某花比某人。花之貴賤。定伎之妍媸。故謂之花案。如潘之恆有曲中志。及金陵妓品。曹大章有蓮臺仙會品。及秦淮士女表。冰華梅史有燕都伎品。皆所謂花案者也。此劇蓋指明代事。惟姓名闕目。則皆撰出。作者以王又嬌不輕許。其交甚固。鄧蕙娟輕諾。其交幾散。故標曰慎密交。

此劇昔時有鑿演者。近年梨園絕不見矣。

十五貫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舊鈔本

清朱曜撰。曜有秦樓月。聚寶盆。朝陽鳳。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六齣。演蘇州太守况鍾平反熊友蘭友蕙兄弟冤獄事。劇中友蘭友蕙皆因十五貫鈔。無端罹罪。故曰十五貫。况鍾嘗禱於神。夢雙熊訴冤。因為研審。而出其罪。故又名雙熊夢。考宋人話本。有錯斬崔寧一種。畧謂有一女子。因夫醉歸。携鈔十五貫。誰云賣妾所得。妾懼。晨往母家。道中與崔寧相值。問路同行。而其夫是晚為賊殺。竊其鈔去。鄰里方共追要。見與

寧同行。而寧適携鈔十五貫。遂鳴於官。官不能白。竟坐斬寧。相傳此為宋時實事。亦未可知。按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三十三。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本。亦衍述此事。較之劇中闕目情節。尤為相近。此劇作者。實本此二事。串合為一。且云友蘭得生。與女配合。則又將情事改換生色矣。友蕙因鄰女失環及鈔。含冤受屈。後於鼠穴中蹤跡得之。乃釋罪成婚。則借用後漢書李敬故事。惟况鍾固確有其人。明初循吏。其政績具見張洪所著傳。及楊穆西墅雜記。然未及此事。蓋

借以點綴耳。此劇賓白詞曲俱極當行。排場亦甚緊湊。搬來最為動人。昔時梨園嘗見繁演。近尚有能歌者也。

龍鳳錢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鈔本

清朱曜撰。曜有泰樓月聚寶盆。朝陽鳳十五頁。已著錄。此劇凡二十齣。演崔白與周琴心呂書心二女配合事。劇中因唐明皇遊月宮。擲龍鳳金錢。為崔白周琴心所分拾。以成因緣。故標曰龍鳳錢。又以此錢得呂書心為配。故又名雙跨鸞也。按薛用弱集異記。杜光庭仙傳拾遺。葉法善傳。明皇遊月宮。擲金錢。是實事。但言金錢。不言龍鳳錢。亦未言獲者何人。係此劇作者所增飾耳。而崔白周琴心呂書心三人姓名。皆

出捏造。至周呂二女返魂事。則又借葉法善傳中。除張尉妻尸媚之疾。起姚崇之女二事相影射。明皇遊月宮歸。按葉傳及他書皆載經潞州城上。有擲金錢事。此劇則改作洛陽城。其餘闕目。渲染之處。亦不鮮也。此劇情節奇幻。結構亦佳。昔時梨園頗有繁弄。至近年來。始無聞焉。



兇孫福傳奇二卷

滿州傳氏藏康熙十年鈔本

清朱雲虬撰。雲虬字雲從。號際飛。江蘇吳縣人。所製傳奇甚富。有兇孫福。靈犀鏡。齊眉案。照膽鏡。人中虎。石點頭。小蓬萊。別有天。龍燈賺。赤龍鬚。兩乘龍。萬壽鼎等。泰半不存於世。此劇凡三十六齣。演徐小樓滿門富貴事。略謂徐小樓妻言氏。子女五人。名曰乾元。亨利。貞。小樓貧迫難生。從人學為小盜。穴富家牆。先以木人頭入探。被覺成擒。剝衣痛捶。小樓計無復之。欲投水死。適有老僧拯救。留作寺中道人。其妻子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畔遺巾。檢知已死。慟哭歸。言氏守節。紡績度日。貧益甚。朝廷忽選繡女。長子乾元。以妹未嫁。出訪此信真否。被崖州經畧叔孫景之夫人。令童僕攝入內室。與其女淑姑成親。延師訓誨。狀元及第。而乾元姊。點選繡女入宮。未幾生子。竟冊為皇后。次子亨利。有膂力。投叔孫景麾下。值景征蠻。蠻兵俱乘海馬越海去。景方無策征勦。亨利偶至海岸。見一海馬。乘之越海。蠻人不察。大相駭異。以為從天而降。亨利因詐恐之。謂中國人皆有飛行法。將於昏夜過海殺蠻。於是蠻部諸長。

束手歸降。貢獻珍寶。叔孫景以此功成。而亨利為首。欽

賜武狀元。三子亨利。奉母命出外尋乾元。道遇仙人赤松子。授以九藥。無數。食一丸者。即不饑餓。河南歲荒。利以九藥。活人甚眾。守臣表上其事。拜光祿大夫。四子貞。年尚幼。而姊冊后。以國舅迎入京。賜翰林尚主。是時言氏母子。富貴已極。乃向寺中追薦小樓。小樓見言氏母子姓名。及所薦度名號。與已相同。且疑且信。潛至其家化齋。則真已之妻子也。夫婦團圓。子孫金紫環遶。極天下之富貴云。此劇關目。設想奇幻。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係空中樓閣。作者之意。殆有所指。或以譏世之無基而得鼎貴者。若曰此自兇孫之福。未必其親積德所致也。高奕傳奇品。嘗評其曲曰。駁駘斯風。馳驟有矩。此劇嘗見梨園變弄。至今猶有能搬者焉。

回春夢傳奇二卷

道光三十年  
三鱗堂刻本

清顧森撰。森字廷培。一字錦栢。號雲庵。江蘇長洲人。少時從事館閣。曾為直隸涿州尉。與州牧周某極相得。後里氏因借馬一事。關訟州牧。遂波及於顧。竄謫西安。安置殺祠。入關後。歷為幕賓。晚年杜門謝客。足不出閭門。手不釋書卷。著有雲庵詩文。雲庵雜錄。回春夢傳奇。雲庵自嘲散曲。此劇凡二十四齣。通本情節。全寫作者半生之遭際。略云。顧森嘗自悲身世。蒼涼。因問道於再羅法師。法師贈以回天大造靈丹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粒。服之。遂返老還童。忽得邸報。見羅名已蒙赦免。即束裝回里。越年。應博學鴻詞試。由江南入京。途經保陽。適逢總制殷天寶之女嬌娜。率侍婢獵於郊外。顧盼之間。頗屬意於顧。顧亦愛其娟秀。殷女歸家後。稟於其父。其父遂延顧至家。以女妻之。未幾。顧赴京應試。獲冠軍。又得劉氏綠雲為妻。無何。安南王黎廷叛。帝與朝臣共議征勦方略。顧以言語忤大學士洪安國。因恐被中傷。遂懇其師慕伊人。乘間奏請。出補開封知府。旋遷福建藩司。時費宏征安南敗績。顧遂上

表。請除奸頑。另任賢能。以靖邊氛。帝即加顧兵部尚

書。征南大元帥。顧受命後。馳往連戰皆捷。大破敵兵。凱旋之日。又奏參洪安國。剋扣軍餉等事。安國遂敗。帝以顧平南有功。封為平南公。一日正值歡宴之際。忽覺幻景盡滅。而已身則仍在再羅法師草堂之上。頓醒悟云。按此劇作者自序謂。回春夢何由而作也。傷余平生之命蹇也。余生自名邦。系出舊族。不幸遠竄關中。兢兢孤旅。苦莫勝言。繼之眷屬來依。耕瘠地。數畝。為糊口計。育一男一女。喁喁相向。稍慰寂寥。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為轉否為泰矣。無何。男四歲而夭。今膝下惟一弱女。考余一生之遭際。不知者必以為短行險毒。故報應之若此也。然余自問平生。實無纖芥之惡。此無他。天也。命也。天命既定。即有蓋世拔山力。奚能挽回。今老矣。然悵鬱之氣。猶耿耿於胸次。因思天意既不可回。好夢或可得乎。夢者意也。意之所及。即屬夢矣。夢之所成。即為真矣。此回春夢之所由作也。劇中主人。即作者本人。而姓名亦未稍隱變。實傳奇中別開生面之作。至於梨園。尚未見有鑿弄者也。



影梅庵傳奇二卷 道光六年名雪  
山房刻本

清彭劍南孫如金合撰。劍南字梅垞。號稚觀山人。江蘇溧陽人。如金字雲巖。安徽休寧人。並嘉道間人。劍南於此劇外。尚有香畹樓一本。流傳於世。此劇凡二十八齣。衍冒襄與董小宛事。按明南都舊院使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余懷板橋雜記。稱其天資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通書翰。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

濱。竹籬節舍。經其戶者。則時聞咏詩或鼓琴聲。已而扁舟遊西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栖。隨如皋冒襄過惠山。歷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襄側室。事襄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襄作影梅庵憶語哭之。哀感頑艷。世爭誦之。此劇關目。即以影梅庵憶語。張公亮董小宛傳為經。旁取吳梅村題董白小像詩。范質公壬午救荒記。韓慕廬潛孝冒徵君墓誌銘。為之証佐。敷衍而作。按劍南跋文稱。余始撰影梅庵。止六折。雲

巖水部見之。笑曰。此桃花扇筆墨也。但如食江瑤柱。以過火為憾耳。因與雲巖製題分譜。余填詞什之七。雲巖填詞亦什之三云云。可知此劇乃出於劍南如金二人所合製。通本結構尚稱工整。情文幽怨。亦頗可誦。惟於律法。時有錯誤。蓋作者非深於音律者耳。此劇雖有梨本流傳。然梨園中從無鑿弄也。

旗亭記傳奇二卷

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清金兆燕撰。兆燕字鍾越。號棕亭。別署蘭皋生。安徽全椒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博士。著棕亭詩鈔。棕亭文鈔。棕亭詞鈔。旗亭記傳奇。此記凡三十六齣。衍唐詩人王之渙畫壁旗亭故事。取材於唐薛用弱之集異記。敷衍而成。更摭拾唐書中王昌齡高適楊國忠本傳。通鑑綱目。及全唐詩王之渙條。串合諸人事蹟。以作關目。按王之渙狀元及第。語雖荒誕。亦快人心。論也。虛見曾嘗序此記曰。全椒蘭皋生。矜尚風雅。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館真州。問詩於余。分韻之餘。論及唐集異記旗亭畫壁一事。謂古今來貞奇俠烈。逸於正史。而收之說部者。不一而足。類皆譜入傳奇。雙鬟信可兒。能令吾黨生色。被之管絃。當不失雅奏。而惜乎元明以來詞人。均未之及也。蘭皋唯唯去。經年復遊於揚。出所為旗亭記全本於篋中。余愛其詞之清雋。而病其頭緒之繁。按以宮商。亦有未盡協者。乃歎之於西園。與共商畧。又引梨園老教師為點板。排場稍變。易其機軸。俾兼宜於俗雅。間出醉筆。揮洒胸臆。雖素不諳工尺。而

意到筆隨。自然合拍。亦有不自解其故者云云。昔年梨園。曾有搬演此記者。近則久無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介山記傳奇二卷乾隆十五年刻本

清宋廷魁撰。廷魁字竹溪。號了翁。山西汾陽人。少穎悟。童試時即有才名。性好紀覽。為詞章下筆敏妙。縱橫不羈。著鶴鳴集。介山記傳奇。此記凡二十四齣。衍介子推故事。考介子推事。歷來傳記。惟左傳及呂氏春秋得其實。史遷之記。亦第曰環綿上山。封為推田。號曰介山而已。迨屈原九章。謂忠而立枯。莊周盜跖篇。謂抱木燔死。由是東方朔七諫。丙吉傳。長安士伍尊書。劉向說苑新序。並因之。厥後周舉之書。魏武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與夫汝南之先賢傳。陸翹之鄴中記。皆未考周官之制。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上以順天。下以惠民。乃戒火之盛。而輒謂介之推三月三日被焚。後世為之禁火。殊為荒誕。此記則稱介子推仙去。是又化臭腐為神奇。而並使天下村夫俗婦。咸知感發興起。謂惟忠孝廉節。不愧天上神仙。蓋作者之意。在箴世也。至於結構。尚稱謹嚴。詞意雋雅。蒼涼之際。仍帶烟霞。談笑之中。不忘慎重。而一種清風遠韻。雄心灑氣。更貫注於筆墨之中。而溢於意言之表。洵屬

傑奏。惟惜梨園中。久未見繫弄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漁村記傳奇二卷乾隆間山房刻本

清韓錫胙撰。錫胙字湘巖。號妙有山人。浙江青田人。官金匱知縣。乾隆時人。此記凡十三齣。演元人慕蒙孝感飛昇事。畧謂孝子慕蒙。廬墓行孝。感動神祇。遺淑女梅影為配。典賣妝奩。濟貧睦族。並得黃白丹竈之術。功成證道。其事不可考。然為寓言可知。作者之意。蓋以為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故鋪張揚厲。備陳天人感應之理。欲人知反本追遠。無愧人子耳。通本情節。纏綿悱惻。麗句新詞。芳葩煥彩。亦屬佳作。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梨園中。尚無搬衍也。此記卷首。附刊南山法曲雜劇一本。乃錫胙為全椒吳鉞作壽。以侑觴者耳。

空谷香傳奇二卷乾隆間刻本

清將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經秋。已著錄。此劇凡三十齣。衍顧孝威姬人姚夢蘭事。按自序云。海寧姚氏為南昌令尹。顧君璣園賢姬。事令尹十有四載。乾隆庚午冬誕一子。甫及晬。而姬死。時年二十有九。予往弔之。令尹瘠而慟。同人竊有笑之者。令尹獨留予飲。總帳側。語姬生平事最詳。凡三易燭。而令尹色沮聲咽。予亦泣然不能去。夫姬以弱女子。未嘗學問一絲。既聘。能為令尹數數死之。其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卒不見奪。雖烈丈夫可也。方欲為之作小傳。越日。晤方伯王宗之先生。語及之。先生曰。吁。姬其可傳也已。天下事有可風者。與為俗儒潦倒傳誦。曷若播之愚賤耳目間。尚足觀感勸懲。冀裨風教。予唯唯。甲戌乞假還。寒舟孑然。行迴颺。涸渚中。歷碌如旋牀。疏櫺四閉。一榻自歛。乃度事勢。揣聲容。譜為空谷香傳奇。蓋此劇亦紀實之作也。至通本結構排場。曲折緊嚴。情文淒麗。悱惻動人。雖通搬演。然於梨園中。從未一睹焉。



香祖樓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將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四齣。演仲約禮李若蘭離合事。與空谷香傳奇闕目。微有相似。如若蘭夢蘭。同一淑女也。李甥孫虎。同一繼父也。扈將軍吳公子。同一樊籠也。高駕紅絲。同一介紹也。裴曉成君美。同一故人也。李挑雨小婦。同一短命也。曾王兩大婦。同一賢媛也。各為小傳。尚且難免雷同。而作者偏從同處見異。若蘭啟口便恨。夢蘭啟口便烈。李甥之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孫虎之愚。扈將軍之俠。吳公子之賢。高駕之智。紅絲之忠。曾夫人因愛生憐。王夫人則以賢御下。此外如裴成諸人。各有性情。各分口吻。此無他。乃由於審題真。措辭確也。合觀兩劇。非惟不犯重複。且各極其錯綜變化之妙。可稱傑奏。惟惜梨園中。近年從未見搬演者耳。

桂林霜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將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四齣。衍馬文毅公雄鎮殉吳三桂之難事。一名賜衣記。考馬公諱雄鎮。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九年。巡撫廣西。十三年。吳三桂於滇南反。檄提督馬雄進剿。遷延不發。公具密疏。遣子世濟入都請援。會將軍孫延齡叛。應吳逆。以兵劫公。抗節不屈。遂並家屬。囚於土室。幕客陳文煥。標弁易友亮等。感公忠誼。潛負幼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推孫。間道入京告變。越二載。吳世琮至粵。迎公至馬金鋪。百計誘降。公大罵。遂被害。土室聞變。公姬人顧李二氏。及世濟妻董氏。妾苗氏。均自縊死。夫人李氏。視棺斂畢。北向再拜。舉火自焚。婢妾十八人俱殉焉。劇中第十四齣。讀之。每使人輒欲擊碎唾壺。惟所紀顧氏邑乘。略有傳聞失實處。按顧氏名荃。字分若。直隸豐潤人。非蘇人也。善書。工寫梅竹。文毅被囚時。集漢晉而下各家草書碑帖。仿宣城棣氏字案體例。分門別類。排為二十二卷。題曰草草辨疑。顧氏遂

字為加旁訓釋帖一齣。即本此而作。通本情文。悲壯動人。惟關目結構稍嫌冗雜。近年梨園。此劇亦不見。鑾演者矣。

雪中傳奇二卷

乾隆間  
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已著錄。此劇凡十六齣。衍鐵弓吳六奇事。按蒲松齡聊齋志異。大力將軍條。及鈕琇觚賸。雪遶一則。並述此事。流傳甚廣。人艷稱之。惟吳公謚號。知者頗罕。據王士禎國朝謚法考載。廣東饒平總兵官左都督。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吳六奇。順治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謚云。劇中第五聯。獅齣。謂六奇祈夢。有二獅壓身之兆。此必有所本。其

身後贈少師兼太子太師。或足應二獅之夢歟。考六奇字鑑伯。號萬如。粵之海陽縣。豐政都人。父廷符。母胡氏。兄弟二人。公為長。弟標。子十三。公卒於康熙乙巳五月三日。壽五十九。則當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入清已三十九歲矣。著有忠孝堂文集。見長樂溫訓所撰家傳。通本關目。敘述頗核。惟查伊璜之名。繼佐誤作培繼。培繼字王望。伊璜族弟也。梁廷枏嘗評此劇曰。寫吳六奇。賴上添毫。栩栩欲活。以花文折。結束通部。更見匠心獨巧云。昔年梨園。頗有搬演此劇者。



至近年來始無聞焉。

臨川夢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雪中人。已著錄。此劇凡二十齣。衍玉茗堂四夢作者湯顯祖事。按作者自題詩曰。腐儒談理俗難醫。下士言情格苦卑。苟合皆無持正想。流連爭賞誨淫詞。人間世布珊瑚網。造化兒牽傀儡絲。脫屣榮枯生死外。老夫叉手看多時。可知其製曲之旨趣矣。夫明清傳奇。情詞贈答。數見不鮮。其能掃盡踰牆窺穴之陋習。而出以正大者。惟士銓而已。

玉茗四夢。紫釵還魂。皆少年筆。卽鄧南柯。則不作綺語。而身亦老大矣。此劇將湯顯祖一生事實。現諸戲。已足奇特。且又以四夢中人。一一登場。而與顯祖相周旋。更為絕倒。劇中第二隱奸齣。相傳諷刺陳繼儒或袁枚。亦令點可喜。蓋顯祖一生。不遇權貴。遽為執政所抑。一官潦倒。里居二十年。白首事親。哀毀而卒。固為忠孝完人。而士銓秉性峭直。不苟隨時。由進士官編修。以剛介為和坤所抑。留京八載。無所遇。以母老乞歸。其才其遇。無一不與顯祖相類。殆譜此

劇以自況焉。其自序略云。先生以生為夢。以死為醒。予則以生為死。以醒為夢。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復入於既死之夢。且今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是二公皆工於說夢者。嗟乎。才人寡合。今古同悲。士銓之寫顯祖。實假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宜其異曲同工也。劇中敘述梅國珍平定。呼拜事。蓋梅與帥機顯祖。齊名一時。故並述之耳。惟顯祖還魂記。實非譏刺曇陽。而士銓誤信之。且云。畢竟是挑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直以顯祖為挾私報復。未免失實矣。此劇於梨園中。亦不見有鑿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冬青樹傳奇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將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經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雪中人。臨川夢。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八齣。衍南宋滅亡時。文天祥謝枋得諸人事。全記關目。惟第十八夢報。第三十八勘獄兩齣。神道設教。不免空中樓閣。而其餘則皆紀實。捃拾史傳。敷衍而成。義士唐珏植冬青樹事。亦見陶宗儀輟耕錄卷四。發宋陵寢條。按張埴序此劇曰。冬青樹一種。最後出。其時落葉打窗。風雨蕭寂。三日而成。此書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山疊山為經。以趙王孫汪水雲幕府諸參軍。及一切遺民為緯。采摭既廣。感激亦切。振筆而書。褒貶各見。此良史之三長。略具於此。而韻如鐵鑄。文如花聚。云云。至於結構。因述事過多。頭緒紛繁。遂有全無主腦之誚。然事實錄。語語沉痛。足與孔尚任桃花扇抗手。作者殆不無故國之思。故託之戲曲。一抒其哀與怨也。惟梨園中。此劇亦從未見搬演者焉。



補天石傳奇

道光十年靜遠草堂刻本

清周樂清撰。樂清字文泉。號鍊情子。浙江海寧人。由州判累官湖南山東知縣。至同知。著有補天石傳奇。此集雖標曰傳奇。然實為八種雜劇之合刊。一曰太子丹恥雪西秦。凡六齣。演燕丹與兵滅秦事。簡名宴金臺。二曰丞相亮祚綿東漢。凡四齣。演諸葛亮滅吳魏二國而統一天下事。簡名定中原。三曰明月胡笳歸漢將。凡四齣。演李陵歸漢而滅匈奴事。簡名河梁歸。四曰春風圖畫返明妃。凡六齣。演王昭君復歸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宮事。簡名琵琶語。五曰屈大夫魂返汨羅江。凡六齣。演屈原回生而復用於楚王事。簡名紉蘭佩。六曰岳元戎凱宴黃龍府。凡六齣。演岳飛滅金而秦檜被誅事。簡名碎金牌。七曰賢使君重還如意子。凡四齣。演鄧伯道終於得子有嗣事。簡名統如鼓。八曰真情種遠覓返魂香。凡六齣。演荀粲夫婦偕老終身事。簡名波弋香。按樂清此集。自序曰。曩聞毛聲山評序琵琶傳奇云。欲撰一書。名補天石。歷舉其事。皆千古之遺恨。天欲完之而不能。人欲求之而未得者。雖未見

其書。而覽其條目。已爽心快腸。如食哀梨。使人之意也消。三十年來。遍訪其書。杳不可得。豈聲山當時本無是書。但標其目。使後人過屠門而大嚼。以虛驚快意耶。嘗竊訝之。己丑冬北上。雨雪載途。征車無事。偶憶及此。輒假聲山舊鼎。補鍊五色雲根。抵都而八劇就焉。據此可知樂清敷衍之意。乃欲為悲慘之史實。悉翻其案。以快人意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海記傳奇二卷

道光十一年宛鄰書屋刻本

清王曦撰。曦字季旭。江蘇太倉人。嘉道間人。著有宛鄰書屋全集。東海記傳奇。此劇凡十六齣。衍西漢時東海郡孝婦故事。按今山東鄒城縣。漢時屬東海郡。有孝婦故里。城東五里許。遺塚在焉。嘉慶元年。周履端宰是邑。因禱墓獲雨。與邑中縉紳創建專祠。嗣得褒賜封號。春秋致祭。山陰陳氏舊有東海傳奇之作。履端以其情節未為得實。更屬王曦另譜此劇。此劇關目。根據漢書。及太平御覽。搜神記等書。畧為潤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記所無者補之。誤者正之。疑者闕之。考縣志孝婦作竇氏。於故記無據。而太平御覽。搜神記。皆作周青。然御覽云。母以女許同郡周少君。周氏之女。不應復為周氏之婦。或以婦名而冒夫姓也。故竇白但稱青姐。以姓不可考。故闕之。又御覽載。少君疾病。未獲成禮。求青母見。青以父母為屬。青許之。俄而命終。青為供養十餘年。此劇第一齣之所以始於請見也。御覽又載。公姑勸令更嫁。青不可。公姑皆自殺。而漢書於定國傳則云。孝婦事姑甚謹。不言逮事舅。與御覽小

異。此劇從漢書。以正史較為可信。又搜神記謂。孝婦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誓曰。青若有罪。殺血當順下。若枉死。當逆流。行刑已。血青黃。縛幡竿而上。與御覽相合。第七齣法場。亦因之。通本律法排場。均甚平庸。惟情文婉至。足以揚厲奇節。亦激勸輿情之作。至於梨園。尚未見有搬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四年錄雲  
紅雨山房刻本

清仲雲澗撰。雲澗不詳其名。別署紅豆村樵。江蘇吳縣人。曾賓谷弟子。乾嘉時人。此劇凡五十六齣。衍紅樓夢故事。上卷三十二齣。記紅樓夢小說中事。下卷二十四齣。則述紅樓續夢中事。惟小說原本。篇幅浩繁。事多人眾。登場鬬弄。既不能悉演其事。亦不能徧及其人。故事如賞花聯吟。繡兜肚等。人如寶琴。岫煙。香菱。平兒。鴛鴦等。亦不得不概行刪去。要之。此劇不過傳寶玉黛玉晴雯之情而已。通本關目排場。尚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工穩。以賓白補曲文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俾不終場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梁廷枏嘗譏其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旦扮史湘雲。脚色不甚相稱。按雲澗例言已明曰。淨扮賈母。不敷粉墨。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皆敷粉艷妝。不敷墨。老旦扮史湘雲。與作旦妝扮同。餘仍舊云。殊不知此為傳奇舊法。一本脚色。不能相重。故此劇不得不如此假借耳。考譜紅樓夢故事之傳奇。約有數本。而以此本為最合於律。可被諸管弦。如第七葬花。第十

一扇笑。第十四聽雨。第十五補裘諸齣。昔年梨園。頗稱盛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樓夢傳奇八卷道光間  
原刻本

清陳鍾麟撰。鍾麟字厚甫。江蘇元和人。官觀察。道光時人。此劇凡八十齣。衍紅樓夢故事。其凡例云。古今曲本。皆取一時一事。一線穿成。紅樓夢全書頭緒較繁。且係家常瑣事。不能不每人摹寫一二。閱珠難於照應。偶於起訖處。稍為聯絡。蓋原書體例如此。按此劇作者鍾麟。本工制藝試帖。為十名家之一。製曲乃其餘事。此劇儘多蘊籍風流。悱惻纏綿之致。惜排場未盡善也。紅樓原書。雖斷而不斷。連而不連。然起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照應。自具草蛇灰線之妙。鍾麟強為牽連。每齣正文後。另插賓白。引起下齣。下齣開場。又用賓白。遙應上齣。始及正文。頗似時文家作割截題。用意鉤聯。究非正軌。且以柳湘蓮尤三姐後成劍仙。頗嫌蛇足。至於曲律。尤為乖方。不適鑾弄。道光末。睦商家樂。曾有演者。惟未盛傳。至近年梨園。更從未一睹也。

正昭陽傳奇二卷懷寧曹氏藏  
雍正間鈔本

清石子斐撰。子斐字成章。浙江紹興人。著有正昭陽。龍鳳山。鎮仙靈傳奇三種。今唯存此劇。此劇凡二十八齣。衍宋劉后害李宸妃故事。考宋仁宗實李宸妃所生。劉后以為己子。仁宗即位。奉劉后為皇太后。後諡明肅。不知宸妃生已也。宸妃沒後。仁宗始知為妃所生。有言妃不得其死者。仁宗哀慟。急發梓宮視之。則以水銀殮。容貌如生。且用皇后被服。仁宗乃益親劉氏。蓋劉后妬宸妃之有子。冒認為己生。而於宸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前。鉗制隱諱。不容母子相見。此劇之作。不為無因。但劉后初未嘗有害宸妃心。仁宗母子之恩。亦未嘗少替。劇中極力發揮劉后之險毒。謂用內監郭淮為腹心。以所生女易宸妃所生之男。郭淮梓殺女。后即誣宸妃所生。貶入冷宮。又誣真宗。謫宸妃看守皇陵。使人縱火。欲焚宸妃。復令內監雷先春謀刺仁宗。種種陰謀畢露。遂至飲鴆。此皆虛構。非史實也。宸妃沒後。始贈太后。生前未嘗正位中宮。所云正昭陽。亦不的也。呂端寇準。雖俱真宗時賢相。然端曾受太宗顧



命。真宗之初。有扶危濟變之功。真宗末年。蓋已無端。所云保奏宸妃。貶謫黃州。復起宰相。與仁宗講學。並出緣飾。準為樞密。勸真宗親征契丹。澶淵之役。厥功最鉅。本無隨駕征蠻之說。後拜宰相。為丁謂所阻。貶竄雷州。仁宗之初。亦無準在朝也。包拯雖真宗時進士。至仁宗始漸擢用。與呂端相去較遠。不得並時為大僚。其陳州平糶。及根究宸妃積冤事。皆本於里巷傳說。而增飾者也。昔年梨園。此劇頗見鑿衍。惟以流傳未廣。近無聞矣。

六如亭傳奇 道光三十年刻本

清張九鉞撰。九鉞字度西。號紫峴。別署羅浮花農。湖南湘潭人。生有異稟。七歲能詩。乾隆二十七年鄉試舉人。選知縣。分發江西。歷宰南豐。峽江。南昌。以母憂歸。服闋。復出知廣東始興。歷保昌。海陽。所至有治聲。尋以海陽案牽連落職。徧遊嵩洛。偃輦。舉平生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晚歸湘潭。主昭潭書院。著陶園全集。六如亭紅蕖記傳奇。四弦詞。竹枝綠雜劇。歷代詩話。晉南隨筆。峽江志。永寧志等。此劇凡三十六齣。衍蘇軾與侍妾朝雲故事。九鉞晚年曾遊惠陽。訪白鶴居六如亭。因取東坡嶺南海外舊聞。及侍妾朝雲誦經。裁茶偈。化建亭事。復於宋人小志中。得惠陽溫女超超許壻。聽吟殉志遺話。穿插譜成。文律並佳。雖未能步武清容。然亦絕非乾嘉以後諸子所可及。惟第三齣經旨。混江龍一曲。因貪用佛經禪語。長至數百言。頗嫌繁冗。文氣亦弱。遂成白璧之玷耳。近年梨園。此劇已久未見搬演也。

誦菰齋曲二種光緒間上海書局石印本

清徐鄂撰。鄂字午閣。別署汗漫道人。江蘇嘉定人。孝廉。博學能文。有聞於時。著有誦菰齋詞曲。此集所收共二種。一曰梨花雪傳奇。凡十四齣。衍金陵烈女黃淑華事。按烈女事。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十九書江南黃烈女事一文。即紀其事。已採入湘鄉新志。此劇又名白霓裳。二曰白頭新雜劇。凡六齣。衍山陽監生程允元白首完婚事。按此亦乾隆間實事。見欽定禮部則例旌表條內。元度天岳山館文鈔之書程允元娶妻劉貞女事。及黃鈞宰金壺浪墨之白首完婚一則。皆述其事。以上二劇。闕目均以烈女義夫為主。純屬有裨風教之作。惟未免時有酸腐之譏。白頭新一劇。科諱尚稱不惡。第一齣守義之引子絳都春曲。第五齣署婚之風雲會四朝元諸曲。亦頗可誦。餘則平平。然較梨花雪。却無時文氣矣。

錫六環傳奇二卷民國五年利本

清孫挺撰。挺字尚登。號碧溪。浙江奉化人。乾隆元年副貢。肄業修道堂。富於著述。有行文語類。及錫六環兩重天傳奇二種。此劇凡二十四齣。衍彌勒佛顯跡奉化事。又名彌勒記。略謂彌勒佛顯迹奉化岳林。自號長汀子。人以其常荷布袋。稱為布袋和尚。梁貞明二年。在岳林寺東廊石上端坐而逝。起塔錦屏山中。後有二僧到寺。謂通見之天台。不信其已死。於是發龕視之。祇得青磁淨瓶。六環錫杖。餘則空無所有。厥

後由蜀寄偈言於蔣摩訶曰。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後人因尊禮為彌勒化身云。全劇闕目。取材於奉化縣志布袋和尚傳。及摩訶傳。渲染而成。按此事里俗相傳。其說不一。頗疑縣志所紀。出於邑人附會。然觀指月錄所載。較縣志為詳。考佛說阿彌陀經。有阿逸多菩薩。蓮池大師疏。阿逸多者。此云無能勝。即彌勒菩薩也。作者自序有曰。佛氏之好為奇幻。大率多類此。未為希有。即余之為此傳奇。亦非欲傳布佛教也。念人生在世。南柯一



夢。田地山園。即佛家之檀那香積也。夫妻子母。即佛家之因緣果業也。功名富貴。即佛家九魔十難之神奇鬼怪也。一切有為夢幻泡影。儒釋何嘗不一而二。而一哉。惟背違倫理。無父無君。未免開罪於聖人。而要其以空寂之義。驚醒塵夢。亦未必一無可取云。此蓋作者之趨旨耳。此劇流傳未廣。故梨園中。亦不見有鑿弄也。

鶴歸來傳奇二卷

湖北官書局刻本

清翟頡撰。頡字孚若。號菊亭。江蘇常熟人。以舉人知鄞都縣。好古文詞曲。著四書質疑。鄞都縣志。秋水閣古文。秋水吟。鶴歸來。雁門秋傳奇。此劇凡三十五齣。衍瞿式耜殉節粵西事。乃為其族祖留守稼軒公檢討壽明公祖孫二人而作。留守殉節粵西。檢討負骸歸里。一門忠存。古今罕傳。先是婁東王惺民。曾取其事。譜為傳奇。而其本不傳。按此劇自序。謂嘗於賣錫擔頭。買得斷爛曲文一本。題曰浩氣吟。其中更姓改

名。以瞿為虞。以焦為姚。以張為江。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前後俱已殘缺。未知即婁東舊本否也。作者因以此本。為之更正姓名。其中情事。悉據明史本傳及粵行紀事所載。盡歸核實。庶使觀者知祖孫二人扶綱植常。洵不朽盛事。劇中以檢討負骸歸里時。曾有兩鶴集於會元坊上。故標曰鶴歸來。明清傳奇。首齣出場。例須先生後旦。如桃花扇發端。取徑稍別。而此劇作者。更創一格。第一齣訪菊。自己登場。總領全局。以叙友朋。至收場賜諡齣。則又叙及子姓。排場新穎。大

費苦心。律法工穩。情文並茂。惟惜梨園中。未見繁演者耳。

小蓬萊仙館傳奇 光緒二十六年漢文書局石印本

清閨秀劉清韻撰。清韻字古香。江蘇東海人。適沐陽錢梅坡。同光時人。清韻工詩詞。精製曲。所著傳奇。有二十四種之多。今僅存小蓬萊仙館傳奇十種。此集十種。一曰黃碧簪。凡十二齣。演朱培事。二曰丹青副。凡十二齣。演田七郎事。三曰炎涼券。凡八齣。演任貴事。四曰鴛鴦夢。凡十二齣。演張靈崔瑩事。五曰氣血釧。凡十齣。演張船山事。六曰英雄配。凡十二齣。演周又侯事。七曰天風引。凡十齣。演馮龍媒事。八曰飛虹。嘯。演庚娘事。九曰鏡中圖。凡五齣。演南楚材事。十曰千秋淚。凡四齣。演沈嵎事。以上十劇。雖皆傳述舊事。而時出新意。故俞樾嘗評此集謂。闕目節拍。皆極靈動。至其詞。則不以塗澤為工。而以自然為美。頗得元人三昧。視李笠翁十種曲。才氣不及。而雅潔轉似過之云。推許如此。其中僅英雄配一劇。梨園曾有搬弄者。餘則未見也。



廣寒香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文治堂刻本

題蒼山子撰。寒水生評。蒼山子。寒水生。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作者此劇外。尚有豐樂樓一本。然未見於世。此劇凡三十三齣。演米逞殷天眷湘娥婚合事。劇中調目。全在壁間畫月。故標曰廣寒香。劇中宋徽宗改米逞名曰元章用。云嘗恨米元章乃本朝名士。未竟所用。按元章即徽宗時人。不宜作此語。其章惇曾布种師道等。亦皆徽宗時人。隨意點入。高球宋史無傳。馮友元亦不見正史。是時林靈素最著。其餘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士亦多不能詳也。畫月放光。相傳方士有其術。此劇所演過幻。亦踵事增飾耳。劇內稱翰林院學士曾布。又稱史館諸公。宋時翰林與館閣各分職掌。自明迄清。則館閣職掌。皆翰林所兼。不可無辨。劇又謂元微之作會真記。索白香山和韻。會真記未嘗有居易和詩。杜牧和韻一首。乃後來事。非同時人。居易和禪夢遊春詩。蓋指此事。然廣七十韻為百韻。亦非和韻也。內云昔賢一歲文成。除夕尚以酒祭。此用賈島除夕祭詩事。又謂种師道答章惇云。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此用宋昌答周勃語也。此劇流傳未廣。已久不見梨園之變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椿軒六種曲

同治三年刊本

題椿軒居士撰。椿軒居士姓名事蹟俱不可考。據卷首王承華張文熙二序。僅知椿軒居士嘉道間人。明經蜀人而已。此集共收傳奇六種。亦名椿軒詩餘。一曰鳳凰琴。二卷。凡十六齣。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故事。二曰雙龍珠。一卷。凡十齣。演錢萬選岳金秀配合事。以三寶太監鄭和事穿插其間。殊為無稽。三曰金榜山。四卷。凡十六齣。述張曙事。按張文熙序謂余得由蒲邑來署巴川篆。見城西有張狀元神道碑。州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兵燹後。無考矣。詢諸鄉紳。或言張狀元父名俊。官禮部。早亡。其伯父名偉。官吏部。攜曙由河南遷蜀。從師崔昭。偉為蜀狀元。其言世代無可稽。僉曰。張曙父名全仁。與河南張全義為伯仲。全仁見中原荒亂。攜家往蜀。得陶朱公之術。家資鉅萬。艱於子嗣。三散千金。晚年生子名曙。唐昭宗龍紀元年。廷試第一。適有受恩之汪宗範。為曙座師。養二義女。招曙為婿。今城南金榜山。尚有狀元讀書堂云云。劇即演此事。而加以渲染。情節殊為怪誕。排場亦覺繁冗。四曰四賢配。

凡十四齣。分為上下二部。上名節義配。下名忠孝配。譜屈天星與白女臘脂配合事。未詳所本。五曰孝感天。六曰天感孝。共四卷。凡二十齣。並衍西漢事。按孝感天。有雷承厚序云。呂祖紀二十四孝。首舜次漢文帝。夫以文帝為高祖側室子。當諸呂危劉之際。能奉高廟。而宗祖享之。能傳漢統。而子孫保之。與舜為大孝。而祿位名壽之必得者。固後先輝映。然孰是以傳奇。則天下一人而已。百姓之孝何與焉。但傳其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此庸德也。無論貴賤。皆人子分內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也。誠至格天。天欲覆之而不能。天不欲培之而亦不能。則雖至庸而實至奇。何者。今之演義。有司馬茂為半日間羅放韓信。彭越。英布。降世為魏蜀吳之君。同分漢鼎。椿軒據此為藍本。謂天欲誅高帝八男。以償族滅功臣之命。故文帝未立而慘亡者六人。及立帝而淮南厲王亦以僭制廢誅。是七男皆不令終。獨文帝以孝得免焉。且延漢家四百餘年之祚。此非以庸德而造其奇者哉。孝感天演至歸代而止。天感孝則至即位而止也。以上六劇。情文尚可。惟於律法。多有



件誤處。梨本流傳不廣。梨園中亦未聞有搬弄者焉。

百寶箱傳奇二卷

光緒二十年柳海山房石印本

題梅窗主人撰。梅窗主人。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

卷首有自序。署曰乾隆辛丑冬十月下浣梅窗主人

序。知作者當為乾隆時人無疑。此劇凡三十二齣。演

明萬歷間紹興李生與伎杜十娘事。按此劇自序曰。

小說家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故事。其說倡也。贖身

從李甲。李窮困京師。得柳生輸金。挾杜歸江南。至揚

州江上。有孫富者。艷其色。聞以十金。李竟妻杜歸之。

十娘方以百寶囊箱。知李甲迫於嚴命。畏不敢歸。以

是為質。恣情山水。而孫故迫之。竟致投江而死。其後

柳生至溺所。夜夢杜凌波贈箱。為前日助金之報云。

云。考杜十娘事。明人盛傳。宋幼清九齣集中有傳。今

未見。馮夢龍情史卷十四。亦載十娘此事。且云。浙人

好事者。為作負情儂傳。今見朝鮮刻本文苑植楠中。

所記甚詳。又馮夢龍警世通言卷二十三。抱甕老人

今古奇觀卷五。並有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話本。亦述

其事。以李生之愚。而十娘誤事之。江濤淪沒。同屈于

之冤。較之李益薄情。尤增憤慨。小說據實敷衍。甚足

動人。此劇強為團圓之說。致落窠臼。頗無謂耳。通本情文尚佳。惟作者不諳律法。未適繁弄。流傳不廣。亦非無因也。

桃林賺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間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二十九齣。演李祐裴蘭芳吳素芳配合事。劇中以李祐被賺於桃林。故標曰桃林賺。考諸史傳。李祐為吳元濟偽將。李愬得之以平賊。劇中闕目。惟此是實。其與裴吳二女結為夫婦。及前後情節。皆出增飾。至所引王叔文王任李忠言等。雖出正史。事蹟則全不相合。裴璣應即裴垵。其叙李愬功成奏凱。陪宴內監瞿文忠。按史憲宗時有俱文珍。無所謂瞿文忠。改俱文珍為當。劾裴延齡者。陸贄陽

城等。無所謂李潛庵者。劇謂李祐在華陰道上遇盜。以其地為桃林。又謂此去峭山函谷。熊耳臨潼。皆响馬之窟。誤也。按桃林在河南陝州。乃一州大村鎮之名。非華山之陰。作者因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二句相聯。誤認為一處耳。王叔文。順宗時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劇云大學士。又呼為老丞相。大謬。侄及叔文乃貶竄。非並誅。其事在憲宗初。而愬討元濟在十年後。組合不倫。李忠言。本順宗時內官。劇又及牛貴妃。乃牛昭容。託名點染。俱不實也。昔年梨園。此劇



頗有搬衍者。惟以流傳未廣。近已不睹矣。

三笑姻緣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三十四齣。演唐寅故事。略謂。

唐寅易服為僮。賺取華家婢秋香。及周文彬喬裝為女。巧遇王月娥。結為夫婦。一名三笑姻緣。按此劇所譜唐寅事。紛傳不一。如涇林雜記。以為寅事。華氏婢則名桂華。焦循劇說亦引朱李美桐下聽然。謂寅於華鴻山家飲。華有小姬。隔簾窺之。寅因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僮書配秋香之証。而王行父耳談。則以為陳元超事。婢名秋香。前機

茶香室叢鈔引黃蛟起西神叢語。又謂係無錫人俞見安事。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則又以為江陰吉道人事。辨唐寅之証。而不言所據。惟馮夢龍情史。並載唐寅陳元超二事。且云事絕相類。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混作唐寅者。蓋當時所傳。原有唐陳二說。因並存之。馮夢龍警世通言及抱甕老人今古奇觀。所載唐解元出奇玩世話本。孟稱舜花前一笑。豎卓珂月花舫緣雜劇。俱以屬之唐寅。不為無本。考唐寅中正德戊午解元。而華察為嘉靖丙戌庶吉士。二人相去廿

有八年。其官至大學士。以及家居。當亦不下十餘年。是時寅已年老。焉得復有此事。而世人每以其風流放誕。遂有此傳會耳。至所衍周文彬事蹟。亦多子虛。不盡核實。此劇末齣。結場尾聲曲云。文彬翻出新編稿。曲盡男女情調。只是三笑姻緣情意高。可知此劇乃據朱瞻之文星現傳奇所改製者。惟將祝允明何韵仙一段姻緣刪去。另增入周文彬與王月娥事。全劇排場結構。頗密緊。於律亦諧。曲情詞藻。亦頗任誕可喜。雖由文星現改編而成。然並不落窠臼。其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五亭會。第十六計賺兩齣。又各猜謎三錯。總稱桂

花亭。往年梨園。最為盛行之劇也。

南九宮詞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三徑草堂刻本

未題選人名氏。不分卷。僅依南詞宮調。分為仙呂宮。正宮。中呂宮。南呂宮。黃鐘宮。越調。商調。大石調。雙調。九部。各為起訖。共選小令五十六首。套曲七十七套。此本首尾。亦無序跋。其正宮黃鐘宮兩部之首。並題曰三徑草堂編。按明末天啟崇禎間。蔣之翘所刻書。每署三徑草堂。此本不載嘉隆以後人作。版刻字體。全同萬歷初元。然則三徑草堂。殆之翘先人之別署耶。通本南詞。多未見於他書。即有復見者。亦互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異同。足資勘正。如白練序春烟暖一曲。此題方洗馬作。吳飲萃雅則題王雅宜作。白練序春光早一曲。吳飲萃雅題梁伯龍作。此則題顧狀元作。然考伯龍江東白序。無春光早曲。則當以顧狀元為正。夜行船霸業艱危一曲。王伯良輩皆以為楊鐵崖作。吳飲萃雅獨題楊升庵作。亦當依此題。鐵崖為是。總之。此本所錄南詞。皆嘉隆以前人之作。氣韻渾厚。辭調俊逸。視明末吳騷諸選。尤為可貴也。



醉怡情清初原

題青溪孤蘆釣叟點次孤蘆釣叟姓名無考僅知其為清初江蘇江寧人卷首標曰新刻出像點板時尚

崑腔雜曲醉怡情不分卷所選戲曲除元人無名氏之麗涓衣走馬陵道四齣為雜劇外餘皆元明及清初之傳奇計有琵琶記幽閨記荆釵記連環記精忠記金丸記繡襦記教子記白兔記牧羊記節孝記躍鯉記焚香記牡丹亭雙珠記紅梨記金鎖記百花記釵釧記水滸記浣紗記義俠記八義記千金記鳴鳳

記祝髮記玉簪記南西廂記金雀記翠屏山爛柯山燕子箋占花魁永團圓黨人碑一捧雪荷花蕩西樓記每種各錄四齣又望湖亭五齣青塚記四節記邯鄲夢孽海記則各一齣以上共選傳奇四十三種雜劇一種凡一百六十五齣以上諸劇雖未有如何罕觀珍本然皆為戲場盛傳者據此可見清初梨園崑山雅曲變衍之一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審音鑑古錄道光十四年刻本

清王繼善校訂繼善江西東鄉人字號事蹟均無可考惟知為嘉道間人此集計選琵琶記十六齣荆釵記八齣紅梨記六齣兒孫福四齣長生殿六齣牡丹亭十齣南西廂記六齣鳴鳳記四齣鐵冠圖六齣共六十六齣卷首琴隱翁序謂元明以來作者無慮千百家近世好事尤多擬其華者玩花主人訂以譜者懷庭居士而笠翁又有授曲教曲之書皆可謂梨園之圭臬矣但玩花錄劇而遺譜懷庭譜曲而廢白笠翁又泛論而無詞萃三長于一編庶乎觀瓶之上無慮周郎之顧矣東鄉王子繼善偶于京師得審音鑑古錄一編細意評註曲則抑揚頓挫白則緩急高低容則周旋進退莫不曲折傳神展卷畢現至記拍正宮辨謫證謬較錄黍而析芒杪亦復大具苦心謂卷有三長而為不易之指南可也繼善念其尊人瓊圃翁生早音律最深每嘆時優率易紕謬思欲手訂一譜兼訓聲容著為準則惜未成而逝既獲此本喜與乃翁素志相侔也携歸江南稍事補綴便公同好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是編誰所評輯。一時無稽。繼善不肯攘人之功。特予序所得。并所以購之之故云云。嘗考中國戲劇。身段舞式。最稱繁重者。厥為崑腔。而劇本詳註身段。做科。成為譜式者。亦獨崑腔有之。此種身段譜。皆為梨園伶工傳鈔之本。世世相傳。視如秘寶。絕不示人。故流傳極罕。此集乃選錄名劇至六十餘齣。且於身段舞容之外。兼及曲白聲情。實為梨園鑒衍之圭臬也。此集荆釵記上路齣尾。有註文曰。此齣乃孫九皋首創。身段雖繁。俱係畫景。惟恐失傳。故載身段云。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孫九皋。為乾隆時揚州江春家樂。德音部之教師。九皋工老外色。吳門名伶。見釵花使者花間笑語。據此頗可推知此集所選者。殆全為乾嘉時梨園名伶之秘本。洵可貴也。

嬌紅記雜劇二卷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宣德十年積德堂刻本

明劉允撰。允字東生。浙江紹興人。元末明初時人。事蹟無考。著有嬌紅記。月下老世間配偶雜劇。僅存此本。劇演申純與王嬌娘配合事。凡二本。每本四折。俱有楔子。題目曰楊安撫空使權豪妬。王通判悔把姻緣悞。正名曰申厚卿難通叔伯婚。王嬌娘合昇神仙路。考申王故事。流傳古遠。如艷異編。繡谷春容。燕居筆記。花陣綺言。諸書。均收有嬌紅傳一文。按此劇立汝來序文。則謂此傳出於元人清江宋梅洞之手。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所據。記中情節。與傳文大畧相同。惟將申王以婚姻不遂而死之結局。翻易為吉慶團圓之排場耳。此記上本第一折。有孤云。你到這里沒甚麼管待。叫了幾個行院。動些樂器。飲數杯酒。院本上開。下。雜劇上。又第二折。有院本行着說仙法上。末同院本一行下等語。雖不載院本之詳。然可證院本即行院之本。且院本與雜劇亦可合衍也。此劇聯套用調。以及折數。悉宗元人雜劇法。唯劇中於正末申純之外。則有旦王嬌娘唱。旦末合唱。是又雜劇變體耳。此本僅見



太和正音譜著錄。其後絕未見有收藏者。不意此古本。今日尚存於東瀛。誠可謂珍籍矣。

吟風閣雜劇四卷

乾隆間  
原刻本

清楊潮觀撰。潮觀字宏度。號笠湖。江蘇金匱人。乾隆元年舉人。官四川瀘州知州。曾任汴省秋闈分校。宦蜀時。就卓文君妝樓故址。築吟風閣。更製雜劇。以慶落成。此集雜劇凡三十二種。曰新豐店馬周獨酌。曰大江西小姑送風。曰李衛公替龍行雨。曰黃石婆授計逃關。曰快活山樵歌九轉。曰窮阮籍醉罵財神。曰溫太真晉陽分別。曰邯鄲郡錯嫁才人。曰賀蘭山謫仙贈帶。曰開金榜朱衣點頭。曰夜香臺持齋訓子。曰

汲長孺矯詔發倉。曰魯仲連單鞭蹈海。曰荷花蕩舟。曰種逃生。曰灌口二郎初顯聖。曰魏徵破笏再朝天。曰動文昌狀元配。曰感天后神女露筋。曰萬表柱延陵掛劍。曰東來郡暮夜却金。曰下江南曹彬誓眾。曰韓文公雪擁藍關。曰荀灌娘圍城救父。曰信陵君義葬金釵。曰偷桃捉住東方朔。曰換扇巧逢春夢婆。曰西塞山漁翁封拜。曰諸葛亮夜祭瀘江。曰凝碧池忠魂再表。曰大慈巖復履西歸。曰寇萊公思親罷宴。曰翠微亭卸甲閒遊。每種一折一事。而劇末開場。又襲

用傳奇舊式。是為潮觀獨創。但甚合搬演家意也。此集警策語頗多。如錢神廟之豪邁。快活山之恬退。暮夜却金之思祖德。小姑送風之自為寫照。黃石婆及西塞山之別出機杼。皆非尋常戲曲所及。而最著者。惟罷宴一劇。衍寇來公壽恩親罷賀事。其詞足以勸孝。按焦循劇說卷五。則謂此劇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為之罷宴云。蓋阮文達公元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此集雜劇。各有寄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通體多佳篇。卷首特著小序。仿詩序之體。讀者可以見其旨矣。至於梨園。亦以恩親罷宴一劇。最為感演。至今尚有能者也。

迎鑾新曲二卷

滿洲傅氏藏書鈔本

清吳城屬鵲同撰。城字敦復。號鵲亭。浙江錢塘人。監生。煒長子。承其先業。好聚書。搜求校勘。數十年。丹黃不去手。鵲字太鴻。號樊榭。亦錢塘人。康熙舉人。乾隆初。召試鴻博。不遇。性嗜書。纂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遼史拾遺等。皆博洽詳贍。詩幽新雋妙。自成一家。詞亦冷峭獨絕。有樊榭山房集。斯集收雜劇二種。上卷曰群仙祝壽。凡四折。演王母率領男女八仙慶祝聖壽事。此劇為吳城所製。下卷曰百靈效瑞。亦四折。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觀音大士命浙右水陸仙靈添籌還祝事。此劇乃屬鵲所譜。以上兩劇。並係乾隆十六年。高宗奉聖母南巡時。浙人呈演。以迎駕者。故名迎鑾新曲。全祖望序曰。其詞典以則。其音嘈啗清越以長。二家材力悉敵。宮商鍾呂。互相叶應。非世俗之樂府所可語。大吏令樂部奏之天子之前。俯展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諸老。明之康王。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間。而二君之作。上徹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降及晚清。兩劇猶甚。



威震於內廷焉。

瞿園雜劇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清袁祖光撰。祖光字小侖。號瞿園。安徽太湖人。以名進士觀政銓曹。隨班入值。不事奔謁。性情瀟灑。有乾嘉老輩風趣。為駢儷文。流麗雅近六朝。長於詩。平和莊雅。宗派極正。有瞿園詩草十卷。刊行於世。亦能製曲。有仙人感。藤花秋夢。金華夢。暗藏鶯。長人賺。東家。雙釣天樂。一鏡天。望夫石。三割股。雜劇。及雙合鏡。支機石。鴟夷恨。紅娘子傳奇。此本共收雜劇五種。每種一齣。其一曰仙人感。演呂洞賓重遇岳陽樓事。二曰

藤花秋夢。演遠生夢中歷盡富貴聲色事。三曰金華夢。演名伎賽金花江南落魄事。一名孽海花。四曰暗藏鶯。演華三郎與妻陰小鶯離異事。小鶯影鶯粟花。華三郎之毅然休妻。蓋實隱寓人之毅然戒除雅片者。五曰長人賺。演茶販唐五得歐人妻事。一名賣唐郎。取材倉山舊主筆記。及噤餘小志唐五條。點綴而成。按自序嘗謂。自付際茲文明競爭。風雲騰踊之日。未免以寸長贊諸人才。後不得已。思附梨園子弟輩。以傳鏡裏東施。可觀孰甚。非敢云莊生寓言也。東方

俳優也。劉四罵人也。亦聊以戲吾之戲。且與友人之樂戲吾戲者。共覓一消遣之法而已矣。以上五劇。託諸謔諷。實譴責之作。惟惜梨園未見鑿弄耳。

葉海扁舟雜劇

滿洲傅氏藏道光間稿本

清金蓮凱撰。連凱字樂齋。號悟夢子。別署蓮池居士。滿洲人。事蹟無考。嘉道間人。著有靈臺小補。葉海扁舟。並傳於世。此劇凡六齣。演慈悲法師登壇說法。勸化梨園優伶改業事。一名濟世保嬰法曲。關目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卷首自序。謂後之好事者。如能依此曲白作法。付諸管絃。開場搬演。臺上臺下。局內局外。定可相觀而善。必能化導多人。必有揮淚大慟者。翻然頓悟。猛省回頭。自新悔過。急急抽身。憶昔曾

聞搬演歸元鏡之傳奇。合班優伶。均剃度出家。今之葉海扁舟紀實。若能如是搬演。亦定感動。合班優伶。均改業四散。各尋門路。另謀生理云云。蓋此作純為勸善之劇。其第一齣當頭棒喝。排場聯套。全擬昇平寶筏之開宗一齣。第二齣闡明因果。亦擬昇平寶筏之北餞齣。第三齣自愛潛行。擬寶劇記之夜奔齣。第四齣新詞申警。擬長生殿之彈詞齣。第五齣彼岸同登。擬占花魁之勸妝齣。第六齣大慈掃業。則擬勸善金科之急覺暗護一齣。通本律法頗佳。文詞亦甚通



俗。惟梨園中向未觀有鬻弄者耳。

琵琶記傳奇二卷

嘉靖間斯  
千軒刻本

明高明撰。明字則誠。號東嘉。浙江永嘉人。或謂瑞安人。元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初方谷真叛。省臣以高明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置幕下。即日解官。旅寓鄞之標社。沈氏以詞曲自娛。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病辭歸。卒於寧海。著有柔克齋集。琵琶記傳奇。藝苑卮言嘗謂。曲高拭則誠。遂掩前後堯山堂外紀云。作琵琶者乃高拭則誠。靜志居詩話引之。

並稱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則外紀之說。或有所據。按元刊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三卷前。有燕山高拭題詞。是即涵虛子曲譜中之高拭。而太平樂府卷一。載有殿前歡小令一支。作者高拭。拭筆畫微岐。要屬一人。其人與小山友善。當生於元之中葉。而非撰琵琶之高明。不容混為一人也。此記凡四十三齣。衍蔡伯喈趙五娘故事。考宋人陸游小舟遊近村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蓋伯喈故事。當時已盛傳。

民間南宋戲文。早有趙貞女蔡二郎之作。金元院本。亦有蔡伯喈之名。則高明此記。淵源可知。世人為伯喈辨誣。乃謂此記作者。譏其友人王四而作。如留青日札。真細錄大園索隱諸書所載。曉曉不已。殊無謂也。此記獨鑄偉詞。情文並茂。其佳處殆兼南北之勝。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神品之首。且評曰。其詞之高絕處。在布景寫情。真有運斤成風之妙。穿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詞隱先生嘗謂予曰。東嘉妙處。全在調中。平上去聲。用得

變化。唱來和協。至於調之不倫。韻之大雜。則彼已自言。不必尋數矣。萬物共衰。允宜首列云。相傳高明卒後。有以此記進呈內廷。太祖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為珍羞百味。富貴豈可缺耶。其推許如此。此記原本頗多。流傳甚廣。且有法蘭西文譯本。至於梨園。亦稱盛唱也。

還魂記傳奇

滿洲傅氏藏  
竹林堂刻本

明湯顯祖撰。顯祖字義仍。號若士。一號海若。別署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隆慶四年舉於鄉。萬曆十一年中進士。除南太常博士。尋遷禮部主事。十八年疏劾首輔申時行。謫為廣東徐聞典史。後遷浙江遂昌知縣。用古循吏治邑。縱囚放牒。不廢嘯歌。二十六年上計投効。罷歸不復出。里居二十年而卒。年六十八。明史有傳。顯祖為人志氣激昂。風骨遒緊。晚年所居玉茗堂。文史振藉。賓朋雜坐。雞埒豕圈。接跡庭戶。在其間詠歌自得。悠然有度世之志。胸中塊壘。陶寫未盡。則發而作詞曲。有還魂記。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紫簫記。俱盛傳於世。前四種總名曰玉茗堂四夢。著有玉茗堂全集。此記凡五十五齣。演柳夢梅杜麗娘配合事。一名牡丹亭。相傳此記為王氏曇陽子作。按王世貞曇陽大師傳。文長約二千言。所述與麗娘事。絕不相類。靜志居詩話有云。牡丹亭曲本。尤真摯動人。人或勸之講學。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傳刺曇陽子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



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頗為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據此則譏刺曇陽之說。不攻自息矣。而將士銓臨川夢傳奇集夢齣。懶畫眉曲云。畢竟是桃李春風舊門牆。怎好把帷薄私情向筆下揚。他平生罪孽這詞章。此則未免輕議古人焉。此記初出。度曲家多棘棘不上口。因有為之刪訂者。吳江沈璟首為筆削。更名合夢記。屬山陰呂天成轉致顯祖。顯祖不懌。作小詩一首。有縱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之句。其後臧懋循馮夢龍。碩園諸家。均有改訂。雖律度諧和。而文辭則遠遜矣。此記肯綮在死生之際。如驚夢尋夢。診祟寫真。悼殤五齣。自生而之死。魂遊幽媾。歡挽冥誓。回生五齣。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靈根。掀翻情窟。為從來曲家履齒所未及。遂能確踞詞壇。歷千古而不朽。梨園饗衍。至今猶弗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花筵賺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范文若撰。文若初名景文。字香令。一字更生。別署吳儂菡鴨。或署菡鴨檀郎。江蘇上海人。明末福王時。官兵部。精戲曲。著有北曲譜及花筵賺。鴛鴦棒。夢花酣。倩畫眉。勘皮靴。花眉旦。雌雄旦。金明池。歡喜冤家等。前四種均傳於世。此劇凡二十八齣。衍晉溫嶠王鏡臺故事。按元人關漢卿有溫太真王鏡臺雜劇。明人朱鼎亦有王鏡臺記傳奇。皆譜此事。蓋取材王義慶世說新語第二十七假譎類溫嶠條。渲染而成。惟此劇復牽合謝鯤事。以作關目。情節甚為生動。頗適鑾弄。文若諸作。文律雙美。可與吳炳相頡頏也。此劇流傳未廣。故梨園中亦從不見有搬演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鴛鴦棒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范文若撰。文若有花筵賺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一齣。演臨安秀才薛季衡與妻丐戶錢氏離合事。按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二十七。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三十二。俱有金玉奴捧打薄情郎話本。所述故事。與此劇情節大略相合。如劇中薛季衡即小說之莫稽。錢媚珠即小說之金玉奴。錢蓋即小說之金大。張詠即小說之許德厚。僅人名微有不同耳。考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亦載此事。惟團頭及其婿太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三。亦載此事。惟團頭及其婿太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學生某。皆無姓名。雖錄舊聞。未註出處。然頗疑出宋人記載。蓋起源甚古也。文若此劇。當取材於此。而加以渲染。故情節較諸小說尤為曲折。關目布置亦巧妙妥貼。衍薛生之薄倖。錢丐之無賴。可稱寫生妙手。至於捧打事。西湖遊覽志餘無之。此係增出。然婚期打婿。本采以來舊俗。此殆謂打時加重以示罰。未必故意安排。以打為快耳。明人衡曲塵譚有評文若曰。近之奇崛者。有范香令。結構玄暢。可追元人步武。惜乎不永。一時絕嘆云。此劇流傳甚罕。故近年梨園向

未一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揚州夢傳奇二卷

康熙間啟賢堂刻本

清岳端撰。岳端宗室。多羅安和親王岳樂子。封固山貝子。本名蘊端。字兼山。號玉池生。別署紅蘭室主人。工詩善畫。有紅蘭夢汀出塞無題四集。總稱玉池生稿。其詩清婉奇麗。出入於太白昌谷義山飛卿之間。春郊晚眺詩。有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之句。輔國將軍博爾都見而賞之。時稱東風居士。能製曲。有揚州夢傳奇行世。此劇凡二十四齣。衍杜子春故事。根據唐人李復言續玄怪錄杜子春一條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衍而成。闕目情節。大畧相合。馮夢龍醒世恆言卷三十七。杜子春三入長安一本。亦述此事。劇中因杜子春為揚州巨商。後遇老君得道。故采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之句。以為標名。通本律法謹嚴。文則澹遠自然。全用白描。與劇中冲穆之意境相稱。於明清傳奇中。別具風格也。昔年梨園。偶有鑒者。當初現紅氍毹時。主人徧招目下諸名流賞之。有少年王生。善集唐。即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錠。白玉卮三。奉酒為壽。

曰一字一金也。生受酒。以金分給梨園。曰。同沾君惠。一時傳為佳話。此劇至近年來。已絕響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樓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歷間  
刻明原刻本

清袁于令撰。于令原名晉，一名韞玉，字令昭，一字見公，號白賓。又號簪庵。別署幔亭仙史。一署吉衣主人。江蘇吳縣人。明末舉人。因事斥革。清師入蘇，迎降表文為于令所撰，遂得官知縣。游陞荊州知府。在官時終日以圍棋度日，自娛。長官惡其不治事，諷之曰：「聞爾署中終日祇聞棋聲、笛聲、曲聲，有諸乎？」袁曰：「然。竊聞明公府中亦終日祇有三種聲音，長官詰以何聲？」袁曰：「是算盤聲、天平聲、板子聲耳。」長官大恚，遂劾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落職。晚年寓會稽，忽患異疾，不食而卒。年七十餘。著有雙鶯傳、雜劇、西樓記、玉符記、珍珠衫、霜裘、長生樂、瑞玉記傳奇。及隋史遺文小說。此記凡四十齣。演于鵬與名伎穆麗華遇合事。按袁棟書隱叢說載：沈同和雄豪一鄉，凡新到伎女，必先為謁見。穆素徽者，頗有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顧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為不懌，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徽

為報。是日沈與穆同遊虎邱，馮單身逕造沈舟，負穆而去。沈甚不平，為與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惆悵無聊，為作傳奇，袁乃于鵬切也。西樓至今尚在吳江縣城外云。蓋此記之作，實于令自傳也。此記文情俱佳，頗負盛名。高奕傳奇品嘗評其詞曰：「海鶴鳴秋，聲清影淡，然魄力稍嫌薄弱。」第三十四俠試齣，北詞尚稱穩健。至第八樓會齣，楚江情一曲，乃襲周憲王舊詞，見誠齋樂府。于令不過改易一二語而已。此記於梨園中曾傾動一時，至近年猶有擅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捧雪傳奇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字玄玉。後避清聖祖諱。改元玉。號蘇門  
嘯侶。江蘇吳縣人。明末中副貢。順治甲申後。絕意仕  
進。專以度曲自娛。所居曰一笠庵。與吳偉業、朱瞻葉  
時章、畢魏輩相友善。所製戲曲甚富。有一捧雪、人獸  
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昊天塔、清忠譜、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連城壁、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  
兩鬚眉、長生像、鳳雲朝、禪真會、雙龍佩、千里舟、洛陽  
橋等傳奇三十餘種。及北詞廣正譜。多傳於世。此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凡三十齣。演莫懷古以家藏一捧雪玉盃為嚴世蕃  
所害事。相傳太倉王世貞之父忬。藏有張擇端清明  
上河圖。嚴世蕃知而索之。忬不忍與。而又畏其勢。乃  
倩人為贗本以獻。既而湯裱楷洩其事。嚴聞之大怒。  
遂以事陷忬於罪。此劇實本此事。特隱忬之名耳。然  
此事不見史傳。世貞諸稿亦絕未題及此圖。殆傳聞  
之誤歟。或謂李玉係申相國家人。為申公子所抑。不  
得應試。故此劇極為奴婢吐氣。而開首即云。裘馬豪  
華。恥爭呼貴家子。意固有在也。按吳偉業序其北詞

廣正譜。謂其困於有司。晚幾得之。而中副車。是玉固  
久困場屋者。曾為家人不得應試之說。實不足據矣。  
李玉製曲之多。既為明清第一。而其品亦不失為中  
上。高奕新傳奇品。評其詞曰。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  
錢謙益亦深愛其曲。至比之柳屯田云。蓋其作於案  
頭場上。交稱便利。洵老斲輪手也。昔年梨園。此劇最  
為盛行。如第二十誅奸。第二十一哭瘞兩齣。至今猶  
膾炙人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忠譜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刻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五齣。衍五人墓故事。略云。明天啟間。蘇州鄉宦周順昌。以忠直忤魏忠賢。被逮入京。蘇人義憤。毆斃緹騎。順昌卒死東廠獄中。蘇人為首者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五人。亦以倡亂之名被戮。後忠賢敗。順昌與五人者。乃得昭雪。蘇人燬忠賢生祠。即創祠時。順昌所曾痛罵者。就其址改建順昌祠。以五人從祀焉。明思宗用瞿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報為順昌等訟冤疏中語。賜額曰清忠風世。故此劇取以標名。劇中情節。大略採撫明史周順昌傳。及張溥之五人墓碑記。敷衍而作。雖有不見史傳紀載。或相歧異者。然皆有據。按吳偉業序此劇有云。逆賢敗。逆案既佈。以公事填詞傳奇者。凡數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譜最後出。事既按實。其言亦雅訓。雖云填詞。目之信史可也。蓋此劇律文並妙。且言必覈實。事皆有據。而能生發變化。不愧高才評之曰。操縱自如焉。昔年梨園。此劇最稱盛唱。至今猶弗衰也。

千忠錄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四十七年鈔本

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清忠譜。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五齣。衍明建文帝出亡事。劇中以成祖即位後。屠戮忠良。窮搜建文蹤跡。故又名千忠錄。亦曰千鍾錄。或作千忠會。梨園一名琉璃塔。關目情節。頗多紀實。然取材於致身錄者。究失不經。至建文帝削髮為僧事。千古疑案。明舊史例議力辨其誣。且言建文帝闔宮自焚。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於火耳。此言誠是。然據王鏊守溪筆記。及陸樹聲朱國禎諸家紀載。事皆歷歷可考。故清初編定之明史。亦云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或曰帝由地道出亡。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蹤跡。世遂以帝為遜國云云。則建文為僧一事。或不虛妄也。此劇結構謹嚴。律法甚工。詞筆尤佳。第十一慘觀齣。發端無限淒涼。帝子飄零。迴異遊僧托鉢。選詞何親切。乃爾。而尾聲曲既云路迢迢。心怏怏。何處得穩宿。碧



梧枝上行將進場矣。忽飄來一杵鐘聲。遂歎道。錯聽了野寺鐘鳴。當景陽。神情之合。排場之佳。令人歎絕。此齣及第八草詔。第十八打車齣。至今膾炙人口。盛傳梨園也。

長生殿傳奇二卷

康熙間  
刻本

清洪昇撰。昇有四婢。娟已著錄。此劇凡五十齣。衍唐玄宗楊貴妃事。是劇初名沈香亭。乃感李白之遇而作。因實以開天時事。繼以排場近熟。遂去李白。入李泌。輔肅宗中興事。更名舞霓裳。後以情之所鍾。帝王罕有。馬嵬之變。勢非得已。而唐人有玉妃歸蓬萊。明皇遊月宮諸說。因合用之。專寫釵盒情緣。標曰長生殿。蓋歷十餘年。經三易稿而始成。宜其獨擅千秋也。劇成。趙執信為之製譜。吳人為之論文。至審音協律。

則出於徐麟之手。故能恪守韻調。無一句一字之踰越。為近代曲家第一。其選擇宮調。分配脚色。布置劇情。務令離合悲歡。錯綜參伍。搬演無慮。勞逸不均。觀聽者覺層出不窮之妙。自來傳奇。排場之勝。無過於此。梁廷枏嘗評曰。長生殿為千百年來曲中巨擘。以絕好題目。作絕大文章。學人才人。一齊俯首。自有此曲。毋論驚鴻絳毫。空慚形穢。即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穩占元人詞壇一席矣。葉堂亦謂。此劇於開寶逸事。撫採略遍。故前半篇每多佳製。後半篇則多

出稗畦自運。遂難出色云。蓋此就劇中事實言之耳。至其字之工。可稱到底不懈。頑艷淒麗。兼而有之。此詞諸齣。則幾合關馬鄭白為一手焉。當稿初成時。徇京師聚和班諸伶之請。大會名士於生公園。主之者梁清標相國。趙執信具東邀客。而偶遺趙星瞻。趙館給諫黃六鴻。故喉黃按名具奏。謂是日係太皇太后忌辰。為大不敬。章上。遂奉嚴旨。皆落職。故時人有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即為此詠也。其後此劇傳入內廷。作法部之雅奏。而一時膾炙四

方。無處不演。梨園至今猶稱盛唱焉。

桃花扇傳奇二卷

康熙間刻本

清孔尚任撰。尚任字季重。一字聘之。號東塘。又號岸堂。別署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世孫。康熙間。授國子監博士。累官戶部員外郎。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著有岸堂文集。湖海詩集。闕里新志。桃花扇傳奇。會心錄。節序同風錄。此劇凡四十齣。衍侯方域李香君遇合事。按其自序云。族兄方訓。崇禎末為南部曹。得聞宏光遺事甚悉。證以諸家稗記。無弗同者。香君面血幾扇。楊龍友以畫筆點成桃花。亦係龍友

言於方訓者。遂本此以撰傳奇。於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蓋此劇閱十餘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結撰。非僅語語徵實。即纖細科譚。亦皆有所本。如香君譚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藍田叔寄居媚香樓。見南都雜事記。王鐸書燕子箋。見阮亭詩註。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可作信史讀者。實自此劇為始。傳奇之尊。遂得與詩文同其聲價矣。通本結構。無懈可擊。至修真入道諸齣。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



場復不冷落。此等設想。更為周匝。故論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惜者全本乏耐唱之曲。除第五訪翠。第六眠香。第二十三寄扇。第二十八題畫四齣之外。恐亦寥寥。不足動聽矣。馬阮諸曲。固不必細膩。而生旦則不能草草也。第六眠香。第七却奩兩齣。世皆目為妙詞。而細唱曲。不過一二支。亦太簡矣。此劇凡例。自謂曲取簡單。多不逾七八曲。弗使伶人刑難。其意雖是。而文章却不能暢適矣。相傳當時此劇。曾進內廷。聖祖最喜之。宮內宴集。非此不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演至第十六設朝。第二十五選優二齣。聖祖歎曰。宏光宏光。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往往為之罷酒云。當時京師演此劇者。歲無虛日。而笙歌靡麗之中。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近年梨園。此劇則已罕觀矣。

小忽雷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鈔本

清顧彩撰。彩字天石。號補齋。別署夢鶴居士。江蘇吳錫人。官內閣中書。工詞曲。著有鶴邊詞。及小忽雷。南桃花扇。後琵琶記。大忽雷。離騷譜等劇。此劇凡四十齣。演梁厚本鄭盈盈配合事。通本情節。取材段安節樂府雜錄。錢易南部新書。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敷衍而成。與史傳多相符合。惟白居易琵琶行事。係出虛構。按孔尚任題此劇曰。家藏小忽雷。為唐樂府舊器。偶檢唐人小說。得鄭中丞遺事。參之別傳。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班可考。且唐朝憲敬穆文四宗。二十七年。文章事功。莫不與此相屬。歲丙子九月。退食之暇。覽聯雅史。作為小傳。顧子天石。補以詞曲云。劇中本以梁鄭小忽雷事為主。而又以白居易琵琶行一事。串合其間。頭緒稍繁。遂致脈絡未分。結構不佳。至於文字。亦嫌平庸。幸於律法。尚稱工穩也。此劇流傳未廣。故梨園中。未見鑾弄者焉。

陰陽判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今名。字悔餘。號初白。又號查田。晚號他山老人。浙江海寧人。康熙時。以舉人特賜進士。官編修。後告歸家居。弟嗣庭。獄起。盡室赴詔獄。世宗知其端謹。特赦歸。少受學黃宗羲。於經邃於易。然所長尤在詩。著有敬業堂集。周易玩辭集解。經史正謫。蘇詩補註。人海記。陰陽判等。此劇凡二十八齣。衍明初孝子朱翊矢志報讎事。按長松下散人序。此劇有云。余諦觀朱孝子矢志報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既不能駢戮讎黨。復不能割刃讎腹。則是父讎終未報也。獨其枕戈待旦。須臾不忘。雖海有時枯。石有時泐。而此志耿耿不磨。歷二十五年。讎黨盡伏冥誅。卒以戴天為恨。一慟而絕。其跋文亦曰。此傳之作。三吳諸君。讀聲冤憫冤二錄。悲練川廷奇朱公之慘死。孝子羽吉之百控不得伸而作也。陽判不公。自有陰判。理所固然。至姓氏里居。稍加改易。亦為梨園子弟之登場者地耳。蓋此劇闡明果報。毫釐不爽。實有裨於世道人心之作。惟以流傳不廣。梨園中未見有搬演

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風流棒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間  
梨花別墅刻本

清萬樹撰。樹字花農。號紅友。江蘇宜興人。舉人。以才  
稱。尤工詞曲。吳興祚總督兩廣。延至幕府。一切奏議。  
皆出其手。以詞譜舊圖多舛亂。成詞律二十卷。士林  
珍之。所著有堆絮園集。香膽詞。璇璣碎錦。暇則製曲  
為新聲。甫脫稿。興祚即令家伶。捧笙歌按歌。以侑觴。  
傳奇有風流棒。念八翻。空青石。錦塵帆。十串珠。黃金  
甕。金神鳳。資齊鑑。雜劇有珊瑚毯。舞霓裳。貌姑仙。青  
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庵。惟風流棒。念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翻。空青石三種。合稱擁雙艷。尚存於世。餘盡未見也。  
此劇凡二十六齣。演荆瑞草與謝林風倪菊人二女  
遇合事。通本情節。變幻莫測。未詳所本。按吳東鈞題  
此劇曰。丙寅春。飲紅蕉花下。客有言某閨詞之偽者。  
余謂此可入劇。作筵前一樂。索山翁填之。不半月而  
風流棒曲成。則遊思運腕。出奇無窮。徑愈折而愈幽。  
益愈吐而愈艷。茶即之顛。林風之韻。菊人之摯。以及  
連霍之周圍。童賴之醜報。刻畫畢肖。本言情之書。而  
不落冷淡生活。引人入勝。雅俗共賞。可稱觀止矣。昔

年梨園。頗有嚮往此劇者。近則不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念八翻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  
梨花別墅刻本

清萬樹撰。樹有風流棒。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虞柯與杞鳳車阮霞邊二女配合事。標名之由。見第一翻案齣。謂功臣反獲罪。罪人反建功。善人變惡。惡人變善。劇中關目。有二十八番之變化。故曰念八翻。通本情節。雖未悉所據。然頗疑作者別有影射。如劇中虞柯字上枝。按章蒙字書百家姓。有虞萬枝柯句。其中藏萬字。又柯與枝。即樹也。豈虞柯一名。影萬樹二字歟。又郭有心。寓言果有心。鮑不平。寓言抱不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方畸人寓言奇人。蘇復生寓言虞雲卿幾死蘇而復生也。所謂程道脉者。則詆其假道學。自附大儒之後。自許道脉。而其行則謀奪人婚姻。蓋劇中姓名。皆出假託耳。全劇結構緊湊。針線細密。文采香艷。音律精嚴。洵稱佳製。當脫稿之後。嘗有搬衍者。近年梨園。則以流傳未廣。遂不見於紅氍毹上矣。

空青石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間  
梨花別墅刻本

清萬樹撰。樹有風流棒。念八翻已著錄。此劇凡二十九齣。演鍾青與步珊珊。然鞠書仙二女婚合事。全劇情節。憑空結撰。未有所本。律法精工。實為當行之作。梁廷枏曲話卷三嘗曰。紅友寢食元人。深入堂奧。得其神髓。故其曲音節嘹嘒。正襯分明。吳雪舫稱為六十年第一手。信知言也。紅友為吳石渠之甥。論者謂其淵源有自。其實平心論之。梨花五種。情致有餘。而豪宕不足。紅友如天馬行空。別出機杼。宗旨固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蓋紅友承石渠之傳。曲學甚精。以新穎之思。狀物情之變。論其優劣。遠勝李漁。笠翁諸劇。布局雖工。措詞殊拙。僅足供優孟之衣冠。不足入詞壇之月旦。即就曲律言。紅友尤兢兢慎守焉。按紅友嘗曰。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則貫乎音與情之間。可以意領。不可以言宣。悟此則如破竹建瓴。否則終隔一膜也。故廷枏又云。今觀所著。莊而不腐。奇而不詭。艷而不淫。戲而不虐。而且宮律諧協。字義明晰。尤為慣家能事。情理音三字。亦惟紅友



庶乎盡之。此劇昔有鑿弄者。近年梨園已不覩矣。

芝龕記傳奇六卷

乾隆間  
原刊本

清董榕撰。榕字念青。號定巖。又號漁山。別署繁露樓居士。河北豐潤人。歷官金華南昌九江知府。分巡江西吉南贛寧兼水利道攝贛關事。博綜群書。明於治亂。著有瘦陽詩集。周易觀象。芝龕記傳奇。此記凡六十齣。衍明季秦良玉沈雲英二女將事。通本關目。全據史傳敷演而成。以秦良玉沈雲英二女帥為經。以明季事涉閭閻暨軍旅者為緯。穿插野史。頗費經營。惟衍至六十齣。每齣於正文外。旁及數事。甚至十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事者。隸引太繁。祇可於賓白中帶叙。篇幅過長。正義反略。喧賓奪主。眉目不清。此其所短。故李調元雨村曲話亦評之曰。明季史事。一一根據。可為傑作。但意在一人不遺。未免失之瑣碎。演者或病之焉。又記中每曲點板。但往往有板法與句法不合者。如上四下三句法。而點以上三下四板式。不悉當日奏演時何若也。論者有謂此記。軼桃花扇而上。則非深知董榕者。記中第五十七江還齣。有悼南都漁歌三首。酣暢淋漓。性靈流露。通本僅見之作。昔年梨園。此記曾見

爨演。近則不傳矣。

義貞記傳奇二卷

乾隆間鈔本  
山房刻本

清吳恆宣撰。恆宣字來旬。號郁州山人。江蘇海州人。乾隆間監生。擅古文詞曲。有郁州山人集。義貞記傳奇。此記凡三十二齣。演程允元與劉氏白首完婚事。劇中以山陽監生程允元。幼聘劉氏。同心守志。越五十餘年之久。終諧伉儷。貞義兩全。故名義貞記。按此記情節。本清初實事。甚少附會。記中當事多為程生事周旋。然恐出場嫌褻。故但於賓白中表其義舉。惟劉大剛實仗義以襄其事。金之忠更勸嫁以成其美。不得不借光於劇內。趙侯、錢相、孫百萬求婚。均屬假借。以表劉女之貞。李尚書招婿。亦屬子虛。以表程生之義。至搶親事。本是荒談。因記中無武戲。藉金鼓槍棒。以作上本收煞。貞女廬墓。亦未有之事。特以為程生入京尋訪。不過之地步也。此記流傳不廣。故於梨園中。從未見有搬演者焉。



青燈淚傳奇二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將恩藏撰。恩藏字酉泉。號梅水道人。湖北黃梅人。嘉道間舉人。工詞曲。著竹山集。青燈淚傳奇。此劇凡三十六齣。演黃緯陸敬媛相愛而婚姻未遂事。按卷首有錢塘葉裏所撰事畧一則。畧謂錢塘某女。美姿顏。善文翰。其表兄某生。少孤。生兄某母與妻就慕江南。令生肄業舅家。生容貌昳麗。且能早登黌序。詩文書畫。悉冠群英。與女自垂髫嬉戲。兩小無猜。出入閨幃。深相悅愛。已有年矣。舅嘗曰。吾甥美貌清才。吾女似之。堪稱佳耦。心許之而未締姻也。女與生聞結締之言。兩情尤密。以為雖未登飲。何妨先效于飛。於是庭月初斜。花魁不吠。西廂款步。鸞鳳歡諧。而家人不知焉。生素恃才負氣。雄辯高談。屢觸其舅。舅忌其狂。遂惡之。為女論婚他族。業有成言。遣生適江南。以探其母兄。知女屬意於生。越數月。詭言其兄為生聯姻江南。以絕女念。女既知父母食言。生又他聘。悲思成疾。道光六年四月。病瘵而死。時年一十有七。今猶寄櫬西泠。埋香未卜。生聞凶耗。避兄離母。遁世而為黃

鶴矣。並附某女代札原詩。夢中吟三十首。及雜詩十六首。刊於卷首。斯劇即取此事。渲染而成。劇中姓名。全出假託。通本情節。悽婉可觀。惟作者不諳曲律。尋宮數調。謬誤殊甚。梨園中從未見有嚮行者。亦非無因也。

梅花夢傳奇二卷

光緒二十  
年刻本

清張道撰。道署初海鹽。浙江錢塘人。生於道光間。卒於同治元年。著述甚富。多燬於洪楊之役。僅存蘇亭詩話。及梅花夢而已。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小青故事。按小青事蹟無多。公鉉獨彈。何以奏雅。故通本情節。泰半幻筆。點染而成。作者雜言中有曰。小青死於大婦之手。千古痛心。如將妒婦情狀。當場演出。未免殺風景矣。然慈悲一案。乃胎禍之根。不能抹卻。故特從旁聽側窺。曲曲傳寫。使其有影無形。夢了一折。雖俱登場。而中隔一門。曾未親面。此中珠費打算云云。此劇情文幽怨動人。排場亦佳。惟梨園中。尚未見有搬衍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許氏六種曲

光緒間刻  
叢書本

清許善長撰。善長字季仁。號西湖玉泉樵子。浙江仁和人。咸豐間為內閣中書。工詩文。能製曲。著有端巖集四卷。倡酬錄二卷。談麈四卷。瘞雲巖臙脂獄等傳奇九卷。此六種曲。一曰瘞雲巖傳奇。二卷。凡十二齣。演金陵女子夏愛雲事。根據柳江情癡子之愛雲小傳一文渲染而成。紀實之作。二曰臙脂獄傳奇。一卷。凡十六齣。演卞臙脂事。取材於蒲松齡聊齋誌異臙脂一傳。三曰茯苓仙雜劇。凡十四齣。演麻姑女仙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取麻姑仙壇記。及建昌府志所載麻姑事蹟。裝點而成。四曰靈媧石雜劇。凡十二齣。演一事。皆譜列國志傳中諸名姝之故事。五曰神山引雜劇。凡八齣。演陽日旦事。亦本於聊齋志異粉蝶傳一文製成。六曰風雲會傳奇。二卷。凡二十四齣。演風塵三俠故事。全據唐張說之虬髯客傳敷衍而成者。以上六種。文情尚可。曲律乖方。故梨園中從未見有搬衍也。



梅花夢傳奇二卷

民國十年影印  
道光間稿本

清陳森撰。森字少逸，號采玉山人。江蘇武進人。工文詞。著有品花寶鑑小說，風行於世。此劇凡十八齣。演錫山張若水與姑蘇伎梅小玉相愛，未得團圓事。按卷首有作者梅花夢事說一文，略謂：道光癸未，余遊京師，有同郡錫山張生，名若水，溫然玉立，葉丹青，為花鳥人物山水，皆有姿致。偕其弟遊京師，士大夫多契重之。其詩詞亦斐然多雋永之句。曾有記梅花夢七律十二首，請余改正，并為序。余以旅況窮愁，久置筆硯，未應也。今春授徒於故大司馬汪宅，日長炎熒，無以消暑，因製此曲，即名曰梅花夢。繹其詩中之意而衍之云。通本情文，悽惋可誦。惟作者不諳曲律，誤頗多。至於結構，亦嫌散漫。故梨園中從未見有搬演者，想當然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千秋鑑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李玉麟常瑞鳳遇合事。略云：明時李文忠之子玉麟，嘗為千年老狐所惑。幸賴鐵冠道人解救，始免於難。時常遇春等奉命北征，與伯顏陀戰於柳河川。遇春左腿為伯顏陀鎗傷，頗劇。及回營，得卸甲風而亡。遇春有女，名瑞鳳，閑耗謁見泣奏，請兵雪仇。帝命朱亮祖為帥，李玉麟常瑞鳳為先鋒，率師赴援。未幾凱旋而歸。帝遂命玉麟與瑞鳳結為夫婦焉。關目情節，全出杜撰。未詳所本。律文平庸，排場緊湊，搬演尚有可觀。往日梨園，嘗見搬者。至近年來，絕無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混元盒傳奇四卷

滿洲傳氏藏  
乾隆間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六十九齣。演洪教真人張節以混元盒降伏諸妖事。略云。明世宗好長生術。有陶謙者。以妖言獲罪。世宗聞其能點金術。召見。惑其說。取童男女燒煉。怨氣干九霄。玉帝怒。命凶神降罰。收取惡人。有大孤山水神金花聖母。與張節世仇。欲乘機興妖滅法。聚集白氏夫人。紅衣道人。洪氏夫人。吳公長老。白衣娘子。黃衣娘子。蛙子妹妹。獨角大王。草石精。黑石精。蝎子精等妖。分授法術。命破張節祖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異寶。九宮八卦五雷神印。並誅滅之。群妖遂散。處民間為害。張節祖道陵。具知之。降昇仙臺。授節太乙圖。九龍神帕。琢妖金簪。信香盒。混元盒諸寶。降妖伏怪。時有趙國盛者。以陰入監。嘗登奎星閣。閣有妖。國盛負氣。按劍坐閣中。至夜。見一麗人。知為妖。乃飲以酒。妖醉。口中吐物如珠。國盛吸之。五臟如焚。身體輕捷欲飛。妖醒。恚且哭曰。吾必有以報汝也。國盛就試。稱旨。擢御史。巡按江西。抵任。印失。託病不理事。俄有兩道者。自言能治奇疾。見國盛。則已知失印事。竟為

求得於江中。厚酬不取。以素紙一幅。浣國盛求張節

印。張節以真火炙之。化一婦人。云。本良家子。為二怪所攝。剝皮為紙。叩求洩冤。張節作法收之。則華黑二石精也。國盛慚。誣張不法。世宗遣陸炳。薛保召張節赴京。時洪氏夫人。化作美女。蠱村民富氏子。召龍貯桶中。欲灌江邊民。而害張節。張節以符壓之。乃白蟒也。吳公長老等。亦來害張節。趙天君以鞭揮之。縛付張節。俱收混元盒內。而紅衣白衣黃衣三怪。奔告金花聖母。金花出戰。諸神不勝。張節法寶。並被獲取。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張節本水官星君化身。不敢傷。困之水府。張道陵奏玉帝。命諸天神將討之。而金花以寒光冷氣護其居。無能入者。乃請西方門戰勝佛。孫大聖二郎神。始破之。金花遁去。求其師老母元君。元君至。大聖亦無如何。玉帝怒。知元君為女媧弟子。乃告女媧。責元君而貶金花焉。張節得出。至張家灣。收老狐白氏夫人。一路擒怪無算。俱貯盒中。又遇火德星君。知奉玉帝旨。將焚張志家。張節以親故洩天機。其師亦焚。張節入朝質辨。世宗知其冤。置國盛於法。時蝎子精盛行。世



宗命陶謙治之。陶懼而逃。死於道。張節遂治蝎精。世宗嘉之。張節於是奏陶妖妄。前以誤聽。觸天帝怒。以致妖氣盛行。宜崇正法。勿信邪誣。世宗聞其有混元盒。命出盒現諸妖形。張節一一使現。而復收之。辭歸龍虎山。作羅天大醮。未幾。玉帝召歸水官星君位。張節遂沐浴上昇云。稽之史傳。陶謙即陶仲文。張節。陸炳。薛保。確有其人。然劇中情節。則大抵出於結撰。荒誕不經。但排場緊湊。變幻莫測。亦足以悅一時之耳目也。昔年梨園。每於端陽襲衍此劇。以為點綴令節。

及亂彈俗劇興。而此劇遂罕睹矣。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十卷

江蘇省工部學司官 謝元正 刊

元楊朝英輯。朝英字澹齋。山東青城人。此書乃散曲中第一選集。分前後集各五卷。卷首附燕南芝庵先生唱論二十七則。全為歌曲規範。前集卷一曰大樂。所選錄者如蘇軾念奴嬌。蘇小小蝶戀花。晏叔原鵲鵲天之類。俱宋人詞也。凡十家。家各一闕。蓋以宋詞元曲。本出一源。體制雖異。其為歌唱則同。朝英固有深意在焉。卷二至後集卷一。所錄均為小令。卷二以後。盡屬套曲。全書共集五十三家。小令三百五十三闕。套曲五十五套。內中頗有他本不載之作。夫元人歌曲。為一代絕藝。其詞語切至。情景逼真。付之管絃。販夫走卒。莫不能解者。惟以其非語諧詞。入諸文字。為士大夫者所不屑顧。故昔人珠玉。散佚不復得見。至朝英始毅然首選此集。使後世得窺元人之藝術與思想。其功至偉。且所錄散曲。除尋常題詠外。可謂無體不備。其價值之高下。豈自來之人所已估定者耶。

類聚名賢樂府群玉五卷 明藍格鈔本

元胡存善輯存善字不詳浙江杭州人正臣之子擅戲曲此書未見各家書目著錄卷首亦未著輯者名氏考鍾嗣成錄鬼簿卷下胡正臣條下謂其子存善能繼其志群玉叢珠良集諸公所作編次有倫云云則此書為存善所選輯無疑矣此書編次以人為序不取宮調為次全錄小令不兼散套與他選有所不同故曰類聚名賢也惟卷一至卷四中皆有自亂其例之處尤以卷四為甚本應以詞系人者而人每隔卷復見曲遂前後零散如胡仲彬之佳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送別蔡元令十首雜入吳克齋樂府之後其小桃紅五首又雜丘士元樂府之後王仲元普天樂一首雜入丘士元樂府之前吳克齋王仲元二家樂府之前俱有親文按鍾嗣成既謂此書編次有倫則不應混亂如此想為傳寫之誤但此明鈔本日錄序跋均已殘泐不存全書究有若干卷共錄若干家五卷之快是否足本俱無由考見矣然就此五卷中計得知名者二十一家失名者二家都小令六百二十七首其中三百二十五首皆他選所無此書獨具如張子堅之得勝令王日華之蘇柳雙漸問答等曲均類

此書以存於今日且二十一家中王日華張子堅王舉緒人他選亦未經見其足珍貴可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喬孟符小令一卷

北京圖書館藏  
隆慶元年刻本

元喬吉撰。明李開先輯。喬吉有雜劇三種。已著錄。開先有詞譜等。亦並著錄。此集卷首有隆慶元年李開先序。全書錄小令一百八十一闕。套曲九套。其編輯次序。首雙調。次正宮。次中呂宮。次越調。次南呂宮。以詞系調。與他集以仙呂宮為首者大異。雖其後序辯之。謂以雙調如水仙子折桂令等。俱係官樣曲子。天下同歌。且多作者。以其熟順易見。易知為序。然究賢不相宜也。世之論孟符曲者。以李開先語最詳。謂涵虛子但賞其雄健。要未能盡蘊藉包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為文。所謂蘊藉八字。確出奇不怪亦確。多而不繁。是陪襯語。句句用俗。則不盡確。屬詞謂尤好。其小令。灑落俊生。如遇翁之風韻。於紅牙錦瑟間。是乃有體會語也。

海浮山堂詞稿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  
嘉靖間刻本

明馮惟敏撰。惟敏有玉殿傳臚雜劇。僧尼共犯傳奇。已著錄。卷首有作者自序曰。山人與老農語。或共野客遊。不復及文字。亦不說詩。乃周以近調。自寓。取足目前意興而止。而好事者喜聞之。傳至名流鉅公。亦未始不樂然。謔節之。壬戌春。余策款段出山中。遂浪跡風塵雲水間。每有知遇。尚論古文辭。亦或及此。輒徵稿不止。然稿不恆留。余弟往在秦州。刻詩紀。以其凌刻石門樂府。余今刻山堂輯稿於潤州。既迄工。乃別輯此卷。刻之。亦惜其美耳。第不欲以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得作者。漫筆是語於簡端云云。此集卷一曰大令。錄散曲凡三十二套。卷二曰歸田小令。錄小令都一百二十二闕。又十自由耍孩兒散曲一套。卷三曰擊節餘音。亦錄小令十一闕。別附雜曲四十一闕。卷四曰附錄。又載散曲五套。並附玉殿傳臚雜劇及僧尼共犯傳奇。此書編次。混亂如此。頗疑當時大令歸田小令等集。俱係分別刊行者。此四卷合集。乃各集刊後。又輯得附錄一卷。而索刻之。書中前三卷之名。固仍其舊也。惟敏散曲。為明代僅有之豪放派。最有生氣。最有魄力。惟王世貞王驥德輩。以為本色過多。

北音太繁。多俠寡訓。殊不知惟敏長處與曲體之長處。正在本色與寡訓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沈東樂府二卷

嘉靖三年刻本

明康海撰。海有東郭先生誤。按中山狼雜劇。已著錄。此集為正德八年康海手訂。其弟康浩刻於嘉靖三年。卷首有序曰。世恆言詩情不似曲情多。非也。古曲與詩同。自樂府作。與曲始歧而二矣。其實詩之變也。宋元以來。益變益異。遂有南詞北曲之分。然南詞主激越。其變也為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為樸實。惟樸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此二者詞曲之定分也。予自謝事山居。客有過予者。輒又酒殷聲伎隨之。往往因其聲以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譜。求能稍合作始之意。益歎蓋沿襲之久。調以傳訛。而其辭又多出於樂工市人之手。音節既乖。假借斯誤。茲予有深惜焉。由是興之所及。亦輒有作。歲月既久。簡帙遂繁。乃命僮子錄之。以存篋笥。題曰沈東樂府。此集上卷錄小令二十調。二百三十五闕。下卷錄套曲共三十一套。又帶過曲五調二十闕。卷末有康浩識語。原本正觀字。別刻大小以判然。惟按譜多有未合處。疑非出康氏原筆。氏固精於律法者。諸作多用本色。為元人之豪放。擺脫明初閼茸之習。有功於明代曲壇。作風不少。惟有時意氣稱急。篇幅



繁冗。去元人之真樸渾厚。尚有一周耳。

南曲次韻一卷 嘉靖二十四年刻本

明李開先王九思合撰。開先有詞譜。已著錄。九思有杜子美沽酒遊春。已著錄。初開先製南曲仙呂傍妝臺百闌。多閑逸世外之思。九思嘗一一次韻和之。故此集標曰南曲次韻。其次韻者。俱低一格刊行。原唱諸曲頗嫌質直。無甚風致。九思之所以激賞者。特取其意佳耳。九思本擅散曲。惟次韻百闌。殊不見工。當為次韻所限。未能發揮盡致。開先原唱。每闌首句三字。俱以曲灣灣。打馱馱。恨絲絲等詞冠之。末句則曰得參禪處且參禪。得隨和處且隨和。得逍遙處且逍遙之類。結束之。諸曲雖為開先歸田後散逸述懷之作。然以風趣不足。類似勸世格言之屬。遂無甚可取矣。

詞譜四卷 明抄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字伯華。號中麓。山東章邱人。官至太常寺少卿。擅詞曲。著有寶劍記。斷髮記。登壇記。南林夢。等。此書未題撰人名氏。考章邱縣志。有錄此書。則標曰李開先撰。然未敢遽信。今從卷中考之。確出於開先之手。其全有三卷。一載市井艷詞百餘。予所編集中有改竄。且多全作者云云。按列朝詩集。謂開先嘗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艷詞。詩評對類之。屬市井艷詞一語。與此正相吻合。此一證也。卷二評張可久之詞。有曰。總觀之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籬蒼老。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煉成萬轉金鐵軀矣。又曰。張可久湖上晚歸。南呂。當為古今絕唱。世獨重馬東籬。北夜行船。人生有幸。有不幸矣。按北宮詞紀。錄張可久湖上晚歸一套。即載此評語。且書開先之名。則陳所開編北宮詞紀時。固從此書邊錄者。此又一證也。又卷一內述王九思事者凡數見。則其與張波相交之深可見也。開先生於弘治十四年卒。於隆慶六年。嘗訪康海王九思於武功鄠杜之間。賦詩度曲。二公恨相知之晚。則其時代之符合。與張波相友之親。俱可為證。有此

數端。將謂此書非出開先之手。必不可得矣。此書凡四卷。

卷一曰詞譜。全載曲家逸聞。談諧可喜。卷二曰詞套。純為套數選集。劇曲兼收。頗有從未見於他書者。如范子安之范蠡泛西施等元劇之逸文。殊可珍貴。卷三曰詞集。雖參參數頁。述周金學樂。顧谷演戲。以及胡春之竹聲。絃索之傳授。皆為音樂史料。又且僅供談助已哉。卷四曰詞尾。歷來論曲。謂詩頭曲尾。又曰豹尾。蓋尾屑最而緊要。定格極嚴。而歷代作者。其尾多弱。不能照應全套。致成強弩之末。此卷單獨論述。並舉元明名劇尾屑之可為法者十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支俾得觀摩。其意甚善。亦足寶也。



江東白字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嘉靖間刻本

明梁辰魚撰。辰魚有紅線女雜劇。沈妙記傳奇。均已著錄。此集二卷。共錄小令四十一闕。套數十回套。又補陸采明珠記傳奇第二十折後曲文一套。按靜志居詩話載。辰魚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字。妙絕時人。王元美詩所云。吳閨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是已。此集清新雅俊。能融景入情。其風格似從北宋詞出。而審宮節羽。不差毫末。猶其餘事也。張鳳翼序此集曰。曲之興也。發舒乎性情。而節宣其欣戚者也。自習於道聽者。理而不文。偏於炫博者。窒而弗達。失之均矣。梁伯子多宋玉之微詞。慕向長之遠遊。觸物感懷。舒情弔古。宮商按而凌風韻生。律呂協而擲地聲作。不但不窒。雖落索數語。瓊瓏百言。有不足謝尚。而猶未足盡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江東白字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  
嘉靖間刻本

明梁辰魚撰。辰魚有紅線女雜劇。沈妙記傳奇。江東白字。俱已著錄。此書為江東白字之續集。凡二卷。共錄小令二十二闕。套數二十二套。辰魚曲派。文雅蘊藉。細膩妥貼。完全表現吳人之性格與長處。去北曲之蒜酪遺風。尤爽激越者。千萬里矣。惟此種陰柔之美。實宜於詞之收斂性格之文學。而不宜於曲之放散性格之文學。故其取材。取徑於不知不覺之間。無一不與宋詞相接近。而與元曲相背馳者。然此派之弊。尤在套數與集曲。若單闕或重頭之小令。猶尚有生動之作也。集中代高平生憶杜隱娘。南呂坐山十二峯一曲。取三疊橋。白練序。醉太平。普天樂。征胡兵。香遍滿。瑣寒窗。劉潑帽。三換頭。梁州序。節節高。東鵬令等十二曲。組合而成者。又代金陵馬瑤姬寄渤海沈君南呂九疑山一曲。集香羅帶。征胡兵。嬾畫眉。醉扶歸。梧桐樹。瑣寒窗。大遶鼓。解三醒。劉潑帽等九曲而成。此種集曲。體段極長。不套不令。聲律成琵琶之始。雖有相當之可貴。而文字則一味瑣排。滿紙娘行多嬌。亦不足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城北草堂詞餘一卷

成豐間刻本

清顧夢撰。夢字奎士。號仙泉。江蘇華亭人。道光四年補安徽宣城縣教諭。五年授山西靈石縣宰。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擅詩古文辭。著有城北草堂集。此書一卷。僅錄散曲四套而已。計商調梧桐樹一套。及臨江仙一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一套。雙調新水令一套。所譜多題情咏景之作。但以風雅為歸。名之曰詞。尚可稱之曰曲。則去遠矣。且限於寸情。措詞用字。俱欠靈活。徒覺無數風花雪月諸字。堆砌紙上。機趣不足。至於律法一事。則但從前人作品中。依其平仄以填而已。蓋清人散曲。類多如此。不必誅求苛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蘇門嘯雜劇十二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十五年敲月齋刻本

明傅一臣撰。一臣字青眉。號無枝。別署西冷野史。江蘇吳縣人。此集收雜劇十二種。卷一曰買笑局金。凡四折。演鄭李二奸設計騙沈將仕事。卷二曰賣情紫園。凡七折。演宣教郎吳迪吉誤中美人計事。卷三曰沒頭疑案。凡六折。演程式貪花遇害事。卷四曰截舌公招。凡六折。演鄭雋之姦汚尼庵事。卷五曰智賺還珠。凡六折。演汪虬與姬人迴風離而復合事。卷六曰錯調合璧。凡五折。演賈閨娘還魂與真繩武配合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七曰賢翁激婿。凡八折。演姚堦痛悔前非夫婦重圓事。卷八曰義妻存孤。凡六折。演朱遜妻張福妹撫孤成人事。卷九曰人鬼夫妻。凡七折。演崔玠與吳興娘慶娘姊妹姻緣事。卷十曰死生讐報。凡八折。演滿謙負義忘恩終為冥譴事。卷十一曰蟾蜍佳偶。凡七折。演鳳來儀與楊壽妝婚遺事。卷十二曰鈿合奇姻。凡七折。演權次卿徐素娥遇合事。以上諸劇。各有開場詞。如傳奇家門之例。蓋皆南雜劇也。胡麟生小引有云。青眉氏風刺嘯歌十二劇。亦即詩人之意。詩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3-355

此傳敷演而成。卷首自序稱。此作非謂能傳先生謬謬譽之大節。聊以見先生當日蒙難艱正。其流風餘韻。付之優孟衣冠。或可為教孝教忠者勸也。全劇情文並佳。宗法元人。可稱當行之作。惟惜梨園從未見贊弄者耳。

瞿園雜劇續編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袁祖光撰。祖光有仙人感。藤花秋夢。金華夢。暗藏鶯。長人賺。總名瞿園雜劇。已著錄。此本乃其續編。共收雜劇五種。一曰東家驪。演東施效顰故事。二曰鈎天樂。演王母鸞馭西迴。天帝大張廣樂。警悟趙鞅事。三曰一錢天。演日本古詩人近藤道原靈魂超脫事。四曰望夫石。演日本鶴岡愛哥與富山五郎相戀化為望夫石事。五曰三割股。演光緒間京都三孝女割股療親事。以上諸劇。僅望夫石一劇為四齣。餘皆一齣。詞采結構。俱甚可觀。惟律法未能精工。每用犯調。與曲情多有不適之處。梨園中從不見鑾衍者。想亦非無因耳。



樂府傳聲

乾隆間豐草堂原刻本

清徐大椿撰。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江蘇吳江人。精醫學。著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凡所箋釋。多有精意。又有蘭臺軌範。傷寒類方。醫學源流傳等。擅音律。有樂府傳聲。洄溪道情。盛傳於世。此書首論戲曲源流。元曲家門。詳究始末。議論精當。以次為出聲口訣。聲各有形。五音四呼。喉有中旁上下。鼻音閉口音。四聲各有陰陽。北字唱法。平上去入四聲唱法。入聲派三聲法。收聲交代。宮調陰調陽調字句不拘之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曲情起調。斷腔頓挫。輕重徐疾。重音疊字。高腔輕過。低腔重煞。一字高低不一。出音必純。句韻必清。定板底板唱法。各篇闡述度曲之法。言簡意賅。皆中竅要。胡彥穎序文有云。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習於南耳。故視北曲尤為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於南曲刻意求工。別為清曲。漸非元人之舊。又作傳奇之人。喜集數曲為一。以致宮調難分。音拍盡失。訛且傳訛。旨復引旨。幾何而不盡變元人之歌法哉。徐子蓋有憫焉。傳聲之所為作也。此書

不但為時伶下鍼砭。為元曲留面目。并古今樂部之節奏曲折。可由此而推測其萬一。其功豈淺鮮哉。蓋大椿此作。誠為後世度曲者之圭臬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怡春錦六集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宋槧間刻本

明冲和居士輯。居士號曲癡子。姓名里居無可考。此本卷首有空觀子序文。書一名纏頭百練。凡禮樂射御書數六集。禮集目錄題曰。新鐫點板怡春錦曲幽期寫照。計選有南西廂紅梨記錦箋記玉合記紅拂記珠袖記青瑣記水滸記明珠記存孤記玉簪記紅鞋記還魂記灌園記玉玦記義俠記異夢記等。明人傳奇十七種。每種各錄一齣。皆麗情之作。樂集目錄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南音獨步。計選有玉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記南西廂明珠記繡襦記浣紗記琵琶記幽閨記灌園記荆釵記祝髮記雙珠記綵樓記尋親記金印記等十四種。除浣紗記採錄二齣外。餘盡一齣。皆元明南曲之名作。射集目錄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名流清劇。計選有曇花記還魂記錦箋記西樓記合紗記驚鴻記靈犀佩各錄二齣外。餘均一齣。亦皆明人南劇。御集目錄題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絃索元音。計選有紅拂記歌風記邯鄲記青

樓記焚香記寶劍記紅梨記千金記蛟鮪記明珠記

連環記綵樓記四郡記等十三種。除青樓千金俱錄

二齣外。餘悉一齣。並為明人傳奇中北調之名劇。書

集目錄曰。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新詞清賞。計選

有陳大聲劉東生高則誠文衡山周逸民李日華梁

伯龍王漢陂杜圻山鄭虛舟王雅宜沈青門楊升庵

張伯起曲癡子諸家散曲共二十五套。數集目錄曰。

新鐫出像點板怡春錦曲弋陽雅調。計選有青塚記

南西廂琵琶記荆釵記長城記金印記唾絨記躍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記斷髮記望雲記四喜記玉簪記負薪記登科記等元明傳奇十四種。每種一齣。皆當時盛傳弋陽調之名劇也。其中所錄之劇。如青瑣存孤紅鞋合紗驚鴻被弄珠樓靈犀佩歌風唾絨長城斷髮負薪諸記。俱為世間罕覩。未見槧本流傳者。故此集之價值如何。亦可知矣。



荷花蕩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清馬估人撰。估人字吉甫，一字更生，又字亘山。號斐堂。別署擷芳主人。江蘇吳縣人。擅詞曲，製有荷花蕩、十錦塘、梅花樓傳奇。前二種均傳於世。此劇凡二十八齣。演李素傳、蓮貞遇合事。略謂：吳門李素，狂傲多才。壯年失室，四壁蕭然。謀館於閨門傳員外家，以酒後誤觸員外而未成。其後偶遊荷花蕩，與傳女蓮貞遇。一見相傾，遂私以並蒂蓮一枝訂盟。傳女固已字人，婿癡且醜。女終日鬱結，既而癡婿以瘋狂死。此時李已登第，授翰林。聞訊後，即倩媒謁傳求婚。傳欣然許諾。才子佳人，終成眷屬。劇中因以並蒂蓮訂盟，故此劇一名蓮盟。通本關目，全出虛撰，未有所本。情文並茂，亦屬佳構。高奕傳奇品。嘗評其詞曰：五陵少年，白眼調人。惟此劇流傳極罕。故梨園中，已久未見。變弄者矣。

昇平寶筏傳奇十本

滿洲傅氏藏  
舊鈔本

清張照等奉敕撰。照有勸善金科，已著錄。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衍唐玄奘法師印度取經故事。考三藏法師往印度求取佛經事，最古紀載，厥為三藏法師自作之大唐西域記。及沙門慧立之慈恩三藏法師傳。此事流傳於民間後，更衍出孫悟空、沙悟靜、豬悟能、三徒隨往印度，道上屢經險境，數為妖魔所擾，而終賴諸天佛力，得以取經而歸。純為神話。婦人孺子，津津樂道，遂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之一偉大故事矣。迨至宋元，採摭此事，衍為平話，譜為戲曲，頗有多種。降及明代，則有吳承恩之西遊記小說，尤稱盛傳。至於戲曲，有慈悲願、江流記傳奇。惟今皆散失不傳。此劇亦乾隆初葉，張照等採取唐宋金元明五代諸家紀載，綜合各本戲曲小說之關於唐三藏取經故事，翻衍而成。每歲上元日前後，由內務府所屬昇平署，召集內監承應，搬衍此劇於宮中，供帝后觀聆燕賞。蓋亦清代內廷之承應大戲也。全劇非盡崑曲，間有以弋腔歌者。登場脚色，每齣竟有逾百人之

多。其中神佛鬼怪。各種冠巾衣飾。以及套頭面具之類。皆係專為搬此劇而特製者。至於昇天入地。神怪變化。種種幻異。所用之砌末。尤非民間所能想見。梨園所能置備者。通本關目之新穎。排場之偉大。亦絕非元明兩代戲曲所能相媲美。至於詞藻。堂皇喬麗。引用內典經卷。亦復超脫入妙。洵為清代傳奇中不可多得之鉅製焉。

御爐香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舊鈔本

清李漫翁撰。漫翁名不詳。別署吳下寄民。里居無考。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呂萃元宮鳳鳴事。略謂建康呂萃元。娶宮年伯之女鳳鳴為室。萃元擢大魁。時年伯奉命征南。為蠻兵所虜。萃元乃引兵趨援。蠻王有女名金鸞公主。於陣上見萃元。儀雅秀。遂請降而嫁之。還朝後。天子特賜完婚。花燭日並錫以爐香。故曰御爐香。劇中鳳鳴金鸞二人。情感至洽。共侍萃元。因又名鳳鸞飛。此劇情節。未悉所據。文律尚佳。結構排場。亦復可觀。惟以流傳不廣。故從未見梨園中有搬衍者。此本卷首有雍正丙午張怡題於武安郡齋序文一篇。蓋作者漫翁。當為康熙時人也。



鴛鴦帕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十六年佩蘭堂刻本

清張應楸撰。應楸字松岩。河北玉田人。善詩文。能制曲。此劇凡三十四齣。演鍾景期與萬明霞婚合事。劇中離合。以手帕為信物。故標曰鴛鴦帕。關目情節。未悉何本。頗有可觀。結構亦佳。按董光燁序此劇曰。松岩先生。久以詩名。近有所著鴛鴦怕一劇。讀之真如萬頃澄湖。千重岩嶂。上下千古。一往情深。至其珠圓玉潤。哀怨迷離。於纏綿歎至中。自有瀟灑出塵之致。洵乎此宗之大家。不但於蘇辛秦李分其一席而已。

也。其推許有如此者。此劇雖於詞采情文。可臻上乘。然作者於律法。殊未精工。出宮犯調。謬誤不鮮。則未可諱言也。此劇流傳稍罕。故梨園中亦無襲演者耳。

雨花臺傳奇二卷

乾隆間貯書樓刻本

清徐昆撰。昆字后山。號柳崖居士。山西新絳人。此劇凡三十二齣。演襄陵盧清宜事。按盧清宜名儉。才學極優。而竟大其天年。為此劇作者密友。卷首荏荏林序此劇有云。徐后山。至情人也。其胸中有已納萬有之才。筆底有牢籠萬物之態。與余朝夕居。時道盧子清宜之為人。無何。清宜嘔血歿。徐君哭盡哀。情未盡。復借灑盡衣冠。補清宜素志。按宮協調。作為是劇。每一折出。先示余。余把玩數四。有時泣數行下。有時笑不自持。蓋惟從至情流出。故感人如此。

其深耳。可知此劇乃作者為其亡友盧儉而作。以誌紀念。通本情文。尚有可觀。然流傳不廣。而梨園中亦從無搬演也。

暗香樓樂府三種

元明十六

題款嵐道八撰道人姓名不詳。安徽歙縣人。生於咸同間。工詩古文詞。著述甚富。此集共收戲曲三種。一曰雁鳴霜。雜劇。凡八齣。演賀雙卿事。謂雙卿幼慧。隨習女紅。性嗜詩文。及笄。嫁農家子。不識之無。雙卿亦未嘗有怨容。每以鉛粉於花葉上題句。取其易枯毀。不留痕迹於人間。用心亦良苦矣。故此劇一名花葉粉。又第六填詞齣。言雙卿聞霜雁哀鳴。填詞遣懷。勸雁勿哀鳴。須隨過而安。此實為自己寫心也。情節綽目。全本史震林西清散記一書。宣樂而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曰霧中人傳奇。凡十六齣。三曰木犀香雜劇。凡十齣。兩本並演咸豐初年洪楊寇氛。紀實之作。程秉銛序霧中人劇有曰。大著律度謹嚴。詞歸雅正。創巨扇深之旨。正使局外局中。同聲一哭。誰謂雜劇中無南史董狐筆也。惟此三種。流傳不廣。故於梨劇中。尚未見繫演者也。

盤古至唐虞傳二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  
明末余季岳刻本

題景陵鍾惺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卷末署曰。書林余季岳識。卷首標曰。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封面簡稱曰盤古誌傳。卷前有景陵鍾惺序文。及歷代統系圖。歷代帝王歌。此書不分回。寥寥二卷。僅十四則。雖遠古事蹟。難於稽考。然亦可見其文之易窮也。題曰鍾惺編輯。恐不足據。當出於偽託者耳。此書國內未見流傳。甚可珍貴。按崇禎八年刻本。周游所編之開闢演義。亦衍古史。凡八十回。較此雖多數倍。但作者時代。當在此書之後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離合劍蓮子瓶道光二十二年續雲軒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道光二十二年白叟仙人序。而目錄頁上標曰時在乾隆丙午清和既望一行小字。當為乾隆時人之作也。此書凡三十回。託唐貞觀時事。略謂錢塘崔言幼聘陸氏女。有結義兄劉芳。妻侯氏。色甚美。為尚書子鄭屯叔奪。侯氏遂以家傳離合劍手刃之。亦自經而死。賴仙人救得復活。送之衡輝卜鳳池所。認為義女。崔言攜仙人所貽七寶珊瑚蓮子瓶。往開封府投親。至則陸氏悔婚。以女改字張氏。崔言之衡輝與侯氏遇。人逢惡人。欲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實瓶証崔為盜。值按院私訪。侯氏往控告。終得昭雪。而按院實即劉芳。由是兄弟夫婦皆得團聚。後崔言中殿元。陸女雲霞。頗有志節。誓不他適。因娶為妻。為文筆平易。殊未見佳也。

玉支機小傳四卷解花樓刻本

題煙水散人編次。按煙水散人。即徐震之別署。清初人。第愁不過老而篤書。淵跡閨閣。所著女子傳等書。自稱為風月主人。煙花總管。檢點金釵品題羅袖。以此類小說屬之。蓋亦久當。然其詳無可考焉。書凡二十回。述才子長孫肖與才女管彤秀卜紅線二人配合事。出於成化間。謂長孫肖館於管氏為家師。以才見賞於主人。旋納為壻。以玉支機為聘禮。故以標名。此書他本。亦有題曰天花藏主人述。或兼題步月主人訂者。乃後來刊本。殊不足為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間樂四卷

光緒十九年  
上海石印本

題天花藏主人著。天花藏主人不知何人。著有玉嬌梨、平山冷燕、麟兒報玉、文機等小說多種。均已著錄。書凡十八回。述明時許繡虎與居掌珠及來吏部女遇合事。略謂：居鴻臚之女掌珠，自幼喜為男子裝束，嘗以出遊。遇許生繡虎，心甚羨之。乃詭云有妹，與定婚約。實即自媒。已而許生中探花，來吏部欲以己女妻之。許生不從，而掌珠固自幼男裝。人莫知其為女子。乃以計娶來女，卒與之共事一夫。許生得二美妻，享盡人間之樂，故以標書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兩交婚小傳四卷

大連滿鐵圖書  
藏東興周刻本

題步月主人訂。序後署曰：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此書作者疑即出於天花藏主人之手。卷首標題云：新編四才子二集兩交婚小傳。按第一回曰：平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名矣。然芳名不盡，躍躍筆端。因又採擇其才，有佳人之美，佳人擅才子之名。甘如蜜，辛若桂，姜者，續為二集。云：據此則又似與平山冷燕作者為一人矣。書凡十八回。述甘辛兩家婚姻事。甘願娶辛發之甥辛古釵，辛發娶甘願之妹甘夢。兩姓四才，俱富貴美滿。故曰兩交婚情節曲折。文筆生動，尚可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麟兒報回卷 大連清藏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序文尾署云。康熙壬子孟秋。天范藏主人題於素政堂。疑作者亦即天范藏主人也。書凡十六回。述明時事。謂廉清十三元。娶李昭華。毛小燕為妻。其福報則緣清父操賤業。好善不倦。故天以佳兒賜之。文中嘗謂。昔因廉小村行此善心。報他生出廉清。故名之曰麟兒。報作者之意。純在闡揚果報。惟第五回中有曰。再加惡言觸耳。深語攻心。許多世態。時時到眼。欲認為真。而直罵之。則恐傷天地之高厚。欲認為假。而忍受之。則滿胸憤氣。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不能平。故不得已。借酒消憂。托願寄傲。聊以嬉笑怒罵為文章。自苦自樂。尚不自知。又何惜乎人云。雖出諸書中主人公廉清之口。實可窺見作者胸臆。殆懷才不遇。滿腹牢騷之文士而已。至於筆墨。尚稱簡潔。書中因有萬仙翁屢次指示廉清之事。故此書之道光間刻本。遂改名為萬仙翁全傳也。

白圭志 經綸堂刻本

題博陵崔象川輯。何晴川評。象川晴川。事蹟不詳。嘉道間人。卷首標曰第八才子書白圭志。按卷前晴川居士序文。謂文有依據。較金瓶兩遊為有益世道。故詳加評論。列於才子書之八。則八才子書之名。為晴川品目。此書凡十六回。述吉水張氏事。略謂吉水張博為宗人張宏謀害。女蘭英為男子裝。與兄庭瑞游學。遇武建章與之訂交。而建章固夏氏姨女之子。改姓武氏。及應試。庭瑞中狀元。蘭英中榜眼。建章中探花。庭瑞先於吳城遇女子楊菊英。於舟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唱和。約為夫婦。別後。菊英與女友劉秀英。亦扮男裝應試。俱點翰林。天子欲招為駙馬。因倉皇遁去。天子尋知其情。遂命庭瑞妻菊英秀英。建章妻蘭英。俱富貴終老。而張宏父子。亦以不義罪死。其報復之由。則以張博示夢於巡撫劉忠。贈以白圭。上記被害情實。因以名書。據凡例所謂。事出於張氏譜中。象川輯之成書。則其事亦非全無根據也。至於文情。前半簡潔。後則頭緒稍繁。未免雜英。此書光緒間石印本。改題曰第一才子傳。

金蘭筏四卷

滿洲傳氏  
藏原刻本

題惜陰主人編輯。繡虎主人評閱。卷首無序文。正文每回之後。有顧天飛評語。疑即繡虎主人也。此書凡二十回。叙萬歷時田中桂事。略謂杭州田中桂者。嘗開金蘭社。誤交匪類。後中榜眼。並得二妻。乃賦金蘭筏詩。以自悔過。意在勸世。而亦沾染時習。至謂張閨老慕田生之才。欲贅為壻。田生始以有妻辭。繼則懼罪從命。而閨老二女。又於閨閣爭婚焉。其摹繪佳人才子之情狀如此。又落窠臼矣。此書流傳甚鮮。亦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因耳。

鐵花仙史

原刻本

題雲封山人編次。一嘯居士評點。卷首有三江鈞叟序。疑即作者為之。其姓名事蹟。均無可考。而序文中。曾引玉嬌梨及平山冷燕。則此書之作。更在二書之後矣。此書凡二十六回。叙王儒珍陳秋遠事。略云。武林蔡其志。與王悅友善。蔡女若蘭。與王子儒珍同年月日生。因訂婚約。儒珍有結義兄弟二人。一為同窗陳秋遠。一為錢塘知縣蘇誠齋之姪蘇紫宸。陳王並稱才子。蘇則文武兼長。王悅死。家中落。其志悔婚。欲以女改適某氏。若蘭不從。易男裝私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理技與秋遠相愛。亦為頑兄陷害。遭難流落。與若蘭俱為蘇誠齋收養。其後紫宸中進士。平海寇有功。忽厭繁華。棄官仙去。儒珍在誠齋教讀。先娶誠齋女。譬如。又娶若蘭。秋遠亦與瑶枝結婚。各遂宿願。富貴終老焉。書名鐵花仙史。以王氏埋劍園中。埋先人遺劍。上鐫芙蓉二字。遂有玉芙蓉生於園中。而復成精。肖瑶枝之貌。盡惑秋遠。賴仙人蘇紫宸掌中雷。方得救也。考明人舊本魚籃記傳奇。衍金龍女金牡丹與同年張瓊子張真。同年月日生。指腹為婚。張真在岳丈家讀書。東海金線鯉魚精。幻作牡丹之狀。與張



真私金壽日。真以無禮被逐。魚精復幻為小姐狀。隨之至家。金寵旋亦悔之。便招真至。兩家各有一牡丹。真偽難辯。因訴之包拯。拯禱城隍。啟請天兵討之。觀音至。以魚籃收伏之。於是張真與金牡丹團圓云。又龍圖公案卷六金鯉篇。載碧油潭金鯉誘惑秀才劉真事。亦相類此。鐵花仙史中所記玉芙蓉成妖事。蓋即本之。以為金書關目。而作者自負。竟以為標新立異也。

錦香亭四卷

經元堂刻本

題古吳素庵主人編。茂苑種花小史。閱茂苑即吳縣。疑作者吳縣人也。此書凡十六回。叙鍾景期艷遇事。頗似唐玄宗時某千牛遇達奚盈盈事。考王銍默記。引達奚盈盈傳云。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為千牛謁者。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其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常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事不由己。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此書大畧本於此傳。而增益他事。謂鍾景期娶葛明霞。衛碧秋。雷天然為妻。錦香亭為葛氏園亭。景期入都。與葛明霞相會於此。故以標名。按乾嘉間。吳縣石琰亦有錦香亭傳奇之作。疑即小說所本也。

雪月梅十卷

乾隆四十年  
聚錦堂刻本

清陳朗撰。朗字曉山。號鏡湖逸叟。浙江紹興人。卷首有乾隆四十年自序。及同時定陽董寄棉跋文。書內題曰。鏡湖逸叟陳朗曉山編輯。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巖評釋。穎上散人邵松年鶴巢校定。此書凡五十回。敘嘉靖時岑秀事。略謂。建康人岑秀。文武兼長。官內閣中書。以平倭有功。位至三公。娶許雪姐。王月娥。何小梅為妻。其叙許雪姐還魂事。頗似蒲松齡聊齋志異之薛慰娘篇。謂何小梅本孤女。為王進士婢。後與進士女月娥俱歸岑秀。則又與聊齋中小梅篇情節相同。疑此書即掠聊齋文而為之也。光緒間。此書石印本。改題曰第一奇書。又名兒女濃情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西遊記六卷

乾隆五十八年  
書業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標曰。天花才子評點。按劉廷璣在園雜識卷三。嘗引此書。則作者必清初人也。此書凡四十回。乃續吳承恩西遊記而作者。略謂。花果山復生石猴。亦得神通。稱為孫小聖。輔大顛和尚。賜號半偈者。復往西天。虔求真解。於路途中。收猪一戒。得沙彌。且遇諸魔。屢陷危難。願終達靈山。得解而返云。其中謂儒釋本一。全同西遊正傳。至於此作文筆。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亦能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燕山外史八卷

滿洲傅氏藏  
嘉慶間鈔本

清陳球撰。球字縕齋。浙江秀水人。諸生。家貧。工辭儷。善山水。以賣畫自給。喜傳奇。因有燕山外史之作。嘗謂史體從無以四六為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第託於稗乘。當希末減云。蓋未見唐人張鷟游仙窟。遂自以為獨創矣。此書八卷。不分回。述竇繩祖事。略云。永樂時有竇繩祖者。本燕人。就學於嘉興。悅貧女李愛姑。迎以同居。久之。父迫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絕去。愛姑復為金陵醴商所紿。輾轉落青樓。得俠士馬遠之助。終復歸竇。而大婦甚妬。虐遇之。生不能堪。偕愛姑遁去。會有唐賽兒之亂。又相失。比生復歸。則資產已空。婦亦求去。孑然止存一身。而愛姑忽至。謂當日匿尼庵中。今得重返。是年。竇生及第。累官至山東巡撫。迎愛姑入署。待如命婦。未幾生男。求乳媪。有應者。則前大婦也。再嫁後夫死。子殤。遂困頓為賤役。而生仍優容之。然婦又設計害馬遠。生亦牽連得罪。願終竟。昭雪復官。後與愛姑皆仙去焉。此書乃取明人馮夢禎所撰竇生傳一文為骨幹。加以渲染。演為三萬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言。專主詞華。然語必四六。隨處拘牽。狀物叙情。致失生氣。此書之作。亦略以寄慨者耳。至光緒初年。有永嘉傅聲谷注釋之。惟於本文多有刪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療妬緣清刻本

題靜恬主人撰。主人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原書卷首有靜恬主人序文。僅題曰庚戌。未標明年號。按金石錄小說亦署曰靜恬主人。想是一人。金石錄為乾隆時書。則此書當亦乾隆間所作也。此書凡八回。略謂宋綸妻秦氏性甚妬。朱赴京會試。途遇劫盜。而為許雄所救。且妻以女巧珠。未久。秦氏踵夫赴京。路為盜所擄。而巧珠亦被擄至山。與秦同繫。乃設計偕秦潛逃。秦感其義。因與共事一夫。妬念全消云。文短而拙。純為風世之作。其後坊間刻本有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書名為鴛鴦會者。實即此作耳。

鸚鵡媒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刻本

清錢維喬撰。維喬字樹參。號竹初。別署林棲居士。江蘇武進人。維城弟。乾隆舉人。知鄞縣。善詩文。工畫山水。茂密峭秀。兼擅其勝。著有竹初詩鈔。竹初文鈔。及碧落緣鸚鵡媒。乞食圖傳奇。此劇凡四十齣。演孫荆王寶娘因緣事。通本劇目情節。取材於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阿寶一則。點染編成。按卷首維喬自序曰。或有疑其幻者。則夫蜀魄楚魂。至今不絕。又況千年化鶴。七日為虎。漆園蝶翅。槐安蟻封。天下境之屬於幻者多矣。何不可作如是觀耶。臨川曰。第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信已維喬此作。文情結構。並稱佳妙。惟於律法。頗有未合處。至於梨園。則從不見鑒演者也。



乞食圖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刻本

清錢維喬撰。維喬有鸚鵡媒。已著錄。此劇凡三十二齣。演張靈崔瑩配合事。略謂。吳趨張靈。富才藝。少年不遇。與唐子畏。祝枝山相友善。子畏枝山。嘗春宴虎邱。張靈扮為乞丐。趨至席前。對吟乞食。子畏為之繪乞食圖一幀。故名。後張靈與崔氏女瑩訂配。雖經若干波折。二人終成眷屬焉。因劇中二人之姓。同於西廂記之鶯鶯君瑞。故此劇亦名後崔張也。全劇關目情節。取材於清張潮之虞初新志中。張靈崔瑩一傳。敷衍而成。亦以作者未諳曲律。流傳不廣之故。梨園未見搬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佛門緣傳奇

光緒二十年  
石印本

清楊組榮撰。組榮字筱坡。陝西懷遠人。善詩文。工詞曲。才霸而性傲。遇不當意者。恆窺以白眼。故所如多不合。卒以抑鬱終。有佛門緣傳奇。西山鼓詞。牙牌詞。著述雖富。泰半不傳。此劇凡二十齣。演僧尼匹配事。略謂。白雲寺僧人秀曇。襁褓時入禪門。資質聰美。性耽書史。康平縣令馬道傳。見而愛之。收為義子。馬有老友王相才者。豪俠仗義。偶遊尼庵。遇一戴髮尼。詢其家世。知為亡友尹信士之女。小字慧姑。於是携歸家中。認為義女。後王相才夢化身鸚鵡。引秀曇入慧姑閨內相會。醒來商之於馬道傳。乃與二人執柯。一僧一尼。配成夫婦。故名佛門緣。又名鸚鵡媒。據卷首方濬序文所稱。此劇初名鸚鵡媒。稿甫竣。而遭洪楊之變。幾盡燬滅。後經整理續作。始付梓云。通本情詞清麗。尚為可誦。惟作者未諳曲律。不適鑾弄。遂從未見於梨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全福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槐慶堂刻本

清王筠撰。筠有繁華夢。已著錄。此劇凡二十八齣。演文彥滿門富貴榮華事。關目情節。全出虛撰。按卷首朱石君序文曰。長安女史王筠。余同年南園王君之女也。生有慧性。於詩書無不淹貫。自恨不為男子。特撰繁華夢一劇。以自發揮。庚寅南園訪余晉陽臬署。出以相示。余曰。曲則佳矣。但全劇過於冷寂。使讀者悄然而悲。泫然而泣。此雍門之琴。易水之歌也。奏於華筵綺席。恐非所宜耳。南園以為然。歸以告筠。筠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唯越次年。而全福記又脫稿矣。南園託郵筒寄余京邸。余展而讀之。見其整義落想。處處出人意外。而且另闢蹊徑者。不勦襲前書。繁華夢如風雨凄凄。全福記如春光融融。譬諸蘭桂異蕊而同芳。尹邢殊姿而並麗。真閨閣之俊才。而詞林之雙璧矣。女史此劇。不失佳作。惟以不諳曲律。舛誤殊多。梨園未見流傳。想非無因耳。

繁華夢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槐慶堂刻本

清王筠撰。筠號長安女史。陝西長安人。王之女。幼稟異質。書史過目即解。善詩文。能製曲。著有繁華夢。全福記傳奇。此劇凡二十五齣。演王夢麟與謝夢鳳。胡夢蓮黃夢蘭三女遇合事。通本情節。全出杜撰。劇中長安書生王夢麟。即作者長安女史之自寓。按卷首女史父王之常序文有曰。女筠每以身列巾幗為恨。因撰繁華夢一劇。以自抒其胸臆。草創就。即呈余勸正。其中有涉於繁冗者。為細加刪潤。綴以評語。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一編云。於此可見作者之意也。李調元雨村詩話嘗謂。閨媛填傳奇。古人所少。長安女史王筠。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入王氏登場。生於二齣始出。亦變例也。女史此作。文情雖佳。而乖於律法。故梨園中。亦不見有樂演者焉。



洞庭緣傳奇

光緒六年  
刻本

清陸繼輅撰。繼輅字祁生。號修平。江蘇陽湖人。嘉慶舉人。官貴溪知縣。工詩。李兆洛稱其溫清多風。如其為人。有崇百樂齋詩文集及札記。洞庭緣。秣陵秋傳。奇。此記凡十六齣。演陳弼教與洞庭公主。柳宗望與織成因緣事。全劇情節。根據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八。西湖主一則。渲染而成。何兆瀛序此劇曰。綴聊齋志怪之書。翻湖上傳奇之譜。為洞庭緣院本十六折。作波濤而縈帶。織雲錦以綢繆。人同劉阮。俱號龍媒。緣結履中。偏逢魚媿。雲鬟霧鬢。吹下步虛之聲。海市蜃樓。飛作散花之舞。烏絲寫偏。紅豆敲殘。誇小杜以驚迴。競周郎而顧誤。斯亦擅韻事於千古。成嘉會於一時已。此劇關目。幻化莫測。頗足觀賞。詞藻亦佳。惟以疏於律法。故不甚適於梨園之變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羅鏡雜劇

滿洲傳氏  
藏舊鈔本

清傅山撰。山有八仙慶壽。齊人乞食。已著錄。此劇凡六折。演太原書生陸龍與名伎弱媚配合事。關目情節。未詳所本。然察作者之意。必有所指。非盡憑空捏造者。按卷首有作者自序云。大戲場維摩曰。功當成。好事業。不必假好人手。緣當合。好風流。不必賴好人收。名當傳。好文章。不必出好人口。用世大賢。看取紅羅鏡可也。此劇文情並妙。全用北調。宋元人家法。意通詞渾。可稱當行之作。惟此劇從無刻本。傳流梨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見彙演。而戲曲書目。亦未著錄。至可珍也。

齊人乞食雜劇

清洲傅氏藏舊鈔本

清傅山撰。山有八仙慶壽已著錄。此劇僅一折。演齊人乞食事。乃取孟子所謂齊人有一妻一妾。乞餘東郭墻間之意。按齊人妻妾事。孟子設言。本無其人。純為寓言。劇中尾聲曲云。俺齊人的名兒。雖是不才。也收在孟夫子章句之內。強如那貴官顯爵。臨死去。把金珠求一張墓誌。借埋。只怕那世上美妻妾。不似俺醜妻妾。還須教世上真齊人。喝我一聲假齊人的。果作者之意。全在風世。蓋作者生當明季。茹花委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義子奄兒。簪纓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妻婦。士夫幾不知廉恥為何物。宜其嬉笑怒罵。假此一吐胸中之抑鬱焉。此劇既未見於著錄。亦無傳刻之本。殊足貴也。

南詞叙錄

民國十年石印 曲苑本

明徐渭撰。渭有四聲猿。歌代嘯雜劇。已著錄。卷首有嘉靖己未夏六月望天池道人志語曰。北雜劇有錄鬼簿。院本有樂府雜錄。曲選有太平樂府。記載詳矣。惟南戲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予嘗惜之。客間多病。咄咄無可與語。遂錄諸戲文名。附以鄙見。豈曰成書。聊以消永日。忘敲蒸而已。全書不分卷。雖寥寥四十四則。然論述南戲源流。戲場故實。足資考證。其中解釋曲中常用方言字義一則。共計詞語五十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尤為治戲曲文學者之重要資料。末附宋元舊篇南戲目。凡六十五種。及明朝南戲目。凡三十三種。並為研究南戲寶貴之文獻。此書眉端間有批註。又明朝南戲目。自邵文明作香囊記一種起。至唐僧西遊記止。共十五種。據姚燮今樂考證所載。蓋皆出於清人何焯所補註者。而於南戲之研究。裨益亦至大焉。



方諸館曲律四卷

北京圖書館藏  
天啟五年刻本

明王驥德撰。驥德字伯良，號方諸生，別署秦樓外史。浙江會稽人。幼嗜歌樂，精研詞曲。至壯不衰，以散曲負盛名於時。始師徐渭，即以知音互賞。繼與吳江沈璟討論音律，最為沈氏推服。著有男后記、離魂、救友、雙鬟、招魂雜劇，及題紅記傳奇。曲律，方諸館樂府、南詞正韻等。此書凡四卷：卷一論曲源至論調名，共三章；卷二論宮調至論對偶，共十七章；卷三論用事至雜論上，共十九章；卷四雜論下至論曲亨屯，共二章。此書為自來評曲論曲之最完備者。蓋沈璟之譜韻，呂天成之品藻，驥德皆能得其精微。此作實明代曲學中所不可少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顧誤錄

滿洲傅氏藏成豐元年篆雲齋刻本

清王德暉徐沅澂合撰。德暉字曉山，山西太原人。沅澂字惺宇，河北大興人。此書為研究度曲之作。內容計有四聲紀畧、五音總論、五音口訣、十二律集說、十二律長短次序、十二律相生、十二律陰陽方位、七調方圖、七調圖、七調旋、十二律圖、十二律旋宮圖、七音叶律圖、十二律宮調說、十二律宮調目、十二月宮調、音節所宜、度曲得失、度曲十病、度曲八法、學曲六成、中原韻出字訣、辨聲捷訣、南北曲總說、南北方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論南北宮調說、聲調說、工尺即反切論、頭腹尾論、紅黑板論、襯字論、尾聲論、煞尾論、毛先舒陰陽略、沈衣仲養氣論、曲中厄難、韻學源流、陰去聲摘錄、北曲入聲字、南北韻選、庭字、俗唱正訛等，共四十章。卷首有周崇序文，略云：惺宇徐君於讀書出宰之餘，輯成顧誤一編，探六律之源，闡九宮之秘，證今稽古，釐正詳明。其友曉山王君素稱同調，辛亥歲過於京邸，因出曲律精華，互相參校，付之剞劂。其將望大雅之有作，而進此道於依永和聲之盛，所以發明音律而不與

古樂俱泯者。亦僅僅賴此乎。蓋德輝沅徵此書。雖未若徐大椿樂府傳聲之該贍精當。要亦不失為度曲入門之南針也。

玉門關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道光間刻本

題青城山樵填詞。岑華道人正拍。山樵姓名事蹟不詳。僅知為四川灌縣人。道人姓名事蹟亦無可考。卷首有婁縣姚椿題詞。則作者必為嘉道時人也。此劇凡十八齣。衍班超投筆從戎。遠征西域事。考後漢書。班超本傳載。超字仲升。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家貧。傭書養母。任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章兩帝時。出征西域。歷官軍司馬。將軍長史。西域都護。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年老乞歸。徵還。拜射生校尉。卒年七十一云。此劇關目。大抵取材史傳。渲染而成。按班超嘗有臣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之語。故此劇取以標名。通本結構。尚稱工穩。文律亦佳。惟以流傳至罕。梨園中從未見有搬行者也。



征西演義全傳六卷

乾周

題中都逸叟原序。吳門恂社主人編次。卷首有乾隆五十年恂社主人重刻征西傳序文。編者姓名已不可考。此書凡四十回。自諸人獲隋唐演義第六十八回鈔起。省略馬賓王蕭后事。憑空捏出薛仁貴征西一段。嗣自蓋此書第十一回以下。全襲褚作第七十回以下文。嘗考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仁貴信有其人。丁山則未之聞也。據舊唐書本傳。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鞭。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則俗傳為白袍小將。固有徵矣。高宗稱其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則其為一朝名將。固不待言。其子訥。自有傳。始為藍田令。其後突厥入寇。武后納將門子。使攝左武威將軍。安東道經略。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開元二年討契丹。為所覆敗。訥脫身走免。詔削其官爵。吐蕃寇臨洮。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大破賊衆。錄功拜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卒諡昭定。史稱其沉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是訥固不愧將門之子。其弟楚玉。開元中為幽

州大都督府長史。不久遂卒。無甚功績。訥子暢。拜朝散大夫。薛氏一門。可考者如此。小說附會之云。薛家世為名將。三興三敗。仁貴子為丁山。丁山子為薛剛。則大謬不然矣。樊梨花為丁山之妻。既無丁山。安有梨花。然四川松潘廳界。相傳有樊梨花墓。則又奇矣。按王先謙婉孌封傳奇序文有云。蜀國搜奇。樊梨花。不妨有墓。秦州覽古。王賢釗未必無竄。似真有其人者也。隋唐演義一書。詞旨淵雅。未合於社會一般讀者。故點者另編此本。以徇俗好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度梅全傳六卷

列本  
益秀堂

題惜陰堂主人編輯。繡虎堂主人評閱。封面又題天花主人編。所題編者。是否為一人。殊難考定。此書凡四十回。託唐肅宗時事。梅良玉與陳春生各得二妻。梅妻為陳杏元。鄒雲英。陳妻為周玉姐。邱雲仙。以陳氏園中梅落重開為關目。略謂梅良玉父梅樹為盧杞所害。良玉投陳日昇家避難。日昇為樹設祭。天忽風雨。將梅花吹落。陳公以為不祥。憤欲出家。已而梅花竟重開。云按乾嘉間吳縣石琰有兩度梅傳奇之作。一名玉鱗簪。又名梅開兩度。亦衍此故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今各地俗劇中。更有敷演者。其流傳之廣。於此可見矣。

引鳳簫四卷

滿洲傳記  
流傳本

題楓江半雲友輯。鶴阜芟俗生閱。半雲友芟俗生姓名事蹟均無可考。卷首亦無序文。惟知必乾隆以前人之作無疑。此書凡十六回。叙白引事。託為出於宋仁宗時。略云。青州樂安縣有白引者。嘗以冬日尋訪仙人。遇黃嶺客。贈以四言。一曰駕一葉之扁舟。挾飛仙以遨遊。二曰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三曰鳳凰臺上憶吹簫。四曰羊子當年墮淚碑。已而王引父以忤王安石罷歸。縣令賢之。為立碑褒之。安石怒。命緹騎逮之。入獄。有俠客救之出。因隱聲息影。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五湖。而第一言驗。引遺家難。亦逃去。止於杭州寺院。而第二言驗。時有金侍郎。延引至家教讀。侍郎女名鳳娘。婢曰霞簫。慕生之才。與通款曲。而第三言驗。後安石罷相。父子俱還家。守高不仕。向碑為新黨所毀者。至是復植於道。而第四言亦驗矣。此書文意平淡。率合四語。殊不自然。致墮庸俗之誚焉。



鴛鴦配四卷 原刻本

未題撰人姓名。卷首亦無序文。此書凡十二回。託宋理宗時事。略云。崔學士有二女。長曰玉英。次曰玉瑞。學士嘗館故人子申荀。二生於家。崔玉英悅申生。崔玉瑞悅荀生。各以家藏玉鴛鴦為定情信物。其後崔學士因援襄陽失利。拿問家屬。夫人乃携二女潛逃。馬中途。崔玉瑞為盜所擄。崔玉英亦為江賊制劫去。欲納為側室。申荀二生。旋登高第。荀平寇時。而得玉瑞。申生則遇俠客。劫玉英還。均成為夫婦。富貴以終云。此書文意平庸。故流傳亦不甚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柳鶯四卷 康熙間原刻本

題南軒鵬冠史者編。石廬折飲潛夫評。卷首有序文。尾署曰康熙壬寅秋八月吳門折飲潛夫題。作者及評者之姓名里居俱無可考。是否一人。亦不得詳。惟可知為順康間人。則無疑耳。此書凡十回。叙嘉靖石液事。所謂春者。為女子梅凌春。鶯者。為女子畢臨鶯。二女與石液始相愛慕。終得美滿團圓。至於所謂柳者。乃以石生侍童被人拐去。易名柳姐。飾為女子。石生買妾得之。遂復其舊也。通本情節。未悉所本。命意屬文。亦未見佳妙。流傳不廣。非無因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分夢金傳道光十五年

題瀟湘仙史張士登著。羅浮僑客何芳以評士登芳以里居事蹟均無可考。卷首有嘉慶二十三年作者自序。及二十四年西湖繆良蓮仙南海黎成華兩家題詞。則書成實在嘉慶末年也。此書凡十六回。叙章孟瑤事。略謂章孟瑤依外舅居嶺南。兩任戎幕。征討安南。頗著功績。事定卜居西湖。其人具文武才。有謀略。能濟人之危。而琴棋馬吊諸戲亦優為之。故往往為才女所傾心。先後娶三妻馬。綜觀通本情節。全出虛撰。章孟瑤實即作者張士登自寓。所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分夢者。非真事之意耳。原刻本外。有光緒間石印本。惟改題曰醒夢錄也。

花月痕十六卷光緒十四年

清魏秀仁撰。秀仁字子安。號子敬。別署眠鶴主人。福建侯官人。早歲負文名。長遊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喜為狹邪遊。所作詩詞。尤富麗瑰綺。中年以後。乃折節學道。治程朱學。最遵言行不苟。鄉里以長者稱。晚歲學行益高。撰述宏富。而今盛傳者。則在其花月痕小說。此書凡五十二回。叙韋癡珠韓荷生與妓女秋痕采秋事。乃秀仁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館時。多暇日。欲讀書。又苦叢雜無聊。遂創此作。以自寫照。其中所謂韋瑩字癡珠者。即秀仁也。謝章铤課餘續錄云。花月痕雖小說。畢竟是才人吐屬。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嫺雅。市儈大腹費。未必能解。若載之京華。懸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員。需次之窮宦。既無力看花。又無量飲酒。皆沈欲死。一見此書。必且破其成。敬別敬之餘囊。亂擲金錢。負之而去矣。綜觀此書。布局原在使升沈相形。行文亦惟以纏綿為主。但時復有哀怨悲涼之筆。交錯其間。欲於歡笑之時。並見黯黯。而詩詞簡啟。充塞書中。文飾既繁。情致轉晦也。蓋秀仁此作。乃花氏酒地。沈酣醉夢中。嘻笑怒罵。而一瀉其骯髒不平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氣者耳。

水滸後傳八卷 原刻本

明陳忱撰。忱字遐心。號雁宕山樵。浙江烏程人。居貧。賣卜自給。究心經史。稗編野乘。無不貫穿。好作詩文。驅策典故。若數家珍。而無聊不平之氣。時復盤旋於楮墨之上。鄉薦紳咸推重之。身名俱隱。窮餓以終。詩文雜著。多散佚。不傳。有雁宕詩集。雁宕雜著。癡世界。水滸後傳。廿一史彈詞等。此書題曰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凡四十回。蓋以續百回本忠義水滸傳者。略謂宋江既死。餘人尚為宋禦金。然無功績。李俊遂率眾浮海。王於暹羅。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却上金鰲背。上行之識。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其結束頗似唐人杜九尾之虬髯客傳。按陳忱為明末遺民。故此傳雖遊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矣。

湯冠志七十卷

滿洲傅氏藏咸豐三年原刻本

清俞萬春撰。萬春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浙江山陰人。諸生。嘗隨其父宦粵。徭民之變。從征有功。議叙。後行醫於杭州。晚年奉道釋。道光二十九年卒。著有湯冠志。凡七十回。楔子一回。力駁陳忱後水滸傳。自七十一回起。一百四十回止。原名結水滸。大旨謂宋江並無受招平方臘事。只有為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力破陳忱偽言。稱山泊首領。非死即誅。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亦有關人心世道之作。其中造事行文。如陳麗卿揚騰蛟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及高平山採藥。荀冠仙指迷各段。警絕處幾欲駕水滸本傳而上。惜通體不甚相稱。而一百八人之因果。雖針鋒相對。未免過露痕迹耳。此書之作。始於道光六年。而迄於二十七年。首尾二十二年。萬春未遑修飾而歿。至咸豐元年。其子龍光始修潤而刻之。

八仙慶壽雜劇

滿洲傅氏藏咸豐鈔本

清傅山撰。山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別署公之它。一作公他。亦曰朱衣道人。又字晉廬。別號甚多。山西陽曲人。少有異稟。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搢紳先生。氣習腐惡。山獨堅苦持氣節。明亡時。衣朱衣。居土穴。養母。天下大定。始稍稍出。隱於黃冠。康熙中。徵舉鴻博。至京。堅卧城西古寺。不與試。授中書舍人。以老病辭歸。善畫山水墨竹。工詩。文及金石篆刻。又精醫。其文章節槩。照耀寰區。著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甚富。皆立言不朽。而其餘波末綫。旁及製曲。有八仙慶壽。齊人乞食。紅羅鏡。雜劇三種。此劇僅一折。述八仙慶祝壽辰事。惟劇中八仙。非世俗相傳之呂洞賓。鍾離權。韓湘子等仙人。乃指莊周。東方朔。寒貧。李正陽。幼伯。女丸。麻姑。酒客八人而言。按劇中八仙登場。駐雲飛曲云。莊叟逍遙。方朔詼諧。冠帶老。凍得寒貧倒。李正陽呵呵笑。幼伯子太丰標。女丸媚妙。頃刻花兒弄出麻姑爪。酒客也負著尊罍走一遭。翻目情節。憑空結撰。純為寓言。字字清新。言言雋快。雖稍疏於



律法。然亦不失為佳構。此劇未經傳刻。梨園不見。爰弄。誠珍籍也。

舟遊雜劇

滿洲傅氏藏蕭山鍾駿文校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字悉伯。號尊客。浙江會稽人。光緒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中日事起。敗問至。感憤扼腕。卒於官。慈銘精思閱覽。最致力於史。詩文尤負重名。著述甚富。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樹閣詩集。越縵堂日記鈔等。又舟遊秋夢雜劇二種。總名桃花聖解盒樂府。此劇僅一折。演文純父施弄珠遇合事。按劇末有慈銘跋文曰。余嘗見唐小說載文觀察施弄珠事。當其單車上道。所眷

被奪。冷落之况。為之感唏。及持節錦歸。邂逅津館。遽捐萬金。竟脫其籍。擄去。不覺慨然於前後榮悴之殊。為之忽笑忽涕。惟稱文已離家十餘年。年已老大。又銜驛吏仇士構却之憾。竟致其死。皆於情事有未能愜。故稍為變易。以就觀者。事之有無。不足深究耳。按其中所載僚屬名氏。於史傳殊無可考。浙東廉使。亦無其名。又稱文嘗官鳳閣舍人。其為觀察時。官文昌左丞。考唐改中書省為鳳閣。尚書省為文昌省。皆在高宗龍朔時。旋即改故。而觀察使之名。在玄宗開元

末由黜陟使改置。然唐人小說多喜為鳳閣文昌之稱。蓋一代稱謂固如此也。唐自玄宗諱純。凡富醅等字皆避。則支事當在水貞以前耳。此劇情文並茂。惟流傳不廣。故梨園中亦從未見有搬衍也。

秋夢雜劇

滿洲傅氏藏蕭山鍾駿文校刻本

清李慈銘撰。慈銘有丹蓬雜劇。已著錄。此劇為桃花聖解盒樂府第二種。僅一折。演莫嶠柳嬰娘夢中重逢事。劇中事蹟純非虛構。莫嶠即李慈銘之託名。柳嬰娘乃指其外妹薛珠嬰。蓋作者青梅竹馬時之一段艷事。試尋駢體文鈔。羅庵遊賞小志。及詩集中文字。皆歷歷可徵也。按劇末涵公跋文有云。至人無夢。忘情也。愚人無夢。不及情也。安豐有言。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情也者。其夢之帥乎。越縵生。幼病於情者十

餘年。已而悔之。近方研經學道。痛自砥治。絕口不言情。秋室伏景。屏俗勿營。感寂入幽。忽忽而夢。既寢。述夢中狀為雜劇樂府。東臨生受而誦之。憮然曰。善哉。乎。情譬水也。堤而遏之。孰若順而導之。使情之泛濫而失其閑者。納諸歸墟。斯日習於情。而幾乎忘焉。殆夢忘之矣。則秋夢一篇。其越縵防情之學乎。此劇聯套。脫胎於還魂記傳奇第十二尋夢一齣。至於詞意。則哀感頑艷。移情蕩氣。有溢於字句之外者。可稱才人極筆矣。此劇亦因流傳甚鮮。梨園從無變弄也。



烏闌誓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嘉慶間刻本

清潘炤撰。炤字鸞坡。江蘇吳江人。潘耒之從孫。與袁枚、張問陶輩相交善。乾嘉時人。善詩文。著有小百尺樓詩文集。夢花影雜劇。烏闌誓傳奇。此劇凡三十六齣。衍李益、霍小玉故事。按作者自序謂：丙午七夕。余客上黨。與李月槎郡伯話乞巧事。秦人風俗。張錦繡樹瓜果。宮掖尤尚。是以驪山當夜。感而密誓。為長恨歌。傳情張本。然霍小玉之恨。有甚於鶯鶯者。因出唐人將防傳。共觀而歎焉。月槎愆系以詩。爰仿長恨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即白香山韻。甫脫稿。月槎擊節歎賞。為付削刀。遂傳其事云。後又敷衍為劇。開目情節。與將防霍小玉傳大略相同。惟劇中謂李益及霍小玉。係織女所謫之牧童及絡絲娘所轉生者。是本傳所無。又本傳中謂畫烏絲闌書誓詞之絹。本小玉家中舊藏。而劇中謂出織女所贈。又小玉死後。為織女所拯。以返魂香。幻作靈槎。送小玉至江淮。復為易元救之。後終與李益團圓云。此亦與本傳不合也。此劇文律尚可。惟流傳不廣。故未見梨園有搬演者焉。

李雲生四種曲

道光間  
原刻本

清李文瀚撰。文瀚字雲生。號訊鏡詞人。安徽宣城人。此集共收傳奇四種。其一曰紫荊花。凡三十二齣。演理璧理珠兄弟離合事。開目情節。據凡例言。虛實參半。劇名紫荊花。取紫荊花下宜兄弟之意。借花神為樞紐。聯絡夫婦。夫婦合而兄弟自全。毋庸泥也。其二曰胭脂烏。凡十六齣。演鄂秋隼下胭脂遇合事。取材於蒲松齡聊齋誌異。卷十四胭脂一文。敷衍而成。其三曰銀漢槎。凡十八齣。演張騫浮槎至天河故事。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拾博物志。山海經。荆楚歲時記。及漢書張騫汲黯本傳。組織而成。以張騫為主。汲黯為賓。至東方朔嚴君平。迺張騫之陪客。卜式迺汲黯之陪客。一則證石。一則助餉。皆湊趣於張汲。而有功於河海斯民者。故為牽引之。其四曰鳳飛樓。凡二十齣。演清初岐山烈女梁珊如事。根據岐山縣志。人物梁珊如條。敷衍者。虛中並穿插孫傳庭鄭崇儉楊嗣昌。即捷春賀人龍。左良玉秦良玉萬元吉黃澍李光壁高迎祥張獻忠諸人事蹟。悉本明史。及蜀碧守汴日記諸書。以事關名

節俱實錄也。以上四種。文情結構。尚稱工穩。惟於曲律。多有未合處。此本流傳甚鮮。故於梨園中。亦從不見有襲弄也。

倚晴樓七種曲

光緒七年刻本

清黃燮清撰。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珊。浙江海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以寶錄館謄錄用。湖北知縣。病不之官。家居築拙宜園硯園。栽花種竹。著述自娛。咸豐十一年。賊陷縣城。乃之楚。就官權宜都。未幾卒於任。工詩善畫。通音律。著有倚晴樓集。及戲曲七種。國朝詞綜續編等。此七種曲。一曰茂陵絃傳奇。凡二十四齣。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故事。亦名當壚艷。其中買賦一齣。最為膾炙人口。二曰帝女花傳奇。凡二十齣。譜

明思宗女長平公主事。通體悉據吳偉業輓詩。而文字哀感頑艷。幾欲奪過蔣士銓。雖敘述清代殊恩。而言外自見故國之感。惟佛貶散花兩齣。全拾藏園唾餘。於是陳娘李文翰輩。莫不效之。遂成劇場惡套矣。三曰春令原傳奇。凡二十四齣。則根據蒲松齡聊齋誌異。卷三所載曾友于事。四曰鴛鴦鏡傳奇。凡十齣。取材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三十三鴛鴦鏡一則。敷演而成。五曰桃紅雪傳奇。凡二十齣。述康熙間耿精忠叛。永康烈婦吳絳雪殉難事。其詞精警拔俗。與帝女



花曲皆扶植倫紀之作。收骨弔烈諸齣。刻意摹寫。洵為有功世道之文。六曰居官鑑傳奇。凡二十六齣。演王文錫居官清廉事。七曰凌波影雜劇。凡四齣。搬曹子建遇洛神故事。以上七種。文詞或可頡頏藏園。而排場則不甚研討。故熱鬧劇不多。所謂案頭之曲。非觀齣伎倆也。

九宮譜定十二卷

滿洲傅氏藏清初錄舊堂刻本

清查繼佐撰。繼佐字伊璜。一字敬修。號異齋。別署東山釣史。浙江海鹽人。明季舉人。入清後更名省。或隱姓名為左尹。工書畫。嘗於雪中遇乞人吳六奇。異之。送與痛飲。贈貲遣歸。後六奇從軍。官至提督。莊氏明史微起。繼佐以名列參校。六奇力為奏辦。得免。迎繼佐至粵。待以上客。蔣士銓為製雪中人傳奇。以紀之。著有班漢史論。九宮譜定。此譜凡十二卷。卷一載黃鐘宮曲。卷二載正宮曲。卷三載仙呂宮曲。卷四載中呂宮曲。卷五載南呂宮曲。卷六載越調曲。卷七載商調曲。卷八載徵調曲。卷九載仙呂入雙調曲。卷十載羽調般涉調大石調小石調各曲。卷十一載宮調木調各曲。卷十二載各宮調互犯諸曲。卷首有驚湖逸者凡例十則。及東山釣史總論十六章。按東山釣史自序曰。舊九宮譜大略耳。其中錯紊頗多。且甚促率。余友沈子曠。宋遂聲。朱彥兮。相依數十年。子曠每有特解。而數于歌最工。又時時得從陸君揚。陳瑞初。汪異光。陳素如。蔡令斐。揚抗音調。互有發明。今來嶺南。與驚湖逸者偶。及聲事。遂取故譜釐正之云。沈子曠事蹟。及驚湖逸者姓名。惜皆不詳。此

譜於舊九宮譜曲名之直漏者。間有補訂。至於四聲點板。並詳註之用。曲合情。亦多標明。甚便製曲者之入門。亦為南曲譜中之一善本耳。

北詞廣正譜清李玉撰。玉有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眉山秀太。平錢。昊天塔。清忠譜等傳奇。俱已著錄。此譜凡十四帙。第一帙錄黃鐘宮類題共三十三章。第二帙錄正宮類題共三十七章。第三帙錄仙呂宮類題共五十三章。第四帙錄南呂宮類題共二十五章。第五帙錄中呂宮類題共四十四章。第六帙錄道宮類題共五章。第七帙錄大石調類題共三十三章。第八帙錄小石調類題共五章。第九帙錄般涉調類題共九章。第十帙錄商角調類題共六章。第十一

帙錄高平調類題共五章。第十二帙指調。第十三宮調。兩帙原缺。第十四帙錄商調類題共三十一章。第十五帙用調原缺。第十六帙越調類題共三十七章。第十七帙錄雙調類題共一百十九章。第十八帙附南戲北詞正謬十章。及牌名正訛九章。卷首有吳偉業序文。略謂。李子玄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以十郎之才調。效耆卿之填詞。所著傳奇數十種。間以其餘閒。採元人各種傳奇散套。及明初諸名人所著中之北詞。依宮按調。索為全書。復取華藻。徐子室所輯。參而訂之云。



蓋此譜乃玄玉取徐子室原稿。重為補訂。更舉太和正音譜之偏謬。脫漏者。一一繩而正之。引證之富。研覈之精。得未曾有。製曲者每奉為圭臬。欽定大成諸譜。於此詞之部。借重而已。不能益也。譜名廣正。不為浮誇。且其中所引之雜劇傳奇選本。為今日不得見者頗多。至是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詞林逸響四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天啟三年刻本。

明許宇輯。字字仰拙。江蘇吳縣人。此集分為風花雪月四卷。劇曲散套兼收。卷首有句吳愚谷老人序文。凡例五則。曲中聲律一則。風卷計選明人鄭虛舟、陳大聲、劉東生、康對山、唐伯虎、文衡山等二十五家散曲。共五十三套。花卷計選高東嘉、毛道后、沈青門、杜圻山、沈寧庵、吳載伯等三十家散曲。共六十一套。雲卷計選琵琶記、南西廂記、荆釵記、白兔記、幽閨記、浣紗記、千金記、焚香記等傳奇八種。共七十四齣。月卷計選明珠記、金印記、香囊記、絲樓記、牧羊記、五倫記、尋親記、玉簪記、羅錦記、龍承記、繡襦記、投筆記、還帶記、四節記、連環記、玉玦記、八義記、羅囊記、玉合記、觀江樓記、崔君瑞傳、寶劍記、紅拂記、灌園記、祝髮記、葛衣記、還魂記、紫釵記、紅梨記、吳夢記、西樓記、雙雄記、鸞鏡記、檀玉記、節俠記、花亭記等傳奇三十六種。共六十六齣。雪月兩卷。全錄元明傳奇。每種由一齣至十餘齣不等。所選尤以琵琶記為最多。按凡例第四則曰。時曲戲曲。世所共覲。選幾相匹。而琵琶為曲祖。於戲曲獨尊焉。遂當什之二。要皆人口之膾炙也。此集所選。以南詞為主。間附北曲之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者亦云絃索不可廢焉耳。表前附載琵琶原始一文。分十七則。實即魏良輔之曲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騷合編四卷

滿洲傅氏藏宗  
禎十年刻本

明張楚叔張旭初合輯。楚叔名不詳。號騷隱居士。旭初為其弟。名亦不詳。號半嶺道人。浙江杭縣人。事蹟無考。此書卷首標曰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題曰騷隱居士選輯。半嶺道人刪訂。蓋楚叔當廣收散曲。題名吳騷。共成三集。刻於萬歷間。及崇禎十年。旭初嚴襄合併一編。即此書也。卷一計錄仙呂曲十九套及小令二十闕。羽調曲四套。正宮曲二十一套。大石曲二套。卷二計錄中呂曲十九套。南呂曲四十二套。卷三計錄黃鍾曲十三套。越調曲五套。商調曲三十七套及小令八闕。雙調曲三套。卷四計錄仙呂入雙調曲十七套及小令七闕。附錄新增體并各宮花犯曲十二套及小令十一闕。譜外雙調曲二套。南北間調曲五套。北調曲十一套。所錄有明諸家散曲。體皆側艷。惟幽期歡會。惜別傷離之詞也。散曲總集。此編較雅熙樂府南詞韻選。南北宮詞紀等書。稍為晚出。故吳江沈氏吳縣馮氏山陰王氏諸作。所采甚多。而嶺樵騷隱二家評語。散見各曲後者。復皆有所依據。足資參證。且此編辨訂牌調。分析正。考集曲之字句。正板式之外。謠尤較他選為精。



洵稱散曲總集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霞新奏十四卷

通縣王氏歲天  
啟七年刻本

明香月居顧曲散人輯。卷首有太霞新奏發凡十三則。著曰香月居顧曲散人識。每卷目錄。並題曰香月居主人許選香月居顧曲散人姓名里居事蹟。俱無可考。或謂顧曲散人即馮夢龍之別署。然無確證。未敢妄從也。此集凡十四卷。卷一共錄仙呂曲十四套。卷二共錄羽調曲三套。卷三共錄正宮曲十九套。卷四共錄大石調曲三套。卷五共錄中呂曲十六套。卷六共錄南呂曲十六套。卷七共錄南呂曲十八套。卷八共錄黃鐘曲八套。卷九共錄越調曲三套。卷十共錄商調曲二十套。卷十一共錄商調曲十九套。卷十二計錄雙調曲三套。仙呂八雙調曲二十一套。卷十三錄雜宮調曲共十四闕。卷十四錄諸宮調小令共一百三十五闕。所選散曲大都當時名家新製。未經人耳目者。古調所抹至罕。故取名曰太霞新奏。吳江詞隱先生沈伯英。為詞家開山祖師。伯明其猶子。其諸弟則平君善君庸。俱以詞擅場。信王謝家無弱子弟。此集所錄沈氏之作甚多。他如馮夢龍。袁于令諸家曲。亦極可貴者。卷首載詞隱先生二郎神一套曲。論曲韻律之法。畧備於此。以為此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序文苦心亦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萬錦清音四集滿洲傅氏藏順治十八年刻本

清方來館主人輯。卷首有順治辛丑臘月方來館主人題序。尾署白雲道人。方來館二章。每集卷首。下欄均標曰方來館合選古今傳奇。可知輯者必為方來。方東館主人。就白雲道人者無疑。惟姓名事蹟俱已無考。此書版式。分為上下兩欄。上欄未標卷數。一集題曰名家雜詠。選鄭虛舟康對山諸家散曲。四十五套。二集上欄亦題曰名家雜詠。選梁伯龍王雅宜諸家散曲。五十五套。三集上欄前半題曰名家雜詠。選梁伯龍錢鶴灘諸家散曲。二十六套。後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題曰幽窗雅奏。選琵琶刺叙幽閨牧羊等親羅鯉還帶連環玉合麒麟浣紗絲樓明珠五倫香囊八義玉環玉玦三國西樓紅拂玉符紫釵霞箋鸛鵲裘寶城兒南西廂北西廂等劇。共二十八種。每種一齣至三齣。僅錄曲文。不註賓白。四集上欄前半題曰絃索調。選北西廂玉合焚香西遊四郡千金麒麟連環金藤繡襦雙紅青塚中郎傳等劇十三種。至後半又題曰幽窗雅奏。選琵琶南西廂刺叙白先洗紗金印香囊絲樓牧羊玉簪繡襦投筆上林祝髮烏衣西樓望湖亭紅拂寶劍灌園長生合鏡錦箋吳夢等劇。



二十四種。均止錄曲文。此書下欄。分為風花雪月四集。風集選琵琶、南西廂、荆釵、浣紗、金印、金瓶、繡襦、鳴鳳等傳奇。八種。花集選玉簪、焚香、幽閨、紅拂、牡丹、明珠、奇親、千金、連環、水滸、翠屏山等傳奇十一種。雪集選紅梨、雙珠、西樓、義俠、四德、望湖亭、十錯認、想當然、弄珠樓、靈犀、桃花、珍珠衫等傳奇十二種。月集選投唐、古城、金釧、破窯、三元、繡鞋、紅葉、望雲、北西廂、蕉帕、紅梅、羅經、紅葉、救母、採桑、賣茶、三關等劇十七種。以上每種未錄一齣至三齣。曲文有白俱備。此集所選劇曲散曲之富。在清人戲曲選集內。可稱鉅製。而其中罕見流傳之本。頗為不鮮。尤以月集所載。全屬浙扮弋陽調。最足珍貴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呼全傳十二卷 乾隆四十四年

題半閑居士學圃主人同閱。作者姓名已不可考。卷首有乾隆四十四年滋林老人張沅序文。每卷標名不盡相同。如卷八題增香山人愛蓮居士編。卷九題半廬道人戲編。筆耕老叟加點。卷十題灌花老叟戲編。清閒居士小玩。卷十一題玩菊主人閒編。灌花逸叟訂。卷十二題元和道人笑正。道遠居士快評。此書凡四十回。行呼延贊及諸子事。考宋初名將。首稱楊家。次稱呼家。文載呼延贊亦并州太原人。起自騎卒。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宗選為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首先登城。及堞而墜。墜而復上者數四。太宗賜金帛以獎之。後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砦之策。太宗召見。令作武藝。贊具裝執鞭馳騎。揮鐵鞭索梁。旋繞庭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與必改。必求必顯。以八戎舞劍。或盤架。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贊有膽略。常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志家為國。臨陣志死為主。自作破陣刀降魔杵。絳帕束髭。服飾詭異。性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莫其長不畏寒而健。四子中。必顯最知名。贊辛。推為馬步軍副都軍項。蓋呼家諸子。不亞於楊。故小說所述。不盡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遊補空青室刻本

明董說撰。說字若雨。號西庵。別署靜嘯齋主人。自稱鴈鵠生。斯張子。浙江烏程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十三入泮。逮見中原流寇之亂。遂絕意進取。明亡。改姓林。名寒。祝髮於靈巖。更名南潛。字月函。號補樵。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惟漁樵。世推為佛門尊宿。著述甚富。此書題曰靜嘯齋主人著。卷首天目山樵序云。南潛作。可知出於董說之筆也。凡十六回。略謂三調芭蕉扇一段闕目之後。孫悟空化齋為鯖魚精所惑。漸入夢境。擬奪秦始皇借驅山鐸以驅火猱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徘徊間。入萬鏡樓。乃大顛倒。或見過去。或現未來。忽化美人。忽化閻羅。得虛空主人一呼。始離夢想。知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住於幻部。自號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也。其云鯖魚精。青青世界。小月王者。皆所謂情耳。或以中有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諸語。因謂明亡之後。所寓微言。然此作實於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而於崇社之痛之迹少。成書之日。疑在明亡以前也。至於此書之造事造辭。



則豐瞻多姿。變幻莫測。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語。亦殊俊絕。洵稱明末小說中之傑作焉。

女仙外史

鈞璣軒  
原刻本

清呂熊撰。熊字文兆。號逸田叟。浙江新昌人。文章經濟。精粵卓拔。奇士也。生平著述甚富。有詩經六藝辨。明史斷。續廣輿志。女仙外史。並詩古文稿幾數百卷。此書凡一百回。述永樂間唐賽兒叛變事。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七。引明史成祖紀曰。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卸石。賽兒逸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於安邱。指揮王真。敗賊於諸城。獻俘京師。按

雜說。唐賽兒夫死。祭墓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發視得妖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眾。既而捕得。將伏法。刀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絙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云。斯作即敷演此事。書中軍師呂律。即作者自命。清初王士禎劉廷璣輩。皆譽為說部中之奇作。事雖荒誕。而作者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也。

蟬史二十卷

原刻本

清屠紳撰。紳字笏巖，一字賢書，別署磊砢山人。泰餘裔孫，江蘇江陰人。世業農，幼孤而資質聰敏，二十成進士，授雲南師範令，遷尋甸州牧。五校鄉閭，頗稱得士。後為廣州同知。嘉慶六年，以候補北京，恭卒於客舍。年五十八。著有點亭詩話、蟬史六卷，內外瑣言。此書凡二十卷，述來燭生事，按來燭生即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與紳生年正同。開篇又曰：在昔吳儂官於粵，履行年大衍有奇。海陽之行，若有所得。報就見聞，傳聞之異辭，案為一編云云。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假乾隆間傳鼎扞苗之事為主幹。書中甘鼎蓋衍傳鼎傳之材力。在明韓襄毅王成寧石，而未竟其用。舉世悼惜，故此書以同時一切戰績歸傳一身，致崇拜之意。但懼干忌諱，故出之以度詞隱語，飾之以牛鬼蛇神，以炫閱者耳目。然細考之，書中人物事蹟，仍歷歷顯露。如石玉之為琅玕，余舜佐之為李侍堯，斛斯貴之為福康安，賀蘭觀之為海蘭察，龍木蘭之為龍公妹，木宏綱之為柴大紀，梅蠟來嚴多據之為林爽文，莊大田，其餘若韋綱、鴛鴦二城，則諸羅鳳山也。青黃黑赤白五苗，則九股十三姓諸種也。五斗米

賊則川陝各流之白蓮教匪也。餘不備述。此書全用文言，本非通俗小說。吐唐以來傳奇文字，絕無此等長篇。此書實受章回小說影響，但文體稍異耳。書中雖好用詞藻，及侈陳五行機祥，而乏真情逸致，然亦不可謂非奇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鴛鴦絲傳奇二卷

武進陶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路迪撰。迪字惠期。號海來道人。江蘇宜興人。卷首有崇禎八年愛蓮道人序文。稱迪英齡敏質。父子苟陳。兄弟賦。淵源薰染之餘。既經籍而涵泳。頹其性風情雅之所寄。偶這筆歌墨舞。有不知其所以合而合者焉。此劇凡三十八齣。演楊直方張淑兒遇合事。託為明末。本詳所本。更穿插清軍戰事。以作關目。序文謂此劇曰。記中微詞。冷語。似諧似謔。若教若誅。最後一偈。婆子心切。則惠期氏救時憫亡之微意。概可暗矣。蓋作者生當明季。國勢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非。邊境多事。而達將無能。作者憂國之思。遂發為此作。按開場緣名齣。春雲怨詞云。堪嗟世事。但登竹南山。無從屈指。文官愛錢。武官愛命。空自百年養士。虜騎縱橫。滿朝震恐。天下無一人義士。剋剋民脂。奸蒙聖聽。今古皆如此。又收場完聚齣詩曰。陽羨一書癡。感憤吐新詞。清言能脫俗。激語或傷時。純憤世之聲也。劇中虜姦勾虜。洗羶諸齣。於滿族頗有悖謬之處。乾隆間遂置此劇於禁燬之列。見全燬書目著錄。故梨園中。亦從無搬演者矣。

秦樓月傳奇二卷

武進陶氏藏  
順治間刻本

清朱瞻撰。瞻字素臣。號荏庵。江蘇吳縣人。與李玉、李漁、葉時章、畢華相友善。亦清初時人。擅詞曲。製作甚富。有秦樓月、聚寶盆、朝陽鳳、十五貫、龍鳳錢、翡翠園、大吉慶、錦衣歸、文星現、振三綱、一著先、未央天、後現璧、忠孝閣、四聖手、瑤池宴、金五福、萬年觴、通天臺傳奇。共十九種。傳世者頗多。此劇凡二十八齣。演呂貫與伎女陳素素配合事。按國朝畫識載。陳素素。江都人。別署二分明月女子。為萊陽姜學在姬人。能詩畫。學在名貴節。以詩畫鳴於世。又詞苑叢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謂。陳素素。書為揚州蒙家所奪。時以金環貽姜。誓以終身。云。劇中情節。非盡子虛。素素確有其人。而呂貫即指姜實節。素武子即實節友人吳園次。園次名綺。嘗為英興太守。剿滅太湖賊寇。亦與劇中關目相符也。其第二十一訣覓第二十二全節。而齣為原作所無。李漁新增者。全劇情文並妙。故李漁評之曰。妙在一線到底。一氣如話。不似時劇新本。作女扮男妝。神頭鬼臉通套也。遠則可方拜月。近亦不讓西樓。凡素觀觀。並堪心賞。此必傳之作云。按高奕新傳奇品。嘗評朱瞻之作。謂如少女簪花。修容自愛。洵至論

也。

雙翠園傳奇二卷

乾隆間秋  
水堂刻本

清夏秉衡撰。秉衡字平千。號谷香。江蘇華亭人。善詞曲。有清綺軒詞選。雙翠園詩中。聖八寶箱傳奇。多傳於世。此劇凡三十八齣。演伎女王翠翹與徐海故事。卷首自序謂。虞初新志載。王翠翹遇徐海事甚奇。惜其傳略而不詳。丁亥秋。養疴官署之鏡齋。偶閱稗史。知翠娘之適徐郎。乃境遇之一端耳。其間遇人不淑。獅吼河東。若錫麓之東生。亦如花之枝葉。水之波瀾。作翠娘一生結束。惟金釵盟證。生死不渝。方其情之所鍾。醉心刻骨。所謂千里來龍。結穴在此。

因撮其本末。略加改竄。譜之詞曲。播之管絃。然後小傳之畧。稗官之証。或可補救萬一云云。按翠翹事。本至煊赫。茅坤。余澹心。均有文記其事。清初時。青心才人有金雲翹傳之作。秉衡序文所謂稗史。殆指此傳。當時督府。藉一女子。以說徐海歸降。明史胡宗憲傳亦言之。以此播之管絃。本可於陳陳相因之酸腐小說外。另闢一境界。惟作者仍抹煞事實。謂翠翹不死。終於團圓。致落窠臼。所幸文律工穩。尚可傳也。



坦園六種統緒問  
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逢海。號蓬道人。湖南長沙人。工詩古文。詞著述甚富。有坦園詩文集。詞餘叢話。眼福編。燈社嬉春集。小序韻語。蘭芷零香錄。亦工製曲。此集六種。一曰婉孌封雜劇。凡六齣。譜婉孌將軍事。按婉孌事。全屬子虛。取材於紅樓夢小說。敷衍以成。二曰桂枝香雜劇。凡八齣。演田春枕李桂芳事。據拾品花寶鑑小說中田李二人事蹟。編製而成。三曰桃花源雜劇。凡六齣。以陶潛桃花源記及桃花源詩。渲染而作。純是寓言。四曰麻灘驛傳奇。凡十八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衍沈雲英故事。根據毛奇齡本傳。循序而行。並穿插瓊枝曼仙二伎。以為關目。蓋因二女與賈萬策同死荊州。牽連而及。得附沈雲英以傳耳。五曰再來人傳奇。凡十六齣。述福建老儒陳仲英事。見感應篇廣注。閩事紀。及沙氏再來詩識記。六曰理靈坡傳奇。凡二十二齣。搬明李張獻忠陷長沙。司理蔡道憲死難事。詳考史傳。乃紀實之作。總之。思奇諸劇。全學藏園。而遠不如黃變清。其再來人。摹寫老儒狀態。殊可酸鼻。桂枝香亦甚佳。麻灘驛。理靈坡。表章忠義。不如芝龕記遠矣。至於梨園。各劇皆未見鑾弄也。

芙蓉碣傳奇二卷光緒九  
年刻本

清張雲驤撰。雲驤字南湖。河北文安人。工詩文。擅詞曲。著有桃花源雜劇。芙蓉碣傳奇。雜劇不傳。僅存傳奇。此劇凡十四齣。行末安烈女李蓉姑陳春華事。按兩烈女事。出於道先間。稽諸邑乘。雖未採入。然高寄永燒階外史。固已詳載之。雲驤即取外史。更參以傳聞。渲染譜成者。卷首自序有云。嗚呼。李氏以弱女而不失其貞。陳氏以婢妾而能成其烈。時窮勢迫。慷慨捐軀。烈丈夫可也。所有篇中。或借神仙以為呼吸。或添脚色以助波瀾。皆援筆時想當然耳。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於刻劃小人。語多過激。亦皆十餘年目覩身歷。格格於胸臆間者。必思有以吐之。而後快。非敢徒以嬉笑怒罵為文也。總觀此劇。文則疊矩重規。意則青天白日。淋漓酣透。衣艷纏綿。間有一二未合律處。然實有關風教之文也。至於梨園。未見鑾演。蓋作者時代較晚。崑山法曲。早已衰落耳。

太和正音譜二卷

江蘇省立圖書館藏影明鈔本

明朱權撰。權太祖第十六子。封寧王。國大寧。永樂初改封南昌。恃靖難功。頗驕恣。晚年託志冲舉。自號臞仙。涵虛子。丹丘先生。均其別署也。卒諡獻明。史有傳。著述甚富。有漢唐秘史等書數十種。列朝詩集。謂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弘獎風流。增益標勝。博學好古。無所不通。尤深於史。凡群書有秘本。莫不刊行之。史精戲曲。有辨三教。勸妬婦。烟花判。瑤天笙鶴。白日飛昇。九合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宮。肅清滄海。客窗夜話。獨步大羅天。楊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落倡雜劇十二種。及太和正音譜。此譜凡二卷。為現存北曲譜之最古本。程明善嘯餘譜。李玉北詞廣正譜。以及乾隆間莊親王奉勅所撰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諸書。皆取材於此譜。且譜中保存久無傳本之元人雜劇多種。吉光片羽。至可寶也。卷前附載曲論七章。一曰樂府體式。二曰古今美賢樂府格勢。三曰雜劇十二科。四曰群英所編雜劇。五曰善歌之士。六曰音律宮調。七曰詞林須知。俱為治元明雜劇者極重要之資料。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涵虛子詞品一卷。實即此譜附載之曲論。蓋提要所著錄

者。據曹溶學海類編本。而曹本又出於臧懋循元曲選。首所錄。乃節取此譜之曲論。別為一書。然非全璧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北曲譜十二卷 滿洲傅氏藏宋本

明范文若編文若有花筵賺驚鴻捧夢花酣已著錄此譜

凡十二卷卷一黃鐘宮曲卷二正宮曲卷三大石調曲卷

四小石調曲卷五仙呂宮曲卷六中呂宮曲卷七南呂宮

曲卷八雙調曲卷九越調曲卷十商調曲卷十一商角調

曲卷十二般涉調曲實則此本乃覆刻明寧獻王朱權之

太和正音譜而改題曰北曲譜惟取兩本相較略有異同

如此譜卷二窮河西一曲據正音應題曰無名氏詈詈旦

第四折而誤標曰梧桐雨第四折又甘草子一曲此譜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題薛昂夫小令卷三青杏子一曲應題曰朱庭玉此譜誤

作宋庭玉卷四青杏兒一曲正音譜題曰無名氏此譜標

曰趙秉文作卷五元和令遊四門二曲之間正音譜尚有

上馬嬌一曲卷八薛昂夫楚天遙曲後正音譜有朱庭玉

天仙令一曲卷十鳳皇吟曲正音譜則題作鳳鸞吟而本

文字亦間有岐異處故治北曲者此譜亦足資參考也

元詞備考 滿洲傅氏藏康熙二十五年鈔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快活三釣魚船醉菩提雙福壽紫瓊

瑤海潮音讀書聲已著錄此書一名元曲備考卷首有犯

調總論一篇題曰寒山張心其彙集次為總目正文標曰

元詞備考犯調者曰寒山張心其定不分卷採錄皆元明

兩代南戲頗多罕傳者大復之作亦保存不少所謂犯調

者即集曲也集曲有正犯側犯花犯串犯和聲犯之別卷

首總論甚為詳盡此本所載計有黃鐘宮正宮大石調小

石調仙呂宮諸套內之集曲迭曲者訂宮調牌名糾數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式精審無比其中訂正沈自晉南詞新譜處亦復不謬按

呂士雄南詞定律序文中嘗引及此書惟此書從不見刻

本流傳於世全書究有若干卷已無從考知矣雖非全璧

然可寶也

納書樞西廂記全譜二卷乾隆六十年刻本

清葉堂撰。字廣明。一字廣平。號懷庭居士。江蘇吳縣人。葉天士孫。精音律。通醫理。著有西廂記全譜。玉茗堂四夢曲譜。納書樞曲譜。咸傳於世。此譜上卷。驚艷至矣。計凡齣。下卷。前候至驚。夢。計八齣。乃元人王實甫所製。西廂記北劇。太後附續。西廂記。報捷至榮歸。共四齣。則闕漢卿之續作也。葉堂此譜。初刻於乾隆四十九年。問世以來。每以未點小眼少之。閱十一年。後舊板零落。復為訂正。其自序曰。曲雖小道。至理存焉。曲有一定之板。而無一定之收。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如某曲某句。格應幾板。此一定者也。至於眼之多寡。則視乎曲之緊慢。側直。則從乎腔之轉折。善歌者自能以領神會。無一定者也。若必強作解事。而曰某曲三眼一板。某曲一眼一板。以至闕接收煞。盡露痕跡。而於側直。又處處誌之。是殆所謂活腔死唱者歟。或又曰。宋玉有言。曲高和寡。如子之說。恐非所以諧俗也。查前貽損焉。以悅時人之目可乎。余笑曰。余非習技者。然予言亦大有理。通因原版日久散失。復加校訂。於可用小眼處。一一增入。以付刻。亦不得已。從俗之所為。究非余之本心也。聞者有責人

精音律而善度曲者。於紀載中得二人。一為王文治。嘗買僮奴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自隨。與葉堂最為友善。堂製納書樞諸譜。多所商榷。並為序文。以行於世。一為鈕樹玉。堂之藝術。獨樹玉得其傳。是二人者。一為友朋。一為弟子。則清代之善度曲者。尤當推葉堂第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納書楹曲譜三集乾隆五十

七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有兩廂記全譜。玉茗堂四夢全譜。已著錄。此譜凡三集。正集四卷。卷一收琵琶記計二十二齣。卷二收氣英布。貨郎旦等劇計十七齣。卷三收浣紗記。幽閨記等劇計二十三齣。及散曲三套。卷四收長生殿計二十四齣。續集亦四卷。卷一收紅梨記。長生殿等劇計二十八齣。卷二收眉山秀。太平錢等劇計二十七齣。卷三收西樓記。一捧雪等劇計二十八齣。卷四收紅拂記。荆釵記等劇計二十七齣。及散曲二套。外集僅二卷。卷一收金雀記。獅吼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等劇計二十九齣。卷二收醉菩提。一種情等劇計二十四齣。及時劇三齣。以上三集共錄元明清三代雜劇傳奇及時劇二百五十二齣。散曲五套。正集卷首有凡例十二則。按此譜分正續外三集者。蓋正集之末近乎續。續集之末近乎外。至外集所選。則為家絃戶誦。膾炙人口之劇也。王文治嘗序此譜曰。枕風華者玩其詞。審音律者詳其格。從俗而可通於雅。準古而可法於今。懷庭始訂譜時。有與俗俗不叶者。或羣起而議之。至今日翕然宗仰。如出一口。云實則此譜採擇宏富。考核詳明。度曲之家。當奉若圭臬。

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納書楹玉茗堂四夢曲譜八卷

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有西廂記全譜已著錄。此譜凡四種。一曰牡丹亭。二曰紫釵記。三曰邯鄲記。四曰南柯記。每種二卷。皆明湯顯祖之鉅製也。玉茗四夢傳奇盛行於世。顧其詞句往往不守宮格。俗伶罕有能協律者。邯鄲南柯遺藏晉叔竄改之厄。已失舊觀。牡丹亭雖有鈕少雅訂本。未云完善。惟紫釵無人點勘。若然和璞耳。葉堂當搜拾舊譜。殫心傾聽。較鉢黍而辨芒秒。重加釐定。索刊行世。王文治序此譜曰。吾友葉君懷庭誠哉玉茗之功臣也。楊殿經云。琴瑟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篋。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玉茗四夢。不獨詞家之極則。抑亦文律之總持。及被之管弦。又別有一種幽深艷異之致。為古今諸曲所不能到。俗工依譜諧聲。何能傳其旨趣於萬一。非吾懷庭有以發之乎。載而下。孰知玉茗四夢聲音之妙。一至於此哉。懷庭苦心孤詣。以意逆志。順文律之曲折。作曲律之抑揚。頓挫綿延。盡玉茗之能事。可謂塵世之仙音。古今之絕業矣。推許如此。卷首有凡例四則。略述參訂體例。全譜箇已。工人俱備。惟太點小暇。不錄。近平梨園。四夢諸劇。得以不絕如縷者。端賴斯譜也。

納書楹補遺曲譜四卷

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清葉堂撰。堂有西廂記全譜。玉茗堂四夢全譜。納書楹曲譜已著錄。此譜為納書楹曲譜三集之補編。凡四卷。卷一收太平錢琵琶記等劇。計二十五齣。卷二收西樓記。四才子等劇。計二十六齣。散曲一套。卷三收眉山秀。後身觀等劇。計二十九齣。卷四收雷峯塔一齣。時劇二十齣。散曲六套。以上共錄元明清三代雜劇傳奇及時劇一百零一齣。散曲六套。蓋皆梨園家搬演而葉氏所手製譜者。其自序謂。往余梓正續外三集曲譜問世。或謂是譜計文字之工拙。辨音律之清訛。善矣。而於梨園家搬演尚多遺闕。恐世之愛新聲者。心未厭也。夫古曲之不諧於俗。非自今日始。追新逐變。眾嗜同趨。若別成一風會焉。而不可解。余既不能達音好而獨彈古調。又安用新此芟芟者為哉。按製譜者葉氏。究心於宮譜者幾五六十年。曲皆有譜。譜必協宮。而文義之清訛。四聲之離合。辨同濫澠。析及芒秒。蓋畢生之精力。專工於斯。不少間斷。始成此譜。夫今日崑山雅曲。尚未能泯滅者。葉堂於此亦殊有功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拙。辨音律之清訛。善矣。而於梨園家搬演尚多遺闕。恐世之愛新聲者。心未厭也。夫古曲之不諧於俗。非自今日始。追新逐變。眾嗜同趨。若別成一風會焉。而不可解。余既不能達音好而獨彈古調。又安用新此芟芟者為哉。按製譜者葉氏。究心於宮譜者幾五六十年。曲皆有譜。譜必協宮。而文義之清訛。四聲之離合。辨同濫澠。析及芒秒。蓋畢生之精力。專工於斯。不少間斷。始成此譜。夫今日崑山雅曲。尚未能泯滅者。葉堂於此亦殊有功焉。



綴白裘合集六編滿洲傳氏藏乾隆三十五年實仁堂刻本

清錢沛思輯。沛思字德蒼。乾隆間人。里居事蹟不詳。此集

凡六編。所選均為元明清三代之劇曲。初編分為風調雨

順四卷。計錄牧羊記、金鎖記、三國志、邯鄲夢、占花魁、牡丹

亭、白羅衫、永團圓、琵琶記、西川圖、一文錢、爛柯山、翠屏山、

焚香記、一捧雪、荆釵記、水滸記、尋親記、後尋親、金印記等

劇。共四十齣。二編分為海宴河澄四卷。計錄琵琶記、精忠

記、玉簪記、望湖亭、雙珠記、金貂記、鐵冠圖、長生殿、紅梨記、

兒孫福、連環記、雁翎甲、爛柯山、昊天塔、倒精忠、鳴鳳記、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襦記、西廂記、十五貫、荆釵記、及摘錦等劇。共四十三齣。三

編分為祥麟獻瑞四卷。計錄鳴鳳記、荆釵記、十金記、十鍾

祿、翠屏山、金印記、水滸記、滿床笏、琵琶記、風雲會、彩毫記、

白兔記、漁家樂、白羅衫、浣紗記、紅梨記、虎囊彈、百順記、及

摘錦等劇。共四十一齣。四編分為彩鳳和鳴四卷。計錄釵

釧記、西廂記、彩樓記、鐵冠圖、鳴鳳記、尋親記、牡丹亭、琵琶

記、義俠記、八義記、連環記、荆釵記、玉簪記、繡襦記、雙官誥、

等劇。共四十二齣。五編分為清歌妙舞四卷。計錄琵琶記、

三國志、紅梨記、節孝記、兒孫福、精忠記、鳴鳳記、西樓記、

釵記、霄光劍、牡丹亭、八獸關、獅吼記、琵琶記、清忠誥、祝髮

記、釵釧記、爛柯山、風箏誤等劇。共四十一齣。六編分為共

樂昇平四卷。計錄琵琶記、八義記、慈悲願、繡襦記、倒精忠、

盤陀山、麒麟閣、萬里緣、幽閨記、長生殿、蝴蝶夢、翡翠園、可

順記等劇。共三十四齣。又柳子腔二十二齣。此集所選。俱

乾隆時梨園盛行之劇。尤以第六編文武雙班所流行之

柳子腔諸齣。最為珍貴。卷首有乾隆庚寅程大衡合集序

一篇。每編首卷。各有序文。初編有乾隆甲申李克明序。按

程大衡序有曰。玩花主人向集綴白裘。錢子德蒼搜採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增輯。一而二。二而三。今則廣而為六。雅艷豪雄。靡不悉備。

南絃北板。各擅所長。摘華奪芳。案成金鑒云云。玩花主人

原輯綴白裘。惜不傳於世。內容如何。未能考知。然錢氏此

集。選擇之豐富。於清人戲曲選集中。頗可稱為鉅構也。

曲律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明魏良輔撰。良輔字尚永。江蘇崑山人。居大倉南閘。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初習北曲。繼於北人王友山。進而鑽心南曲。足迹不下樓者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號曰崑腔。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擬。恆以深遠助其凄淡。吳中老曲師。如袁靜元。鮑華。等。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而張小泉。李敬坡。戴梅川。包郎。周夢山。等。亦爭師事之。按陳其年贈歌者袁郎詩有云。嘉隆之間張野塘。名屬中原第一都。是時玉峰魏良輔。紅顏嬌好持門戶。一從張老來吳東。兩人相得說歌舞。則良輔當為嘉隆時人也。此書凡十七節。論述崑曲規律。為後世治曲者所宗。明人許宇詞林逸響卷首。附載崑腔原始一卷。許氏有按語曰。元魏良輔。崑山州人。替而急。以師曠自期。先為絲竹之音。巧絕一世。既則定曲腔點板。發古人未有之心思。海內宗之。皮曲必稱崑腔者。不忘其所自始也。相傳有曲律。吳人咸誦習焉。以海鹽弋陽四平。皆奴隸矣。按此卷實即曲律。惟許氏謂良輔為元人而替目者。豈別有所據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衡曲塵談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明張楚叔撰。楚叔號騷隱居士。輯有吳騷合編。已著錄。此書純為論曲之作。凡四章。一曰填詞訓略。述傳奇與散曲之分別。及散曲作法。其論散曲有謂曲不貴撫貴而貴流麗。不貴典酸而貴博雅。不貴割裂而貴治叔。不貴熟爛而貴新生。不貴文飾而貴真率。肖吻。不貴平敷而貴選句走險。實至言也。二曰作家偶評。此章評騭元明曲家。亦多新義。三曰曲譜辯。戲曲宮調辭證。隋確。定為治譜者之參考。四曰情癡寤言。則專論麗情詞曲。以上四章。俱為可傳之作。崇禎間楚叔與其弟旭初同輯吳騷合編時。即嘗附刻此書於卷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製曲便語一卷

清黃周星撰。星字允樞。號美齋道人。江蘇金陵人。生於萬曆辛亥。少育於湘潭司氏。姓周名星。至崇禎甲申。始具疏復姓為黃。名周星。崇禎進士。官戶部主事。入清後。適迹湖州。營將就園。以終其身。著有夏為堂詩文集及別集若干卷。芻狗齋集。唐詩快選評。百家姓新箋。秋波時義等。亦工詞曲。通音律。所為製曲枝語。入大樂傳奇。並傳於世。製曲枝語。僅一卷。共分十則。全論製曲之法。其第七則云。憑書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共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勃然。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於是。豈獨詞曲為然耶。此書雖寥寥十則。然闡述製曲之法。頗稱精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曲目表一卷

民國十年石印曲苑本

清支豐宜撰。豐宜字午亭。江蘇鎮江人。擅詞曲。嘉道時人。此書著錄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及傳奇。而以清代為主。按卷首謂。傳奇雜劇。莫盛於國朝。故以元明人次之。分成一表。如有未備。再刊補遺於後。案成大觀云。全表上下分為五欄。第一欄標曰國朝傳奇。著錄清代傳奇作者七十家。所製二百七十二本。作者姓名無考者。二百二十六本。第二欄標曰國朝雜劇。著錄清代雜劇作者十四家。所製四十五本。作者姓名無考者。十二本。第三欄前標曰元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奇。著錄董西廂北西廂伏虎緣等三本。其後標曰元人雜劇。則著錄元代雜劇作者四十家。所製七十三本。作者姓名無考者。二十八本。第四欄標曰明人傳奇。著錄明代傳奇作者九十九家。所製一百九十三本。作者姓名無考者。六十六本。第五欄標曰明人雜劇。著錄明代雜劇作者二十九家。所製六十一本。作者姓名無考者。二本。至於第二第四第五等欄之末尾。共著錄明清兩代之雜劇傳奇作者四十七家。所製一百一十六本。姓名無考者。二十八本。豐宜此表。蓋取黃文場曲海目一書。復參以當時所作者。

增訂而成。惜其體例不嚴。考核未精。如董解元西廂記。而列入元人傳奇。雍熙樂府。盛世新聲。詞林摘艷三書。而誤為明人雜劇。他如作者時代之顛倒。姓名別署之謬誤。殊難枚舉。然亦未始非治曲者之一助也。

柏齋何先生樂府一卷

正德間刻本

明何瑋撰。瑋字粹夫。號柏齋。河南武陟人。弘治進士。初任翰林修撰。不屈於劉瑾。出為開州同知。歷工部禮三部侍郎。晉南京右都御史。卒。諡文定。明史有傳。著有醫學管見。柏齋三書。柏齋集。柏齋樂府等。此集附刊於碧山新稿卷末。共錄散曲四套。計壽溪陂先生七十新水令一套。自述新水令一套。歸興次漢陂先生韻新水令一套。春興次漢陂先生韻端正好一套。柏齋不以曲名。故所作甚罕。除此集四套外。北宮詞紀載壽康對山太史粉蝶兒一套。南山莊書畫記錄題畫清江引重頭小令二闕而已。所製雖少。惟清澹自然。頗可誦焉。



北樂府小令一卷乾隆間刻  
袖珍本

清屬鴉撰。鴉有迎鑾新曲。已著錄。此集收北曲小令共八十六闕。凡二十六調。內附載金志章和作三闕。實餘八十三闕。屬鴉之作。全學元人。張可久較之。朱彝尊法度尤為嚴整。其中以殿前歡。秋思。用小山春思韻一闕為著。清疏之氣。脩然滿紙。且屬氏雖能賞元人。奇吉樂府。而集中不能彷彿其妙處。於此可知小山之作。淵雅近詞。易學。夢符之作。奇俊乃曲中當行。實難效耳。集中頗有遊戲之作。亦好為俳體。此俱是曲家本色。如題村學堂。同醉太平。詠漁家柳。皆曲二闕。皆淋漓盡致。自具風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家柳。皆曲二闕。皆淋漓盡致。自具風趣也。

霞箋記四卷滿洲傅氏藏  
醉月樓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未題撰人。亦無序跋。封面標曰。新編情樓迷史。乃別名也。此書凡十二回。述李彥直張麗容遇合事。略謂。書生李彥直。小字玉郎。悅妓女張麗容。以霞箋題詩寄之。相見歡甚。約為夫婦。麗容旋為權豪強取去。而張轉入駙馬府中。李彥直追尋至都。中狀元駙馬悉為生妻。即以麗容歸之。託為元時事。未詳所出。按明無名氏舊有霞箋記傳奇一本。今尚傳於世。實搬演此故事。殆即此小說之藍本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蕉葉帕四卷

滿洲傳氏藏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未標撰人。亦無序跋。全書凡十六回。述龍驤胡弱妹遇合事。以女狐張春子撮合。取蕉葉幻為手帕。題詩其上。為關目。故題曰蕉葉帕。通本情節。限蕉葉帕記傳奇。翻換而成。按蕉葉帕記傳奇。明人單槎仙所製。今有刻本流傳。全刻關目。與此小說。悉相符合。且此書中。科白之跡。猶未去淨。顯為就蕉葉帕傳奇而改作。然文字筆法庸。流傳不廣。非無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群談採餘十卷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萬歷間刻本

明倪紹撰。紹字維綏。號白窗。福建南安人。此書凡十卷。計分天文地理時令花木禽鳥諸獸昆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文史雜記忠義正直廉介。識見德量。矜急推恩。明斷科第。幼聰敏捷。前定神仙。僧梵清逸。譏議際遇。退隱陰陽。交情。知人傷感。詩禍家政。貞烈賢淑。知足戒貪。怪異風懷。色迷。淫穢。悍妬。謗詐。諂媚。節逆。術數。禍福。識疑。解考。證辨。惑。戲。謔。共五十五門。昔人前言往行。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及天時人事。草木禽魚。寒暑災祥。變惑。討論而備錄之。曰群談者。乃前人所嘗言也。曰採餘者。推其未盡之意而發之也。其所按拾搜羅。確而有據。雜而不繁。足以備鑒戒。而垂法程。長智慮。而啟蒙惑。實可傳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鈞窗隨錄

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原稿不

明田嘉生撰。嘉生一作嘉年。號靜持子。浙江山陰人。崇禎丁丑進士。授知縣。入清後。足跡不入城市。家貧。授徒以終。著有文集若干卷。鈞窗隨錄。此書卷首有作者自序。未著年月。略謂。余履境多岐。衣櫛蕭瑟。足跡之所經。不克出戶外一步。不得已乃發祖父之藏書。窮雙眸以遺目。鼓婆娑之餘興。彈寸管以舒懷。蓋如是者。十有數載於茲矣。雖饑寒迫體。霜暑侵肌。而手執一編。樂此靡數。自授徒以來。昏叨故於句讀。神思疲於講論。生平英爽。夙昔壯懷。不覺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潛消盡矣。因思湘帙之富。披閱雖艱。圖集之繁。裁削由我。爰是年來之所寓目。遇有會心。而不忍釋者。隨筆漫錄之。典不期工。期於愜意。辭不取麗。取於適用云云。蓋其入清後授徒時之作。惟從未付梓。此殆其稿本。故可寶也。

原李耳載

民國四年石印說庫本

清李中馥撰。中馥字鳳石。山西太原人。明天啟舉人。性剛鯁。進退不苟。為孝廉五十載。未嘗一入公府。李自成授偽官。卧不顧。姜瓖叛。登陴盡守禦方略。一邑賴之。著有石鼓考。從好集。銀杏園文集。本草目錄。原李耳載諸書。此編所載事多通志及邑乘所未嘗有。雖不盡繫晉事。亦必信而有徵者。孫開達序曰。耳。養之不足貴也。信耳之不足憑也。耳載云乎哉。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奔達四聰。愚懸四擊。周禾謠俗。孔子亦擇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居多。亦視乎其人之耳。視乎其人之載而已云。按此編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事。而可以啟人之善思。警人之愚志。堅人之信心。破人之學見焉。其有功於名教匪淺。與夫紀聞誌怪者。誠有霄壤之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在野通言八卷

光緒十三年  
本善堂刻本

清王嘉楨撰。嘉楨字周御，號樸巖山人，浙江吳興人。少孤力學，文名藉甚。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然屢困棘闈，宦途偃蹇。嘗以筆墨自娛，著有經解、策論、天文、算學、文詞諸集。及在野通言，此書凡八卷，所載清季遺聞，皆其蹤跡所至，見聞所及者，案而錄之。初脫稿時，不下千餘章，而散失者居十之七。所存者八卷而已。卷六有王兒一傳，為汪治庭所述。作者因王兒雖繩伎而自知自愛，足以風世，故作傳以表之。詎意為王韜、淞隱漫錄竊刻之，略增首尾，列撰姓名，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問一段，一字不易，確是原傳。此書初未刊行，因是作者之手，紹聖紹端玉付梨棗，公之於世，俾見廬山全面者，自能辨別其筆致。至於此書之作，蓋以辭之淺近，質樸無文，自不至理寓乎其中，故於洒闌燭炮，信手所拈，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此在野通言標名之意也。

勸善金科傳奇十本

滿洲傳氏藏乾隆  
間內府刻本

清張照等奉敕撰。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人。康熙進士，雍正間官至刑部尚書，通法律，精音樂，尤工書法。卒諡文敏。著有勸善金科，并平寶筏、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等承應大戲。乾隆初年，海內昇平，高宗嘗命張照製諸大戲進呈，以備樂部演習，供奉內廷。此劇凡十本，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衍佛弟子目犍連入地獄救母事。書方目連故事，感傳民間，淵源古遠。唐時以此故事為題材之變文，頗有數本，皆敦煌石室遺物，尚存於世。足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證也。至於戲曲，明代有鄭之珍之目連記戲文，金懷玉之妙相記傳奇，俱有傳流。勸善金科一劇，實源於目連記戲文。目連記則本之大藏玉蘭盆經，蓋西域大目犍連事跡，而假借為唐季事，牽連及於顏魯公，段司農輩。我在談志說孝，西天此土，前古後今，本同一揆，不必泥也。顧目連記舊本相沿，魚魯豕亥，其間宮調糾訛，曲白鄙猥，此劇悉為改正。斟酌宮商，去非歸正，數易稿而始成。舊本所存者，不過十之二三耳。此劇文律之佳妙，排場之偉麗，實為清人傳奇中罕睹之鉅製。清代內廷，每於歲暮時，召內務府所



蜀并平者內監以昆曲弋腔互歌之供奉御前取其鬼魅離出以代古人儆戒之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鼎峙春秋傳奇十本

滿洲傳氏藏舊鈔本

清和碩莊恪親王允祿奉勅撰乾隆初年高宗以海內并平富命張照製勸善金科并平寶筏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諸劇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又命莊恪親王譜鼎峙春秋忠義璇圖兩大承應戲供奉內廷不時搬行此劇每本二十四齣共計二百四十齣演魏蜀吳三國故事全劇關目情節大略根據羅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點染而成當考三國故事里巷流傳最為古遠唐宋之時講述魏蜀吳鼎足三分之評話者早已蔚然而起迨至金元以此故事譜為戲劇者有無名氏之裏陽會院本關漢卿之單刀會武漢臣之三戰呂布朱凱之黃鶴樓無名氏之連環計及博望燒屯離刺等縷指難數降及明代南戲勃興其行三國故事之傳奇如王濟之連環記無名氏之古城記草廬記七勝記等戲皆尚存於世莊恪親王此劇蓋即取材元明兩代劇曲翻換緣飾而製故詞藻不及張照諸作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忠義璇圖傳奇十本

滿洲傳本  
藏舊鈔本

清和碩莊恪親王允祿奉勅撰。莊恪親王奉勅編有鼎峙春秋傳奇。已著錄。此劇亦乾隆間內廷特有之承應大戲。每本二十四齣。共計二百四十齣。行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全劇關目情節。取材於羅本之水滸傳小說。更參考史傳。敷演而成。其中關於梁山諸盜故事。則割襲明人許自昌水滸記傳奇。沈璟義俠記傳奇。頗為不盡。總之。此劇詞藻。雖未臻佳妙。然結構排場。尚稱緊湊可觀。甚適彙弄。清禮親王昭捷嘯亭續錄載。鼎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忠義璇圖。兩承應大戲。詞皆出日華游客之手云。按日華游客。蓋謂編纂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諸人。即周祥鉅。鄒金生。徐興華。王文祿。徐應龍。朱廷鐸輩也。

紅樓夢散套

嘉慶間增補  
開原刻本

清吳錫撰。錫字不詳。別署荊石山民。江蘇太倉人。監生。工詩文。著有荊石山房詩文集。漢魏六朝志墓金石例。紅樓夢散套。此散套凡十六齣。計省歸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合。聯句。癡誅。顰誕。寄情。走魔。禪訂。焚稿。冥升。訴愁。覺夢。皆紅樓夢故事。每套一事。不相聯貫。賓白俱備。體例與傳奇頗異。宜稱雜劇也。全集雖十六齣。然紅樓夢小說中。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穗濤右士序謂。此製選辭造語。悉從清遠道人四夢打勘出來。蓋復諧音協律。窈眇鏗鏘。故得案頭俊俏。場上富行。兼而有之。蓋此散套。膾炙人口。遠勝仲雲間陳鍾麟兩家所製傳奇。其中如葬花警曲。二劇。丰神直與玉茗抗行。可稱壓卷。故梁廷枏亦嘗曰。曲情凄婉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故得案頭俊俏。場上富行。兼而有之。蓋此散套。膾炙人口。遠勝仲雲間陳鍾麟兩家所製傳奇。其中如葬花警曲。二劇。丰神直與玉茗抗行。可稱壓卷。故梁廷枏亦嘗曰。曲情凄婉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



紫霞巾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嘉慶六年刻本

清陳東村撰。東村名不詳。別署榕西逸客。福建閩侯人。馬學清修。乾嘉間。以孝廉選邑令。改授德化學博士。旋告病歸。授徒講學。多所成就。善詞曲。著有紫霞巾、花月痕二種傳奇。並傳於世。此劇凡三十齣。演陸春英崔玉娥配合事。劇中關目。以玉娥所繡製紫霞巾。為離合信物。故標名紫霞巾。全劇情節。憑空結撰。未詳所本。吳斯初序此劇曰。大旨名士必悅傾城美人。當為情死。情之至者。死可復生。其抒軸則湯若士之牡丹亭。洪昉思之長生殿也。其藻采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則北西廂之王實甫也。其性情真摯。則琵琶記之高濂嘉也。其洪音亮節。則徐文長之四聲猿。尤展成之鈞天樂。兼有之。是真名士自風流。于茲益信云云。總觀此劇。律文尚稱工穩。頗可誦焉。惟以流傳未廣。故梨園中從未見搬衍也。

霞箋記傳奇二卷 以古閣原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記凡三十齣。演李彥直與伎女張麗容相愛故事。略云。華亭書生李彥直。小字玉郎。悅名伎張麗容。嘗以霞箋題詩贈之。二人相見歡甚。約為夫婦。麗容旋為權豪強賺取去。而輾轉入駙馬府中。李彥直追尋至都。及中狀元。駙馬悉為彥直妻。即以麗容歸之。終得團圓。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中品。且曰。此即心堅金石傳。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傳奇體。搬出甚激切。想見鍾情之苦。但覺草草。以才不長故也。可知此記本於心堅金石傳。惟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文。今已不傳矣。此記第十二書房私會。第十七追逐飛航兩齣。昔年梨園頗稱盛行。至今日尚有能襲者也。

重訂曲海總目

滿州傅氏藏  
舊鈔清夏錄本

清黃文暘撰。文暘字時若。號平山。江蘇江都人。乾隆四十二年。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凡四十年。竣。總校黃文暘手經。分校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為。修改既成。文暘著有曲海二十卷。全書今已散失不全。至此總目。原載於李斗揚州畫舫錄。惜龐雜無次。此本則係重訂者。按卷末有同治二年。管廷芬識語曰。咸豐改元春杪。從西吳書估處。購得斯冊。題曰重訂。稍為可讀。為校錄一過云。惟惜訂者姓氏無從考知。此目所著錄者。一曰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雜劇。二曰明人雜劇。三曰國朝雜劇。四曰元人傳奇。五曰明人傳奇。六曰國朝傳奇。斯章之尾。有註云。原目一百三十餘種。今刪去重複。實存一千零五十餘種。雖遺漏尚多。而談聲律者。按目訪求。亦十可得其七八矣。卷後更取焦循曲考。葉堂納書楹曲譜兩書。逸出總目之外者。附載之。約得七十餘種。則此總目。共著錄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傳奇。凡一千二百餘種。可稱詞林巨觀。惟其中作者之姓名別署。時代先後。體製異同。雖多舛誤。未可深責。亦足資參考也。

雍熙樂府二十卷

北京圖書館藏  
嘉靖間刻本

明郭勛輯。勛為郭英六世孫。襲封武定侯。明史附見郭英傳。按四庫存目。著錄有雍熙樂府一書。僅十三卷。題海西廣氏編。不著姓氏。所舉十二調。且商角般涉二調。則有目而無詞。與此本卷數。內容次第。全然不同。知四庫館臣所見者。別一書矣。此書卷首。有嘉靖辛卯春。永居士王言。及嘉靖丙寅。荆聚安肅春山序文。春泉居士序謂。太傅武定侯蒼岳郭公。當太平無事之時。偃武修文之日。偏閱宋元迄我朝文人所作詞曲。採而輯之。將鉅梓以廣其傳。題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熙樂府。可知此書當出於郭勛所輯也。書凡二十卷。卷一載黃鐘宮曲。卷二卷三正宮曲。卷四卷五仙呂宮曲。卷六卷七中呂宮曲。卷八卷九卷十南呂宮曲。卷十一卷十二雙調曲。卷十三越調曲。卷十四商調曲。卷十五大石調小石調曲。及南曲小令。卷十六南曲。卷十七至卷二十。並雜曲。以宮調分曲。多選南北套數。間亦收錄雜劇。自金元以迄明正德時人之作。搜羅甚富。頗多散逸孤存者。可稱散曲中山海之觀。包舉既洪。採輯自然。難免是尚不足為病。惟最不快人意者。乃削去作者姓名。使人無從研討。雖



問有及之者。僅百一耳。

北宮詞紀六卷 萬歷三十二年刻本

明陳所聞輯。所聞字蓋卿。江蘇金陵人。經子之暇。旁及詞曲。著有濠上齋樂府。而所輯北宮詞紀。南宮詞紀。網羅甚富。流傳尤廣。此編凡六卷。計分為譙賞祝賀。接逸送別。旅懷。詠物。宮室。美麗。閨情。九類。所選皆元明兩代名家北曲散套。卷首載紀內詞人姓氏目。元人自馬東籬。至伎王氏。共一百二十六家。明人王子一。至盛壺林。共八十家。惟編內所錄。不盡與目相符。卷前有凡例四則。古今品詞大旨一篇。其凡例有曰。北曲音節要矣。造詞命意。貴在雅俗並陳。元人摹繪神理。彈極才情。足挾宇宙之秘。近代文士。務為雕琢。殊失本色。而里巷歌曲。又類不雅馴。刻者汗牛。徒共掩耳。予所選大都事與情諧。神隨景會。質不俚。文不支。閱雖短而詠周。章若斷而意屬。真可以陶鎔心性。鼓吹詞場者。一弗嫻此。雖世所膾炙。絕不濫收云。於此可見斯編所選之精嚴為如何也。

南宮詞紀六卷萬歷三十三年刻本

明陳所聞輯。所聞有北宮詞紀已著錄。此編凡六卷。所選則為南詞散套。亦分為美麗閨怨。譙賞祝賀。遊覽詠物。題贈寄慰。送別寫懷。傷感隱逸。嘲笑等類。卷一至卷三。錄套數。卷四至卷六。載小令。卷前亦有紀內詞人姓氏目。自高則誠劉東生至二百山人。共七十六家。除高則誠外。俱屬明人。顧書內未見選錄之詞。亦復不鮮。卷首有凡例七則。其第三則曰。凡曲忌陳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牽滯。下里之歌。殊不馴雅。文士爭奇炫博。蓋非當行。大都詞欲藻意欲纖。用事欲典。豐腴綿密。流麗清圓。令歌者不啞於喉。聽者大快於耳。斯為上來予所選有豪爽者。有雋逸者。有凄惋者。有詼諧者。總之錦繡為質。聲調合符。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即小令數言。亦皆翩翩有致。按其言於南詞之利弊。可謂瞭如指掌矣。所聞濠上齊東府。雖未見流傳。然北宮詞紀及此編中。皆收錄其作不少。足資參考。呂天成嘗評其詞曰。高蹤烟壑。尤為上品。信不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編南九宮譜十卷北京圖書館藏萬歷間三徑草堂刻本

明蔣孝捷。孝字維忠。江蘇武進人。嘉靖甲辰進士。博雅好古。尤精樂律。所著南九宮譜一書。世稱為南曲唯一最古之圭臬。此譜凡十卷。卷一載仙呂宮曲。卷二載正宮曲。卷三載中呂宮曲。卷四載南呂宮曲。卷五載黃鐘宮曲。卷六載越調曲。卷七載商調曲。卷八載大石調曲。卷九載雙調曲。卷十載仙呂入雙調曲。明嘉隆間。北曲衰亡。昆曲代興之際。而蔣氏首輯南九宮譜。欲使南曲而有定則。可尋其革創之功。實不能沒。蓋蔣氏輯錄此譜之前。北曲固有太和正音譜。中原音韻等書。可資應用。然南曲僅有陳氏舊編南九宮目錄。及白氏十三調南曲音節譜。惟皆有目無詞。可知現存南曲譜在沈璟氏修訂之前。則以此譜為鼻祖也。此譜既屬草創。不備之處。實所難免。如曲文正觀不分。未注平仄。且有混入北曲處。曲詞名稱。曲文出處。所標亦不一致。或竟有脫落者。凡此種種。頗可窺見蔣氏草創時之艱辛。並可明悉其後各譜進展之跡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二十卷

滿洲傳氏藏  
萬歷間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義俠記、博笑記、墜釵記、埋劍記、已著錄。此譜凡二十卷。卷一、卷二錄仙呂宮曲。卷三錄羽調曲。卷四、卷五錄正宮曲。卷六、卷七錄大石調曲。卷八、卷九錄中呂宮曲。卷十、卷十一錄般涉調曲。卷十二、卷十三錄南呂宮曲。卷十四、卷十五錄黃鐘宮曲。卷十六、卷十七錄越調曲。卷十八、卷十九錄小石調曲。卷二十錄雙調及仙呂入雙調曲。附錄一卷，載宮調不詳及犯各調之曲。沈氏精通音律，舉世所稱。此譜即取嘉靖間蔣孝慈編南九宮譜增訂而成。每曲分別正襯，並署平仄音律。既示製曲者以準繩，而曲譜之形式亦從此完備矣。徐復祚嘗評此譜曰：訂世人沿襲之非，創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也。故此譜至今為曲壇所宗，亦確有由焉。

增定南九宮詞譜二十六卷

北京圖書館藏  
順治間原刻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有望湖亭已著錄。此譜一名南詞新譜。凡二十六卷。卷一、卷二收仙呂宮曲。卷三、卷四收羽調曲。卷五、卷六收正宮曲。卷七、卷八收大石調曲。卷九、卷十收中呂宮曲。卷十一、卷十二收般涉調曲。卷十三、卷十四收南呂宮曲。卷十五、卷十六收黃鐘宮曲。卷十七、卷十八收越調曲。卷十九、卷二十收商調曲。卷二十一、卷二十二收小石調曲。卷二十三、卷二十四收雙調曲。卷二十五、卷二十六收仙呂入雙調曲。卷二十七、卷二十八收雙調曲。卷二十九、卷三十收宮調不詳及犯各調之曲。卷三十一、卷三十二收各宮尾聲格調。按自晉為詳及犯各調之曲。卷三十一、卷三十二收各宮尾聲格調。按自晉為沈璟從子，家學淵源，亦精詞曲。通音律。此譜即增訂南九宮十三調曲譜一書而成。故標曰南詞新譜。卷首有沈自繼之重輯南九宮十三調譜述一文。沈自晉之重定南詞新譜凡例十章。一曰遵舊式。二曰稟先程。三曰重原詞。四曰參增註。五曰嚴律韻。六曰慎史刪。七曰采新聲。八曰稽作手。九曰從詮次。十曰俟補遺。又凡例續紀四則。宮調總論一篇。其凡例續紀第一則述此譜重訂之由。甚為詳盡。略謂：重修詞譜之役，昉于乙酉仲春，而降大須臾，狂奔未

有寧趾。丙戌夏。始得僑寓山舍。猶然旦則攤書搜輯。夕則  
搥未置牀頭。以防宵遁也。漸爾編次。乃戒陟馬。春來病軀  
未遑復卷。擬于長夏。將細訂之。適顧錫來屏寄語。曾入郡  
訪馮子猶先生。令嗣贊明。出其先人易簀時手書致囑。將  
所輯墨憨詞譜。未完之稿。及他詞若干。畀我卒業。六月初  
始携書。併其遺筆相示。翰墨淋漓。手澤可挹。展玩愴然。不  
勝人琴之感。雖遺編失次。而典型具存。其所發明者多矣。  
于是即予所哀輯。印合于墨憨。凡論列未備者。時從其說。  
且捐己見而裁註之。必另註馮稿云何。非予見所及也。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此譜。乃自晉參訂其友人馮夢龍墨憨詞譜而編。譜中  
所採。當時名手。如苑文若。袁于令。馮夢龍。以及沈璟子侄  
輩。新詞頗富。吉光片羽。殊為可貴。卷首附載之古今入譜  
詞曲傳劇總目。與參閱此譜之姓氏字里目。俱為治曲者  
重要考據資料。誠未可忽視者也。

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十六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二十三年侍雲室刻本

清王正祥編。虛鳴鑾。施銓參訂。儲國珍點板。正祥字瑞生。  
鳴鑾字南浦。並江蘇吳縣人。銓字均衡。無錫人。國珍字若  
用。宜興人。皆清初時人。精於樂律者。事蹟惜無可考。正祥  
於此譜外。有十二律昆腔譜。宗北歸音。俱存於世。此譜凡  
十六卷。卷一黃鐘律曲。卷二大呂律曲。卷三太簇律曲。卷  
四夾鐘律曲。卷五姑洗律曲。卷六中呂律曲。卷七蕤賓律  
曲。卷八林鐘律曲。卷九夷則律曲。卷十南呂律曲。卷十一  
無射律曲。卷十二應鐘律曲。卷十三閏月律曲。卷十四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用調曲。卷十五附錄調曲。卷十六犯調曲。卷首有總論一  
文。凡例二十八則。考京腔者。即弋腔。弋腔起自江右。弋陽。  
故名。猶崑腔之起于江左。崑山也。按凡例有言。但弋陽舊  
時宗派。淺陋猥瑣。有識者已經改變久矣。即如江浙間所  
唱弋腔。何嘗有弋陽舊習。況盛行于京都者。更為潤色其  
腔。又與弋陽迥異。予又不滿其腔板之無準繩也。故定為  
十二律。以為曲體唱法之範圍。亦竊擬如正樂者之雅頌。  
各得其所云爾。况乎集眾美而歸大成。出新裁而闢鄙俗。  
則又如製錦者之必求其華贍也。尚安得謂之弋腔哉。今



應顏之曰京腔譜以寓端本行化之意亦以見大異于世俗之弋腔者云云弋腔曲譜惟有是書近數十年來弋腔于梨園中殆成絕響故此後治曲學者欲探索弋腔本原則端賴此譜為指歸矣

新定十二律崑腔譜十六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二十四年梓雲室刻本

清王正祥編盧鳴鑾施銓參訂正祥鳴鑾等有新定十二律京腔譜已著錄此譜凡十六卷亦如十二律京腔譜取張炎詞源中按月配調之說而以陰陽十二律分隸諸曲各律中又分聯套單詞兼用諸類而以朝元令二犯江兒水等曲為閏月以紅衲襖不是路入賺等曲為通用以漁燈兒雁魚錦諸曲為附錄又取各律犯調曲別案一卷此譜卷首有總論一篇凡例二十五則所論律法頗多端富不易非鑿空臆斷者可比至於通本所引各曲往往削去

視字蓋為字格所囿不得以割裂原文輕肆譏詆也總之全書體例悉更蔣沈南語之舊依類排次時多創獲惟念此譜精審無匹而海內博雅之士以流傳頗罕知之者罕鮮且編者正祥生平事蹟又無從稽核亦大不幸矣

新編南詞定律十三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五十九年香雪閣刻本

清呂士雄。揚緒劉璜。唐尚信合編。士雄字子乾。璜字子秀。尚信字心如。江蘇吳縣人。緒字震英。浙江杭縣人。俱康熙間。精於音律者。惟生平事蹟均無可考。此譜凡十三卷。卷一黃鐘曲。卷二正宮曲。卷三道宮曲。卷四仙呂曲。卷五大石曲。卷六中呂曲。卷七小石曲。卷八南呂曲。卷九雙調曲。卷十商調曲。卷十一般涉調曲。卷十二羽調曲。卷十三越調曲。所載南詞。共計一千三百四十二體。二千零九十曲。卷首有凡例十八則。按揚緒序此譜。略謂憶三十載前。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遊山左時。隨園胡公為廉使。聽謙之暇。徵歌選音。遂博採諸家舊譜。斟酌考訂。決歲而成書。曰隨園譜。藏為秘笈。緒時留連衙署。忝與校閱。因得乞其全稿而歸。後來京師。獲食斯道。每與同儕考索律調。悉以此譜為準繩。以其較坊刻所行為詳且贍也。今庚子歲。諸識音者。一時振作。採取諸譜。然亦多取於隨園。舉向來失傳者。悉薈萃一堂。其繁蕪。正其訛謬。審節按板。分類定音。無一不協諸宮商。至精至富。務合乎古而宜於今。不紐於成。而隨於俗。編輯既竣。顏曰新編南詞定律云。可知此書乃根據胡介祉隨園

曲譜。增訂而成。凡正襯之字眼。板式之合拍。正曲之句讀。犯調之次序。一一分明。毫無假借。析而分之。既無乖舛。翕而合之。亦無差謬。且曲中庚亭韻諸字。概加六角弧。是為收鼻音字。至侵尋纖廉監咸韻諸字。概加圓弧。是為閉口音字。蓋南曲旁譜較繁。分別字法。獨賴收音之除。口齒不清。全曲皆難領會。舊譜惟十二律。羌腔譜分析至精。此書沿用其例。足為噪唱家之先導。不特詞學之功臣也。卷首有康熙五十九年恕園主人序。主人當時藩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八十一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十一年內府刻本

清周祥鉅鄒金生合編。徐興華王文祿分纂。徐應龍朱廷鏐參定。朱廷鏐監校。閱祥鉅字南珍。江蘇常熟人。金生字漢泉。江蘇武進人。興華字紹榮。文祿字武榮。應龍字御天。廷鏐字蒿年。並江蘇吳縣人。乾隆七年和碩莊恪親王允祿奉勅編律呂正義後編。既卒業。更命周祥鉅鄒金生諸人分纂此譜。至十一年刊行之。此譜凡八十一卷。卷首有分配十二月令宮調總論一文。亦主按月配調之說。次為南詞宮譜凡例十六則。北詞宮譜凡例十七則。此譜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詞多取於呂士雄之南詞定律。北詞則間及李王之北詞廣正譜。而又備載供奉法曲。冠南北各詞之首。蓋乾隆初年。張照以文學侍從。深荷寵眷。一時內廷宴樂之詞。大抵出其手。斯譜所錄。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等詞。皆是也。此譜宮調分合。不向守舊律。蒐採劇曲。亦不專主舊詞。絃索蕭管。朔南交利。自此譜出。而詞山曲海。匯成大觀。製曲及度曲者。皆有準繩矣。

太古傳宗六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十四年內府刻本

清朱廷鏐朱廷璋合撰。鄒金生徐興華同校。廷鏐字蒿年。廷璋字龍田。江蘇松江人。金生字漢泉。江蘇武進人。興華字紹榮。江蘇吳縣人。俱乾隆時人。精通樂律。嘗參訂律呂正義後編。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者。此譜凡六卷。計三種。一曰太古傳宗。琵琶調西廂記曲譜二卷。自奇逢至還鄉。共二十齣。王貴甫關漢卿之北西廂記雜劇也。二曰太古傳宗。琵琶調宮詞曲譜二卷。所載皆從雍熙樂府。北宮詞紀。詞林摘苑。盛世新聲等集。選出之元明散曲。及千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卽郭諸記。共四十六套。以上兩種。本為康熙間絃索名手。湯斯質顧峻德原譜。審音定律。至為妥協。廷鏐諸人。惟將原譜觀字之間。平仄不甚協處。略為增易而已。三日絃索調時劇新譜二卷。選有崔鶯鶯。王昭君。小孫子等散曲。及思凡。僧尼會。花子拾金等劇。共二十五套。均當時歌場盛傳之絃索調時劇也。此譜則出於廷鏐諸人所製。為湯顧之太古傳宗原譜所無者。全譜卷首附載琵琶調說一文。琵琶源流。言簡而賅。頗資參考。卷前有乾隆十四年。和碩莊親王序文。蓋為莊邸所梓行者耳。

駐春園小史六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四十八年三餘堂原刻本

題吳杭野客編次。水荈散人評閱。作者評者姓名俱無可考。卷首有乾隆壬寅水荈散人書於槐香齋序文。則知野客散人。並乾隆時人也。此書凡六卷。共二十四回。述黃玠與吳綠筠曾雲娥二女配合事。略謂。嘉興才子黃玠。先聘吳南書女綠筠。以遠道疏闊。黃有園曰。駐春園讀書其中。又與鄰女曾雲娥。酬唱含情。約為夫婦。而曾吳固亦姻眷。以家貧。依葉氏於此者。後葉犯罪。雲娥與母。就吳氏於金陵。與綠筠相見。黃生是時亦點探花。遂娶二女焉。水荈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於此書甚為推許。其言曰。駐春園一書。傳世已久。因未敢廁。故人多罕見。茲吾友欲公同好。特為梓行。囑余評點。細為批閱。茲編才無慚大雅。雲娥之憐才。等之卓女。而放誕則非。綠筠之守義。同于共姬。而俠烈而勝。了鬟愛月。慧口如鶯。俏心似鏡。經妙手寫生。更是紅娘姐以上人物。非賊牢之春香可比也。吾于湯清遠之言曰。先生講性。弟子言情。情之既摯。乃之死靡他。經可也。權可也。舍責而賤。為妬而憐。亦無不可。等而上之。澧蘭沅芷。致之于君。斷金蘭臭。致之于友。何莫非此情之四達哉。普天下看官。無作刻

舟求劍觀。作開關。昨鳩讀則得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魚亭八卷

滿洲傅氏藏道光二十二年紅梅山房刻本

清黃瀚撰。瀚字小溪。號趣園野史。四川涇南人。此書凡八卷。共六十回。通本情節。全寫作者當時實事。按卷首自序曰。余生也不辰。賦性好遊。足跡已遍天下。於山歷太華絕頂。五嶽之中。已登其四焉。北入太行。西入峨嵋。旁及終南。武當羅浮諸勝。於水則泛五湖。尋范蠡繫舟處。溯流而下。觀海市蜃樓。魚龍出沒之鄉。於人則見諸名公鴻文鉅製。帝附驥尾。非幸也。是天之以辛苦與我。使我滿書也。設使生長華胥。青雲直上。致君澤民。肝食不暇。何暇及此哉。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家難不堪。父母見背。兄弟散處寰中。一身毫無掛碍。跋涉於山巔水涯。寄情詩酒。醉則狂呼。天地為之變色。雷霆為之息怒。非幸也。是天之以狂態與我。使我終無所成也。設使菽水可以承歡。骨肉得以聚首。吾亦不願放浪於形骸之外。事親敬長。朝夕不暇。何暇及此哉。然余嘗聞古之人。動輒以遊名山大川。然後文有奇氣。裹糧走險。尋幽探奇。此得志君親者之所有事也。非所以語於勞人棄士。仕者峨嵋道上。幾經閱歷。今又以奇詩。故走方山。謁烟霞石。偏投蜀中所有。夢頓極矣。歛足於曲州公署。八閨月。解館。

下涇南。蕉窗無事。思有以醒天下人之耳目。悅天下人之性情。非積善感應之事不可。非詞俗語俚之筆尤不可。故將生平所見所聞。撰述成書。顏其名曰白魚亭云。按其中人物姓名。虛實參半。即作者本人姓名。亦未稍隱變。誠說部中別開生面之作。惟流傳不多。甚罕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繡戈袍八卷通志刊本

題江南隨園主人者。古香曾以曾校正。卷首序文亦著隨園主人。按隨園主人。清人袁枚之別署。然此書文筆頗為淺陋。大非其所作。意出於偽託者耳。此書凡八卷。共四十二回。叙唐尚傑父子及劉素芳與王廷柱私事。以繡戈袍為全書關目。故名。其事謂出於明嘉靖時。殊為荒誕。然此故事。里巷盛傳。行為戲曲者。有倭袍記。南樓傳兩種傳奇。作者姓名無考。但亦為乾嘉間人之作。讀為南詞者。則有無名氏之倭袍傳。尤膾炙人口也。以上諸本情節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同異。吾人於此。甚可考見此故事流傳衍變之一斑。此書流傳頗罕。亦屬珍本也。

聽月樓嘉慶二十四年同文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嘉慶二十四年無名氏序文。則此書作者當為乾嘉間人。此書不分卷。共二十四回。述宣登鰲柯寶珠因緣事。略謂。明時司寇裴長卿有女綺霞。綺霞皆才女。為築一樓居之。仙人賜名曰聽月。狀元宣登鰲與女子柯寶珠。言結緣於此。故題曰聽月樓。無名氏序。則此書謂宣登鰲之吟上人來。癡情也。柯寶珠之憐宣生才。未情也。柯太僕之逼女。狂情也。裴司寇之設計完珠。深情也。如娟如鈞之幾死。屈情也。國慶秀林之偷香。私情也。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連城之不從父命。高情也。柯無艷之逼走才郎。絕情也。及後吟詩聽月。閒情也。仙人降樓留情也。此書以情始。以情終。可為千古鍾情者云爾。然作者文筆。殊為凡弱。序文所云。則未免過譽耳。



庚巳編四卷民國四年石印

明陸榮撰。榮字子餘。江蘇長洲人。嘉靖進士。補工科給事中。廷劾敢言。以爭張福達獄。下詔獄廷杖。尋革疏論張璉桂萼。謫貴州都鎮驛丞。遷永新知縣。善治盜。以念母乞歸。母沒。未終喪卒。有左傳附註。春秋胡氏傳辨疑。左氏春秋鐫。庚巳編。說聽諸書。此編凡四卷。多記明代朝野逸事。怪異。兄聞。可稱鉅麗。方有闕國是徵項者。足資談助。離家之鼓吹。有時亦可以裨實用。烏得盡以荒誕目之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聽二卷民國四年石印

明陸榮撰。榮有庚巳編。已著錄。此書凡二卷。亦多述怪異軼聞。其甥王禹聲題曰。先生著書滿家。庚巳編則其少作也。蒐奇括異。海內同好者爭傳之。先生雅喜稗官家言。每有奇文。輒隨筆識焉。久而成帙。既成而毀於火。先生作而嘆曰。嘻。斯可不成吾初業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記者。編焉。是編。高聲請於諸梓。得而伏讀之。微獨蒐奇括異。足備庚巳之遺。即一談一詠。而先輩風流。才人逸致。其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亡。而裨掌故之闕。雖中壘說苑。方駕可也。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舉無他好。今老矣。猶旦暮手一編不置。他所論撰甚多。此特其一爾云。蓋庚巳編。為其少作。此則晚年所採輯者。足補庚巳之遺。而文筆尤較簡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香樓外史誌異八卷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本

明薛朝選撰。朝選別署思貞子。字里不詳。萬曆時人。此書凡八卷。卷一鳥部八十則。卷二獸部七十三則。卷三草部七十二則。卷四木部六十七則。卷五歌部一百零一則。卷六舞部一百零三則。卷七吹部七十四則。卷八彈部九十五則。每卷前有小序。朝選所作。乃其觀性牒。聆近聞。考古證今。茲外拔異。足資揮塵。卷首載萬曆癸卯八十七壽翁德江主人序文。略謂。余友思貞子。幼聰慧。弱冠日記數千言。尤愛讀稗官小說。前十五載作多識錄。鳥獸草木幾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十卷。甲午冬。挾過膠州。問序于松聖巨君。舟泛寶應。西風大作。急登岸。而露腹之舟。遂納于湖中。比夜。思貞子夢湖神謂曰。子不宜說龍宮。值事茲已。為余所收。後勿復為也。思貞子覺而悟。歸。遂盡其遺稿。及明冬。携余南郊尋梅。因登燦蔡庵。語異。思貞子曰。惜余有多識錄。為寶應所收。余近有外史八卷。雖蕭然為者。亦足異也。翌日。余過思貞子齋頭。索覽。信感思貞子之識之異也。余因謂曰。余今為子傳世。無復為龍王所收。余廼袖歸。而付書林梓之云。此本為清人袁枚重訂者。有序文升首。於斯作備極推許焉。

縣竒瑣探一卷

民國四年石印說庫本

明劉昌撰。昌字欽謨。江蘇吳縣人。弱冠舉正統進士。官至廣東參政。為文瞻麗。詩宗盛唐。著有中州名賢文表。河南志。姑蘇志。縣竒瑣探。及文集等。此書僅一卷。共三十五則。所記多為明成化間名賢逸事。如王直之有容德。王驥之陣法。楊士奇之為士。曹榮之絕筆詞。宋而王才于諸條。頗資談助。而異見聞。亦收錄。雖與他書略有出入處。然不礙其為并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西清散記四卷

乾隆間刻本

清史震林撰。震林字崑岡。號瓠岡居士。江蘇金壇人。乾隆進士。官淮安教授。善畫樹石蘭竹。精八分。喜篆書。全碑。卒年八十有七。有華陽詩稿。華陽散稿。西清散記。並傳於世。此編所記。多託為神仙幽渺之詞。卷二所載雙柳張氏諸條。最為世人詭稱者。初以為必無其人。殆史公託以自喻。按董潮東皋雜鈔謂。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人。因家姊也。工詩詞。不假師授。然不以村愚忌其匹。有鹽買某者。百計謀之。終不可得。以免語投之者。罵絕不答。以禮自守。近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詩詞。雖純疵各半。亦頗不俗矣。七言古頗學長吉。飛卿。惜不多見云。據此可知世間固有其人也。林下詞鈔。亦錄有雙柳詞二闕。而屈復弱水集。有柳絮七律十首。詩序亦作雙柳。并云詩詞外。兼工小楷。蓋雙柳亦不柳進士耳。編中多風世之語。雋而不腐。勝讀勸戒陳言。頗可傳也。

遜齋偶筆二卷

光緒間刻本

清徐崑撰。崑字國山。江蘇武進人。乾隆時人。歷官浙中山左。善詩古文辭。著述甚富。有畫溪詩集。遜齋偶筆。此編凡二卷。卷首自序稱。雍正癸卯。就山右學使者之聘。經恆山。涉桑乾。皆窮日就師。至則探槩焉。未決歲還。試禮部。五台雁門諸勝。仰首遙矚。無由一至其地。自丁未貳守浙中。僕僕道途。武弁苦寒。整鞍越洎濱海諸郡。頗徃返。而天台木及一遊。雁宕密通甌江。殷齒未到。陸行赴閩。溯灘而回。其間山海交錯。日經險巇。因公事旁午。過且弗留。嘗一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鼓山。力倦而返。蓋素乏濟勝之具。而心手頑鈍。山靈故靳相見也。迨乾隆乙丑。謫官甯海。茅齋一椽。元生竟日。無復遊覽之興。自問足跡所到。十不及一。耳目所睹。記者其美能賅而存焉。丁卯秋。兩兄歸應省試。散衙後。雙影自隨。有兩僕。黃昏時。駒軒聲與蟲聲相聞。觀剪燭。取時音所經及見聞之類。新異者。各綴數語。予曹後日事簿書。未之高問久矣。判張帝氏牘。略具右末。李阮朱耿氏二則。連類及之。附於諸節。烈後云。書中所述。凡作者生平所遇山水奇景。荒服奇蹟。節烈奇跡。蛟龍奇變。妖幻奇態。皆筆及之。而文

采亦甚可誦也。

寄蜉蝣贊十六卷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江瑩撰。瑩別署葵愚道人。江蘇吳縣人。書凡十六卷。多記清季掌故。其自序曰。余進為逆黨所陷。退為奸孽所譏。向日有忱。籲天無路。庚申遇變。避跡光福山中。賊氛肆熾。閭里震懾。紳民同時蓄髮。余曾受兩朝知遇之恩。定分所在大義攸關。豈顧首隨眾。蒙面偷生。流離遷徙。不虧臣節者。祇余及金淑芷太守兩家而已。屏匿小樓。無可排遣。因將生平聞見。綴錄成帙。蓋此書著於洪楊亂時。故卷十四金陵紀事雜詠。及庚申遇變雜記二章。卷十五所載四川髮匪原供。卷十六永寧道誓廟疏及稿稟各文。皆有關太平天國之史料。足資參考。且於文中。時見作者之義不負國。慷慨誓天。亦可傳之作也。



夜航船八卷嘉慶六年識  
硯室刻本

題破額山人新編卷首有嘉慶五年破額山人自題於對溪之小山隱序文山人名不詳。僅知為江蘇吳縣人而已。此書凡八卷。所記皆乾嘉時瑣聞異事。考夜航之名。由來已久。古樂府夜航曲是矣。元人曲一作夜行船。中吳紀聞載。夜航船惟浙西有之。故皮日休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搖酒三親寄夜航之句。按破額山人自序曰。今吳越間。路隔七八十里及百里許者。埠頭必有夜航停泊。以便趁船。黃昏解纜。黎明泊棹。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勢必促膝互談。判判不休。以消長夜。其見棄於有德者。寧止道聽塗說已哉。今年春。不惜思索枯腸。默溫聞見。自喜不一月而得百二十二則。因名之曰夜航船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嘉慶間  
原刻本

清屠紳撰。紳有蟬史已著錄。此編初名瑣語雜記。純為志怪之作。其文故作奇崛異行之辭。而伏藏諷喻。嘉禾湛若海跋謂。客氏曰。空言而不本諸實事。斯懲創之義昭焉。今瑣言所言。則蜚氣之樓臺。蟻封之城郭已耳。於世間法何所裨。予曰。走何異甘鼎烹宰者。不知有脯鸞膾鳳之奇。而被錦綺者。不知有冰蠶火鼠之幻也。三閭之放。漆園之逃。事之實者也。而其言為香草馬。為山鬼馬。為景周雨馬。為不祥金馬。必事事而求實之。則三閭固餽糟者流。而漆園亦文綉之犧牲已矣。且烏知夫空言之中。不有所謂閤合乎。道妙者。將使夫已氏自鏡其面目。以徐悟其立說之旨於言外。而又竊幸夫虛假之詞之尚。非大書深斥而莫可掎也。則其忿且憤而不能終日者。其亦可以慨然自化也夫。按卷首吳穀人茶酒有序。乃以吳錫麒署姬金麟。蓋其談說多如此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幻中真四卷

康熙刻本

題烟霞散人編次。泉石主人評訂。曲枝杲人評錄。姓名里居俱無可考。卷首有天花藏主人序文。或即天花藏主人所作。亦未可知。此書卷首題曰批評繡像奇聞幻中真。卷一先演一事。標曰司馬雙訂鴛鴦譜。似為入話性質。略謂金陵司馬元與女子呂玉英通好。互有贈貽。以會試赴京。行至山東。為寇所劫。遇桂天香者救之。贈僕馬而別。生旋及第。奉命剿寇。戰敗。為寇所擄。時呂玉英隨父入京。亦為寇擄。寇和為生妻。不敢相犯。而寇實女子男裝。前後劫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及拯生之桂天香。蓋皆一人。要以婚配。遂降焉。自卷二第一回。至卷四第十回止。始為正傳。略云。姑蘇吉夢龍妻易氏。為妻族所凌。易氏自盡。生亦避仇。他所遇富室汪某。認為義子。始冒汪姓。應試中狀元。時相何用欲配以女生。不願。乃奏請生平海寇。以難之。生竟娶清海隅投簪而歸。而生之弟及易氏向所生子。以喪母撫於他姓者。皆與生同榜及第。不相知。至是始相認。並歸宗團圓焉。按卷尾總評曰。無名演幻夢集。覺非人作。采真編。俱以行世。烟霞子兼得其美。題曰幻中真云。幻夢采真二書。今俱不存矣。

昭代蕭韶傳奇十本

滿洲傅氏藏嘉慶十八年內府刻本

清王廷章范開賢合撰。張生寅李祿喜鄒煥章校閱。陳楚曉張鳳林參定。廷章字朝炳。江蘇常熟人。開賢字知愚。江蘇吳縣人。生寅字文虞。河北大興人。祿喜字中和。河北宛平人。煥章字錦文。江蘇崑山人。楚曉字級佩。江蘇吳縣人。鳳林字紹廷。江蘇長洲人。此劇每本二十四齣。共二百四十齣。衍楊業父子戰遼兵事。自遼兵入寇起。至蕭后降宋止。其源出自北宋志傳。楊家府演義。考通鑑正史。惟楊業陳家谷盡忠一節為實事。其餘皆後人慕楊業之忠勇。故譽其後昆。而敷衍成傳。即潘美之惡。亦不如是之甚。祇因既與楊業約。駐兵谷口聲援。王侁爭功。離次。不能禁制。及引全軍徑進。乃坐致楊業於死地。是以眾惡皆歸焉。又如牽引德昭。匡襄軍國。竭盡忠誠。庇護賢良。不辭勞瘁。概為表彰其賢能。用以誅佞屏奸。褒忠獎孝耳。不可議其存歿而拘泥。此劇依據北宋傳為柱脚。畧增正史為綱領。敷衍而成。蓋作者假此感發人心。善者使之入聖超凡。彰忠良之善果。惡者使之冥誅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戮懲。奸佞之惡報。今觀者知有警戒也。通本體制。悉如勸善金科。排場宏偉。亦為清代內廷之承應大戲。道光咸豐間。昇平署內監曾三度排演。崑弋並奏。供奉宮中。至於民間梨園。則從無襲者焉。

雜劇九種

滿洲傳氏藏  
道光間刻本

清王文治撰。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進士。官侍讀。出為雲南臨安知府。罷歸。工書法。秀逸天成。為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詩亦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有夢樓詩集。尤精音律。嘗買僮奴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自隨。嘗與葉堂訂約書。檀譜。此本雜劇。無總名。凡九種。一曰三農得樹。二曰龍井茶歌。三曰祥徵冰蘄。四曰海宇歌恩。五曰燈然法界。六曰萬嶺丹爐。七曰仙醪延齡。八曰瑞獻天台。九曰瀛波清晏。每種一齣。皆浙中故事。蓋乾隆中葉。清高宗南巡時。梁森副鰲兩浙奉檄恭辦梨園雅樂。先期命下。適王文治罷歸。森乃邀致署中。填製雜劇。皆即地即景為之。即此九種也。梁廷枏曲話載。新劇九折。選諸伶藝最佳者充之。在西湖行宮供奉。每演一折。先寫黃綾衣本。恭呈御覽。輒蒙褒賞。賜予頗仍。今日重披法曲。猶仰見當年海宇乂安。民康物阜。古稀天子。省方問俗。桑麻阡陌間。具百姓同樂。一種雍熙氣象。為千古所希有。真盛典云。此本流傳甚罕。亦珍品也。

采石磯採樵圖廬山會雜劇滿洲傅氏藏乾隆間紅雪樓刻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西江祝嘏一片石第二碑、四絃秋空谷香、香祖樓、桂林霜、雪中人、臨川夢、冬青樹、已著錄。此三種並為雜劇。采石磯凡八齣。行李白采石磯水解事。自序稱此劇以見青蓮一生遭逢志節。同聲而哭者。或人破涕為笑矣。蓋作者隱以青蓮自寓也。採樵圖凡十二齣。按一片石第二碑二劇皆譜婁妃事。此劇視二劇尤詳。自序有云。蓋題畫以諷阻其夫之亂。故妃之隱志也。終以陽明立功遺忌。學道名山。一唱三嘆。惟解人知之耳。廬山會僅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齣。演五老三仙廬山仙會事。觀其詞藻似獻與王氏者。而王氏又必江石人。作者桑梓之念甚殷耳。以上三劇與西江祝嘏流傳甚罕。然較之一片石第二碑等九種則有過無不及也。

韞山六種曲滿洲傅氏藏嘉慶間晴雪山房刻本

清朱鳳森撰。鳳森字韞山。廣西桂林人。嘉慶六年恩科進士。此集共收鳳森製曲五種。其一曰才人福傳奇。凡十六齣。行司馬相如卓文君故事。此劇文詞平淡。暗場稍多。殊不適於搬演。其二曰輞川圖雜劇。凡八齣。行王維鬱輪袍事。全據唐薛用弱集異記敷演而成。其三曰金石錄雜劇。凡八齣。行李易安趙明誠事。按宋人李格非有文名清照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明誠有金石癖。著有金石錄一書。易安為作後序。文載荊川樺編。而容齋四筆亦載之。略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刪節。斯劇即譜此事。惟增入記園詞會兩事。以作闕目。其四曰十二釵傳奇。凡二十齣。演紅樓夢小說中重要故事十八則。其五曰平鏢記雜劇。凡四齣。記李瑛平馬鏢事。按原序云。余與李子勺洋交最契。不獨以詩文相唱酬。并以古循吏相切劘。嘉慶庚辰春勺洋見余守濬日記。因出其所紀尊甫青萍觀察擒馬鏢事。余擊節嘆賞不置。時方請假多暇。遂做元人百種作平鏢記。蓋紀實之作。其附刻之一種。曰守濬記雜劇。則許鴻磐所作。凡四齣。以記朱鳳森守濬縣之功績。按此劇即已著錄六觀樓北曲中之儒吏



完城以上六劇梨園中均未見有搬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竊符記傳奇二卷

懷寧曹氏藏舊鈔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紅拂記、祝髮記、灌園記、已著錄。此記凡二十四齣。行魏昭王子無忌故事。劇中關目以信陵君使如姬竊取兵符而救趙國事為主。故標曰竊符記。通本情節大略取材於史記、信陵君傳。敷演而成。並以趙括事穿插其間。惟顏惠則無其人。至於李同亦見於平原君傳。但傳載李同赴秦軍戰死。而劇中以為同請救於魏。係組合也。呂天成曲品曾列此記於上中品。且謂前半真後半假。不得不爾。女俠如此。固當傳云。昔年梨園嘗有搬演此記者。惟以流傳不廣。近年已無能搬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楚江情傳奇二卷

明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  
大齣。演于鵲移麗華遇合事。乃取袁于今西樓記傳奇改  
訂而成。如胥長公之妾輕鴻改為妓女鴻寶兒。本識池生  
遂歸于池。又池生與趙不將俱為胥長公所殺。此本翻案。  
且謂趙不將聞于叔夜登第。反至父處為之作伐。娶素徽  
為室。以贖前愆。皆勝原作之處。此本凡於改處俱標註於  
開上。其自序曰。此記模情布局種種化腐為新。訓子嚴於  
繡襦。錯夢幻於草橋。即考試最平淡亦借以翻無窮情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令人可笑可泣。但有幾處未妥。必當釐定者。胥長公一世  
大俠。於謀一婦人何有。乃計無復之。而出此棄妾之下策。  
豈惟忍心哉。其伎倆亦拙甚矣。長公與叔夜素昧平生。戀  
妓亦無關大事。何必相為乃爾。池趙二生。即與叔夜有隙。  
亦何至謀刺。且旅店逢俠而遂委腹心乎。此又事之萬萬  
不然者也。合通記觀之。不過欲描佳人才子相慕之情而  
已。忽而殺一妾。忽而殺兩生。多情者將戒心焉。余不得不  
為醫此大創。看梅折使出鴻寶。既便收科。又伏池生故人  
之案。至易姬折。竟用鴻寶。兩全其美。池公子即此了局。萬

藤盡去云。此劇第二十一齣。係全改原作。標名曰俠概。為  
胥長公自叙。此作歌筵買駿。白云錦帆樂府。是江南解元  
于叔夜所作。傳有刻本。同年李貞侯作序。皆所以伏丰劇  
之案也。至於病中錯夢一齣。世人相傳為夢龍所作。然夢  
龍極口贊其神化。不可思議。未嘗有改易之說。則錯夢正  
出表于今之手。不可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賦盟傳奇二卷

通縣王氏藏崇禎間白雪樓刻本

題西湖居士編次集艷主人較閱西湖居士有明月環已著錄此劇凡三十六齣演駱俊英于如玉離合事劇中以駱于二人賦詩訂盟故曰詩賦盟略云楊李駱俊英父希古家素封重陽命于邀友施幔亭張懌甫賞菊英詣施書室見一詩甚麗詢之蒼頭謂于志寧女如玉施氏甥將赴京隨母辭舅詩其所作也英袖歸和韻復綴秋聲賦倩蒼頭達其意玉亦作賦答之玉婢紅香窺英美又為誇詡玉屬英求施懇之母氏施遂妙遊烟雨樓英乘間入語玉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見英才心亦許之適虞世南于基亦偕張懌甫至而張乃玉母中表之戚與基年家命女勿避席基視玉之艷洸張執柯施以英故為拒張復以英窺楊琴譜呈於姊玉母亦以玉香奩集及繡譜酬之施遂促英納采張使基聘女已不及心啣之值突厥擾邊志寧為張寶相往討而世南舉其子基為副基赴闕于夫人亦抵京張係寶相表叔囑基洗寶相求婚於志寧會突厥平寶相封安國侯基授職肆業寶相言基姻事志寧允之而夫人言已納英聘夫婦爭不決玉知之憂懣成疾約英晤於園亭以為永訣英試復

不第玉執志不改慰之以詩施懷不平以甥女進御授為

充華志寧世南為奏請得免英復叩闕疏陳其情有詔使歸前聘賜英完婚試英之才授以清要而志寧以曾許基婚乃撫紅香為義女以嫁之用踐前約焉按虞世基乃世南之兄唐時避太宗諱或有單揭其名曰基者安得以世南子名基也世南子無文采為將作大匠而隋將來護兒之子來濟以文學行誼為高宗相故時人語曰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劇因此語遂謂世南子非名流假託以供戲筆耳于志寧張寶相皆當時人此不過借名渲染貞觀時太宗選一宮嬪魏徵言其已字太宗詰其父母及大家皆云無有太宗以語徵徵復爭之太宗納徵言遂止其事此于女選充華而奏免之所由影射也此劇流傳極罕故梨園中亦久失鑾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尋親傳奇二卷

懷寧曹氏藏道光三十年鈔本

清姚子懿撰。子懿字不詳。浙江嘉興人。清初時人事蹟無考。此劇凡二十八齣。演孝子周瑞隆事。以續明人尋親記傳奇之後者。謂教子古劇。恩讎尚未終場。故為補足。使善惡之報。顯切著明。秋毫不爽。劇中周羽郭氏周瑞隆林默林玖瑜李好善張院君張禁茶博士張敏宋清張千等人。皆前記所有。惟李好善之女春媽。則係增入者。且以嫁於周瑞隆。亦出緣飾。以結全局。總之。此劇用意。可謂與勸善編迪吉錄諸書。相為表裏。雖甚淺陋。然於世教。則不為無益。昔年梨園。此劇鑾行甚盛。至近年來。始失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寒香亭傳奇四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間懷古堂刻本

清李凱撰。凱字圖凌。號雪崖。浙江鄞縣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間為紹興教諭。平居孝友。女兄弟三人。俱家貧。每年各贍銀米。沒身不衰。李父歿後。從兄弟俱幼。亦按季贍以銀米。至各成立。乃罷。凱善詩古文辭。尤工詞曲。製有寒香亭傳奇。此劇凡四十齣。演譚素與衛凌波魏凝烟二女配合事。劇中因譚素寓所有寒香亭。富酬和衛凌波寒香亭詠梅詩。故以標名。通本關目情節。全襲萬樹風流林傳奇而製。雖結構詞藻。遠不逮之。然作者特有偏才。其第十四齣訂齣。混江龍一曲。乃以監咸窄韻填之。長至數百言。可稱鉅麗。此劇梨本。流傳頗罕。故梨園中。亦從不見有搬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雙鴛祠傳奇

嘉慶二十五年  
得來松堂刻本

清仲振履撰。振履字拓庵。號群玉山農。江蘇泰縣人。乾嘉間。官為番禺令。工音律。卸事後。寓有垣。製有雙鴛祠。此劇凡八齣。行李亦珊夫婦同卒於廣州事。略謂。李亦珊。福建閩侯人。仕廣州。別駕。不得於其親。一弟又桀驁不可馴。自甘京解餉歸。抑鬱成疾。疾日篤。且死。一棺之外。四壁蕭然。其妻蔡氏。謂老婦曰。吾夫甫死。無過問者。設久殯此。其何以歸。我將死之。聞者或憐我之節。送我夫歸。我翁姑亦藉以同歸。我無憾矣。乃冠帔拜堂上。自縊死。移棺於庵。人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哀蔡氏之節。亦卒無議歸其長者。其同官某氏之妻。聞於老婦。而憫之。乃屬其夫。釀金以助。仍已出二百金。送以歸。且立廟祀之。故標曰雙鴛祠。此劇情節。乃粵中實事。有裨風教之作。梁廷枏曲話。評此劇。謂起伏頓挫。步武井然。惜點譜一折。入手太閑。歌賽一折。收場太重。通體八齣。雜劇則太多。傳奇又太少。古今曲家。無此例云。此本流傳不廣。故梨園中。亦從未見搬演也。

古城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  
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明人戲曲載籍。不見著錄。此劇。按劇中弟十五齣。有可逖送到尚寶司重鑄之語。必明時人所作也。此劇凡二十六齣。衍三國志中關羽與張飛相會於古城事。考諸史傳。關羽實奔劉備於表紹。然從無至古城會張飛之說。且史傳中。但稱張飛隨劉備。依於表紹。絕未載其占據古城事。至於劇中所演五關斬將。亦為正史所無者。又斬蔡陽一節。乃劉備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相合。擊曹操兵時之事。劇中則以為關羽至古城時所殺。通本情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皆本於羅貫中三國志演義。未嘗考實也。此劇於梨園中。傳唱甚盛。至今猶有能歌者焉。

西川圖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考明代戲曲選集及談曲各書。均不及此劇。當非明人舊本。惟錢德蒼綴白裘初集卷三錄蘆花蕩一齣。題曰西川圖。按即此劇第二十九氣周齣。可知乾隆時此劇已傳唱梨園。則成書時必在乾隆以前。殆出於清初人之手。此劇凡三十齣。行三國時劉備於東吳招親故事。關目情節。大畧取材於羅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塗染而成。通本結構。尚稱緊湊。曲詞賓白。亦清利可誦。其中氣周一齣。乃劉襲元人朱凱所作。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之末折。梨園中至今盛演也。近世俗劇有美人計四荆州一齣。最稱流行。而情節穿插。與此劇全然相合。蓋此乃俗劇之祖本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萬倍利傳奇

懷寧曹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二十五齣。演明嘉靖時嚴州徐氏義僕阿寄事。按此事本於明田汝成阿寄傳一文。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及抱壘老人今古奇觀卷二十五均有徐老僕義憤成家話本。亦述此事者。考明史孝義列傳浙江通志嚴州府志諸書。亦並為阿寄立傳。此劇關目情節。與本傳話本各有同異。又取小說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事。點綴前部。而謂徐哲父沒於外。長子次子皆不顧哲庶出而幼。阿寄抵哲父處。扶其柩以歸云。此為汝成傳文及話本所無。組合而成。並非事實。劇中哲不曾死。因取團圓之意。不得不然。傳文中不言哲兄之過。話本雖譏言徐召。亦未嘗謂其有大惡。是劇作者甚之。故藉作波瀾耳。朝廷旌阿寄之閭。理所應有。傳文未及。當其時尚未舉行。劇稱阿寄授官。想亦出於點染。斯劇之作。知貧賤有德。終勝貪污者流。世人於此等人。亦不忍聽其埋沒不彰也。昔年梨園嘗有搬演此劇。惟流傳未廣。近已不睹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繡春舫傳奇二卷

懷寧曹氏藏同治四年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劇凡二十六齣。演鮑蛟鮑鶴兄弟事。以鮑鶴焚李慎言繡春舫起釁。故用標名。略云。達摩祖師。因善財童子思凡。誦投東梓。鮑氏為次子。名鶴。面綠鼻丹。深眉白眼。父母生鶴三月俱逝。族人以其貌怪。且妨兩親。欲溺之。兄蛟不忍。哺育至十二歲。勇猛兇惡。好雪不平之事。兄蛟儒謹書生。數誡勸之。齊相李慎言。造巨舫。長五十餘丈。分置十院。歌舞其中。曰繡春舫。騷擾軍民。糜金數十萬。值八百媳婦。國女主以達。驍勇絕倫。欲得中原。率兵十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深入內地。中郎將衛懷素。奉命招討。與妻薄氏相別。令子時覺。選才品兼優者。嫁其女菲香。鮑鶴之友。言繡春舫害民事。鶴遂夜焚其舫。逃入古廟。其友懼禍及己。首鶴於慎言。謂與兄蛟共謀。蛟時避匿。時覺聞其才。將嫁以妹。蛟以貧不敢應。時覺以計成之。慎言捕焚舫人甚急。有告其信於蛟者。蛟倉皇遁去。雖草草成禮。與衛女未親面也。捕者至。竟擒菲香去。時覺失妹。又聞父為媳婦國所擒。往探之。亦被捕。以達悉為衛將軍子。憫其孝。使侍父。並拘軍中。薄氏欲訪女訊。徬徨途中。適以達微行相遇。認作姑媳。相依。

而行。晚憩一蘆棚下。會慎言矯旨將殺鮑蛟妻。薄氏聞信。痛絕於地。以達憐而欲救之。時菲香縛出將決。雷電大作。監斬者懾避之。以達乘間釋菲香。挈其母女同去。及霽。失菲香。京尹謂雷神所攝。必有冤。奏其事於朝。時蛟遁去。亦抵古廟。與弟鶴相遇焉。齊祖閱奏。見雷神攝女。始悟慎言之奸。及矯旨事。默其官。大赦諸罪。時覺潛離以達營。詣京獻策。鶴亦使兄赴試。而自往以達營。叔菲香及其父母以歸。並擒以達。菲香母女念以達恩。會其兄時覺擢武狀元。乃請於朝。得旨配以以達。鮑蛟亦登第。與菲香再舉花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鮑鶴賜封為侯。而辭以入山訪道。化作善財。乘空而去。此劇情節。全屬子虛。劇中屢言北齊。又言蕭道成。牴牾可哂。至於地名官名。亦多舛誤。昔年梨園。尚有鑒者。近已失傳。非無因也。

有夏誌傳六卷有商誌傳四卷

嘉慶十九年  
指古堂刻本

題景陵鍾惺伯敬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有夏誌傳凡六卷。自禹王伊水捉蛇怪。至桀敗三嶠終南巢。共十九則。有商誌傳凡四卷。自湯王禱雨桑林野。至太公甲子滅殷紂。共十二則。此書總名夏商合傳。敘述夏商兩朝故事。每卷首行。雖標曰按鑑演義。然不盡與史傳相符。卷首有無名氏序。文極空泛。此書撰人。題曰鍾惺編輯。疑為書賈所偽託。殊不足據。惟與盤古至唐虞傳一書。文筆酷似。則出於一人之手耳。

于少保華忠全傳十卷

道光十五年  
年刻本

明孫高亮撰。高亮字懷石。浙江錢塘人。書凡十卷。分為四十傳。述于忠肅公謙生平行事功蹟。一名旌功華忠錄。卷首林從吾序云。忠肅公勲著天壤。忠塞宇宙。今勿論海內學士大夫。瞻斗杓而仰河嶽。即田夫野叟。粉黛并禕。三尺童豎。語公事業。則顏開談公冤憤。則色變。百世之後。過公之里。謁公之像。有不且悲且泣。歎歎感動。想見其人者乎。獨公生平事蹟繁夥。未有完書。四方弔者。送還遺恨。里友孫懷石君。其先為公石交。傳其事。與于所聞懸合。因哀其演輯。七歷寒暑。為旌功華忠錄。夫華者聚也。聚公之精神德業。種種叢備。與夫國事。及他人之交涉於公者。首尾紀之。而後公之事蹟。無弗完也。蓋雅俗慕焉。此書表揚于忠肅公大節。與正統傳小說。以忠肅為元兇太惡。顛倒是非者。正大相反。惟惜此作文筆枯澀。未免減色耳。



金石緣全傳八卷

同盛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序文。署靜恬主人。又總評六則。題曰乾隆十四年歲次己巳省齋主人重錄。則此書當出於康雍間人之作。書凡八卷。共二十四回。述金玉與石無瑕配合事。略云。蘇州林旺女愛珠。幼字同里進士金桂之子金玉。金桂赴任被劫。陷於賊。其子金玉逃歸。家已赤貧。又病癰。及婚期。林愛珠誓不往。乃以婢石無瑕代嫁。金玉病旋亦愈。且中狀元。西征有功。且封王。林愛珠則先與利公子私通。又嫁之。而遭難破家。備為金玉家孔姐。復以無行被逐。流落為娼。染惡疾。淪為乞丐。見金玉榮貴。乃羞憤而死。此書情節。淵源於醒世恆言中陳多壽生死夫妻篇。及拍案驚奇毛尚書小妹換大姊篇事。翻換為之。靜恬主人序文。歷數情夢。析玉樓春。玉嬌梨。平山冷燕之失。謂堂堂男子。喬扮女裝。閨媛詩篇。壓倒朝臣。天下寧有是理。且卿相擇配。不由正道。將詩詞索人唱和。此皆理之所必無。寧為情之所宜有。所論未嘗不是。惟此書叙男女團圓報應不爽。以為賴婚者戒。而命意遂落陳腐。至於文筆。亦未能勝於情夢新諸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畫圖緣小傳四卷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康熙間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序文。尾署天花藏主人題於素政堂。作者疑即天花藏主人。書凡十六回。述才子花棟與才女柳煙。及柳青雲與趙紅瑞配合事。至於標曰畫圖緣者。蓋因花棟在故鄉溫州時。嘗遊天台山。遇仙人天台老人。授以二圖。一為兩廣地圖。一為四圍圖。其後遊東粵。偶過柳氏家園。其境界一如畫圖所寫。竟諧佳偶。復平兩廣。峒瑤位至大官。故名。其後重刻之本。皆題曰步月主人訂。而天花藏主人之序文。亦不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水石緣六卷 文德堂刻本

清李春榮撰。春榮字芳晉。號隸園。甘肅隴西人。弱冠應童子試。取博士弟子員。以異籍被收。憤不顧家。隻身逃出。棄舉子業。究習幕學。宦遊荆楚豫章滇南。約數十年。此書凡六卷。共三十段。叙石岫與水盈盈遇合事。故事時代不明。石岫為中州才子。先識伎女柳絲梅萼。後至楚遇佳人水盈盈。互致傾慕。私訂盟約。及石岫中狀元。水盈盈柳絲梅萼乃並歸之。卷首自序云。人生遭際。悉由天命。苟莫能強。當悲歌慷慨之場。思文木風流之裔。懸擬賞心樂事。美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良辰。謀在造化。當不我忘。因以爰書之。筆繪兒女之情。雖無大藻可觀。或有意趣可哂。亦庶使悲歡離合。各得其平。而不鳴耳。書成秘之行笥。惟恐貽笑大方。適以薄宦滇南。寅好觀見。強付之梓。予固不自信也。美問奇之傳不傳哉。

掛枝兒一卷 滿洲傅氏藏崇禎間刻本

明馮夢龍原編。浮白山人選擇。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等。已著錄。浮白山人姓名里舍。俱無可考。編有掛枝兒。山歌。夾竹桃。黃鶯兒。俗曲總集。四種。尚存於世。王驥德曲律謂。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又謂北人尚餘天巧。今所流傳打棗竿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學之。決不能入。蓋北之打棗竿。與夫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俠。或閨閭之秀。以無意得之。猶詩中鄭衛諸風。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云。考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曲中。自有打棗兒。南呂有掛真兒。但掛真兒為引子。一名藍橋仙。句法過於整齊。絕非北人小曲之打棗竿。可斷言也。惟打棗兒為正曲。句法與相傳之打棗竿調相近。據沈德符野獲編曰。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不問南北。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語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云。此明日二曲。又明日約略相似。是掛枝兒與打棗竿。並非一調矣。初以未見掛枝兒本調。故不能辨。王沉雨說。孰非孰是。後見此集。及劉效祖詞齋所載。始知掛枝兒句法



腔調明明與打棗竿打棗兒皆相合。然後知沈說之言為不足信也。夢龍此集原本今已不見流傳。按馮夢龍原編之童癡二弄山歌一書。自序中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之語。則知掛枝兒之為童癡一弄。殆無可疑。此本係浮白山人所采選者。共錄四十一闕。雖非全璧。亦足珍貴。斯本而外。明人戲曲選集中。頗多選錄此曲。今日治俗曲者。亟應蒐集。彙成一編也。

山歌十卷

欽縣許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馮夢龍編。夢龍有萬事足雙雄記。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掛枝兒已著錄。此集目錄首行標曰。童癡二弄山歌。凡十卷。卷一至卷四。錄私情四句山歌。卷五錄雜咏四句山歌。卷六錄咏物四句山歌。卷七錄私情雜體山歌。卷八錄私情長歌。卷九錄雜咏長歌。卷十錄桐城時興歌。共載山歌三百五十闕。卷首自序曰。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補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

豎。矢口寄興之所為。為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為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謠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凡父錄焉。以是為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但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李唐。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有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云。此集所未者。自

當以吳中山歌為多。然如卷七哭櫻桃曲之三十六個櫻桃。安東紅蓋裏。卷八賜勿着曲之連忙趕搭出去。二語則明是浙東人口吻。以及卷十所載桐城歌。固不限吳中一隅也。卷七為廢曲。注云。此歌聞之松江傳四。則此集似皆得諸民間。然卷一捉奸第三曲。注云。此余友蘇子忠新作。卷五婉童曲。注曰。張伯起先生有所歡。既婚而瘦。贈以歌云。確有非民間之作品矣。卷九破驢帽歌。注曰。遊翰瑣言。尚有破驢機歌。無味。故不錄云。則東來他人之著述矣。此本之外。尚有浮白主人選本。共收五十五闕。僅七之一耳。

霓裳續譜八卷

滿洲傅氏藏乾隆六十年集賢堂刻本

清王廷紹編。廷紹字楷堂。江蘇金陵人。生平事蹟。今無可考。此集凡八卷。選西調二百十四闕。雜曲三百三十三闕。共五百四十七闕。內容曲調。甚為豐富。計有西調。蓮花落。馬頭調。彈簧調。邊關調。單岔。平岔。數岔。歷津調。北河調。秧歌。揚州歌。玉溝調。寄生草。剪龍花。劈破玉。銀紐絲。落金錢。等調。卷首附載乾隆五十四年傅用萬壽慶典歌曲一本。按廷紹自序曰。京華為四方輻輳之區。凡玩意適觀者。皆於是乎聚。曲部其一也。妙選優童。延老技師。為之教授。一

曲中之聲情態度。傳于畫。必極妍盡麗。而後出而誇客。故凡乘堅秉肥而至者。呼名按節。俾解纏頭。紅氍毹地。燈迴歌扇之光。綵袖迎人。聲送明眸之睇。朱櫻白紵。與晚風殘月爭妍。亦所以點染風光。為太平之景色也。其曲詞。或從諸傳奇拆出。或撰自名公鉅卿。連諸騷客。下至僻巷之語。市井之謠。靡不畢具。諸師皆以口相授。相沿既久。或習其調。而忘其辭。或習其詞。而訛其字。或調與詞並失傳。許多名曲。因無藍本。漸歸湮沒。諸部甚憾之。三和堂顏曲師者。津門人也。幼工音律。強記博聞。凡其所習。俱覓人寫入。



本頭。今年已七十餘。檢其篋中。共得若干本。不必祕惜。公之同好。諸部遂酬金。謀付剞劂。名曰寬案續譜。因多舛誤。請訂於余云云。可知此集輯刻之由。原輯者乃三和堂顏曲師。曲師名自德。天津人。編訂者則出於王廷紹子也。盛安序此集。有楷堂先生以雕龍繡虎之才。平居著述。幾於等身。制藝詩歌而外。偶寄閒情。撰為雅曲。纏綿幽艷。追步花間之語。蓋集中亦必有廷紹擬作。此集所輯俗曲。內容及篇章之豐富。在通俗歌曲總集中。實無出其右者。洵足貴也。

絲絃小曲

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乾隆間刻本

未題輯人名氏。封面題曰。絲絃小曲。右旁標曰。新刻南北時尚。左旁注曰。姑蘇王君甫發行。目錄首行題云。新鐫南北時尚絲絃小曲。卷首不著輯人。亦無序跋。每半頁六行。行十五字。袖珍小帙。版刻甚佳。蓋乾隆時姑蘇王君甫所刻者。此集不分卷。計錄本標調名小曲十一首。一串鈴四套。劈破玉十三首。邊關調十二首。掛枝兒十三首。哭皇天四首。秋來景二十首。刮地風五首。羅江怨八首。寄生草十三首。所載小曲。皆當時膾炙人口。其中且多未見於他集。采選者。頗可參考。此集流傳極罕。國內從未聞有收藏者。彌足貴也。

萬花小曲一卷

滿洲傳氏藏  
乾隆間鈔本

未題輯人名氏。此集未題輯人。亦無序跋。書內題曰。時尚南北雅調。萬花小曲。所選全為時調小曲。計有木樛調名小曲三十六闕。劈破玉五十三闕。鼓兒天五更一套。吳歌五更一套。銀鈕絲五更十二月一套。玉娥郎四季十二月一套。金鈕絲四大景一套。十和偕三十闕。醉太平大風流一套。黃鶯兒風花雪月一套。兩頭忙恨媒人一套。共錄一百餘闕。雖未註明來源。然其中如劈破玉。黃鶯兒。玉娥郎。一類。皆可為明代以來膾炙人口之曲。而最足珍貴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為三十六闕。木樛調名之小曲。其中頗多真摯雋永之作。此集流傳殊罕。亦通俗歌曲總集中善本也。

白雪遺音四卷

滿洲傳氏藏  
道光八年刻本

清華廣生輯。廣生字春田。山東歷城人。生平事蹟。今無可考。此集凡四卷。卷一錄馬頭調。嶺兒調。卷二錄馬頭調。滿江紅。銀鈕絲。卷三錄九連環。小郎兒。剪靛花。七香車。牙牙。約。八角鼓。南詞。卷四全錄南詞。共數百曲。輯者廣生。係歷城人。故此集所收俗曲。則以山東為中心。亦間及南北諸調。惟馬頭調為最富。卷一。卷二所載者。約近四百闕。按。楊懋建。夢華瑣錄。謂。京城極重馬頭調。游俠子弟必習之。砒砒。斷斷然。幾與南北曲同。其傳授。其調。以三弦為主。琵琶佐之。蓋此種曲調。於清代中葉以前。秦樓歌館。流行甚盛。集中南詞。除開篇外。並收玉蜻蜓。南詞九回。他如九連環。小郎兒。七香車。諸調。均未見於他集。選載至足珍貴。廣生此集。自嘉慶九年。採輯。至道光八年。始刊行於世。較之霓裳續譜。約晚三十餘年。而兩書所錄俗曲。截然不同。霓裳續譜。今日尚有流傳之本。但此書則極罕觀。是亦有幸有不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不幸耳。



西調一卷小曲一卷

滿洲傅氏藏嘉慶三年刻本

清戴全德撰。全德字惕莊。奉天瀋陽人。曾任九江推運使。著有瀋陽詩稿。瀋陽詞稿。紅牙小譜。西調小曲等書。俱傳於世。此二種俗曲。西調一卷。共載西調十六章。小曲一卷。共錄套曲七章。小曲三十三闕。此卷所用曲調。計有馬頭調。溝調。弋腔戲子調。泛調。花柳調。疊斷橋。清平調。措大。小等。皆全德擬作。按其自序稱。余以習國書。入仕值內廷。於漢文初未究析。已而恭呈帝簡。巡視視權。歷仕於外。凡案牘皆漢文。因而留心講習。垂二十年。稍得貫串。又曰。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瀋陽者三載。視推之暇。日坐愛山樓。以筆墨自娛。詩詞而外。傍及傳奇雜曲。花衣月夕。搜羅伶歌之。聊以適性而已。據此得知作者乃滿洲人。初不諳漢文。經二十年之研習。始克臻此。而此擬作兩種俗曲。聲韻美妙。間有至情之語。頗可傳誦也。

粵謳一卷

滿洲傅氏藏道光八年原刻本

清招子庸撰。子庸字銘山。號明珊居士。廣東南海人。嘉慶舉人。知濰縣。有政聲。尋坐事落職。工畫蘭竹。傳其官雜縣時。嘗於牘尾畫竹。有板橋道人風。又以新音畫蟹。風味為畫家所未有。精晚音律。著有粵謳傳唱一時。此書共錄小曲一百二十餘闕。純以粵中方言。貫串而製。卷首石道人序曰。戊子之秋。八月既望。蟋蟀在戶。涼風振。幃。明珊故事。惠然詣我。悄然不樂曰。此秋聲也。增人怆。請為吾子解之。余曰。唯唯。居士曰。子不攬夫珠江乎。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田。紫檀作屋。香海十里。珠戶千家。每當白日而逝。紅燈夕張。衣聲綵綵。雜以佩環。花氣氤氳。蕩為烟霧。穠纖異致。儀態萬方。珠女珠兒。雅喜趙瑟。酒酣耳熱。遂變秦聲。於子樂乎。余曰。豪則豪矣。非余所願聞也。居士曰。龍戶潮落。鼉更夜午。游舫漸疎。涼月已靜。於是離鬟雪藕。纖手分橙。蕩滌滯懷。抒發妍唱。吳歎甫奏。明燈轉華。楚竹乍吹。人聲忽定。於子樂乎。余曰。麗則麗矣。非余所心許也。居士曰。三星在天。萬籟如水。華妝已解。薌澤微聞。撫冉冉之流年。惜厭厭之長夜。事追往昔。情來感今。乃復舒彼南

音。寫伊孤緒。引吭按節。欲往仍迴。幽咽含怨。將斷復續。時則海月欲墮。江雲不流。輒喚奈何。誰能遣此。余曰。南謳感人。聲則然矣。詞可得而徵乎。居士乃出所錄。曼聲長哦云云。此集俗名解心。其曲音悲似素。其詞意婉而摯。真所謂悽入肝脾。哀感頑艷者。此集初出。紙貴一時。畫樓燈舫。譜入聲歌。聞至今猶盛傳之。

太平鼓詞一卷

滿洲傳氏藏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清蘇爾德編。爾德字韜園。號定侯。吉林長白人。乾隆時官至山西巡撫。此編共錄祀祖先孝養父母友愛兄弟尊敬長上等勸諭俚歌二十四段。及忤逆父母侮慢尊長輕生害命結黨逞兇等戒飭俗歌二十四段。卷首自序謂。周公輔成王。以稼穡之艱難。作豳風。幽雅使瞽矇朝夕諷誦。爰知小人之依從。立庶庶政。後人師其意。以施諸草野。而問閭婦子。亦有觀感興起。蒸然丕變者。以是知感孚之道。必本乎實心。以行實政也。前代寧陵呂新吾中丞。曾撫

是邦。者風憲保甲等約。並編輯孝弟忠信等歌謠。飭疲瘡殘疾無告之貧民。月給廩餼。今於街巷鄉村。挨門傍戶。逐段演唱。雖屬鄙俚詞章。要使蚩蚩愚氓婦人女子。盡皆曉暢。即資之為暮鼓晨鐘。以運其化民成俗之柄。用心亦良苦矣。今年春。使者奉天子命。來撫三晉。素哀實務。欲率屬以理政計。惟有仍新古之故轍。勉輯鄙俚歌謠。或瞽矇。或無告。或鄉約。或耆老。亦令其戶誦家絃。俾銅蔽俗習之編氓。曉然於大義之不可忽視。惕然於法網之不可輕罹。庶幾夫返伊耆之遺俗。而載效擊壤之鼓歌。



也。已蓋此集乃<sub>民</sub>者撫晉時教民而作。故又名撫晉勸歌也。

唐秦王詞話八卷

滿洲傅氏藏  
天啟間刻本

明諸聖鄰撰。聖鄰名不詳。里居事蹟亦無可考。此本彈詞。每卷卷首均題曰澹園主人編次。清修居士或夢周居士參訂。按卷首陸世科序文有吾友諸聖鄰氏揮霍遺編案成鉅製之語。可知作者為諸聖鄰。則澹園主人當其別署耳。至於參訂者清修居士夢周居士皆不詳其為何人也。此本凡八卷。共六十四回。行唐太宗李世氏征伐諸磁。統一天下事。一名唐秦王本傳。又名唐傳演義。通本關口情節。與熊大木唐書志傳通俗演義表于今隋史遺文互有異同。至於文體。則以十字句韻文及叙說散文組織而成。陸世科序此本曰。吾友諸聖鄰氏以風流命世。狎劍術縱橫。雅意投戈。遊情講藝。羨秦封之雄烈。揮霍遺編。案成鉅麗。毋以粹官泥視。則弘文振藻。猶恍接其精英。文皇帝靈采。景曜幾不泯哉。此本彈詞。蓋為今日見存之最古者。惟其流傳極罕。故此本彌足寶焉。

木皮子詞一卷滿洲傳氏藏

乾隆間刻本

清賈島西侯。島西號木皮散人。失其名。山東濟寧人。崇禎末。起家明經。銓縣令。推部曹。入清後。徭徠田里。以詩酒自鳴。其胸臆與世無虞。有縣尉與之齟齬。數挾之。遂翻然起。仍舊職。假王事。過里門。執肘扑於階下。不數月。引病乞放。不得請。乃密謂主者曰。何弗勅我主者曰。汝無罪。曰。吾說稗詞。廢廢務。此一事可以釋西伯。何患無辭也。果以是免。居恆取論語為稗詞。端坐坊市。擊鼓板說之。此本彈詞。即鬼面所製。說唱俱備。題曰木皮子。木皮者。鼓板也。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笑怒罵之具也。說於諸生塾中。說於宰官堂上。說於郎曹部署。說於街坊市肆。木皮隨身。逢場作戲。每一捶及轉。喉石破天驚。發人猛省。其議論多與儒生不同。是非由己。顛倒任心。聞者咋舌。終無有出一語以折之者。則以其原本經史也。云亭山人孔尚任。嘗贊曰。大道渾淪。聖言蘊藉。木皮以快論發之。所謂吾黨狂簡。不知所裁者。知所以裁。則又店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矣。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亦聖人之徒也。按島西行年八十。笑罵不倦。遂不容於鄉。自曲阜移家滋陽。閉門著書以終。此

本彈詞外。有澹園恆言。凡數十卷。惜未傳於世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雨花彈詞三十卷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清閨秀陶貞懷撰。貞懷家世不詳。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季。多才識。其夫從軍於外。幼子夭。獨而自身一病五年。知不起。乃理舊稿。大雨花彈詞。時已順治八年矣。此本彈詞。凡三十卷。共三十回。述左維明及其女維貞忠烈事。據作者自序曰。今者風木不寧矣。生我知我。育我授我。我何為懷。寄秦嘉之札。述道參軍。悼殞祿之殤。危樓思子。爰取數殘舊稿。補綴成書。嗟乎。烽烟既靖。憂患頻仍。澹看春別之痕留。自嘆春蠶之絲盡。五載藥爐。一宵蕉雨。行將化石。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去。其能使頑石點頭也乎。蓋此本彈詞。情文悲壯。作者生當明季。必有所感。閨媛叢談。謂大雨花彈詞。其署名為梁溪女子陶貞懷。而近人謂實出浙江徐致和太史之手。為其太夫人愛聽彈詞。太史作之。以為承歡之計。則所謂陶貞懷。似係子虛烏有。未知然否。楊春臺書稱。南花北夢。江西九種。南花謂大雨花。北夢為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士銓藏園九種曲並傳。蓋此本彈詞。全以七言韻文及叙白散文組織而成。且一韻到底。洵傑作也。

再生緣彈詞二十卷道光二十一年寶仁堂刻本

清閨秀陳端生撰。梁德繩續。端生浙江錢塘人。陳兆奮太僕之女孫。有才識。善詩詞。著有繪影閣集。適范氏。婿以科場事。為人牽累。誦戒。端生謝膏沐。製再生緣彈詞。托名有元代女子孟麗君。男妝應試。更名鄺君玉。號明室。及第為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奇刑。鳳離鸞之感。曰。婿不歸。此書無完成之日也。後范過赦歸。未至家而端生卒。此本彈詞。僅成十七卷。梁德繩為完成之。共二十卷。計八十回。稱全璧焉。德繩為許鼎生德配。子楚生。晚號古春老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工詩詞。著有古春軒詩鈔詞鈔。此本流傳甚廣。昔時婦女之略識之無者。無不讀此書焉。

錦上花彈詞

道光五年同  
文堂刻本

清修月閣主人撰此書木題撰人名氏卷首有嘉慶癸酉序文尾題曰修月閣主人筆當即此書作者惟姓名里居俱無考耳此書凡四十八回七字韻文說唱兼備述宋人王曾子孫榮顯事按序文曰予觀書史賢相忠臣未有不被奸佞之讒殺身去國者獨沂國公王曾少年連仲三元正色立朝辭使職不惴於大庭去佞臣片言進一夕非深相度不能耳本傳公無子以兄子嗣予竊不平焉後人傳奇演百順記與公無一合偶閱彈詞錦箋錄內有遇劉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七年不言定高姬八載未露似與公恰情合惜乎言不盡藉情太粗略過節無文針鋒不對後本金冠記更為嚼蠟年來予遭多故致染痼疾息靜閣中借筆墨以消日月寫俚俗聊承色笑增改全帙云云蓋此彈詞乃取舊本錦箋緣金冠記二書增訂而成但錦箋緣金冠記二本從不見流傳其失當亦久矣

燕于箋彈詞四卷

咸豐五年燕  
海吟堂刻本

清澹園撰澹園姓名里居俱無可考僅知為乾嘉時人而已此本說唱鼓詞凡四卷共十八回演霍都梁與鄧飛雲華行雲遇合事按明李阮大絨舊有燕于箋傳奇之作盛傳於世澹園此本即取材傳奇翻換而製凡遇白話或仍戲文而議論叙事則出杜撰每回開首題詞及西江月贊語等皆按切本事與他本彈詞之借鈔泛引者不同篇中或未撫成句無非作點染助風趣故拈改任便通部多錯對成篇而無複字無重韻於詩律亦細其不拘者則略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木皮子鼓詞而合數十字為一句如祿山校獵破關等篇尤為另展手口他凡曲名約名骨牌名十字文句等皆當句末使恰合聲韻至於關目情節與傳奇相較大略吻合惟此本首回純叙阮大絨製劇情事末回則述此本與傳奇異同之點也總之斯作則好色而不淫怨讎而不亂細針密縷一寓於屈蟠頓挫之中是虞初九百之遺洵可傳焉



千秋恨十二卷

光緒八年頤石山房刻本

清顧石子撰。顧石子姓名里居俱無可考。此本說唱鼓詞。凡十二卷。共十二回。述明李張獻忠叛亂事。卷首自序曰。余少好讀史。而於明李一編尤所寶愛。以其事近而有徵也。故裨官野史。靡不畢覽。其間如張獻忠降生記。高迎祥獲報篇等。怪怪奇奇。出人意表。每欲集成一書。而苦無暇。今秋卧病小樓。乃取其事。連綴成章。以自遣。甫得十二回。而疾已霍然。俗事紛來。又難再續矣。適有客自南中來。見之笑曰。盡付之手民。余曰。有明史在。世人豈不知。何必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客曰。文人學士固已知之。而三家之村。五里之鎮。亦但知有張李二賊而已。豈能詳其出處哉。余曰。是乃彈詞何足重。客曰。惟其彈詞乃人人可解。得知天地間有此千秋大恨事。余曰。然。但苦書未成耳。客曰。此恨之端也。正宜先布。賜之不已。迫付剞劂。余無如何。從之。客且代名之曰千秋恨云云。此本敘述史事。雖結構詞采。未臻佳妙。然於彈詞中講史之作。究屬罕觀者。惟惜全書尚未完結。僅傳此初某耳。

娛堂草彈詞

光緒二十年活字本

清橘道人撰。道人姓名里居均無考。此本彈詞。不分卷。共三十二篇。據卷首緣起稱。奇食逆旅。適母氏有幽憂之疾。惟聽小唱以為歡。又不愛說本。而坊肆所傳。如來生福天。兩花等書。母氏久熟於耳。又不願聞。因有娛堂草之作也。篇成急就。並無寓意。但據拾平時見聞所及。蒼華其間。藉博老人一笑而已。可知此作之由來。書中取文選都京賦。為花園監本。取烏有子虛等篇為生旦末。人不敷用者。取詩書成句而足之。另以經史子集。女以詩禮篇名。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家有書香。門傳詩禮之意。歌童則以詞曲名之。取其相近類也。蓋是書憑空結構。惟將作者平昔所成誦諸書。堪以照綴者。不論古今而擷採之。吹笙樓主人序此書云。標新領異。其間詞章之離奇。敘說皆取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之書。貫串而擷其美。詠諧而暢其趣。若驚皇驚鷲之翔。鳴於霄漢。吹天風而偶聞人間也。雖其自作緣起。謂並無意旨。隨口雌黃。僅博老人一噱。然釋其文法。則周且密也。當覽諸家小說。往往絢爛之後。歸於平淡。獨此書則異。是以西王母始。以南極星終。歸結太夫人於夢。并由夢中補

太夫人問視之樂。承子祐之歡。實一篇壽母文也。

庚子國變彈詞六卷

光緒二十九年上海世  
界書局印本

清李寶嘉撰。寶嘉有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已著錄。此本彈詞凡六卷，共四十回。行述光緒庚子二十六年拳楊事。卷首自序曰：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道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昆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填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大唐興明迄今數百年，區區故簡陳編，後人猶振觸無窮，低徊不置。何況神州萬里，忽告陸沉，咸陽三月，同歸灰盡，悲形慘狀，薈萃一編，有不傷

志士之心。而王國民之氣者，無是理也。庚子之役，海內沸騰，萬乘之尊，倉皇出走，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絨紉之所臚陳，詩歌之所傳載，斑斑可考，歷歷如新。和議既成，群情頓異，騎侈淫佚之習，復中於人心，敷衍塞責之風，仍被於天下。幾幾乎時移世異，境過情遷矣。著者於是有意國變彈詞之作，刪繁就簡，由博返精，自謂於志奸賢佞之迹，功罪是非之列，尚不隨人俯仰，與物周旋，書成案付梓人，以質知者。亦曰：此杞人憂天之語，托於俳優相戲之詞云爾。此本彈詞，關目情節，甚為翔實，據例言稱是書取材於中



西報紙者十之四五。得諸朋輩傳述者十之三四。其為作書人思想所得。取資數伍者不過十之一二耳。通本文情。並皆上妙。使讀者惕然驚心。且以韻語出之。感人尤易。當在官場現形記之上也。宣統三年。上海有石印本。改題曰。秘本小說義和團。書僅二十回。序例並皆刪去。非足本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燈月緣彈詞五冊 滿洲傅氏藏本

清戴定相撰。定相字玉亭。號了緣子。浙江錢塘人。此本南詞。凡二十回。分為江上數峰青五冊。演朱中興陳玉貞李瑞珠兩女因緣事。書中取其才子佳人作合奇緣。俱從燈月中來。故標曰燈月緣。卷首自序稱。詩變為詞。詞變為曲。曲又降而為彈詞。末技中之末技。吾知採脈之家。固有不屑過而問焉者。然其間結構翻騰。不外乎悲歡離合。雖非填詞一派。而實與傳奇異流同源也。余自抵京門。終日賦閒。無可陶寫。偶閱古詞一種。鄙其言不雅馴。事多乖謬。於是別裁管見。另抒機絲。總非無基樓閣。全屬憑虛。亦非照樣葫蘆。盡依底本。凡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余悉設身處地。推而廣之。即景生情。不至極情盡致而不已。雖不足當雅人韻士之一盼。而香閣綉閣中。俊老拔吟。亦未始非春燈秋月時。遣興消閒之一助也。通本結構。甚稱謹嚴。韻律亦復諧協。而典實充盈。詞華富麗。蓋作者慘淡經營。良工心苦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珍珠塔南詞嘉慶十四年  
吟餘閣刻本

清俞正峰撰。正峰字不詳。江蘇吳縣人。著有珍珠塔。碧玉環。鴛鴦譜。蛟綃帕等南詞。尤以珍珠塔最稱盛唱。惜其生平事蹟。今無可考。此本南詞。凡二十回。演方卿與陳華蟾因緣事。書中關目。以珍珠塔為離合信物。故標曰珍珠塔。又名九松亭。按乾隆以前。無名氏有珍珠塔傳奇一本。即譜此事。惟與南詞情節頗有異同。此本南詞。卷末有嘉慶元年玉泉老人跋文。略謂。正峰南詞諸作。語妙天下。文筆活躍。至嘉慶十九年時。有周士珠陸士珍二人。復重編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行為五十六回。惟今日所通行者。乃二十四回本。山陰周殊士所編訂也。

八仙緣南詞四卷道光元年  
年刻本

清朱梅庭撰。梅庭名不詳。里居事蹟亦皆無考。此本南詞。凡四卷。共十二回。演世俗八仙中何仙姑成道故事。據雲樵居士題此本云。是傳乃仙姑招親實事。而世稱米老仙翁太平錢為真。傳者謬之也。故是說不以仙姑招親為名。特取八仙緣為記。是闢觀者之誤耳。此本情節。蓋取材於里巷傳說。渲染而成。梅庭自序曰。彈詞一藝。雖無白雪陽春之雅。而警師謳歌。以發先哲之悲歡離合。解士女之感慨離騷。誠為解頤之則也。奈游幕東西。既而就親。與蜀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至無聊。閒當翻閱古今彈詞史傳。頗生欣慕。乃輯新詞數集。付諸瞽者而傳焉。繼而幕游不果。遊藝中江。適故知心泉戴友。慕余新本。欲付梓行。奈未携稿。而戴友索之甚切。因思素聞何姑招親一節。簡而易成。情無傷俗。數日編輯。第弗深考。急於成帙。以塞吾友殷殷愛慕之至意耳。蓋梅庭除此作外。尚有新詞數種。惟皆未傳於世耳。



四香緣南詞四卷

道九十三年  
秘本堂刻本

清朱鏡江撰。鏡江字月波。江蘇武進人。此本南詞凡四卷。共三十二回。演楊椒山之子德明與陸韻香仇月香聞谷香真璞香四女遇合事。關目情節。全出虛構。朱廷燮序此書曰。揆其宗旨。蓋憫其椒山之後。無傳人而獨運匠也。勞空結撰。托名一楊德明者。以暢其意。其間寫德明之為人。則必極於忠孝。寫德明之功業。則必極其顯赫。寫其恩寵之隆。則必極其爵之榮。寫其妻妾之奉。則必極人間之美麗。意謂不如是不足以慰忠義之靈。并不足以快今古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心也。可知鏡江所作。志善人之有後也。蓋當日者。嚴嵩父子專政。殘害忠良。肆無忌憚。朝廷大臣。如鄒趙之輩。皆出其門下。植黨自固。山熒灼天。雖有一二正人。如陸炳者。流亦斂跡。彼先以保其身。問誰能生當其時。敢出而犯其鋒者。椒山楊公。以新進小臣。挽回天轉日之忱。具直諫披鱗之志。明知石卵不敵。而忠勇所發。出於至誠。以致隻上彈章。身獲慘辱。而作者托稱其子德明。始而落魄。繼而發憤。卒成其功業。以復不共戴天之仇。彼蒼蒼者。若陰有以相助為力。成其蓋世之勲。使後之覽者。有感於斯。而勉為

血誠之士焉。光緒間。有石印本。題曰蜚樓傳。亦此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芙蓉洞南詞十卷道九十六年刻本

清陳遇乾撰。遇乾有義狀傳。已著錄。此本南詞凡十卷。共四十回。述蘇州金貴遊虎邱法華庵。與庵尼志貞通。松生一子。名元宰。為徐姓扶養成人。狀元及第。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後卒歸宗復姓。按無名氏舊有玉簪記南詞一本。即演此事。已著錄。此本則係遇乾重編者。關目情節。兩本相同。惟此本改中貴生為金貴升。以南詞唱家。多為蘇人。而中姓又世為蘇州望族。不敢直指其事。故諱中姓。而言金姓也。此本卷首。有惜陰居士序。稱此書曰。雖為小說。而實寓大旨。在於悲歡離合。戒人之墮落迷津。豈得概以淫書目之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九美圖南詞十二卷道九十四年友軒刻本

清曹春江撰。春江字疏里居。生平事蹟。均無可考。卷首有道光癸卯玉京仙史序。此本南詞凡十二卷。共七十五回。演唐六如已娶八美。史得秋香。而九美團圓。故標曰九美圖。又名合歡圖。考九美之說。頗有來歷。見黃周星所撰張靈崔瑩合傳。但唐六如為寧王奉給九美。非自娶也。據傳中云。寧王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作十美圖。以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見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靄。字兩芳。善畫。姑蘇木桂。字文舟。善琴。嘉禾淑。字文儒。善書。金陵錢龍。字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字小馮。善舞。荆溪杜若。字芳洲。善箏。洛陽花芳。字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字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字端清。善簫。圖詠既成。進之濠。大悅。乃設盛筵。特宴六如。九美之說。由此而起。此本南詞。作者因之。乃虛構陸昭谷至秋香九人以實之。謂唐六如一娶九美。皆妄言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繪真記南詞四十卷

嘉慶十七年原刻本

清閨秀未素仙撰。素仙有玉連環南詞已著錄。此本南詞凡四十卷。共四十回。演姬雲事。通本情節。未詳所據。按素仙自序謂繪真記之作。或以為雲間陸生事。其情節無足奇。其人猶有存焉。故非荒誕不經。而託諸虛無縹渺之說也。我嘗論其事。跡其人。而又罕有能一一道者。或又曰非也。初雲間陸子。獲錢舜舉繪霍王小女畫像。甚實愛之。後以事之毘陵。寄其友某。遭胥吏者取去。於是臨摹贋本。流江湖間。蓋亦數數見矣。經年。陸子入都。遇其臨本於濟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旅舍有妾人者。題其上曰。正山神女。故遂為夢雲雲。繼客淮揚。知真本為輕賈購去。蓋陸子之所善也。往請得之。而好事者。視為秦庭趙壁。無以過矣。乃鵬張其說。著繪真記。雖然。有其人。無其人。有其事。無其事。區區者。又奚足憑哉。據此。可知素仙此作之由來也。板橋女子李緒虎。嘗評此本曰。傳係閨人所作。讀之。蘭香松韻。如對十里芙蓉。娉婷解語。蓋斯作字句新麗。詞意纏綿。布置妥貼。洵可傳唱焉。

一捧雪南詞八卷

嘉慶二十四年原刻本

清夢花山人撰。山人姓名里居無考。乾嘉時人。此本南詞凡八卷。共三十二回。演吳懷古以家藏一捧雪玉杯為嚴世蕃所陷害事。相傳此事。影射太倉王忬所藏清明上河圖一事。然既未見於史傳。且王世貞諸稿亦從未及此圖。殆傳聞之誤歟。按卷首序文謂楚辭云。惟善以為寶。信斯言也。玉不足寶。玉杯亦美足寶。玉杯既不足寶。一捧雪何為而作也。予乃觀其書。揣其意。知作者借寶玉為善鑑。而有裨乎世道人心者。至深切矣。如嚴東樓湯北漢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奸犯法。以一杯而害人。是誠雪艷刻頸捐軀。以一杯而盡節。厥後二賊遭誅。杯歸舊主。定可知為惡者不能保善。安得寶玉為善者既克寶善。仍能寶玉。相去奚啻天淵。是曲何有傳奇。今乃易為彈詞云云。可知此南詞乃取清初李玉所譜一捧雪傳奇。翻行而成者。而其間情節。宛轉動人。音調協合。尤足傾聽也。

畫中緣彈詞八卷

滿洲傳氏藏書康熙二十四年春刻本

清楓溪醉侯撰。按卷首洙水佩香外史序。有曰。吾友程子。風月主人。烟霞總管。才推白鳳。學擅蒼龍。不獨米風謝雪。只解吟詩。抑且花底樽前。吏工雅調。當謝太傅賭墅之年。正潘騎省閑居之日。細劈鸞箋。援微言以通志。輕拈犀管。倚小令以成聲。云云。則知作者楓溪醉侯。係程姓者。然其名字里居。俱無可考。此本南詞。凡八卷。共四十回。行張靈崔素瓊過合事。本於虞初新志所載黃周星之張靈崔素傳一文。敷衍而作。書中如訪友亭會。亦莊亦諧。如佛祖之拈花微笑。離魂還陽。提撕警覺。如目連之捨身救母。無不極其破機。又如護法尊天之杖杵降魔。通木情節。悲歡離合。沁人心脾。亦可傳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麒麟豹南詞十卷

道九四年飛春閣刻本

清篤湖逸史撰。逸史姓名里居事蹟。均無可考。此本南詞。凡十卷。共六十回。演方卿之子方俊榮顯事。按俞正峰舊有珍珠洛南詞。即述方卿事。此本南詞。蓋其續作也。此本卷首有道九士千篤湖逸史書於紅雨山莊之阮月樓序。文略云。麒麟豹一書。即珍珠洛續傳。向有古本。尚未續全。而且詞中關節不符。予未幾以來。即好南詞。凡見聞而有心得者。無不筆之於書。用以自謀進機。非敢為問世計也。憶自少而及壯。隨家君歷遊楚蜀豫粵任所。未遑所懷。年來家運坎坷。近更無聊。齊門抱瑟。以致胸中抑鬱。未得稍伸。因於壬午春。將此本麒麟豹。搜剔枯腸。斟酌再四。編成雅句。另換關節。再加修飾。續全此傳。庶為排悶。竊愁之一助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珠玉圓南詞四卷同治十一年樂善堂刻本

清柳浦散人撰。散人姓名不詳。浙江仁和人。卷首自序。略謂世風淺薄。狼或如羊。古道漸衰。毒真似虎。咸重生男之誓。遂多溺女之風。掌上明珠。不復珠還。夫合浦。方中鍾片玉。頓教玉碎於崑岡。酒食無加。投以水而不嫌。鷲忽誕生。有慶。寢以地而疇念蛇祥。天方賜之以生。人竟速之以死。罪莫追矣。情堪痛矣。爰採下里之新聞。為人全瓦。撰為荒語。刊厥素梨。作此俚言。實同雅俗云云。此本南詞凡四卷。共四十八回。述程千秋創嬰堂而獲善報事。命名珠玉圓者。取珠沈玉碎而仍圓之義。純為保嬰救溺之作。緣當時兩浙江西等處。溺女惡習。甚為盛行。作者本福善禍淫之理。行為南詞。俾婦女樂於傳觀。易於感化。用心可謂良苦。勿以尋常唱本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五貫南詞四卷同治六年刻本

清鴛湖逸史撰。逸史姓名無考。號廢閑生。浙江嘉興人。此本南詞凡四卷。共十六回。行蘇州太守况鍾平反熊友蘭熊友惠兄弟冤獄事。因書中熊氏兄弟。以十五貫鈔無端罹罪。故標曰十五貫。相傳此事。出於宋時。清初朱確有十五貫傳奇之作。亦譜此事。按此南詞。作者自序稱。世傳十五貫一書。原係山陽之奇跡。然閱坊本。每多舛謬。戊寅春。余遊於吳門。偶得真傳。并熊氏族譜。細查原板。迥不符矣。因於己卯之初夏。重為刪改。另換關節。再加修飾。庶為排悶蠲愁之一助云爾。序中所言。未可深信。考蘇州太守况鍾。確為明初循吏。其政績備載於張洪所著本傳。及楊穆西野雜記。然皆無此案。蓋出於作者之附會。藉以點綴生色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玉蜻蜒南詞十集

滿洲傅氏藏乾隆  
間蘇餘閣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南詞。未題撰人。亦無序跋。凡十集。不  
分回。共二十卷。演蘇州中貢生。遊虎邱法華庵。與庵尼志  
貞通。私生一子。名元宰。為徐姓所得。由徐氏撫養成人。狀  
元及第。官拜文淵閣大學士。後卒歸宋。還中姓。相傳所謂  
中元宰者。蓋即明萬歷時閣學中時行也。考明史本傳。中  
時行一生事蹟。旅進旅退。毫無事業。不過庸庸伴食而已。  
至其為私生子。則無可考。惟顧鼎臣狀元圖考一書。則題  
名確為徐時行。是知時行幼為徐氏撫養。殆實事也。至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詞名申氏子為元宰者。蓋亦有故。按王世貞觚不觚  
錄載。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  
以紅綾為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  
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歷戊寅。吾郡申相  
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創狀元宰輔字。金書於黃旗。揭竿  
於門。入雲表。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是知元宰。非中公真  
名。因當時黃旗高展。狀元宰輔四字。已深入一般人之心  
目中。故此本作者。括取元宰兩字。以為其名也。

珍珠衫南詞二十八卷

滿洲傅氏藏嘉慶  
五年敬秀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南詞。凡二十八卷。每卷一回。共二十  
八回。述襄陽賈人子蔣興哥與妻王三巧離合事。按此故  
事。出馮夢龍古今小說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考夢  
龍所編情史卷十六珍珠衫條。本載此事。於蔣云楚中賈  
人。陳大郎謂係新安人。皆無姓名。且稱小說有珍珠衫記。  
姓名皆未的。當指古今小說情史又云。或曰新安人。以念  
婦故。再從楚中。道遭劫。及至。不見婦。愁忿病劇。不能歸。  
乃召其妻。妻至。會大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也。則古今小說所演。即取或人之一說。蓋一為紀事。一為  
傳奇。體裁不同。去取自異也。情史又載九齣生評語曰。若  
此則天道太近。世無非理人矣。據此知情史所據。乃宋幼  
清九齣集之文。古今小說所據。乃另一話本耳。至於此本  
南詞。則係淵源於古今小說所載者。翻衍而成。卷首有嘉  
慶三年平江葉舟子自序。中有友迫余改裝之語。疑即出  
其手也。



風箏誤南詞八卷

嘉慶十六年  
環秀閣刻本

未題人名氏此本南詞凡八卷共三十二回述世勳與唐

淑媚遇合事書中韓詹二人因緣全以風箏為線索故標

曰風箏誤又名一線緣按清初李漁原有風箏誤傳奇

一種盛傳於世此本南詞即根據李作傳奇翻換而成

也卷首有嘉慶十五年竹齋主人序略謂茲集風箏誤

坊刻甚夥其摹繪情節不惟句語不麗亦抑粗俗荒

謬今春有故友來示余善本余甚喜之味其文無淫穢

之詞聽其音悉風雅之筆其第上所贈之詩幾有出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樓夢之右矣余愛之遂錄存其稿又就正名人重加

潤色竊欲梓行以公諸同好因編分次序重鐫新本

俾天下之彈唱者亦得棄荒誕而宗雅麗者矣蓋此

本係嘉慶時人所重訂者也

八美圖南詞五卷

道光二十八年  
松茂堂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有了空主人序未署年月此本南詞

凡五卷共二十二回演唐六如一娶八美事嘗考六如有

賺娶華家婢秋香一事傳說不一明人記載如淫林雜記

以為六如事華氏婢名桂華耳談一書則以為陳元超事

而婢名秋香桐下聽然則謂六如在華鴻山家飲華有小

姬隔簾窺之六如因作嬌女偷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

之後人遂有傭書配秋香之誣至清人著述如西神叢語

則謂無錫人俞見安事古夫于亭雜錄又以為江陰吉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事辨唐六如之誣而不言所據按馮夢龍情史卷五既

引淫林雜記又引耳談云事絕相類他書亦有以秋香事

混作唐六如者是當時所傳本有唐六如與陳元超二說

因並存之此本南詞關目情節尤多虛構雖未及秋香事

然八美之說更屬無稽考之史傳六如才氣橫溢領解後

偶註吏議即絕意仕進明史稱其放浪不羈為世所指目

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蓋即此等然其事

因任誕可喜或者因為六如惜而撫他人事當之耳

按空箱南詞二十四卷成豐七年刻本

本題撰人名氏。卷首有成豐七年愚溪山人序。山人疑即此本作者。惟其姓名里居。均無可考。此本南詞凡二十四卷。共二十四回。演文徵明風流事。而以唐六如祝枝山二人傳說穿插其間。全出臆造。考文衡山一生高介絕俗。不若唐六如祝枝山兩家之風流放誕。安有乘間濫上之行耶。如此本南詞所謂。彼成衣匠竊賊之女。皆與訂定終身。直無業流氓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衡山能之乎。此本作者。殆自寫素所夢想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美圖南詞四十卷道光二十年刻本

本題撰人名氏。卷首有道光二十年松筠氏書於鐵嶺館舍序。略謂。偶關市坊有沉香閣者。可冠彈詞魁首。富觀梨園演劇。名士謳歌。但傳中關行最繁。余不揣鄙陋。戲拈筆墨。翻搜典制。檢閱韻篇。譜以時新之句。斥以俚俗之言。行則刪闕。則增庶。使詞意貫通。關旨調達。雅俗可以共鑒云。爾據此可知。此本原名沉香閣。松筠氏改訂後。題曰十美圖。惟松筠氏姓名里居。俱無可考。僅知其為嘉道時人而已。此本南詞凡四十卷。共四十回。演曾榮曾貴兄弟與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美配合事。叙曾銳二子曾榮曾貴。因父為嚴嵩所害。更名易姓。避難四方。表子報轉入京。得娶嚴東樓趙文華。及徐林諸姓女為妻。次子亦得娶故相夏言及龍余諸姓女為妻。厥後得海瑞提挈。發憤讀書。均以狀元及第。征服叛將仇鸞。得嚴嵩通變證據。奏明天子。盡雪前冤。置嚴於法。欽賜十美團圓。此皆無稽之談。作者以曾銳有切見。截忠奸倒置。故藉此以鳴不平。非紀實者。曾銳信有其人。以征河套為高誣殺。顧不聞其有二子名曾榮曾貴。他如林上春羅文雅。李剛鉞。余貴賓。及退歸林下之龍閣老。史均無其



蓋皆作者臆造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旗亭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萬曆三十一  
年繼志齋刻本

明鄭之文撰。之文字應尼。一字豹先。江西南城人。萬歷進士。官真定知府。工詩詞。擅製曲。風流瀟灑。於秦淮曲中。朔名妓馬湘蘭。戲成白練裙傳奇。膾炙人口。然為當道所訶。遂未行。著有述山堂集。錦硯齋集。旗亭記。樂記傳奇等。此記凡四十齣。演宋靖康之亂。董元卿夫婦遇俠故事。湯顯祖書序。此記曰。予讀小史。氏宋靖康間董元卿事。伉儷之義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隱於仇離。某氏能歸其夫。且自歸也。最所奇者。以豪蕩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濟却金示衣。轉變輕微。立俠節於閨閣。嫌疑之間。先大義於山河。亂絕之際。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事可歌可舞。常以語好事者。而友人鄭君豹先。遂以挾日成之。其詞南北交參。才情並越。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馬間婦人。時勃勃有生氣。亦詞人之筆機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獨恨在宋。無所短長於時。有以自見。使某氏之俠烈。不獲登於正史。而旁落於傳奇。雖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婦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此記關目排場。文情聲調。俱甚可觀。故呂天成曲品列

之於上之下品。且謂此記事佳。曲多豪爽。非虛譽也。惟惜此記流傳極罕。梨園已久失其真矣。

碧天霞傳奇二卷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清徐昆撰。昆有雨花臺。已著錄。此劇凡四十齣。演鍾景期萬明霞衛碧秋雷天然遇合事。劇中情節。頗似唐玄宗時某千牛過建美盈盈事。見王銍默記所載建美盈盈傳。按清初時。素庵主人有錦香亭小說。即述鍾景期事。此劇卷首。常庚辛序。有丙戌夏徐子石山。倚寓歷下。因錦香亭小說。作碧天霞傳奇之語。可知此劇實取材於小說。翻行以成者。至於律法。尚稱工穩。文情亦佳。惟以流傳不廣。未見梨園之變演耳。又乾嘉時。吳縣石琰亦有錦香亭傳奇之作。傳流甚罕。雖與此劇情節相同。然各有短長。殊未可同語也。



百花夢傳奇二卷 滿洲博氏藏嘉慶八年刊本

清張新梅撰。新梅字玉堂。乾嘉間人。里居事蹟。均無可考。此劇凡三十二齣。演梅春與鳳仙水仙二公主因緣事。劇目情節。憑空結撰。劇中人名地名。以及曲白。皆用花草之類。鍛鍊而成。體質新穎。與徐士俊之香草吟傳奇異曲同工。按卷首新梅自序曰。夢幻境也。花間一夢。尤幻境中之幻境也。然幻而為夢。則既實有是夢矣。幻而為夢中之花。則既實有夢中之花矣。若夫本末嘗有是夢與是夢中之花。而花由夢生。夢以花繫。真耶幻耶。孤若梅。傲若菊。清若蓮。幽若蘭。一性之有定也。斧斤之所失。澗谷之所遺。雕欄繡幕之所竇護而愛惜。一過之無定也。先春而萌。經霜而陽。映日而笑。浥露而泣。一盛衰榮悴之無定而有定也。人之於世。有以異於花乎。百年一夢也。夢之中又有夢焉。處士之廬。有陶氏李氏石醋醋。其人者非人也。花之化而為人也。花之化而為人者。不猶人之化而為蝶乎。人且栩栩然。覓蕊尋香。倚紅偎翠。樂蝶之樂於須臾。而自忘其為人也。然則夜深花睡之際。其現種種色相於夢中者。安知不馳逐於名途利域。悲歡離合之場。而自忘其為花蝶。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蓮。幽若蘭。一性之有定也。斧斤之所失。澗谷之所遺。雕欄繡幕之所竇護而愛惜。一過之無定也。先春而萌。經霜而陽。映日而笑。浥露而泣。一盛衰榮悴之無定而有定也。人之於世。有以異於花乎。百年一夢也。夢之中又有夢焉。處士之廬。有陶氏李氏石醋醋。其人者非人也。花之化而為人也。花之化而為人者。不猶人之化而為蝶乎。人且栩栩然。覓蕊尋香。倚紅偎翠。樂蝶之樂於須臾。而自忘其為人也。然則夜深花睡之際。其現種種色相於夢中者。安知不馳逐於名途利域。悲歡離合之場。而自忘其為花蝶。花

由夢生。夢以花繫。幻耶真耶。願與天下之小夢者辯之。蓋新梅此劇。純為寓言。乃案頭之曲。故梨園中。從無搬演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隔葉花傳奇四卷

滿洲傳氏  
藏舊鈔本

題勺園主人撰。主人姓名里居不詳。同光間人。擅詞曲。著有隔葉花傳奇。紫雲迴梁園雪雜劇。皆未梓行於世。此劇凡三十六齣。演華瓊與杜是雲馬又蘭二女遇合事。劇中情節。不盡虛構。按自序稱。甲午鄉試寓杭之湧金門。邂逅元公子於西子湖。亦來自大梁也。握手傾倒。形影追逐。文章歌泣。心致如一。一日讀余所撰紫雲迴梁園雪各雜劇。喟曰。吾子乃能傳人如此。吾幾失子。吾有所傳之人。與所可傳之事。恨吾無以傳之。吾欲借之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吾幸遇子。子必為我傳之。余曰。唯唯。則又曰。子來自梁。梁之地所親歷也。梁之事所熟聞也。梁之人所盡知也。舍吾子其誰傳之。余曰。唯唯。則又曰。若是雲。若雪。儂。子必知其為何如人也。曰。固識之。若一時某某者。當無不知其為何如人也。曰。概識之。距離三百。無語而去。明日置酒而宜樓。竟一日談。所欲傳事。與所可傳之人。且詳且確。或悄然悲。或肅然敬。或撫掌狂笑。或齊口而唱。酒痕淚漬。淋漓衫袖。坐客愕貽。亦稍稍引去。乃起揖曰。言盡於是。子必為我傳之。我與子亦得牽連而書及之。而華公子者。固亦

試於杭。日徜徉於六橋三竺間。欲一見其人。乃竟不可得。

吁。公子遠矣。又明日入闈。試畢遂歸。自是亦不復見。元公子乃即其事。編次之。經緯之。而校書。特書名。諸君子則姓氏不無瘦詞。所謂微而顯者云云。據此觀之。此劇情節。必為當時實事。或即作者自述之作。亦未可知。迨本格律精嚴。情辭麗密。關目排場。如李郭侯九仙骨。節節靈通。結彩齣。榴花泣曲。籠罩全句。謀蘭齣。黃鶯兒曲。細膩慰貼。尤當擊節。奉懺一齣。尤極詞人忠厚之旨。讀之令人增交道之重。此劇惜無樂本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故梁園中。從未見嬰演也。



味蘭齋傳奇三種光緒七年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此本共收傳奇三種。一曰俠女記。凡十二齣。演陳鸞夫人吳氏任俠事。按陳鸞字梅。道光時人。其夫人遺事。據序文所稱。則江漢人皆能道之。二曰烈女記。凡八齣。演新寧烈女江氏事。出於同治初年。亦紀實之作。以上兩劇。未題作者名氏。雖俠女記卷首有自序。未離記。及烈女記跋文。均不署名。然烈女記卷首有同治十年序文一篇。尾題曰醉翁外史撰。觀其序文中語意。頗疑此二種傳奇。即出於醉翁外史之筆。惜作者文律平庸。流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廣。故從未見梨園之搬演焉。

北西廂訂律滿洲傅氏藏本

明胡周冕撰。周冕字服公。江蘇吳縣人。事蹟不詳。按自序曰。西廂自配絃索。已為藝家之金科玉律矣。初習時。人無善本。多草率入調。洋洋溢耳。已足醉心。久之。好事日繁。思標赤幟。遂有按譜者。正腔者。論調與宮者。句櫛字比。推究不遺餘力。於是雖黃齋起。各謂師承。以互相標榜。而凡勝然。做此過猛者。則失之祖。取悅念勝者。則失之媚。余也。衡平執中。悉心究理。且為正之。故老商之高明。考之善本。不敢謂有一得。實可稱三折肱焉。於此詞訂律之暇。參互攷較。另成一帙。名為北西廂譜。蓋元詞散於各劇。演習者少。若分道而馳。輒易疑為截批。西廂則家誦戶誦。知我罪我。自有公評。余無容置喙也。卷首有凡例十則。其第一則謂。碧筠齋本。刻於嘉靖癸卯。朱石津本。刻於萬曆戊子。皆精好。可玩。古本惟此二刻為佳。後則有王伯良較徐文長本。近則有張子玄改定秘本。律真考確。學博辨精。俱可依據入譜。餘刻雖多。皆不足取云。此譜純為北詞絃索宮譜。訂正宮調。辨證聲韻。至稱精當。且為今日現存北西廂譜中之最古者。從無集本傳流。尤足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過雲閣曲譜

民國八年著  
易堂排印本

清王錫純輯。錫純字熙臺。別署過雲閣主人。江蘇崇明人。卷首有同治九年輯者自序。略謂。余性好傳奇。喜其悲歡離合。曲繪人情。勝於閱歷。而惜其無善本焉。雖有納書極舊曲。要皆九宮正譜。後綴白表出。白文俱全。善歌者群奉為指南。奈相沿至今。梨園演習之戲。又多不合。家有二三伶人。今其於納書。臨綴白表。中細加校正。變清宮為戲宮。刪繁白為間白。旁註工尺。外加板眼。務合投時。以公同調。事涉遊戲。未敢質諸大雅。然花晨月夕。檀板清謳。未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非怡情之一助也。此譜計收開場劇二齣。琵琶記二十四齣。長生殿十四齣。繡襦記十三齣。邯鄲夢五齣。南柯夢二齣。牡丹亭九齣。紫釵記二齣。幽閨記三齣。水滸記二齣。西廂記二齣。孽海記二齣。及西樓記玉簪記。秦娘哭。雙紅記。慈悲願。四聲猿。精忠記。各一齣。共錄八十七齣。皆清李梨園傳唱之劇。此譜曲白俱備。宮譜板式詳注無遺。試按譜而倚聲。不必有良師為之口授指導。亦能隨工尺而成腔。依板眼而合節。誠善本也。惟原書無凡例。當刊行時。陳蝶仙方為學曲例言一卷。附載卷後。於音律調名。歌法板

眼。不憚繁瑣。一一解釋。示初學者以門徑。其於保存崑曲之功。亦非淺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成曲譜四集

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近人王季烈劉富樞合編此譜凡四集每集八卷共三十二卷選載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傳奇八十八種計四百十五齣所錄各劇則採曲律詞章之兼善校訂宮譜則求古律俗耳之並宜曲文曲牌皆詳為訂正北曲入聲字之應叶入三聲者仿吟香堂曲譜之例一一於肩間注出當叶某音冷僻之字易於誤讀者亦悉標明俗譜刪改之曲於文理曲律可以造就者不加訂正以便通行其利謬過甚者方為改易然原譜之可造就者無不用其原譜至於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節之曲苟於套數體式無礙亦姑從俗與套數太不合者始補之凡增改之處詳注理由於肩批中至於賓白雖段笛色板眼亦無不詳載也填詞製譜度曲本為三事然欲精於度曲則填詞製譜之道亦不可不窺門徑故此譜每集之首載有季烈所撰演廬曲訣自度曲以至製譜填詞之法及傳奇源流作家事跡皆撮其要旨述以淺顯之語足資研究昆曲者入門之助魏毓稱此譜曰洵足以起衰振弊示學者以指南而不為庸俗伶工之所誤則其有功於三百年盛世之音者豈淺鮮哉

與衆曲譜八卷

民國二十九年石印本

近人王季烈輯季烈有集成曲譜已著錄季烈初與劉富樞共編集成曲譜以矯正梨園伶工脚本之失頗為風行一時兵燹後毀去奉丰故重選梨園習見之曲以期通行取孟子與衆樂樂之意題曰與衆曲譜此譜凡八卷傳奇各劇之外並以開湯劇時劇散套等十數折共得百折曲文俱備詳註工尺板眼劇中雖較可注者間亦標明諺云一白二引三曲子謂曲最易白最難也然自來曲譜於賓白之抑揚緩急絕不指授故初學者視為畏途唯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譜於賓白逐句點斷如平聲字之應延長上聲陰平聲字之應提高入聲字之應疾過及散板南曲之入聲字皆以各種符號注明之並另撰度曲要旨一卷附於卷中各折末尾之紙隙既可卷帙不增復得所參考簡要明晰洵為治度曲者之津梁按輯者自序稱此譜較為徇俗非敢下喬入幽聊免曲高和寡云爾竊願習昆曲者以此為階梯進而求之集成納書極吟香堂諸譜斯可矣

南峰樂府一卷

民國二十六年  
平履明刻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字君謙。江蘇吳縣人。性好山水。居於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成化進士。授禮部主事。善病。致仕。歸。年纔三十一。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性狷隘。好持人短長。武宗駐蹕南都。召賦打虎曲。稱旨。易武人裝。侍御前。善為樂府小令。武宗以俳優畜之。循吉以為恥。辭歸。晚歲落寞。益堅癖。自行。卒年八十九。有松壽堂集。南峰樂府。及雜著十餘種。此集共收散曲七套。重頭小令二十四闕。循吉應召所製之打虎曲。南呂一枝花一套。即載卷首。觀其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第

作。雄恣奔肆。殆所謂豪放一流也。

投筆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  
文林閣刻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廣東瓊州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莊。事詳明史本傳。著瓊臺集。瓊臺類稿。戲曲有五倫全備忠孝記。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傳奇四種。前者均有傳本。此記凡三十八齣。衍漢班超投筆從戎。遠征西域。得勝榮歸事。關目情節。多與史傳相符。但超傳止稱傭書。而此借任尚以實之。以尚後與超交代。有易超之言。遂從此生波。其實超與尚。本無宿嫌也。徐幹因佐超於域外。遂用幹以終始之。此傳奇家佈置之法。班超之母。本傳未載。超在西域三十餘年。不應其母尚存。超子名成。而曲云穀。則又與後漢書未合。餘尚實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具品之末。且云。詞平常。音不叶。俱以事佳而傳耳。詞雖迂腐。然描摹班超。凜凜氣概。頗有生動之趣。其第六投筆空回。第十五夷邦。酌月諸齣。慷慨激昂之氣。讀之不禁令人神往。昔年梨園。尚有以弋調釁演者。近成絕響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香囊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明邵璨撰。璨字文明，江蘇宜興人。生員。事蹟無考。曲品題為常州邵給諫作。當是另人。此記凡四十四齣。演張九成九思弟兄事。九成兄弟同榜進士。以老母在堂，同請終養。而九成對策時，適觸秦檜之忌，遂矯旨參岳武穆軍。九思歸里養親。武穆轉戰勝利，論功陞轉。九成補授兵部侍郎。又奉使往五國城省視二帝。十年不歸。所謂香囊者，蓋九成母手製。臨行佩帶者也。參贊岳軍，遺失戰地，殘軍拾得，歸報故鄉。於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老母生妻，皆謂九成已死。又值遷都臨安，紛紛移徙。張氏姑婦，乃至失散。重歷十載，始得完聚。記中關目，與九成本傳殊未相合。九成非蘭陵人，其弟亦不見於史傳。洪皓、王倫、朱弁，皆當時使金者，借以點綴。九成得罪秦檜，在為刑部侍郎時，非對策事。謫居南安十四年。記云羈沙漠十載，亦誤。此記辭昏驛會二齣，頗有臨襲琵琶幽閨格調之嫌。曲品列此記於妙品。並曰：詞工白整，儘填學問，藝苑卮言，則謂雅而不動人。按徐渭南詞叙錄云：以時文為南曲。元末國初未

有也。其弊起自香囊記。文明習詩經，學杜詩，遂以二

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為害事。至於效顰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無一句非前場語。無一處無故事。無復毛髮宋元之舊。三吳俗子，以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戲之厄，莫甚於今。徐復祚曲論亦曰：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烟。花風柳，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蓋此記詞藻，殊未見工致。惟好用儷語。已開浣紗王合之先矣。所幸記中關目，波濤起伏，結構至佳。科譚亦頗有可取處。惜梨園已久不見搬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金印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崇禎間刻本

明蘇復之撰。復之字里事蹟均無可考。此記凡三十  
四齣。行蘇秦故事。自十上不遇至佩六國相印止。一  
名合縱記。又名黑貂裘。以蘇秦佩六國相印。故曰金  
印。點出說六國之指。故曰合縱。追原其未遇困頓之  
時。說秦不合。黑貂裘敝。故曰黑貂裘也。通本關目。皆  
依據戰國策。記中蘇秦云。父母偏愛。與兄嫂分居。又  
以其兄為蘇厲。按史記。蘇秦之弟蘇代。代弟蘇厲。則  
厲非蘇之兄。特借名以實之。記又云。秦兄素無賴。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秦於父母。則由嫂不為炊一語。而附會之。其第一齣  
始末。沁園春詞云。可怪那趨炎惡令。多少世情人。蓋  
借蘇秦不禮於其嫂。以明人情之反覆。而勢力起於  
家庭也。記中文詞古樸。結構緊嚴。確是明初人之手  
筆。曲品列此。記於妙品。並曰。李子事佳。寫世態炎涼  
曲盡。真足令人感喟發憤。近俚處。具見古態。所論甚  
當。第十九往魏一齣。曲用武陵花一套。為記中最勝  
處。其後種玉記之往邊長生殿之聞鈴。俱從此出。以  
此相比。則大輅推輪。氣韻較厚焉。記中支時齊微魚

模等韻。皆混合並用。是承琵琶之弊。明曲秦半如是。  
不能專責復之也。此記第五逼敘第十五尋夫。第十  
六刺股。第二十一負劍。第二十六金圖諸齣。梨園盛  
唱。至今弗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雙忠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歷間  
富春堂刻本

明姚茂良撰。茂良有金丸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六齣。行唐張巡許遠故事。畧謂張巡許遠拒賊睢陽。後先殉節。時人目為雙忠。睢陰立廟。曰雙忠廟。故此曲名雙忠記。全記關目情節。均是實跡。大抵依附唐書。編製而成。記中描摹張許困守孤城。城破罵賊以死。死後身為厲鬼。大興陰兵。助殺元凶。極盡慷慨激昂之致。其第十三齣。寫招募勇士事。四邊靜曲云。逆胡狂狃殊猖獗。生民困顛越。募士遠行師。終將破虜穴。裏創飲血卧霜月。一劍靖邊塵。歸來朝金闕。一種忠憤填膺之氣。如躍紙上。按呂天成曲品。嘗列此記於能品。且稱此張許事。境慘情悲。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情之悲憤。求人於古。足重於今。此評洵非過譽也。梨園中昔有演者。近則已成絕響矣。

精忠記傳奇二卷

崇禎間汲古閣原刻本

明姚茂良撰。茂良有金丸雙忠二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五齣。演岳飛盡忠報國事。畧謂岳飛破虜救國。而為秦檜所不容。卒定計以莫須有三字。陷飛於難。飛死後為神。檜及妻王氏。不久亦逝。墮入地獄。受無涯之罪。此記以西湖建精忠祠祀岳飛。故名精忠記。全記關目。大畧取材史傳。粉飾而成。考宋史飛傳云。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

世忠傳云。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撓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此記因增飾世忠上疏。為飛訟冤。史傳但言何鑄明飛無罪。又稱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輯。並言飛無罪。宗正卿士儁。亦請以百口保飛。然未及周三畏。蓋三畏棄官去。而諸保飛者盡獲罪。故未及載。三畏事。此記則謂周三畏棄職入山。與通鑑正合。史傳言飛按兵淮上。而記言屯兵三關。亦增飾語。按三關在雄莫間。飛是時不得屯兵也。記中飛云。已欲屈招。因兩兒駐軍朱仙。

鎮上。恐其領兵報怨。遂招二子同入獄。飛傳亦無此事。考春秋時。楚平王囚伍奢。欲殺之。奢恐子尚與員報冤。乃以書招其二子。此記實假用奢事。岳飛季女。本抱銀瓶投井死。此記則以銀瓶為女之名。記中秦檜自稱官授都御史之職。宋無此官。自明太祖革去丞相御史大夫。始設都察院。按檜傳謂檜為臺長。蓋即御史中丞。又史但云登第。亦未稱為狀元。此記云。萬俟卨奉檜意旨。將飛父子三人。俱在風波亭上弔死。亦與正史不合也。此記情節關目。壯烈動人。文詞質樸。實當行之作。呂天成曲品。列之能品。且評曰。此岳武穆事。詞簡淨。演此令人皆裂。惜梨園中。久失蠶演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千金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萬曆刻仇英繡像本

明沈采撰。采字練川。江蘇吳縣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六齣。衍韓信事。而以滅項羽。輔漢高祖成大業為主。韓信嘗以千金報漂母一飯之恩。故記名千金。全記情節。大畧取材史記漢書諸傳。敷衍而成。千金報漂母。本是實事。惟信妻高氏。高氏之兄高起。似有未確。按高祖本紀。有高起王陵對曰之句。或以高起為人名。或以為高生者起而對。此遂以高起為信妻兄也。記中張邯。疑即章邯之誤。而邯本秦降將。為楚拒漢。漢圍之廢丘。邯自殺。無從韓信感項之事。又魏豹始從楚。繼歸漢。後又畔漢。韓信擊虜之。漢王令守滎陽。楚困之急。周苛懼其有變。因殺之。不應此時猶在。又史記陳豨傳云。豨不知始所以得從。亦從未明言從破項籍。又史記功臣表。止有河陽侯陳涓。亦無奚涓。及閔子奇殷蓋也。考元人雜劇。武漢臣之窮韓信登壇拜將。王仲文之淮陰縣韓信乞食。張時起之霸王垓下別虞姬。均衍韓信事。惟皆散佚。僅有金仁傑之蕭何月夜追韓信一本。幸傳於世。此記第二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三齣追信。即割囊金作雜劇第二折而成。唯曲牌畧有增訂耳。又第二十七齣登壇。粉蝶兒十二月兩曲。亦係採諸雜劇者。故曲品曰。內括用北劇也。此記排場尚不冷靜。雖以韓信為主。然描摹項羽。悲壯有力。因之結構分散。致少一篇主腦。呂天成曲品。置此記於能品。並謂韓信事佳。寫得豪暢。但事業有餘。閨闈處太寥落。且旦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其第十三鴻門。第二十三追信。第三十五別姬。第三十六埋伏諸齣。梨園最稱盛演。至今弗衰也。

還帶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歷間世德堂刻本

明沈采撰。采有千金記。已著錄。此記凡四十一齣。演唐裴度香山寺還帶故事。唐王定保撰言載。裴晉公質狀渺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縵於僧伽欄楯上。祈祝良久。擲笑瞻拜而去。少頃。度見緹縵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攜之往。寺門始闢。見向者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惋嘆。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二。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蓋即據此數行而成。考裴度操守堅正。神觀萬爽。勲業赫然。威震四夷。即細行小德。亦有足稱。如此事出唐人記載。恐是實事。亦未可知。記中謂妻弟劉二欺度。待以不堪。及度榮顯。乃曲盡諂媚。寫炎涼世態。毫髮無遺。或因親戚參商。別有寓意。然度無此事也。別頭巾

事足資捧腹。其風雪月三詞頗佳。賓白亦巧。神童施槃。係明正統己未狀元。獨飾淨色。此作蘇語。作者殆有意調弄耶。記中周女。稱借帶於彭鄒兩公。按彭鄒品。評此記曰。裴晉公事佳。鋪叙詳備。但周女何苦作嫠婦。纏繞人家。當作閨女。周叟出獄。送女謝裴。而裴不納。女竟不嫁。後陪夫人入京。年且長矣。夫人苦勸裴留之。而生幼子。選為宣宗朝學士。入此一段姻緣。則各有結局云云。並列此記於能品。總觀此記。律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結構頗稱佳妙。惟梨園中久失釁弄矣。

獅吼記傳奇二卷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藏  
萬歷間環翠堂原刻本

明汪廷訥撰。廷訥字昌期。一字無如。自號坐隱先生。無無居士。清癡叟。安徽休寧人。官至鹽運使。博學善文。著有華亥集。無如子正續贅言。環翠堂集。大壇列祖。人鏡陽秋。碁譜等。所製傳奇尤富。有獅吼。同昇。長生。天書。三祝。種玉。義烈。彩舟。投桃。二閣。威鳳。飛魚。青梅。高士。諸記。及廣陵月雜劇。傳於世者。尚為不鮮。此記凡三十齣。演宋陳慥妻柳氏奇妬事。宋人調謔篇稱慥字季常。公弼子。居黃州岐亭。自稱龍邱先生。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曰方山子。好賓客。喜蓄聲伎。然其妻柳氏。絕凶妬。故東坡有詩曰。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忍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云云。蓋廷訥附會此說。行為傳奇。然東坡所撰方山子傳。曾謂慥家豪富。聲伎滿前。一旦棄之而去。與妻偕隱黃州。食貧自喜。是知慥固一磊達士。不似跼蹐於石榴裙下者。或謂慥喜參禪。而口才不及柳氏。每肆談鋒。輒為妻挫。故東坡乃借傳燈錄河東獅子吼語。為詩調之。斯說頗允。此記關目結構。殊稱佳妙。呂



天成曲品。列之上之下品。且曰。備極醜態。總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風箏。憚中矣。其第九奇妬。第十賞春。第十一諫柳。第十三開祠。四齣。梨園至今咸演不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蕉帕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歷  
間文林閣刻本

明單本撰。本字槎仙。浙江會稽人。事蹟無考。著有蕉帕記。露綬記傳奇二種。唯蕉帕記尚傳於世。此記凡三十六齣。演龍驤胡為妹事。畧謂龍驤早孤。為父執胡招討撫養。招討有女弱妹。美而才。驤屬意。有長春子者。乃西施死後化為女狐。鍊永有年。欲取元陽成丹。因假託弱妹。與龍驤私焉。所謂蕉帕者。蓋長春子初見龍驤時。取蕉葉幻為手帕。題詩其上。以贈驤者。及龍驤遣媒說合。花燭之夕。語及往事。弱妹茫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為有意誣讎。驤方知前所遇者。實非弱妹也。長春子既登仙錄。感龍驤恩。為之營科名。成眷屬。又贈天書。得立功邊。賜勳。戮巨寇劉豫。合家封贈。極盡富貴之樂云。關目情節。憑空結撰。未詳所本。至於詞章。頗有精警。用本色處亦多。高奕新傳奇品。嘗評其詞曰。新妝越女。粉媚脂香。記中摹寫招討之子胡連。憨狀可掬。明人傳奇罕長於科諢。此記猶可發笑。勝屠赤水梅禹金輩多矣。全記尾聲曲。每喜增多一句。作尾雙聲。破舊格十二板之例。殊不可法。乃曲律不應爾。

許。至梨園中。此記則久無爨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子部

琴心雅調傳奇二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間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首無序文。戲曲書目。不見著錄。國內並無藏者。此亦海內之孤本也。此曲凡八齣。衍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故事。按明人取此題材。譜成戲曲。盛傳於世者。雜劇則有無名氏之漢相如獻賦題橋。傳奇則有孫柚之琴心記。此為傳奇體裁。曲用南北合套法。全本僅八齣。不似琴心記之繁絳。蓋以簡明勝耳。此書既刻於萬歷中。則作者當亦為隆萬間之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雪豹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朱佐朝撰。佐朝有艷雲亭錦雲裘已著錄。此曲凡三十二齣。演宋易惠以戰功封和陽王。得御賜名馬雪豹。為薛贊妬陷。終得昭雪。夫婦團聚事。此曲闕目。一無所本。純出虛構。按宋人稱楊沂中為楊和王。然未聞有所謂和陽王者。又曲中有總兵錦衣都御史之名。此亦為明代官制。或作者別有所寄託。故駕名於南宋也。佐朝此作曲律結構。不失法度。然詞藻意境。未免失之鄙俚膚淺之譏。如艷雲亭錦雲裘諸作。雅麗工鍊。尤非斯作所及。豈此本為梨園伶工所竄易歟。昔年雖頗有搬弄者。然至今日。俱不傳矣。

兩度梅傳奇三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清石琰撰。琰字恂齋。號紫佩。江蘇吳縣人。善詞曲。著有二度梅錦香亭天燈記酒家傭傳奇四種。僅前二種。世有傳本。餘則未見。此曲凡三十五齣。一名玉蟬簪。又名梅開兩度。亦曰二度梅。演唐盧杞陷害梅旦陳國柱。及梅魁陳玉珍離合故事。闕目全出臆造。羌無史實。清惜陰堂主人嘗有二度梅小說之作。今各地俗劇。更多有演之者。其傳播之廣可知。琰此作律文尚稱工穩。惜其意境未能超脫。致墮庸殘之譏。幸賴排場繁熾。變弄頗有可觀。清代中葉。梨園時有演者。近則無聞矣。

長生樂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  
乾隆間鈔本

清張勺撰。勺字宣衡。號鵲山。浙江秀水人。黃文暘曲海目。支豐宜曲目表。並著錄為無名氏作。按攜李詩繫。題曰張勺撰。勺秀水諸生。年十二。作裨史。今所傳平山冷燕是也。又為十美圖。長生樂傳奇二十種。著有鵲山堂集。所製傳奇。惟此曲尚傳於世。餘俱未見。此曲凡十六齣。演劉晨阮肇事。略謂。劉晨阮肇。並赴科舉。肇以二人同試。必有居第二者。遂毀卷不納。晨擢大魁。朝廷以肇名不與。特賜狀元。時晨甫婚。肇尚未娶。給假返鄉。會重陽。二人往成皋山登高。麻姑幻化。引入天台。令與仙女瑞鶴仙嘉慶子為配。留宿六日。備享逍遙之樂。後送還其家。初晨肇久未還朝。家人亦徧覓不得。帝元日慶誕。麻姑忽降殿簷。飛示一詩云。眉壽曾從德上培。欣逢此日奉春壘。君王自有長生樂。姑待劉晨阮肇回。帝始知晨肇必遇仙而回也。麻姑送晨肇返。且授以長生金丹。命獻於帝。晨肇往天台六日。已閱六十年之久。晨妻白首鬢鬢。子餘蔭亦中狀元。官宰相。見晨年少。俱不相識。詳述遇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情蹟乃共驚喜。晨偕肇獻丹於帝。帝服之。鬚髮復黑。精神愈健。始信麻姑長生樂詩。果驗於此。封晨肇為天台公。賜宰相壽。時朋女與餘蔭婚。阮肇則不受勳爵。入山訪仙而去。此曲闕目。全本於列仙傳。名山記。天台山志諸書。惟劉阮中狀元。麻姑為二仙女之母。及二仙女之名。俱出杜撰。按明初人王子一。有劉晨阮肇誤入桃源雜劇。亦衍此事。惟二本情節。微有異同。蓋此曲實即根據誤入桃源雜劇。緣飾而成者。結構整飭。律文並佳。洵為妙作。惜梨園已久無爨演者矣。



珍珠塔傳奇四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黃文暘曲。海目題曰清無名氏撰。當為乾隆以前人之作。此曲凡三十六齣。演方卿與陳翠娥畢繡金彩蘋三人配合事。曲中以珍珠寶塔為定情信物。串合關目。故取以為題。按嘉道間無名氏有珍珠塔南詞一名九松亭。即衍此事。其後更有珍珠塔寶卷。亦係重繙此故事者。想此必為明季實事。里巷傳聞。故有如是之普遍也。此曲關目排場。均有可觀。律文亦復工妙。不失佳作。惟自乾嘉以後。未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梨園有襲衍者。其不傳蓋已久矣。

銀瓶牡丹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不見著錄。此曲凡三十七齣。演東華帝君仙童祥麟彩鸞及金母侍女嘉慶子瑞應子。同以思凡降謫人間事。略云。祥麟降生長安富氏名璘。彩鸞降生江西胡氏名文鸞。嘉慶子降生西寧史氏名玉琴。瑞應子亦降生富家名銀瓶。遇開元之亂。鸞與銀瓶璘與玉琴。屢遭挫折。歷盡辛苦。後以衛國有功。各蒙擢贈。並成婚配。待功行圓滿。各返仙境焉。此曲因金母嘗獻銀瓶及牡丹花於東華帝君。故以為題。曲中取安祿山叛變。穿插其間。以作關目。與史傳所載。間尚相合。餘則盡出作者虛構。殆亦無稽之談耳。全本排場縝密。佈置妥貼。律法詞文。亦復可觀。惟乾嘉以降。梨園已失襲演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雙金牌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  
舊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從不見著錄。此曲凡三十六齣。曲演明郭勳邵元節陶仲文謀叛誣陷梁國棟。梁楚材父子事。劇中諸人雖見於史傳紀載。然邵元節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明世宗篤好鬼神之說。嘗徵至京。大加寵信。封真人尊號。拜禮部尚書。卒諡文康。崇禎而劇中竟稱其為惡多端。後被斬罪。陶仲文嘗授符水訣於羅田萬王山。因與邵元節善。得薦於世宗。絕宮中妖。瘥太子痘。封真人。授少保。禮部尚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後加少傅少師。封恭誠伯。卒諡榮康惠肅。亦從無謀叛事。以上二事俱與史實未合。誇謬特甚。至劇中梁國棟梁楚材曾彪皆不知何所據而云。恐出臆造。總之。此劇必為痛惡道家者所作。故於邵陶諸人有如是之誣織耳。全劇律度結構尚稱工穩。惟詞章庸劣。殊無足稱。乾嘉以後即不見梨園爨弄。蓋亦有因也。

福壽榮傳奇

秦縣梅氏藏乾隆間  
內府精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不見著錄。按黃文暘曲海目。支豐宜曲目表。並載有無名氏之十大快傳奇一本。而千古麗情曲目則題曰郎潛長撰。係譚俞孝克事者。此曲亦演孝克事。取兩本相較。關目情節正復相同。惟俞改作余。是其微異處。按此曲乃清代內庭之承應大戲。以意揆之。必為當日詞臣或南府供奉。取十大快傳奇。略事改竄。更易劇名。以為進呈之本。此曲凡二十四齣。演晉時俞孝克一家榮顯事。原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所以名十大快者。蓋因書生為駙馬。一大快。金榜三元。二大快。天仙送子。雙產麒麟兒。三大快。勦滅猩猩。班師奏凱。四大快。立非常之業。兼兩王之封。五大快。二子文武高魁。六大快。女寇入境。不動干戈。反成秦晉。七大快。兩女聯姻。贈無限金珠。得無窮至寶。八大快。壽登古稀。金玉滿堂。窮奢極欲。九大快。長生不老。與天地同休。此即所謂十大快也。本事荒誕。羌無根據。惟結構嚴密。甚適搬演。而情節奇幻。亦尚可觀。殆如莊生寓言。實遊戲之作。此曲除內廷外。民間梨園尚



未有彙演者也。

三義記雜劇 日本內閣文庫藏  
明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卷首無序文。戲曲書目。未見著錄。國內亦無藏者。乃日本幸存之孤本。此記凡四折。體裁為雜劇。衍劉方三姓孝義故事。畧謂宣德間。北京管下。河西務地方。有劉老兒夫婦。膝下無子女。設酒肆為生。時有京衛老軍方大者。攜子投宿肆中。旋以時疫病卒。方子無依。遂認劉為父母。易姓劉。方實一女。子。釵而弁者也。其後有山東士人劉奇者。亦為劉翁所救。因亦拜劉為義父。方劉二人。後成為眷侶。於劉翁夫婦。深致孝義焉。按記中關目。全本明嘉靖間。夕川老人花影集卷一。劉方三義傳一文。敷衍編成。何大掄燕居筆記卷七。亦載此傳。可知此故事於明季頗為流行。此記曲文。南北合套。律文並妙。不失佳品。作者當為明人無疑也。

太平祥瑞雜劇秦縣梅氏藏乾隆間內府精鈔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不見著錄。所收雜劇凡十種。曰景星慶雲。海岳效靈。四民樂業。靈山勝會。豐登擊壤。萬卉芳榮。祥麟現瑞。萬國呼嵩。方朔偷桃。瑤池集慶等。審其內容及所衍故事。蓋乾隆十三年。清高宗東巡至闕里釋奠孔廟時。祝嘏演劇。由詞臣特製進呈。以供承應者。景星慶雲一劇。略謂當今皇帝恭奉太后。巡幸山東時。有三台星官。率五行星官。風雨星官。牽牛織女諸神。焜耀光華。以彰至治。並祝萬壽無疆。海岳效靈一劇。演五岳尊神。四海龍王。因皇帝奉皇太后巡幸山東。恭迎聖駕事。四民樂業一劇。演太平鄉豐樂里之耆老。儒士。農夫。匠役。商旅等。城市遊觀。人物恬熙。處處謳歌。昇平景象。更有雙鳳凰出現。相舞於空。眾人咸稱為太平之祥瑞。靈山勝會一劇。演釋迦牟尼佛於娑婆樹下。為諸菩薩說法。有天女來散花。觀音菩薩等。皆謂天花如雨。實我佛皇太后之洪福齊天也。豐登擊壤一劇。演上元佳節。風調雨順。百穀蕃昌。大放花燈。小兒跑竹馬。擊太平鼓。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太平歌。村女執採茶籃。舞唱十二月採花歌。老民老婦。街市遊玩。觀此太平景象。遙謝皇恩。萬卉芳榮一劇。演花神以帝德昌明。率催花使者。命十二月花神。百卉呈祥。萬花齊放。以成盛世咸若之休。感戴天恩高厚。祥麟現瑞一劇。演漁樵農牧四人。以年歲豐登大有。各攜酒餚。於溪山勝處。歡飲行樂。漁翁出金麟。樵子出靈芝。農夫出玉粒。各欲進獻於朝廷。而牧童正苦無物可獻。忽來麒麟。遂同眾人。報官表賀。萬國呼嵩一劇。演八國藩王。仰戴皇恩。歸心入貢。同赴干門。呈獻珍寶。叩祝萬壽無疆。方朔偷桃一劇。演瑤池金母壽誕。八仙等均往叩賀。東方朔因無壽儀。乃赴蟠桃園。竊桃而往。瑤池集慶一劇。演西王母誕日。八仙。福祿壽三星。東方朔等。各呈珍寶。更有十六仙女。奏舞鈞天廣樂。藉以表祝寰區福地。億萬遐齡。考諸劇關目。僅靈山勝會事。出於維摩詰經。方朔偷桃。雜采漢武傳。漢武故事諸書。裝點而成。餘則盡出憑空結撰。祥瑞現。以供承應祝嘏者。總之。各劇排場堂皇。詞章喬麗。或歌崑曲。或奏弋腔。演來既有可觀。亦



足以見昇平之盛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詞林一枝四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間福建葉志元刻本

明黃文華輯。文華字玄明，浙江杭縣人。事蹟無考。卷

首標曰：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題云：古臨玄

明黃文華選輯。瀛賓郊繡甫同纂。閩建書林葉志元

繡梓。版分三欄。上下兩欄選錄元明傳奇。凡三十三

種。計有獅吼記、胭脂記、藏珠記、紅拂記、灌園記、墨花

記、三元記、題紅記、五桂記、教子記、長城記、昇仙記、投

筆記、洛陽記、弮弓記、斷髮記、易鞋記、殺狗記、四節記

三桂記、羅帕記、玉簪記、奇逢記、古城記、金貂記、三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記、荆釵記、破窑記、琵琶記、西廂記、金印記、白兔記、妝

盒記、千金記、賣水記、和戎記。每種所錄二、三齣不等。

其中如胭脂、題紅、長城、斷髮、四節、羅帕、三關諸記，均

為世罕流傳之明人傳奇。至若洛陽記、弮弓記、三桂

記、五桂記、奇逢記、賣水記等，俱係從未見於著錄者。

愈足珍貴。中欄所載卷二時新要曲，乃明人散曲。卷

四為傳奇散齣。計尼姑思凡、孝弟忠信等四齣。卷一

卷三均題為時尚楚歌。計羅江怨五十五首。按沈德

符顧曲雜言謂：羅江怨興於嘉隆間。此集則題曰時

尚楚歌。可知此俗曲於萬歷初年。兩湖間猶甚流行也。此集所選傳奇。以南戲為多。就書名觀之。所謂青陽時調者。按明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謂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誼至嘉靖而弋陽之調絕。變為樂平。為徽青陽云云。可知此調乃弋陽腔之變調。青陽本屬安徽池州府。池州為餘姚腔之流行地。蓋萬歷時弋陽腔之餘勢。侵入安徽。仍弗衰也。戲曲書目。從未見著錄此集。國內亦無藏者。實中土久佚之珍籍耳。

玄雪譜四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間刻本

題鋤蘭忍士輯。媚花香史評。輯者評者名氏。今無可考。戲曲書目。從不見著錄。國內亦無藏者。蓋日本僅存之孤本也。卷首有聲隱道人序文。並笑癡子贊語。此集所選。全為元明雜劇傳奇。計有琵琶記。西廂記。望湖亭。東郭記。幽閨記。絡冰絲。珍珠衫。紅拂記。焚香記。水滸記。還魂記。灌園記。花筵賺。風流院。明珠記。彩樓記。三國記。西樓記。義俠記。鴛鴦棒。情郵記。靈犀佩。墨花記。白兔記。荆釵記。明月璫。獅吼記。蕉帕記。想當然。紅梨記。紅梅記。繡襦記。四聲猿。祝髮記。浣紗記。連環記。冰山記。異夢記。題塔記。共三十九種。每種最多者。選錄四齣。其中頗多罕觀珍本。如冰山記。衍魏忠賢失敗故事。今樂考證題為陳治微撰。按此記張岱亦曾加以刪訂者。見陶庵夢憶。明月璫。演青娥雪梨故事。未見著錄。均極難得之品。珍珠衫。袁于令撰。全本久佚。唯方來館主人之萬錦清音。錄有一齣。餘則未見。此集選載至三齣之多。殊為可貴。靈犀佩。許自昌撰。除滿洲傅氏藏天啟鈔本一部外。未見刻本。冲



和居士之怡春錦。雖錄二齣。然與此集所選者。未盡重複。異夢記。今樂考證著錄。題無名氏撰。係演王奇俊。顧雲容夢贈雙魚佩故事。亦未見刻本流傳。俱足珍貴。他如朱京樊之風流院。演小青事。松廬道人之題塔記。演梁灝事。雖世間尚存萬歷原本。然絕不易觀耳。此集選錄珍本。如此宏富。實可寶也。

天書記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康熙間鈔本

明汪廷訥撰。廷訥有獅吼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四齣。衍孫臏龐涓鬪智故事。一名七國傳。按元無名氏有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一本。廷訥此記。即係採取元劇增飾而成。兩本關目情節。互有異同之處。此記謂孫臏父摻母燕國公主。妻蘇氏。丞相蘇秦之女。並出緣飾。按史記載。蘇秦張儀皆受學於鬼谷先生。是蘇張孫龐同一師也。劇遂以秦與臏綴合。謂為翁婿矣。孫臏王敖同學於鬼谷。為龐涓謀害臏。涓侍兒金

花實帶與臏言。涓欲害臏。後臏亂箭射殺王敖。以金珠酬金花實帶。一段情節。亦係增出。元劇以鄭安平為龐部將。此記改作秦之相國。元劇謂卜商載臏往齊。此云朱亥及孟嘗君。元劇中各國伐魏時。諸將之名。此亦畧改。楚將吳起作昭常。蓋因鬼谷教孫龐時。即云授以吳起兵書。不便重出也。孫臏佈陣。龐涓僅識其二。其後佈者不識。此記與元劇同而小異。元劇云。臏佈一字長蛇陣。鄭安平以為扁擔陣。此云王敖臏佈天地人三才陣。鄭安平以為丫髻陣。此云王敖

以為三脚香爐陣。又云三角殺子陣。臚佈九宮八卦陣。鄭安平見有八座門。以為螭蟬陣。又見有小軍被亂鎗戳倒地上。以為鑿鼉陣。龐涓口中又以為滑亂陣。此亦以為教與涓之言均不同者也。元刻有韓將馬服子。按馬服子本趙將趙奢子括。因奢封馬服君。故稱馬服子。原非姓名。元人誤作姓名。此記故為刪去。考今宛平縣成壇之旁。傳有孫臏龐涓洞。蓋臏本燕人。疑孫龐嘗學道於此。記中謂鬼谷在楚之雲夢山。尤為不符。記名七國。然所衍孫龐事。止係魏齊兩

國亦不實也。總之孫龐同學於鬼谷。其後乃圖殺臏。臏攻殺涓。乃是實事。餘出附會。而穿插同時之人。藉以裝點生色耳。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評曰。孫龐有元刻。此記亦斐然。雖見弋陽腔演之。亦頗敦切云。此記昔年梨園有以弋腔演之者。近則已成絕響矣。

種玉記傳奇二卷 及古閣  
原刻本

明汪廷訥撰。廷訥有獅吼記。天書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衍漢霍仲孺事。記中以衛青妹少兒生霍去病。為種玉也。故名。考史傳載霍光去病弟也。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尤。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立為皇后。去病以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孺子。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大為仲孺買田

宅奴婢。而將光西至長安。任為郎。按衛青傳稱大長公主囚青欲殺。其友公孫敖往篡之。故得不死。後敖為騎將軍。與青去病同出擊匈奴。此記情節關目。雖雜采漢書史傳而作。然頗多裁翦。未盡屬實。如衛少兒從未聞與和親之選。霍光亦無舉賢良科及尚主之事。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下品。且評曰。吾越金叟撰摘星記。即霍仲孺事。此記略具幽情。兼揚將相之業。勝摘星多矣。要之。此記雖不及獅吼記之絕妙。要亦不失為佳作。惟梨園中久不見曩演者矣。



祝髮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富春堂刻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紅拂記。已著錄。此記凡二十八

齣。行徐孝克孝母故事。關目情節。全本於南史及陳

書中徐摛傳。緣飾而成。按史載孝克之妻。未免失身。

孝克諒其心而復合。記中不得不為應飾。記謂達摩

折葦渡江。點化孝克。贈以僧帽。名為法整。亦出增飾。

蓋達摩渡江。在武帝時。其回首在大通二年。去侯景

之叛。尚十八九年。記又以手提隻履。以作隻履西歸

之證。按魏使宋雲奉使西域。迴遇達摩于葱嶺。手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之。答曰。西天去。雲歸。具說之。啟

壙。僅存隻履。詔取供養于少林寺。此則回首後三歲

事也。記稱孝克母。知其賣妻。責令祝髮。則係增出。法

整至景行宅募化。與妻相見。亦是增飾。此因臧氏私

致饋餉。懸揣如此。孝克復官。搜捕逆黨。乃見其妻。不

實。蓋孝克官甚小。搜逆非其職也。呂天成品。列此

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境趣凄楚。逼真。布置安插。段

段恰好。柳城稱為七傳之最。但事情非人所樂談耳。

鳳翼所作。夙重本色。然此記中賓白。往往亦用儷語。

已受駢綺一派之影響矣。據顧曲雜言。蝸亭雜訂。稱

此記乃萬曆十四年。鳳翼六十歲時。祝其母八旬壽

辰而作云。此記第二十四齣。達摩折蘆渡江。昔年梨

園。最稱盛唱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灌園記傳奇二卷

北京大學藏萬歷間富春堂刻本

明張鳳翼撰。鳳翼有紅拂記、祝髮記，已著錄。此記凡三十齣。行齊法章灌園故事。畧謂樂毅伐齊，殺齊王。齊世子法章改名王立，亡命民間，傭於太史敫家。灌園敫女君后，奇法章貌，憐而愛之，贈以衣食，而與私焉。其後田單復齊，迎立法章為王，納君后為妃，並以君后侍女朝英賜婚田單。此記本事，據拾戰國策史記之田敬仲世家樂毅田單諸傳，以及通鑑綱目等書渲染而作。惟法章無改名王立事，君后侍女未聞。亦無婚於田單事，俱係添出，餘與史傳尚相合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評曰：有風致而不蔓，節俠俱在。上虞趙武作溉園遠不逮矣。其中第十五君后製衣第十六君后授衣兩齣，最有情致。惜梨園中已久未見彙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三元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原刻本

明沈受先撰。受先字壽卿，里居未詳。事蹟無可。著有三元記、銀瓶記、龍泉記、嬌紅記傳奇。泰半不傳。此記凡三十六齣。演馮商還妾，得子連捷三元事。按羅大經鶴林玉露及姚庭若不可錄載。馮京之父壯歲無子，其妻與銀數錠曰：君未有子，可為置妾之資。至京師，問牙婆引一女來，立契償銀訖。牙婆去，公問女之所由，女涕泣不言。固問之，女曰：父為官，綱運欠折，鬻妾賠償。馮惻然不忍，即呼牙婆遣女還父，不索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銀。女泣拜而去。馮歸，妻問妾安在。馮以實告。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里人皆見鼓吹喧闐，迎狀元至馮家。是夕生京，鄉會殿皆第一。受先即取此事敷行以成。惟宋時稱省試，不稱會試。攝廷試，不稱殿試。考宋史馮京傳，不載父名及其行事。當是後人渲染，蓋以勸勵為善，有裨名教，不嫌附會也。京傳云：京字當世，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此記所演與傳正合。傳又云：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



知揚州。此記以京為富弼之壻。亦合。按不可錄所載。大倉吏員顧芳事。與此記中張女嫁富丞相一段情節。尤為相合。而其事在明孝宗時。恐是因此而作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具品。且評曰。馮商還妻一事。儘有致。近插入三事。改為四德。失其故矣。徐渭南詞叙錄。著錄有商輅三元記。及馮京三元記。皆明初人作。此記即馮京三元記。渭評曰。多市井語。故呂天成亦嘗謂。受先蔚以名流。雄乎老學。語或嫌於湊插。事每近於迂拘。然吳優多肯演行。吾輩亦不厭弄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惟梨園中。近已久不見搬衍者矣。

王合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世德堂刻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字禹金。號勝樂道人。安徽宣城人。棄舉子業。肆力詩文。撰述甚富。著有鹿裘宛雅。青泥蓮花記。才鬼記等。戲曲有崑崙奴雜劇。及王合記。長命縷傳奇。並傳於世。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金陵。各出所得異書。逸典。互相讎寫。事雖未就。其志亦足千古矣。此記凡四十齣。演韓翃章臺柳故事。闕目情節。根據唐人許堯佐章臺柳傳。及孟啟本事詩中韓翃條敷衍而成。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鮮妝點。增加處。鼎祚此記。結構雖尚緊嚴。然其詞純為駢儷一派。王驥德曲律卷四稱。文辭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摛華拔藻。斐疊有致。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王合詞調。組詩而成。從王玦派來。大有色澤。伯龍極賞之。恨不守音韻耳。徐復祚亦曰。王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為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趨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為何語。何異對牖而彈琴乎。文章且不可澀。况樂府出於優伶之

口。入於當筵之耳。不皇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見三家村老委談。沈德符韻曲雜言。亦謂此記實白。盡用駢語。鉅釘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蓋自鼎祚玉合。以後駢儷一派。日趨於衰微。及臨川吳江起曲苑風氣。遂為之一變矣。明清選集。收錄此記者絕罕。而梨園中。亦久無襲行者。實有因也。

青衫記傳奇二卷 及古閣  
原刻本

明顧大典撰。大典字道行。江蘇吳江人。官至福建提學副使。妙解音律。自按紅牙度曲。松陵多蓄聲伎者。其遺風也。著有海岱吟。閨遊草。園居稿。清音閣十集。戲曲有青衫記。葛衣記。義乳記。風教編。總名清音閣傳奇。今傳世者。僅青衫葛衣二記。此記凡三十齣。行白居易琵琶行故事。居易琵琶行結語云。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此青衫之所由名。考元人馬致遠有江州司馬青衫淚雜劇一本。大典此記即

取雜劇。繙為傳奇者。按琵琶行詩中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賣茶去。故有浮梁茶客。但琵琶女與茶客。俱無姓名。又與居易相遇。詩中未言舊係相識。至馬致遠青衫淚雜劇。始有裴興奴劉一郎之名。並叙興奴先與居易情好。此記大率根據雜劇而作。按裴興奴。唐時名倡。攏攘第一。天下稱為興奴手。然居易長慶集內。從未及之。樊素小蠻。本居易侍姬。居易有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是也。又元稹劉禹錫。雖與居易交好。然時禹錫未嘗為江州刺史。居易



貶江州司馬之後。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亦未嘗召為禮部侍郎。並翰林學士。皆係大典之妝點耳。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上之中品。且評曰。元白好題目。點綴大概。亦了了仿佛四節記云。此記流傳未廣。梨園亦久失搬演也。

錦箋記傳奇二卷

北京圖書館藏萬曆間文林閣刻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字逸之。號梅墟。一號螺冠。癡梅先生。浙江秀水人。萬歷中布衣。築舍鴛湖之濱。種梅百餘株。時呼唔其下。人呼為梅顛道人。喜刻書。著述甚富。有梅顛稿夷門廣牘十六名姬詩及錦箋記傳奇。此記凡四十齣。演梅玉柳淑娘婚合事。未悉所本。記中關目大意。謂梅柳二母乃結義姊妹。梅母命子玉探視柳母。事之如親母姨。於是玉與柳女淑娘亦遂如表兄妹。始而相見。繼而相慕。錦箋贈答。女媧勾通。湖上之遊。既已同舟。寺中之約。復且同室。兩情既定。而柳母全然不覺。以甚言異姓之交。本非至戚。不宜引入閨閣。致生事端。然形容梅玉之才美。至造為良家。娼婦欲輕身改節。以奔之。為所拒而不悔。及見柳女之艷。乃慚。而投繯。是其造孽。又過於綺語之戒。不能免法秀之詞也。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上品。且曰。鍊局遣詞。機鋒甚迅。巧警會心。向云經諸名士而成。今而知螺冠獨擅其美云。至於梨園中。已久無搬演此記者也。

稱人心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清陳二白撰。二白有雙官誥。已著錄。此曲凡二十四齣。演文懷衛星波洛蘭藻遇合事。以劇中人各遂所願。故名稱人心。又以詩扇為定情信物。串合關目。亦名詩扇緣。此曲關目情節。與清人鶴蒼子之風流配傳奇大畧相同。惟曲中姓名詩句各異。如文懷即風流配之歐陽綺。衛星波即風流配之衛瑤雲。洛蘭藻即風流配之阮翠濤。衛星波祝父壽作謁金門詞。風流配則為五言律詩。又文懷洛蘭藻二人倡和之詩。與風流配亦各不同。蓋其時必共聞有此事影響。各行一劇。或因見新出稗官。受其聳聽。增飾點綴而成。二白此作文律並佳。亦當行之作。近年梨園已無搬衍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喜記傳奇二卷

汲古閣  
原刻本

明謝譚撰。譚號海門。浙江上虞人。事蹟無考。此記凡四十二齣。演宋郊宋祁兄弟榮顯事。世俗相傳四喜詩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士人登第。乃第四喜也。故取以為名。考宋史宋庠傳。宋郊即宋庠。為李淑所劾。因而改名。未生時。父母禱於廬阜。夢道士遺以書曰。以遺爾子。已而郊生。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第一。奏第時。本祁第一。郊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為首。記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乃據傳衍述之。宋郊竹橋度蟻事。載事文類聚。梓潼陰隲文云。救蟻中狀元之選。即指此也。又賞花釣魚。則係宋仁宗宴群臣故事。宋祁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祁因作鷓鴣天詞。傳達禁中。仁宗不罪。即以内人賜之。出於稗說。取貝州王則叛亂事。穿插記中。以助波瀾。且係史實。見通鑑。張子野本名先。詞最有名。號張三中。亦號張三影。宋祁與子野本相善。故此記捃拾其詞苑韻事。用以點綴焉。呂天成曲品。列此記於中之中品。評曰。二宋事佳。詞亦



工美上虞有曲派。此公甚高云。推許如此。惟此記於梨園中。久失爨弄也。

行莊新調雜劇

日本內閣文庫藏天啟間刻本

明王應遴撰。應遴字堇父。號雲來居士。浙江紹興人。官至禮部員外郎。通歷象醫術。著有王應遴雜集。及行莊新調雜劇。此劇附刊於天啟間刻本王應遴雜集。此劇前有天啟丙寅常新道人題序。內題曰古越雲來居士編。友人常新道人訂。此劇向不見於著錄。從無藏者。為日本見存之孤本。劇衍莊子度脫渠縣尹故事。按盛明雜劇二集。有逍遙遊一本。題曰王應遴撰。取與此本相較。本事情節。曲文賓白。完全相同。即行莊新調也。據此觀之。逍遙遊本名行莊新調。沈泰編輯盛明雜劇時。所為更易者。此本則為原刻之本。殊可貴也。

易水歌雜劇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明葉憲祖撰。憲祖有金鎖記。已著錄。此劇卷首題曰。柳園居士著。每頁九行。行十八字。劇演荆軻刺秦始。皇故事。根據史記荆軻傳。敷衍以成。其結局作荆軻。厭棄塵世。隨王子晉仙去。出於杜撰耳。按盛明雜劇。二集。有易水寒一本。題葉憲祖撰。以兩本相較。實為。一劇。惟此本繫刻在盛明雜劇之先。蓋係單刻原本。故可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八能奏錦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間受日堂刻本

明黃文華輯。文華有詞林一枝。已著錄。卷首標曰。鼎。雕崑池新調樂府八能奏錦。內題云。汝川黃文華精。選書林蔡正河繡梓。版分三欄。字刻粗拙。不及詞林。一枝之工緻。卷數則分上中下。及一二三。似為兩次。刊行者。此集現存二三兩卷。最為完整。卷一卷上均。殘。中下兩卷全缺。幸總目猶存。得以窺見全書內容。此集上欄所選傳奇。計有羅帕記。玉簪記。粧盒記。紅。葉記。雙節記。昇仙記等二十六種。下欄計有木梳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獅吼記。五關記。藏珠記。琵琶記。三元記等二十種。其。中如木梳記。五關記。藏珠記。賣水記。題鶯記。金箭記。飯袋記。弮弓記。織錦記傳奇等。均未見於著錄。亦無。刻本流傳者。彌足珍貴。為治明代戲曲史者。重要資。料。餘若羅帕。雙節。四德。五桂。洛陽橋。藍關斷髮諸記。亦皆為傳流極罕之傳奇。未可忽略視之。此集中欄。所錄。盡為俗曲。計羅江怨二十首。哭皇天二十首。劈。破玉歌。及急催玉歌各三十首。前二種乃嘉隆間最。稱盛行。者。見沈德符顧曲雜言。劈破玉歌。此集目錄。



上冠以新調時尚字樣。可知乃萬歷間新興之俗曲。按袁中郎與其兄伯修家書中云。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樂也。此曲當為中郎所喜。猶如明初李崆峒何大復輩之稱賞瑣南枝等俗曲耳。此集向不見於戲曲書目之著錄。國內亦未聞有收藏者。殆孤本也。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 卷部

連環記傳奇二卷

滿州傅氏藏舊抄本

明王濟撰。濟字伯雨。一字兩舟。浙江烏程人。以資捐為橫州通判。家富好客。圖史鼎彝。收藏甚富。此記凡三十齣。譜三國志中董卓呂布王允之故事。與三國志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謀董卓賊孟德獻刀。及第八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董太師大開鳳儀亭之事蹟。大畧相同。考元無名氏有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雜劇。亦行此事。惟關目頗有異同之處。元劇以一貂蟬兩用之。故曰連環計。此記王允以玉連環予貂蟬。授之密策。故名連環記也。記云。董卓議廢立。王允袁紹曹操蔡邕俱在。袁紹抗議不合而出。按史稱董卓集議時。百僚大會。卓奮首而言。袁紹獨橫刀長揖而出。曹操蔡邕官小。未必能與其議。記云。王允獻劍曹操。謀刺董卓。亦非曹操。乃伍孚事。記云。王允以貂蟬餌呂布。許以為婚。密送於董卓。令布飲恨圖卓。與元劇略同。此以王允賞貂蟬玉連環。貂蟬拜月。允察其有心。告以心跡。呂布於虎牢關大戰劉關張。失去紫金冠。董卓訶責。允知即製冠送布。布往謝。允令貂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 卷部

蟬侍酒。即以許之。及布復往虎牢關。允乘其出。復移送於卓。布歸。見貂蟬於鳳儀亭。正與私語。卓見而擲戟。布走免。卓使李肅逐之。至允家。乃定議反戈。此各異也。卓布方盛。劉關張尚未顯。據演義云然耳。洛陽與虎牢近。而卓已遷長安。布不煩往虎牢。亦與史傳未合。卓欲出。李儒阻止不從。自撞死。與元劇同。未合正史。按布傳。稱布與婢通。卓傳謂少妻止之。蓋即記中所指為貂蟬者也。此記律文並美。結構亦佳。呂天成嘗評之曰。人以曲稱。曲緣事重。頗知鍊局之法。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寂半喧。更通琢句之方。或莊或逸。列此記於妙品。且曰。詞多佳句。事亦可喜。其第六賜環。第十八拜月。第二十小宴。第二十一大宴。第二十五梳妝。第二十六擲戟諸齣。故梨園至今尚盛行也。

渭唐夢雜劇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未題撰人名氏。戲曲書目。從未見著錄。而國內亦無收藏者。此殆為海內獨存之本。此劇凡四折。總目曰。做小買賣的是店小二。結好因緣的是夢遊神。害乾相思的是賈妹子。撞大造化的是王仲麟。劇演王仲麟賈妹子婚合事。畧謂賈員外之女。遇書生王仲麟。飲於門前酒肆。因生貌美動情。嗣由夢神撮合。終成夫婦。情節關目。未悉所據。曲為雜劇。用南北合套法。律文工穩。尚有可觀。想當出於萬歷間人之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3  
改  
正



明人雜劇三種 日本內閣文庫藏

未題輯者名氏。三種版式相同。當為一雜劇叢編。三

種為葫蘆先生鬻輪袍。杜祁公看傀儡。均不題撰人

名氏。考鬻輪袍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乃明人王衡

所製。並收於盛明雜劇及醉江集中。顧曲雜言又稱

衡有沒奈何雜劇一種。黃文暘曲海目。則著錄衡有

長安街沒奈何二種。後姚燮今樂考證。王國維曲錄

俱因之。世遂以為衡於沒奈何之外。別有長安街一

種。因無傳本。治戲曲者亦皆沿襲之。今觀內閣文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所藏此書。始知歷來相傳之誤。蓋葫蘆先生雜劇之

正目。題曰沒奈何哭倒長安街。彌勒佛跳入葫蘆裏。

沒奈何與長安街。原非兩本之名。曲海目所著錄者。

實割裂之誤耳。此劇國內向未見有傳本。惟盛明雜

劇初集內。陳與郊之袁氏義犬劇中。插有葫蘆先生

一劇。不意其曲文賓白。却與此本完全無異。僅脚色

為正末飾彌勒佛。淨飾沒奈何。非生丑二色所扮也。

由此證之。衡作雜劇。今日傳於世者。又多一種矣。鬻

輪袍一劇。與盛明雜劇所收者相較。兩本曲文賓白。

大畧相同。惟此本正目為二句。題曰王摩詰拍碎鬻

輪袍。韓持國正本中書省。杜祁公看傀儡。一劇。顧曲

雜言及盛明雜劇。均題作真傀儡。此本劇名標為看

傀儡。正目則云真傀儡。似較前二書之題名為佳。餘

盡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鴻臚寺志跋卷

明渤海楊爾繩撰凡五卷明季刊本李侍郎文田舊藏前有崇禎癸酉自序題銜為資治少尹光祿寺卿掌鴻臚寺事略言本寺前本無志後將何師故勉圖而襄其成是此志乃爾繩所創為也卷一宣宗御製箴聖諭奏疏鴻臚考卷二禮儀自登極至頒麻凡十七類卷三禮儀自太廟祭祀至謝頒恩詔凡若干類此卷前失五葉故條目不完卷四彙纂自朝儀稽略新舊事例以至公儀帖式凡十類卷五題名

至崇禎五年為止前有江汝璧撰記每卷前爾繩又別有記述按黃俞邵千頃堂書目有鴻臚寺志四卷不著撰人卷數亦不符其非此書明矣四庫全書存目載南京鴻臚寺志四卷為濮州桑學變撰學變萬曆壬辰進士則千頃堂所收必桑氏作也楊氏序謂寺本無志自指永樂北遷後而言明代鴻臚寺祇此兩志南桑北楊遙遙相映孤行天壤桑志自進呈四庫館外未見流傳此楊氏志亦不見於諸家著錄其罕秘要自可珍所載諭旨奏

牘以冷署事簡初無鴻編鉅製惟儀制及題名考明代典制人物者大可資參證耳



辟雍紀事十五卷

傳鈔德化李氏藏本

明東莞盧上銘吳門馮士驊輯四庫全書總目亦載此書於存目然無卷數撰人祇有上銘而不言士驊同輯意其所見非完本也此帙出順德李侍郎文田家言從德化李編修盛鐸藏本傳鈔其流傳固有緒也前有詹事張四知序次引言次紀事述言并凡例七則次辟雍攷分官秩職掌勅修錢糧四則次紀事原始述洪武甲辰至丁未四年之事本書則起洪武戊申迄於天啓凡章制興革典

禮恩遇學官除授監生升擢皆按其年月詳述原委惟事詳於南監而北監轉為附見蓋上銘任南監典簿自謂在南言南不敢越俎也據張序及引言所稱南雍舊有雍中紀事一書為羅陽區公所撰其後李黃二公南雍正續志先後刊行獨以簡冊稍繁不能人手一冊上銘乃就前後二志而折衷之而區書散軼者亦間為綴拾編不盈寸而事蹟因遺今觀其書故實明賅而敘述有法足當簡要之稱學者欲攷其詳則黃氏之南雍志已覆刊

行世取而觀之一代豐鎬作人之化可知其大凡矣

偶記八卷 明萬曆刻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字龍如，江南信州人。著有蘭畹齋清言十卷、耳新十卷。四庫存目載之。耳新中述及魏忠賢事，則其人已在此崇禎時矣。前有虞山王宇春社友董思王二跋，皆為清言而作。別有朱謀埥序，言仲夔嘗擬世說作清言，茲又撰偶記八卷，略如洪景廬隨筆多識、近世嘉言懿行，雜以古昔奇典故，正精約可諷，可勸，推崇備至。今觀其書，雜述前代僻典珍聞，可資談助，然皆不著所出之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與楊升菴焦弱侯所著相類。所述近事，如康對山以三秦豪傑說劉瑾、中救夢陽丘瓊山愧其夫人、劉挺征虜戰死事狀、高麗交趾進士人名、建文從亡諸臣姓名、王新建初生異兆、咸有闢掌故，為他書所未及。要自足存，至於閑宴枝談、友朋諧謔，亦著之於編，自謂雋賞清言，詎為一時標致。然既無故實之可徵，亦乏名理之足尚。此明人標榜之習，不足語於大雅之林也。

西藏志四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石氏咸德祖衛藏圖識採用其書。六稱無石氏。又稱舊有西藏志，不知作自誰氏。規模粗具。紀載亦詳，惜向無刊本。是此書在乾隆五十七年。為房傳抄之本。大約為理藩院司員簡放吏情，彙集採摭，彙而為之。因係官書，不敢私自印行。附錄內稱乾隆二年遣送理藩院入一統志，可證此書林輿地略將軍營差會典館之例。正同。所記卷一為事績，卷二為疆圉山川、寺廟、天特、物產、歲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紀年風俗、不冠飲食、俗務、夫婦、生育、長壽醫藥、占卜、礼仪、宴會、市肆、刑法。卷三為封爵、頭目、兵制、邊防、徵調、賦役、朝貢、外番、碑文、墓誌、釋奠。附錄卷四為自四川入藏、程途、及自藏至各邊地、里數。紀事載至乾隆六年止。其人左雍正年間已入藏，故於雍正朝事特詳。且與頗羅鼐接近，以所稱頗羅鼐為藏人。昔為拉藏汗仲嘉。畢噶爾死藏，欲兵之敵，被擄，堅心不降。為他書所未詳。又稱小拉南即頗羅鼐住宅。按頗羅鼐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札爾



襲爵。將其所居大興土木。至伏法。房屋籍沒。改  
為駐藏大臣公署。別其書為乾隆十五年以前所  
成。無姓。玉疆園內。載都統法臘令成都教誨楊  
世祿招撫巴塘。巴塘營官隨楊世祿。齎土地戶口  
冊。迎投岳鍾琪。與陳克繩西域述同。微異。述同序  
美於岳鍾琪。而略楊世祿之名。若無是書。世祿理  
沒不彰矣。又招撫作了。察哇。作亥。奔達。桑阿。都宗  
察木多等。交他書。僅遊擊黃喜林。而不知尚有  
成都同知馬世煊也。其陰險等交。最為詳盡。蓋書

雍正朝。準噶爾犯藏。達賴喇嘛移錫泰寧。藏中一  
切事務。悉歸羅彝主持。守隘設防。固不僅遺其長  
子朱爾墨特策布登守阿里也。又載委用頭人。皆  
羅彝選擇。亦用才品。首取家道殷實。即王之下  
設噶隆數人。總管各委地方事宜。設高爵一名。察  
核境內各項事宜。皆與乾隆中年制度不同。亦兄  
羅彝有德統全藏之才矣。又紀巴爾布三部。即  
勒布土。即今。於雍正十年。遣使進貢。藩部要略。僅  
記伯爾。於雍正十年。遣使進貢。藩部要略。僅  
稱存金葉文表。而不詳其詞。是書詳載布散汗。庫

庫木汗。葉楞汗之書。與玉樹三十九族之表。又  
并布魯克巴族。噶畢族之表。及互相仇殺。差官  
排解。伴送進貢之始末。頗羅彝實費一番經營。因  
衛藏之屏蔽。即藏川滇之門戶。以視晚清末造。視  
披楞肉。迥迥不同。中朝視為蕃弱相爭。卒釀印藏  
之大禍。判若霄壤矣。今者布丹等書。版圖易色。內  
闕大庫。茂草荒蕪。得此吉克片羽。珍若天球河圖  
矣。

西藏志 卷之六

不著撰人姓名。卷末有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抄錄一行。就可攷證者。以所稱巡撫能者攷四川通志。有題名能泰康巡四十三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川撫。為年羹堯前任。所稱府憲曹者。則馬湖府知府曹正。康熙四十六年任也。所載果親王題詩。乃往泰寧謁達賴喇嘛時所作。為雍正八年事也。味記傳清題詩事。攷傳清拉敦布二忠捐軀信。乾隆十六年中自事以後。事絕無記載。以此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必為乾隆十五六年所成。特四十二年特傳抄刻本耳。王稱府憲曹則著者或為四川新職。充西藏事務者。考中所載為成都王拉薩。遊記。藏中實制兵制刑法風俗外番。實為寺院。華嚴。慶馬之敏捷。打鬼。制度。均與他書相同。惟好錄祥虫野史。且誤以微引而遊記。其序文上杜庸都則其字誤自房謗。隨惟錄唐孝法。和監碑。謂係四移石碑。高有丈餘。錫侯夷字樣。似為目擊。明弘治十年王教崇府飛池街題為四川諸字。道帶按察

司會事。可證明代。省制。清聖祖平定西藏。辟康。此噶爾丹。同歲碑。年羹堯改碑。查即所碑。馬化所草。碑。李麟化功碑。儲記。立石年月。碑陰有。增。姓。氏。洋人所署。是知金石不攷。逸文。流傳。可求。古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藏志殘本

是書與舊抄本西藏志完全相同。其為傳抄本之  
付印者歟。惜無封面。又無跋語。無從攷其開雕年  
月。且缺卷一卷二。僅有卷三卷四。然不以抄本之  
句讀分明。西藏人名地名最為難讀。其抄本封底  
內策零汪蓋爾空一字。通巴空一字。望而知其為  
人名。此則蟬聯而下。竟不能句讀。又通巴抄本九  
月書封山徑撤回休養。次年仍往。又設宴卡教交。  
而此老休養以下十二字。俱作小字。殊屬錯亂。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番內別都統巴塞阿派員<sup>亮</sup>句<sup>內</sup>股<sup>外</sup>印<sup>二</sup>家  
尤為手<sup>氏</sup>一草率。無足取也。

西藏攷二卷

不著撰人姓名。列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三景  
書中。趙之謙稱其述行程頗詳。其書皆抄錄而  
成。毫無心得。其所紀行程。漸而西藏志卷四。自川入  
藏。行程及自藏至各地。一里數。惟前必互易  
耳。所記錄布顏。庫。木。葉。楞。布。魯。克。巴。噶。畢。東。魯。  
卜。諸處。其。中。西藏志卷三之外書。惟於人名。津  
焉。焉。札。木。薩。你。查。色。立。豎。也。當。畢。東。魯。卜。  
焉。畢。而。其。志。作。吃。達。一。箇。珊。珊。八。箇。小。珊。珊。七。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箇。全。絲。綫。或。花。綫。一。疋。花。布。三。疋。象。牙。一。根。卡。契  
布。五。條。由。卡。契。布。三。十。疋。毫。燄。一。串。一。百。一。十。五  
箇。而。是。老。恩。則。節。其。文。為。哈。拉。珊。珊。全。絲。綫。或。卡  
契。象。牙。一。根。毫。燄。珠。子。一。盤。全。絲。綫。此。卡。契。布  
各。為。一。條。焉。可。混。而。為。一。也。廣。聖。碑。謂。可。互。用。者  
海。禁。國。紀。游。一。誤。不。知。六。密。自。而。藏。志。者。係。一。是  
其。全。採。自。而。藏。志。一。書。豈。未。考。其。博。引。特。類。例。其  
為。後。摘。取。一。二。以。資。條。助。且。列。風。雅。兩。甚。夥。竟。有  
股。古。一。行。者。似。隨。筆。抄。錄。決。非。身。至。其。地。者。趙。之

隱風松博雅多才。而於戎事不若明晰。以不免有  
多自誤。一解之。

西藏見聞錄 應抄本

清蕭騰麟著。騰麟字十洲。又字繡夫。江西峽江縣  
長田人。少好學工書。由文生。中康熙甲午武舉。戊  
戌會魁。受知于汪退谷。李穆堂諸名臣。選侍衛。雍  
正間。授河南開封都司。護理懷慶參將。晉州北鎮  
保甯遊擊。歷左右中營。並著勞績。乾隆二年。統領  
川兵駐鎮。檣木多。督理西藏臺站。三載任滿。值準  
噶爾奏准進藏熬茶。以熟悉吏情。又留鎮二年。終  
養歸田。以康藏情形手輯成書。即自序云。凡目之

所親耳之所聞。躬之所踐履者。輒筆之于紙者也。  
書共二十篇。卷上為事蹟疆域山川貢賦時節物  
產居室經營兵戎刑法。卷下為服制飲食宴會嫁  
娶醫卜喪葬梵剎喇嘛方法程途。自序作於乾隆  
十一年。而梓行迄至乾隆中葉。惟流傳絕少。此為  
抄本。字杜工整。擬為嘉道時人手寫。書中所載與  
西藏志西藏記大旨相同。而較有條理。如自註所  
引準噶爾之世系。頗能參考他書。康金鼎等之事  
蹟。青海之原委。番民之折貢。噶隆之官制。實皆原



原本本。殫見洽聞。疆圉篇詳載四至。如布魯克巴等處。今已版圖易色。而曩時頗難尋經營之跡。實屬西藏附庸。此尤議藏界者所宜知也。貢賦篇備記折征數目。甚屬微細。可見荒曠之區。不當以橫征暴斂施之也。其他所記風俗。居室。典竺。國紀。游同。方語。程途。與衛藏圖識同。而圖識難於鑒語。分門別類。而或文之語。未經列入。不如此書。一詳博也。是書又於夾宿之記。駐軍款數。人戶柴九為防邊要策。然非身歷其境。不克如此詳盡。結銜書乾

清問侍衛。鑒儀衛左所別軍司營大輪輦漢整儀尉等官。可見當時培養人材之法。文則儲諸翰林科道。武則內廷行走。如海蘭察楊芳等。即位至公侯。而皆以出入禁庭為榮寵。所以無尾大不掉之患。於此尤足為後世法。卷首表校序及同治峽江志。俱作西征。為初名。是謂錄為後改者云。

西藏記二卷 龍威秘書本

此書不詳撰人姓名。清乾隆末年王俊良輯龍威秘書。全部採入。列為荒外奇書之一種。書分上下兩卷。與西藏志相同。其以西藏志為藍本歟。惟目次不同。較有條理。如首序碑文封爵。以示尊重。中朝之意。事蹟篇末記頗羅之子謀逆伏誅事云。其子□□于乾隆十六年謀逆伏誅。其黨叛。殺都統傅清。奉旨命四川總督公策楞提督公岳鍾琪往討。兵至西爐。逆賊為某擒獲。後藏地復定。永除王

府。封爵篇所記亦同。此為西藏志所載。蓋西藏誌或書較早。此事尚未發生。此書出版較遲。大約為乾隆中葉所成。故補入此則。然頗羅之子名。尚付闕如。茲按清高宗實錄及雙忠祠文。伏法之頗羅之子。為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又考此案為十五年事。此作十六年。實為舛誤。末篇自成都有城。至西藏程途。較西藏志為詳實。西藏志僅記某地至某地之里數。此書則於經過之地。羅列不遺。後附注古蹟之由來。實為記牒之要點。且各地距離

之遠近地名之譯音亦詳確惟所記甚少如西藏  
誌中自打箭爐至察木多察木多由新烏齊草地  
進藏西藏至西甯自藏出防騰格那爾自藏出防  
玉樹卡命等路皆未詳列其遺漏者歟

西域遺聞不分卷 舊鈔本

清陳克繩撰克繩字衡北又號希麓歸安人雍正  
己酉舉人癸丑進士仕蜀任保縣令旋擢茂州牧  
打箭鑪廳同知後陞嘉定知府分巡川東道是書  
前有分巡松茂道張之浚序首西藏事跡次疆域  
次佛氏次政教次風俗次物產次屬番次與國次  
隣番次裏巴二塘次建昌道統轄土司共十一門  
其所載事跡內如準苗納兵始末大兵進藏等事  
皆紀岳威信公語殆當時身考戎幕故特詳於他

書政教所釋衛藏之義縱啗之義均為他書所未  
詳亦有略而不詳者如風俗物產內所載婦女見  
喇嘛及卦卜等不及西藏國之明瞭札不札雅迄  
寺果鑿酒不及竺國紀游山川源流亦不同西藏  
圖考見聞異辭同史家舊例也屬番內所載桑乾  
駱海產白鹽藏民資之以食科爾喀兩次用師實  
因鹽涉沙土之細故釀成絕大風波而平定巴勒  
布紀略平定廓爾喀方畧均未提及是書獨載產  
鹽之區尤見詳人所略其國隣番大抵採自明書



各書而大宛與大山二別述化中亞王特戎語紀  
名賦為四川巡撫及駐藏大臣王游戎省增校小  
未詳其名無從考證要一身任邊陲者其言信而  
可徵也疆域內所載甯靜山頂立界為世宗實錄  
所明僅紀巴裏二塘校入黃絲達賴喇嘛一事黃  
沛翹西藏圖考載劃界事蓋宗是書近時英人為  
中藏劃界力持此議昌都等處日尋干戈未始不  
由此厲階甚矣紀述之不可不慎也是書為克絕  
羣羣之全目擊之事考以舊聞而偏著之故視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人志按圖籍者較為詳核惜考中亥家魯魚脫落  
費解之語自是傳鈔之訛若按各考校正之則不  
致以訛傳訛矣

西藏紀述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清張海撰乾隆榮經縣志職官表云海為浙江人  
時官縣主簿考海於雍正九年辛亥辦理糧務及  
軍餉赴西藏十一年癸丑奉部行取口外輿圖戶  
口風俗清查繪畫採訪兼刺各土司歷年未結夷  
案事竣及巡檢泰寧管理漢土民情兼司糧運軍  
務十三年乙卯後果親王允禮覆送達賴還藏乾  
隆三年戊午管理裡塘糧務是書尾詳載其經過  
自謂任川十三載塞外幾十年故所記俱屬目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而非向壁虛構者考榮經縣屬四川雅州府海為  
主簿辦理土司各事故書中首載雅州附近土司  
之戶口錢糧之數以及各地駐防軍士之多寡土  
司之狀況俱分地羅列較他書為翔實蓋即紀雍  
正十年奉部行取所報戶口錢糧各冊以為官  
書之張本今部中片紙無存轉賴是書以見一二  
深可寶也惟記西藏之風俗民情清廷之撫綏經  
過及地理之險要進藏之臺站僅具大畧未能詳  
盡且見聞不廣又未博採群書而詳加考訂致體

例凌亂次序顛倒譯音尤多錯外如顏羅鼎之作  
晉納鼎達賴之作達賴亦是見其謬陋也

西藏紀聞一卷 舟車所至叢書本

清玉山房居士編居士姓氏不可考此書卷首標  
明輯錄魏原聖武記威經祖衛藏圖識等書而成  
然除此二書外絕無採錄即書中所繪番民番婦  
各圖亦自衛藏圖識中來所記以地域為主台站  
物產山川寺廟糧台等俱因其地分別載之較清  
眉目惟西藏番民制度一篇全採衛藏圖識而節  
錄原文更易詞句間有前後倒置之處頗覺有朋  
人纖挑矯飾之習而書中謬誤挂漏不一而足如

土語篇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胡土克圖畢  
勒罕沙隆布等活佛之名稱為土語殊非通達藏  
情者其餘如注解拉撒為佛地哈達為爾作東帖  
亦屬有味事實考拉撒為前藏都城雖為達賴喇  
嘛駐錫之地然不當即稱為佛地哈達即如古人  
之用幣帛每事必持以為贊藉申敬意非作東帖  
用也是書成於道光二十三年而記事至乾隆末  
年為止以後之事竟絕無記載殊屬遺憾至以宗  
喀巴之作宗喀巴字畢勒罕之作畢勒罕雅係筆



誤亦見其疎舛也

衡誠通志十六卷首一卷

湖南衡山縣人著

不著撰人姓名舊有精鈔本袁昶刊入浙西村舍叢書中其跋尾加載謂疑為和琳所輯考和琳為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大學士和珅之弟自筆帖式累遷至兵部侍郎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乾隆五十六年廓爾喀援藏將軍福康安征剿和琳督辦前藏以東營站烏拉等處各營糧餉亂平辦理善後任為駐藏大臣事蹟詳清史稿本傳和琳駐藏前後三年熟悉藏事其中詳載當時情形及

奏摺公牘其為和琳撰無疑也是書首卷為御製詩文次為考證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廟番目兵鎮錢糧錢法貿易條例紀畧核郵部諸經典等十小門紀載西藏諸事考為詳核考證多引古籍附加按語於譯音聲五殊夥紀畧門所載與廓爾喀紀畧文字相同而廓爾喀投誠進貢之表文內稱進崇貢象等事為紀畧所未備且查軍機檔六達失此摺實可寶貴山川險隘程站遠近瞭如指掌蓋為當時行軍進餉身所經歷非向壁虛造者可

此惟所記詳於乾隆一朝而裕陵以前諸事都付簡畧必紀畧中而歲附清類末以及順治康熙兩朝之事蹟俱不詳載殊不知經營藏地使二百餘年永為不侵不叛之巨者皆康熙朝允禔年羹堯諸臣屢平歲亂所致至乾隆末年耗中國之財力涉殊域之受降不過承聖祖之餘威幸以全功於桂張等之末耳豈可翻曲忘祖哉且於藏地風俗之情形物產之優劣俱未盡明蓋於軍事旁午中未遑詳細考訂所采多謬旨奏幸公文檔冊以備

述之謂為史料則可矣與方志條例未盡脗合也按是書表裡改作二十卷蓋合卷首及分卷十三以上中下卷十四以上下各為一卷而言也

西藏圖考八卷首一卷 光緒十二年刻本

清黃序翹撰序翹字壽善湖南善化人少佐雜倣員由平黔軍功保保正觀察筮仕四川署成都道考或於光緒十二年為聽鼓成都時所纂故凡例稱識於錦城家廬也考光緒二年清廷與英人訂烟台條約附件條款中許英使入藏於是英人窺藏之謀遂澎湃而不可遏衛藏惟一隅實為滇蜀藩籬西南襟越緬西北禦俄羅斯正北樹新疆之屏障著者其有鑒於此故考西藏地理形勢風俗人情編纂或考傳當局得按圖索驥以謀撫藏禦英人策乎考首載列朝御製碑記以示尊王次系圖次程站次山川城郭等案考有未盡者後分天地人物四門以補之又次藝文而附之以外夷考終焉以圖為主而繫之以說所載皆有根據又西招各圖即來自松筠西招圖略中而繪法較為精

密西藏總圖沿邊圖等俱有圖方已得湖南輿地局之藝傳卷各考所未備程站考內附詩文於佳處聲平之藏地譯音中而考差以詩歌便饒風趣



藝文考法制周詳辭華淵博尤多散佚之篇以毛  
振綱而征記王我肝藏錄德記李菊園西域述記  
序等原書皆缺今得此書充片明殊為可貴和  
甫西藏賦全文未錄而於原注尤多考證具可博  
洽惟源流考以為衛藏圖識未能詳盡故為續纂  
然所補者仍屬簡略記事止於乾隆末年以後以  
嘉慶十三年達賴喇嘛之不由瓶頸還京十五年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構害同治二年達賴喇嘛以  
兵略取瞻對等事皆有圖識事之大者俱付缺如

深為憾事藏事備考後附黃法係采衛藏圖識末  
卷重注二篇不遑分類附於藏事之後似未若圖  
識日合為一篇之為明瞭若者雖久有遺隱而足  
未廣藏地故皆據人曲說而偏次之不克多所闡  
明殊為可惜然於紀載藏事書中當首屈一指矣

清和甫撰藏後題定宗諱改和跋此書或嘉  
慶二年故仍用原名也字太谷欽勒德特氏蒙古  
鑲黃旗人乾隆三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  
至陝西布政使五十八年以副都統銜充駐藏大  
臣連任八年嘉慶五年召為理藩院侍郎二十三  
年入為軍機大臣道光元年卒諡簡勤奉陵詳清  
史稿奉陪此書仿董越朝鮮賦傳博采其土地之  
沿革風俗之變易達賴班禪之世系職官駐兵之

制度以及山川人物畜產錢幣靡不詳載既訪圖  
經更徵典籍注釋其意多自摯身到之言必信而  
有徵也其父典農宏瞻轉彩煥發以京師家古之  
人而能有此筆墨可見乾嘉理藩院中尚不乏人  
材和爾爾習字奴僕於父字若書甚夥此書外尚  
有漢易源考三州紀畧易簡齋詩竹回疆通志等  
書傳於世云

西藏新志三卷

鉛印本

許光世蔡晉成合撰光世字劍虹晉成字劍修皆江蘇陽湖人清宣統三年同任上海自治編輯社編纂有清末李英俄窺藏政教內訌而清廷以朝政不綱無暇顧及邊陲竟視西藏一任人之宰割危機四伏遂致與國易色作者有心人欲藉此書而引起國人之注意藏事予因舊有果親王之西藏志故題為新志以貴州國信之有嘉靖新志之例也其時參攷古籍新書羅列詳載旁引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文遂詳載篇集及報紙即錄近事紀聞考分地理政治歷史等三卷以位置境界幅員及人口山脈河流湖泊氣候人種物產區畫郵舍驛站郵電等分篇記述歸納於地理部以官制刑法歷法兵政財政商務教育宗教職業風俗等篇隸於政治部以西藏之源流及清廷之撫馭列為歷史部其分類繁瑣叙次亦不合宜確微引尚林淵博而記事則繁簡各異文為方志要目竟付闕如其歷史部記事之後復引原籍較詳治然不同歷史者凌

雜摘附未免與本書分類敘述之體例不符殆倉猝成書以求速售帶帶詳訂之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初代刊本

清張穆撰何秋濤校補穆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人  
道光中倭貢生善屬文通訓詁天算輿地之學著  
作甚富除此書外尚有願炎武閻若璩年譜月齋  
詩文集等書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人道光中以  
進士授刑部主事留心經世之務著有朔方備乘  
王會篇箋釋等書其蹟俱詳清史稿東苑傳攷索  
古塞外沙漠之地唐以前未全入版圖至遼金元  
皆嘗郡其地而三史地志亦弗詳其山川形勢

部

都會扼塞自唐以遼東入統中原同患邊境之重要  
機絲綉外蒙古較漢唐之取邊尤中肯綮於蒙  
地之形勢六政彙轉詳述一統志中大都可見此  
書即以嘉慶一統志及大清會典各書為綱要而  
加以攷訂排纂前五卷記內蒙古後十卷記外蒙  
古其中細目縷分以各族為篇先記地域詳攷沿  
羊然後略載事蹟其結構轉而有能徵引贗而不  
穢其所載各地距離大都確實可靠蒙古地志之  
者當以此為首惜未成書而卒賴秋濤為之補苴

末四卷然其中所列烏蘭布通山松蘿牛特族與  
事實不符應允什克騰被逐人丁謙辨之甚詳其  
山、外漢亦所不免要亦不害大致之詳確因時有  
祁款士著藩部要略用編年俾此書則為史志作  
編者謂之是相類昂云

蒙古志畧不分卷抄本

此書不著撰人姓氏亦無書名序跋志畧疑為後  
人所加似不甚精當考書中為史料作非方志作  
也擬改稱蒙古史略較為切實書中章目不分大  
約可析為六節首為蒙古緣起蒙古世系以及元  
代帝系元裔紀略次為佛教入中原之源流次為  
和碩特部世系及紀略次為青海和碩特部紀略  
次為阿拉善和碩特部紀略皆詳列殊為善雜抄  
條各書不加排纂政朝代前以參考凌亂無章如

論佛教時而漢唐時而梁宋其中尤誤者如節錄  
龔自珍蒙古像教志序前後重出兩篇惟節錄詞  
句間有異同耳據此為未成稿本致多差誤其中  
魯魚亥豕亦不勝枚舉也



衛藏提要六卷 稿本

近人鄧欽權撰欽權字季衡浙江東陽人畢業於北京籌建高等學校專政藏事因或是考以稽古山川風俗宗教政治兵制等六篇各自為卷再以細目總析殊為繁冗其徵引尚為詳博而編次不甚得體其於一物之微尚詳述其用處而於西藏之沿革及清廷籌藏方略二百餘年之事實簡畧不詳其於記事之輕重未免倒置所記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世系僅載六世謂宋塔巴經典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世以後不再降生塵世故述其一世至六世之史略此說不過宗教之傳說與史事無同考自第六世達賴喇嘛以後事務紛紜有關於西藏之存止甚鉅尤為近世研究藏事之必要乃今未載錄殊為探驪失珠意者未及究同乎第五卷政治篇附入清代理藩院及民國蒙藏部官制亦與方志體例不符直是雜出不倫未經明眼人指導尤為憾事是書為稿本其勾抹之處甚夥卷首有子長存序云分十目尚有交通外交地方附錄四卷

中未載蓋未完或尚須補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開州志十卷 原刻本

明孫巨蘇修王崇慶纂巨蘇於嘉靖十三年任知縣延人崇慶修志崇慶字德徵正德進士官至吏禮二部尚書著有周議卦五經心義山海經釋義海樵子等書新志凡十綱一地理二建置三田賦四祠祀五官師六人物七選舉八祥異九藝文十雜志志例六則一曰寺觀淫祀不書二曰宦宦之存不書政行三曰官師詳古略今限於所考四曰每事立論五曰大書啓綱分註竟目六曰文無關繫不錄其時修志條例本如此也原邑不詳書自有志也顯頌以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聖君標目入官師志甚為乖謬藝文載漢武甄子歌元武宗加封孔子文宣王勅及明朝諸帝制碑之文尤為冗濫地理志以陵墓城丘白亭應治外於古蹟亦非所宜雜志一門述四禮作三政全篇泛論毫無事實直可削之而已

隆慶豐潤縣志十三卷 原刻本

明王幼言石邦政纂修幼言信陽人隆慶四年任知縣原邑人谷嶠石邦政修志歷年而成原主谷九鼎亦預編修採訪之事梓之者則知縣余某山也其書首列總論以述全書條例次沿革次事紀次地理次建置次學校次食貨次官師次仕籍次宦績次人物次兵制次雜職次藝文凡十三卷以舊稿為古志其新纂者注今志二字大書以敘事分註以載言法綱目也事紀正統閏位今之大小格之高下亦一以綱目為式建置附原必書學校兵備誌之特詳以隆慶曰仕籍儲備物產均入食貨明人所修方志体式然也地理志立民業門以詳民生計頗知例重社會方面最為可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長垣縣志九卷 原刻本

明杜緯修王崇慶纂崇慶撰有開州志已著錄長垣舊志修於正德丙子嘉靖二十年蒲坂杜緯任知縣因屬邑庠生劉芳王珙等編次而延崇慶總纂之是書首凡例七條次圖又次為九志曰地理曰田賦曰祠祀曰建置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古蹟曰文章舊志文章志錄及志錄序於家乘今祇錄其文之有裨政教風化者頗有可取城地堤堰橋梁入之地理焉政兵戎附之田賦列諸乘志例而陵墓城邑古蹟故事以次祥靈異聞異概曰古蹟尤為不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清河縣志五卷 原刻本

明孟仲遠撰仲遠嘉靖二十九年任知縣創修邑志踰年脫稿捐俸錄梓首舉圖次地理志次官師志次版籍志次人物志而以續錄舊志殿焉以版籍名賦後在方志中為創見事文分見各類其無類可附之文則入續錄錄明人為志如監取無聊詩文煩雜可憎今續錄所收皆閭閻微不為無識風俗門附太祖聖訓諭及呂氏鄉約雖流於冗然於社會風教則不無小補亦未可厚非也凡例云志也者紀實也并之志也必取其見於境土之所有或考之於人言之可述者蓋亦頗嫻史法者惟山川之附古蹟陵墓之附祥異列似有治後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內黃縣志九卷 原刻本

明張鵬修。董弦等纂。內黃在明屬大名府。隸北平布政司。永樂初。直隸京師。邑志自弘治以來。歷任知縣皆修之。未幾。嘉靖十六年。知縣張鵬復屬邑人董弦王訓等纂成之。其敘首。首述九志。曰地理。曰田賦。曰祠祀。曰建置。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古蹟。曰文章。每門為論。以志曰引端。述其作意。頗有可觀。祠祀之目。曰壇壝。曰廟貌。曰義塚。而學校社學列之建置。文章首載勅誥。以彰君寵。繼以詩文。如縣周源題內黃早八首。亦附之。以皆不出明人志書例。官師姓氏列名宦。治績入宦績。殊不知名宦宦績。實二而一者也。武備附之田賦。詳異而附之古蹟。亦為例之乖謬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豐潤縣志八卷 原刻本

清吳慎纂修。乾隆十九年。遵化知州靳鄭劉靖。屬知縣眉山吳慎纂。豐潤志。半載書成。舊志每條目冠以綱領。今各自為類。凡二十八門。卷一星土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城也。官署學校。卷二壇壝古蹟田賦倉儲武備。卷三職官封贈。卷四選舉風俗物產。卷五忠義政事文學武功。高行孝友。淑德。卷六風俗貞節。雜記。卷七八文苑。而以齒冠之。劉靖序云。舊志記沿革不詳。又陳宮石鼓之穿鑿附會。八景之支離不根。劉振世李昌祚趙登高。不為立傳。殷壯猷並追其名。而庸庸儕輩。轉得與徐樂田疇諸賢。分顏抗手。建謬失倫。卷一更云。較勝前書。於舊志之訛誤。必辨正而附以按語。頗可取法。採用不經見之書。為註各條下。以所出尤合史法。事實悉按現在經制紀載。而以載復舊制注於下。甚便省覽。亦為可也。邑境金代舊見牛鼻。明代舊見象樽。既而其形象於前。端復於正。編述其形制。加以考證。亦良得。惟列傳而首忠義。藝文而務文苑。似有未當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雲縣志六卷 原刻本

清薛天培修。陳宏謨纂。此天培知縣事時所作也。其叙首  
面考。次紀。是。北。次。即。本。志。曰。沿革。曰。疆域。曰。星野。曰。文祥。  
曰。形勝。曰。風俗。曰。景致。曰。山川。曰。物產。曰。城池。曰。學校。曰。部署。曰。  
古蹟。曰。牌坊。曰。集市。曰。里甲。曰。鄉村。曰。屯衛。曰。倉庫。曰。鋪舍。  
曰。驛站。曰。鹽井。曰。駐防。曰。壇壝。曰。審案。曰。兵制。曰。官師。  
曰。事略。曰。科甲。曰。選舉。曰。名宦。曰。鄉賢。曰。忠義。曰。孝友。曰。  
義善。曰。士行。曰。節烈。曰。仙釋。曰。藝文。等三十九文之目。三。曰。教奏。曰。  
文集。曰。詩集。文集更分序。編。記。碑。文。祠。碑。墓。誌。杜。記。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事

可取焉

康熙蔚州志八卷 原刻本

清張朝琮修。崔頴重等纂。康熙三十三年。四十二年。朝琮兩  
任州事。因偕郡人崔頴重。邵宗。重修州志。分爲八門。曰。疆  
域。曰。建設。曰。賦役。曰。官制。曰。名宦。曰。仕紳。曰。人物。曰。藝文。而面外  
分見各卷之中。州爲清陵所在。故賦役之陵。爲他志所  
無。疆域志有。名山大川。美景無勝。自是明人口吻。惟見於  
盤山之者不詳載。頗合史法。藝文取其有闕風教及故  
實者載之。他若賦山水之奇。言登臨之樂。因景爲仁。  
觸事生感。則不備錄。是亦深方以大体者。蔚州鎮朔  
營三衛。順治十年。裁汰歸併入州。亦取其時官秩附之。  
具見心裁。惟壇廟記。神誕辰。寺觀後復列。盤利。似欠  
斟酌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康熙懷柔縣志八卷 原刻本

清吳景果等纂修康熙五十二年景果知縣事以前志久佚與吳江潘學燦纂新志八卷分建置星野疆域城垣山川閭閻廩宇學校行宮道治里社古寺祠墓風俗兵刑官師科貢人物賦役物產雜錄文詩二十三目而冠之以地面四幅雖不分綱目而條例頗整蓋景果曾預修通志要之書廣覽直有所上郡邑志時道志係也風俗罕一二番一邑禮俗時尚描寫盡致甚為得法賦役言盡園帶地之沿革與差徭之病民均可供為政者之參考詩中雜存景果及其僚倡和之詩皆流連風物無閑考證先不合史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定興縣志十卷 原刻本

清王錫聰纂修乾隆四十四年錫聰知縣事重修縣志為十二卷卷一繪圖卷二星野疆域卷三建置祀典卷四田賦郵政兵制卷五封爵職官卷六循良卷七選舉仕蹟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古蹟風俗物產卷十一藝文卷十二祥異雜志凡例云邑志例有八景多系湊合現山川者當知其源委形勢沾沾於景抑末矣并從刪略頗為有識卷三詳載兩廡賢儒位次遵豆牲帛之數因便考校組亦贅錄燕代黃金台本在易境內并屬之北章村尤為附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書堂明稗類鈔十六卷

順德李侍郎文田家  
刻本 傅藏園撰

此書據李侍郎記云鈔自貴筑黃編脩國瑾家不著編輯人姓名惟前緣起一篇自稱潘子言字既有稗明烏可已感而復為明稗云考四庫書目略有宗稗類鈔三十六卷題國朝潘永因撰則輯此書者即宗稗類鈔之潘氏矣然檢王氏寶翰堂書目又題宗稗類鈔為李宗孔撰是在清初即有異說為潘為李殆難以確定也書凡十六卷通九百六十六則每則下均注所引書名各卷所分門類以四字標之如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聖貽謀熙朝盛事人倫月旦幽怪傳疑之屬仿雲溪友議鑑誠錄之例引用書目至一百三十四種見於紀錄彙編歷代小史四庫存目者為多然如黃章之送懷隨筆茅元儀之石民稗說余隨之兩朝紀事王元禎之湖海搜奇揮塵新語等數十種亦絕少概見其搜采可云浩博據自著緣起謂創始於康熙改元至癸丑初夏始能畢業凡歷十有一年已屆平子研京之數並述編輯之工視宗稗乃有六難頻年拮据卷帙有加於宗是其致力可謂勤且至矣又按宗稗

為書三十六卷此書詮次僅十六卷而緣起乃謂卷帙加於宗者蓋分卷雖約而文字特豐每卷所列多至六七十則視宗稗事實實為過之非舉數之有舛誤也特附志於後庶免來者之傳疑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宋太宗實錄二十卷

傳氏藏國刻本  
傳藏園撰

宋錢若水等奉敕脩見宋史藝文志書凡八十卷考李燾通鑑長編載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詔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脩太宗實錄若水舉同脩官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亦憑直筆若水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可餘悉行之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所脩太宗實錄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以前親決萬機不聞

續四庫全書

卷

於策府請降詔旨許且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咸平元年八月乙巳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錄八十卷上覽書流涕賜詔褒賚有差又按玉海引會要云若水請崇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脩此即與宗諤同舉者也玉海又載書成凡八十卷注云楊億獨脩五十六卷是同脩雖四人而出大年手者乃居太半意其時大年以博學能文著聞朝列故同館諸皆奉手交推非若後來史官分卷程功各不相謀以冀倖邀恩賞

也據若水上書表云借無之畫咸所預聞執簡而書

莫非揔實其詳慎可云至矣然其後祥符九年二月監脩王旦言兩朝實錄事有未備望付史官增脩遂委趙安仁晁迥等增脩明年書成卷帙如舊以此推之今所傳者當為祥符增脩之本矣案此書吳中黃丕烈得南宗時館閣鈔殘本八卷李兆洛徐松瞿鏞所錄本皆從之出其原本踪迹今不可知矣又一殘本十二卷亦宋代寫本藏汪士鍾家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楷法精勁紙墨鮮明宋諱缺筆至敷廊蜀止

續四庫全書

卷

各卷後有書寫人姓及初校覆校姓名錢士昕吳大澂有跋定為理宗時館閣所鈔今原書尚存藏張元濟家藏園傳氏合鈔兩本刊板行世計所存為卷二十六至三十五卷四十五卷七十六至八十五通為二十卷蓋得原書四分有一矣前代實錄今存於世者祇唐順宗一卷見韓昌黎集中亦尚非完本至宋代實錄自晁陳書目後未見流傳然盧熊蘇丹府志於宋代知蘇州者尚引實錄以著其年月是明初猶尚存也至文淵閣書目乃不著錄知其亡佚當



永樂以後何意六百餘年後猶有此二十卷之書重出於世雖殘編斷簡亦等於吉光片羽矣書中所載事蹟足以補宋史及長編者甚多如命相制詞及京外要任拜罷均備錄於編近人撰北宋經撫年表其太宗一朝據此書補入者甚多知其功於乙部甚偉非僅祕籍孤本之足珍也

瀘州志二卷 傳氏雙鑑樓藏 傳氏雙鑑樓藏 傳氏雙鑑樓藏

此志撰人不詳光緒間繆氏荃孫自永樂大典第二千二百七十八兩卷鈔出審其門類尚未完具原書分卷若何莫由悉也所引諸書有九城志寰宇記輿地廣記輿地紀勝江陽譜江陽續譜元一統志郡縣志圖經志等書最後者為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檢天文分野之書為洪武間欽天監編成經進是此志當為洪武後人所撰矣考明代瀘州志向無傳本其名可考者有隆慶間章懋撰瀘郡志見於黃氏

千頃堂書目又有明李璿全德一家撰志見於周其祚瀘志序其人皆在永樂以後則此志非三家所撰明矣此本前列圖五一瀘屬全境二本州三江安四納溪五合江上卷首建置沿革次郡名分野至到城池坊巷街道鄉都橋渡園風俗形勝戶口下卷錢糧土產土貢山川宮室分類賅簡敘述詳明輯取諸書咸標舉其名可謂深知體要矣文字蒐采尤傳如鄧鑑瀘州南譙門記鄧選楊江安南門記瀘州東園西園北園記李燾朱孝友南定樓賦李寅仲鎮遠樓

記梁介瀘江亭記皆世所未見關於掌故要端巽巖一賦論孔明冒暑遠涉用兵南蠻虛耗國力坐失事機卒使岐山之功不成其言似有為而發文尤雄奇可喜諸文成都文類既失載明楊慎纂全蜀藝文志綜攬古今收羅闕富自謂一代鉅編今以志中所載檢之則或在遺珠之列知慎於此志固未寄目也慎在當時號為博極群書瀘南又為鄉邦舊游之地而國初圖志已艱於訪尋則此書之罕可知矣按志中小注知尚有文類一門惜已久佚然僅此寥寥殘帙

其中遺文賸簡固已貴若璆琳其裨於蜀乘豈淺鮮哉

雪浪一卷松寥一卷吳裝一卷

藏閩傅氏藏本

明嘉定程嘉燧孟陽著孟陽有松圓浪淘集耦耕堂詩刻於崇禎庚午為嘉定四先生集之一此三卷則早年單行本也雪浪詩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板心題玄暢堂三字前有庚申秋嘉定唐時升序松寥詩半葉八行行十五字前有辛酉孟陽自序板心題冷風堂三字吳裝詩半葉七行行十二字後有婁堅跋板心題偈菴二字寫刻古雅審為孟陽手書上版者據孟陽所述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申寅者曰松寥志其

晚遇禪老皈心空寂云云蓋雪浪為禪友松寥則焦山僧寺也考王漁洋筆記言新安汪洪度于鼎寄程孟陽手書松寥吳裝雪浪等集三種萬歷中刻於長治其工即此本也然檢唐序題庚申秋則已為泰昌元年殆漁洋誤記耳至刻此書為方方叔孟陽之鄉人時升曾述及之此本極罕觀又重為孟陽手書筆力古秀雕鏤精湛為板刻別開生面前此未嘗有也其後鄭燮之板橋集全農之冬心集江聲之篆書集註音疏經師系表釋名疏證張敦仁之通鑑補識誤



或以自著之書手寫授梓楮墨精良為世寶貴其亦聞孟陽之風而興起者歟又三集詩證以松圓浪淘集目錄松寥詩為卷十四雪浪詩為卷九吳表詩為卷十六然此刻雪浪詩寶兼有遇琴春湖荆雲春帆諸集詩在內松寥詩亦兼有雪江集詩在內惟吳張一卷與集本組合然編次首數亦有出入意此三冊為先刊之本刊定全集時又重經編輯故不特詩篇至有增減即字句亦多所改訂也孟陽詩清麗溫婉可矯王李諸人粗獷膚廓之病在明季可自成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家牧齋以暮年交契之深力為推許謂其精熟李杜七律似隨州七古似眉山至援遺山中州集之例謚曰松圓詩老然崇獎太甚以致攻者四起朱竹垞斥其格卑才庸乃三家村夫子伎倆邵子湘摘其累句詆其穢褻俚俗幾於體無完膚又謂其纖詞浮語僅比於陳仲醇此皆因虞山黨同伐異遂遷怒於孟陽耳平心論之孟陽才力微弱然體度秀逸尚不失晚唐風格善夫沈歸王之言曰孟陽自有真詩勿因牧齋之過許而毛舉其疵以掩之斯為篤論矣

炳燭齋隨筆一卷

順德李文田家藏曲阜顏氏傳藏園撰

明顧大韶撰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太僕卿大章之弟也兄弟學生大章起甲科致通顯罹閹禍以忠烈著聞大韶老於諸生浮湛里巷非以好學深思見稱名輩少治詩義專門名家鍾惺定為本朝第一長益肆力學問六經諸史百家內典之書靡不暇覽而於詩經三禮尤所沈研錯極晚歲焚棄其稿自定為二十三篇今世所行仲恭文集初刻是也卒後錢牧齋為之傳推許備至所撰竹籤傳後姪賦為采入傳中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詞旨恢詭多藉以摩切當世蓋衰晚病廢憤慨不平而作也此書為傳涉群書時隨筆考辨所記說經者居其半如論詩言伐木之詩乃答上篇棠棣之意言鴛鴦于飛二章乃一反一正皆據小序以糾朱注之非論周禮最多如地官之原隰羸物小司徒之上中下地鄉師鄉老州長之名秩春官大宗伯之天產地產夏官之世婦夏官馬質之旬內外司燿之出火內火冬官之量豆鼈案以及匠人營國皆援據經傳考古徵今以訂注疏之失特說精確不易卷末論莊子

至五十則疑為讀莊札記附錄者。大詔推崇莊子。嘗謂道家之書。莫妙於莊子。又謂佛教未行之先。莊子早為前驅。佛教既行之後。莊子相為表裏。以篤嗜之深。推闡時得新鮮。第其他疵類甚多。如言讀五經而不講理學。不通三教。是貧兒數寶之學。謂孟子不脫文人氣習。只是齒牙鬆快。謂橫渠之西銘。其意甚莽。其詞甚鹵。可以覆瓿。其詞詭激。似揚李卓吾。餘波者。又如辨俗語之為王八。辨少艾之為男風。謂淫祀五郎神之冒稱五通。謂鬼畜鬼獄。引及康王泥馬冥司。

拷鬼之事。皆可已而不已。未免自穢其書。至於以天主教為即古之祆祠。引西溪叢語為證。此由明季歐化初東。情事睽隔。又不責矣。按錢氏傳中云。大詔晚年欲將十三經諸子。墜言滯義。標舉數則。勒成一書。竊比於程大昌演繁露。王伯厚困學紀聞之列。公即指此書。今觀篇中論列。瑕瑜不免互見。視程王二氏。不如遠甚。以學無師承。而嗜奇驚博。故氣矜詞駁。終不脫明人習氣也。

補遼史藝文志一卷 光緒刊本

清繆荃孫輯。繆氏輯有遼文存六卷。已著錄。先生於輯遼文之餘。復成遼史藝文志一卷。為類十四。一曰小學類。二曰譯語類。三曰實錄類。四曰起居注類。五曰雜史類。六曰儀注類。七曰地理類。八曰政書類。九曰傳記類。十曰史鈔類。十一曰五行類。十二曰醫書類。十三曰釋道類。十四曰別集類。小學類目一曰龍龕手鑑。譯語類目四曰譯五代史。詳貞觀要政。譯通譯方脈書。實錄類目二曰皇朝實錄。統和實錄。起居注類目一曰興宗起居注。雜史類目三曰先朝事跡。大遼古今錄。大遼事跡。儀注類目三曰免朝禮書。契丹官儀。遼朝雜禮。地理類目四曰遼西記。契丹地理圖。契丹疆宇圖。大遼對境圖。政書類目二曰契丹會要。大遼登科記。傳記類目三曰焚椒錄。七賢傳。三臣行事。史鈔類目一曰唐三紀行事。五行類目二曰百中歌。星命總括。醫書類目一曰鍼灸脈訣書。釋道類目九別集類目十五。茲以目多不錄。其輯法或據著者本傳。或據書目。其所據書目。有直齋書錄解題。續



通考通志藝文畧宋史藝文志補元藝文志補三史  
藝文志遂初堂書目千頃堂書目世善堂書目等數  
十種此外紀載凡有關於遼人著述悉行摘入各目  
之下胥標出典今存者亦皆注出遇有一書二名則  
不憚煩瑣一一注明如於龍龕手鑑云此書本名手  
鏡宋人避嫌名改鏡為鑑於大遼事跡云按此書疑  
即先朝事跡遂初堂書目契丹事蹟亦即此種云云  
較之倪燦所補遼金元藝文志殊稱審慎故雖所收  
無多實深合著述體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遼史藝文志補證一卷

清朱緒刊本

清王仁俊撰仁俊輯有遼文萃七卷已著錄按遼史  
無藝文志後世考遼人著述者有倪燦補遼金元藝  
文志厲鶚補遼經籍志錢大昕補元藝文志附見遼  
金金門詔三史藝文志繆荃孫輯遼藝文志等書王  
氏於輯遼文萃之暇遇有關於遼人著述者悉行錄  
出將諸家所輯各目合為一編加以標注並諸補家  
所未收者三十餘種分為四部其分部之法經部曰  
經總類書類通禮類小學類譯語類史部曰正史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實錄類起居注類雜史類故事類儀注類麻象類地  
理類政書類刑法類職官類傳記類史鈔類子部曰  
釋家類道家類五行家類醫家類藝術類集部曰別  
集類詩集類詩評類所作補證多有佳處如於遼朝  
雜禮云按見黃目遼史樂志曰遼朝雜禮參考史籍  
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儀衛志四耶律陳大任  
舊志有未備者兼考之遼朝雜禮據此則二篇可攷  
見雜禮矣於大遼古今錄云按金時高麗所進麻象  
志上高麗所志大遼古今錄統和十二年始頒正朔

云云若是者直可稱為解題較之惟書載目撰人者為勝實多又卷末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二十餘種尤與研求遼史者指一莫大途徑為例之密洵非其他遼史藝文志所可比擬也

才調集補註十卷 清光緒刊本

蜀韋穀原編清殷元勳箋註宋邦媛補註元勳字于上長洲人邦媛字逸才號梅况亦長洲人也舉乾隆進士由編修累擢湖北巡撫以摸稜瞻徇革職尋起用官至廣西巡撫查出軍田十二萬餘畝戍守有資帝頗嘉之後官戶部侍郎考韋穀才調集錄詩千餘首一百七十餘家大約導源漢魏沿溯六朝四庫全書提要云穀生於五代文敝之際故所選取法晚唐以稷宏故為宗救粗麤疎淺弱之習又云集中無杜

詩馮舒評此集謂崇重老杜不欲芟擇然實以杜詩高古與其詩體例不同故不採錄舒所說非也是才調集之原委四庫提要已詳言之茲不復述惟才調集引用廣博初學讀似昧津梁殷公元勳有感於是因廣搜博採加以牋註惜為蠹魚所蝕散佚不完宋公邦媛乃研精覃思詳考經史采摭羣言補而成之凡馮舒馮班二氏所評點殷氏所箋註俱為載列使題之根據典之奧僻渙然冰釋豁然雲開其於殷氏原箋一一標出不更一字蓋不欲泯滅前人如郭象



之竊向秀莊子解以為己說貽嗤後世也。卷首有乾隆二十九年邦綏自序。三十年古夢吳玉倫五十八年邦綏子思仁序。光緒二十年嶺南鄧華重刻序。各一篇。於此書源流述之極詳。

三十五舉一米 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元吾邱衍撰衍字子行。吾邱其姓也。錢塘人不仕不娶。離世異仙。好古博雅。隱居授徒。四方之士相傾慕者。交於戶內。而子行不以貴賤為低昂。居僅容膝。迎送未嘗下樓。長篆。福國章之學。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詞譜。重正卦氣。楚史。櫛机。晉文春秋。道書。機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釋音。等書。於其三十五舉。可知其道之深矣。一舉曰科斗為文字之祖。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書即古

之平常字。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為根本。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當先熟於復古。編六舉曰篆多有字中色。一二畫。七舉曰篆法匾者最好。八舉曰小篆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廐落。李陽冰圓活。九舉曰小篆不可寫詞曲。十舉曰小篆俗習喜長十一舉曰凡寫牌匾字畫宜肥。十二舉曰以鼎篆古文錯雜為用。無跡為上。十三舉曰圓圈中字不可填滿。十四十五二舉皆言執筆之法。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十七舉言隸書。十八舉至三十五舉皆為

言印章者說極詳盡可為後世法按篆籀之學至宋已弊至元吾邱氏始倡其說以復於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和之其學乃大明於世洵元代一博雅之士卷末有乾隆間朱跋跋云是編為潛采堂朱氏藏本間有謬處以今刊本相校則此本為古云按嘯園叢書中亦有三十五舉一卷殘佚頗多速不如此本之完也

漢書音義三卷

李氏本  
軒刻本

隋蕭該撰清臧輔堂輯蕭氏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梁荆州陷至長安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事蹟具隋書儒林傳輔堂後改名庸字在東號西成江蘇武進人布衣嘉慶十六年卒年四十五按隋書本傳稱蕭氏於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所撰撰漢書及文選音義為當時所貴又包愷傳稱當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而陸法言撰切韻同撰集者八人蕭氏實居其一法言序稱欲更摺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者謂該與顏之推也該善班書兼嫻聲韻優篇今雖僅餘殘簡而其徵引翔洽斷制謹嚴猶可窺知一二其書之見貴於當時非無故矣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載是書並稱漢書音義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則云漢書音十二卷按新書修於宋祁祁景文筆記記是書稱曰蕭該漢書音義知係新志偶奪一字非有異名至原書之亡蓋在唐宋之際故景文筆記稱曾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而宋史藝文志經部小學類載是書亦止三卷其與



景文所見之本相同與否雖不知然非蕭書全帙固顯  
然矣此本為鑄堂從史記索隱及宋祁漢書校語中綴輯  
而成舊校中有稱蕭該曰而實屬後人之說者有稱宋祁  
曰而實為蕭氏之書者又有蕭氏說彙入顏注中者臧氏  
用其精加別白釐為三卷而以錄錄十卷附於卷末  
雖未能復蕭氏之舊觀不體而可者見固十希慎可傳本  
作委不濫不漏然其從顏注及宋校錄出者但憑  
臆斷非有確證例如翟方進傳臧氏引  
就文為證後百乾籍錄下引史記楚世家  
為證臧氏皆謂非宋或誤定為蕭氏原文  
夫史記就文為證人所必讀豈非蕭氏  
必不知引用耶考景文筆記中卷曾錄蕭  
氏書十餘條今取相離對楊雄傳鸛鵲  
筆記明引該案蘇林鸛鵲音珍絹  
一條臧氏乃不載顧以章昭曰鸛鵲  
曲為鳥也一條充數知其他之強相傳會  
者必多矣以蕭氏原書既已不存臧氏  
未極謹嚴而可窺其概故敢著於  
錄而利其失如在俾來者有所抉擇云

臧氏原書  
已不存  
臧氏  
強相傳會  
者必多矣

漢書正誤四卷 家刻本

清王峻撰王氏字次山號良齋江蘇常熟人雍正二年甲  
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江西道監察御史乾隆十六  
年卒未卒年五十八卷首有自序云暇讀漢書每疑註說  
多繆隨時條記又見李安溪何義門陳少章諸家所校多  
有可采因做顧氏左傳杜注補正之例合為一編附以己  
見名曰正誤云序末不著年月考第三卷衛青霍去病傳  
封狼居胥山條下云上條記於辛酉秋壬戌秋偶閱劉郁  
西使記知前人早與余合云云則是書之成在乾隆六七  
年以後也書中采錄何焯陳景雲之說居其大半王氏自  
立說者不過三分之一惟立說雖少時有發明於地理尤  
為精析如卷一謂北發渠搜之渠搜在雍州西北非朔方  
郡之渠搜中應劭而駁晉灼謂居延即張掖之居延申韋  
昭而駁師古謂盛唐富庶江郡界申文類而駁韋昭謂天  
山乃白山非祁連山申晉灼而駁師古謂下杜在杜陵西  
南非唐之杜城駁師古之說謂蒲類澤在天山西北不在  
敦煌北在敦煌北者乃蒲昌海非蒲類糾應劭之說卷二  
謂新秦中即今河套遼陽在上谷與秦無涉駁應劭之說

河南中牟非趙地。糾孟堅而伸臣瓚。謂汶水有二。明見水經。馭師古之說。謂白水入沅。零水入澧。皆不入湘。馭應劭之說。謂玄菟非故真番。亦馭應劭之說。卷三謂北海即郭羅斯國。拍海兒湖。又謂樂得即張掖縣。仲鄭氏而馭師古。謂塞非釋種。馭師古之說。謂富平本名厭次。自宣帝徙封張延壽。始改名富平。申顏監之說。卷四謂賁雷乃北邊塞名。與烏孫無涉。馭服虔之說。謂匈奴傳捕反非河東縣。謂邛都乃唐之舊州。非邛州。謂捐毒非身毒。皆馭師古之說。大都義據明確。不作游詞。而卷三釋霍去病傳登臨瀚海。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謂瀚海即漠北之抗愛山。即元史之抗海。引元劉郁西使記為證。如渴謂瀚海為北海。不知北海在匈奴北邊。為去病行師所不到。因曰。渴謂瀚海為北海。是也。名義雖確。為歷來治漢書者所未及。因渴謂瀚海為北海。至其解釋事義。亦多可喜者。如卷一以爾雅僖聲也。音義僖音肩。釋武紀之肩然。如有聞。以三輔黃圖之十池。釋百官表之上林中十池監。以均輸鍾官辨銅令釋食貨志之三官。又如卷二郊祀志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師古以美言連讀。王氏則以長美連讀。卷三李布傳。使人先發書。師古釋為使人先

致書於布發視。王氏謂發書即致書。張良傳天府之國。師古謂物產饒多。故稱天府。王氏則謂蘇秦說秦惠王。稱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不當專以財物言。周勃傳擊章邯車騎殿。師古釋為擊章邯之殿軍。王氏則謂諸將同擊邯。勃為其殿。賈誼傳圓視而起。應劭釋為圓精正視。王氏則讀圓為環。張釋之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釋為視其屬官皆不能對。王氏則謂左右視。惶遽無措之狀。非視屬官。盡不能對。謂所問十餘無一能對。非謂屬官不能。灌夫傳坐乃起更衣。師古釋為寒暖或變。久坐更衣。王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氏則謂眾見夫罵坐。故借更衣避去。武五子傳大奴。師古釋為奴之尤長大者。王氏則謂是奴之用事者。嚴助傳數年不聞問。師古釋為無善聲。王氏則謂不聞問為無奏記。丙吉傳瑣科條其人。張晏釋瑣為錄。王氏則謂瑣當訓為細。蕭望之傳。蕭育杜陵男子。師古釋為自言欲免官。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王氏則謂杜陵男子乃自高之辭。卷四任幸傳。下吏驗問。頗有逐竟案。師古以頗有逐連讀。王氏則以遂竟案連讀。外戚傳我壯即為所為。師古讀為子偽反。王氏則謂為所為即為變之意。當讀如字。叙傳仍世作



相師古釋仍為類。王氏則謂仍世為再世。糾正舊說。皆覺  
犁然有當於人心。然亦有考之不審者。如卷一成帝紀財  
振貸。師古讀財為裁。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本為確詁。王  
氏乃謂以財物振貸。卷四儒林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  
遂訓為成。義本可通。但行之字耳。王氏乃謂遂當从史記  
作通。王莽傳。天重以三能文馬。晉灼引許慎說。文馬。編身  
金精。其文今略見說文馬部。駁字下。王氏乃云說文未見。  
皆為疎失。然小有疵類。要為瑕不掩瑜也。考王鳴盛十七  
史商榷漢書諸卷。高祖紀夢與神遇一條。武帝紀盛唐一  
條。天山一條。宣帝紀下杜一條。與此書文句全同。是書卷  
首有錢天所序。稱年二十有二。學於紫陽書院。受業於  
艮齋先生云云。考錢氏年譜。載西莊與錢氏為紫陽書院  
同學。則西莊當亦受業於艮齋。以今日聲望而言。西莊在  
艮齋之上。以當日年輩而論。艮齋在西莊之前。以師襲弟  
似不可能。而弟用師說。理所或有。譬如謂偶然相合。不能  
文句全符。而言不稱師。又非學人所應出。姑為揭出。俟他  
日詳考焉。

漢學拾遺一卷 劉氏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劉氏字端臨。江蘇寶應人。乾隆三十六年辛  
卯舉人。官丹徒縣學訓導。嘉慶十年乙丑卒。年五十五。是  
書皆考證漢書之條記。而名曰漢學拾遺。殊不可解。頗疑  
漢學乃漢書之誤。然遺書首載朱彬所撰行狀及阮元所  
撰墓表。皆稱為漢學拾遺。又似非誤字。疑莫能明也。全書  
條數不多。而精審者居十之八九。如高帝紀廷中吏無所  
不狎侮。師古釋廷中為郡府廷之中。劉氏則謂廷為沛廷。  
又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  
津。師古訓絕為直渡。劉氏則謂此與魏王豹之絕河津同。  
乃欲距卬使不得渡。沛公時欲入關。不當自渡河也。刑法  
志隱之以阮。鄭氏釋隱為臧隱。臣瓚釋為隱括。劉氏則謂  
隱當讀如左傳隱民多取食焉之隱。阮即承上文秦人生  
民之道。隱阮而言。謂生之以隱阮者。乃所以使之隱約窮  
困也。又道之以刑罰。師古讀道為導。劉氏則謂道為道字  
形近之誤。道迫也。食貨志農民戶人已受田。語不可解。劉  
氏據周禮注引人上補一字。又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躬耕以勸百姓。劉氏謂開籍田事在前二年。時距漢得天

下裁二十九年。而讀疏云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則非因誼言而然。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有趙主船郭祠三所。劉氏謂船當即韋之古文。其字從死旁古以形近誤為船。郭當讀為樓。賈誼傳。其誼亡節。劉氏謂其即說文訓詁恥之誤之省字。李廣蘇建傳。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謂欲劫單于。如曹剗劫奔桓公柯盟之時。劉氏則謂陵自以敗軍之將。欲立功自効。如曹剗。不必為劫單于。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過吏殷勤甚備。師古釋尉薦為安慰而薦達。劉氏則謂尉薦二字義同。與尉藉溫存為一語之轉。不當分訓。儒林傳。伏生老不能行。詔掌故朝錯往受之。劉氏謂往受為受讀。凡若此類。或糾駁舊說。或自出新義。皆深中肯綮。不蔓不支。信足為讀班書者之助。惟高后紀。呂類怒曰。汝為將而棄軍。今無虞矣。此明承上文酈寄給說。呂祿使歸將軍印而言。文上文明言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類斷無不知之理。劉氏乃謂此時類尚不知酈寄之謀。顯為疎失。古人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殆此之謂歟。

清錢大昭撰。錢氏字晦之。號可廬。江蘇嘉定人。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十八年癸酉卒。年七十。錢氏為竹汀之弟。學問淹博。遠不逮其兄。然亦頗能實事求是。是編大都以紀表志傳互相證發。亦間取論衡西京雜記等書。疏明本事。意明而止。不為夫蔓之辭。今通覽全卷。其長處在說明文字。蓋漢書多古字古言。孟堅於叙傳自稱其正文。實由於此。錢氏於說文訓詁之學頗有研求。故於班書疏釋頗多審核。如卷二武帝紀。休於邪說。讀休為詠。汾陰鼎上讀鼎為郊。腰五日。以楚俗二月祭飲食釋腰。昭帝紀。母曰趙婕妤。讀婕妤為婕嬖。宣帝紀。行幸黃陽宮。讀黃為郎。元帝紀。嚴獲池田。假與貧民。讀嚴為嚴。卷三異姓諸侯王表。殷周之王。乃繇禹。讀禹為俱。卷十二律曆志。王乃泚沫水。沫顧命作類。疑類當作頤。禮樂志。威揖攘之容。以推釋攘。郊祀志。曳阿錫。讀錫為錫。卷十三郊祀志。井幹樓高五十。正幹當作韓。卷十四地理志。中縣木條。讀縣為縣。榮波既豬。讀波為潘。卷十七劉向傳。分曹為黨。讀黨為黨。息夫躬傳。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讀窺為赴。賈誼傳。遙增擊。



而去之讀擊為翻卷十八爰盎傳交睫解衣讀睫為睽張  
釋之傳聞蹕匿橋下讀蹕為趕汲黯傳聞出財物讀聞為  
闕與太后家迂讀迂為悟景十三王傳晚節遜讀遜為吝  
司馬相如傳瑊功玄屬讀瑊功為玲璽徵紂受誅正紂當  
作恹天蟠枝格讀格為格越壑厲水讀厲為砾卷十九吾  
丘壽王傳十賊曠弩讀曠為曠東方朔傳尻益高正尻當  
作尻霍光傳中孺扶服叩頭讀扶服為匍匐卷二十谷永  
傳滿闕誣天讀滿為謾揚雄傳閨中容競淖約兮讀淖約  
為淖約響若阡陌讀阡為氏匈奴傳遵相與穿阡讀穿為

堂兩粵傳高后白臨事釋白為古自字卷二十二叙傳三  
析之起釋析為楸皆根據說文加以疏證犖然渙然他如  
地理官制亦頗能證發如卷十三郊祀志登禮濶之天柱  
山號曰南嶽謂以霍山為南嶽乃漢時之制駁盛弘之荆  
州記之說卷十七灌嬰傳賜嬰爵列侯食杜平鄉據史記  
絳侯世家謂杜平鄉當是鍾離鄉名糾師古杜縣平鄉之  
說卷二武帝紀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據百官表謂大  
行當作大行令大司農當作大農令卷十二禮樂志采詩  
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謂夜誦為官名正顏注夜中歌誦

說之誤卷十八鼂錯傳通詔太常使人受之正太常當為  
奉常又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謂私府為皇后之官諸  
侯王后亦有之糾師古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之誤指  
槌舊說亦頗允當惟卷一惠帝紀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錢氏據漢紀謂家人當作人家不知漢世稱庶民為家人  
本書樂布妻敬馮唐汲黯原涉董賢儒林外戚諸傳歷歷  
可證史記魏豹傳秦滅魏遷咎為家人家人漢書作庶人  
尤其難證漢紀出於荀悅安改不足為證又高后紀迺立  
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錢氏謂通后紀七年及

外戚傳皆作建不悟建為高帝子高后七年建薨後乃封  
呂通為燕王錢氏以二人先後同封燕王遂混為一卷十  
七彭越傳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錢氏謂固陵上脫  
壁字不悟高祖敗於固陵明見高紀及韓信傳如以句例  
罕見遽爾獻疑則後書安帝紀亦記鄧騭為種羌所敗於  
冀西與此文句正同但此文省於字耳錢氏致疑殊為疏  
忽卷十八司馬相如傳子虛過蛇鳥有先生蛇字或作訖  
錢氏據說文謂訖為訖字之誤不悟相如之文乃本莊子  
達生孫休踵門訖子扁慶子之語莊子文正作訖豈亦

之誤字乎。然考證之事，百密一疏，事所恒有，不必以其偶疏遽求殺其全書耳。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 道光九年張時刻本

清徐松撰。徐氏字星伯，順天大興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陝西榆林府知府。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卒，年六十八。徐氏博極羣書，於嘉慶間以事謫戍伊犁，遍游天山南北兩路，所至輒咨走卒，記其山川曲折，為西域水道記五卷。新疆志略十卷，釋歸以後，復就所經歷徵引，故記而為此書。故其所考釋，恆得之目驗，與他人徒憑故紙者虛實不侔。如韋惠嶺下注云：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惠嶺之一山。山上悉生野蕙，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下注云：今天山南四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鄯善白草下注云：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爾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為箸。爾賓其民巧雕文刻鏤。下注云：爾賓今痕都斯坦，其地鏤玉有鬼工，又出封牛。下注云：今有此牛，形小，膊上有犛，大宛馬汗血。下注云：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又



其人皆深目多須頗善賈市下注云今安集延種人近之  
 一未由孫治亦各城一注云今阿瓦蘇城在龜山十邑純  
 素康其地皆其身經目睹事之尤著者也至其解釋地  
 形尤為精析如釋南界有天山謂南面木山即今葉爾羌  
 南之界水不經深源之西上急出南西北河於阿  
 克山中以十諸山釋中界有河去南今塔里木河釋玉門  
 陽關出西域有兩道關引隋書裴矩傳互相勘校謂漢隋  
 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  
 疆者由之隋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  
 由之又引後魏書西域傳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  
 之語謂四出之為漢書所不數其餘二道皆經沙卑即漢  
 之南道是言四出者實惟一道而已比勘今者如維靈沙  
 讀之使人意快其他考證如無雷國下辨捐毒非身毒糾  
 顏監之疏烏孫國下謂烏孫昆彌因常惠上書實在元康  
 二年摘通鑑考異校改元康為神爵之誤皆義據堅卓確  
 不可移惟上卷鄯善國下云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徐  
 氏謂久在漢故曰降不悟尉屠耆久質於漢不得歸後句  
 奴遣其兄安歸立為君故遂降漢情事瞭然非以久在漢

能發前人  
 之所未發  
 其

故言降也下卷烏孫國下云副使李都別將醫養視狂王  
 徐氏謂醫養為知醫者及廝養不悟外戚傳云哀帝遣謁  
 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玉又云今孫建將醫往問疾又云  
 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太后自養視知此傳亦當以養視  
 連文不當以醫養連讀然小有疵累不足為全書之病近  
 日王先謙撰漢書補注於徐氏此書幾完全采錄非無故  
 矣

漢書注考證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何若瑤撰何氏字石卿廣東番禺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左春坊右贊善卒年六十卷首有何氏自序末題甲辰季冬為道光二十四年正何氏官京師時也是書意在考證漢書舊註其是者為之疏通證明心所未安則加之糾駁凡所取證以本書為多就中如以楚元王證魯元公主之元當為謚糾服虔師古訓長之說據景帝紀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糾昭帝紀孟康注馬高五尺六寸之六寸為誤字據陳連傳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尺牘字糾韓信傳顏注今俗言尺牘一語之非據江充傳魁岸證張良傳之魁梧駁師古驚悟之釋據劉向傳北臨廁張釋之傳上居外臨廁二文證汲黯傳上踞廁視之之廁為牀邊側伸孟康之說駁如淳釋濁之非據蕭望之傳顏注謂龔勝傳之白衣為無位之稱駁顏氏本注趨走賤人之說據通鑑圍橋門觀聽者億萬人一語證賈誼傳之天下圍視而起圍當讀為環糾應劭圍精正視說之誤類皆證據確鑿足使人首肯又如汲黯傳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釋力為甚以力屬上讀本為誤何氏以力屬下句

其發疑正讀亦頗允當惟高祖紀閉城城守城守謂登城

為守師古釋城守為守其城固未密合何氏釋為城之守

者則語意不完地理志雒陽師古引魚豢漢火行忌水洛

字惠水加佳之說與周禮職方豫州川作雒雍州浸作洛

截然有別者非遺本屬不根之說何氏謂魚氏當有所本

殊為誤信項籍傳楚雖三戶史記索隱本有三戶地名之

說然於本文文義不諧何氏據下文引軍渡三戶

證三戶為地名意欲申小司馬以糾蘇林亦殊疎失淮南

厲王傳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太上謂天子匡衡傳云太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上者民之父母王褒四字講德論云太上聖明皆可取證何氏謂太上為上古聖人亦為失考高五王傳齊王尊魯元公主為王太后師古謂尊為齊王太后以母禮事之以自媚其說本深合當時情事何氏乃曰傳文止云王太后未嘗曰齊王太后魯元薨未聞齊王以母禮喪之欲以此糾顏不悟其事為一時脫禍之權謀而斤斤理論尤為迂濶可笑至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民姓所出者以為宗何氏伸臣瓚宗伯之說梁孝王傳六月中病熱六日薨何氏駁張晏牛為丑畜衝在六月之說說固皆是然劉敞已



言之武帝紀用事八神何氏據郊祀志為釋又更黃金為麟趾裏號何氏謂即以泰山所見之黃金為之項籍傳馬童面之何氏釋面為對馮唐傳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顏皆以良屬上句讀何氏以良說連文諸條有是有非然劉敞皆已言之宣帝紀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清謂律百石奉月六百何氏據百官公卿表注訂如說六百當作十六斛宋祁引刊誤已言之高祖紀五諸侯何氏釋為塞翟魏韓趙吳仁傑已言之若此類縱或證據與前人不亦當陳述及之況復取證多同立文無異而必疊

牀架屋殊費解又本書編次不盡依班書前後之次而夏侯嬰傳考證三條一條列吳王濞傳考證之後餘二條又列張良傳考證之後顛倒錯雜尤為無理然綜觀大體尚不失為有用之書故詳論其得失而著於錄焉

後漢書注考證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何若瑤撰何氏有漢書注考證已著錄是書意在考證范書李注體例與其所著漢書注考證大同全書凡八十餘條每條著墨不多頗多能中肯綮如光武紀自是始貳於更始據國語註釋貳為二心糾李注訓離異之誤又野穀放生據爾雅釋詁釋旅為眾糾李注訓寄之誤明帝紀積精禱求據管子注釋精為誠糾李注訓積精為儲積之誤章帝紀思遲直士據史記索隱釋遲為待糾李注訓希望之誤安帝紀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據公羊傳文糾李注作穀梁傳之誤在孺而勤據上文云年十歲好學史書糾李注引或本而作不之誤質帝紀以致災眚據易虞注左傳杜注釋眚為災糾李注訓過之誤吳漢傳漢至莫府上兵簿據前書注讀莫為幕糾李注訓大之誤馮勤傳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虞所據本文帝疑侯霸有姦故以共工驩兜比周為說糾李注言將殺之之誤朱浮傳因以峻文詆之據前書注釋詆為毀辱糾李注訓誣之誤張霸傳我饒為之釋饒為餘糾李注訓益之誤鄭太傳以膠固之眾據雷義傳膠漆自謂堅釋膠固為如膠

之固糾李注訓膠為固之誤大都語有根柢不同妄說又

如賈逵傳輒令祝少賓據童恢傳謂以言相告即謂之祝

非必告神劉禹傳但令首過而已據西域傳釋首為服呂

強傳莫肯矯佛據禮記注證李注佛疾之訓何休傳精廬

暫建據文選注證李注講貫之舍之說或補苴漏文或疏

通勝義亦頗密切不支惟范書自章懷作注以後清初惠

棟撰補注一書最為淹博何氏於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

耗條引前書董仲舒傳為說於耿弇傳城中兇懼一條引

左傳及說文為說皆與惠氏說同不知何氏未見惠書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抑雖見而未暇一一細勘歟至書稱安民則惠一條見順

帝紀以致災責一條見質帝紀原書誤列於安帝紀莫肯

矯佛一條見呂強傳原書誤題曹節傳皆失之不審特為

校正毋俾後之讀者致疑焉

史漢駢枝一卷清光緒十四年廣雅書局刻本

清成蓉鏡撰成氏一名孺字美卿號心巢江蘇寶應人

光緒九年癸未卒年六十八是書為成氏考訂史記漢書續

漢書後漢書之作考史記者十條考漢書者五條考續漢書

一條考後漢書者二條雖篇簡寥寥而義多精核如史記五

帝紀在江淮荊州正義讀淮為匯釋為彭蠡湖成氏謂禹貢

東匯澤為彭蠡不得稱彭蠡為匯淮當如字讀江淮荊州謂

江淮之間為古荊州不必東涉揚州之彭蠡又楚世家文王

二十六年滅英正義謂英蓋蓼國不知何時改名成氏則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左傳文公五年楚公子變滅蓼魯文公五年當楚穆王四年

故世家下文云穆王四年滅六蓼正與左氏相合英既滅於

文王時與蓼自非一事二條皆糾駁張守節之說義據深通

又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檣船待錢大昕史記考異謂檣當從

鄰誕生本作樣成氏則謂檣說文訓幹幹訓築牆端木引伸

為凡正之稱歷引玉篇文選蜀都賦為證斥鄰本作樣之非

又律書牛者冒也錢氏考異謂牛為牙音冒為唇音聲不類

而轉相訓者同位故也成氏則謂古人惟用雙聲疊韻

牛古音在之部而王褒九懷則以韻州修游流休悠浮求轉



傳由律書以冒訓牛殆即此例意欲以壹韻明律書之聲訓  
譏錢氏為皮傳雖未能於古韻之幽二部互相通轉之故直  
截證明要為不中不遠漢書地理志泰山郡下云汶水出萊  
毋西入濟萊蕪縣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錢大昕謂志  
文萊蕪下為衍字錢站則謂泰山郡下語為後人所加成氏  
立四證以伸小錢之說證據堅確然不移惟吳王濞傳吳  
有豫章郡銅山師古引韋昭說謂但當言章郡不當有豫字  
成氏立三證明豫章之不誤今考地理志豫章郡下無銅官  
而丹陽郡下云故鄣郡有銅官然則韋昭意主鄣郡故行豫

字其說不為無見成氏三證義據薄弱顯與事實不然而通  
核全書精湛者居多固治馬班書者所不可廢矣

漢書札記七卷 北平圖書館排印本

清李慈銘撰李氏字悉伯號蓀客浙江會稽人光緒五年  
庚辰進士官山西道監察御史二十年甲午卒年六十六  
李氏博涉羣籍而於諸史致力尤深所讀正史眉間丹黃  
殆遍近日北平圖書館購得李氏藏書盡取所評識諸史  
編錄為諸史札記此其一種也今詳加審校如食貨志云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裴  
駢史記集解及顏師古皆以斥塞卒連讀李氏謂當於塞  
字為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謂用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也

藝文志云及警者為之則荀鉤鉞析亂而已鉞字汲古閣  
本誤作鉞李氏謂字當从爪作鉞字見方言蕭望之傳云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王念孫讀書雜  
志校增軍以夏為軍已經夏以發字屬下讀李氏謂軍以  
夏發四字為句不必增經字外戚傳云皇后乃上疏曰妾  
誇布服攝食孟康以誇布連讀釋誇為大李氏謂漢婦人  
皆自稱名下文言許后姊名謁則誇為許后之名無疑孟  
說不可通又云許美人前在上林沐館數召入飾室中  
若舍顏師古釋若為或謂或暫入或留止李氏謂若舍為

錦室中舍名與班婕妤傳之增咸舍本傳上文之昭陽舍同其發疑正讀皆精鑿不磨而於蘇武傳揭發班氏叙圖象麒麟閣事於武傳之旨謂惟畫麒麟閣一事足使武伸肩於身後故班特以此事系之傳後以慰千載讀史者之心若在後世史家必當屬之名列第一之霍光傳矣推核良史用心尤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惟實與田蚡傳云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按此本王太后責武帝不當廷辯之辭故武帝以俱宗室外家廷辯為解合觀上

下文義顯然師古前說深得立言之意李氏以後說為是未免失擇石奮傳云中子德慶愛之李氏云德後為太子太傅同庚太子發兵族誅見庚太子及劉屈氂傳而此處不載蓋因仍史記未及改也按同庚太子發兵者為別下石德非石慶子周壽昌據百官表恩澤侯表功臣表及劉屈氂傳論證甚詳李氏以為一人不免沿小顏之誤此類疏失卷中時或有之然不足掩其精誼也又其立說多有為前人所已發者蓋因讀書時隨手筆記其意不無有未盡者故考王先謙撰集漢書補

高故不及

注於李氏說多所采摭取此冊與補注相校多有勝義為王氏所未錄者據越縵堂日記王氏以補注稿本與李氏商榷在光緒辛巳壬午之交其後王氏出任江蘇學政事畢歸田遂終老湘中與李氏不復相見李氏所說王氏未能盡見故采摭不全耳



漢書知意一卷 民國二十年自刻本

民國劉咸炘撰。劉氏字鑑泉，四川雙流人。四川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七。劉氏於馬班陳范之書皆撰有知意，此其漢書知意也。書首有序論，謂馬書眾知其斷制，故學者多知求其旨意，獨治班書者徒知摘詞論事，考據家考訂詳密，亦祇及古事古言，鮮推義法。一言體例，則羣持後人褒貶之論以概之，馬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竟罕其人。且班氏實為斷代史開山之祖，既無人深探其義例，且致謗焉。史法之隳當由於此，用是劉氏廣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舊說是者存之，失者糾之，大抵發明義例，用意取法於章學誠之文史通義，而於桐城文家之推論關節強分賓主者，則無取焉。又前人較量班馬，或軒馬而輕班，或優班而劣馬，劉氏謂馬為通史，班為斷代，體裁既異，事各有宜，孝惠別立紀，陳項改為傳，諸王諸元功不為世家，齊悼惠改書高五王，梁孝王改書文三王，非馬劣而班優，則通伍被別立一篇，魏豹田儼韓信合為一傳，公孫主父各歸其類，亦非馬優而班劣，皆通史與斷代之不同而已。所見頗卓，持論尤平。又謂紀信周苛以事少故不立傳，立傳與否不

闕褒貶，駁王懋班氏略節義之說，成帝紀贊稱帝有穆穆

天子之容，五行志記帝肆情聲色，乃班氏互見其文，以明帝之色莊而冥冥墮行，駁劉知幾紀志自相矛盾之說，平紀於王莽奏事書，安漢公乃當時不名以示優禮，本如此稱，史官據實書之，駁劉子驥史家不敢斥書之說，霍光上官桀金日磾同討莽何羅，日磾列入功臣表，霍上官列入外戚恩澤侯表，此史家據實分列，別無褒貶之意，存於其間，駁齊召南分列有深意之說，大抵於前人成說糾班而誤及譽班而鑿者，皆一一辨明，頗為允當，然亦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班過失之疏漏者，如韋玄成傳附載宗廟迭毀之議，漢胡廣以為宜入郊祀志，自是確論，劉氏乃謂志體綜叙大略不當及議論之煩，何以解於食貨志載賈誼鼂錯之疏乎？又如高后紀書立孝惠後宮子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弘為襄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而表以二王入異姓王表，三侯入外戚侯表，讀史者往往致疑於班氏之矛盾，其實紀文據當時詔令，而表則據史實，乃班氏互文見義之例，而劉氏不及不免失之目睫，又如李廣蘇建傳，劉氏謂班本傳其二父子，不知建武固為父子，而廣陵則係祖

孫亦為疏於史實。又有舊疏連劉氏稱引未悟其失者。如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引蘇與說謂京房與夏侯勝復於儒  
林中著小傳以明學派。此班氏創例之精。不悟史記仲尼  
弟子傳既列子貢而貨殖傳復記之。則互見之例。子長創  
之不始孟堅也。馮奉世傳引錢大昕說謂傳首叙馮氏世  
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楊雄自序同。疑馮商續太史公書亦  
有自序。班承用之。不悟馮商陽陵人與奉世非同。續史記  
馮商外尚有。有馮衍為奉世曾孫。奉世傳本衍文不出於馮  
商也。  
**宜當述其祖德**

漢書刊訛一卷 獨學庵全集本

清石韞玉撰。石氏字執如。號琢堂。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  
五年庚戌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山東按察  
使。道光十七年卒。年八十二。是書意在刊班書本文之誤。  
而於顏注之外誤者。間加糾駁。亦有。是武帝紀賜  
菑川王几杖。謂菑川王非菑川王志。射師古之。田儼  
傳。章邯大破齊楚軍。謂此役無楚軍。楚當從史記作魏。  
戚傳。少翁奏李夫人之神。謂史記有。戚之。  
氏為其。如高后紀立孝惠後宮子強

為淮陽王。不疑為恆山王一條。石氏謂史記於強等詳於  
呂后本紀。又詳於諸侯王年表。而班氏不列入諸侯王表。  
乃班史之疎。又外戚恩澤侯表。襄城侯義。軟侯朝。並闕侯  
武。昌平侯大一條。石氏謂四人皆以孝惠子封侯。班氏列  
入外戚恩澤侯表。殊不可解。不悟高后紀云孝惠後宮子  
者。乃當時法令之文。然諸人實非孝惠之子。故班氏於強  
不疑列入異姓諸侯王表。義朝武大列入外戚恩澤侯表。  
此良史互文徵實之例。石氏獻疑。殊為不審。宣帝紀元  
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石氏謂功臣表皆作元康四年與紀不同未知孰是不悟  
 紀書元年者據下令之時為言表記四年者據有司檢校  
 訖事請封之時為言二者並非歧異石氏疑其所不當疑  
 亦為疎失如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皇太后崩●條石氏  
 以為行文如高晉灼已言之景帝紀中三年春正月皇太  
 后崩石氏亦以為行文文穎孟康已言之刑法志諸當完  
 者完為城旦春石氏●當完●當完●臣瓚已  
 言之陳勝傳至今血食四字石氏謂當削外戚傳竇太后  
 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石氏謂五十一當作四十五  
 元光當作建元顏師古皆已言之燕王劉澤傳康王嘉立  
 九年薨子定國嗣立四十二年國除石氏謂九年及四十  
 二年皆與諸侯王表不合張禹傳地震五十六石氏謂十  
 六二字為行文宋相皆已言之天文志北宮大星上將左  
 左星右右將石氏謂左星當作左將灌夫傳夫為郎中將  
 郎中將石氏謂當作中郎將劉歆皆已言之高帝紀六年  
 以故東陽郡郭都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石氏謂  
 吳郡字誤宣帝紀自中郎吏至五大夫石氏謂中郎吏當  
 作中更王子侯表永光五年封廣陽屬王子慶●和元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封廣陽惠王子得石氏謂廣陽無屬王惠王彭越傳漢乃  
 使人賜越將軍印石氏謂漢為行文外戚上官皇后傳宣  
 帝即位為太皇太后石氏謂宣帝當作元帝諸條劉歆皆  
 已言之楚元王傳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石氏謂  
 元王諸子文帝時未嘗封爵戾太子傳贊建元六年蚩尤  
 之旗見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  
 生石氏謂二事不當聯繫儒林傳臨代五鹿充宗為少府  
 石氏謂代為誤字諸條劉奉世皆已言之五行志史記成  
 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石氏謂成公上應有魯字劉知  
 幾史通已糾駁匈奴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  
 秦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石氏謂由  
 余入秦至魏絳和戎中止五十餘年百有餘年為誤文則  
 王應麟困學紀聞亦已訂其誤高帝紀韓信決策東鄉一  
 條石氏謂班以東鄉之策誤屬淮陰侯韓信陳勝傳欲擊  
 秦軍濟陰下石氏謂濟陰當以史記作定陶梁平王傳削  
 梁王五●梁餘尚有八城石氏謂與史記世家文異清殿  
 本考證齊召南說亦已明言考石氏書不過六十餘則而  
 前人●者竟至二十餘條夫士人研習班書慮無人不

讀舊注宋人宋劉刊誤亦彰彰在人耳目也劉知幾東道  
及王應麟用學紀聞亦為士子必讀之書清殿本考證成  
於乾隆四年石氏年本乾隆十一年則考證亦當所為  
不免失之陋若已見而言之又不免失之愚二者固無一  
可矣

漢書蒙拾三卷

通古堂外集本

清杭世駿撰杭氏字大宗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甲辰舉  
人乾隆元年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三十八  
年卒年七十六自宋人有兩漢博聞史記法語之作後世  
讀史者遂多抄撮史書以備修詞之用杭氏此書亦其一  
也其書取漢書中新穎罕見或難解之字句一字至四字  
作為標題詳載原文及注說於下次第依照原書仍載各  
篇篇目其曰蒙拾者文心雕龍辨騷篇云童蒙者拾其香  
草此二字所出清初順康間王士禛有讀史蒙拾一書其  
書先於杭氏而體例與杭氏書同或即王氏取法之所在  
歟



後漢書蒙拾二卷 道古堂外集本

清杭世駿撰。杭氏有漢書蒙拾已著錄。是書取范曄後漢書及司馬彪續漢書諸志中新穎之字句分條摘出。而以原文及注說附載其下。體例與漢書蒙拾全同。意在彙聚取便修詞。與史學無干涉。篇首有杭氏自序。歷舉東漢文物之盛。而以宋黃震之黃氏日抄論後漢書者過少。明郝敬之後漢書瑣瑣涉於膚末為病。故倦游伏誦。溫故知新。徵文碎辭。詳加甄錄云云。然毛舉字句。能免於膚末之譏乎。自序又云。小友周嘉猷復拾劉昭之注。益余未及斐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美備。有足多云。則諸志注語杭氏本未及。乃嘉猷所附

東漢書刊誤四卷 羅振玉景刊日本崇蘭館藏宋本

宋劉攽撰。劉氏字貢父。慶曆間進士。熙寧初。知太常禮院。出知曹州。元祐初。召拜中書舍人。三年戊辰卒。年六十七。事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劉攽漢書刊誤四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三劉漢書一卷。劉攽東漢刊誤一卷。云。攽序稱英宗讀後漢書。見聖田字皆作懸字。命國子監刊正之。攽為直講。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然此書世無善本。率以己意定之。治平三年奏御云云。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所記與公武所述攽序說略同。惟誤以英宗為仁宗耳。今此種不載攽序。惟卷四循吏傳王景緣堤陂殖條下云。案懇當作壘。即詔旨所令刊正者。並後字皆同云云。與公武所記攽序說合。惟公武希弁記卷數並云止一卷。實為差誤。宋史藝文志載攽漢書刊誤四卷。卷數與此相合。即是此編。惟彼不云東漢書為異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記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不及此書。而云。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今非書。又自號也。云云。清四庫館臣校刊陳氏解題。以宋史所記標注刊誤既是兩書。頗致疑於陳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而不能言其故今校刊劉氏標注乃刊訂班書之作而刊誤四卷乃徵專刊范書陳氏認為一書顯然以明監本漢書並載三劉之說而後漢書止有徵校語觀之可為明證至陳氏所以致誤亦自有因訛蓋是書標名東漢本自分明而或省稱漢書刊誤如宋史之所稱遂致與漢書標注相混又貢父既別有西漢刊誤理當併在三劉漢書標注之中陳氏既未見是編故遂致誤說耳其書初本單行至南宋時劉之問刊兩漢書取劉氏書散入各卷當條之下而單本式微中土遂無傳本此本為羅振玉假日本崇

蘭館藏宋本景刊卷首有治平三年四月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充國子監直講騎都尉臣劉敞上一行猶儼然舊書面目也宋史稱敞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頌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云云今讀其書於范書字句精心考核糾駁訛誤往往深中肯綮信為實副其名第考證之事難免百密一疏自吳仁傑著刊誤補遺於書已有所糾駁及清代諸儒殫心考證補發益多例如陳畝王美傳云與王共祭黃老君劉氏校改為黃帝老君為吳仁傑所駁安帝紀云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

陽之度璣機之數者劉氏校增令字南匈奴傳云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氏校改行作為並為何焯所駁桓典傳注云還平津都尉劉氏校改為平準令為陳景雲所駁光武紀云復南頓田租歲劉氏校增五字劉玄傳注云刺殺其驂乘劉氏校改驂作參耿弇傳注云歲終郡試之時劉氏校改郡作都王霸傳云以霸為功曹令史劉氏校刪令字蘇竟傳云拜代都中尉劉氏校改中作都鄭弘傳云還淮陰太守劉氏校改淮陰為淮陽張衡傳注云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劉氏校增主字李膺傳云豈

可以漏奪名籍劉氏校改奪作脫袁紹傳注云鮑信引軍還鄉里劉氏校改軍作歸又云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劉氏校刪十字呂布傳注云刺史東之郡劉氏校改郡作部儒林孔僖傳云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劉氏校龍為誤字又張玄傳云玄兼說嚴氏宣氏劉氏校刪宣氏二字皆為惠棟所駁臧洪傳云無以為悔劉氏校改悔為益為陸宗楷所駁耿愛傳云轉車騎都尉劉氏校行車字為萬承蒼所駁儒林杜撫傳云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劉氏校於題下補文字為杭世駿所駁馮勤



傳云尚平安公主劉氏校平安當為安平張衡傳云羈要  
梟以服箱劉氏校<sup>改</sup>書作<sup>改</sup>醕吏周紆傳云常築壑以自  
給劉氏校<sup>改</sup>築壑作<sup>改</sup>壑並為錢大昕所駁鄧禹傳云即如是  
何欲為劉氏校刪為字為沈欽韓所駁光武紀云無遺吏  
及因邾奏劉氏校刪無字鄧騭傳云治理有聲劉氏校謂  
治理當衍一字馬嚴傳注云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劉氏  
校改故作叔朱暉傳云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劉氏校衍當  
字蔡邕傳注云論語二碑毀劉氏校改二作一李固傳云  
久乃得拜議郎劉氏校增已復二字黨錮劉淑傳云又陳  
時政得失劉氏校刪又字孔融傳云覽為刊章下州郡劉  
氏校謂刊章字有誤董卓傳注云遣婢詣省問劉氏校改  
問作問王渙傳云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劉氏校改食作祀  
儒林傳云搜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氏校改受作授文苑趙  
壹傳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邇劉氏校改兄作君方術高獲  
傳云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氏校刪曰字南匈奴傳云  
遣遺單于劉氏校刪遣字並為周壽昌所駁鄧訓傳云膝  
兵者二三千騎劉氏校刪者字臧宮傳云宮因從擊劉氏  
校改從作縱文苑補遺傳注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劉

氏校改勿作物西域于寘傳云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  
焉劉氏校改殺為不從並為王先謙所駁質帝紀注云漢  
官左右中郎將劉氏校增儀字王常傳云別徇汝南沛郡  
劉氏校改沛為南實固傳云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劉  
校刪奴字拒諱傳云叩血昆陽劉氏校改叩為喋陳元傳  
云有詔詔太子受公羊劉氏校衍一詔字周榮傳云及安  
舉奏實景及與實憲爭立北單于事劉氏校衍一及字董  
卓傳云請以不及為罪劉氏校改為請不以及罪南匈奴  
傳云諸王大人或前至劉氏校改前為隨並為黃山所駁  
南蠻傳云其民爵比不更劉氏校衍民字為柳從辰所駁  
皆其例也然書證之業後勝於前事所恒見正不必以寡  
犯眾也此書自單本不傳學人頗疑散見後漢書者非其  
全帙今略為檢校知散見者雖略有刊削不過十中之一  
大端與此本不殊並附及焉

明郝敬撰。敬字仲興，號楚望，湖廣京山人。萬曆進士官

戶科給事中。崇禎十二年己卯卒，年八十二。事見明史本

傳。是書卷首有崇禎二年郝氏自序，自題七十二翁。知其

為晚年之作。序稱：漢書中雋語厄言，可資後生文筆，助談

士揮塵。纂錄多暇，糾簡以授兒曹。命曰瑣瑣云云。其纂錄

大旨，可以窺見其書體例。節鈔漢書原文於前，遇有難解

及新奇字句，則撮錄舊注於下。郝氏偶加銓釋，補苴舊注

時亦有中肯之語。如卷一惠帝紀，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

當盜械者皆頌繫。郝氏謂頌猶俗言繫。文帝紀贊，身衣弋

絁。郝氏謂弋與爾雅釋天太歲在壬曰玄默之默同。武帝

紀，內長文所以見愛也。郝氏謂長文猶言尚文。卷二楊惲

傳，左驗明白。郝氏謂責券以左合右謂之左券。取證左驗

之義，立說皆頗明通。然亦有考之審，遽爾下義，未可據信

者。如高帝紀，韓王信亡走匈奴，其將曼丘臣主趙利為王。

郝氏謂曼丘即毋丘，以毋與無通。曼亦與無通。與法言曼

是為也。曼訓無為證，不悟姓氏之字，不關義訓，豈可以二

字義同，遂定為一事耶？武帝紀，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

萬。郝氏謂杜馬老而齒平者，每匹尚值錢二十萬，不悟平

為平其價值之義，不謂齒平也。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郝

氏釋算為目，釋命為名，謂萬事萬物各有名目以為之紀。

不悟算無目，訓即如其說，算命當為目，名不為名目。至名

目為後世之語，不可以釋古書，更無論矣。五行志，謂獄不

解，茲謂追非。郝氏謂追古隨字，不悟追隨之文各別，豈可

略無憑證，率臆視為一字耶？卷二陸賈傳，以新造未集之

越，屈強於此。郝氏既引舊注屈強為不柔服矣，乃又引周

勃傳贊木強人也，謂木性強，揉之則屈，則與不柔服之義

正相反矣。全日碑傳，梓胡投何○殿下。郝氏訓梓為擊，不

悟說文訓梓持頭髮，梓胡為持頭之義。又日碑兩子與昭

帝略同年。郝氏謂略者不同日月之辭，亦避不敢當之意。

不悟略同年為年齡略相上下之義。如郝氏說為不同日

月，則正是同歲所生，何得言略？果係同歲生矣，亦何避不

敢當之有。郝氏立義，殊為可笑。大抵明人於訓詁多疏，喜

為臆說。故郝氏此書亦所不免。至其書本旨在隨意抄撮，

取資采摭，非欲於漢事有所據求，則郝氏已自言之，更不

必論矣。



後漢書瑱瑱六卷 山草堂全集本

明郝敬撰。郝氏有前漢書瑱瑱，已著錄。書首有郝氏天啟五年自序，視前漢書瑱瑱自序作於崇禎二年者為時較早。似此書之成在前漢書瑱瑱之前。然序云：余讀范蔚宗漢書，簡其可以供談麈助文筆者若干條，推其數反多於孟堅。蓋孟堅義例整齊，而蔚宗事辭詳洽，輔以劉昭志注，更覺充美。方丈盈前，所取過多。此編撰就實在前漢書瑱瑱之後也。其書體例與前漢書瑱瑱全同。惟采錄舊註及郝氏自加銓釋，較彼篇為少。至其銓釋瑕瑜互見，亦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前漢書瑱瑱不殊。例如卷一祭祀志中八陞，陞五斗醑合四百六十四醑。郝氏引史記封禪書為醑食羣臣從者為證，謂醑即羣臣從者飲食位次。二卷臧宮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郝氏引禮記月令挺重因為證。卷三中山簡王馬傳，官騎百人，稱挺前行。郝氏引與服志諸侯王出入稱挺，挺為證，皆頗精切不支。足供研習范書者之參考。至若二卷王霸傳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舊注以訕為戲，舉手相笑為說。至為確當。郝氏復釋揄為搖，則支離無謂矣。三卷宋均傳為上蔡令，府下記蔡人喪葬不得侈長。舊注

釋侈長為奢侈有餘，義亦切合。郝氏乃謂侈長即臨張，則輕重失實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後漢書辨疑十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錢大昭撰。錢氏有漢書辨疑，已著錄。是書體例與其所著漢書辨疑略同，意在是正文字，疏明史事，簡要不支，是其所長。而發明○少，亦由於此。統觀全卷，如卷四安成孝侯賜傳，同拋財產，引史記三代世表抱之山中，證拋非古字。卷五韋彪傳，已封曾參後曾湛為平陽侯，據和帝紀及馮勤傳，證平陽為容城之誤。馮衍傳，必懷周趙之憂，謂周當為害字之誤。駁章懷之誤說，心懣懣而紛紜，引前書陳湯傳策慮懣懣為證，終餘憚而洞疑，引楚辭七諫及說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為證。卷七桓鸞傳，時太守向苗有名迹，迺舉鸞孝廉，謂鸞為沛國人，訂太守為國相之誤。班固傳，橫被六合，謂橫被即先被。訂章懷注關西為橫之誤。卷九陳蕃傳，梁氏五侯毒徧海內，釋五侯為樂平侯梁安國、單父侯梁程、襄邑侯梁嗣、城父侯梁桃、潁陽侯梁馬，糾章懷釋為梁讓等之誤。皆證據明確，深見會心。至王常傳論云，王常知命，功惟帝念，章懷注謂常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本無訛誤。錢氏乃以史始敗後常詣洛陽自歸，先武慰勞之語為說，抑思光武此時正以常久事更始，有責其遲歸之

意，豈有念其功之意乎。陳俊傳云，嘉道書為俊，錢氏疑道

為道之誤，不悟陳蕃傳有大將軍梁冀遣書詣蕃之語，則道字固不誤也。祭遵傳云，又建為孔子立後，錢氏疑建為遵字之誤，不悟建為立議之義。前書鄒陽傳，東平思王傳屢見，錢氏以不誤為誤，殊為失考。竇固傳云，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錢氏襲劉貢父之說，謂匈奴河當作匈奴，不悟史記前後漢書匈奴傳皆作匈奴河。漢書趙破奴傳止稱匈奴河者，乃偶爾省稱，豈可以其孤證盡改羣書耶。虞延傳云，時延為部督郵，錢氏謂部當作郡，不考續志郡監屬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縣有五部督郵，而延為陳留南部督郵，明見袁宏後漢紀，部字並不誤。張禹傳云，祖父況，族姊為皇祖母，夫人錢氏疑祖字為衍，不悟樊宏為光武之舅，明見宏傳，則光武皇夫人乃樊氏而非張氏。至光武呼張況為大舅，大即今之太字。錢氏緣今日俗稱，據以立說，顯為訛誤。竇武傳云，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錢氏校太尉當為衛尉，不悟溫為太尉，明見靈帝紀及董卓傳，並非誤文。王景傳云，平帝時，河汴決壞，錢氏據明帝紀注訂河汴當作汴河，不考明帝紀云，河汴分流，則河汴固不誤。陽球傳云，甫子永樂少府萌



錢氏謂甫子當作甫養子。蓋據王吉傳作王甫養子為說。不考曹節傳亦作子。蓋官官之子。率是養子。不言可明。故或言養子。或單言子。無所異也。凡此之類。大抵考之不審。遽爾歎疑。不免疎失。近日王先謙著後漢書集解。博采清代諸家。而於此書竟至漏脫。殊為可怪。及王氏卒後。其弟子黃山撰為校補。始於錢氏書多所采掇。間為駁議。亦有頗中錢氏之失者。然亦猶錢氏不誤而黃氏誤駁者。如高子恭傳云。縱我不得。它人何傷。錢氏云。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與上下文語意正合。黃山改釋為事無傷於它人。則支離不切矣。

後漢書注又補一卷 廣雅書局刻本

清沈銘彝撰。沈氏浙江嘉興人。仕履未詳。是書為補惠棟之後漢書補注而作。故名又補。卷首有道光十三年自序云。垂老殘年。無可遣日。翻閱惠氏補注。恐師丹善忘。記於本書眉端。使讀是書者於日月經天之後。又得炳燭微光。未必非好學者所許云云。知其書為晚年之作。全書不過百餘條。雖醇駁雜出。未能一律精深。亦頗有足補前人之缺者。如自序中謂荀越乃荀恁之父。明見恁傳。而惠氏以前書有郇越郇相。遂誤疑恁為越相後人。其一例也。他如明帝紀云。百姓殷富。粟斛三十。以三公山碑圖 大豐穀斗三錢為證。和帝紀云。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壝。謂為後世功臣陪葬之始。皇后紀云。漢法常因八月算人。引張遷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為證。鄭禹傳云。敕曰。司徒免也。亦肩桀也。前人以此為漢時詔。今人主自親之證。沈氏則引漢文帝賜鼂錯書。書言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二語。以為其例在光武之前。馮異傳云。橫被四表。謂橫被即免典之光被。歷引爾雅說文禮記鄭注淮南子高注為證。鄭均傳云。帝東巡。幸均舍。敕賜尚書

祿以終其身。謂為後世在家食俸之始。馮衍傳云。飢者毛食。引前書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顏注。今俗語猶謂無為毛為證。楚王英傳云。尚浮屠之仁祠。釋仁祠為佛寺。引唐人權載之詩為證。訂司馬光通鑑改祠為慈之誤。孔融傳云。年十三喪父。引孔宙碑證宙卒時融年止十一。糾范氏之誤。儒林傳云。精廬暫建。謂精廬猶李充劉淑包咸擅數諸傳之精舍。糾文選五臣注釋為寺觀之誤。皆義據明。確非穿鑿附會者可比。惟吳漢傳陛下慎毋赦條下。歷引匡衡崔寔王符三國志為證。已頗嫌繁冗。乃竟引及明呂坤之呻吟語。殊為泛濫無節。張堪傳亦無附枝條下。趙孟頫傳盜嘗夜往劫之條下。王符傳隱居著書條下。引張愿祥沈亦然語評論之語。亦失著書謹嚴之體。樊儵傳儵字長魚條下。謂字書有儵字。無儵字。知二字是一字。則竟似未曾讀說文者。尤為荒陋。近見王先謙著後漢書集解。此書亦漏未采入。至黃山撰校補。始加採取云。

後漢書知意一卷 壬申年自刻本

民國劉咸所撰。劉氏有漢書知意。已著錄。是編與劉氏所著太史公書知意。漢書知意體例悉同。惟馬班書體例精審。有褒贊而無駁難。范氏書多遺失。故兼有糾彈。與二書略異耳。其推論范書而得者。如謂李通傳論。蔚宗不滿於李通。是其特識。鄧禹傳。記天下已定。常欲遠名勢。寇恂傳。記其修鄉校。教生徒。馮異傳。書其懼謝之奏。賈復傳。書知帝欲偃干戈一節。吳漢傳。書其出師引道之速。在朝廷斤斤謹質。臧宮傳。書其謹信質樸。故見任用。皆所以著光武之多忌。諸人之所以能全功名。馬援傳。記其善謀與先武意合。又記其喜功不衰。天下既定之後。猶躍躍欲試。為援致禍之由。桓榮傳。謂東京之桓榮。猶西京之韋賢。范氏稱其溫恭有蘊藉。與班氏贊張禹孔光稱其蘊藉者同意。論舉為人為己二義。譏切之意尤為明顯。於胡廣傳。引王鳴盛說。謂廣至方之行。以蘊藉出之。其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辭疾。及免退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於鄙夫情狀。曲曲道破。盧植傳。引王補李慈銘說。謂植於張謐。初少帝走河津。追帝相從事。見何進傳。而論中特著其事。為史



家之互文見義詳略不苟。皇甫嵩傳備載黃巾始末董卓傳備載涼州兵始末皆史家圓神之法。官者傳次於循吏。酷吏先於儒林諸傳者以循吏酷吏官者皆所以明政事。儒林文苑獨行逸民列女所以明風俗皆深得良史之用。心足供讀范書者之參證。至其識切范氏引章學誠之說謂范史列傳人自為篇篇各為論全失馬班合傳之意。謂趙典當入黨錮傳不當與宣張二王同列謂梁懷第有戰功無將略不當與班超並列亦頗中要害。非肆意詆訶者可比。又徵引前人之說時加駁詰亦頗有中肯者。如王補

謂胡廣傳特記六世祖剛事與史記汲黯記其先有寵於衛君鄭當時傳記鄭君獨不名籍同劉氏則謂此偶於事相反若以為史法則無其事者奈何王闡運謂東京有馬鄧二后故特傳列女劉氏謂馬鄧與女行不相關涉豈朝無賢后便無列女可紀便不可立女傳耶亦頗能廓清障翳然亦有立論不審者如安帝紀下駁趙翼之說謂范氏未嘗為殤帝沖帝特立本紀篇目云和殤帝紀順沖質帝紀連言之耳和知殤帝沖質帝在位不久其事跡太少不能成卷故附宗附諸和順二紀之後此猶魯閔公在位日淺

公羊傳不別為卷附諸莊公之後耳范氏標題明云孝和孝殤帝紀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如劉氏之說豈范氏標題差誤耶平心論之蔚宗之書雖不逮馬班遠甚要不失為良史清代治史諸家考證文義者居多專論史法者頗少劉氏褒錄成說特為專書立體既新穎可人於讀范書者亦實有裨不失為佳著也

三長物齋詩略五卷自刻本

清黃本驥撰。黃氏有三長物齋文略，已著錄。其曰詩略者，詩之附見叢刻者不錄，應酬之作多汰去，不存猶文略之意也。故五卷僅詩三百六首，蓋欲精不欲雜。取約不取繁也。黃氏與其兄本騏少日齊名，本騏詩以才力富贍著，而黃氏則以語意真切神味淡遠見長。篇中五七古頗多舒卷自如之作，五律亦時有佳篇。斷句如卷一秋日過十方禪院云：一徑白雲僧出汲，滿林花雨鶴聽經。九日登東山遇雨云：親舍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從雲外望，名山多向雨中登。卷二次韻朱晴谿游藏麓寺云：黃葉不知路，白雲常到門。雪中東友云：飢寒身外事，杯酒故人心。三至鳳灘謁灘神廟云：魂夢依親舍，安危託水神。韓侯嶺云：功成大將登壇日，死筆真王拜命時。卷五題凌莪舟御芳館詩集云：偶爾一言出，耐人十日思。贈譚芸帆云：每從慷慨高歌處，想見蒼茫獨詠時。書絳州呂刺史侍妾張氏殉主事云：頑儒亦知名最好，英雄終覺死為難。皆清新可誦。近日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於清代詩家搜采略備，顧

有黃氏兄本騏詩而無黃氏詩，可謂百密一疏矣。卷中未經細校，誤字頗多。如卷一秋日過十方禪院云：禪闕深鎖毒龍腥，闕當作闕。義帝陵云：當知此義誰知者，當知當作當時。卷二辰陽舟次云：三載變荒海浪游，海當作悔，是也。茲附記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洲草堂詩鈔三十卷

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刻本

清何紹基撰。何氏有東洲草堂文鈔。已著錄。何氏博極羣書。根柢深厚。所為詩。天才俊逸。奇趣橫生。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長篇歌行。鞭笞雷霆。震蕩乾坤。騰躍變化。得詩家舉重若輕之妙。卷首有朱琦序。稱于貞自言。吾為詩。取達吾意而已。吾所欲言。縱筆追之。而即得焉。天下之至快也。吾所欲言。心知其然而手不與之相肖焉。此不可以責之手也。莊周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所積者誠厚矣。而非

徐而竢之。亦不能以詣其至。子貞平日肆力於經史。百子許鄭諸家之學。所為詩。不名一體。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非積之厚。而能達其意所欲出。不能爾也。又張穆序言。客有誇子貞庖饌之精者。穆應曰。子貞之饋。無他謬巧。只是本色而已。子貞之文。詩書亦無他高妙。只是本色而已。本色者何。真而已矣。真者何。不事矯揉造作。自寫其性情而已矣。云云。皆頗能道出何氏詩之真象。林昌彝射鷹樓詩話卷五錄其飛雲洞七古一篇。稱其倏忽變幻。魚龍出沒。卷八節錄其

一篇

顧先生祠五古。稱其真樸渾厚。卷十錄其荊州渡江晚泊七律一首。稱其胸次高曠。卷十五錄其素心蘭七律斷句及五古一篇。稱其神妙。卷二十一錄其玉筍堂詩五古一篇。稱其純是天趣。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八。稱其模寫山水。獨開生面。舉長龍閣亂水諸篇為證。又舉其武陵曉發斷句云。新稜未熟桃花洞。苦筍林香葛府山。野人家云。土羹雨增瓜豆力。草香晴健馬牛牙。謂其無一點甜熟氣。陳衍近代詩鈔稱其金石書畫題詠。視翁方綱復初齋詩。有過無不及。

又錄其詩。心到處能聽雨。畫裏憑虛自作樓。老去一官清似鶴。集成十卷韻於琴。政餘讀畫千峯雨。別後看花萬里杯。閨重九日。數復數。看十三陵山外山。夜郎里看山眼。秋士三千聽雨聲。班傳循良先蜀守。唐賢蒼莽有嘉州。名酒好風烏夜曲。快雲奇雨白公祠。西擬崑崙方右顧。中原郡縣盡東傾。拚與一旬三度醉。蕭然兩叟萬枝花。雪後商量無限味。春前多少未開花。使車愧未周天下。遊記今才補粵西。真可絕交何必論。既能招隱不煩詩。待傾除歲凍醅酒。來看

東洲書聖亦詩雄。別錢以外學其正張觀之用有此金

石高歌聲擲地風霜勁氣勢凌雲須知

破春油菜花諸斷句。可見近人傾倒之一斑矣。惟詩  
中喜用通俗語詞。如湘省釐捐薪水寬。坐卡如斯况  
做官。鄂州試上火輪船。北看郡泉兩衙門。昨日官場  
大雅班。花翎兵備蚤揚譽。自鳴洋鐘將報十。等句。頗  
為世詬病。行以為本色之過。不為無因。讀者節取其  
長可矣。

絕特精純  
境都出平  
生百鍊功

使黔州三卷 道光間  
自刻本

清何紹基撰。何氏有東洲草堂文鈔。已著錄。何氏於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奉命充貴州鄉試副考官。自開  
命紀恩及道途紀行周覽山川以迄反京覆命。凡得  
詩百九十首。編定三卷。自刻行世。卷首有楊李鸞朱  
琦梅曾亮戴絅孫苗夔張穆鄒鴻遠諸人序。及賀長  
齡朱右賢鄧顯鶴楊李鸞題詩。同時他人唱和之作  
亦附見各詩之後。何氏天才奇拔。又喜遊山水。所為  
詩縱橫變化。不可端倪。此集如別顧先生祠。辰龍關。

遇雨。亂水。玉筍堂詩。素心蘭。飛雲巖諸篇。為近日林  
昌彝吳仰賢楊鍾義諸人所稱道。同治六年。何氏自  
刻詩全集。為東洲草堂詩鈔。此集諸詩全編入第九  
十十一三卷中。惟於同時唱和之作。削去未錄耳。詩  
鈔今已著錄。故此本第附存目云。



我眉瓦屋游草二卷自刻本

清何紹基撰。何氏有東洲草堂文鈔已著錄。何氏於咸豐二年奉命視學蜀中。五年事訖。以言事被譴去官。性本好遊。因登我眉瓦屋二山。窮其幽勝。五年七月朔日登舟。八月二日返成都。遊覽一月。得詩百餘首。而為此集。卷首有顧復初及朱錫成二序。第一首將遊我眉云。謫官愈識君恩重。許到我眉頂上遊。無怨尤之意。有感戴之辭。與詩人忠厚之旨相合。下山云。上山莫猶豫。下山莫怠遑。煙雲變化奇。多在迴頭處。天趣盎然。妙語如繪。何氏晚年編東洲草堂詩鈔。此冊詩皆已編入。故今於此種第存其目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冒雨下山云。吾願頗易足。看山猶

四首其  
善於翻  
勝如此

茶香室詩草一卷道光間寧鄉黃氏三長物齋刻本

清女子黃婉璫撰。婉璫字葆儀。湖南寧鄉人。城步縣學訓導黃本騏之長女。拔貢劉陽歐陽道濟之妻也。道光十年卒。年二十七。本騏頗能詩。黃氏濡染家學。年十二即習為吟詠。卒後道濟搜其遺稿。請婉璫叔父本騏刪存其半。而為此編。卷首有本騏序及張家桀何紹基龍啟瑞等題詩。啟瑞詩云。雄豪不似女兒詞。壓卷應推望嶽詩。望嶽詩者。卷中第一首也。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八錄其咏鏡聽琴五絕二首。和張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蓉裳三分水二分屋。一分居七律一首。皆具此冊中。聽琴云。待月焚銀葉。疏香透幾層。松風添逸韻。絃脆七條冰。第二三句與此集文句不同。豈後經改定。或付刻時本騏曾加潤色耶。又錄其七絕一首云。小閣春深樹影濃。風搖簷馬韻丁冬。落花滿地無人掃。鸚鵡前罵婢慵。此冊未見。蓋經本騏刪汰矣。詩體大都纖弱。未能自振。蓋深閨弱質。不壽早夭。固難嚴格相繩矣。

成書  
之作

小酉腴山館詩鈔二卷補錄一卷 同治元年  
北京刻本

清吳大廷撰。吳氏有小酉腴山館文鈔，已著錄。此集卷末有吳氏咸豐十年自跋，略謂平生學詩有三變：自咸豐壬子迄於乙卯，好格律，率苦規摹；丙辰丁巳，稍能自吐胸臆，不依傍人門戶，然不免虛機掉弄；自戊午夏遭疾，好讀先儒性理書，此事中輟，嗣後病漸愈，情有不能自己者，亦閒為詩，然心有所欲言，而力能追之，或力不足以達其所言，則聽之，不能工，亦不求也。蓋其自道如此。今觀此卷，大抵隨機據寫，不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苦吟，而亦閒有佳句。如卷上偕劉松雲飲天甯寺云：斜照漸低樹，荒煙欲滿樓。浣園即事云：林深藏霧雨，水闊足魚蝦。送曾穉鴻于役西陸云：才經窮徼老，詩到出關雄。卷下喜游四子代至云：許國胸期在，懷人涕淚收。送家又桓刺史之官湖南云：四海奇才能有幾，百年知己更無多。訪王子槐侍郎云：行藏當代少，朝野一身尊。皆氣象頗佳。近日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百五十四錄吳氏詩四首，惟送陳右銘出都一首見於此卷。其他常州天津題顧亭林先生詩集後七

律三首。此冊皆未見。考吳氏小酉腴山館文鈔卷六有詩鈔續編自敘，而湖南通志亦載吳氏詩集四卷，蓋合正續二集統計之。徐錄三詩，蓋在續編中。今未見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坦園詩錄二十卷

光緒間  
家刻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鶴傳，號蓬海，湖南長沙人。同治九年庚午舉人，官湖北候補知府。光緒十七年辛卯卒，年五十七。此集二十卷，分年編次，自道光丁未迄光緒辛卯，凡為詩千三百八十餘首。卷首有王先謙序，稱蓬海少以詩鳴，興之所馳，舉筆起頃刻百紙，為之<sub>廿</sub>歲，日有程課，飢渴奔走，不以自廢，宜其詩篇之富矣。楊氏坦園文錄卷六有與王益吾書云：僕學詩苦無師承，僅從唐人中晚入手，取<sub>徑</sub>雖卑，初基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定，對客揮毫，我之所長，閉門索句，我之所短云云。自道其詩之短長，頗為真切。蓋楊氏於詩以敏捷勝，隨意揮灑，故時有靈機，不能力索苦吟，遂罕見凝鍊之作，其長之所在，即其短之所存。至其入手取徑較卑，故所為體格不峻，又自然之勢矣。與王益吾書又云：夫詩之傳，豈必多哉？楓落吳江，空梁燕泥，單辭隻語，亦掛人齒頰，苟能以數首選入名大家之列，姓名即因而不朽，但不知拙作亦有數首足入通人鑒別否耳。楊氏之歿，遠今四十餘年，近日徐世昌撰輯晚晴

篴詩匯，第百六十四卷，選入楊氏過昭平峽及呈吳

南屏孝廉文並題東游草七古二首，春感七絕一首，

謝郭筠仙侍郎問疾五古一首。楊氏生前期，竟實現

於身後，向令地下有知，或當為之少慰乎？嗚呼，文士

畢生<sub>若</sub>志，斤斤於身後之名，及其名之成而骨已早

朽，此則千古文人當同聲一哭者，<sub>不</sub>惟楊氏為

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坦園文錄十四卷

宋刻

有坦園詩錄已著錄

清楊恩壽撰楊氏字遠海湖南長沙人同治九年庚

午舉人官湖南候補知府此集十四卷卷一卷二為

序卷三為論跋書後卷四卷五為議卷六為書卷七

卷八卷九為傳卷十為行狀卷十一為墓志銘卷十

二為記及書事卷十三為銘贊卷十四為辭賦誄祭

文卷三無曠土無游民論卷五安置遣回湘勇議力

主用散勇開採礦山頗為有見惟卷四鐵路議謂中

國修築鐵路有八難七害未免迂濶不通卷九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瑞霖傳謂瑞霖性最魯童年好弄其師雖詰誨教誨

亦無所得其父命從余游余決其無成後授徒口授

三字經頗多謬舛有識者指斥之諸徒閱然而散云

云按文人作傳必其人之行事德業文學有可紀述

為之始為不苟如瑞霖之魯鈍無知楊氏居然為之

作傳豈非濫費筆墨乎集中卷六有復友人論文書

楊氏自明其集中作傳之旨謂窮巷老儒其遇既艱

其情可憫尤當極力表揚云云如瑞霖之授三字經

尚多謬舛豈足為傳乎又浙江候補道張自牧傳云

卷六與  
其生書  
謂論語  
孔子錄  
道不行  
無怪乎  
於今日  
論語之  
先賢亦  
舍此附  
為謬陋

郭侍郎嵩壽奉命出使外洋疏請君充參贊官湘撫

王公文韶恐以輕浮褻大朝也疏劾罷之又云諸商

人訟於湘撫益醜其詞湘撫又以夙嫌銜君庭訊審

詰君不堪其辱憤而卒時光緒十二年正月也云云

考王文韶再任湖南巡撫一在同治十年一在光緒

十四年庭訊自牧之湘撫既非文韶則立詞自宜有

別楊氏於下文第稱湘撫不加別白幾令讀者疑其

承上為文修辭殊為自莽卷三書王先謙讀古文辭

類纂後卷六復吳南屏先生書頗欲立異兩家乃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能自圓其說大抵楊氏粗習辭華學鮮根柢而欲撰

述古文自為矜重宜其有舉鼎折肱之象矣



雉舟酬唱集一卷

光緒間長沙楊氏刻本

清楊恩壽越南裴文禩同撰。楊氏有坦園詩錄，已著錄。文禩字殷年，號珠江，越南河內人。乙丑科進士，官禮部右侍郎，辦內閣事務。光緒三年，丁丑，越南國納貢清廷，裴氏充其國貢部正使，楊氏時官湖北，充湖北護貢官，迎裴氏於巴陵，送至信陽而別。兩人朝夕相聚者一月，<sup>互相贈答</sup>，凡得詩百餘首。楊氏刻之為此集。卷首有孫衣言題詞及楊氏自序。今觀此集，楊氏諸詩大都已編入坦園詩錄第十

六卷中，裴氏籍隸越南，雖濡染中華文化，頗嫻吟詠，以中土詩人之篇，嚴格繩之，疵類良多，欲求抗手中原，不無遜色。故今第附存其目云。

樂園文鈔八卷

道光甲辰子嚴正基刻本

清嚴如煜撰。嚴氏有嚴樂園詩鈔，已著錄。此文集八卷，為嚴氏卒後其子正基付刊。卷首有賀熙齡序，並附載陶澍湯金釗所為嚴氏墓誌神道碑文。卷一為辨書後論，卷二為論，皆討論古事之文。卷三為說記序，卷四為紀略傳書事墓誌行狀哀辭書。卷五為苗疆總議，為乾隆乙卯黔苗作亂，嚴氏策劃征勦之文。卷六為御試集，為嘉慶四年嚴氏舉孝廉方正御試廷對之文。卷七為漢南雜著，大抵皆嚴氏官陝西時吏牘及諸營建記文，而畿輔水利諸文附焉。卷八為壽序，嚴氏以吏治卓絕一時。卷五、六、七三卷為其經濟措施之所在，立心懇摯，慮事周詳，與其所著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互相表裏，信為可傳之作。餘如卷一宋宣公辨，謂宋宣公傳位於弟穆公，上承商人兄弟相及之義，讓德可嘉。至馮與與夷之亂，乃子弟之不育，不能歸罪宣公。駁公羊傳及呂東萊之說。書左氏隱公後，謂魯隱公之能讓國，春秋已許之，以求仁慕義之心，受慘變於其弟，乃由於桓公之不德，不

能以責隱公。斥呂東萊之苛論。書春秋齊晉後。謂春秋時霸業無過齊晉。其事功遠勝於諸國。而齊篡於田氏。晉分於三家。受禍之烈亦過於諸國。非天待齊晉獨薄也。良以齊晉所謀皆召禍致害之心。其臣下亦習其術而為之。特變而加厲耳。論秦謂論者咸謂秦之王業基於孝公。其實不然。蓋秦有大功於天下者三。驪山之禍。周夷於狄。秦仲以死勤事。而襄公復有敵王所愾之誠。則周之晏然而東。未必非秦之力。一也。秦三置晉君。最後得文公而成霸業。尊周攘夷。

二也。楚滅於吳。秦哀公感申包胥之義。出兵救楚。遏吳使不能爭中原。三也。至若始皇祖孝公。李斯法商鞅。秦遂以亡。則謂秦亡於孝公可也。論范雎蔡澤。謂二子取富貴不足嘉。其能全富貴而卒去。為可尚。卷二論兩主。謂古所以為賢者。存事軍帝奇察之主。而獨崇寬本。論王導謝安。謂東晉禍變與南宋同。其人材國勢皆不逮宋。而晉未嘗如南宋之屈己講和者。以晉能用賢相。宋有賢相不能用也。論古皆為有識。卷三地不足以圓人說。義本尋常。不足特為一說。蓋

嚴氏籍隸淑浦。為湘西偏地。殆為激發其鄉人而作也。卷四羅慎齋先生傳。資掌故。卷四書札數首。多親切有味之言。而與劉楓山一書。自述其三十以後痛自損抑。折節為儒。乃自知前此意氣自許之過。尤足為少年豪宕自負者之砭云。



海秋詩集二十六卷

道光戊戌  
自刻本

清湯鵬撰。湯氏字海秋，湖南陽人。道光三年癸未進士，官至戶部郎中。道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四。湯氏天才絕特，所為詩淋漓酣暢，不規規於格律。其為人，五古如感春十九首，秋懷九十一首，古意八十首，九懷二十八首，追擬嗣宗，得其神理。七古如孤鳳篇，放歌行四十首，前後忼慨篇，如長江大河，浩瀚無涯。律體胎息唐賢，亦多佳什。斷句五言如寄巴陵方向亭云：蒼蘆一片月，江海百年心。天涯萬里眼，人事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迴腸。送郭與可孝廉云：秋色橫詩舫，蘆花隱釣磯。野望云：山勢盤天地，河聲送古今。尋僧云：紛紛紅葉落，杳杳白雲深。暝色云：白雲依水盡，黃葉補林虛。秋夜云：河漢澄如許，梧桐微有聲。臥起云：風吹殘夢去，鳥喚好雲生。詠懷云：艱難增髮白，澹泊抵年豐。地僻客難到，雲深門自關。舊交云：九原雖可作，萬淚已難償。李石梧勞辛陵兩孝廉至都云：思君淚如水，每夜月當天。懷楊紫卿云：天遠江湖白，人奇幕府疏。送陳筠心云：文心離今古，眉宇半春秋。輓劉中甫儀部云：不

張才子幟，祇讀聖人書。偶作云：獨坐連愁影，多情是

憾媒。送羅錫侯別云：久聚不知樂，言歸忽已愁。畫松云：大木無斤斧，空山有棟梁。極樂寺云：苔深無鳥過，僧老有雲知。送客云：小橋流水活，高鳥白雲齊。答孫琴西云：天憐吾道弱，君自浙東來。調苦彌蒼莽，名高送坎坷。哭次兒健昭云：偶從天上落，肯向世間留。丙申八月十二日送弟鴻携亡荆瑞華殤兒健昭之柩南歸云：死別還生別，秋聲雜哭聲。送黃香鐵孝廉云：尊鱸隨野艇，難犬滿巖扉。獨往無<sub>維</sub>合，空山少是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林少穆中丞入都云：九重求治急，開府帶春來。送喬見齋觀察云：乾坤容我靜，杯酒對君豪。寄李碧珊觀察時碧珊遭劾去官云：路<sub>散</sub>驂駒困，天高鴻鵠哀。青蠅天地有，白璧古今憐。寄裕如山中丞云：風霜存翠柏，天地入黃梁。輓程春海侍郎云：艱難失知己，慘澹向青天。詠懷云：百年饒萬事，雙鬢瘦千莖。樹齋席上偕李甫作云：新情閒處活，舊事醉中深。贈孫芝房云：歧路誰知己，名山待少年。酬集生化北劉生詩橋來見云：各葆三千髮，誰當五百年。花之寺云：地偏花徑

合天濶寺門低。獨坐書懷云。不作千秋想。其如兩鬢  
何。七言如與客談湖湘山水之勝云。衡嶽乾坤低泰  
岱。洞庭風雨拔黃河。閉門云。才能受謗有餘福。詩不  
閉門無苦心。夜坐云。月色古今如此白。秋聲天地第  
禁寒。遣懷云。天地無言自風雨。古今未了此文章。訪  
友不值云。空隨明月一時到。不識白雲何處尋。室焚  
云。美官欲殺亦知己。生事不言能古人。潘星齋敘庭  
昆季招飲云。公子能招天下士。蒼生永繫尚書家。歲  
暮雜興云。樓臺缺處數峯見。霜雪封時一徑微。歲莫

雜興云。天地有情還故我。秋冬無事足新詩。十年涕  
淚頻佳節。萬里江湖有故鄉。登樓云。四塞河山千鳥  
外。萬家風雨一秋聲。送簡夢巖孝廉云。三年詩社交  
天下。一夜鄉心過嶺南。憾別云。蚤識文章易蕭瑟。便  
應巖壑與纏綿。春日言懷云。欲醒欲眠春鳥過。忽晴  
忽雨桃花開。詠懷東汪衡甫云。請看天下無端事。盡  
是人間最好詩。書懷云。數聲幽鳥是非外。一片涼風  
醉醒閒。喜胡慕庭明經入都云。要卷英華如處女。不  
離庭戶有餘師。送敦甫宗典試江南云。帝曰才人

樓草莽。公隨秋色到江南。散步昆明湖云。歷歷鳬翳  
秋影活。深深臺榭夕陽留。送何子下第往浙江云。  
吾道非與能傲命。君今往矣莫回頭。溪行云。行看邱  
壑有生意。坐見雲霞來點頭。送楊杏農孝廉云。肯有  
文章半推挫。君無羽翼且韜藏。酒樓云。陶潛醒醉非  
關酒。杜甫行藏只倚樓。九日登高云。九月天風吹木  
葉。百年人事餞秋光。皆清新可喜。林昌彝射鷹樓詩  
話卷十九云。海秋偶見佳篇。輒思並之。其才足以橫  
掃一世。而詩格亦因此漸減。林氏與湯氏交好頗深。

其言自為可信。傳熊湘鈍安陸錄卷一云。湯氏才氣  
信為橫溢。惟駿快之作。常有發露太盡之感。不如  
驚緩者之紆徐可思。乃知龔定庵已亥出都別海秋  
詩所云。勇於自信。故英絕勝彼優孟。備仲為者。言其  
自負有優孟也。其所論亦為平允。要之才氣縱橫。  
是湯氏之所長。馳騁節。則猶未至。或者特專較促。  
而不無開闊。是其所短。然他人忠才不足。而湯  
氏忠有餘。固自一時豪傑之士矣。



李文恭公詩集八卷

子李概  
刻本

清李星沅撰。李氏字子湘，號石梧，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壬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太子太保。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廣西軍務，咸豐元年卒於軍。年五十五。諡文恭。李氏詩以氣力豪邁見長，卷中以七律為最勝。五律次之，五古為最劣。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九錄其交河晚發云：天連大漠沉刁斗，地入平沙散素駝。樹杪明星寒不落，馬頭殘月照無多。稱其頗有風骨，良為允當。其他斷句，如宿旅店書壁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云：雨聲敲夢碎，風勢挾濤奔。灘云：舟從巖際落，石與亂流爭。夢游山寺云：楓林濃似畫，竹屋小如船。流水出寒澗，斜陽入暝煙。贈別譚醒漁云：岸逼危峯仄，灘迴怪石多。送勞次山之巴陵云：大雪渡湖水，北風吹暮寒。送羅五芝麓還長沙云：薄宦故交遠，中年鄉思多。重九即景云：游倦畏人事，病餘生道心。舟抵渝城見紅梅數枝有感云：數點梅花開嶺樹，一年春思落江船。小憩覺林云：荷蓋擎珠如靜女，竹林飛瀑作秋聲。舟發重慶云：獨攜歸棹歲云暮，久住他鄉別亦

難。贈熊雨樓云：半肩行李擔秋去，一笠簫聲冒雪來。

放論云：工詩務破窮人例，食肉先儲智士謀。樊城舟

中與劉芑塘朱星泉勞辛陵左青士夜話感賦云：那

能世事都如願，不信天心總忌才。林少穆制軍奉使

回部云：遠水直探星海上，夕陽曾渡雪山來。答湘皋

丈云：秋心萬斛憑高閣，山色四圍留夕陽。皆清辭可

誦，惟其以氣勝，不肯苦吟，往往失之粗率。如岳廟云：

十年功敗垂成日，三字冤埋和議間。是也。此類似五

古中尤多。如論詩云：中如還固雄，及長卿子淵。彼公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安竟陵，變態可厚非。對月憶淑秋季眉兩弟云：我年甫及冠，汝年未及冠。君平卜肆云：云子向西蜀，君平其識他。寄蟬妹云：今之曹大家，鮑謝何可歧。以文為詩，率易殊甚。讀者好而知其惡，斯可爾。

李文恭公文集十六卷 子李概刻本

清李星沅撰。李氏有李文恭公詩集，已著錄。此集為李氏卒後其子概等編次付刊。第一二卷為散體文，三四兩卷為駢體文，五卷至八卷為滇南軍事書札，乃李氏任雲貴總督討緬甯叛回時事，九卷至十六卷為粵西軍事書札，則洪楊起復李氏任欽差大臣時事也。書札雖覺瑣瑣，頗足證明當日軍事情形。駢文託體不高，尚無巨類。散文則似非李氏所長。繩以文律，頗多不合。卷二元配郭恭人行略云：乙未奉命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使粵，甫抵任，母攜弟輩就養。丁酉五月，母命棹南還。按此為李氏督學廣東時事。其母由粵返湘，乃是由南而北，何乃云命棹南還耶？又云：戊戌三月，塗次聞出守漢中之役，星沅仍擬挈眷行。恭人以女相長大，當令子歸，獨留京師治奩具，迨嫁事既成，而星沅近移中州，恭人先後至，夫先至或後至，二者不得相兼。先後至語殊費解。又云：星沅駐漕次，間以內無鉅細，皆恭人經理。恭人亦辭煩瑣，隨事函悉，諄諄有餘裕。隨事函悉，語意不明。文末云：謹略。按行述可云：謹述。

行畧不得云謹略，以略非動字也。羅君荆畦墓志云：

尤篤於手足誼。仲弟亨，裴工為文，每一藝出，君贊賞不置云云。末云：仲弟郵書至，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之原。在作書之意，仲弟承上文之仲弟亨，裴為言，以文勢言之，則幾令讀者疑為作者之弟矣。張篤齋先生家傳云：至吾鐵菴夫子及伯兄銅士先生以文雄長中湘，突稱伯兄，病與羅君墓志同。若增一其字，云及其伯兄銅士先生，不為明白耶？前貴州布政使李公墓志銘云：天使如公數舉擔當世務，經畫封圻，必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克建樹非常，幹旋元氣，大有裨於國計民生。何止以東南財賦之區，惜不得假手於公，為之補偏救弊耶？末三句語意轉著不明。邵陽縣學訓導張公墓誌銘云：張公第鎔，韓廷鏡，道光乙酉科優貢生，就職訓導，歷署祁陽、新化、邵陽縣學。按歷署縣學，文氣不貫。李氏蓋以訓導已見上文，故下文省略，不知此決不可省也。



梧筌館聯吟初輯二卷 道光丁酉自刻本

清李星沅郭潤玉同撰李氏有李文恭公詩集已著錄郭氏字筌愉湖南湘潭人嘉慶甲戌進士陝西郭縣知縣郭汪燦之女李氏之室也道光十八年戊戌卒年四十二梧筌館者李氏字石梧郭氏字筌愉各綴一字以為名初輯者編刻時尚豫期有續輯也郭為湘潭舊族與門女子皆能文章郭氏祖姑母姑母及姪女皆工詩郭氏以耳目濡染又益以庭訓故頗能詩自嘉慶戊寅郭氏歸於李閨中唱和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虛日即李氏偶與筆外遊恒以詩筒相往復香閨韻事談者雖之此輯為道光丁酉李氏任廣東提學時編次付刊實郭氏卒之前年也卷首有李氏自序云初欲去其繁複及纖屑不成章者所存殆無幾筌愉曰是何足言詩聊以志唱隨耳若雕鵲之闌闌鵲龍德牧之邕邕自暢其天同聲相應必操節奏繩之母乃迂乎遂備錄付梓云云今考李氏詩集卷八有雜憶絕句多首乃郭氏逝後李氏追憶生平之作有自注云筌愉初以詩質予顧案頭水仙數枝香沁冰雪

入春猶花遲疊韻唱和又云予催妝詩云又要青蓮

分錄筆鏡添箇女門生戲贈詩云天生女學士可惜是無鹽又云筌愉甫還四潭予有句云欲把相思訴明月月中人忍笑郎癡又絕句中一首末二句云寄遠不堪尋斷句山何處是展州自注云末句即館沅陵時筌愉見懷之作今此集卷首無水仙唱和之作李氏所引諸句集中亦未見且兩人酬唱二十年亦不應止此二卷然則李氏於唱和之作刪削良多序所謂備錄付梓殆非事實蓋以集中佳什無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李氏聊為此言以自飾耳

讀書延年堂賦存一卷 同治五年  
自刻本

清熊少牧撰。熊氏有讀書延年堂詩鈔，已著錄。此本為熊氏所著賦集，凡賦十三首。李氏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二十一有所撰熊氏墓誌云：會稽吳梅梁侍郎督湖南糧儲，發策以詩賦試士，得先生作，大驚，署超超等，待之以國士云云。故熊氏以辭賦蜚聲一時，實錄於此。此本前有自識云：往者非就試，不作賦。雖宗工謬加賞異，益用顏池，今髦矣，未逮之志，付之闕如。同學諸子搜得十餘首，請附存集中，以揚子雲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才，尚悔少作，況遠不及子雲者耶？所云宗工賞異，殆即指吳侍郎而言。熊氏雖頗有文才，未能免俗。又據其所稱，諸賦皆少時應試之作，其格律未高，鏗鏘未至，固其宜矣。

讀書延年堂駢體文存二卷 同治五年  
自刻本

清熊少牧撰。熊氏有讀書延年堂詩鈔，已著錄。此集二卷，文依類編次。第一卷敘六首，記一首，跋三首，書四首。第二卷啟五首，賀啟一首，謝啟二首，墓誌銘一首，銘一首，頌二首，凡文二十六首。首有熊氏自敘，謂四六為文章一大宗，造端於六經，引伸於百氏，音中律呂，製播金石，學者苟昧於陰陽奇偶之用，概以俳優目之，則無以與乎著述之事。近世辨志書塾駢文鈔上采馮子髡司馬子長諸葛武侯之文，崇雅式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洵知言哉。余舊彙中應酬纖綺諸篇，痛從刪汰，聊存此帙云云。其持論頗正。辨志書塾駢文鈔，即李兆洛選本也。集中諸文以書札為較佳，餘無多可取。卷一覺世真經集說圖證敘云：小戴禮編，得賈疏乃可據。按以熊氏稱賈疏言之，似小戴禮編指儀禮。戴聖固傳儀禮，然鄭注本儀禮十七篇次序實本劉向別錄，與聖本次序不同。唐人賈公彥作疏，既據鄭注本，則不得以經本屬之小戴。至為小戴禮記，今通稱禮記作疏者，為孔穎達，非賈公彥也。卷二賀李輔堂觀

為記誤。



二六二

察新婚啟云公子輩如齊送女春秋特書無論春秋所書為諸侯之事熊氏取以相擬為擬於不倫且輩所逆為魯桓公夫人文姜其後文姜與齊襄公通至於與弑桓公為魯所出又豈可以擬耶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劉果敏公文集一卷 光緒十五年家刻本

清劉典撰劉氏字克菴湖南寧鄉人諸生以軍功官至陝西巡撫幫辦陝甘軍務通政司通政使光緒四年卒於甘肅軍次謚果敏此集凡文十四首記五首序跋六首送序一首祭文一首墓志一首既非依體類編亦不據撰文先後編次頗無條理卷後附錄公牘文字十八首考劉氏著述別有批牘五卷書劄一卷此十五首與批牘書劄相類何以不入彼而附入集中頗不可解核其付刊先後此在前而彼在後自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非以此補遺豈彼二種皆成於幕僚之乎而此諸文為劉氏親裁歟莫能明矣劉氏文頗平實議論亦尚正大昭忠詞記敘其從軍及轉戰各地情形頗為扼要送朱都轉石翹回江序述湘軍將帥多出於朱氏之拔擢頗於史乘有關考劉氏書劄上左文襄公書有云昨接朱石橋都轉來紙論及吾湘省志當事欲以湘勇犖場歸文正公頗有不平之意典以為古來之是非未必盡是公論凡事祇求在己身外之名似可不爭至如紀事之書必徵諸實是則任事者之責

也省中士論大丰與石翁同恐志成之後不免有議之者繼其後耳據此劉氏此文正有為佈作非同泛泛惟篇未特出朱氏名字籍里有類傳記與贈序體裁不合耳劉氏實為其里人劉基定校刊復園詩集曾撰序一首置於簡首而此集不載不知其遺漏未收歟抑文係他人代撰故屏而未錄歟集中篇幅雖少而誤字頗多送朱石翹都轉回江序云鋤治姦宄究誤作究祭黃藻思云驟聞噩耗耗誤作託周母王恭人墓志銘云連年受本邑邑侯之聘掌教玉潭雲

山西書院受誤作授校勘草率可以見矣

補石山房文集四卷

光緒乙未長沙劉金垣刊本

清曹光詔撰曹氏字識山湖南湘潭人諸生咸豐間嘗贊湘鄉縣知縣朱孫詒幕以知兵聞光緒十年甲申卒年七十六此集四卷為曹氏卒後其姻家劉金垣吳復等集贊付刊據卷末劉氏跋謂先就文集中撮其尤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分為四卷付諸剞劂則此集尚非曹氏文之全豹也曹氏學有根柢卷二春秋楚國疆域考歷引傳記證春秋時楚疆域已及湖南駁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之說頗為翔實說文

仞字八尺攷謂程瑤田通藝錄謂伸手度物度廣與度深形勢不同度廣兩手全伸故為八尺度深則身側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形故為七尺段玉裁取以注說文謂可定仞八尺七尺之說不知從側身之形求其弦固為七尺若求其弧仍當為八尺况先定制以人體為法制器利用是用器以側深淺非用人體以側深淺不當有側身之說立論至核足闢程段之口卷三城隍廟永誠堂募資引謂唐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



城隍文不獨吳越有之。駁李陽冰縉雲城隍記之說。亦頗審核。讀荀子。謂禮論篇略於養生。詳於送死。蓋緣斥墨子薄葬其親而作。立論亦殊精當。卷四新建夏廷樾行狀一首。有裨史實。行文有元稹之致。而駢體尤長。卷一擬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卷三答書雲史明府書。報邑侯夏惇庭明府書。婀娜剛健。妮動人。尤為傑構。惟卷二三單法。謂井田之法即三單之法。頗嫌無據。讀荀子。謂非十二子篇貶及思孟。而韓詩外傳所引止十子無思孟。則非思孟者乃韓非李斯所附益。非荀卿之言。不悟荀卿果不及思孟。則所非止十子。何得以非十二子名篇。豈篇名亦韓李所改乎。至韓嬰詩傳止及十子。明係韓嬰削去。不足證荀書之本無。曹氏之說。固為荀卿回護。非確論也。通覽全書。可取者多。正不得以偶有疵瑕累其全體矣。

十二梅花書屋詩六卷

光緒己丑自刻本

清郭慶藩撰。郭氏字子潛。號岵瞻。湖南湘陰人。諸生。官浙江候補知府。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卒。年五十二。此集分年編次。首數卷格律未嫺。語多拙澁。而古體尤甚。末二卷殆為中年以後之作。篇幅漸老。而七古淋漓酣暢。尤為出色。如卷五易卓超遠道見存深感其意臨別再賦長歌贈之一首。卷六壬午九月楊柳樓臺作。日本刀歌。奉寄王逸梧祭酒。過蔣山遙望金焦二山。娉磯過霧。縱陽九江舟中。病愈放歌。寒夜寄

懷李芋仙明府諸篇是也。近日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百七十九選郭氏野望五律一首。新霽七絕一首。將之日本奉別張雨珊司馬即送其之山東七律一首。獨不及其七古。就其所錄都是少作。而不及其晚年之篇什。似未為善擇者也。卷六舟中望福山云。山色迎舟勢蜿蜒。忽看雄鎮障江邊。魚龍宵靜月沈海。星斗光寒霜滿天。秋氣萬山愁病骨。西風十里送歸船。故人落落成高尚。未肯輕將大纛懸。此篇沉雄高渾。格律老蒼。較之奉別張雨珊司馬一首。相去何啻倍

徒而乃舍此取彼抑何顛倒乃爾耶卷中誤字頗多  
卷六壬午九月十八日三十九初度感事述懷云歲  
月祇合斷輪老斷誤作斷過蔣山遙望金焦二山云  
準擬支筇凌巖劣準誤作淮此類似尚多聊記二事  
以誌讀者

盤山詩草九卷 新化三味堂刻本

清歐陽輔之撰歐陽氏字室甫湖南新化人據卷首  
陳今柱序知歐陽氏嘗入劉武慎公粵西漢中華又  
嘗佐劉忠誠公於兩江佐魏光燾於雲南武慎重其  
才欲列諸薦牘以去就要之始已蓋亦孤介之士此  
本為新化三味堂書坊校刊此書坊即陳氏所設也  
卷末有自跋謂年十五六時第習制義律賦試帖偶  
見同宗人歐陽輅礪東詩草則酷嗜之潛與從弟恪  
拈題唱和丁卯出游時有即景詠懷之作光緒辛巳

與益陽王德基懷欽同在劉武慎雲南幕府發篋就  
正謬見稱許謂加以辟菴足掩孫石溪歐陽礪東有  
味其言遂成吟癖辛丑游滇歸後略事揀錄益加利  
削編為九卷云云知此冊實其所手定歐陽氏於詩  
用力頗久亦間有佳章因統觀全卷大都平衍無  
不能精警動人若非才力過低富錄取法太過之故  
因近見傅熊湘鈔客勝錄錄其大者寄魏大涼州垂釣  
五律三首登獨秀峯放歌七古一首云稍驅使才氣  
稍涉新張工力所至亦未可掩長篇才力噴薄時有泥

沙併下之憾評隱頗公足為歐此集定論矣



覺顛冥齋內言四卷 光緒戊戌自刻本

清唐才常撰。唐氏字佛塵，湖南瀏陽人。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拔貢，官任湖南時務學堂教習。庚子以謀起兵被戕於漢口。年三十四。中國自甲午之役以後，士大夫羣感於舊政之不可以圖存，亟思求革新以救國難。而湖湘人士感之尤切。會其時陳寶箴任湖南巡撫，黃遵憲任湖南按察使，江標任湖南提學使，陳黃江固皆憂國賢士，而陳子吏部主事三立隨侍在湘，復多所贊畫。於是與湘紳鄒代鈞、熊希齡、譚嗣同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等同心協力，開學校，設學會，立報館，興警察，一時湖南新政之多且勇，冠於天下。海內外莫不稱之。唐氏既與譚君為至交，又為江君所拔識，故其時贊助新政之一人。初江君蒞湘，創湘學報，以經學史學與地算學時務格致分門撰著。唐氏實為撰述者之一。此集文字，大抵皆湘學報論著也。持論率主南海康氏孔子改制之說，旁及外國政治學術宗教法律與其時政。而於中國與外國之交涉情形尤所斤斤致意。雖其辭達大都本自譚籍，由今觀之，不免淺陋。然其

唐宋禦夷得失論，比較兩朝禦夷之策，衡其得失，頗為中肯。朱子語類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條證，駁朱子語與西洋新說相合者一一比附，足證朱子學問之精實。為有功臣哲，文體力模襲自珍，康有為，雖才力不逮，亦頗具體面。云。

唐宋禦夷得失論，比較兩朝禦夷之策，衡其得失，頗為中肯。朱子語類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條證，駁朱子語與西洋新說相合者一一比附，足證朱子學問之精實。為有功臣哲，文體力模襲自珍，康有為，雖才力不逮，亦頗具體面。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瓦缶雷鳴四卷 光緒丁酉上海紹  
大書局石印本

清黃家驥撰。黃氏字曉秋，湖南湘鄉人。仕履不詳。卷首有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黃氏友人程霽序，稱其納職黃門，日僕僕於長安紅塵十丈中，則黃氏嘗仕京師，不審其果為何官。又卷四有崧園訪程子大晚話，知其與程頤萬相識為光緒間人而已。卷中詩句頗多俚俗。卷一天詩云：今日作天詩，詩膽如天大。文運既天開，詩運應應通。蛇吞象云：人服恙不起，心腹我謂貪心太不足。都門除夕戲詠云：既然除盡客中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夕，舊恨新愁應併除。訪桃源洞云：洞既有源在，吾欲一問之。暮吟云：明朝更有大雪下，主人訪我當騎馬。家居喜蕭季陶先生過訪云：文字流傳招所忌，或鄙俚不詞，或語句費解，不足言詩也。

樂陽詩存十二卷和陶詩一卷 自刻本

民國王以敏撰。王氏字子捷，號夢湘，又號古傷。湖南武陵人。清光緒十六年庚寅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截取江西知府，入民國卒。王氏早歲客游齊魯，酒邊扇底，多緣情綺靡之作。中年以後，詩情漸壯，聲調益高。少與易氏順鼎齊名，詩才之盛，不逮易氏，而格律嚴謹，過之。集中新句如卷三冬感云：野寺鐘清夢寥天雁話愁。雜感云：天容貧病猶耽飲，念絕貪嗔尚賸癡。何處堪消暑云：銷香通午夢，虛響戰秋聲。卷四空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囊云：漫矜千首富，不敵一錢真。冬感云：但道長江變春酒，好鋤明月種梅花。寥寥云：誰家曬漁網，和月挂松枝。天河云：雲流聲不去，月落影逾明。冬望書感云：野雀背人穿亂竹，溪風吹雨入高槐。卷五人日遣悶云：地僻魚蔬登市晚，歲新笳鼓賽神忙。雨後郊行云：細路溼微雨，遠林開杏花。夜坐云：萬樹烟霏明宿鳥。四山秋影落空潭。九日前一日云：新詩格變爭山瘦，故侶書遲抵玉溫。卷六日夕渡齊河云：一角孤城河里，四山落日客扁舟。登平原城樓云：四野桑麻新雨



復千家烟火暮鐘時齊河道中云千村水宿人如雁  
一綫隄防路似蛇阻風獨崖口云長河連夜雨獨客  
一舟橫天濶雲如立村遙火不明赴歷城云山隨雲  
返寒無影河挾冰流折有聲卷七答李俊臣舍人云  
不有銜杯樂誰忘作客貧諸嶺春早綠山華雨餘新  
子蕃以詩來再答云過雨秋山色微風落紙聲和子  
蕃云坐閒山氣一絲領世外水流終古清卷八北上  
題晏城壁云積雪白於水亂山青向人蘆溝橋云萬  
里潭河來朔漠一鞭寒食過蘆溝阜城大風懷伯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云天容如潑墨風力欲掀車卷九拜岳王墓云帝本  
無心歸二聖天胡比酷壞長城獨遊雲棲寺云數峯  
雲外合一塔島邊明秦淮晚泛云六代尋春花有淚  
大江流夢月無聲卷十一韓侯嶺云成敗一丞相恩  
仇兩婦人不寐云萬葉聲如雨開門月正中卷十二  
渡黃河云水從星宿落人自雪山來徐溝云薄暝山  
如睡微陽雪不融皆佳句也和陶詩有沖淡之致頗  
能自具面目不全以貌襲為工近日陳衍近代詩鈔  
云王氏有礪陽詩存初續集此十二卷皆初集續集

未見然陳氏所錄諸作皆具此集中疑本無續集而  
陳氏誤記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袁碧齋詩五卷 光緒乙巳揚州自刻本

民國陳銳撰。陳氏字伯弢，湖南武陵人。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官湘潭縣學。桂陽州學訓導。江蘇候補知縣。入民國後卒。陳氏從王湘綺遊，故詩體宗法魏晉，頗得其神貌。古體如卷一壬午秋試落解將歸江上別陳八兆葵，酬贈郭侍郎嵩壽，奉懷何璞元衡陽。卷二將出都門留別衡山二李，繆筱珊編修宅餞集賦詩留別諸子，敘哀詩，哭詹秀才，庚寅七月往長沙道經郡城寢疾未發聞婦病輒止先之以詩，長沙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莫步出城北門遂至開福寺曠覽有感作，春懷，卷三偶感近事寄懷宋檢討參贊使館兼呈曾郎中廣銓，龍陽陳丈訓導永興提學試榔期已先至而疾作旋返余自桂陽往訪不過悵然作歌仍題其卷尾，聞臺灣戰事遙寄俞大明震，卷四憶廬山，春雪即事，皆意旨真切，不同有貌無神之作，律體斷句如卷一早涼懷陳嘉言賦得聞雁同何承道作云，燭暗涼初入樓高夜易驚，卷二身發潞河至天津云，夜涼知近海波動欲遙山，沌口舟夜云，夜靜江流闊，天高水氣騰，見

池荷感秋云，砌陰微見月，葉響欲來霜，隱山致祭胡

文定祠往返有作云，眼垂鄉夢近，心死故交疏，卷三

東湖云，世外閒雙漿，天涯訊一鷗，皆清新可誦，第五

卷為七言律詩，蓋陳氏自謂不工七言律，故別為一

卷，傅熊湘鈍安陸錄卷一云，陳氏自以不工七律，實

則七律亦多有工者，如人日春游云，人日題詩花欲

然，尋春直到秦淮邊，草堂新水才三尺，野客閒鷗又

一年，隔岸好山多入座，過橋名酒不論錢，相逢那便

添惆悵，贈取楊枝作馬鞭，何嘗不清脫可誦，評陽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平允，近日陳衍近代詩鈔徐世昌晚晴移詩滙於陳氏詩皆有所甄錄，知此集流傳頗廣矣。



哀碧齋雜文集一卷自刻本

民國陳銳撰。陳氏有哀碧齋詩。已著錄。此集凡文十二首。以文體類次。箴一首。賦一首。書一首。序四首。行述一首。家奠文一首。哀文一首。祭文一首。弔文一首。除先母行述為散文外。餘皆駢儷之詞也。陳氏夙為王湘綺所稱賞。故所為辭賦皆工麗過人。卷中與宋芸子書。芬芬排側。易實甫魂南集序。忼慨激昂。瓊海樓日記。自序。敘次瓊海景狀。生動如在目前。奠母文。紀述瑣屑。楚楚動人。祭劉忠誠文。高簡肅括。皆不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為傑構。全集篇幅雖止寥寥十餘簡。固自卓然可傳矣。惟與宋芸子書云。還揭五羊。曰惟改歲。今夏南旋。墓草青矣。按陳氏由粵還鄉。乃係由南而北。不得云南旋。此與李星沅文集元配郭恭人行略敘其母由粵歸湘云。母命棹南還者。語病正同。要之同為失實。哀啟籃文序云。婁詢手澤。闕無報章。按序及文並不及籃為陳氏先世遺留之物。且序中有皇太后皇上。方西巡太原之語。知其文作於光緒庚子。後四年癸卯。陳氏撰先母行述時。陳氏之父猶健在。縱令致籃

為其父所嘗擄用。作文時父尚生存。尤不得稱手澤。此其修辭之失。決無可解免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蘇庵集十八卷宣統三年曾會輔堂刻本

民國曾廉撰。曾氏字伯陽，湖南邵陽人。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舉人，官陝西候補道，以黨庇奉匪落職，入民國後卒，年七十餘。此集十八卷，前六卷為詩，卷七上為賦，卷七下卷八為論，卷九為考經義，卷十為序，卷十一為序書後跋，卷十二為疏箋，卷十三為書，卷十四為傳碑墓表誌銘，卷十五為記說，卷十六為銘頌贊祭文哀辭弔文，末二卷為雜著。曾氏頗能文章，而詩尤傑出，其詩不主一家，而天趣橫溢，新意瀾翻，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若毫不經意，而動合自然。卷七溫矯賀循陳貞明張璪諸論及朱子九廟圖論七篇，皆說明禮制，謂天子諸侯由旁支入繼大統者，皆當定為昭穆，雖諸父諸祖父亦然。蓋親親尊尊之義，兩不相蒙，故服制天子諸侯絕旁期，無緣復敘親屬，溫矯疑一帝一世將祭有不及禘，天子反不若庶人，乃僅知禮之常而不知其變，反復申明，凡數萬言，曲暢旁通，使春秋逆祀之旨沈霾千餘年者燦然復明，最為有功經傳。卷十一通鑑漢紀書後，謂史家之體有二，曰斷代，曰述古。

述古之體又有二，一曰以敘述示法，一曰以褒貶見

意。惟其為斷代，故范曄修後漢書載耿紀韋晃起兵討操，以范氏據漢立言，不得不認操為賊也。至陳壽修魏志，亦為斷代，而書王必討斬紀晃等，以既已帝魏，據魏立言，則又不得不認抗魏者為賊也。至司馬光脩通鑑，文同於陳壽，朱子脩綱目，文同於范曄，同為述古，兩不相同，則以一第主敘述，一明褒貶故耳。故四家之史體制不同，不可併而為一。尹起莘綱目發明以此議司馬公者非也。衡論史裁，亦具特識。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卷十三與楊子玉書云：明乎孔子時書止二十八篇，則書序非孔子作，自可信矣。按漢世有逸書十六篇，明見傳記，又墨子諸書稱引尚書篇名出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安得謂孔子時書止二十八篇乎？卷十二應詔上封事，意欲杜絕西學，上都察院請代奏疏，營救山西巡撫毓賢，皆為迂謬不通。他姑不論，即以曾氏文中屢稱曾國藩之賢，國藩知西人之有絕技，故派遣學生出洋，其辦天津教案，平情處理，不激不隨，何嘗如曾氏之拒絕西學，黨庇匪類乎？蓋曾氏讀



書論古頗有特長而當世之務非其所習略其短而節取其長斯為善讀者矣

鈍安詩十二卷補遺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  
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傅氏有國文法教科書已著錄傅氏勇於為詩嘗自詡一歲有詩三百首故此集十四卷有詩千三百餘首之多而佚刪者尚甚夥也光緒庚子傅氏年十八即始為詩嘗自輯癸卯以後所為詩凡十卷民國六年以長沙日報館燬於火稿付焚如旋得友人鈔本益以南社所錄各得若干首斷自宣統辛亥迄民國十三年甲子編為古今體詩八卷鏤板印行其少作與雖非少作而不欲存者盡行芟蕪即此本前八卷是也其後又自續輯甲子乙丑詩一卷丙寅詩一卷即此集九十兩卷也又有丁卯戊辰己巳詩一卷庚午長沙被陷傅氏蒙難出走迄於冬間卒前數日共有詩若干首傅氏卒後其友人劉謙為搜輯遺稿知丁卯戊辰己巳一卷詩稿全佚因從各方徵求及見於瓊湖唱和集者得十之六七爰與庚午避地之作合編為二卷即此本之第十一十二兩卷是也以八卷鏤板已燬於庚午之難故此仍重印其補遺二卷則庚子至辛亥之作也全集以七律

為最多亦最擅勝格律宗法宋賢時亦得其神理鈍  
安文中有宋七律詩選序目一首謂律詩欲其一氣  
流轉少取而深入少取故廉深入故悍其所宗向可  
以知矣斷句如生事十年猶汗漫人閒一息有滄桑  
世有斯才吾見罕天方降亂佛悲深此日湖山宜澹  
治一時欄檻與流連文章早分成難肋功罪還應託  
馬肝病餘祇覺一身累別後相看百事疏我魚已覺  
樂非樂木雁寧論才不才負戴尚能偕婦隱死生終  
竟為誰來一燈回夢人初醒萬籟噓寒天欲冬一脈

倘存誰復死萬山無語我歸時一春長困令人病眾  
綠爭榮各自肥高田初足一犁雨矮屋時當四面風  
二月花如十五女百年人醉幾千杯花飛春盡聞鶉  
語草長泥肥有燕喧角山半缺雲還補弦月漸圓秋  
欲中風搖老樹山精立月澹寒煙村犬喧往事經年  
成隔世人閒一念蓄千悲歲闌客困徵文債世亂人  
爭賣國錢萬山待醒春初動一水自澄天欲浮何圖  
酒綠燈紅外猶見周情孔思人與子低徊千載下各  
成憂憤一家言綠草剗如僧頂髮紅蕉卷似美人心

看君涉筆有佳句似客還鄉見遠村鬢毛歷歷有秋  
意歌哭塵塵換夏聲我病眾生今亦瘁臣精壯日為  
誰亡皆可誦惟卷二晚眺云小山如几足憑凭憑凭  
通用義同連用殊為未合卷十海上觀梅郎演劇五  
律云傾國連瀛海傾城動萬人詩為律體而以傾國  
傾城相對不合規律



民國三年

鈍安文三卷

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傅氏有國文法教科書，已著錄。傅氏一時以文有名於湖湘間，此傅氏卒後其友生所輯遺文也。卷一湖南圖書館圖書分類目錄序，詳說圖書分類之法，謂不挾破四部，即無以容納新書，不變通近日通行之杜威十進法，亦無以安置舊籍。細繹漢志七略之分實能包括羣流，乃廣其意，設為十類，兼收四部，旁采十進，而以諸經獨立為一類，識以諸經分屬各類者為不明國性，自滅宗風，持論頗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有見。卷二匡先文傳，亡友甯太一事略。卷三吳稱三先生墓誌銘，其人或以俠烈亡身，或以文學垂教，均與掌故有關，足裨史乘。行文大都明白曉暢。卷二記元因尼及里之藝二篇，模擬震川，頗為神似。卷三外舅潘公墓誌銘，先考潤康府君墓誌銘，規撫中郎，亦差具體。惟卷一葬墓遺稿序云：同人為賻其喪，返葬於尊陽鄉江嘴祖山之陽，以賻喪為經紀其喪，謂詒不合。葉陶希先生五十壽言云：固不敢以當世謬談達官貴人之言而重冒先生不韙也。海鹽朱葆庭先

生六十壽言云：鳳蔚之功可永金石於無既矣。卷二楊烈士卓林傳云：無娶，以兄子繼其後。冒先生不韙。永金石於無既，無娶，諸語大有語病。卷三外舅潘公墓誌銘云：抑施于躬者，畜而遺其後者，麥以麥作厚義用，似本說文。然說文麥下云：麥，芒穀，秋種，冬收，故謂之麥。此許君以糶麥為聲訓，不能直訓麥為厚也。卷一悔晦先生六十壽序云：使天侯孔子於魯以繼周，或且生若陽虎，儔如之倫，以富貴雄視當世，而免乎東西南北車馬之勤，與夫削迹伐樹絕糧之厄，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孔子之於後世，未可知也。不惟以孔子擬人太失不倫，而意謂孔子若為諸侯大夫，將不能有孔曰如今日之德，尤為侮聖，難免妄誕之譏。目綜觀全卷，要為瑕不掩瑜，固不失為能文之士也。

鈍安雜著一卷 民國二十一年  
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傅氏有國文法教科書、已著錄此集  
凡文四首、一曰中學國文教科之商榷、二曰中學適  
用之文學研究法、三曰養生詮素、四日記醴陵磁業  
傳氏籍隸醴陵、曾撰醴陵鄉土志一書、醴陵磁業一  
篇即從醴陵鄉土志節鈔所成也、傅氏別有文集、此  
四文不入文集、別出為此卷者、以文集皆精心撰述  
之作、而此諸文皆通俗筆札之文、故別列也、傅氏少  
從醴陵老宿吳德裏遊、粗解讀書門徑、又教授中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多年、故中學國文教科之商榷及中學通用之文學  
研究法二文簡而不陋、平易可行、惟中學通用之文  
學研究法小學條下云、有古韻之學、有廣韻之學、有  
切韻之學、當於專門治之、按隋陸法言著切韻、其書  
今已不完、然宋人增修廣韻、其藍本即是切韻、故清  
末陳澧研治廣韻、所得甚多、而所著書名曰切韻考、  
以法言所著書規模具於廣韻也、傅氏以廣韻切韻  
分言、殊為不當、惟據其先廣韻後切韻觀之、似所謂  
切韻者當是反切而言、果爾、當云等韻不當云切韻

也、又書目集部下云、古今詩選、清王士禛編、按王氏  
詩選止有古體、並無近體、後來姚鼐為補王氏之缺  
撰五七言今體詩鈔一書、非出自王氏也、傅氏云云  
顯為錯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恥齋詩集六卷 家刻本

清謝振定撰。振定字一齋，號鄉泉，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江南道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嘉慶十四年己巳卒，年五十七。謝氏負經世才，矜尚氣節。嘉慶元年官御史時，巡東城，遇和珅奴才，乘違制車，謝氏杖其奴，燒其車於通衢。時珅勢張甚，遂以他事落謝氏職。世稱燒車御史云。性好山水，罷官後作東南汗漫游，所至士大夫虛左相待。酒痕墨漬中，獲其寸紙，珍為拱璧。其為世

所重如此。詩筆清遠，五七古自寫懷抱，不事模擬，動合自然。尤為擅勝張維屏詩人徵略初集摘其宵寒燭屢跋瑣碎誦新句，兩足分秋水風清曉夢天諸斷句。楊鍾義雪橋詩話卷九亦稱其在揚州時有酒痕紅到綠楊城之句。今檢是集游揚州諸詩，未見鍾義所稱之句。據謝氏子興曉撰行狀稱謝氏有詩千餘首，今是集不及其半，蓋刪汰不少矣。卷二客有欲為余鐫詩通天洞者，詩以謝之云：一從秋壑留名後，多少遊人不肯題。卷四十二月十九日集汪庶子靜厓芥室為東

坡生日云：忠孝秉高節，肯附青苗錢。窮愁為五成，素位欽昔賢。壽身與壽名，相距奚止千。志事所存，隨時可見，言為心聲，信不虛矣。

知恥齋文集二卷

道光十二年子  
謝興曉刻本

清謝振定撰。謝氏有知恥齋詩集，已著錄。此其文集也。與詩集皆謝氏卒後子興曉付刻。據下卷遊大方山記，知謝氏尚有京師戒壇寺檀栢寺遊記二篇，而此集未見。考興曉撰謝行狀，稱謝氏有古文百餘首，病亟，命索稿交吳玉松編修校閱云云。此本二卷，僅文三十八首。卷首有門人長洲吳雲玉松校訂一行。蓋經吳氏汰去三分之二，故文多不具也。檢王龍文平養堂文編卷二有謝氏集序，稱人之求先生集者

時或於龍文焉取之。爰謀諸其族裔，廣為印行，以風天下云云。其文撰於光緒三十一年。知此板刻近時尚在矣。謝氏風節峻峭，至今為人景仰。疑若鋒鋌發露，不可一世。然其持論至為篤實。卷上與唐陶山書云：振定邇來巡城，初亦浪得廉名，人望而畏，非任重致遠之道。今且盡吾力所得為者，不急赫赫之功，不博矯矯之譽，以息謗忌。於此中歷練一番，殆亦仕學一貫之旨云云。考謝氏燒和珅家奴車，正其為御史巡城時事。燒車後旋即落職。此書有邇來巡城之語。

知作於燒車以前，而其言如此，其非故為矯情沽譽

灼然可知。復初撫軍書，泛論鹽政吏治，深切事理，其

留心經世之務，亦可窺見。邱氏非左氏後馭議，據廣

韻引風俗通，邱氏為左邱明之後。至唐林

寶元和姓纂不載者，以姓纂今非完書之故，不得以

此致疑。考核頗為精審。卷下游上方山記、游華山記，

皆長篇敘次，娓娓頗見功力。蓋謝氏於古文用力頗

深，嘗編讀清代諸名家文，欲選輯一編而未就。又據

卷上與徐鳳輝書，知謝氏兄振宇專心古文者四十

餘年。謝氏少即從其兄學為古文辭而好之。及入京師，出程晉芳門下，與當世士大夫遊，獲聞緒論，宜其根柢頗深矣。



嚴樂園詩集六卷 自刻本

清嚴如煜撰。如煜字煥文，號樂園，一號蘇亭，湖南溆浦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優貢，嘉慶元年丙辰舉孝廉方正，廷試仁宗擢第一，以知縣發往陝西，官至陝西按察使。道光六年丙戌卒，官年六十八。此集六卷：卷一為漢南集，卷二為漢南感舊集，卷三為詠史集，卷四五六為蘇亭集，如煜有經世之略，久官陝西，教養兼施，興滯舉廢，民受其惠，吟詠之業雖其餘事，然集中從軍行憫農詞及其他紀事作，真摯悱惻，論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謂其有杜少陵前後出塞元次山春陵行之遺風又

華陽吟及木麻鐵廠賦諸詩，塞堡行、圍練行、前後鄉兵行，皆闢涉南山風土形勢軍事，為采風者所必錄。七律諸篇，大都詞意悲壯，風格高騫，有明七子風格專家，殆無以過也。湖南通志藝文志載如煜有樂園詩鈔八卷，善化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七記如煜詩刊有洵定集，此本止六卷，無洵定集之名，疑為未全之本。然晉本所錄洵定集中七律諸詩，如示洵陽敦文書院生徒，哭向魯齋，乾白河令黃補堂殉節

防江憶岳麓諸友陽山諸生勸農，凡詩十首，今皆在漢南集中。考如煜初官洵陽，知縣定遠同知，故有洵集之目。後遷任漢中知府，漢南集雖無序跋，漢南感舊集前有自序，有一麾出守之語，則漢南集蓋遷任以後合併前作所定之名。晉本所見，殆其未經合併之初刊。至通志所載八卷，或是誤文，或是並初刊合計，無由審悉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別本礪東詩鈔二卷 先緒己丑王先謙刻本

清歐陽輅撰。輅有十卷本礪東詩鈔。已著錄。此王先謙從十卷本選刊者。故止二卷。據李洽夜談追錄記。輅嘗欲仿山谷編詩例。分內外集而未果。又輅自謂前二三四卷詩可刪者儘多。知十卷中詩輅亦自多不滿。然文章之事。見仁見智。意旨不同。由他人評定。終不<sub>及</sub>自知之明。<sub>杜</sub>工部所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是也。據夜談追錄。輅於歸自湘中宿黃氏山莊留別仲端題張會同明府女弟韻天素藥園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鄧子立南邨耦耕圖諸篇。皆所自喜。而此本俱未錄。蓋輅嘗手定詩稿三卷交鄧顯鶴。顯鶴後編沅湘耆舊集。即取此三卷<sub>付</sub>刊。先謙所錄與耆舊集既不同。則其去取自不盡符輅意矣。故今取十卷本著錄。此本第存其目焉。

南村草堂文鈔二十卷 自刻本

清鄧顯鶴撰。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九年甲子舉人。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寧鄉縣學訓導。咸豐元年辛亥卒。年七十五。鄧氏竭一生之力。以表章先哲宏獎士類為事。如編刻宋周子全書。元歐陽玄圭齋文集。明蔡道憲忠烈公遺集。明遺民王夫之船山遺書。纂輯資江沅湘兩耆舊集。增輯明周聖楷楚寶。皆其表章先哲之事也。集中卷一祀何忠誠公於湘潭流水橋議遷祀寧鄉令邱公暨殉難一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三十六人於北郊義士廟議。及卷十八十九二卷所敘元明諸人諸傳記事述。皆此志也。昔乾嘉間。全祖望著鮚埼亭集。表章明季遺民行事最力。鄧沈道寬序鄧氏此集。遂以全氏集擬之。世之論者莫不以沈氏為知言。其後咸同之際。洪楊亂起。蹂躪半天下。於時湘楚健兒。提戈奮起。臨難授命。前仆後繼。雖其<sub>因</sub>不一。而鄧氏之表章節烈與有力焉。其弘獎士類也。寧鄉劉基定新化鄒漢勛武陵胡焯長沙周壽昌以及遵義鄭珍。或受其指誨。或蒙其獎拔。而皆卓然有



以自立集中卷十與石甫書致胡光伯書其  
誠猶可窺見長沙熊少牧讀書延年堂詩鈔有贈鄧  
氏詩云愛士一腔皆熱血可謂搔著癢處矣咸同之  
間湖南武功事業炳著寰區而文學亦極一時之盛  
論者謂鄧氏之提倡不為無功卷首姚瑩序云  
世之為古文者體格聲色神理氣味或精美高古過  
於湘臯而究其為功於世者實鮮觀湘臯之文復讀  
其書可謂善用其才云云信為深知鄧氏者矣

古微堂外集八卷

上海國學扶  
輪社排印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十五年乙  
巳進士官江蘇高郵州知州咸豐六年丙辰卒年六  
十三源博通百氏尤留心當世之務著作之多遍涉  
四部近世學人文質兼至殆未有及源者有清一朝  
學業以顧炎武間若璩啟其端其時務矯明季空談  
之弊而趨於實無所謂漢宋之分也及乾隆中葉以  
後漸標漢學之名微幟既張頗以詆斥宋儒為能事  
名物訓詁研求既久漸趨破碎乃與實用日離末流

之學弊正章外侮之侵凌又熾於是道光之季學風  
一變反名物訓詁之鉅釘破碎遂改治西漢今文學  
之大義微言知禦侮之不可空談斯留心經世之務  
其代表此學風者厥惟源與龔自珍二人而源於地  
理掌故治河鹽漕洋務無所不治較自珍尤為精實  
如此集自六卷以下大抵皆論政之文其所別著若  
海國圖志皇朝經世文編皆哀然巨帙斯其證也初  
源本有內集三卷外集七卷內集別名默觚名為集  
而實擬諸子外集七卷編次頗為凌雜所收文亦未





說文字亦為巨謬。又謂也與者同部。與地池馳施不  
同部。何以諸字皆从也。得聲。不知古今音變。而以今  
音疑古字。亦殊疎失。又卷二孟子年表考。既謂伯魚  
卒時孔子年七十。夫子卒時子思年止十餘歲。故孔  
子之喪。子貢築場。門人哭別。皆不及子思。說近是矣。  
及為孔子年表。又謂伯魚卒時夫子年五十。夫子沒  
時。子思年當廿餘歲。孔子之喪。皆門人治之。無一言  
及於子思。為記論語者之疏。前後自相違異。不相照  
覆。則象離已識之矣。

別本古微堂外集七卷

光緒戊寅淮  
南書局刻本

清魏源撰。源有書古微已著錄。此本凡文九十餘篇。  
乃源集之初刻。宣統元年。長沙黃象離又別搜輯源  
遺文。為此刻所未載者。凡三十餘篇。重加編次。定為  
八卷。由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行世。欲考源學術言  
論者。當以彼為完備。故今取黃編本著於錄。而此本  
則第存其目云。

讀書延年堂詩鈔三十卷 光緒七年 自刻本 詩續集十二卷 光緒三年

自刻本

清熊少牧撰。少牧字書年，號雨臚，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舉人，官藍山縣學訓導，候選內閣中書。光緒三年卒，年八十四。熊氏少以詩賦受知於湖南糧儲道吳梅梁侍郎，性喜吟詠，至老不衰。詩編前續兩集，凡四十二卷，皆先後手自編校付刻者。分年編次，首三卷為嘉慶甲戌以後之詩，時居長沙，故第一、二兩卷名湘中集，同時頗擬古樂府歌辭，別為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名吹集為第三卷。道光辛卯，客遊江右，吳越齊魯，北至京師，故第四卷為望雲集，第五卷為燕臺集。道光丙辰，以至庚子，行游四方，居無定所，故集以年名。為丙戌集二卷，戊戌集二卷，是為總集第六、七、八、九卷。辛丑，以江南科場案被放南歸，得幽居集二卷，為總集十、十一兩卷。乙巳游晉，得詩二卷，為晉陽集。為總集十二、十三兩卷。戊申南歸，以疾自養，得倦游集二卷，為總集十四、十五兩卷。自壬子至丁巳，得初續集一卷，為總集十六卷。以上為卷首少牧自序所述及

者，而十六卷之末有詩稿編訖率題七律一篇，蓋初

編本止此。後又續印耳。以下卷十七為再續集，為丁巳至辛酉之詩。卷十八、十九為三續集，為同治元年壬戌、二年癸亥之作。卷二十為四續集，為甲子之作。卷二十一至二十四為未了吟，初二、三、四集，為乙丑丙寅之作。卷二十五至三十為小影珠吟，館補存案。為丁卯至庚午之作。續集共十二卷，仍名小影珠吟。館補存案，為同治辛未以後至熊氏卒前之詩。凡為詩二千七百餘首，可謂富矣。熊氏詩頗富於天趣，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時有佳篇，惜貪多太甚，不肯嚴刪，故集中頗多率易之作，苟稍加簡汰，去其蕪穢，擷其精英，則生色多矣。



讀書延年堂文鈔十卷

同治五年洞東草堂刻本

有讀書延年堂

清熊少牧撰。明牧字書年號雨廬湖南長沙人道光

詩鈔

十五年己未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間卒年八十餘

此文集十卷首有同治四年自序乃明牧自編

刻也。明牧以文名一時其文亦頗異於帖括之士惟

識解卑卑學尤荒陋卷一周易象義集成序謂京房

費直略理任數述為陰陽占驗欺世賊俗朱子出一

豁塵氣本朝顧亭林惠定宇本其義而推闡之故能

旁通曲暢云云按謂京房任數固然若費直治易長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解說上下經何有略

理任數之事乎顧炎武於易無專書姑不具論若惠

棟專明漢易何嘗推闡朱子乎重刻治家格言試體

詩自敘云雍正間士倡尊漢學知有鄭賈不知有程

朱且攻訖之不遺餘力云云按漢學家排詆宋儒如

紀昀之四庫提要江藩之漢學師承記皆在乾隆中

葉以後雍正時何嘗有此事乎卷五讀書說云豐熙

古書世本云得自朝鮮云云按明豐坊撰古書世學

不云古書世本撰者豐坊非豐熙又云大學中庸本

小戴記宋仁宗始表章之與論孟合為四子書按宋

仁宗並無表章大學中庸之事學庸論孟合為四書

始於南宋之朱子與宋仁宗無涉又與李梅生書云

我朝自顧亭林萬季野間百詩彈精經學戴東原江

慎修踵之厥後李安谿湯文正朱高安楊文定諸儒

復能躬修實踐云云按湯斌李光地揚名時朱軾皆

在江永戴震之前不得以為在後凡此皆極尋常之

事竟爾訛繆如此他更不足論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天岳山館文鈔四十卷 光緒六年自刻本

清李元度撰。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舉人，歷官至貴州布政使。光緒十三年丁亥卒，官年六十七。元度博學能文，尤習於國故。此文集四十卷，為光緒四年元度手自編次付刊者。卷一子產論，謂論語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乃贊歎之詞。與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史魚有君子之道三相同。糾集注引吳才老數其事而責其所善者多，數其事而稱猶有所未至之說。又謂君子之道即聖人之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朱子謂子產於聖人之學概乎未有聞，是道外別有學。乃宋儒重心性，薄事功之論，不可據信。所見頗為平允。卷三格物說，謂物即周禮大司以卿三物教萬民之物，即六德六行六藝是也。朱子謂窮天下之物，無一定準繩，故使人疑其支離，病其空濶，說與顏元之說相同。以經註經，頗為精核。闕雅說，謂闕雅為文王繼娶太姒而作，大雅思齊篇所謂思媚周姜，即文王之元妃。思媚猶言思齊，非謂太任媚於太姜。果指太姜不應婦稱太任而姑反稱周姜，其曰京室之婦

者，蓋文王方為世子，未即位而周姜卒，明其未為國

妃也。太姒嗣徽音，正謂妣氏繼姜氏，猶言續女維莘也。大邦有子，親迎於渭，正指初娶姜氏而言。而闕雅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謂哀逝者而思繼續者耳。按明鄭氏忠貞以詩言續女維莘，疑太姒為文王繼妃，謂文王即位後始娶太姒，近儒陳奐撰毛詩傳疏取其說，謂合於事理，然不能取思齊篇為證。終嫌無據。元度取大明思齊二篇互相勘校，證據明確，情事顯然，可謂精當無倫。有裨經義。四卷以下至卷二十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卷碑傳表志之屬，大抵以咸同間軍事諸人行事為多。頗有裨於史乘。卷三十書羅氏議遺後，謂羅璧實平江人，足訂四庫提要題新安人之誤。書方望溪與李剛主書後，謂陸世儀張履祥二人尊崇朱子而皆無子，剛主之喪子與其誓誓朱子無關，糾方苞持論之陋。持論頗為平實。卷三十八杜工部墓考，謂甫卒於岳陽，權厝今平江之小田，歷四十餘年始歸附偃師。所考頗為翔實。惟亦有考核失實持論未當者，如卷二陳平周勃論，責平勃不應殺惠帝之子，謂據史



記漢書稱彊不疑大山朝武皆云孝惠後宮子或云  
後宮美人子則為惠帝之子甚明其以為非真孝惠  
子者乃諸大臣之陰謀云云不悟彊不疑朝之王班  
氏列於異姓諸侯王表云高后所詐立孝惠子義朝  
武大之封侯班氏列於外戚恩澤侯表是諸人之非  
惠帝子史家原有定論其云後宮美人子孝惠後宮  
子乃據呂后時詔令之辭為言不得據以為信也再  
子聚飲說謂冉子為季氏聚飲正所以為季氏飲民  
怨欲藉以張公室孔子故責之乃所以妨權門之猜

忌欲回護冉有、不惜視孔子為詭詐之人殊為荒謬  
宰我短喪說謂宰我第述時人之言非宰我本人之  
意亦牽強不合卷三十八讀大學引漢賈逵語云孔  
伋窮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  
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又云鄭康成注禮記雖云中庸為  
中庸皆子思作云云按鄭康成注禮記雖云中庸為  
子思作而於大學則無所言元度引賈逵之語出自  
明人豐坊豈可保信近人魏源黃以周  
兩家輯子思子於禮記但取中庸表記坊記緇衣

度但續紀  
標不核表  
又詳為疏

不及大學最為矜慎元度所云殊為失考又四書次  
第謂朱子訂四書先大學次中庸次論語子思作中  
庸乃孔子之孫顧次於論語之前先後失倫云云不  
悟朱子原本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次書肆刊  
本以大學中庸篇葉無多併為一冊並非朱子原次  
此事四庫提要及方東樹漢學商兌皆曾言之元度  
所疑亦為失實要之瑕瑜互見可取者為多云

雪門詩草十六卷 光緒戊戌家刻本

清許瑤光撰。瑤光字雪門，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拔貢，官浙江嘉興府知府。光緒八年壬午卒，年六十六。此集凡十六卷，第一、二卷名《悠游集》，為道光二十年庚子至咸豐二年壬子之作，以其時中原粗安，未見兵革，故集以悠游名也。第三卷至第六卷名《蒿目集》，為咸豐三年癸丑至同治二年癸亥之作，以其時洪楊亂起，時事方艱，故集名《蒿目》。第七卷至第十三卷名《上元初集》，始於同治三年甲子金陵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克復之年，以至十三年甲戌。第十四卷為《行古謠》，第十五、十六二卷為《上元二集》，為光緒元年乙亥至八年壬午之作。前十四卷為初編，末二卷則續編也。卷首有《詩凡》敘悠游蒿目二集前又各分序。《詩凡》頗以吏治著，而文學非其所長，所為詩大抵信手拈來，不加錘鍊，故篇章雖富，而佳什無多。卷九讀書五古第三首云：「吾生好書籍，所好惟詩多。坐此五十年，精神役吟哦。知其耽於吟，詠用力頗勤。」第一首云：「藏書不盡讀，非止無閒時。為恐瘁心力，催促兩鬢絲。」

嘉興吳仰賢小  
絕庵詩話卷十  
清許瑤光字雪門  
湖南善化人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拔貢  
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光緒八年壬午卒  
年六十六  
此集凡十六卷  
第一、二卷名《悠游集》  
為道光二十年庚子至咸豐二年壬子之作  
以其時中原粗安  
未見兵革  
故集以悠游名也  
第三卷至第六卷名《蒿目集》  
為咸豐三年癸丑至同治二年癸亥之作  
以其時洪楊亂起  
時事方艱  
故集名《蒿目》  
第七卷至第十三卷名《上元初集》  
始於同治三年甲子金陵克復之年  
以至十三年甲戌  
第十四卷為《行古謠》  
第十五、十六二卷為《上元二集》  
為光緒元年乙亥至八年壬午之作  
前十四卷為初編  
末二卷則續編也  
卷首有《詩凡》敘悠游蒿目二集前又各分序  
《詩凡》頗以吏治著  
而文學非其所長  
所為詩大抵信手拈來  
不加錘鍊  
故篇章雖富  
而佳什無多  
卷九讀書五古第三首云：「吾生好書籍，所好惟詩多。坐此五十年，精神役吟哦。知其耽於吟，詠用力頗勤。」第一首云：「藏書不盡讀，非止無閒時。為恐瘁心力，催促兩鬢絲。」

牙籤浩煙海，沉入何太癡。夫以杜甫詩才之卓絕，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困於慮而鬢之絲，藏書不肯盡讀，宜其雖役吟哦，不能臻下筆有神之境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四照堂詩集十五卷 咸豐八年武昌自刻本

清譚溥撰。溥字仲牧，號蕩仙，湖南湘潭人。諸生。嘗從軍江西水師營，隸曾國藩麾下。此集十五卷，卷一為沅湘草，卷二至卷五為粵東草，卷六為粵西草，卷七至卷八復為沅湘草，卷九為楚北草，卷十為西江草，卷十一復為楚北草，卷十二復為沅湘草，卷十三卷十四復為楚北草，卷十五為江西湖北合草。譚氏耽嗜吟詠，嘗自言性之所在，覺萬緣莫能奪，一日不作詩，輒如負心然。四十年来精力半耗於此，卷首有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崇光序稱豪邁之氣，奇恣之思，時時流露於楮墨間。張維屏談藝錄錄其斷句：山逼青天小，江穿白石空。別途真浩渺，離緒各蒼茫。夜警那知兵，即盜尸橫難信。將皆忠，花裏有琴皆對月，水邊無笛不成秋。諸聯觀此集佳句頗多。張氏所稱除山逼一聯外，大抵平平不足為譚氏精詣。花裏一聯尤嫌庸俗。惟張氏聽松廬詩話云：蕩仙天資超拔，詩有奇氣，有生趣，亦有未穩處。考譚氏師事南山，草東草中屢稱張南山師。卷首自序云：道光三十年携初稿四卷往東粵就質

始宜章道中，紅樹人家收晚稻，夕陽山雨照晴霓。點綴寺云，海光浮地出，秋氣併雲來。與王季秋在岳陽，酒對蒼苔，月滿湖。情懷楚入，邊聲，皆頗精警，如人之至。

於張南山先生，是其事也。卷首張曜孫序亦稱：譚氏初稿曾經南山點定，是譚氏從南山遊，相處頗深。南山於譚氏好而能知其惡，書陽湖志不允。古人云：知弟莫若師，殆是之謂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四照堂文集一卷 咸豐八年武昌刻本

清譚溥撰。譚氏有四照堂詩集，已著錄。此文集一卷，止散文四篇。應城縣湯池記：曾少固舍人索補劉煒畫山水記。閔南村廣文詩跋：白衣觀音庵記是也。湯池記云：應城湯池，李白曾遊地，余抵應，即拉同人往遊之。是時夕陽將墜，霜風泠泠，泉氣忽煖，然以拒之，薰蒸如炎夏。遊者若反汗然，以拉字入，不免俚俗。反汗字見 漢書劉向傳。譚氏用非其義。索補山水記云：舍人索補劉煒畫山水，蓋謂其境則幽而少趣，見理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明矣。觀音庵記云：空中色相不滅，不生髮白鬚蒼，烏能抗志東垣之兢兢奉教者，或亦不寄意於佛國之緣乎？皆語意晦澁，難於索解。 有譚氏詩集自序：此冊不載，語意亦頗拙劣，知譚氏於文本非其所長矣。

童溫處公遺書六卷 宋刻本

清童兆蓉撰。兆蓉字紹甫，號芙初，湖南寧鄉人。同治六年丁卯舉人，官至浙江溫處兵備道。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卒，官年六十八。童氏久宦陝西，晚始改任浙江，為人忠亮明達，勤政愛民，舉凡興學勸業，聽訟救荒，厚俗鋤莠，諸政無不銳意講求。惟恐或後，卒後浙紳孫詒讓、陝紳張成勛等，臚陳政績，請宣付史館，列入循良傳。其遺愛之深，可以見矣。遺書六卷，一二三卷皆陳報上官之稟牘，四五兩卷皆書札，六卷則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示僚屬之批牘也。童氏之初蒞溫處，兵備任也，時當庚子拳亂和議初成之後，西洋教士勢尤橫恣，有瑞安縣民楊茂奶與天主教士積釁，法國神父趙保祿必欲得茂奶而甘心焉，不應則挾兵船至溫州，指索茂奶甚急。童氏據約力爭，卷五覆趙保祿二書是也。保祿仍盛氣要挾，童氏曰：茂奶於國法無死罪，我不能殺人以媚爾，必強我者，請與君偕詣京師，質成於外務部可也。保祿氣沮，茂奶卒獲全，其執節不撓如此。當勝清未造，外侮日亟，年少者激於國難，一意更



新老成之士則嚴守中外之防務為排屏斷斷互詆

馴致積禍日深童氏高掌遠蹠博資稟綜留意於人

心風俗疑於舊而不腐極意提倡留學疑於新而不

激孫詒讓撰童氏神道碑稱其精究時務獨能通新

舊之郵而祛其偏駁可謂深知童氏者矣卷書札

討論政務多中胞懇之意時流露於字裏行間晚近

士風日薄即平居士大夫不聞忠告善道之風官僚

中尤為罕見卷四覆龍獻臣孝廉戒以節飲

寡言卷五致黃碧川太守戒以平實已為難得而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陝撫端午橋戒以節用不惟端方時居粵間為人所

難言而方以豪侈名此語尤切中其病蓋童氏夙嗜

宋儒之學故能體用兼備如是也

相東草堂詩集二卷同治辛未家刻本

清王晉撰晉初名前字貴士一字桂史湖南常寧人

諸生舉孝廉方正據卷首弟鎮興序知咸豐初王氏

曾奉曾文正檄治團練序又稱獨惜賁志早逝遺稿

散佚失者不得盡存存者迄無定稿云云知王氏為

不壽早逝者詩二卷上卷古近體百五十六首下卷

二百三十五首詩句下恆有注云一作某某即鎮興

序所云存者迄無定稿者也詩多俚俗不足入作者

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榮堂詩集八卷

民國二年聚珍版印本

民國黃遠劭撰。遠劭字吉棠，湖南湘潭人。清諸生，入民國後卒。此集八卷，卷一卷二為肩甫集，為同治十一年卒未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之作。凡詩二百二十五首，為前一集。卷三卷四為夢西山莊集，卷五卷六為鄰杜園集，卷七卷八為乾榮堂集，為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至民國二年癸丑之作。凡詩五百九十六首，為後三集。通共前後四集，得詩八百二十一首。黃氏詩抒寫胸懷，不尚修飾，雖俚辭俗語，所不甄擇，核其體格，近似寒山擊壤之流。卷首有趙啟霖序，以陳白沙詩相擬，亦謂其不事彫琢模擬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魂集四卷外集四卷

光緒丙申自刻本

民國易順鼎撰。順鼎字仲實，號寶甫，又號哭盒，湖南漢壽人。清光緒元年乙亥舉人，官廣西右江道，入民國，官國務院參事。民國九年卒，年六十三。四魂集者，魂北集、魂東集、魂南集、歸魂集，各一卷是也。易氏於光緒甲午奉其父命，墨經從軍，由故鄉抵京師，得七律詩一百九首。為魂北集。旋參欽差大臣劉坤一戎幕，游山海關，得詩一百一首，為魂東集。繼而奉坤一檄赴臺灣，得詩七十一首，為魂南集。乙未十月，歸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沙得詩三十六首，為歸魂集。易氏本詩人，驚才絕艷，當國家多難之會，間關險阻，出入兵閒，雖所為不遂，論者哀其志焉。詩緣感傷時事，多悲涼激切之音。生平博學多通，驅使故事，無不如意。近百年來詩人以富麗擅勝場，殆未有過於易氏者。集中如卷一東吳中朋舊云：鴻墓好為容膝廡，虎邱堪作捨身崖。寓居上海，蕭寺感事云：下帟齊桓上帝嘗，達慙柳惠近孫登。邦溝淮陰道中，詠懷古蹟云：一飯報恩忠可想，萬家置冢孝何如。感事書懷云：鞭撻後著人先我，受慕



前驅伯為王、讀進齋觀察和詩有感云、虎口何如葬  
魚腹、馬蹏豈尚畏羊腸、贈進齋云、足跡縣窮鄉、行亦  
舌鋒屋去趙、佗黃曉發崔莊望、岱云、立馬岱宗青未  
了、聞難天下白如何、津門感舊書懷云、麻鞋詣闕懷  
詩史、墨經從戎媿禮經、抵都感賦云、東海固應深葬  
我、西山猶自冷看人、都門感舊云、死遭黃祖翻為福、  
生嫁烏孫倍可哀、卷二東晦若云、禪心半死參黃蘗、  
仙骨三生訪赤松、關城登眺云、春水綠浮天外島、夕  
陽紅上海邊牆、雪中感事云、緊急春寒如戰事、遲延

花信似家書、後海上雜感云、宗社有靈應黜檜、皇天  
不雨合烹桑、五疊韻寄夢湘伯、崇云、張敏夢迷芳草  
外、伯之魂斷雜花前、自關入都道中云、行見鹿游吳  
苑裏、甘教妓舞魏宮前、出都云、那用青春同作伴、得  
歸黃土勝還家、卷二津舟感懷云、丹穴生靈薰越  
烏桓部落奉田疇、閩舟感懷云、忍見伊川皆野祭、况  
聞倉葛有人呼、臺舟感懷云、空慕班超探虎穴、豈知  
項羽走烏江、贈臺將云、孤城斗絕三千里、一將強於  
百萬兵、寓臺詠懷云、泛海零丁文信國、渡瀘兵甲武

鄉侯、別臺詠懷云、照汗青詩文渡海、滿江紅曲岳憑  
欄、卷四奉父還抵長沙云、歲月變除諸夢短、江山搖  
落一魂歸、和舍程六頌萬云、未許朱三作天子、尚留  
南八是男兒、李家慣作降王表、劉宇空書太尉旗、麓  
峯絕頂云、紅樹青山秋後展、赤文綠字夏時碑、皆使  
事工巧、儼語天成、不愧為才人之作、外集皆他人投  
贈和答之作、不復論云、

求志堂詩集七卷 北京排印本

民國方榮東撰。榮東字厚卿，湖南岳陽人。清光緒十一年乙酉舉人，己丑考取內閣中書，改外補福建邵武府同知，保陞知府。張曾歆巡撫山西、浙江，張鳴岐巡撫廣東，皆招之入幕。民國五年乙卯卒，年五十二。此詩集七卷，為方氏卒後其兄榮穀為之搜采付之排印者。卷一為晉遊草，卷二為越游草，為晉浙入幕時作。卷三為山居集，為去浙家居之作。卷四為塞垣集，乃奏辟入綏遠幕時作。卷五贅庵集，為入民國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作。六七兩卷皆少作。卷六附集為光緒乙酉至壬寅之作。卷七為丁亥度歲雜詠，凡為詩二百餘首。方氏所作頗富，以不自收拾，散佚頗多，故僅存此耳。卷首有漢陽劉寶森序，稱方氏詩宗杜韓，尤沈酣於蘇。故所作多出入三家，而有其獨到之境。彬彬乎大雅之林。又衡山李子榮序，稱其真氣內充，精采外溢，弔古愴今，令讀者欲歌欲泣，感喟而不能自己。今觀其詩，少作才思橫溢，不可一世。中年以後，沈鬱蒼涼，運逸氣於韻律之中，振符采於骨格之外。知劉李二氏所

云頗非溢美。古體如卷一贈別李子丹太守，卷二長歌

贈張讓三，題安南貢使阮恂叔詩卷，觀潮行，題方文忠先生水中雁字詩卷，玉泉觀魚，卷三哀任少昉童星樓，將赴綏遠城作，卷六夜走楊村，到店，出店，泛海行，卷七團年，斷句如卷一保陽雜感，詠漢口云，吳蜀帆檣來不斷，華夷樓閣屹相望。又詠江行云，但見羣山如走馬，那從大海羨騎鯨。詠塘沽云，胡羯只令輕上國，榜人流涕話王師。詠庚子之變云，但見烟塵昏御道，更無耆舊把天衣。謁觀音閣云，餘生應學佛，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難悔能文。井陘云，山勢忽疑雲外盡，天形真向井中看。太原贈別李松洲親家云，豈謂故園難一面，翻從異地得重逢。別後幾年兒女大，祇今兩鬢雪霜橫。後夜相思託明月，前軍飛騎渡黃河。贈卅年濟南王君云，海內幾人同乙酉，客中相對守庚申。卷二張伯琴太守以秀州秋感見示疊韻贈之云，江邊輪列烟塵黑，海上潮來天地青。芷生侍御奉旨開復舊來前韻。東坡詩事云，待得雷霆霹靂後，始知天日故依然。許鄧太守以詩贈別次韻奉酬云，滄桑吾欲涕，朋舊子



猶存卷三偶成云、作詩當初未料今、年來豪氣已消沈、都將問舍求田意、換盡移山寨海心、即事云、欲求詹尹卜、端有室人譏、卷四懷安縣昭化寺題壁云、羈心獨往人誰識、景教東來佛不尊、皆清新可誦、巴陵詩人、自毛西垣以後、殆不能不推方氏矣、

謝麋伯

青郊六十自定稿四卷

民國十六年排印本

民國梁煥奎撰、煥奎字璧垣、湖南湘潭人、清光緒十九年癸巳舉人、癸卯舉經濟特科、召試、以知縣分發江蘇、入民國後卒、此集四卷、一卷為五言古體、二卷為五言律體、三卷為七言古體、四卷為七言律絕體、煥奎少日僑居江南、受詩學於武岡鄧輔倫、又與同縣王聞運有姻連、往來頗數、鄧王於詩皆以復古為幟志者、故煥奎始為詩亦從魏晉六朝入手、及中年感傷國事、奉母郊居、時時讀杜陵詩以自適、民國以後、湖南兵役不休、煥奎棲心淨土、持齋禮佛、心志友冷、誦經之外、時讀陶靖節詩、此其平生學詩之經歷也、綜觀全卷、以五古為較勝、為賀義生十總妻張氏作、模擬孔雀東南飛、煌煌巨篇、頗見功力、餘多具形貌、乏神理、非詩家筆則也、

青郊詩存六卷

民國元年  
長沙刻本

民國梁煥奎撰煥奎有青郊六十自定稿已著錄煥奎性耽吟詠篇什頗多民國元年其弟煥均因哀輯煥奎平生所為詩篇付刻此本是也及民國十六年煥奎年六十自以詩境有進頗不足於此刊因略加刪汰益以入民國後所為詩別為六十自定稿彼篇分體而此本則係編年兩本差異既不甚多若詩境隨年變化之跡彼篇尚不如此卷之易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養堂文編十卷

宣統辛亥  
長沙  
思賢書局刻本

民國王龍文撰龍文字澤寰湖南湘鄉人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辛丑以黨拳匪落職民國十二年癸亥卒年六十此集十卷乃清末王先謙以公錢為龍文刊行者龍文後改名補別著平養文待十六卷文待卷首錄先謙致龍文札云代刊微勞何足挂齒謂此集也卷一上為續志林下為史佩皆評論史事者卷二以下為各體文續志林論宋高宗謂高宗惟恐徽欽二帝歸國而已不得安於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位故凡事會以歸其父兄者不為諸臣之戰勝攻取志存於歸其父兄者不用李綱岳飛以請迎二聖觸其忌故僭逆如張邦昌不遽加戮而飛則決然殺之肆赦天下雖叛逆者皆與而綱不在其列可謂窺見隱微史佩鄧公條漢書載晁錯欲令帝自將兵而已居守徐僮之旁雖至愚者不為考史記並無其文疑為當時袁盎等傳致之詞雖無確證頗合事理卷二讀桓譚傳謂世皆言桓譚以非讖見疏以是咎光武其實不然蓋譚班論大誥受王莽告里附城之



封見班史翟方進傳范史稱莽世天下競稱德美作符命譚獨默然無語者乃范氏之飾說漢紀通鑑悉本班史而論譚者率沿范傳之訛為不知光武扶樹名節之意所見頗為正大卷三與吳巨年及答伊光論陳忠潔公書卷八陳忠潔公傳據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及楚寶所載文字辨陳純德並無為眾攝見賊之事足訂明史之誤卷七劉襄勤公傳稿卷八書崇公郎闔門殉難事皆頗有裨史乘他文於

文字亦悍勁有力惟史佩以丁公見殺贊漢高祖之能刑殊嫌過譽蓋丁公之謁高祖有市恩之心高祖不能忍故殺之耳此事周樹槐壯學齋文集所論最為中肯不然何以解於李布之見赦項伯之見封乎又論秦穆公謂楚子玉乃自殞而以春秋書曰楚殺其大夫得臣者為示戒亦與傳文不合左傳明記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明是楚莊王逼得臣自殺之詞何得謂之自殞然小有疵類固不害其大體也

慈衛室詩草一卷粵行集一卷詠菴詩稿一卷非翁詩稿一卷  
民國二十年影印手稿本

民國譚延闓撰延闓字組安湖南茶陵人清光緒三十年甲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民國三任湖南都督兼省長歷官至國民政府主席二十年卒年五十三延闓本貴公子及清季革命事起為湘上軍人所擁戴強起任都督以文人當軍事其時黨人尤橫恣延闓依違其間不能有所建白再去再返凡三長湘政與初政不殊湖南銀行之倒閉也

湘民雖販夫走卒皆怨之中產之家以此傾其業者尤不可勝計故延闓死天下稱其美而湘民獨不思然性本機警早知北方軍閥已即未遂故仍依新黨始終不戴崎嶇嶺表歷艱難而不懈其艱苦卓絕有足多者及北伐成功建都武漢旋移南京初與共產黨合繼而復分延闓始終居大位晚節頗能持重以鎮物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延闓為元老焉此詩集四卷皆延闓隨時手寫慈衛室草始於緒二十九年癸卯訖民國十一年壬戌粵行集始於十二年癸亥訖

十三年甲子、詔養詩草始十四年乙丑、訖十五年丙寅、非養詩草起十六年丁卯、訖十九年庚午、就詩而論、其抒寫懷抱、出之以自然、雖無意規摹古人、而芬芳、動合矩度、蓋延闡天才本高、閱世尤廣、本其所歷見之於吟詠、宜非一介寒生、尋行數墨者所能企及也。

崇禎堂詩集十卷續編六卷世錄堂刻本

明遺民陶汝鼎撰、陶氏字仲調、一字燮友、號密庵、湖南寧鄉人、崇禎六年癸酉舉人、丁丑癸未兩中會試、副榜、官廣東新會教諭、南渡後、授五省監軍翰林院檢討、明亡後、祝髮大滿山、號忍頭、陶氏少奇慧、詩文詞翰名滿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詩體雖未脫竟陵之習、然英爽絕倫、五古中湖南寇事詩、述崇禎癸未張獻忠寇湖南事、將千言、鄭顯鶴沅湘耆舊集稱為不愧詩史、良為允確、天性忠孝、明亡後、故國之思

時時流露楮墨、蓋其志哀而音亦苦矣、集中斷句如六盤山遇雨云、崖昏人語隔、葉落馬蹄疑、初夏別杜于皇還黃岡云、春隨人影散、雨向子規來、風雨過洞庭云、浪來聲自送、帆落影難知、小舟云、同時羣盜起、一夜大荒流、虎警云、中原英物少、當路爾曹橫、甲午十月晦日初度郡城感歎云、坐看湘水涸、悔向末流生、劉鸞傭以兩詩竹扇見寄云、萬死身仍在、餘生老未安、秋夜與馮根公同遊岳麓看月云、疎鐘遠浦雁欲落、黃菊碧雲人自妍、送霜翰尊者往迎天童密和



尚云十年南嶽夜煨芋八月洞庭風滿航中秋偕兩  
兒山居對月云春來無故星辰落秋到不知湖水波  
奉酬法幢和尚云世亂遂難容卜肆命輕偏得立巖  
牆或音節淒楚或意緒清新沅湘耆舊集卷三十一  
載陶氏八旬自壽詩十首云詩不載集中由陶氏手  
書真蹟錄入云云今考續編卷五有大耋歌三十首  
鄧氏所錄即在其中不鄧氏不見續編見四  
困審至於此本審其紙墨刻於清初而清提  
要既未著錄即光緒間修湖南通志人物志有陶氏  
傳而不及其著作故藝文志竟無其目知此集之沉  
埋久矣民國後寧鄉廖樹衡嘗取陶氏集重為刊行  
其本遍布國中乃徐世昌撰晚晴簃詩匯於明遺民  
詩甄錄甚多獨不及陶氏此則徐氏搜采未全附錄  
解其書耳

榮木堂文集十二卷家刻本

明遺民陶汝鼎撰陶氏有榮木堂詩集已著錄此集  
十二卷卷一為論策制詞卷二三四皆為序卷五為  
志序卷六為碑記卷七為遊記卷八為傳及志傳卷  
九為題跋卷十為書卷十一為祭文墓志塔銘卷十  
二為文引檄箴銘贊說募疏志序志傳者陶氏於明  
亡後嘗以地方官吏之請主修長沙府志及寧鄉縣  
志故擇其序傳若干篇入集中也陶氏生易代之際  
志節皎然不肯苟降其志卷五重修寧鄉新志序云

孔子殷人也故可謂武有慚德而箕微宗臣也一抱  
器一陳範何也微子周求之箕子周釋之也求之釋  
之矣始悟天之所以不能自絕而思託先人之業於  
道與器之間雖古人處此豈得已也於身世之故斤  
斤自明用心良苦清初修長沙府志寧鄉縣志以年  
代悠遠今不易求藉此集志序志傳諸篇尚可略窺  
梗概卷八楊龍友中丞傳黎平何公殉節傳記楊文  
驄何騰蛟殉難事頗為有裨史乘至其行文未能盡  
脫明季纖詭之習蓋一時風尚已成雖豪傑之士亦  
未能自拔耳

榮木堂賦一卷自刻本

明遺民陶汝鼎撰。陶氏有榮木堂詩集已著錄。此集賦一卷。凡賦六首。皆遊賦。哀湖南賦。洞庭秋賦。湯泉賦。荔枝賦。小孤山續夢賦。是也。中以哀湖南賦敘述明季湖南被寇事。淒涼慷慨。最為著稱。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悽戾過於蘭成。非無故也。按陶氏詩集中有湖南寇事詩。亦敘明季衡湘間被寇事。最為詳盡。與哀湖南賦並足為徵文考獻之資者也。陶氏又別有馴雉賦一首。作於康熙十六年丁巳。榮木堂詩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續篇卷首。蓋以單篇簡短。不能成卷。故附刻詩集之首也。據此推之。此賦集之刊。當在康熙丁巳以前矣。

噫古集三卷錄斐園刻本

明遺民陶汝鼎撰。陶氏有榮木堂詩集已著錄。此陶氏所為樂府詩。名噫古者。卷首陶氏自序云。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安知古人無嚏乎哉。蓋取鄭氏箋。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為義。平易言之。即思古人耳。自序又云。明興。吳越詩最盛。中葉乃推七子。然所為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刻畫無鹽。即逼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唯吾郡李文正用古體詠史。自命曰西涯樂府。無斤斤學步之病。而自抒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論之懷。匪獨眼空一世。亦云救時云云。陶氏爰取西涯所賦。推而廣之。取漢以後史事之卓著者。各賦詩一章。凡得百二十餘則。題下首記本事。詩後附其子之典。所為箋注典故之考注。間或陶氏評語焉。首二卷曰寤歌。漢至元之事也。第三卷曰商歌。則明代史實也。黃周星序稱。所賦非忠孝廉節之型。即奇俊靈秘之蹟。大之可以干城名教。小之可以博物洽聞。至寤寤歌之後。繼以商歌。則建安不存。恨滿拒靈之痛。義熙以往。辭多定哀之微。昌黎所謂誅姦邪于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者一篇之中不啻三致意焉云云頗能道出陶氏著書本旨文章之美固不足望李東陽而義在勸懲旨趣固無二也卷一身毒鏡一條據漢外史謂宣帝身繫身毒國寶鏡一枚此鏡照見妖魅佩之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帝崩不知所在云云按此事荒誕無稽本難徵信陶氏既取足一章考注又力言其非誕妄然與勸懲何相涉乎此則不免好奇之過耳

別本了庵詩集十卷家刻本

清王岱撰王氏有二十卷本了庵詩集已著錄此集十卷以詩題事類分卷卷一紀事三十四首卷二紀事四十六首哀挽四十八首卷三游覽九十八首吊古三十九首卷四詠物五十八首詠懷十六首卷五閒適六十首讌集二十八首卷六酬答百一首卷七酬答七十一首卷八贈言八十七首卷九贈言五十首卷十詩餘七十二首卷首有高珩等序及題詞二十篇佔篇紙二十餘枚沿明季江湖名士廣通聲氣之陋習令人駭詫欲絕王氏詩於此集外尚有且園燕邸浮槎三集乾隆丁卯王氏曾孫恪取王氏四集重行分體編次為二十卷於是王氏詩得其全云

恒齋文集十二卷 乾隆間四  
為堂刻本

清李文炤撰。李氏字元朗，號恒齋，湖南長沙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人，授湖北穀城縣學教諭，不就。雍正十三年乙卯卒，年六十六。此集十二卷：卷一為序，卷二為記辯跋，卷三為論說策，卷四為學規家訓傳，卷五為書札，卷六為祭文，卷七為賦，卷八九十為詩，卷十一十二為雜錄。李氏學以朱子為宗，頗長於性理之說，間有考釋經典之作，亦頗能中肯綮。如卷二十三經源流辨，謂考工記乃周人省試百工之書，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東

其國號有秦，殆周遷以後之所作，所考與江永說同。又謂爾雅為六經以後諸儒訓釋之辭，觀衛風淇澳首章之訓，既入大學，亦入此書，可以為證。斥定為周公孔子所作者為不詳之甚。頗能持之有故。卷十一雜錄謂趙簡子之熊羆，漢高祖之蛇，陳涉之狐魚，光武之冰，晉武帝之石馬，皆所以飾詐欺人，世但以成敗為真偽，愚矣。論史亦為有識。又卷二省志辯駁，詰當時變例諸條，頗為切當。事理文大抵明暢，詩句則非其所長。卷十學道吟，以性理之辭為題，各賦一篇，尤嫌陳腐云。

陶山詩錄十四卷 嘉慶辛未  
自刻本

清唐仲冕撰。唐氏有陶山文錄，已著錄。此集前錄二卷，為唐氏乾隆癸丑以前之詩。姚鼐為唐氏刪存者，詩錄十二卷，為癸丑以後至嘉慶十六年辛未之詩。為唐氏辛未冬手自編定者。詩錄為集者十五，做古人一官一集之例也。卷首有自序，稱先公詩宗韓蘇，學之數十年，後頗效岑高，憚於精專，貪多喜雜，知而不能改也。云云。然唐氏筆力健舉，卷軸頗豐，實能鎔鑄眾長，自成機杼。卷中藉民事以通諷諭，如元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春陵賊退之篇者至多，尤無愧詩史之目。張維屏詩人微略二篇，卷四十八舉其微，謂歎亭口卒，留別吳門，鹽漬水，東浦水，石室書院，題鑑兒讀書圖諸篇，又摘其斷句云：但使窮黎活，何辭大府嗔。縱有焚黃禮，終非戲綵心。老因閒轉健，官為拙難成。杏泥隨小燕，櫻筍薦鮮魚。小溪羣鴨喜，高樹一蟬涼。暮景催疲馬，春風起倦禽。畏途都勸公無渡，行役何知我獨賢。微禹其魚，聊自幸，以鄰為壑亦堪哀。一身豈僅衰年病，萬姓都如刺史醒。得便舟車兼訪古，無多簿領軌



論文家累盡教歸竹屋。官情終合辦搜鞋。半世星霜  
寒士骨。四時風雨庶民心。骨格本慙空冀北。頭銜又  
唱望江南。七里塘邊停小艇。三生石上認前身。南斗  
箕張原有口。北山雲出總無心。病中消息嫌人問。老  
去文章愛客談。容易變寒秋後熱。最難忍淚老來朋。  
吳仰賢小匏庵詩話卷五稱其咏灞橋斷句云。歇後  
自知新宰相。呵前那識故將軍。謂其巧不入纖。楊鍾  
義雪橋詩話餘集卷五舉其偃師道中郭汾陽祠七  
律二篇。謂錢大昕稱唐氏為筆力橫絕。字字心花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撰。抒寫懷抱者為不虛。又錄其兩後曉行永壽山中  
斷句云。雲眠橫澗碧於海。草上巖腰青到天。謂為天  
然好句。又云。崇川集過狼山路。丞賓王墓云。此才不  
流落。義旗當一振。豈因宰相用。便作則天臣。尤見史  
識云云。近人於唐氏推挹之深。可以概見。據鄧顯鶴  
沅湘耆舊集卷百十八輯唐氏詩凡三十卷。又引許  
杏林語。知唐氏於嘉慶辛未冬手定詩。十二卷之  
後。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冬。又嘗手定詩八卷。迄道光  
三年癸未夏。又手定詩四卷。癸未歸田以後。又有小

東園集四卷。曾由唐氏子鑑開雕。前後合計。恰符三  
十卷之數。此本止十四卷。乃辛未手定後之傳本。尚  
不足窺唐氏詩之全豹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近光堂經進初稟十二卷自刻本

清聶銑敏撰。聶氏字蓉峯，湖南衡山人。嘉慶十年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特授編修，官至浙江紹興府知府。卒年五十四。嘉慶十四年，仁宗五旬萬壽，聶氏進呈四言詩、絕句、詞、武受祐頌三百六十五章及七言絕句、錫福延釐衢歌一百首。仁宗以其臚陳事實、文義優贍，擢為首選，除實給五絲綴筆、墨硯紙等物外，並特授編修。先是十三年，仁宗巡幸淀津，閱視河隄工程，聶氏獻七言律一百首，恭紀其事。又仁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嘗東巡盛京，展謁祖陵，聶氏獻賦一首，是集合刻所獻詩賦總為十二卷。卷首錄賞物及賜編修諭旨及蒙賜紀恩詩七律十六首。按自三百篇而後，文體流變，戰國之世已不復為四言，故荀卿作賦，屈原製騷，體皆別創。嗣後漢初韋孟作風諫，在鄒諸詩，漢末韋玄成作自責戒子孫諸詩，皆以四言。雖漢代去古未遠，論者終謂韋氏諸詩不足繼三百篇之美。蓋文至極工，難於紹武，文章遷變，自有其不得不然之因，非人力所能挽回也。聶氏生於清代，欲擬則三頌撰為

四言，體格卑凡，古人形貌尚不能具，神理更無論矣。又為誇多起見，雖一極微至淺之事實，亦必行成一章，揄揚備至，詩教凌夷，於斯為甚。其他詩賦體亦凡庸，未能入格。蓋聶氏意在頌揚，文章之工拙，殆非所深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十六灣草廬稿十卷

道光間寧鄉黃氏  
三長物齋刻本

清黃本騏撰。黃氏字伯良，號花耘，湖南寧鄉人。嘉慶十三年戊辰舉人，官城步縣學訓導。此集十卷，分年編次。凡古近體詩九百八十二首。黃氏少與其弟本驥齊名，喜言詩，不主一格。所為詩，瑰奇豔麗，以才氣勝。近體尤與明七子為近。卷首有王金策序，稱黃氏為詩酌量調劑，於聲調高下、陰陽清濁，或一字至數十易不止，知其非率爾操觚者。集中斷句如衡山縣云：「藤垂城角綠，山入縣門青。」夜坐山家云：「浸背月如

水，溢胸雲過舟。卧云：「關山國旅夢，風浪碎吟愁。」入喬口云：「曠蕩心如水，艱難鬢有華。」玉溪寺云：「峰陰雙閣峙，樓影一溪吞。」天生橋云：「秋虹吹影墮，危石架空來。」出游云：「畫舸低昂衝浪去，青山低強出雲來。」澹園賞菊云：「細雨疏煙仍對此，寒蟲冷雁寄相思。」登岳陽樓云：「天入波濤青壓水，人隨煙雨綠登樓。」早春遊郝坡山莊云：「雲隨短杖自來去，我與梅花誰主賓。」頗有空靈清挺之致。張晉本達觀堂詩話卷二云：「詩從至性流出，不求工而自工。」予最愛黃花耘耒陽中秋云：「倚

閨慈母隔瀟湘，弟客辰陽我耒陽。同此一輪明月色，分來三地照秋光。橫江連樹征帆影，渡嶺寒雲去雁翔。醉枕船舷拚熟睡，團圓隨夢夜還鄉。五言如秋容分客瘦，詩骨傲山高。野氣沉千樹，灘聲聚一篙。殘雲栖絕壑，落月掛孤松。破屋孤鳴火，荒庵鬼拜鐘。皆沉驚精悍云云，亦頗有真賞，故併錄焉。

三長物齋文略六卷 自刻本

清黃本驥撰。黃氏字仲良，號虎癡，湖南寧鄉人。道光元年辛巳舉人，官黔陽縣學教諭。其曰三長物齋者，三長物，一為秦漢以來金石文字，二為古琴，三為周秦刀布也。黃氏嘗編刻三長物齋叢書，所為文嘗見於叢書各種中者，皆屏不錄，故不曰文集而曰文略。黃氏以金石學著稱，故於金石有關之文字最為擅勝。卷三歷代尺式記，歷數各朝尺度，頗為詳備，是其證也。他文亦多平正篤實，無矜躁浮誇之詞。惟卷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馮根公集序稱：明季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危城時，嘗夢宋末長沙守李忠節公希過訪。希者，宋末守長沙殉難者也。其後忠烈死，即祠於忠節盡節之熊湘閣故址。然則忠節忠烈之為前後身無疑。而馮根公與忠烈同時被害，又豈當為隨忠節殉難郡人尹穀、楊震繼之後身邪？云云。夫前後身之說，本屬謬悠之談。宋之李希、明之蔡道憲，先後同守長沙，同殉國難，縱令道憲曾夢希過訪而死後見希於希殉難之地，黃氏何所據知？道憲之必為希後身，又何所見而疑馮根公當

何所據而為尹穀、楊震繼之後身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桐華閣文集十二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  
孫杜耀珪刻本

清杜貴墀撰。貴墀字仲丹，湖南巴陵人。光緒元年乙亥舉人。道咸之際，巴陵吳敏樹以古文名於天下，貴墀為敏樹同邑後進，嘗從敏樹研討古文辭之學，故亦頗能文章。雖其文辭之美不逮敏樹，而見道之篤，涉學之博，殆有過之。此集為貴墀卒後，貴墀孫耀珪請湘陰郭焯瑩編定付刻者。凡為文百二十首，自為說者百三首，代人之作十七首。今通觀全集，如卷二壻再娶婦不得為吾女說，足糾流俗後婦認前婦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家為母家之失。卷三歸黃貞姑喪主議，謂女子身在母家，喪在母家，既無子嗣，母家既服以在室之服，即得主其在室之喪。至禮記雜記所云，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者，顧炎武汪琬謂為指姑姊妹之夫死，與姑姊妹死事自不同。即依鄭注說為不主姑姊妹之喪，亦指姑姊妹死於夫家者為言。與貞姑死於母家者情事不合。持論頗為有見。蓋貴墀於喪禮之學，夙所究心，著有典禮質疑一書，頗為士林所稱許，故能酌禮準情，言之成理也。卷二

魯子敬論，謂子敬勸孫權借荊州於先主，非為蜀不

為吳，乃欲多曹操之敵，以自為樹黨。斥權論子敬稱勸借地先主是其一短者為非，論史頗能窺見古人之深，亦為有識。至卷一為譚巡撫請崇實學疏，力言同治以後從事西學者之無實效，而謂孟子生在今日，值彼敵船堅礮利，亦惟當以告梁惠王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諸語制之他無善策云云，則書生迂濶之談，殊為可笑。又貴墀雖頗能考證，行文亦時有失檢之疏，如卷八贈謝君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侯序云：道光後元間，余居郡城云云。夫漢世文景二帝有改元之事，故史家為區別計，有中元、後元、元年之稱。若清室諸帝絕不改元，後元果何所指耶？卷九詰封中憲大夫馮君墓表云：吾鄉經學，國朝首推許侍御石雲先生，其書入儲四庫云云。考石雲為許伯政之別號，伯政諸經著述有易深詩深春秋深三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皆入之存目，既與著錄者不同，何得云入儲四庫？貴墀所言殊為失考。又卷五湘輶叢刻叙云：光緒二十六年某月日，湖南學臣吳戶侍

奏言推原治本急在造就人才造就人才不外講明學術故思勉竭駑鈍凡所詰誡均剴切開陳不敢視為故事期以愚誠感動各能激發天良共懷康濟之思同奮臣民之義州莽臣杜貴墀伏讀再四作而歎曰云云夫王文稱述乃湖南學政吳樹梅奏進之詞並非詔諭乃竟用州莽臣杜貴墀伏讀再四之文殊為失體平情而論貴墀秉性惇誠持論篤實全集中要為可取者多正不必以偶有小疵沒其大善矣

墨香閣集十三卷

清道光二年茶陵彭氏家刻本

清彭維新撰維新字石原號餘山湖南茶陵人康熙

四十五年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協

辦大學士兵部尚書以事免久之卒茶陵自明李東

陽以文章相業蔚為一代主盟數百年來鄉里後生

奉為準的顧未有能繼其業者至維新出復以文學

見重於時雖文章位業不逮東陽然虎賁中郎典型

固尚在也此集十三卷為清道光初元維新裔孫所

校刻卷首為頌及恭和御製詩應制詩卷一二三為

序卷四為記卷五為論卷六為雜著卷七為書卷八為墓誌銘卷九至卷十三為古近體詩卷末補遺為雜文八首紀卷十三實十五卷也讀第一卷知維新自著有詩經論世經疑音誤舉正史臆歷代著述人名書目唐音集彙集句和韻諸書其涉獵之博研討之勤已可想見卷五荀或論謂傾漢祚者曹操速操之傾漢祚者為或世以或事操屢辭表薦及聞操將加九錫或以憂死遂於或為寬假之論者非也陳壽論謂壽撰三國志於諸葛亮推崇甚至斥孫盛謂壽



詆毀諸葛父子之論為不實。李文正論謂人多以東陽不觸忤劉瑾及劉謝去位東陽不辭位為咎。不知東陽去則毒眚將愈。張即劉謝二公亦終不能保。況楊一清說張永發劉瑾之罪。實東陽之故。一清語人有實翁捧日補天無迹。而序東陽文集有應變介介不易等語。世之詆東陽者皆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推論史事能略迹原心頗為有識。自維新為東陽辨誣後。乾嘉之際蒙古法式善繼之。而東陽之誣始大白於天下。知公論在人。非維新故袒鄉賢

矣。卷二論衡序評充著宣漢驗符二篇意在獻諛。不顧與他篇言符瑞為適然者相矛盾。卷三老子關尹子合序評關尹子雕鏤字句拾釋氏之唾餘決為隋唐人偽作。卷六讀淮南子謂其書皆采摭諸書而成。意指雜陳略無創見。又其書於守分義恬榮利養生不假服食之意稱述娓娓與安之行事不類。意八公之徒故以此諷安。惜安之不悟也。書呂氏春秋謂其書為歷代類書之始皆別具隻眼。非苟作者可比。又南嶽衡山辨歷引經傳證古南嶽確為衡山。卷七答

吳荊山書力闢協韻之不當皆考核詳明深中肯綮。詩規模雖嫌略狹然宗法甚正古體尤多沈博瑰麗之作。惟卷二文心雕龍序云彥和更有新論十卷傳於世不知著新論者為北齊劉晔非劉勰也。又詩經鳥獸草木蟲魚圖序云鄭康成之箋亦曰詩譜不知詩箋與詩譜自為二事非箋即譜也。讀淮南子謂大要本文子不知文子為偽書乃文子襲淮南非淮南勸文子也。統觀全卷雖不免時有小疵固無礙其大醇矣。

清羅汝懷撰。汝懷字念生，晚號樸根居士，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丁酉拔貢，晚授芷江龍山縣學訓導。不赴。光緒六年庚辰卒，年七十七。汝懷頗以文字之學著稱於時。今觀卷一說杼柚，訂詩小雅大東七章杼柚其空，柚當作軸，謂柚乃橘柚字，與織事無涉。軸雖為車中轉輪之具，而可引申為凡轉圓之稱。織時經紗繫於兩端，有軸持之，以為轉運，故亦可名軸。而詩以之與持緯之杼對言，卽訓病說謂詩小雅小旻

首章亦孔之邛，巧言三章維王之邛，傳箋皆訓邛為病。然邛本地名，訓病無可證。實窮字之假借。卷三說鵠鴉，謂鴉與梟判然二物，爾雅說文分列甚明，其互混由於經傳之借鴉為梟。始又說蘆篇，謂蘆說文訓家福，以字从里，里者居也，故謂家福。通志引作蒙福，便失其義。又謂堯典釐降二女，蘆假為來，書言釐降，猶詩言來嫁于周，又詩言釐爾圭瓚，傳訓釐為賜，實賚之假借。卷四說翰篇，謂說文翰訓天雞赤羽，赤羽有光如初日之出，故字从執，說文執日初出光執執

也。又說謁篇，謂謁字今讀於謁切，古音不然。史記孔子世家去魯歌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以謁與敗歲為韻，則謁當讀若愛。楊雄百官箴，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知至漢猶然。蓋謁从昌聲，昌从白聲，故可讀愛也。皆頗有根據。立義卓然。卷六保甲事宜說，謂保甲之名初於宋之王石，安而明之王守仁亦行之。兩人之法非甚懸殊，而後人於安石則毀之，於守仁則頌之。蓋石安欲矯閭閻奮然有為，而國治太急，既未能遽信於民，而

復與士君子為忤，故因民之怨苦而益排之。其實小民之怨咨不盡可據，而當日之士君子亦豈無疾之已甚之情，致令百世以後相率以為口實。而汝懷獨不欲為隨聲之和者，蓋安石之才智氣力實非今人所可幾。如必謂變法勇行為不然，則胥為王珪之三愴宰相矣。而何以立於人之朝乎？力為安石辨冤，與從來史家務袒司馬光輩力詆安石之議絕不相同。論古尤有特識。惟卷三說鵠鴉，云爾雅釋鳥鵠鴉鵠，郭璞注以為鵠類，乃誤以鵠鴉為梟。舍人據陸璣



詩疏議之是矣。考經典釋文敘錄明記舍人為漢武帝時人。陸璣為三國吳人。而璣為晉人。舍人既無由引陸璣之書。尤不能璣書以駁璣注。汝懷誤讀爾雅疏文。以疏語為舍人之詞。殊為失考。卷四說卅云。頃閱一周禮本。地官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注云。卅音礦。象兩手相對。指事曰共。借為金玉之藏。據此則周禮像借兩手相對之收為礦云云。夫收象兩手相對。卅字篆文形體懸殊。既非兩手相對。借收為礦。尤無憑證。汝懷所稱一周禮本出自何人。乃竟輕信。

此等譌言以說文字。尤為疎失。又說咫第錄王引之經傳釋詞諸例證數衍成文。略無裁斷。頗為冗濫。卷八釋許所引禮記檀弓注高四尺所釋為四尺多。不知四尺許猶言四尺之譜。今言當為四尺上下。不得泥言四尺多也。凡若此類。皆不免考核太疎。學者棄其短而取其長。斯為善耳。

綠漪州堂詩集二十卷

清光緒九年子羅式常刻本

清羅汝懷撰。汝懷有綠漪州堂文集。已著錄。此其詩集也。一至四卷為五言古。五至九卷為七言古。十十一兩卷為五言律。十二至十八卷為七言律。十九二十兩卷為五六七言絕。汝懷為人性頗閒逸。富於天趣。故其詩雖格律未極超邁。時有自得之趣。同輩相與唱和者。以吳敏樹何紹基為多。蓋敏樹天懷超曠。汝懷性格頗復相同。紹基喜究六書。深通金石。而汝懷亦留心文字碑版之學。嗜好相近故也。近日天津

徐世昌序所輯晚晴簃詩匯。謂清代詩家有特長者四事。而擅場金石考據居其一。歷舉翁方綱阮元潘祖蔭翁同龢諸家為其徽表。湖外詩家游心金石文字者。嘉道間有劉基定。道咸間有黃本驥。咸同間則紹基而外。獨有汝懷。如此集卷七和緩更與楊性農論金石之作。固令趙君碑歌戲東緩更。卷十題前學使張海門先生集華山碑字聯句。諸篇雖學涉之博。詩律之奇。不及紹基。亦能原原本本。如數家珍。固紹基之亞也。近世侯官陳衍撰近代詩鈔。不錄汝懷詩。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錄汝懷子萱蓼花閣詩而亦不及汝懷殆皆緣未見此編故致遺漏矣

小酉腴山館文鈔七卷

同治三年甲子浙江刻本

清吳大廷撰大廷字桐雲湖南沅陵人咸豐五年乙卯舉人歷官福建鹽法道及臺灣道卒贈太僕寺卿先是嘉道閒沅陵李沆訓伊卿以能詩著稱於時著有酉腴山館詩集行世大廷慕法鄉賢故自署所居曰小酉腴山館也此文集七卷分年編次為咸豐四年甲寅至同治七年戊辰之文凡為文百八篇據卷首蔣益澧序乃益澧任浙江布政使時為刊行者也大廷喜讀宋儒性理家言亦頗治詩古文辭之學

為文稱心而言踴屬迅發亦時有曲折往復之致集中如卷二夏貞女傳談孺父傳贈易笏山序卷三王節母傳卷四吳幼桓哀辭皆敘次簡潔意旨周摯卷三張楊園先生文集書後謂楊園力詆陽明謂濂溪明道廣大樂易陽明特私竊附託文其背朱之失其持論過苛不足以服陽明論事頗為平允卷四江忠烈公行狀書後謂世之論將才者謂江忠烈不如羅忠節羅忠節不如李忠武大廷則謂羅李之出在曾文正胡文忠主持兵柄之時其事在後忠烈遠在其



前事出於因則功多以倍事出於創則勞而鮮獲斤  
論者之非論事亦為有見又胡文忠公行狀書後記  
胡林翼虛己受善愛才若渴之情亦為有裨史乘惟  
卷一舒烈婦傳贊云同郡舒伯魯天才英偶幼育於  
烈婦恩若己出伯魯官農部時余獲與過從知烈婦  
事觀察事甚詳云云規以文律首三句殊嫌突兀蓋  
前文已云淑浦舒公蘇橋納烈婦為側室伯魯名素  
為舒夢齡蘇橋之子文既已記蘇橋縣貫則伯魯為  
大廷同郡人不言可知今忽以同郡冠舒伯魯而下

接幼育於烈婦幾若伯魯非蘇橋之子而為一人  
者讀者不能不生奇異之感如易之云蘇橋之子伯  
魯天才英偶其官農部時余獲與過從為余言烈婦  
事觀察事甚詳而伯魯幼實育於烈婦恩若己出云  
斯文理明順無疵矣昔汪琬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  
序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章  
學誠著文史通義譏琬文為不當云突起似現在之  
人而易其文為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  
之亂於辭乃順大廷此語文病正與琬文相類今

學誠之意特為改易俾後來操觚之士  
有所取法云

減山草堂遺稿三卷

同治五年  
家刻本

清陳起書撰。起書字通甫，號松心，湖南郴州人。歲貢生，候選訓導。咸豐乙卯，郴州匪起，迫起書。起書不食死，年五十八。起書少從其兄起詩學詩，以漢魏為幟志。故卷中以五古為較長，惟才力既弱，卷幅亦不充。不免廓落之病。卷首有何紹基羅汝懷二序。紹基序稱起書以明經終，足跡不遠涉，死入忠義祠，自有可傳於詩之外者。汝懷序雖盛譽起書之詩，終亦云松心老遭世變，出力捍衛州里，至於臨難不屈，志行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舉一藝之傳云乎哉。似皆有言外之意。卷首又載魏源與起書札一通，頗稱其五古。復勸起書出游天下，攬山水之勝，又勸其多作關係時政之詩，謂如此何患律詩不與杜陵媲美。近徐世昌撰晚晴移詩話，乃稱魏默深云：「集中精華全在五古，律體感時之作亦媲美杜陵，以期望之詞作已然之語，殊為誤解。」  
爾。

守默齋雜著三卷

自刻  
本

清何應祺撰。應祺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初隸曾國藩江西軍為營官，積功游保道員。歷官江西贛南兵備道、廣東高廉兵備道。卒，年五十四。應祺少客廣西，從臨桂朱琦問業，又其姊為龍啟瑞之妻，琦啟瑞皆以文章氣節名一時。應祺耳濡目染，故亦頗能文章。集中如王壯武公傳、敘事生動，上曾滌生尚書書古拙沉鬱，為友人復論東征局書論事明快，皆不失為佳作。第二卷以下皆洪楊之役江西實吏士民立功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難諸人傳記頗為有裨史乘。蓋同治間江西大吏嘗設局修江西忠義錄一書，應祺與其事，有所纂述，後遂擇可錄者若干篇入己集。故第一卷第二卷各有王壯武公傳一篇，蓋第一篇為專作，第二篇為忠義錄作，又即剪裁前篇而成者也。惟其書統名雜著，雖實分三卷，卷首及版心皆不標卷次，又每篇分斷，不相銜接。第一卷文題種種不同，尚不致過相淆亂。二三兩卷同是傳記，裝訂者以漫無區別，遂致互相糅雜，不可爬梳。今細心勘校，當以張芾江忠源塔齊布羅

清同治丙寅年未雨次



守默齋詩集一卷

本自刻

清何應祺撰。應祺有守默齋雜著。已著錄。應祺頗能為古文。詩筆不免平直。篇中殊多穉句。桂林雜感云。摧我棟梁天喜亂。受他鋒鏑士何辜。又云。聞得聖朝修廢典。旁求端底是良圖。諸將云。事權果歸一。或可待時清。征婦怨云。明月真無賴。窺人直入幃。詠史云。國無強與弱。得人熾而昌。人無智與愚。器使才而良。文官愛錢武惜死。天下從此多故矣。皆以文為詩。直率平行。非長於吟詠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澤南李續賓馬濟善蕭接三蕭啟江江忠義劉騰鴻  
王開化畢金科王鑫劉開泰周玉衡蔡應龍李逢春  
常海王本梧恭安沈衍慶李仁元葉濟英章裕善高  
學易新丹書傳培峯洪漳陳彤燮吳錫光雷封李傳  
心邵廷選汪報閏謝邦翰諸傳為第二卷。劉希洛李  
銳林源恩林長春郭式源胡德璜左楷耿先宣樊俊  
彭壽頤鮑家驄羅子璘曾煒邱觀光梁紹鴻吳嘉禾  
吳修考劉詠臧劉家驥屈蟠王安邦胡迪堂傅承雲  
周春林劉同纓李文藻李希郊龔世增吳應奎馮佩  
珩石應拱石振廷石兆桂周善繼黃志盛古和彭懷  
芳唐文光涂慶雲胡豐七余源王志成歐陽庸趙生  
光黃得雨冷昱瀛徐震輝陳夢松徐克岐曾為九余  
仲鰲徐霖揚加諸傳為第三卷。並詳記之以為讀應  
祺書者參證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靜壽軒詩一卷

清光緒乙巳陶氏家塾刻本

清陶紹曾撰。紹曾字仲甫，湖南安化人。諸生。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卒，年才二十五。紹曾為陶文毅公曾孫，席豐履厚，顧無貴游子弟習氣，與其兄憲曾皆篤志好學，力追古人。雖兄弟年皆不逮三十，中道夭折，而考訂經史，著述斐然。校訂漢書，立說未幾，即為王先謙漢書補注所采錄。今世傳二陶遺稿，頗為藝林珍重，非無故也。此冊為二陶遺稿中之一種。凡古近體詩三十二首，附錄詞三首，乃紹曾卒後憲曾為之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輯者及刊遺稿。憲曾兄弟之友人蘇輿為之編訂，又別附憲曾遺詩七古一首於卷末云。紹曾留心文藝，嘗論歐陽格礪東詩，迴風吹溪雲，岡巒滿晨暉，川光雜林影，參差落人衣。諸語語意超妙，實從柳宗元詩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二語脫胎而出。長沙鄭鴻亟賞其妙悟。卷首鴻題詞，所謂詩品尋源脫化奇，柳州遺響獨君知者也。卒前一日，猶口占一聯云：涼月梅花夢，清風詩客魂。其清雋如此。卷中諸什大都清俊超拔，不染塵氛。就中為蔭孫弟戲答周彥融七古

一首，擬張茂先勵志詩四言一首，皆頗見工力。讀漁洋詩七律一首，格調即頗似漁洋。今紹曾幸獲中壽，成就殆未可量。顧以為年事所限，未能極盡其才，所詣遂止於此。是則造物為之，非紹曾之過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湘衡館遺稿二卷

民國十二年  
長沙排印本

清黃思衍撰。思衍號少陵，字仲淵，一字淵父，湖南善化人。光緒間諸生。宣統二年庚戌卒，年四十四。此集為思衍卒後其兄逢元取其遺文為之刪存者。凡文二十四首，中為古文二十首，駢文四首，即附載於逢元集後。思衍學不逮其兄，而文才則似過之。卷中古文頗能曲折盡意，駢文亦潔淨可誦。諸體之中以書札為最勝。下卷復彭任甫書，致楊怡真書，致易銘六書，皆其善者也。蓋思衍少游寧都，喜魏禧文，年三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鄉以後，又為嗜吳敏樹梓湖文集，長沙栗拔志思衍墓，稱發軔寧都，結轡梓湖。逢元題思衍畫冊詩亦云：勾庭策士梓湖史，記得聯牀細品論。皆謂此也。懸名家為的手摹心追，宜與異於流俗矣。惟卷上四知臺圖序云：黯然而銷，繞朝以何物贈策。按左傳文公十三年記秦繞朝贈晉士會以策，思衍云以何物贈策，殊為不辭。此修辭之失，無由為之解免者也。

言馨草堂詩集三卷

民國十七年劉  
蘆詒排印本

民國易翰鼎撰。翰鼎字壽梓，湖南湘陰人。清諸生，入民國後卒，年八十餘。翰鼎喜讀宋儒書，尤留心經世之學。縣人郭嵩燾出使英倫，頗稱道歐洲政教風俗之美，湘士聞之，大譁。言嵩燾不置，翰鼎獨持議，右嵩燾。論者服其卓識。此詩集三卷，為民國十七年翰鼎外孫瀏陽劉蘆詒豫璇兄弟排印傳世者。卷首有黃世崇序，稱詩有不學而能者，詩之純乎性情者也。有非不學所能為者，詩之澤以學問而益以正其性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也。翰鼎能為純乎性情之詩，故讀其詩而王褒蓼莪之慟，李密烏鳥之私，與夫奉繼母，撫弱弟，室家感哀之故，胥流露於長吟短詠中。翰鼎庶幾善用其學云云。今觀全卷，雖間有信手拈來，鄰於俚俗之作，而如卷一舟中望月，代襄樓酒隱題三閭祠壁，客中夢後見月，寄懷鍾葆訓，汨北館中憶塵兒，長沙山中修高祖耕南公墓，遇雪感懷，讀養知先生使西紀程感賦，卷二故人客死吳中垂三十年，一女貧而寡，壬辰秋忽患心疾，親黨為乞助藥資，淒然有作，百夫長飛

翰行為吳中丞作題畫元旦題壁諸篇大抵性情真切不作浮詞知世崇所稱信為審諦惟三卷中首二卷標題詩選為同治元年癸亥至民國十七年丁卯之詩第三卷標題詩存為同治三年甲子至民國十四年乙丑之詩區分意旨何在翰鼎自序及翰鼎弟炳畚序子甲鵬跋皆未明言以意推之蓋詩選為較工之篇什詩存則選錄之餘耳

企鶴山房文集二卷

民國癸酉長沙刻本

民國梅英杰撰梅氏字殿節湖南寧鄉人清光緒閒諸生入民國後卒此集二卷卷首有廖基械序稱殿節好學深思能剗棄世俗一切之學專心於古人之文而於桐城服膺尤篤為文兢兢以義法自繩其雅潔雋峭之筆足以達其所學而不背於道信乎非浮薄苟於為文者今觀此冊文三十餘首篇幅不多大都敘事簡潔筆致峭折知其寢饋於桐城文學者頗深廖氏所言尚非溢美就中卷一解縣志文

書山履軍事據鄉邑父老傳聞謂咸豐四年朱孫詒寧鄉之敗緣於懷諫自用設軍失地利所致與史實有關足供參證卷二馬維藩劉基定陶鴻勳廖宗元許承岳童錫堃諸傳清大理院少卿王公行狀及墓志珠泉先生墓表其人或於文學或於史事足為鄉邦掌之資皆不同苟作白寧鄉以文學著稱者清初有陶江縣嘉道間有黃本驥最近有廖樹衡其文皆未能盡合古人法度梅氏所為要為度越諸子矣



怡雲室文集六卷 民國十二年  
長沙排印本

民國黃逢元撰。逢元字少雲，號木父，湖南善化人。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舉人，官廣西候補知縣，投牒未久，棄官歸。民國十四年卒，年六十三。逢元博涉傳記，時有精思，如卷一喪狀駁議，謂某甲出後大宗，所復父母俱沒，雖本生父母尚存，宜服杖期，據禮經斥甲因本生父母在自稱不杖之謬，頗能通知禮意。後漢書論贊鈔序，謂劉知幾史通譏范曄後漢書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為贅，彌甚。逢元據隋書經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志載范書九十七卷，別出贊論四卷。知唐以前贊論本屬別行，知幾所以致譏者，蓋因唐時試士，范書設科，學者為便研求，合贊於論，知幾見此，昧其本始，遂爾致譏，非曄之過也。可謂讀書得閒，深曉古人著作體裁。卷中多駢儷之作，頗以詞華富豔見長，惜文格未能雋拔，字句未盡凝鍊耳。卷一秦博士序錄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其實六國時已有之，獨秦滋多。班氏從其多者而言，故曰秦官，不悟班氏撰表，追溯漢官緣起，或曰古官，或曰周官，或曰

秦官，蓋以殷周秦漢統緒相承，博士既非周職，故曰

秦官，無緣旁稽六國，亦非由於官多。逢元之說殊嫌杜撰。卷六擬梁簡文帝與湘東王論，文書云：思欲閱筆獵喜復萌，按逢元既擬梁文，自當用梁以前典故，見獵心喜為北宋程明道事，見朱子近思錄。簡文帝豈當知之耶？應劭風俗通記高漸離聞人擊筑而技癢，見獵心喜，正技癢之謂，不大可用耶？又徵謝都督姬人荃娟殉節詩，啟云：姬人，其先為長沙沈氏婢，按史漢用其先皆指祖先，逢元顯為誤用，惟清才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際，新舊紛呶，士不悅學，逢元發憤著書，勤心纂輯，自是一時之傑，正不必以偶有疵瑕苛加評論矣。

陰常侍集一卷 張射二酉  
堂藏書本

陳陰鏗撰。鏗字子堅，官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事

見南史本傳。按梁書及南史陰子春傳皆云：武成始

賊人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由襲至

鏗，業已五世，則鏗實為平南人。故宋陳鏗孫直齊書

錄解題著錄鏗集，直署曰南平陰鏗，紀其實也。南史

稱鏗有文集三卷行於世。隋志載鏗集一卷，兩唐志

並不著錄。然宋代晁公武陳振孫馬端臨皆載其書，

公武稱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振孫則云三十餘篇，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見差多於公武。此本為清張澍從文苑英華及諸類

書哀輯而成，得詩三十五首。據澍序稱：較之明馮惟

訥詩紀多得一首，其與振孫所見為異為同，則不可

知矣。南史稱鏗博步史傳，尤善五言詩。陳文帝召鏗

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杜

甫贈李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甫又有句

云：頗學陰何苦用心。謂鏗與何遜也。鏗詩以流麗著，

故竹林詩話稱其神采新激。黃伯思東觀餘論稱為

唐代沈宋體之推輪，頗為近似。王明清揮塵錄載李

白襲用鏗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二句。按二句為

鏗詩，亦見姚寬西谿叢語。寬云：今陰詩無之。知宋時

已佚其全章矣。張漢雲谷雜記載：王維襲用鏗水田

飛白鷺，夏木轉黃鸝二句。龔頤正芥隱筆記載：柳耆

卿襲用鏗夜雨滴空階一句。而澍於卷首亦摘杜甫

之江流靜猶浪，本於鏗之大江靜猶浪。甫之薄雲巖

際宿孤月，浪中翻，本於鏗之薄雲巖際出。初月浪中

生。甫之雲逐度谿風，本於鏗之華逐下山風。甫之中

流聞棹謳，又全用鏗語。知唐宋名家之於鏗詩，口吟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擬，熟復不厭矣。近日丁福保輯全陳詩，所錄鏗詩篇

數與澍此本全同，而字句之校勘較澍為略詳云。



笙雅堂文集四卷

嘉慶壬申賜  
錦樓刻本

清張九鐔撰。九鐔字竹南，號荅湖，湖南湘潭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此集卷首有九鐔乾隆癸巳自序稱平生之論，以為經傳之出，至兩漢而已全。注疏之學，至唐正義而略備。二千餘年不能增易。中唐以後，董畢之言易，啖趙之傳春秋，漸生異義。逮宋熙寧間，始為新學。注疏遂廢。洛閩大儒由博反約，微言精義，多所發明。然於事實制度略而不備。視漢唐專門之業，或遠遜焉。今日之學，仍宜折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注疏歸而求之經傳，不當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云云。持論至為正大。卷中論易力主費氏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之說，於卦變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及宋儒圖書象數之學，皆所不取。著說卦傳解十翼餘聞，詮發易義，頗為平實。蓋九鐔於周易致力頗深，故獨多心得也。於春秋主因傳以明經，於吳澄春秋纂言之說，多所駁詰。於周禮謂漢文景時其書已出，不得以劉歆稱為周公致太平之書，遂疑為歆偽作。糾方苞周官辨之說，持論皆頗平

允。卷二論語弟子門人考辨，謂孔子弟子亦稱門人。

駁朱彝尊受業於弟子者稱門人之說。卷三讀莊子，謂外篇載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又言丘治六經，漢儒始稱六經。十二經出自緯書，疑外篇非莊周之作。跋庾開府集，謂六學出漢書儒林傳春秋繁露，中國明於禮義，聞於知人，出莊子田子方篇。糾倪璠注之失，考證亦為審核。惟於古文尚書，不惟信梅賾晚出之書為古文經十六篇之舊，並信偽傳實為孔安國之書。斯則好古之蔽耳。要之大體審核，可取者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多云。

笙雅堂詩集十四卷

嘉慶壬申家刻本

有笙雅堂文集已著錄

清張九鐔撰九鐔字竹南號荅湖湖南湘潭人乾隆

四十三年戊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此集十四卷各

以行跡分卷據九鐔乾隆五十一年自敘居湘潭為

洗硯草往來楚粵為嶺雲草居長沙為麓苑草東園

草居郴州為黃岑草省侍山西為陟岵草晉遊草遊

歷吳越為春帆草秋帆草海南草居京師為研京草

凡得十一卷其後三卷十二卷為衡雲草為居衡山

時作十三卷竹南草亦居長沙時作卷十四龍門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則九鐔子官山西知縣九鐔就養居晉時作也九鐔

為九鉞之弟九鉞詩天才橫溢名震一時九鐔才力

之雄厚不及其兄而從容大雅不特詠興自然名貴卷中五古

如嶽麓感懷用王文成韻江上望黃鶴樓漢口諸勝

懷古自望雲亭至嶽廟小憩有作早下南天門戲作

雲海歌七古如望日吟義帝祠歌信陽大雪歌斷句

如晚登岳陽樓云乾坤洞庭大憂樂岳陽多晚次榮

澤云飛雲來廣武白日下鴻溝清涼寺居感懷云重

泉雙淚斷浮世此生孤客廣州偶作云生有虞翻骨

歸無陸賈金登平陽城云寒雲倒映橫汾曲落日斜

臨太華西皆清新可誦卷五春帆草登滕王閣絕句

云誰憐孤客渡江來一夕乘風亦快哉解鬟落花楊

柳句有人驚道是天才九鐔意蓋謂王勃滕王閣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全襲庾信

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二語而成並非

創作識世人以此二語譽勃為天才者之非實也張

維屏聽松廬詩話乃謂九鐔意謂勃雖襲前調然句

有過之無不及終不愧為天才則大非立言九鐔之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南賦略一卷

嘉慶壬申賜  
錦樓刻本

清張九鐔撰。九鐔有筌雅堂文集，已著錄。九鐔總角時以三湘賦著名，及晚年入翰林，翰林館課例有律賦，三年教習期滿，九鐔襄所為課賦，求正於朱珪。珪為擇其尤存二十餘篇，又自益以少作及散館御試賦一首，凡得三十篇，而為此集。卷首有珪序及九鐔自序。竹南者，九鐔之字也。律賦體格本卑，九鐔諸賦字句雖頗熨貼，若律以軒昂拔俗之致，似尚未能至也。

莫如樓詩選合刻六卷

同治六年蔣  
孟澧刻本

清蔣湘培與其弟湘墉、湘城、湘垣合撰。湘培字篤因，湖南湘鄉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舉人，湘墉字之翰，號崇如，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解元，湘城字子蕃，嘉慶三年戊午舉人，湘垣字師大，嘉慶十年乙丑進士。湘培兄弟四人，自相師友，俱以文鳴。時稱四蔣。莫如樓者，取詩經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以名其樓。其兄弟讀書詠歌之所在也。集凡六卷，第一、二兩卷為湘培之詩，第三卷為湘墉之詩，第四卷為湘城之詩，第

五、六兩卷為湘垣之詩。蓋本為湘垣所論定。四蔣卒後，湘培子平甫復以湘培遺命奉其父及諸叔父遺稿，請新化歐陽紹洛訂定。六卷嶽麓山亭題下有紹洛注語云：此詩本二首，因首章漫漶訛錯，不可辨識，故乙之云云。又李洽夜談追錄載紹洛復平甫札云：僕所刪改尊翁及令四叔詩，或因未妥愜，或因有忌犯語，故細細檢點之，免為他日文字之禍，切不可聽旁言更有增入也。今四叔生平學杜，多有套用杜詩腔調處，俱概為易之，或者不察，以為此用杜腔也不

知學杜可。套杜腔調則不可。此非淺學所知。故詳為  
閣下言之。勿聽外人言。以僕為不知杜詩腔調也。云  
云。則湘培湘垣二人之詩。皆嘗經紹洛刪削改竄。蓋  
紹洛與湘培本同年鄉舉。湘培湘垣生存時。恆出所  
作相示。一字之瑕。必摘。一聲之舛。必爭。紹洛於二人  
生前既為諍友。宜死後亦為之點定也。鄧顯鶴沅湘  
舊集。但稱湘培韻語。曾經硯東論定。而不及湘垣。  
蓋或緣不知。或雖知之而偶遺未記耳。詩以湘培湘  
垣二人為較多。亦以二人為差勝。故舊集集於湘墉。

湘城詩甄錄甚少。而於二人之作錄至三卷之多。據  
紹洛序言。仲氏叔氏不甚為詩。知致力有深淺之不  
同。故篇章之多寡。工拙有異。惟湘培湘垣年俱不永。  
致業未大成。頗可惜耳。此本為湘墉孫益澧重刻。益  
澧時巡撫廣東。故卷首紹洛序外。又有陳澧一序云。

有鼻餘瀟一卷

光緒七年柳  
係元錄刊本

清左宗棠撰。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  
壬辰舉人。官至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封二等恪靖  
侯。卒諡文襄。宗棠久在兵間。偶有撰述。命胥錄副而  
自題以此名。光緒七年。宗棠由甘肅被召入朝。道過  
陝西。陝西按察使沈某為之付刻。自次第不免凌  
選。抵京以後。其幕客柳葆元易策勳乃檢校原本。重  
付手民。即此本是也。據目錄凡為詩文四十八首。後  
又續刻四首。實五十二首。卷首三篇為題孫侍講蒼

簣谷圖詩一首。前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君墓誌銘一  
首。箴言書院碑銘一首。實皆作於典兵之前。與書名  
不副。以宗棠恆錄以應客。為其恆心會意之作。故併  
錄入云。宗棠功在天下。澤被生民。原不必以文重。惟  
第就文字而論。亦簡古肅括。與喜言宗派筆力痿弱  
者不同。蓋宗棠天性伉直。言為心聲。故文如其為人  
也。卷中詩如題孫侍講蒼簣谷圖。軍次龍邱九日作。  
題鄧完白先生日觀峯圖。泛舟泉湖。諸篇皆昂頭天  
外。迥不猶人。近日侯官陳衍輯近代詩鈔。評宗棠詩



有扶風豪士之風。良為確當。文如祭胡文忠公文。委曲真摯。敕修西嶽廟碑。高古簡潔。送劉克菴南歸。養親叙序次。娓娓皆傑構也。其題蒼筤圖云。還君茲圖。三歎咨一言。告君君勿嘆。楚人健關賊。所憚義與天。下同安危。會縛湘筠作大帚。一掃區宇淨氛垢。詩作於宗棠未出山之日。爾後洪楊事起。湘上健兒馳驅全國。削平大難。而宗棠實為其渠帥。一一果如其所言。英豪韜略。早具平時。亦可見矣。

數藝齋文存八卷 光緒八年家刻本

清鄒漢勛撰。漢勛字叔績。一字績父。湖南新化人。咸豐元年辛亥舉人。以軍功保舉同知直隸州知州。三年。從江忠源守安徽廬州。殉難卒。年四十九。漢勛承其父文蘇母吳氏之教。於學無所不究。諸經史志天算歷律地理形勢名物制度小學音韻無所不通。集中卷一九江考。據水經注引劉歆九江謂湖漢等九水為證。謂九江當為沅湘資澧入洞庭之水。四脩贛盱鄱餘入湖漢之水。五合之而為九。言之成理。足解

從來說九江者之紛。漢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地考。根據故籍。詳述四郡屬縣今地及其疆域。朗若列眉。足供治漢郡者之參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據離騷本文及史實推定。原當生於周顯王二十六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日庚寅。亦頗有據依。足備一說。卷二汝淮泗注江說。謂孟子墨子呂氏春秋均言汝淮泗入江。必非誤述。其與今日地理不合者。汝乃南昌之汝水。非出天息之汝。淮乃江南之青弋江。非出桐柏之淮。泗即海內經泗出吳過胡陵之泗。乃今入巢湖

諸水非出陪尾之泗古水同名者多故前人誤釋說亦頗足解頤寶慶豐里圖說歷述製地圖之利病精核無倫尤為偉著卷五廣韻表敘例說文縮聲譜敘例分古音為二十五類條理精密卷八再與龍興臣大令論摘書謂摘說文訓讀書摘書並非宣王大史所作實為近日王國維史籀非人名說之先驅他如卷三卷四考核湖南寶慶及貴州安順貴陽建置沿革亦極詳實綜覈大抵漢勛心精力果於地理音韻尤所擅長故能多所發明導近日名家之先路其所著五

均論謂今音娘日古音當為泥母近人章炳麟即本之以立說亦其一端矣

數菽齋外集一卷

光緒八年家刻本

清鄒漢勛撰漢勛有數菽齋文存已著錄文存所錄為散體此集皆駢儷之文似二集以駢散為分然文存第八卷之末有追憶賦松漚賦二首則文存亦載儷文知二者之分不盡緣於體制也集中凡文十七首書札居其十二獄中上黃海華太守書者漢勛有從父兄子某游藝邵陽為富豪岳姓所斃漢勛聞之訴其冤於邑宰邑宰粥獄不直則儷下漢勛於獄也新化閩邑士紳為四生募錢疏則儷清代科舉之制頗重流品凡公署皂隸之子弟不得與試然皂隸子弟實有讀書能文者往往改更祖父名字希圖冒進四生被人公舉抗議公廷遭停止鄉試之罰四生因公推而受累故釀錢以報之也漢勛博洽多聞故駢文隸事頗為富瞻惟於修飾未極其能編者不以入文存而別編外集殆以此歟



## 數藝齋詩存二卷

光緒八年  
家刻本

清歸漢勛撰。漢勛有數藝齋文存，已著錄。此其詩集也。卷二再次韻辛山考棚之作，自道所得，頗為親切有味。其云：讀書先訓故，何須龜蔡卜。鄭孔賈馬外，說文誦宜速。書馬尾當五，讀南緩不促。一一有根株，味之莫辭複。形聲既不謬，始可經窮六。則其平生讀書宗旨也。論小學七首為漢勛專長所在，頗非苟作。卷一著書二首自序，於古今音學原原本本，提舉弘綱，尤見心得。又卷二聞魏默深之征西幕府一首，用世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 卷

部

之志躍然紙上。而卷一羌驚結句云：要縣寶劍控瑯弓。死後終當馬革裹。漢勛之投筆從戎，臨危授命，乃其宿志之所存，非出偶然矣。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稱漢勛讀屈子九章書後，一首讀書論世，頗為得間。徐世昌晚晴移詩話亦稱漢勛生平作詩不多，時有高秀之句，為考據家所難能。蓋漢勛本樸學之士，其詩亦為學人之詩，所長在學而不在文，故兩家評論云爾。

## 不愚草堂詩集四卷

光緒五年陳寶箴  
長沙刻本

清隆觀易撰。觀易字无譽，湖南寧鄉人。布衣。光緒四年卒，年四十一。觀易父為任俠，為里豪所中傷至死。觀易避仇逃死山谷，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索居無俚，日與二三相知不涉世事者為詩以寫其幽憂。久乃識同縣人廖樹衡，樹衡既奇其才，又哀其遇，為言於義寧陳寶箴。三立父子，世始稍稍知其能詩。觀易既久抑鬱不自得，再遊秦隴，思從軍絕塞以自振。以戊寅十月病歿於甘肅寧夏官幕，生逢荼蓼，年不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 卷

部

及中毒，佗條客死。論者有餘痛焉。觀易處約悲歌，冥孤往，憔悴專一，所為詩體格前後數變，多至六七千首。此本乃寶箴父子為之擇尤付刻者，裁五六百首耳。寶箴序稱其詩達源杜韓，語言之妙類大蘇，而歸宿於山谷。又稱其詩淡簡以溫，志深而味隱，充充乎若不可窮。昔子瞻稱山谷之詩為御風騎氣，以與造物者游，世人多不能為，而於无譽詩庶幾遇之云云。寶箴父子學道能文，不為妄語，所言近得其實。樹衡珠泉草廬詩鈔卷三有哀友七律五章，其一哀觀

易云。廿年前踏梅山路。風雨遲樓意倍親。作客仲  
宣多難日。解頤匡鼎苦吟身。竭來闕隴空皮骨。一去  
江湘少替人。我與長文同契濶。誦君絕筆一傷神。傷  
逝之情。憐才之感。躍然紙上。惻動人。樹蘅為觀。易  
平生惟一之知己。固宜有是矣。題為隆元譽經。知觀  
易又名經云。

退思軒詩集六卷補遺一卷

宣統辛亥京師排印本

清張百熙撰。百熙字楚秋。號潛齋。湖南長沙人。同治  
十三年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郵傳部尚  
書。光緒三十四年卒。諡文達。年六十二。百熙仕於清  
末。遭遇頗隆。經光緒甲午戰役及庚子拳亂以後。痛  
心國難。於修改通商約章。變更科舉制度。增改官制。  
設立學校。建立報館。整理財政諸大端。多所建白。汲  
引才智之士。惟恐或後。一時士論翕然歸之。身沒以  
後。門下士至釀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蓋其感

人者深矣。初。百熙於光緒戊戌以薦康有為獲譴。故  
卷六題劉教授鳳輝所輯東坡居士居儋錄云。過書  
舉燭明何在。削牘真慙舊侍臣。此引咎之辭也。同時  
題畫馬詩却云。聖駕昔聞千里馬。良工誰是九方歎。  
更無羈勒遭驚敗。但有新圖寄慨呻。隱痛蒼生餒豺  
虎。歌青眼望麒麟。驚貽減盡文閑色。神物何時一降  
真。其欲得賢士之心與用人不求備之意又躍然  
紙上。蓋其求賢若渴之懷出於天性。有非利害禍福  
所能挫抑者。至其心存家國。幾於每飯不忘。故瑞安



黃紹箕嘗贈百熙詩云、浩浩橫流憂國夢、堂堂白日愛才心、論者謂二語足賅百熙生平、非無故也、詩藁百熙在時屢自刪削、病革以手稿交門人王式通囑其校式通旋以稿寄湖北刻工陶子麟仿宋付刊、刊刻將竣而辛亥武昌事起、紙工星散、式通恐久而散失、先付排印、即此本是也、先是式通曾請沈曾植審定、故卷首有曾植序、擬百熙詩為唐之張說權德輿、頗為類似云、

泳經堂叢書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建德周氏景印本

清魏繇撰、繇字季詞、又字季子、湖南邵陽人、仕履未詳、觀集中附載陳三立贈繇詩云、爾祖聲名煥日星、知其為魏源之孫、又集中詩多居金陵之作、而書局遣懷詩自注云、予自壬午二月入局、迄今凡十一年、蓋久供職於金陵書局者也、繇詩宗法杜陵、沉鬱頓挫、一往情深、陳三立稱其詩淵思奧采、繇密藏、姚永概稱其無一俗筆、無一滑字、雖出友朋之稱譽、尚非過實之諛詞可比、此集為建德周氏據手稿影印、

編次既非分體、又不分年、如一卷十九葉免冊自注為甲午十月作、以下四葉依次列乙未丙申諸詩、而忽繼以甲午九月作之擬古五章、敘次殊為凌亂、蓋繇別有文斤山民集六卷、其詩始於同治壬申、訖於光緒戊戌、為分年編次之體、細檢此冊、與彼集複重者甚多、且施以濃密圈點、又友朋題記亦在此而不在彼、蓋此為繇自擇錄其生平愜意之作、故漫無次序如此也、考前人詩文集以叢書名者有唐陸龜蒙之笠澤叢書、繇名其詩集為叢書、不為無本、惟近

代以來叢書已專成叢書彙集之名。非復龜蒙時可比。繇擬則龜蒙殆失因時通變之旨矣。

文斤山民集六卷

民國二十一年建德周氏影印稿本

清魏繇撰。繇有泳經堂叢書。已著錄。此集實六卷。遺集總目稱五卷者。誤也。集為分年編次。託始於同治戊辰。訖於光緒戊戌。取與泳經堂叢書相校。自二卷三葉。嚴子陵釣臺以下。時時與彼冊複重。而一卷及二卷。卷首諸詩。彼冊概未錄。蓋彼為擇尤存錄之本。少作所不取。惟彼冊多所改定。而此集所錄皆與改訂之文相同。則此冊又似為定本。周氏影印遺書。首列此集。意蓋在此。檢彼冊卷末有送江杏邨太史歸

春一詩。考江春霖因同御史趙啟霖彈劾貝子載振落職。事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然則戊戌以後十年之詩。實具於彼冊也。夫此編少作既為彼冊所不收。晚歲諸詩又為此集所不具。故今以內實為主。以泳經堂叢書著於錄。而此集則第存其目云。



復初文錄一卷

民國二十一年建  
德周氏影印本

清魏繇撰。繇有泳經堂叢書，已著錄。此文錄凡為文二十六篇。書結埼亭後一篇，辨毛奇齡未嘗從花間書講學，又謂方苞撰萬季野墓表並未敘季野卒於浙東，駁全祖望之誤說。繇頗為明核。又書曾文正公逸事，蔣鹿潭別傳二篇，頗資掌故。餘文以牽率酬應之作為多。

潛穎詩十卷

光緒辛丑  
自刻本

民國何維棟撰。維棟字棠孫，湖南道州人。清光緒八年壬午舉人，官四川候補道。入民國後卒。維棟為紹基之孫，何氏自紹基逝後，文學中衰。及諸孫維棟以善畫著，維棟以能文鳴於時。而先業復振。紹基博涉九流，詩才思橫溢，不可端倪。而維棟於經訓小學亦頗有端緒。集中第十卷覽張香濤制軍勸學內篇，守約說成讀書絕句，寄示長子積燕七絕十六首，可以見也。詩才之博大雖不及乃祖，而清耕婉約，頗具

典型。五言古規模魏晉，五七律擬則浣花。時時得其神理。卷六有論詩絕句云：五字清吟正始音。注家誰悟阮陶心。參軍獨擅從橫句，已為唐賢暗度鍼。杜陵萬象絕楷梯。律句皮毛一玉溪。何李用心誠獨苦，解將馬骨召良驥。於明七子之復古，頗有恕詞。蓋知乃祖才大，可以天馬行空，空諸依傍，而常人則不能不以模擬為入手之方。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卷首南海羅度序稱：其詩沈博道麗，於東洲草堂以別開塗軌為踴武。蓋為深知維棟者矣。考程頌藩

伯翰先生集卷末有維棟題詩五古八首。敘其與頌藩前後交誼。語真情摯。疊疊動人。而此集不載。蓋此集刻於清末。彼詩作於民國二年。在刻集以後也。卷中頗有誤字。卷一麓山懷古云。青石碧沼。盛滿湘石。字當為苔字之誤。卷二岳陽舟次。自注云。同行者張鶴帆。大令陳伯翰。戶部張元茅舍人。陳為程字之誤。並附記之。

潛穎文四卷

光緒辛丑自刻本

棟

民國何維棟撰。維棟有潛穎詩。已著錄。此集皆維棟所為駢儷之文。清光緒二十七年維棟與其詩同付板刻者也。凡文四十餘篇。分年編次。首卷第一首清河通濟閘賦。不詳撰於何年。第二首作於甲戌冬。為同治十三年。第四卷末首答李豐軒書中有云。近今黨禍。頗殊宋明。萌芽於非聖之篇。羽翼於謀野之議。未幾鄭校從毀。漢官仍復。非叨湯網之仁。幾倍秦阮之酷云云。知文當作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八月政

變以後。實付刻前數年也。維棟少喜駢儷之文。集中卷二與程子大論駢體書。卷四與吳維圭書。歷歷自道其宗尚。而程頌藩伯翰先生集末卷載維棟題詩有云。予時溺詞章。遠慕齊梁前。君言近作者。孫洪此蹄筌。知新以則古。由茲致力嫖。遂續南城書。甄列乾嘉賢。稍存八代質。不采三唐妍云云。知其主旨以簡質為貴。不徒以綺靡為工。所見頗為正大。核其所製亦頗能高簡入古。無纖靡浮豔之習。與其持論尚為相合。就中如冰牀賦。胡子和誄。答蕭虞耕廣文書。答



胡孝博大令書與零陵諸友書與吳雉圭書皆不失  
為傑作而乾州行記歷狀難狀之境尤為集中特出  
之篇以同時駢儷諸家相校雖工緻不逮王闓運李  
慈銘二家而與周壽昌趙銘殆不相上下矣

鹿川田父集五卷

民國三年長沙石印本

民國程頌萬撰頌萬字子大號十髮湖南寧鄉人清  
末官湖北候補道入民國後不仕卒頌萬少受詩古  
文法於其從兄頌藩頌藩遺集中有與子大弟論詩  
文書札多通是其事也蓋頌萬少穎敏年十五六時  
詩文即斐然可觀少長博涉書史益覺驚才絕艷先  
緒辛丑頌萬自刻楚望閣集專為古樂府擬則六朝  
以至唐之溫李昌谷辛丑以後有石巢集未及印行  
此集詩四卷第一卷為辛亥十一月至壬子三月之

作第二卷為壬子四月至九月之作第三卷為壬子  
十月至癸丑七月之作第四卷為癸丑八月至甲寅  
三月之作第五卷則壬子癸丑兩年所為詞也大抵  
楚望閣集之詩一意摹古尚不免有斧鑿痕此集則  
生新雅健意到筆隨不主一家自然合拍近代侯官  
陳衍亟稱頌萬此集之詩為非凡手所能貌襲陳三  
立亦稱頌萬此集之詩為非凡手所能貌襲陳三  
其  
康復文章章老更成  
辭昔人云頌萬殆庶幾近之矣

珠泉草廬詩鈔四卷

光緒辛丑衡陽自刻本

民國廖樹衡撰。樹衡字孫咳，湖南寧鄉人。清歲貢生，官宜章清泉縣教諭。內閣中書，入民國後卒。樹衡以端正幹濟著稱，久幹湖南礦務，為當事所倚重，而亦能詩。陳三立稱其詩芳鮮澄澈，冷然埃壒之外。王闓運亦稱其詩高皇中宮音，決其非鄉曲窮愁之士。雖皆出自交遊贊許之詞，而樹衡詩之氣度凝鍊，音節鏗鏘，固開卷可得也。考寧鄉以吟詠著者，當首推明季遺民之陶汝鼎。榮木堂一集，所與唱酬，皆當世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之士。是後聲譽歇絕者幾百年。

乾嘉以後

有陶章

馮何

煥

胡

澤

周

雲

臺

易

清

照

鄧

枝

黃

本

驥

諸

人。稍振宗風。至道光中，鄧顯鶴任寧鄉縣學訓導，顯鶴素以提倡風雅為己任，且居寧鄉者十餘年，於是承其風而起者有劉基定、劉希載、梅鍾澍諸家，而基定之所成就，獨為傑出。光緒間有稱。遜清末季，以迄民國之初，當推樹衡與程頌萬、樹衡既友，隆觀易又與頌萬同為三立之友，而此集與頌萬之鹿川田父集互不相稱，殆緣不相識也。一鄉

三百年之。以汝鼎為其始，以樹衡與頌萬為其終。以遭遇論，三人同值。代之年，以詩才論，兩家抗手鄉賢，差無愧色。斯亦數鄉邦掌故者所宜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紫藤花館詩草四卷

民國十四年  
長沙刻本

民國廖基植撰。基植字璧耘，湖南寧鄉人。清諸生。基植為廖樹衡之子，樹衡頗以詩名。基植濡染家學，故亦喜吟詠，惟才力頗弱，又不事苦吟，故篇什殊無精彩。據其弟基棧叙稱：基植尤好昌谷、義山兩家詩集。按昌谷詩絕幽鑿險，義山詩凝鍊功深，學兩家詩者往往病在晦澁，而基植詩之病却在滑易。其於兩家殆無所得也。基棧叙又言：兄嘗謂予詩太苦，予亦謂兄詩太甘，勸兄再加凝鍊，以歸於溫深徐婉。卷四喜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毓衡見過自注云：君謂我詩才調優於次峯，特沉鬱不及耳。然則基植詩之所短，其兄弟友朋皆頗知之矣。

## 古歡室詩集五卷

民國二十二年  
仿宋排印本

民國吳士萱撰。士萱字夢舟，號蔭雲，湖南長沙人。清光緒間諸生。民國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二。士萱少以善為駢體文著稱，偶賦詩示葉邵園，邵園曰：不工，蓋激之也。士萱大感奮，日夜取古人詩盡讀之，而於清代二百餘年間詩家專集尤刻意搜求，擷取精華，手錄不輟，成清代詩錄數十冊。集中卷四讀乾嘉以來詩家集七絕四十首，即此時所作也。由是遂工於詩，世遂與其駢體文並稱之。今觀其詩，氣勢流走，詞旨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真切，無膚泛語，無纖俗之筆。卷首郭焯瑩序稱：士萱為詩，推敲字句，稿十易不能自休，甚者無聞人言，退自有覽，累月經時，迄莫能定，知其洗鍊功深，故疵類獨罕矣。斷句如卷一得調白比部都中寄詩次韻奉答云：孤雁一聲遠，新詩五字來。春華樓坐茶云：南風四月吹愁老，遠水空江載夢流。夏日感懷寄桐白都護瑋春云：游宦倦後何曾返，詩到窮時竟不工。來日云：長夜詩情和燭減，一春酒債為花增。哭陶稚箕云：生逢多難何如死，人本能傳豈在官。半江樓坐茶云：

洗心但飲一杯水。濯足如臨萬里流。送春云。愁因中  
酒。渾無主。老覺論詩漸入微。感秋云。秋從黃葉聲中  
覺。愁向紅羊劫外生。寄懷許若宋衡州兼示郭子秩  
云。當日共期雲得路。到今空見海成田。書病云。似月  
孤陰蝕。如潮百感侵。連日友人招飲酒樓。均有小史  
侑觴。詩以紀之云。七月漸過猶酷暑。百年如寄又新  
秋。卷二贈黃木父云。舊夢春明塵外杳。奇峯獨秀望  
中虛。生日書感云。形容憔悴經霜樹。朋舊蕭疏向晚  
星。春日偕李純亦厓登天心閣云。但覺江山改。那知  
老病侵。哭郭子秩云。修年竟何益。長臥轉為安。秋夜  
病起作云。衰極故知存一息。癡來還擬乞長生。郭亦  
厓以九日遊愛晚亭詩見示。賦答一首云。久廢登臨  
萬峯裏。尚能跌宕一杯中。卷三題楊汝園師聽雨樓  
畫冊云。無復池塘入幽夢。似聞林壑助哀吟。哭黃木  
父云。無端感鄰笛。真欲碎牙琴。元日書懷云。論世未  
甘尊耳食。酬詩猶可闢心兵。再次韻答滄江云。氣如  
天馬行空出。思似春蠶剝繭生。卷四讀洪稚存北江  
詩集云。受書苦憶機邊火。遠戍寒衝塞外霜。讀鄭子

尹果經巢詩集云。一枝鑿險鉅幽筆。高唱鸞雲瘴雨  
天。讀郭筠仙養知書屋詩集云。要知大氣能包舉。况  
有孤懷最激昂。皆神味雋永。卷一論詩云。詩不空靈  
蕪不成。蘇黃都是破空行。要從慘淡經營出。纔見縱  
橫變化生。人自高才於古調。我原秋士愛商聲。殊途  
總有同歸處。只恐浮詞掩性情。以慘淡經營為工。以  
浮詞掩性為戒。蓋士萱自道其所得之言矣。卷首曹  
孟其序稱許崇熙選夢舟詩鈔存四卷。附以別集。知  
此集非全本。今本五卷。無別集之名。蓋士萱頗好聲  
也。第五卷皆事涉歌郎舞女之章。編者嫌其蕩佚。  
初擬別存。後又不果也。



國文法教科書一卷

民國二年長沙排印本

民國傅熊湘撰。熊湘字君劭，號鈍庵，湖南醴陵人。湖南省政府秘書，湖南圖書館館長。熊湘以馬建忠文通為書繁重，不適教授之用，因取其書刪繁擇要，編為此冊，求合中學師範學校之用。故立說全依馬氏，略無修正。間有熊湘增益馬書之處，往往不免錯誤。如第二篇第一章論名詞之附加，謂名詞有附加他類字合為一名者，舉仁者知者附者字，君臣也父子也，附也字為例，不知仁知下附者字，成為仁人知人

精修四庫全書

卷

任部十

之義，固可認為附加他類字之名詞。若君臣父子下加也字，義與君臣父子下不加也字者意義相同，則止能認君臣父子為二名詞，二也字為助詞，不能視為綜合名詞與仁者知者一例也。又論指名代字，謂之字亦代之於，如封之有庫，封之於有庫也。按此文止是孟子文省略於字，不得謂以之字代之於。又論詢問代字，誰孰何三字皆為表詞，舉女與回也孰愈為例，按孰明是起詞，不得認為表詞。又論同次云，臣朔少失父母，少靜字，附於動字，以肖起詞臣朔，與之

精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同次，按少乃表時狀字，不能認為靜字，尤與同次無關。又第二章論靜字之比較云，天時不如地利，不如者，不等也。按孟子此句並不合靜字，不如乃不及之義，不必引為靜字比較之例。第三章論外動字止詞云，無是餒也，猶云無餒是也。按無是當為一讀，乃假設之詞。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云，若其無此，則腹腸饑虛若餒也。餒餓也。解釋極明。熊湘殊為誤解。又論受動字云，王猶足用為善用，受動。按用訓以，王猶足用為善，即王猶足以為善也。熊湘認用為動字，亦為差誤。第四章論狀字云，不字有代無字者，如人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無聞也。按聞古訓非，集解云，人不得有非聞之言，亦以非聞為釋，不必釋為無聞。凡若此類，知熊湘於文法訓詁之學皆未能深造，故動有齟齬。特馬氏原書本極繁難，讀者往往一時不能得其條貫，熊湘為之縮約，據其自序謂稿經數竄，則是篇之作亦頗具苦心。讀者以是為讀馬書之階梯，或亦不無裨益耳。

羅洋文集一卷

清嘉慶癸酉家刻本

清郭峻撰。峻字昆甫，湖南善化人。雍正十三年乙卯拔貢。乾隆九年甲子舉人。官國子監助教。峻以制藝有名於時。所著羅洋草時文一時為人傳誦。此其所著古文辭賦為序八首，記二首，傳二首，書一首，跋一首，墓誌銘三首，祭文十三首，表一首，賦五首。凡為文三十六首。其曰羅洋者，縣北有羅洋山，故峻自號曰羅洋山人也。峻古貌，模擬昌黎頗有奇氣。與桐城末流之第以搖曳為工者不同。集中如勒素亭詩序，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雨福記、壺村記、傭者誰傳、諸篇皆筆致峭折，能顯難達之情，不失為佳作。與楊景翔書意擬昌黎答李珣書，頗能得其神貌。惟中有云：足下年少而氣清，勇為之。古人不難到，而僕易言之。若是者，僕自知有僕不知，乃同足下於非僕。忘所以待足下者也。數語辭意晦澁，頗難索解。傭者誰傳中有云：人之於父母兄弟也，有十分之十，不可謂不厚也。雖然，猶薄。人之於妻子也，無一分之十，不可謂不薄也。雖然，猶厚。語意亦欠顯明。其表賦諸篇，皆駢儷之辭，頗不免於庸俗。又

遠不逮其散文。蓋峻文才頗高，死時年才四十有二。既未能極其力之所至。據卷首峻弟燦序，稱曾以兄命繕其文稿郵寄京師，不過原稿遂浮沉不返。其存者僅十之五六云云。然則卷中精詣無多，或者以此故歟。

附記

峻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卒於乾隆二十年乙亥，年四十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羅洋詩草一卷

清嘉慶癸酉家刻本

清郭峻撰。峻有羅洋文草，已著錄。此其詩集也。集中五言古三十首，七言古二十二首，五言律九十七首，七言律九十五首，五言絕句二十三首，七言絕句九十二首，六言六首，四言四首。凡為詩三百六十餘首。峻詩天才橫溢，於古風尤為擅場。卷中五古如贈周白民出都柳林夏夜惜生日，七古如狄母詩，題王仲篋釣魚圖，題李寶霖永懷圖，漂母祠，黃金臺故址，對雨雪香園作，車格格行山東道上作，重陽後四日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人讌集分賦，悲歌行，鄭州道中，歸養圖為歐陽瑤岡作，五律如臯蘭和答孫隣初六首，舟發潭城舟過洞庭，早起二首，丙辰除夕書懷，哭長子書城，初夏雨後，七律如再遊五泉，中秋前一夕同紫亭宿李氏園亭，湘潭晚發，哭陳宗五，廣水早發，暮歸裏樊書感，漢上秋晚，五絕如葛衣，偶成二首，同年舒伯董招至合水，得四絕句，七絕如金口小除，夢中作，秋夜，諸篇大都逸興遄飛，藻思奮勃，不失為才人之作。按姚鼐惜抱軒詩集有贈郭昆甫助教詩云：君才磊落天下奇，四

海賢偶誰不知，五年見子銅駝陌，澹沱東風吹鬢絲。

又阮葵生七錄齋詩選有題瀟湘問渡圖詩云：鹿原不作羅洋逝，話到湘蘅淚滿巾。君過洞庭應問訊，橘洲楓浦有詞人。自注云：鹿原謂武陵陳宗五，羅洋謂長沙郭昆甫也。峻為當時賢偶所推崇，可以想見。又紀昀灤陽消夏錄云：一士子雪中過蘆溝橋，憇小茶肆，見壁間小軸題詩云：騾綱對對響銅鈴，侵曉衝寒過驛亭。我欲停鞭玩殘雪，馬蹄踏碎亂山青。歛識羅洋山人四字，士子疑焉。忽空際有人語云：羅洋尚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識耶。一日舉以告人，或曰：此近日湖南名士郭昆甫別號也。君未讀羅洋草乎？按羅洋草為峻制藝集之名，昀所記事雖近誕，然峻聲氣之廣，亦可見一斑。至其詩為此集所未載，或曾經汰去，或因漏略未收，不復可考矣。

桑榆夕照錄四卷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家刻本

清蕭震萬撰。震萬字雲階，湖南湘潭人。乾隆間諸生。據卷首震萬自敘，知此集為震萬年七十六歲時所哀集。故以桑榆夕照名也。卷中以說經之文為多，而亦旁稽天象地理及古史之說。就中和卷一讀周官寤言，謂大司徒職所言建國方里之數與孟子所言不合，未可強通。讀春秋淺說，取經文反覆參證，糾殺。梁傳以日月為衰敗之說，見持論頗為平允。卷三九江考，謂九字固以數言，亦有以多言者。舉公羊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但示叛者之多，非實有九國為證。與汪中述學釋三九篇立論正同。足廓清歷來考九江諸家紛紛之說。卷四雜說，歷舉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之例，以蠻貊戎夷禽獸牝牡為證。又舉四海有三說，百姓有兩說，學者當觀其通，不可執此以礙彼。立說弘通，頗有裨於學者。惟卷一燧人氏鑽木取火，辨謂火列於五行，與水木金土相同，乃自然之物，不當始於鑽木。歷舉博物志後漢書郡國志抱朴子火井火泉為證，不悟火井火泉乃偶然

之事。至於民生日用，水火無日不需。鑽木取火之制，發明民乃隨時可以取給，非謂燧人氏以前天地間無火。鑽木後始有火也。震萬所辨，殊為蛇足。卷二周官正歲正月，辨鄭注正歲為夏正，正月為周正之說。謂正歲正月皆指夏正而言，不悟周官之文，正以所指不同，故立文殊異。此猶詩豳風七月篇夏正稱月，周正稱日之例。果如震萬之說，則周官但稱正歲可矣。何必於正歲之外又言正月，岐而二之乎。又駁四書釋地歸豚歸女樂歸當作饋，說謂歸本訓入，陽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歸孔子豚，齊人歸魯女樂，歸者皆知其入而不返，故特作歸字，不當作饋。此不惟穿鑿可笑，似並古人同音假借之義亦不深知。尤難免陋儒之誦矣。



无咎詩州二卷

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甯鄉校經書院刻本

清易清照著。清照字无咎，湖南寧鄉人。嘉慶道光時人。仕履未詳。此集為清照卒後數十年，邑人梅基杰於故紙堆中得其遺稿，為之刻行者。雖寥寥二卷，為詩不過六十章，而清超絕俗，洗盡塵氛，五古如卷一答王十丈鑒齋、莫春寄中田、卷二元日沙灣發舟、使風行八十里、阻風玉潭橋、招姜處士、送表兄陶東源先生、旅觀歸里、登舟感懷、呈李壽、十月初八夜舟中對月懷李壽先生、途中寄袁峴岡、太史昆仲、七古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卷一答星門、秋雨作詩呈李壽九日、以雨不得登高、分韻得菊字、呈和叔、李壽兩先生、宿田家、卷二中田惠筍、舟夜聽雨感懷、五律如卷一早春、迢居大石谷、四首、秋夜懷陶李壽先生、哭西箴七兄、青石澗遲友、果至、雨後出城訪陶和叔、書愁、答香林、寄張體中、淨林寺、夏夜驟雨、卷二到家、題中田庭前石、子翔次韻、見和再答、再泊雙江口、寄子翔、泊舟與范伯恆對月、伯恆見和次前韻、中秋夜送伯恆之永豐、時余將入都、次韻伯恆留別、獨泊夜坐、懷人不寐、八月十五夜

七律如卷一、二月初二夜迢居栗山、非所欲也、終當他徙、作此見意、寄子翔、惜春、卷二、中秋夜有懷李壽先生、都下寄友、寄楊蒙泉上舍、雨中過家文占、新築山房二首、五絕如卷一、宿白雲菴、卷二、聞子規、聞布穀、皆意致清新、體格秀逸、非隨手塗抹者可比、卷首有陶澍題辭、稱清照詩態嫺語澤、秀骨天成、佳處妙造自然、入王韋之室、殆非過譽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程伯翰先生遺集十卷

民國戊辰程頌萬排印本

清程頌藩撰。頌藩字伯翰，湖南寧鄉人。同治癸酉拔貢，官戶部主事。是集為頌藩從弟頌萬所編印。初宣統辛亥，頌萬曾編頌藩遺文為內外篇文二卷，詩二卷，名曰程戶部集，排印於長沙。是後隨時蒐補，續有所得，更益以論學家書，區分為十卷，重排印於上海。即此編是也。頌藩為學，凡三變：幼嗜小學詞章及金石記錄，繼又習漢學家言，旁及輿地考證，最後乃篤嗜宋儒朱子之書，有志於身心性命之學，故集中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學之文皆篤實平易，不驚為高遠之談。評論詩文亦卓有心得，即以文論，駢散詩律皆託體頗高，不同凡響。所不足者，氣體局度未極恢弘，則以頌藩卒時年才三十有七，不及中壽，故不免為才力所限耳。集中最有精采者為卷三卷四卷五，與其弟頌萬子大論詩論學論文諸書，其文詞旨懇切，立論透宗，自立身行己以至讀書作文習字，無不有所指陳，足為初學指示康莊，斬除荆棘。昔道光時嘉興錢儀吉與其弟泰吉書，指示為學之方，篤實親切，儒林稱頌。今觀頌

藩書札，殆無愧於儀吉。頌萬文學彪炳一時，亦無慚於泰吉，信可謂後先媲美矣。

附記一

頌藩生於咸豐二年壬子，卒於光緒十四年戊子，年三十有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仲松堂詩集三卷

民國十三年家刻本

清童錫笙撰。錫笙字聚欽，湖南寧鄉人。光緒乙酉舉人，官陝西永壽縣知縣。宣統三年九月，陝西民軍起，錫笙圖為清守，事不就，歸鄉里。民國五年卒。錫笙早困於帖括，中牽於吏事，晚年始壹意為詩。天才本不甚高，而學之也晚，故卷中雖亦間有一二可存之作，而通體平弱，時傷率易，未能自進於古人。卷首有錫笙中表周祖詒序云：「聚欽於詩自少，酷嗜阮亭，不常作，作亦未嘗存稿，晚乃盡讀沈歸愚別裁，將博觀約取，以自成一，而天奪之速，故其詩止此。又有廖基棧序述錫笙詩云：『予於詩非不能也，實為帖括之學所誤耳。』惜今已晚矣。然則錫笙詩工力淺深，祖詒知之，即錫笙亦未嘗不自知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附記一 錫笙生於咸豐八年戊午，卒於民國

五年丙辰，年五十九。

不易心堂文集一卷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清吳獬撰。獬字鳳孫，湖南臨湘人。光緒己丑進士，官廣西荔浦縣知縣。民國後卒。獬以時文名當世，一時有才子之目。居京師時，公卿有施施投謁者，至今士大夫豔稱之。此文集一卷，為獬卒後其門弟子搜集遺稿付之排印者。獬文不主一家，亦頗富於天趣。卷中如許蔭南先生七十壽序、李君直吾夫婦壽言、樸公羊傳送吳大令還會垣序、樸擬楚辭卜居、又籌設岳州民育嬰堂序、徐曾福傳、劉厚福傳、諸篇敘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亦頗簡潔，惟如彭子蘭秀才詩集序、趣園詩序、漆家埠募修橋序、臨湘儒磯塔諸詩，文大都取一意反覆迴環說之，其長在能曲盡文情，其弊則不免於纖仄，往往使讀者不耐。卷首有曾廣鈞題辭云：「君制藝似明代名家，詩文亦似明代名家，近而桐城陽湖，遠而唐宋八家，均不足以束君。又廣鈞於題辭中歷數與獬同開時遊戲嘲諷之事而終之云：『因舉科場往事，著之刊端，即謂余以君之法永君之文可乎。』廣鈞冰雪聰明，設辭含蓄，其所謂明代名家者，意蓋指金人

瑞鍾惺之流耳

不易心堂詩集一卷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清吳錕撰。錕有不易心堂文集。已著錄。錕詩自寫性靈。無所宗主。卷中五古如適意、墮牙、七古如刻劉宅竹、五言李武生、九日同王梅、二同年登高、戲贈王梅、二同年、漢口喜謁密丹階、為張伯琴題魏午莊制府洞庭歸棹圖、奉和朱太尊益濬示校經堂諸生、陳伯弢贈詩集索糾戲贈、題李東岩先生像、題石猴上人山谷圖、五律如和朱純卿太守答張未箴院長韻、和謝慶伯遊合盤寺原韻、七律如謝杜元穆觀察、東符字澄、七絕如記夢二首、皆頗有逸趣。其他不失之纖仄。則失之鄙俚。以古人擬之。蓋近於寒山擊壤之流。非詩家之極則也。



八指頭陀文集一卷

民國己未北京法源寺刻本

民國釋敬安撰。敬安字寄禪，俗姓黃氏，湖南湘潭人。敬安以詩名一世，此則其文集也。計書十七首：啟二首、紀夢一首、碑二首、銘一首、塔銘三首、祝詞一首、道狀二首、上狀一首、序一首、疏一首、凡為文三十二首。除紀夢一首、道狀二首、上狀一首、致程商霖書一首，與吳少階書一首、凡文六首為散文外，餘皆駢儷之作。大抵宗法六朝，詞旨清逸，諸體之中，以書札最為擅勝。就中與曾公孫廣銘書、致易笏山方伯二篇，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節諧暢，興致淋漓，尤為傑出。夫文生於情，而菩提教旨在割斷情根，敬安雖身在佛門，而心繫家國，觀卷中寧波師範育德學堂教員偕諸生入太白山採集植物祝詞，傷國步之凌夷，致李梅癡太史書，愍鴿原之困迫，有者乃有至之錄其情，感真摯，固宜以文章雄於一世矣。夫貫休禪月，齊己白蓮，但俱詩篇，不傳文筆，惟皎然杼山一集，附載雜文數篇，義屬附庸，不與詩歌相稱。敬安則善吟之暇，復長筆札，蓋不惟梵界之奇人，亦文壇之傑士矣。惟集中編次，既不以文體類聚，復未依

述作

後先。考岐山中興恆志來和尚道狀一文，據文中敘述當作於光緒十七年辛卯。上吳憲齋中丞奉發祭文，藏香祈雨黑沙潭前後得雨狀一文，當作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以是年湖南久旱，吳大澂正撫湘也。而二文次序，乃列於赤山法忍心禪師塔銘金山大定密源禪師塔銘採集植物祝詞三之後。此三文皆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所作也。蓋此集既未經作者手定，編刻者亦未細稽，故有此失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郭明經遺集四卷

清光緒丁未門人王允猷刻本

清郭志正撰。志正字體吾，號直夫，湖南長沙人。光緒間諸生。此集凡四卷。第一卷為說經之文，第二卷為史論及書後墓表墓誌之屬，第三卷為駢體文，第四卷則古今體詩也。志正以文學鳴於一時。今觀此集，卷一凱風申魯詩義，歷舉列女傳後漢書東平憲王傳及姜肱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漢衡方碑梁相孔耽神祠碑古樂府長歌行為證，頗能言之有物。平王東遷後詩世次考，根據小序鄭氏詩譜孔疏及朱子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說細意排比，頗能實事求是，與故存漢宋門戶之見者有殊。經韻樓集明世宗非禮九論平議，謂段氏論世宗兄武伯孝而帝興獻，徇一己之私親，絕太宗之胙胤，可謂罰當其罪。惟據禮經為人後者即為之斬衰，一切皆若真子，則不免拘文章義窒而難通。持議亦為平允。惟春秋王魯說，謂王魯說始於何休，不知董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明言王魯尚黑舛夏親周故宋，說不始於何邵公。駢餘外國之名考，謂駢餘即漢書西域傳烏孫之昆彌，以余彌古為通韻

為證。姑無論余字古韻屬魚模部，彌字屬脂微部，二

部絕不相通，不得謂為通韻。而昆彌為烏孫君長之號，亦猶匈奴之有單于。志正竟以為國名，顯為繆誤。凡若此類，不免百密一疏。卷三卷四詩賦氣體頗為卑弱。然如西學通考敘議論騷發，隸事精能，足徵博洽。與曹劒諳書與王生書詞旨懇摯，情韻悠揚，固不愧為佳構也。

附記

志正生清咸豐十年庚申，卒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年四十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辛亥濺淚集四卷

長沙龍雲印  
刷局石印本

清蘇興撰。興字厚庵，湖南平江人。光緒甲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郵傳部員外郎。民國成立，棄官歸。以貧病卒。此集四卷，凡為七言絕句三十三首，乃紀清宣統三年辛亥武昌民軍舉兵以後時事而作。其曰濺淚者，用杜甫詩感時花濺淚語也。詩中雖間亦自註故實，而以當時清廷舉措及時人重要文電附注於各詩之後，故詩篇雖少，而卷帙頗多。興筮仕清廷，於禪位一事不無憤慨，故集中於袁世凱之欺玩，清室私圖權利，指摘無遺。而於清末政治之荒謬，滿人之昏庸，親貴之貪賄，亦盡情敘述，不為諱飾，不失為持平之論。以詩而論，隸事頗多精切，蓋與少日即游於王先謙之門，博通今古，至其深思精識，有時欲突過其師，故雖此區區數卷紀事之詩，亦殊耐人尋味也。

附記一 興有春秋繁露義證晏子春秋校本

已刊

二 興生於光緒元年乙亥，卒於民國三

年甲寅，年四十。

壯學齋文集十二卷

清咸豐二年  
自刻本

清周樹槐撰。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縣知縣。年未五十致仕歸。咸豐八年卒，年七十三。樹槐年二十四通籍，二十六作吏山西。閱三年，丁艱歸里，歸後盡燒燭，所為時文，壹意致力於古文詞之學。時年正三十，故以壯學名其齋。自號壯學子。云：此集為樹槐手自編次付刻者。卷一論十首，卷二議說十六首，卷三序十首，卷四記六首，傳四首，卷五傳七首，卷六書事九首，卷七書後十二首，卷八書十六首，卷九書十五首，卷十手簡七十五首，卷十一墓誌文辭贊銘題跋二十七首，卷十二家譜雜著三十七首。樹槐文修潔廉悍，議論時有獨見，敘事亦頗精能，集中如卷一趙孝成王論，謂長平之敗，緣於將趙括，不當歸咎於受上黨，蘭相如論，謂相如之完璧歸趙，危不得完，危不得歸，斷太史公贊相如兼智勇為不當。漢高帝論，謂季布自以有罪於高帝而逃之，故帝可以赦布，丁公自以釋高帝為德而來謁，故帝恥而殺之，皆深合事理。

卷六書官國氏書揚忠武公軼事書淮陽獄書榮陽獄模擬左史簡動有法卷七書仲尼弟子列傳後謂子貢說齊之詞為戰國游士所為書蘇文忠正統論後力斥正統之說皆所見甚卓卷十與李孝廉論文手簡亦時有精到之語惟卷三贈李賓門序謂堪輿之說茁於魯之東按漢書藝文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注引許慎說謂堪天道與地道此果為後來相地之術與否不可確知若後漢書袁安傳明記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達三書生為安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安從之故累世隆盛云云又太平御覽四十七引孔靈符會稽記記漢太尉朱雋為光祿大夫遭母喪將洛下冢師歸登洛思山相地云云是相地之術後漢業已盛行毫無疑義安得謂茁於魯之東耶蓋古文家大抵留意文辭疏於考核讀者節取其長可矣

麋園詩鈔一卷清光緒庚寅王先謙刻本清毛國翰撰國翰字大宗青垣湖南長沙人嘉慶間諸生道光二十一年裕泰任湖廣總督招致國翰於幕府二十六年丙午以微疾卒於署年七十五國翰性耿介尚節義赴縣試見知於縣令陳光詔光詔子沆奇國翰文願納交招之不往沆親至其家結歡而去與鄴縣沈道寬為文字交道寬宰湖南郵縣聘國翰教其子後道寬權知茶陵州虧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為走郵緝貸郵人以道寬前有惠政又感國翰之誠爭致金粟不一月而集事其勇於為義類如此初國翰卒後裕泰為編刻其詩為麋園詩鈔八卷傳本絕少此本為王先謙從八卷本中刪取最精粹之作凡詩百二十餘首新建夏廷楨序國翰詩稱其五古清越醇雅出入陶謝江鮑之間七古雄渾有奇氣約束矜貴不涉奔放近體步武唐賢無沾濫之音俳諧之氣今觀此卷知廷楨所稱近得其實不為阿好又裕泰序稱國翰為詩鏡心研神朝吟而夕琢月成而歲易人知好與否舉勿顧集中如松徑含風雨



秋山見性情。巖花留雨色。風絮落春陰。獨往吟詩對  
修竹。同來入座惟秋岑。楚蜀地形江口斷。乾坤秋色  
雨邊來。諸聯最為傑出云云。以此冊觀之。除裕泰所  
舉外。佳句尚多。如春日山齋云。苔蘚茁初陽。生煙暮  
廣津。秋夜舟中云。風江夜聲雜。月露宵光冷。順風嶺  
云。積翠礙日月。長雲蔽朝昏。曉行西林渡沙溪云。煙  
開萬井樹。鐘動一村雞。遊古唐寺云。去鳥衝寒葉。歸  
雲擁落暉。立冬日感懷云。羣聲秋盡雁。寒色雪前山。  
春朝即事云。雀喧爭宿粒。蜂急避遊絲。山居即事云。

偶逐飛雲出。磻谷貪看反照明。陂池訪李寄亭隱居  
云。野花一徑自開落。春草半陂隨淺深。春日山居云。  
蘊藉東風教柳碧。殷勤好鳥勸花開。旅館云。為客獨  
看秋盡月。還家多上夢中山。寄李寄亭丈云。天浮空  
翠水陂綠。門對寒光風嶂青。或則曲盡物情。或則絕  
幽鑿險。百年來湖外詩人。不能不推國翰為能手矣。

復園詩集六卷

民國十七年  
嶠遺書館刻本

清劉基定撰。基定字子復。湖南寧鄉人。嘉慶間例貢  
生。咸豐十年庚申歲卒。年八十六。基定初與蘄水陳  
沆。湘潭張家桀相善。互相賡唱為樂。道光中。鄧顯鶴  
官寧鄉縣學訓導。基定出其詩篇。就正於顯鶴。顯鶴  
恒少所許可。基定乃盡焚其舊藁。而為之益勤。時年  
已五十餘矣。其虛懷樂善如此。基定志趣恬淡。閉戶  
讀書。嘯歌自得。故其詩頗有冲澹之致。其音節  
高亮。蓋得諸漁洋山人集為多。基定卒後。同治六年。

同縣人劉典為刊行其遺詩。為復園編年詩集十四  
卷。抉擇不嚴。不免蕪濫。故陸觀易果愚草堂詩集卷  
四有書某詩集後詩云。斯人妙解文章體。冲穆雅淡  
嚴且溫。山虛水深。遇若士。石細路古。逢蘭蓀。寒梅數  
抹。月浩浩。下有野屋環低垣。躋攀尺寸梯。上峽雨壁  
翠。溼含朝暎。青燈綠醅出紅粉。速成絕域傷離魂。平  
生執友得陳鄧。此事固已窮株根。波瀾雖覺讓江海。  
風格自爾能高騫。漫誇隨州作初祖。繩武似是漁洋  
孫。泉明春秋合俎豆。君亦配享宜特豚。惜乎存留少。

擇采往往雜出泥沙痕當年故人久淪沒誰與論定  
刪置頌極稱基定詩之淡雅類漁洋而又惜其玉石  
雜揉未能精擇也此本止六卷據卷首載廖樹衡與  
梅英杰書札觀之知此本之刪定實出自樹衡之手  
樹衡稱基定詩五十以後功力益深此本皆道光  
辛卯基定年五十七歲以後至八十五歲之作道光  
辛卯基定與顯鶴納交之年也畢生吟詠至老不  
衰德可謂篤志好學之士矣

於基定  
本亦同

復園文存一卷

民國十七年戊辰  
馮嶠遺書館刊本

清劉基定撰基定有復園詩集已著錄此其文集也  
文為書後二首序二首跋一首書五首贈序一首行  
狀一首誌銘七首墓表一首凡文二十首篇簡無多  
寥寥可數據劉典序基定復園詩鈔稱基定為文深  
得古人義法惜生平不自收拾稿多散佚意以基定  
文字不多由於散佚今觀卷中再與周星叔論文書  
云間亦仿作志狀表傳又復汰去大半是基定於已  
文繩削頗嚴存文之少殆以此故與說恐非其實也

卷中送鄒叔績應禮部試序稱叔績年二十餘已有  
著述三四種鄒顯鶴招至寧鄉學署盡發藏書資其  
考證後貴筑周公權泉湖南延叔績入幕府益以羣  
經古義星歷句股九章算學律呂諸書資其講肄云  
云足考鄒漢勛成學之緣由又有翰林院侍讀學士  
王正亭先生墓志銘一首正亭名坦修為清乾隆朝  
與修四庫全書之一人行事他無所見基定此文足  
資掌故又寧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及同知銜武  
陵學訓導儲石友先生死寇行狀皆頗有裨史乘惟



書張荅湖檀弓出母辨後謂禮記檀弓篇子思門人所問喪出母者出當讀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之出出母即謂生母子思言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子思意謂非其嫡妻而為其妾意欲彌縫孔氏三世出妻之說姑無論生母名為出母古無此稱且果係生母則禮經士為庶母尚服緦麻子思安能使子上不妻之乎夫夫婦本以義合古人於此本頗圓融後世視出妻為奇變於是相忍為家而生人之道乃苦後世紛紛為孔氏三世出妻作辨護如基定者不一其

皆以後代之眼光論古事耳以文字論基定文頗不免庸俗劉典稱其深得古人義法乃過譽之詞未可據信也

西垣詩鈔二卷黔苗竹枝詞一卷清光緒甲申王先謙刻本

清毛貴銘撰貴銘字彥翔號西垣湖南巴陵人道光二十年庚子舉人大挑教諭咸豐三年癸丑年四十九彥銘少穎敏八九歲時父師試以詩輒成數十章不休稱為神童嘗登岳陽樓謁呂仙像賦詩云我亦能吟客公真大醉人為時人傳誦卷中次韻南屏呂仙亭感舊之作云憶昔九齡歲在酉郡城童試時方秋登樓大笑呂仙醉詩如湖水滔滔流即其事也貴銘屢上春官終不得第奔走衣食遨遊四方初遊燕齊晚歷秦蜀黔中窮愁之感羈旅之悲一寓於詩而詩乃益工吳敏樹誌貴銘之墓稱其遊京東諸詩恢奇沈雄高壯偉麗之作古今詩家之鉅觀莫不皆有遊黔以後又時有別出奇妙之作雖稱譽略嫌過實而貴銘詩之瑰偉絕特固不可誣也卷中如雜感云聞智窘纖步曠情臻坦途始知今人心正自同古初荒郊云想其奔苦時愴惻念孫子安知非英雄臨絕心未死華嶽廟古樹云根柯鐵石立骨死氣逾王日月到自寒風雷起相傍貴陽水口寺寓居別去留

題四首云。征馬換舊槽。盆魚啜新水。魚馬皆不知。牽  
移隨所止。又云。昨夜夢先壠。清明吾已歸。覺來啟窗  
牖。黔山青四圍。雨霽望青州山云。半年未見山。到眼  
忽如夢。蒼茫雲霧中。飛出兩青鳳。孫氏南院罷宴聽  
李惠如太史彈琴云。數絃忽動聲飄揚。置身萬丈凌  
蒼茫。平沙落雁作沙響。眼前倒縮瀟湘。詠淮陰侯  
云。手提天下付劉季。平生相面不相背。豈有國士如  
兒童。聽陳稀語疏蒯通。和秋白薊門秋感云。空庭下  
黃葉。獨客在高樓。開平出郭夜歸枕上作云。寺鐘敲  
冷月。戍鼓落流星。得吳南屏退菴二子書云。鯉魚不  
到處。忽得一雙書。峭陵云。馬蹏敲石火。人影亂山雲。  
水口寺秋望云。雨氣將沈樹。河聲欲上樓。讀吳梅村  
祭酒詩集云。燕市夢回三月雨。秣陵詩換六朝秋。還  
鄉河云。繞解望天悲薊北。可能揮涕憶陳東。黨峪投  
宿云。萬家黃葉溷陽樹。一劍青天黨峪山。雪夜發盧  
龍至赤坡口云。白翻一道烏驚樹。寒偏五更僧打鐘。  
都門作家書後寄吳南屏退菴兄弟。日云。青天一  
望忽愁絕。白髮早生還獨吟。自澠池至硤石驛云。遠

村日落銜紅樹。峭壁風寒坐黑鷹。又云。亂草帶花迷  
古寨。斷雲拖雨下空壕。清明日半晴雨。僧門人唐鄂  
生自韋曲至牛頭寺望樊川一帶歸。總興善寺云。寒  
磬一聲興善寺。暮鴉千點少陵原。得鄂生京邸書卻  
寄云。荒城雨過黃雲暗。大海潮來白日寒。蜀道聞猿  
云。衰鬢連根白。晚援更數聲。輓舒郎中伯魯云。到是  
人生須老大。從今敢恨鬢毛蒼。皆逸興。飛使人三  
復不厭。是集原有家刻本。流傳絕少。此本為王先謙  
重刊。前有李楨序。蓋敏樹嘗以貴銘詩示楨。楨後以  
示先謙。先謙大欣賞之。遂出金為重刊也。



(氏國)

天影盒詩存一卷

程康排印本

清李壽蓉撰。壽蓉字望仙，號械叔，湖南長沙人。咸豐六年丙辰進士，官戶部主事，湖北候補道。道光之季，壽蓉與湘潭王闓運、武岡鄧綸、兄弟攸縣龍汝霖結詩社於長沙，以復古為志，一時才名甚噪。此集為民國初年寧鄉程康為之排印者。凡古今體詩二百九十一首。卷首有郭嵩燾序，稱壽蓉詩華妙處，不減謝宣城。今觀此卷，五古輕清婉約，最為擅勝。近體步武唐賢，亦多超妙之作。近日侯官陳衍撰近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鈔錄壽蓉七律五首為晉夫亡兄初度日一首，悼亡一首，聞官軍收瓜洲鎮江一首，學義山體為宮詞一首，春莫遣懷一首，又揚州七絕二首，實則此外佳什尚多。五古如妾薄命四章，月下獨立，雨夜，曉臣過宿，玉山館中聞歌，夜沂鄱湖，月夜曲，良會篇，晚泊信州，登南屏山亭，幽蘭篇，寄鄧彌之，同年南昌城南送客，過故人寓，城南送徐伯澄，孤凰篇，美人，中秋夕代古意，出獄補和董研樵同年秋懷詩韻，送蔡吉六下第南歸，鸚鵡篇有所答，代白馬篇，登平臺，陪湘鄉相

國城西看月詩，昭陵灘，廣州城東永勝祠哭聶亦峯觀察，古意聽易笏山彈琴，古意寄沈仲復中丞，二十韻，七古如江上別答張崐生學博，五律如夜下吳城江，陽謁杜工部墓，中秋宿黃村，七律如登岳陽樓，諸篇皆筆力健舉，意旨清新，不失為才人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壽梅山房詩存一卷

清光緒甲申長沙王先謙刻本

清李謨撰謨字禹臣湖南善化人咸豐間任長江水師營導營書記同治辛未以貧病歿於九江旅次謨為王先謙之友此冊即謨卒後先謙為之選刊者考先謙自定年譜光緒十年甲申條下及虛受堂文集均載有先謙此集序文而此冊未見未審何故也序言謨喜為詩言必稱杜甫又嘗以學杜勉先謙又稱謨於詩實能得其所以然之理其生平顛連困憊無所發抒及時事可歌可泣一寓於詩多沉鬱悲涼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響云云今觀此集五古如卷首古詩士子秋紀事八首戊午正月雜詩六首舟夜汨羅漁父詞七古如火雲謠往昔行短歌行苦吟對月五律如得湯臣弟書聞塔齊布公昭潭之捷志喜送雁謁石鐘山昭忠祠楊提軍分頒諸將御賜棗蓮杞麵橘餅牛乳糕諸物見之感賦辛酉元旦向晚七律如奉母還長沙暮泊城外親友枉問話至夜分慨然有賦秋江送別題秋閨夜坐圖岳陽樓沙市旅店寄易八清連望湖樓煩憂西風五絕如梅花諸篇大抵聲情激越詞意清新

深得杜陵神理知先謙所稱信非過譽末附雜著九首為與友人書札及與弟絕命書中有致陳碧帆一首勸其教子弟先經學而後文辭八股為末藝必如此乃足以起人才而銷劫數云云語頗切中當時之流弊知謨識解頗高非尋常文士可比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磨綺室詩存一卷

先緒甲申長沙王先謙刻本

清丁蓉綬撰。蓉綬字竺雲，湖南長沙人。同治三年甲子舉人，官戶部主事。光緒壬午以病卒，年四十一。蓉綬與王先謙鄉舉同年，繼又同官京師。蓉綬卒後，先謙為刊存詩九十首，即此冊是也。蓉綬詩才頗高，時有奇逸之趣。卷中如閨情、讀家秋、臣遺書感賦、先慈忌日、阿鼎生、雜詩三首、感秋、聞客談西北奇荒近感四首、秋閨怨，諸篇皆意旨清新，筆力健舉，斷句如七月十五夜睡起云：涼氣欲成雨，羈魂併作秋。寄黃

子壽保定云：去國一身多病日，舉朝萬口中興年。讀項羽漢高祖本紀云：逐鹿興亡成逝水，絕憐孤負兩詩才。辛未杪秋，偕謝君慶伯、張君楚秋、周君桂午、張君少恆、薄遊浣園，余歸長沙，與友人偶話前蹤感時追舊，慨然有作云：大難人才寒葉少，終宵客思亂山多。春晚山中雜花盛開，云：憑仗東風嬌不語，不知已近落花時。亦皆清新可喜。先謙同時刻兩友之詩，一為李謨，一即蓉綬。今取兩家詩合校，模之功力視蓉綬為深，而才則不及蓉綬。模事擬杜陵，而蓉綬則力

追太白，觀集中書曾文正詩集後云：數輩獨宗浣花

老，曠眉日效捧心痛。又讀太白集云：自君限滿塵沙謫，列星恥作下界逃。世人但效秋蟲吟，怕為狂語驚天曹。此可知蓉綬宗尚所在矣。考先謙自定年譜及虛受堂文集並有先謙此集序文，而此本未載，疑是後來補撰，未及追刻也。卷中誤字頗多，如讀家秋、臣遺書感賦云：無人不識李方叔，識誤作失。哀五兄楸，郇先生云：君兒清臞，今心暗驚，兒誤作兒，皆顯然訛誤。蓋先謙未曾細校，故有此失耳。

黃黔陽遺詩鈔一卷

民國六年孫  
冀預排印本

清黃忠浩撰忠浩字澤生湖南黔陽人光緒十四年  
戊子優貢官至廣西右江鎮總兵署四川提督宣統  
三年辛亥九月湖南民軍起執忠浩不屈死忠浩自  
為諸生時即留心當世之務而尤通知兵法光緒壬  
寅癸卯間廣西匪陸亞發叛據柳州忠浩領湘軍援  
桂力戰山谷間遂其亂武昌民軍之起軍帥檄忠浩  
為湖南都督湖南事方殷湘人士以忠浩通知兵事  
有投書勸之反戈者忠浩不應遂及於難是後十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間湘政為浮滑少年所主持遂至大壞有識者莫  
不追惜忠浩之死焉然忠浩自其少時即慨然慕想  
鄉先輩曾國藩羅澤南之為人志節皎然臨難不苟  
若朝秦暮楚貪利苟活之事忠浩所屑為也  
觀忠浩生平頗與江忠源相類其以書生出而治兵  
也相同率湘軍平廣西之匪亂也亦同臨不苟以一  
死自全其節也亦同平生重意氣急朋友之難也亦  
同雖其生平之所蘊蓄未能罄其什一固近代之人  
豪也此集為忠浩卒後其門人孫冀預搜集殘稿付

諸排印者凡詩八十餘首大抵以少作為不足窺其

精詣然如金鰲山作五古諸首神酣氣足高唱入雲  
自不失為傑作至七律拜何閣部墓一首云東南何  
處計偏安烽火憑城弔影單有分死生談笑出無多  
土地去留難風雲可更神舟護山水空餘落日寒欲  
薦溪蘋感時為公揮淚落江干何閣部者明末督師  
何騰蛟死難於湖南者也蓋忠浩大節不磨之志已  
早於吟詠閒見之固非尋章摘句之徒所能企及矣  
附記一 忠浩生咸豐九年己未卒宣統三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辛亥年五十三



碧湖集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北  
平萃錦園刻本

民國釋永光撰。永光字海印，湖南益陽人。此集為永光卒後友人西山逸士傳儒為之選刊者。計詩二百六十餘首，析為二卷。上卷為五古及五律，下卷則七律及五七言絕句也。永光詩氣體高妙，音節自然，於五律最為當行，高者殆欲與王韜、川孟襄陽爭席。如中秋北渚閑玩月步梅叟韻云：「此夜一尊滿，高樓明月多。」山中奉贈鷗夢盦主云：「雉子拾青栗，山僧掃白雲。」冬日還山和梅老見懷韻云：「小亭臨水立，孤杖帶雲來。」秋日喜梅叟入山云：「偶攜青竹杖，來臥綠蘿雲。」息園憶梅叟云：「與子一為別，因風問起居。」與梅叟小酌梅下云：「孤杖穿花入，一尊相對清。」益陽留別諸社友云：「高閣一登眺，青山入遠吟。」益陽懷梅叟云：「寒燈窺遠夢，孤月遞微明。」病中憶舍弟滬上云：「祇餘雙眼淚，不見一行書。」定起云：「古木生清韻，秋聲入苦吟。」和梅叟山中賞梅原韻云：「暗風吹老鬢，疎影淡芳尊。」木葉亭云：「湖光明樹外，山影落杯中。」益陽山中雜感云：「曉起自行脚，山多不問名。」次心畬居士秋日山中韻。

云：「霜鍾穿樹冷，野柿隔溪紅。」自道吾還長沙與天隱翁同坐云：「秋老猿聲急，山空鳥夢閒。」喜杜牧僧揚詰甫見過云：「一藤微雨過，二老破關來。」已覺青山負，寧知白髮催。戊午臘月二日與徐賓賓劉腴深曾履初丁惠和小集碧湖詩社聯句散歸補賦一首云：「冷颼吹白髮，殘雪又黃昏。」己未秋日得心畬居士詩札感賦云：「尺書勞慰問，把卷淚俱流。」自與王孫別，頻懼亂世憂。三月五日招徐賓賓聽香閣尋劉腴深不過兼別蔣念慈云：「鳥聲穿樹碎，山色壓湖青。」己未五月九日初度即國感懷云：「一塚草綠三年人未歸。」西山次叔明居士韻云：「黃葉一燈雨，碧溪雙屐煙。」雪夜書感云：「落日聞邊雁，平蕪生暮寒。」皆詞旨清越，風骨渾成。湘中自唐齊己以後，不乏詩僧，近世敬安尤為傑出。永光與敬安並世，而年輩略後於敬安，論其詩之功力，固與敬安不相上下也。

思蘭堂詩集五卷

民國四年子曹  
廣武活字印本

清曾紀元撰。紀元字竹麟，湖南湘潭人。仕履不詳。此集為紀元卒後其子廣武取紀元手稿，請王闓運勘訂。付之排印者，卷首有闓運序，稱紀元童幼時下筆成章，其材志不可限量，以為必大成，秀而不實，遂以夭逝云云。知紀元為學未大就，實志以沒者。又廣武跋稱，紀元自早歲為文，即厭棄舉子業，不屑尋章摘句，而於經世諸有用書，恆置案頭，晨夕研求，不輟壯歲。走海疆，周知中外情勢，知禍患已萌，而國人尚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故習。上書當軸，婉陳利害，咸以書生易之。於是有聞政新編之作，危言悚論，頗足動時。值戊戌之變，度其板於家，故世鮮知者。今觀卷中卷二安平電線局與英人譯談一首，贊電線之巧，而識其為塞聰蔽目，與礦師張金生林勛台陳子安夜譙基隆山頂食洋菜酒菓且論潮夕之妙一首，深服地球形圓之說。卷三採礦詞贊，礦政之可以富國，知廣武所稱。見留心經世者，信而有徵。至其詩頗涉粗豪，時傷率易。卷一秋夜長云山精魁魅相平量，不知說文魁魅

開之除頗  
能留心新  
政為有  
心用世之  
人

為一字，桂頌以美北潔，祿易弁說民禹長媚，殖瑞誦用物海節，歲式為韻，既違今韻，亦非古韻。四聲通押，略無限制。又卷三申江贈何懷浦治遊七絕一首，以師奇吾為韻，濫押及於近體，尤為不合。蓋紀元才華頗富，而學力未充，又不肯謹守法度，宜其詩之未能

隨人自躋作者之林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珠泉草廬文錄一卷

清宣統庚戌長沙自刻本

原貢

民國廖樹衡撰。樹衡字孫畹，湖南寧鄉人。清生官，宜章清泉等縣訓導。

內閣中書。入民國後，卒。樹衡頗有文譽，此其文集也。

文頗平實，無輕佻獷薄之習，是其所長。惟於文律不

甚講求，故時有疵類。如遊衡山記云：漢唐勛賦

多陪陵，高冢祁連，與國無極。按祁連為天山一之名，

高冢祁連語殊費解。又云：左轉為羅漢洞，危石懸度，

下臨不測。按縣度為西域山名，見漢書西域傳。說者

以其懸繩而度，故名縣度。樹衡所謂危石懸度者，釋

為山名，則與高冢祁連同一不可通。釋為懸繩而度，

則與危石二字不貫，不知其何所取義也。珠泉草廬

記云：仰視天宇，寥碧萬象，孤迴灑然，不知人間世。復

有許事，謂何事為許事？義訓不根，亦嫌杜撰。卷首有

王閔運序，稱樹衡文於今所謂古文家者皆有合。又

稱余雖勉與君唱和，於古文義法未之窺也。末又稱

退之非薄六朝，余不敢擅論八家，蓋人各有能有不

能，而余之論君文，曾不敢謂當君意也。其詞微婉而

意惴惴然。又有閻鎮珩序，稱姚姬傳文善於修飾，工

於淘洗，故古光油然，為世所寶重。廖君誠能於此求

之，其必有進乎今之所得者，以修飾淘洗，勖樹衡可

謂中樹衡之病者矣。

循園詩鈔八卷

民國十八年家刻本

民國楊文鎔撰。文鎔字忠孫，湖南寧鄉人。清光緒宣統間，官江蘇鹽大使。民國後歸里。民國十六年，以憂歸。水死。年六十五。文鎔少游同里廖樹衡之門。樹衡頗以詩名。文鎔耳目濡染，亦耽吟詠。通觀此集，五古頗有閒逸之趣。五律次之。七律又次之。首五卷為少壯之作，尚不免時傷平行。自第六卷以後，則學隨年進，功力漸深。五古如卷六感懷一首，示黎潤荃，送海仙槎歸邵陽。卷七我生篇，游洛伽山寺，寄懷譚魯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起散步池上。卷八玉潭小住，秋暑困人，偕次舉漸之。過訪梅氏企鵝園歸而作詩。七古如卷七送譚魯歸安化，中秋夜對月，寄懷佛節，見長沙。卷八題嶼滄柳陰垂釣園，航海省親圖為漸之之母陳太恭人題。次韻廖種垞甲子初春入居龍鳳古刹之作，即以奉寄。五律如卷七歲暮寄懷陶萸谷，卷八和次舉避兵湯泉游紫龍寺，訪陶密庵先生遺蹟二首。七律如卷六題劉蜀雲暢機園圖，題孫咳丈珠泉草廬圖，到家偶作。卷七庚戌三月避亂寓省門，偕佛節，見登天心閣。

有感。過訪洪毅夫丈盤泉山館。五十初靜庵以詩見贈，作此酬之。卷八丁巳初春，喜漸之過宿循園，偕漸之過宿鹿苑寺，遲次舉不至，即呈補長老。春晚遣興。秋日招同瞻麓社塵鐵史譚集，湖草堂瞻麓有詩。見贈次韻酬之。諸篇在全集中較為佳什。蓋文鎔之所長在情景真摯，其短在卷軸未豐，擷其短而取其長，固在善讀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了庵詩集二十卷

清乾隆丁卯曹孫王恪編刻本

清玉岱撰，岱字山長，一字九青，號石史，又號戈山。湖南湘潭人。明崇禎己卯舉人。入清，授安鄉縣教諭，遷隨州學正，順天府教授，廣東澄海縣知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卒。澄海任所，初岱詩文有了庵且園燕邱浮槎溪上草堂諸集，皆曾付刻，日久板漸漫漶。乾隆丁卯，岱曾孫恪取諸集詩文分類重為編次，為了庵全集三十五卷。此則其詩集也。卷一二為四言古長短句，卷三四為五古，卷五六為七古，卷七為五

六七言排律，卷八九十為五律，卷十一至卷十六為七律，卷十七為五六言絕，卷十八十九為七絕，卷二十為詩餘。岱少客金陵，即有時譽，及與王士禛施閏章高珩諸人游，才名益噪。王眸今世說稱岱嶷崎磊落，以氣節自命。閏章序岱集稱，岱博涉羣籍，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為詩文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版，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為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結積累使然也。其於岱可謂傾倒甚至。統觀全卷，岱所交游自士

禛閏章諸人外，有杜濬黃周星陶汝鼎尤侗宋荦申

涵光龔鼎孳毛奇齡魏禧魏象樞周亮工胡承諾湯斌陳維崧諸人，蓋當時天下名士，岱無不有編紉投贈之歡。同時湘上文人聲氣之廣，殆未有過於岱者。然細案卷中詩什，累句實多，如卷三鄭陶問答詩云：五柳君名，舉世咸稱焉。卷五枯桐歎云：孤竹二子千秋矣。遺桐百尺商林裏。卷八歷下云：主人無北海何物足居停。皆率易粗獷，與溫柔敦厚之旨不侔。卷十三寄懷唐魏子云：倚玉自慙頻佩章。卷十四寄壽

許玉衡云：共道于公平反德。考玉篇韋音于非切，讀平聲。平反見漢書，雋不疑傳，如滔注反音幡，亦讀平聲。岱讀二字皆為仄聲，殊為失考。卷四偶記名號自序云：余之名初無同者，自壬辰後始見有同余諱者。夫諱者，子孫於父祖之名不敢斥言，故稱為諱。今岱自稱其名為諱，亦何昧於名義乃爾乎。卷三鋤園作不物類故並有，非種終相妨。當康熙文網嚴密之時，岱敢於作此語，其不遭文字之禍亦云幸矣。

礪東詩鈔十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  
新化三味堂刊本

清歐陽輅撰。原名紹洛，字念祖，號礪東，湖南新化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舉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卒，年七十五。輅幼慧，九歲補縣學生員，上邑軍詩，有所怙悲風木謀生託脊令之句，及長博學多通，讀書過目不忘，家貧，性耿介，視人世一切焜耀光顯，避之若浼，夷然不屑也。久之挾所業出遊，所至咸折服，稍稍得資，即買田資江之濱，閉門不出，躬耕奉母以終。輅初與同里吳樸孫起棟起枏楊興植諸人唱和甚富，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乃盡為刪難，不存一字，其嚴如此。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地，過一人，必作一詩，豈吾胸中之詩哉？集中卷二贈黃生云：且聞古傳人，匪直言語優，外之為文字，內之為躬修。凡厥所傾吐，皆與心神侔，非身所自具，言之為贅疣，非心所素了，言之謬悠。譬彼積氣盛，發為雲霓浮，譬彼土膏肥，發為禾黍稠，蘊極理必洩，有來事斯酬，以茲窮物變，直若故物投，取如在其宮，引如探其喉，乃知意理絀，端緣心鏡替，此輅自

道其作詩之旨趣，亦可以窺輅得力之所在矣。輅集

十卷，初刻於道光六年，為陶澍總督兩江時為輅付刊者，後輅取原刻大事刪節，又增益近作於卷末，以寄鄧顯鶴。時顯鶴正校刊楚寶，遂又為輅重刊於寧鄉。時道光十年，顯鶴編沅湘耆舊集，錄輅手定詩三卷。及光緒十五年，王先謙取陶刻本及耆舊集所載兩相勘校，以其互有得失，復刪存為二卷，序而刊行之，實為輅集第三次刻本。此本為光緒二十三年新化三味堂所覆刻，前有道光六年澍及顯鶴二序，復有顯鶴道光十年重刻時跋語，蓋取顯鶴重刊本覆刻者。今取與王先謙刻本相校，如卷一織絲歌古怨詞，卷二上湘道中寄伯氏二首，羈懷五首，文句彼此大不相同，其他標題往往互異，至沅湘耆舊集所載則大都與此刻相同，蓋先謙時依陶刻，不盡從輅改定之本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唐確慎公集十二卷

清光緒乙亥善化賀瑗刻本

清唐鑑撰。鑑字鏡海，湖南善化人。嘉慶十四年己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職檢討，歷官至江寧布政使、太常寺卿。咸豐十一年卒。特旨予諡確慎。年八十四。是集凡十二卷，卷首為奏疏，卷一為序，卷二為序說論議，卷三為記碑箴題跋書，卷四為傳墓志碑碣哀辭，卷五為稟移示諭，卷六至卷十為古今體詩，卷末為歌語。乃鑑卒後子增賀瑗官浙江慈谿縣令時付刻者。賀熙齡寒香館文鈔有鑑集序，稱鑑集為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硯齋文存。羅汝懷湖南文徵，又稱為紅葉山房文稿。蓋兩者皆鑑生時齊室之稱。此集卷首即載熙齡序文，而文徵所錄鑑文亦全見於此冊，知其非有異矣。鑑為唐仲冕之子。仲冕當乾嘉之際，久寓江南，與孫星衍等交游，持論頗與當時所謂漢學家者相近。而鑑則精研性理，篤守程朱。於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謂其足以亂聖道藩籬，深惡痛絕，排斥不遺餘力。所著國朝學案小識一書，獨推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為傳道，以四人皆篤守朱子，力斥陽明故也。

鑑以是自教其躬，亦以是強聒於人。集中文字大抵

皆主敬存誠，勸人學聖賢之說也。平心論之，清自聖祖推崇朱子之學，一時理學之風甚盛，自不免依草附木之輩。阿世主之好，以為利祿之媒。若鑑當道咸之世，時君既無推崇宋學之人士，大夫羣以考據詞章相尚，鑑獨冥心孤往，篤信不疑。人或譏其隘或笑其迂而悉不顧。曾國藩誌鑑墓，稱鑑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故，自非篤學為己之君子，儒而能若是乎。抑鑑自內調太常寺卿之後，居京師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數年，其時倭仁曾國藩吳廷棟呂賢基何桂珍寶塘諸人皆從鑑考德問業，討論無虛日。觀此集第三卷所載復曾滌生侍郎何丹穀編修寶蘭泉吏部諸書，當日講求細密之功，猶可想見。是後洪楊亂起，國藩左提右挈，削平大難，賢基桂珍難臨不苟，大節炳然。鑑之所學，雖不獲施於其身，而得顯其用於諸友，亦可室。朱學懷其昔王通講學於汾水，成唐開國之勳。鑑講學於京師，致清代中興之盛。復代儒林，厚結代偉業，可謂後先媲美矣。

寒香館文鈔八卷 家刻本

清賀熙齡撰。熙齡字光甫，號蔗農，湖南善化人。嘉慶十九年甲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以病乞假歸。道光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九。是集凡八卷。卷一為雜著，卷二卷三為序跋，卷四為記，卷五為墓表誌銘傳，卷六卷七為奏疏，卷八為訓語。熙齡秉性誠篤，嘗前後兩主長沙城南書院講席，殷殷教誨，成就頗多。所為文章，平正通達，不為高遠之談。官御史時所上疏奏，如請照舊委員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緝洞庭湖面，請查瀕湖私垸，永禁私築，請懲吸食鴉片之官吏，並查禁海口囤販，皆頗切中當時利病。行文亦頗簡淨有法，不失先正典型。卷中如沅湘耆舊集序、湖北試牘序，皆酣暢淋漓，娓娓可誦。惟卷二戚氏族譜序云：世本起於漢代，考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載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而劉向亦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不確詳著者為何人。至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乃云世本左丘明所書，六朝時顏之推亦祖其

說雖無確證，然劉向班固並云古史官，又漢書司馬

遷傳贊歷叙遷著史記所采古傳記，次世本於左氏傳國語之後。戰國策楚漢春秋之前，是劉班皆不謂世本為漢人著述。明況隋書經籍志云：漢初得世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書既得於漢初，其非起於漢又甚明。熙齡稱起於漢世，殊為失考。至書中記述有燕王喜、漢高祖事實，乃出自後人附益，非是本文。顏之推早已辨之，自不得援為漢人著作之證也。惟卷二章池嚴氏族譜序又云：周撰世本以辨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宗，則熙齡似亦自知其前說之謬矣。



拜經書屋詩鈔一卷 清刻本

清黃兆麟撰。兆麟字叔文，號黻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年庚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光祿寺少卿，以疾假歸，尋卒。此本一卷，又標名燕臺草，皆居京師時詩篇也。凡古近體詩八十九首，卷中如吾廬云、環觀萬物覺心拓、坐對古人知過多、語頗能見道、一雨云、街拆息羣動、寺鐘含靜機，亦頗善於體物。惟綜觀全冊，頗傷才弱。又如藤花軒消夏雜詩五律八首云、雲峯作奇態、林木無俗容，又云、即此足

頗性，何須訪丹邱。又云、讀罷思元賦、孤鶴時一鳴。全章既非拘體，忽時作不諧之句，亦為疵類。考徐世昌晚晴移詩匯卷百四十三錄兆麟詩四首，一為舟中雜詩五古二首，一為諸葛武侯銅羨歌七古一首，一為吳三桂繫馬橋一首。諸篇皆不見於此冊。風格實皆較此集為通練，而世昌記兆麟集名為古樗山房遺稿，亦與此冊名稱有殊。孫鼎臣蒼葭文集有兆麟遺集序，為兆麟卒後撰，此冊卷首亦無之。又觀此冊唐克甫茂才以和除夕詩見示元日復疊前韻奉

酬詩云、今朝已是冊年人，則此冊乃兆麟年四十前後之詩篇，非其最後定本，宜其集名殊異，而詩亦視世昌所選諸篇為少遜矣。

楚頌齋詩集八卷

清光緒己丑子胡庭培刻本

清胡焯撰。焯字光伯，湖南武陵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侍讀。咸豐壬子，任廣西學政，是年以瘍卒。官年四十九。焯資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九歲能為歌詩，出人意表。庶吉士散館，命擬長楊賦，同試者皆矜眙，焯獨雋誦原文，不謬一字，即依原韻擬文，遂得高第。此集為焯卒後，焯子庭培屬寧鄉程頌萬編校付刻者。湖南通志稱焯有楚頌齋詩集及東都南海紀行詩，今觀此集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八有使赴東都紀行、東都使館詠懷及奉命典廣東鄉試出都及紀行各詩，則所謂東都南海紀行詩者已併入此集矣。焯詩古風導源漢魏，頗能遺貌取神，律體擬則唐賢，風格亦頗道勁。五古如卷一上灘、送王石農之棠作、令江南寄竹伯、卷二自開封赴江夏賦旅懷詩十首、三十生日、旅行雜詩、卷三哀永逝詩二首、得洪定伯同年書、賦詩代札五首、卷四登高望大江四首、卷五隨使車赴徐州、阻雨宿遷、賦詩題郭艾生孝廉秋林讀易圖、卷六葺舊居有感、示弟及諸

子八首、卷七題萬年少秋江別思圖、七古如卷六呂

麗堂先生射虎圖、題吳蘭畦邑令詩冊、卷七題苗仙麓寒鐙訂韻圖、五律如卷一外祖沒於酉陽為位而哭、銜哀既久得詩二章、城上懷陳九香、卷二得家書因題二首、荒村、荊州紀事、卷六書懷示弟及兒輩、七律如卷一朱仙鎮岳鄂王廟古槐、與高芷庭沅晴舫偕同出都途中詠懷一首、沅陵道中望谿濱山下人家、卷二登黃鶴樓、七絕如卷六偶成四首、皆集中傑作也。焯精研小學，故曾國藩為苗夔墓誌，歷數道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末年京師治小學諸人，焯居其一。今觀集中卷五題凌荻舟同年青塘山居圖、用匣字古音押入歌韻，又卷七送苗仙麓之山東、題苗仙麓寒鐙訂韻圖、卷八奉使廣東典鄉試紀行八首中第三首、於文字音韻之學，若數家珍，知焯於小學音韻確有根柢，蓋道咸之際，武陵士大夫以文學著稱者，惟楊彝珍與焯，彝珍專業古文，而焯則研治樸學，彝珍喜通聲氣，而焯則閉戶闡修彝珍年過九十，焯則壽不及中人，坐此數因，知焯者遂較知彝珍者為罕，初非關於學業也。



匯慧山房詩集四卷

清光緒癸卯寅  
卿廖樹衡刻本

清吳超然撰。超然字韻靈，湖南益陽人。同治六年丁卯舉人。超然幼負雋才，喜為恢奇之言。嘗游裴公亭，登嶽麓山，賦詩有遐想，驚其儕輩。鄉舉後屢不得第，又連遭親喪，使僚不自得，乃漫遊四方。下武昌，過彭蠡，弔東征將士於金山，瓜步之間，隨西之商析，道天承，抵蘭州，客寧夏，飲酒草檄於賀蘭山下。過日益困，而詩亦日益工。此集為超然卒後友人廖樹衡為之付刊者，大抵才思橫溢，詞藻繽紛，風格與太白為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就中以七古最為擅勝，五古次之，七律五律又次之。七古如卷一癡僕曲、狂生歌、贈郭玉樵、操江歌，卷二高漸離故里、行路難、罌粟花，卷三金陵舊事行、偕迪亭結伴西游、許君芷臣送之江上、并舟登奎星樓、置酒為別、輪船行，卷四舟道浙川、龍駒寨喜晤陳仲馨、大令、五古如卷一放言一首、春興，卷二避兵砦、疇昔篇、卷三幽坐、升天行、述夢、卷四晚宿清水驛，七律如卷二避寇長沙喜晤王懷嶷、胡珏軒諸友、九日偕姚桂軒舍人、蔡雉雲司馬、王子山同年、謙集裴公亭感。

賦卷三秋夜瑤華講舍書感、湖口客舍感作、卷四襄

陽道中、五律如卷一秋感四首、大水觀塞堤、卷二天

津雜感四首、卷三憶懷嶷、卷四金積堡弔劉忠壯公、

咸陽縣、皆集中傑出之作，中如罌粟花輪船行，以舊

格律描寫新事物，可與黃遵憲人境廬詩並美，尤為新

穎可喜。廖樹衡珠泉艸廬詩錄有哀友人五首，其一

為超然，中有句云：才驅江漢風濤湧，人在蘇梅伯仲

間，其傾倒超然甚至，擬其詩才如江漢風濤，尤為恰

切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國文法草創一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擬著錄

民國陳承澤撰。承澤字慎侯，福建閩縣人。民國第一屆參議院議員。中國文法創始於馬建忠。惟文通華露藍樓於文法理論未遑涉及。承澤是編意在根據理論植中國文法之基。所見獨為深遠。其第二節研究法大綱，謂研究文法宜注意三事：其一為說明的非創造的，其二為獨立的非模倣的，其三為實用的非裝飾的。於文通模倣之病痛下針砭，持論亦極透澈。他如第六節論動字，創立關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係自動字一類，於不完全自動字分為斷動成動二類。第八節論副字，分為限制副字修飾副字疑問副字三類。第十一節論助字，分為語末助字語首助字語間助字三類。第十三節論字之活用，謂他動字有致動意動二法，皆如犀分水，精確不移。蓋承澤精研小學，曾以探求各字用法之故，輯一極大之詞彙，根柢既深，故所論獨為允愜也。惟訓詁之學意在明文字之源流，而文法則主於實用，二事途徑不同，頗難密合。承澤喜取舊說狹義字

詞之義以說新文法之詞，頗嫌繳繞。又第二節論

焉為助字，駁馬氏以焉為代字解為於此於是者為非，不知焉明有代字用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以忠焉與愛之對舉，即其明證。如承澤說，則焉字虛懸無著矣。第三節第十二節以然否唯諾可毋等字入之感字，不知諸字乃表意志之詞，與情感無涉。入之感字，則名實乖舛矣。第九節論介字，舉王應偉之說，謂中國本無文法介詞，乃從西文譯來。中文是否需要介詞一種，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不能定。不過有此一詞，說明較便耳。承澤贊同其說，不知文法之詞，雖其來已久，固與今所謂文法者不同。名代動靜等字，何一不本自西文，推承澤此說而論，將文法亦可不需要乎？且文法之事本皆為說明便利而設，不止介詞為然。今若於文法中除去介字一類，則其字果將屬之何類乎？凡若此類，皆不免致思不審，為編中白璧之瑕。然近日研究文法諸家，功力之深，未有過於承澤者。雖偶有疏類固不足病其大體也。



附記 承澤生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辛民國十一年壬戌年三十八

中國文法講話一卷

上海北新書局排印本

擬存目

民國劉復撰復字丰農江蘇江陰人北京大學教

授此書據復自序乃復應書坊之請編輯以供高

級中學生之用者故例句文言口語並用說明亦

極簡略文全書分為二分第一分為總說第二分

為名詞及代詞動詞以下全未論及據復卒後訃

告所載復著作目錄題此書為中國文法講話上

卷知復尚擬續撰此篇故非完帙然印本既未記

明上卷復自序亦絕不言之則其疏忽也編中如

第七節論言與文斷不能一致但有二者差隔較

近較遠之分並舉英文一節為例證足破無識之

士謂外國言文為一致者之迷第十六節論語詞

謂中國文法有動語詞靜語詞如鳥飛之飛為動

語詞花紅之紅為靜語詞所論亦頗中肯惟第三

十三節論複句以我恨他沒有你愛好一句為例

用畫圖法說明以你字為主詞不知沒有你愛好

為沒有你那般受好之省略殊為疏失第八十七

以下三節論所字謂所字用法有三種第一種用

楊樹達之說，定所字為表被動，非關接代詞。第二種○左傳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為例。定所字為包含關接代詞之副，第三種○莊子彼○所引非引人也，為例。定所字為關接代詞，不知左傳之例，正由身為大官大邑所庇，句變來。莊子之例亦由彼為人所引，非引人也，句變來。復所謂三種用法，其源實止一種，並無三種也。至復謂衛太子為江充所敗，可改譯為江充敗衛太子，大官大邑為身所庇，不能改譯為身庇大官大邑，冀北之土為馬所

生不能改譯為馬生冀北之土，以此斷定樹達為錯誤，不知二句與衛太子為江充所敗相等之句，當為身為大官大邑所庇，馬為冀北之土所生，改譯二句為主動句，則為大官大邑庇身，冀北之土生馬，與江充敗衛太子，正得相同之結果。此自復之誤也。比非樹達之誤也。又如第九十八節以下論者字，多立條例，頭緒紛繁，使人目眩，尤為無謂。蓋復於中國文學植基本不深，其著書亦非從涵泳從容而得，觀其自序云：於友朋哄談之際，或舟

車塵擾之中，往往偶觸靈機，不期而得一二新解，則復於文法之學，非由研討而得，復固自知而明言之，惟其如此，故雖此一極簡短之小書，亦不免疵類百出，書初出版，即痛遭他人之駁難，非無故矣。

附記 復生光緒辛卯，辛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年四十四。



國文典一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擬存目

民國戴克敦撰、克敦字懋哉、浙江錢塘人、克敦嘗任商務印書館編輯之職、此書為其所編著之一、大抵抄錄章士釗之中等國文典成書、為避勦襲計、又時時雜以他說、其最荒謬者、第一章第三節論名詞之種類、謂名詞可分四類、一為陽類、以君父兄弟麒麟鳳雄雞等詞屬之、二為陰類、以后母姊妹麟鳳牝雞等詞屬之、三為可陰可陽類、以朋友戚族嬰孩牛羊犬豕虎豹等詞屬之、四為非陰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陽類、以金銀銅鐵木石泥沙等詞屬之、不知歐洲文字如法德等國、名詞必分性屬、最為無理、惟以有冠詞關係、學者不能忽視、英文雖無冠詞關係、然以代詞有男女之別、故雖較法德諸國文為簡易、而仍不能全廢、中國文字既無冠詞關係、代詞復無男女之分、克敦依樣葫蘆、不知何所取義、又第一節論集合名詞、謂集合名詞有時亦可如普通名詞之例、加一別稱之名詞、而將本名詞略去、因舉史記封禪書一生盡驚一宮盡駭二句為

例而釋之云、一生者、即一生之人也、一宮者、即一

宮之人也、其驚與駭皆指人而言、雖未將人字道

出、而自合有人字之意、然則克敦竟認人字為集

合名詞矣、又同節論普通名詞、舉孟子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為例、謂帛字為普

通名詞、及其論物質名詞、前條在第七面、後條在

第十一面、相距不過兩葉、而竟自相矛盾如此、不

知陛下閣下為代名詞、入之普通名詞、以地名代

人名例中、又為篇中數見不鮮之錯誤、更不煩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枚舉矣

終太山人集十卷

孫父曰  
華刊本

擬著錄

明父穆撰。穆字熙亭，一字和甫，湖廣平江人。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舉人，累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引疾歸，事蹟具明史本傳。穆初為國子助教，文名藉藉。時宰相張居正為穆鄉人，欲用穆為中書舍人，穆恥入權門，不應。及居正遭父喪，奪情，穆與同官沈思孝抗疏請令居正奔喪回籍守制，反復數千言，詞旨激切。居正大怒，廷杖穆八十，遣戍涼州。居正死，言官交薦，復起任職。其曰終太山人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謫戍時穆嘗游終南太華之勝，故以自號也。是集凡十卷，首有萬歷壬子門人喬璧星序。卷一奏疏十首，第一首即論張居正者也。卷二卷三序四十首，卷四記四首，客對一首，卷五傳十首，卷六祭文二十首，墓誌墓表各三首，卷七卷八書牘六十四首，卷九卷十詩二百十四首，而以同時贈答之詩凡七十首附焉。穆為人原本忠孝，直節抗懷，故所為詩文忠厚悱惻，跌宕不羣。卷四恩謫記一首，記其與居正齟齬及抗疏被杖謫戍事甚詳。明代

廷杖制度之慘酷，猶可令人想見。卷九西窰出京

詩云：病向西風一促裝，寥寥征雁塞雲長。流沙萬

里殊非遠，去國孤踪信若狂。楚客江魚身可葬，漢

臣馬革骨猶香。青山到處皆吾土，何必湘南是故

鄉。無意尤之意，有蟻達之穆學養之深亦

可見矣。穆得罪時，趙用賢亦以劾張居正同被逮，

用賢謂穆曰：讀公文章，便知節義，今果然。雖一時

之俊語，却為穆文字千載之定評，正不必與字彫

句琢之文同相評騭矣。是書前題不肖孫曰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輯省其紙墨為明刊，又有一活字排印。箱本首題十一世孫法善刊，後附明史列傳，則為清代刊本。顧清提要漏不著錄，故亟為論定，以為立節者勸焉。



蔣恭侯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麓山精舍叢書刻本

擬存目

蜀漢蔣琬撰。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事蹟具蜀志本傳。按琬本無集，故隋書經籍志以下皆不著錄。是編乃清末陳運溶取蜀志琬傳所載琬承命所上疏為之，末附琬子斌答鍾會書，亦琬傳所載也。考集之為義，由於集合。此編錄一疏，既與集合之義無當。又史傳所錄疏文，往往節去首尾，略存梗概。琬此疏亦然，是寥寥一簡，又非完帙，以集為名，尤嫌名實不相應矣。又蜀志董允傳載琬領益州刺史，上疏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雖為斷簡，固是琬文。運溶未加甄錄，殊為疏略。又琬疏及斌答鍾會書皆載琬本傳。運溶注云出琬傳注，亦為訛誤。緣篇幅既少，又采輯未完，故今第存其目焉。

陶山文錄八卷

清道光二年壬午自刻本

擬著錄

清唐仲冕撰。仲冕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進士，累官至陝西布政使。仲冕幼承家學，學有本原，以儒生出膺民社，所至勤求民瘼，振興文教，興利除害，知無不為，故有循良之目。今觀集中卷六興利除害議，委查河海灘地議三篇，被災州縣蠲緩漕米議，清理虐政議，清飭修兩六塘河堤岸議，濬吳淞江工竣善後議諸文，其存心民事，通知政要，猶可想見。知當時羣以循吏

稱仲冕者，信非無因。至其持論，如卷三中歐陽子本論，欲驅佛象使還其故國，中夏之從法者，則當從韓愈之說，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云云，不免為迂儒之論。然仲冕氣象寬博，所學不主一家，集中如卷二尚書說，卷三危微精一辨，力闡梅賾古文尚書之偽，卷三大學論，謂大學本一篇，無經與傳之分，亦無綱領條目之分，暗糾朱子之說。卷二天理人欲說，謂理為文理條理之義，孟子所謂理義即禮，糾宋儒天理人欲對舉之說。當時漢學家之

宗風者所當知者矣

附記一 仲冕生乾隆十八年癸酉

卒道光七年丁亥年七十五

二 仲冕別著有岱覽江蘇海州志

持論也卷三克己論謂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

聖者其功當自克己始則宋明學者之持論也卷

五宣西通序自述其西人地球之說

初疑之而後信之仲冕足見虛懷服善實事求是

之心矣乾嘉之際漢學風靡一世湖湘人士聲氣

隔絕幾於漠不相聞當時湘人能知漢學之長者

自余文燦外厥惟仲冕至仲冕之子繼復專以理

學名家雖其見道之篤或過於仲冕而門庭之廣

氣家之博視仲冕殆不無愧色是又考湖湘學術

劉令君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麓山精舍叢書本

擬著錄

蜀漢劉巴撰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先主定蜀辟

為左將軍西曹掾先主為漢中王進為尚書後代

法正為尚書令事蹟具蜀志本傳巴才智絕人而

長於文學故本傳稱先主稱尊號昭告於皇天上

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當時推

重可以想見是編為清末善化陳運溶所輯刊文

有代漢中王上漢帝表一首先主即位告天文一

首冊穆皇后一首冊皇太子一首策魯王一首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梁王一首策諸葛亮為丞相一首策張飛領司隸

校尉一首策馬超領涼州牧一首答劉先書一首

與諸葛亮書一首凡為文十一首除書二首明見

巴傳裴注所引零陵先賢傳外其告天文一首冊

二首策五首即據巴本傳語甄錄自可徵信無疑

至據先主傳錄漢中王上漢帝表一首考先主傳

此事在建安二十四年在先主稱尊號以前其為

出巴手筆與否絕無文證運溶概行收錄殊嫌泛

濫嚴可均全三國文輯錄巴文不錄此篇知可均



較為矜慎矣。又許靖傳稱先主稱尊號策靖云云。據已傳語亦當為已作。運溶顧漏未收入亦為疏略。又冊策二字古人通用。其文皆詰命之辭。略無差別。運溶以其異字遂析為二體亦為未當。今著錄已文而論運溶編輯之得失如右使來者有所考覽焉。

劔閒齋遺集六卷

民國十七年重編排印本

擬存目

清陳瀚撰。瀚字裕楨。號子峻。湖南湘鄉人。光緒閒廩貢生。是編乃瀚卒後其子爾錫取瀚生平古文詩詞綴輯成篇者也。書凡六卷。卷一至卷四為詩四卷。卷五為詞一卷。卷六為古文一卷。瀚為諸生嘗游於郭侍郎嵩畫之門。侍郎博學多通。周知中外之務。故瀚亦頗究心經世之略。法越之役。瀚時適居閩浙總督楊昌濬幕府。黑旗劉義屢挫法人。當道多以為慶幸。瀚獨謂黑旗勝法。法必遷怒中國。沿海方且多事。中國即興兵拒敵。天下必騷然。而且以和局了其事。集中卷六與翟孚侯書即其說也。後法人果據台灣。擾閩浙。天下騷然。終成靖和之局。是瀚留心時務。頗有先見之明。不失為識之士。文意在規撫古人。惟鑿痕未能盡化。蓋翰之所長固在經濟而不在文學也。此集又有民國七年石印七卷本。亦爾錫所編。此編為民國十七年爾錫重編付印者。蓋其定本。故今錄此本而七卷本則從略焉。

附記一 瀚生清咸豐五年乙卯

卒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年四十二

二 瀚尚有劔閒齋師門問答有刻本

桓令君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陳運溶輯刊本

擬著錄

魏桓階撰。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曹公平荊州，辟階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遷尚書、文帝即王位，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及受禪，徙封安樂鄉侯，拜太常。卒，諡貞侯。事蹟具魏志本傳。隋書經籍志不載階集，是編為清末陳運溶輯刊，湘中名賢遺集之一。據魏志注引漢獻帝傳、宋書禮志、杜佑通典、綴輯而成。凡表五首，疏二首。今取嚴可均輯全三國文所錄

階文勘校此篇第一首賀受孫權稱臣表為嚴氏所缺。蓋魏志武帝紀注引魚豢魏略載此奏為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合奏，故可均以屬陳羣。而運溶則屬之階，故爾違異也。然文帝紀注又載有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懿、董遇等合奏。又有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異、衛臻尚書令禕、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合奏。凡若此類，運溶未加甄錄，與首錄賀受孫權稱臣表者自



相違異蓋以二人合奏故分屬於階連名太衆  
 或復分屬歟故知可均凡遇合奏盡屬之第一  
 人者體例較為慎矣  
 謹嚴有法

瞿文慎公文稿一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擬著錄

清瞿鴻禨撰鴻禨字子玖晚號止庵湖南善化人  
 同治辛未進士官至軍機大臣此編乃鴻禨卒後  
 其子宣穎搜求遺稿編集付印者也編中考證文  
 三首序跋二十首壽序七首碑志十一首叙記三  
 首凡文四十四首末附書札二十二通合為一卷  
 鴻禨以權略著稱故其晚年當國為袁世凱所忌  
 見擠去位生平無文學之名然觀此卷考證諸文  
 北發解據大戴禮史記說苑逸周書諸文證北發

確為夷種之名訂顏師古漢書注訓微為徵發之  
 誤至大至剛句讀一文以易文明以便方以智禮  
 記疏以達句例證至大至剛以直當連讀申趙岐  
 之說轉注說酌取江聲曾國藩之說而加以補正  
 並據說文酒酉箇諸字說解證酉即酒字糾國  
 藩當別立酒部之說皆證據明通持之有故非略  
 無根據為新說者可比其餘文雖多酬應之  
 作要為不失雅馴書札中偶有駢儷之文亦頗修  
 潔可誦蓋湖南自清道咸而後武功文學皆臻極

盛鴻機雖科名早達而嘗游於郭嵩燾周壽昌諸人之門耳濡目染自與俗學不同固不得以其達官而沒其文學之長矣

附記 鴻機生道光三十年庚戌(據集中跋黃再同書札推算)卒民國八年己未年七十(據宣穎序推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通十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擬著錄

清馬建忠撰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官分省補用道朝鮮領事館參贊建忠嘗遊學歐洲見彼邦有所謂葛郎瑪者說明彼中語句之類別及組字成文之方式至為詳盡童蒙入塾用為程課年十四五即能讀書為文進而求專門之學故其國無不學之人而人各為有用之學歸國後遂竭十餘年之力做葛郎瑪之法作為此編實為中國有科學的文法書之嚆矢書凡十卷卷一正名卷二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字代字卷三論名字代字之次及靜字卷四卷五論動字卷六論狀字卷七論介字卷八論連字卷九論助字數字卷十論句讀由今觀之建忠於舉世推崇西洋聲光化電之時獨能取彼邦科學律令以應用於中國之文字可謂能見其大至其書以事屬創始又建忠博通西學於中國文字訓詁之學非其專長自不無可議之點如古書記所在所經所至之地本當有介字於字為先者也故記地之詞為賓次而建忠則云無介字為先故所

3頁



記之地列於賓次則適得其反矣。又此類例有介字者正例也。省介字者變例也。而建忠則云所經之處介以乎字者非常例也。記所至之處後乎內動無介字者常也。則與文法理論不合矣。此其志不明文法理論之失也。孟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本為三代以仁得天下之變文。以介字也。建忠乃謂以為動字。孟子云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此本為天子不能與天下於人之變文。人轉詞也。建忠乃謂人為止詞。史記儒林傳云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既狀字也。建忠乃謂既為連字。孟子云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禮記祭義云比時具物。二比字皆介字也。而建忠乃云比字領讀。則為連字。祭義比時之比。則為介字。則詞類動搖無定。學者無所遵循矣。此其信道不篤之失也。孟子云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二者字指示代字也。而建忠則謂者為接讀代字。史記平準書云諸買武功官爵首者試補吏。先除諸表數靜字也。建忠乃云諸代字者以指之。孟子云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此猶云諸侯之中謀伐寡人者多也多。靜字表詞也。而建忠則云多字主次諸侯偏次猶分子與分母然。凡此皆不免強以歐洲之文法律中文失却中文固有之組織。此其也。強我就人削足適履之失也。史記留侯世家云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報仇強秦者報仇於強秦之省文也。而建忠則謂強秦為仇之同次。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注之江者注之於江之省文也。而建忠乃云之字代之於二字。此其不明古文有省略之失也。代字是此二字用法本同。建忠乃云凡指前文事理不必歷陳目前而為心中可意者用是字。前文事物有形可跡且近而可指者用此字。介字以字之於司詞不論司詞長短或居動字之前或居動字之後本無定也。而建忠乃云司詞短者居動字之後長者居動字之後。此其詞強生分別不合事實之失也。韓文送孟東野序云漢之時司馬遷楊雄最其善鳴者也。最其善鳴者猶管其最善鳴者。而建忠因最字位於其善鳴之上

遂謂最為靜字表詞。史記酷吏傳云：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此文為其隆貴至天子自視病之變文。至字，介字也。而建忠因至字位天子之下，遂謂為內動字。此其誤也。不明古文有變化拘泥詞位之失也。史記項羽紀云：梁父即楚將項燕。項燕表詞。楚將，加詞也。而建忠乃謂楚將為表詞。孔子世家云：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孔子起詞。布衣，表詞也。而建忠乃以孔子布衣四字連讀，謂為起詞。刺客傳云：得趙人徐夫之匕首。趙人，加詞也。而建忠

乃謂趙人為偏次。匈奴傳云：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因敗則瓦解雲散矣。其見敵，其因敗，皆表假設之讀也。而建忠乃云：其見敵為逐利之起詞。其困難為瓦解之起詞。莊子大宗師云：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墮枝體以下四句，起詞也。此字複指四句，同次也。而建忠乃謂此為起詞，以墮枝體四句為加詞，則輕重倒置矣。此其誤認組織之失也。孟子云：今燕虐其民，今狀字也。建忠乃謂今為連字。史記孔子世家云：余

低徊留之，不能去云云。助字也。建忠乃謂云為外動字。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皆，狀字也。建忠乃謂皆為代字。孟子云：二王，吾將有所遇焉。有，動字也。建忠乃謂有為代字。此其誤也。誤定詞類之失也。茲第就闕涉文法者言之。其他不明故訓誤讀古書之處，當多，不復縷指。然其書要為體大思精，雖後起者研求益密，亦第於建忠有所修正。大體終不能越其範圍，固不得以一二疵瑕沒其創造之功矣。



東洲草堂文鈔二十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著錄

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晚自號蝨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丙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紹基以書法重於時，於金石文字考證之學頗有心得。此集凡二十卷，題跋佔七卷之多。近日湖南刻叢書，於紹基文集獨刻其題跋，蓋特取其所長也。今觀第七卷校定阮氏積古齋款識釋文，凡桑尤、璽條下謂鄭武公名掘突，厲公為武公之孫，不當名突，疑實名冗，突字以形近而誤。第八卷跋潘校官碑，謂官字从山，从山之

字皆以屋室為義，下从山，象周廬列舍之形，謂臣吏所居，後乃引申為官職之稱。周禮官府都鄙並稱，是其本義。許叔重於山部宣宏宰守諸字，以屋室府寺為言，惟恐人昧其本義，獨於官字入山部，云吏事君也，未免自清其例，皆立義堅卓，足訂經字及說文之誤。裴岑紀功碑考謂岑事實具後漢書西域傳，惟傳文有脫漏，碑文正可補其缺失。跋漢司徒殘碑，推定為伯升後下博侯劉張之碑，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惟第六卷秦公等鐘文考及秦公望秦公玆兩鐘

文拓本跋。紹基分別定為秦文公、德公、穆公、三公之鐘，諸鐘皆有畏龔威忌之文。紹基據史記秦本紀定

威忌為秦大庶長之威，龔弗忌。今考秦本紀大庶長弗忌、威龔三父等擅行廢立，事在武公即位之前。武公即位三年，遂誅三父等。武公鐘有畏威龔弗忌之語，理尚可通。至德公為武公之弟，穆公為德公之子，穆公即位時，距三父等廢立時已四十餘年，若云畏威龔弗忌，義無所取。此知畏龔威忌猶書言嚴恭寅畏耳。紹基欲附合史文，殊為牽強。又同卷竟寧銅雁

足鐙攷銘文云：護武奮夫霸，據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紹基以主右丞連讀，釋為主此工之右丞，不知主與省為對文，當屬上讀，亦為疏失。又第七卷校定阮氏積古齋款識釋文冊父乙尊條，下謂班字乃从並得聲，當从並，不當从珏。不知班从珏，乃本會意字，凡會意之字，聲本無可求。如紹基之說，則說文中會意之字，將一一改定而後可，豈可得乎。然綜觀全集，要為瑕不掩瑜。偶論詩文，亦多獨到之語，固宜亟為甄錄者矣。

附記一

紹基生清嘉慶四年己未卒同治十

二年癸酉年七十五

又二

紹基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文苑傳  
附郭尚先傳

存吾文集四卷

清咸豐乙卯雲  
香書屋重刻本

擬著錄

清余廷燦撰。廷燦字卿雲，晚號存吾，湖南長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乞養歸，遂不復出。廷燦生乾嘉之際，其時漢學風靡一世，不讀許鄭之書者幾不得為通人，而湖湘學子大都猶專己守殘，與湖外風氣若不相涉。獨廷燦以屢至京師，獲聞緒論，傾心折服。今觀此集之文，如卷一釋射一首，取凡與射義有關之文字一一加以詮註，與沈彤之釋骨任大椿之釋繒孫

星衍之釋人體例略同，而精博亦復相類。旅酬考九獻考二篇，融會經文，條舉件繫，令讀者於繁複之禮制一覽瞭然，最為詳核。他如寢衣辨據說文證寢衣之為被，輓輓考引戴震阮元之說而加以申證，皆考核詳明，不為膚論。卷二書爾雅正義後於邵晉涵之書備極推崇，卷三江慎修永傳，卷四戴東原事略，體舉兩家學術，簡而得要。又如卷二書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書測恒星黃道經緯儀說，書測恒星赤道經緯儀說，書紀限儀說諸篇，歷



述西人湯若望之說深相推挹尤非迂儒深閉固拒者可比以文字論亦真氣橫溢兀傲不平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九十五稱廷燦有存吾文集十六卷又稱廷燦論天文律歷句股徑圍之學與戴東原往復辨難具見文集云云今此本文集止四卷卷一周禮太史正歲年記雖糾駁戴震周禮兼用夏時之說並無與震往復辨難之文據集中戴東原事略末稱廷燦未識君面後君之死十二年來京師從士大夫之後日聞君之學與之人因

次敘其事略云云則廷燦與震殆無往復辨難之事蓋由顯鶴傳聞誤記故多與事實不合耳

附記一 廷燦生於雍正七年己酉卒於嘉慶三年戊午年七十

又二 廷燦附見清史列傳六十八儒林

傳王文清傳中華書局出版

胡端敏先生遺書四卷清光緒間家刻本擬著錄

清胡元直撰元直字子正湖南湘潭人光緒十一年乙酉拔貢候選教諭其曰端敏先生者元直卒後門人私謚也元直為胡錫燕之子錫燕嘗受學於番禺陳澧督教諸子甚勤故元直與其兄元儀元常弟元玉皆通經學學有淵源而元直詞章之學尤著稱於時與兄元儀同見賞於湖南學使朱道然同科選拔傳為士林佳話是編凡四卷第一卷為癸甲試賦第二卷為介堂經解第三卷為介堂詩詞第四卷為

介堂文筆試賦雖係應試之作然詞采富贍音節鏗鏘就中信陵君救趙賦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賦氣勢流走雖駢儷而有散體之觀河間獻王對三雍宮賦規撫漢賦及擬鮑明遠謝希逸庾子山諸賦皆具體而微不失為佳構經解如南海說據爾雅釋地尚書考靈曜及周禮注謂海之言晦四方荒遠之地皆可稱海不必盡為納百川之天池持論明通足糾杜預左傳僖四年注之誤說成周宣榭考讀榭為序謂宣榭乃宣王廟之東西序服虔釋為宣揚威武之處

杜預因而釋為講武屋者固非孔廣森釋為堂後無室本射堂之制者亦不可信尤足解千古之疑文明春秋之確詰矣

附記一 元直生咸豐三年癸丑卒光緒十九

年癸巳年四十一

劬盦文彙四卷 民國九年庚申家刻本 擬著錄

清羅正鈞撰正鈞字順循晚號劬盦湖南湘潭人光緒十一年乙酉舉人歷官直隸撫甯定興清苑縣知縣天津保定府知府山東提學使入民國後卒年六十五正鈞為人個懷英邁果毅有為生平致力於船山王氏之書故其為學體用兼賅非迂儒能坐言不能起行者可比其知定興縣時值拳匪之亂縣民有招匪至毀河橋者正鈞立新匪首一人梟首示眾境內以安又言於上官力主剿匪上官依違時議遂釀

大亂官山東提學時見清政日壞引疾告歸不數月而清社遂屋蓋先幾之智也是集凡四卷略以撰著先後為次文中涉及宗族故舊者恫懇周摯藹然仁者之言而於政治得失風俗厚薄人才進退每每有慨乎其言之其宅心之厚憂世之深令人想見其梗概文中如卷一補輯王船山先生年譜跋後考訂船山實於父喪服闋後始就行人之職足訂劉毓崧之誤說卷三明錦衣衛副總兵羅公傳及記近湘公閨門殉寇難事二首足為考訂明末史實者之資卷四



四待軒遺詩叙記江西新城陳廣敷歷相湘中中興名臣事亦足資治清史者之采擇文字大體簡潔雋永不失名家法度蓋正鈞學足澤其身治足利其民文<sub>采</sub>之優在正鈞固其餘事矣

附記一 正鈞別著有劬食官書拾存船山師友記辛亥殉節錄皆有刊本

谷儉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陳運溶輯刊本

擬著錄

晉谷儉撰儉字士風湘州桂陽人元帝初刺史甘卓舉秀才策試高第除中郎事蹟附見晉書甘卓傳據卓傳稱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于家知儉不止博學又為篤行閭修之君子阮孝緒七錄載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隋書經籍志云已亡故兩唐志皆不著錄此本為清

末陳運溶輯刊湘中先哲遺書之一凡文二首一為叔母寡姑遺還未嫁而亡服議采自通典禮部知唐人猶得偶見其遺文一為角賦采自太平御覽蓋李昉等沿修文殿御覽之文為之非昉得見儉集也其服議一首謂婦人夫死姑以其無子遣之歸宗欲令更嫁未嫁而死夫之餘親不應有服頗與古人禮意相合通典載虞子卿駁儉議不能證明夫之餘親應當持服第謂此婦不應出出之非教訓之道乃支蔓之辭不足以折儉也雖二

文皆零縑碎錦不足窺儉之全然一則深通表  
服一則雅瞻辭華吉光鳳羽足令人珍惜矣

九煙先生遺集六卷

清道光己酉揚州刻本

擬著錄

明黃周星撰周星字景虞號九煙晚更名人字略  
似湖南湘潭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除戶科給  
事中不就入清後年七十飲大醉自沈死  
蓋亡國之痛也周星為潁州學正周逢泰之子逢  
泰本湘人僑寓金陵生周星育於黃氏逢泰晚年  
挈家歸里旋沒周星與其家人不相能忿而他去  
遂冒黃姓為上元人今觀此集卷一芥庵和尚詩  
序云余本湘人今寄跡白門於湘不忍遽忘猶復

往來羈栖於湘者數四又卷五載程光祿與周星  
酬答詩自注云略似本湘人後冒上元黃氏然  
則周星本為湘人毫無疑義故顯鶴輯沅湘耆  
舊集羅汝懷輯湖南文徵皆錄周星之詩文如非要  
相援引彝尊所記乃出於傳聞異辭非事  
實也周星幼有神童之稱八九歲時書臨黃庭經  
曹娥碑端勁風逸為董其昌所驚服有老夫當焚硯



之語所著有夏為堂易狗網等集多散佚此本  
為道光閒周星族孫周詒樸所刊乃取湘鄉左  
仁所得夏為堂別集及詒樸先世陸續所采  
獲之遺文綴輯而成凡為書六卷卷一為賦論  
序卷二為記傳書卷三為古今體詩卷五為雜  
著卷六為時藝然如朱棄尊靜志居詩話記周  
星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  
問阿誰能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此本顧未  
知其詩文佚脫者多矣周星文激昂慷慨肖其為

尾而天地與日月食論則於西洋人士地居天中  
為一毬形能粘吸萬物及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毬  
居中隔之日光為地毬所掩故有月食諸說深致折  
服知周星頗能留心物理實事求是不徒以文采著  
稱其詩則才氣橫逸歌行尤獨開生面集中如姑山  
草堂歌楚州酒人歌垂虹橋新漲歌六月六日登洞  
庭西山縹緲峯放歌諸篇皆縱橫跌宕一往奔放風  
馳雨驟不可端倪蓋周星天才既高性復高峭身遭  
家國之變胸中塊磊不平之氣一發之於詩固非尋

章摘句所能望其項背者矣

附記一 周星生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卒清

康熙十九年庚申年七十

車太常集一卷

清光緒庚子味  
運溶輯刊本

微著錄

晉車胤撰胤字武子南平人寧康初為中書侍郎封關內侯累遷侍中太元中領國子博士遷驃騎長史拜太常進封臨湘侯尋為護軍將軍隆安初除吳興太守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為元顯所逼死事蹟具晉書本傳此編為陳運溶輯刊湘中名賢遺集之一文為請定庶子為所生母服疏二首明堂議一首皇太子拜廟朝臣上禮議一首凡四首晉書本稱胤恭勤不倦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學多通桓溫以其辨識義理深相引重今觀其文大都原本經術深達事理知當時引重信非無惟胤文存於今者實不止此四篇如通典卷五十三載胤上言請擇經學最優者一人領博士又卷六十載胤答謝琰問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妹否又卷七十載胤議羣臣見皇太子儀服又卷八十一載胤答徐廣問李太后服運溶皆未及采錄殊為疏略蓋運溶所錄皆出自宋書禮志而通典則未及檢閱故不免有遺殊之恨耳

運甓軒文集八卷

清乾隆二十  
七年家刻本

微存目

清陶士傑撰士傑字倫宰號稽山湖南甯鄉人雍正元年癸卯進士歷官江南太平府湖北漢陽府河南南陽府知府是集凡八卷第一卷經說第二三卷序第四卷傳記第五六卷表誌銘誄第七卷書札雜考雜議第八卷題跋經說中如星野說力斥星野之不足信頗為有識二南說書雅頌後諸篇於小序朱子及明郝敬之說擇善而從尚無門戶之見其他大都人云亦云無所闡發為文頗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追摹古人然如卷四文學子上公小傳云出應學使者試屢為卿子冠軍夫卿子軍冠軍為楚懷王封宋義之名號豈可以冠軍二字牽連泛用又散體文卷四沈烈婦傳云距藁砧物化二句有二日稱夫為藁砧又卷六許太淑人墓誌云曾孫三長者已賦采芹稱入縣學為采芹雖非文病不免俗陋凡若此類皆與古人法度未能密合也



斯馨堂古文初集二卷詩集二卷

清光緒五年嗣孫劉紹昌重刻本

清劉曄澤撰。曄字芳玖，一字茗柯，號芋田，湖南長沙人。雍正八年庚戌進士。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至四川敘永寧道。曄澤本長沙人，而集中自署青田者，舉舊籍也。其集曄澤曾自刊行世。咸豐間板燬於火，此本為曄澤嗣孫紹昌於親春家搜得殘本重刊者。據紹昌序稱原刻若干卷已無可考，故此編古文題初集，並無續集也。卷首有曄澤自序，稱文章自漢司馬相如而後有兩人，唐

李太白宋蘇東坡是也。太白之後，坡繼之。坡之後，予小子何多讓焉。卷一張月塘詩序略謂：唐李杜同時，韓柳同時，宋歐蘇曾王同時，而余今與月塘同時，殆無異韓柳李杜。其自命之高，殆不可一世。又張貢五文集序稱貢五文為接統之文。夫宋明人道統之說，久為有識者所不道。文章高下，世有定論，有何統緒之可言。曄澤乃津津道之，殊為鄙俗。其文又稱每怪十餘年來耳食之徒，妄以古文之道推尊某某，蓋或以其時藝官爵之故，蓋指方

苞而言平心而論。苞文雖不逮古人，然平正雅潔，要不愧為一代作者。今取曄澤文與苞相較，何止上下牀之別。曄澤欲以大言自飾，豈可得乎。蓋明<sup>清</sup>代<sup>士</sup>溺於帖括制藝，偶有一二人不肯專攻帖括者，便自詡為韓歐，然不治帖括與文為韓，本是二事，豈可併為一談耶。

劉文恪公詩集四卷

清光緒五年己卯  
孫劉錫昌重刻本

清劉權之撰。權之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經筵講官體仁閣大學士，予告歸。卒，諡文恪。是編凡四卷，首為進呈集二卷，皆奉和御製之作。次為剩存詩草一卷，乃權之手自編定者。末為剩存詩續草一卷，則權之之甥丁伊輔所搜輯也。權之生承平之際，先後兩居宰輔，故其吟詠從容澹靜，不失為和平之音。惜邊幅微窘，局度未宏。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探花何汝漢

適為湖南

人，故人有徇庇之論。權之以向來

鼎甲恒屬吳越，不聞煩言。湖南士子乍得一狀頭，遂遭媚嫉，故不免憤憤也。

附記：權之見清史列傳二十八大臣傳。

黃江詩存三卷

清嘉慶丙子家刻本

微存目

清陶必銓撰。必銓字士升，號黃江，湖南安化人。乾隆間諸生。此編乃必銓子澍搜求殘缺，編次而止。古今體詩百三十五首，據編首唐仲冕序及卷末。即頭鶴跋，必銓全稿為他人竊去。今存蓋十不逮二三云。編中如卷一先慈生日二首，亡室黃氏生日一首，壬子春洞崖兄院試獲雋一首，皆性情真摯，悽楚動人。卷二登石峰山尋魏仙女栖真處一首，規模老杜，風格蒼涼，感舊絕句三首，風韻翩翩，皆不失為傑構。惜其他篇什未能盡與此相稱也。

附記：必銓生乾隆二十年乙亥，卒嘉慶十年乙丑，年五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唐中丞文集二卷詩集一卷

清光緒辛卯家刻本

擬存目

清唐訓方撰。訓方字藝渠，湖南常甯人。道光庚子

恩科舉人，以軍功歷官安徽巡撫、湖北巡撫、直隸

布政使。訓方以文人投筆從戎，初從羅澤南規復

武漢，繼膺專閫，削平苗匪，謀勇兼施，號為名將。及

乞假歸田，復從容講學，留心撰著，頗有昔人投戈

講藝之風。此集為訓方沒後其子準經等搜遺文

刊布行世者。編中如下卷告祖文，乃奉詔回籍掃

墓時謁祖廟之文，歷述其從軍百戰之艱危，及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兵居官之行事以告其祖先，忠懇之誠溢於言表。

上卷袁瑞敏公祠碑記，敘述簡要，搖曳有神，皆不

失為佳作。惜其他文多屬壽序譜傳等率率酬應

之作，未能一一相稱。詩亦信手拈來，未經錘鍊，卷

前王閨運序稱訓方文以人傳，非以文重，殆為允

確之評量矣。

附記一 訓方生嘉慶十四年己巳，卒光緒

二年丙子，年六十八。二 訓方別有奏議

里語徵實，皆已刊行。

眠琴閣遺文一卷遺詩二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存目

清何慶涵撰。慶涵字伯源，湖南道州人。咸豐八年戊

午舉人，官刑部郎中。遺文凡文十首，其六為家人姻

連傳志、奠祭之文，其四為題跋。題跋中有五音韻譜

後記、朱刻說文跋各一篇。大都人云亦云，於文字之

學無所闡發。又有陶密菴書經冊牘跋一篇，文中

有云：經首行下有朱文密菴法喜圓印一，末行下有

白文陶印、汝鼎朱文密庵方印各一。考慶涵所稱陶

印、汝鼎者，乃刻印右行為陶印二字，左行為汝鼎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字。古人讀法本自右行第一字向左讀至左行第一

字，復自左行第一字向下讀至左行第二字，復由左

行第二字向右讀至右行第二字，如此回環讀之，仍

為陶汝鼎印，非陶印、汝鼎也。據集末附載慶涵子維

棟所撰先府君事略，稱府君嘗蒐集古印數百方，手

編成編，題曰頤素齋印景。近今言金石學者必多推

府君云云。是慶涵固亦留心金石之學者，乃於古印

讀法懵然不曉，殊為可怪。其詩亦體格卑弱，不能自

振。慶涵為何紹基之子，紹基詩歌金石皆足名家，通

覽此編、慶涵似未能紹承其家學也

附記一

慶涵生道光元年辛巳、卒光緒十七年辛卯、年七十一

浣月樓遺詩二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存目

清女士李楣撰、涓字月裳、湖南湘陰人、欽差大臣兩

江總督諡文恭李星沅之長女、刑部郎中道州何慶

涵之妻、翰林院編修何紹基之子婦也、星沅及其妻

郭氏皆頗能詩、著有梧笙聯吟集行世、楣濡染家學、

故亦嫻吟詠、卷中如秋夜云、螢火撲瑤階、月影穿籬

空、何處一聲鐘、驚醒沙鷗夢、月夜聞笛寄懷桐君叔

母云、夜色涼如水、誰家玉笛聲、忽醒閨閣夢、彌動別

離情、簷鐸隨風響、花枝映月明、徘徊正無限、漏箭報

三更、舟中偶作云、水急舟偏快、行人懷抱開、帆從深

樹出、岸挾遠山來、鷗鷺平沙記、漁家曲渚隈、推蓬向

南望、何處鳳凰臺、皆氣勢流走、風度翩翩、不失為佳

什、其他大都氣體卑弱、而古體尤不能成章、蓋有詩

才而無學力、女子之通病為然、不止楣一人如此矣

附記一

楣生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卒光緒九年癸未、年六十五



思益堂詩鈔六卷古文二卷

清光緒戊子長沙刻本

擬著錄

清周壽昌撰。壽昌字應甫，號荇農，一號自菴，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壽昌於詩功力極深，規摹李義山、陸放翁，得其神似。集中律詩如卷二「汴梁懷古」，花之寺看海棠，書孫璫舟哭凌荻舟詩後，即席有懷凌荻洲水部。卷三「柴市悼文信公」，書張江陵傳後。李舜卿孝廉集二語見贈，就其語綴成一詩，悼之。卷五「澹思不寐有述」，卷六「閒遣閒趣」，已賦，偶成諸篇，或沉鬱蒼涼，或瀟灑淡逸，皆不愧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古之作者，古風如卷二武昌謠，卷四鬼女行，卷六飲酒雜詩，亦見功力。斷句如卷一「秋夜獨坐」云：「階下寒蛩樓上雁，十年消受此聲多。」岳陽樓云：「憂樂未闌慚入世，神仙無分且登樓。」卷二「落半齒樓」，然有賦云：「儼然片葉驚秋墮，摧當兒時毀齒看。」過潤臣侍讀飲感賦云：「時艱尊酒成奇聚，家遠雲山祗夢游。」卷三「病後夜坐聽雨」云：「一春長看如故友，百端難解是離愁。」書愁云：「舊事同塵拈莫住，華年和淚落難收。」閱故人自定遺集云：「千里畏人吾豈敢，百年留憾爾何癡。」卷四

獨坐云：「幼事憶常樂，古書看轉疑。」拜李文正公墓云：

「調國苦心回社稷，不祧文字即兒孫。」卷六「岐路」云：「詩

魂未工窮自在，愁推不去老還來。」皆有佳致。觀其卷

二刪詩一首，云：「吟安一字輒狂喜，質待千秋先

自苛。」可知壽昌吟咏之不苟矣。古文如陸建瀛、陳源

充王本、梧謝繼超、顏瑩、組彭三元、李鵬飛、周大勳諸

傳及劉忠壯祠堂碑，皆有裨咸同間史事。悔全堂詩

集序，湯燮傳足窺湖湘道咸以後文學崛起之緣起，

皆非苟為述作者可比。蓋壽昌上承鄧顯鶴之流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而下傳其學於王先謙、瞿鴻禨，雖鴻禨以仕宦不終其業，而先謙則門庭益廣，學術日宏，論湖湘學術淵源者，固不能不推壽昌守先待後之功矣。

附記一 壽昌生嘉慶十九年甲戌，卒光緒十

年甲申，年七十一。

又二 壽昌有詞鈔一卷，日札十卷，皆有刊

本。

蒼莨集二十一卷 宋刻本 擬著錄

清孫鼎臣撰。鼎臣字子餘，一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侍讀，以母憂歸。尋卒，年四十一。是集凡二十一卷，前十卷為古今體詩，十一至十六卷為古文，十七卷為詞，十八卷為律賦，十九二十卷為駢體文，二十一卷為試帖詩，據集中標題，前十六卷為正集，十七卷以下乃附錄也。鼎臣幼聰穎，有神童之名，始學為詞賦，熟精文選，及宦京師，與梅曾亮、曾國藩等遊，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棄去駢儷之文，不為而壹意為詩古文辭。今觀其詩文，雖無雄奇磊落之致，而從容澹雅，絕去俗塵，無不達之意，無繁修之辭。曹亮曾稱其文詞旨明健，吳敏樹亦稱其文章命意，惟以義理人事親切之說，經緯往復而出之，皆有分寸節度。雖語出自同時知友，却非阿好之辭可比。又鼎臣志在用世，嘗深考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兵制諸大政利害事實，而察其通變所宜與其所不可行者，為春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即此集中如屯田論、區田

五種輯序諸文，亦足窺見其留心經濟之一斑。是又非掉弄虚神，刻意欲為文人者所能及矣。

附記一 鼎臣生清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卒咸

豐九年己未，年四十一。

又二

鼎臣別有春塘芻論三卷、河防紀略四卷，有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江忠烈公遺集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朱記榮刻本

擬著錄

清江忠源撰。忠源字常孺，號岷樵，湖南新甯人。道光十七年丁酉舉人，歷官至安徽巡撫。洪楊之役，守廬州，殉難卒。諡忠烈。忠源為人性性慷慨，行兼儒俠。居京師時，屢歸師友之喪，及返鄉里，倡立鄉團，平會匪之亂。初仕為浙江秀水知縣，在任僅九月，愛民勤政，秀水民稱為賢吏。及出治軍旅，深嫻韜略，屢保危城，守廬州時，兵少援絕，猶支撐兩月之久，及力竭城陷，遂盡其守土之責，以一死報民。綜其生平，坐言起行，有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有用。既足洗儒生無用說之誣，最後成仁取義大節凜然，巍然為一代完人。誠不必以文章見重，然言為心聲，其人既為兩間正氣之所存，故其文亦浩氣奮溢，不可方物。卷首載左宗植題辭，稱忠源之所言者皆其所行，他人不能為其人，宜不能為其詩，可謂知言矣。是集凡數刻，忠源初卒，其友馮卓懷郭崑燾蒐輯殘稿，屬左宗植校定，宗植略為簡汰，得詩八十五首為一卷。時在咸豐五年乙卯秋冬間，卷首有宗植題辭及崑燾序文，是為長沙初刻本。嗣崑燾以一本

寄與邵陽縣學教諭彭洋中，洋中以其尚多謬舛，因

與潭溪書院山長鄧瑤詳審，是正，重付手民。時為咸豐六年丙辰冬間，卷首有洋中序，是為邵陽重刻本。至同治三年，忠源弟忠濟任四川布政使，復謀重刻，校讐之事，仍以屬瑤，瑤乃取其連年所搜得之忠源文七首為一卷，原刻詩八十五首為一卷，而以墓表像贊及祠堂記殉難碑記行狀及忠源弟忠濟行狀附錄於後，是為蜀刻二卷本。此本為光緒十三年吳縣朱記榮行素草堂所刻，記榮序稱歛縣張君金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以別本見示，首論祭文國史本傳，次書疏九首，與前刊無一同者。記榮因取與前刊合刻，別本所載名曰補遺文錄，補遺實為十一首，不止九首。又詩錄亦有補遺二首，蓋為忠源遺集最完備之本矣。又記榮備列諸原刻序文，有清泉丁善慶一序云：咸豐丙辰仲春，陳炯齋與簿以江忠烈公遺詩付剞劂，屬序於余云云。以所稱咸豐丙辰仲春考之，似在長沙刻本少後邵陽刻本之前，其與長沙刻本是一是二，不可確知。又記榮所稱別本刻於何人何時，亦不可曉。以其

內容觀之，蓋所以補蜀本之遺，疑書在蜀刻之後也。

附記一 忠源生嘉慶十七年壬申，卒咸豐三

年癸丑，年四十二。

江忠烈公後集一卷

民國六年丁巳湘陰郭振鐸編刻本

擬著錄

清江忠源撰，忠源有遺集二卷，已著錄，是集為湘陰

郭振鐸所編刊，振鐸為郭嵩燾之孫，家藏有忠源致

其先世書疏八首，為向刻遺集所未錄者，又於咸豐

朝東華錄中得忠源奏疏十八首，因合刻為後集一

卷，繼又於羅汝懷湖南文徵中搜得遺文二首，為補

遺，附刻卷後，遺集文錄止錄奏疏二首，欲窺當時時

事及忠源籌策略，頗嫌未備，是集所錄奏疏較夥，自

忠源奉命幫辦軍務以後，廬州殉難以前，大抵具在。

又振鐸既據東華錄鈔集，故先後次序井然不紊，於

考明當日時事及忠源方略，較為明白，惟所錄敵陳

軍務八條疏，即朱記榮刻本文錄補遺之條，陳軍務

疏不應複錄，或疑振鐸未見朱本，然振鐸於補遺二

首之後附識云：遵前刻遺集例，列於卷末，名曰補遺，

是其曾見朱本，毫無疑義，蓋緣標題偶異，未及細檢

內容，故致複錄耳。



寥天一閣文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丁酉金陵自刻本

擬著錄

清譚嗣同撰。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初官

江蘇候補知府。光緒戊戌，以徐致靖薦，擢四品卿銜

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八月政變，與林旭、楊銳、楊深秀

劉光第、康廣仁同被戮。世所稱六君子者也。嗣同天

才絕特，死時年才三十四。此為光緒丁酉嗣同自輯

刊東海寒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之一。凡為文二

十八篇，據集中三十自紀。嗣同初嘗刻意規模桐城

文體，繼見魏晉間文，則大喜而罵嗜之。由是上溯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下循六朝，專心於沈博絕麗之文字。今觀此集，如

劉雲田傳，贈奉政大夫任君墓誌，城南思舊銘，叙皆

規模桐城，精緊道鍊，得其神似。餘文則大抵遠摹魏

晉六朝，近法龔魏。卷首報貝元徵書與沈小沂第一

難淵雅可誦，而氣力未通。報劉淞芙第一書，聲情激

越，質文並茂，殆無愧於古之作者。報劉淞芙第二書

論淵明詩原本經術，又據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之語，證淵明非沖澹人，申朱子之論，亦為有見。卷二

家傳數篇，據明史紀傳細意鉤稽，亦頗見功力。蓋嗣

同天才既高，於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

無所不攻，宜其年不中壽而文采斐然可觀矣。

附記一 嗣同生同治四年乙丑，卒光緒二十

四年戊戌，年三十四。

二

嗣同有石菊影廬筆識二卷，  
作學子老翁  
有刊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園集十卷

清光緒元年商孫  
蒲蔭校重刻本

擬著錄

明蒲秉權撰。秉權字度之，號平若，湖廣永明人。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任江西建昌令，舉卓異，陞吏科給事中。再起為西甯兵備道，轉肅州副使，謝病歸卒。是集凡十卷。卷一為古今體詩，卷二為古今體詩，卷三為奏疏，卷四為序記傳狀等，卷五、六、七為書札，卷八為西遊日記，乃秉權赴西甯任時紀行日記。卷九為友四軒清話，乃在西甯任所時雜記。卷十為祭文。明末原有刊本，以明亡之後，清初忌諱嚴，流傳未廣，故朱彝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輯明詩歸。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於秉權詩皆無所采錄。至清同治間，羅汝懷輯湖南文徵，始獲見一殘本。此本則據光緒元年秉權裔孫蒲蔭校重刻者也。秉權秉性忠懇，鯁直敢言。明當熹宗之世，羣閣得勢。天啟三年，諭旨稱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從事青宮，贊襄勤勞，特將原賡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之棟等正千百戶魏良弼等俱准加世襲，仍給應得誥命云云。魏進忠，魏忠賢初名也。秉權時為給事中，上疏請收回成命，言極切至。又劾閣臣史繼偕

貪位固寵，熹宗怒，傳旨廷杖，降級調外用。輔臣葉向高、韓爌力救，始免。集中防濫杜幸及直糾輔臣二疏是也。他如務實息爭疏，為孫承宗洗誣，錄用名臣疏，請錄用王紀、曾扶植善類，不遺餘力。友四軒清話，祖宗朝閣宦專寵一條，昔石工不忍刻元祐碑一條，於魏閣之毒害正人，言之猶有餘痛，亦可以知秉權志節之所存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莽蒼齋詩二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自刻本

擬著錄

清譚嗣同撰。嗣同有寒天一閣文。已著錄。此為嗣同自刻東海寒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四種之第二種。乃其詩集也。據其第二卷湘痕詞敘云。余以降大功之喪。輟業有間。既終喪。乃定十有五歲至二十有五歲十年之詩為一卷。按湘痕詞為第二卷首唱。然則此集第一卷為嗣同十五歲至二十五歲之詩。第二卷則二十五以後至三十歲之作也。嗣同天才絕高。詩亦多奇警。可喜集中如卷一兒纜船。沂漢秦嶺。井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闕。卷二湘痕詞。古別離。晨登衡嶽祝融峰二篇。和仙槎除夕感懷四篇。鄭貞女詩。補遺中武闕七絕。馬鳴七絕。皆立意清新。不同凡響。而湘痕詞八篇尤情文兼美。具見功力。斷句如潼關云。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雪夜云。凍雲侵路斷。疲馬怯山多。病起云。萬山迎落日。一鳥墮孤煙。秋日郊外云。邊風捲沙起。河水折冰噎。江行云。岸荒羣動寂。月缺暝煙昏。夜泊云。月暈山如睡。霜寒江不流。馬上作云。一鞭衝暮靄。積雪亂微晴。秋夜云。眾籟當秋爽。孤吟入夜豪。

夜泊云。船向鏡中泊。水於天外浮。崆峒云。隔斷塵寰

雲似海。劃開天路嶺為門。安慶大觀亭云。遠山如畫。月將上。野店初燈。人欲稀。殘蟬云。無復文章橫一世。空餘燈火在孤舟。覽武漢形勢云。山入空城盤地起。江橫曠野竟天長。楓漿橋曉發云。送人意無盡。惟有故鄉山。皆意致精警。迥不猶人。嗣同三十以前舊學第四種石菊影廬筆識。卷二自記其於漢口涉江風大作舟中口占二絕云。波揉浪簸一舟輕。呼吸之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辨死生。十二年來無此險。布帆重挂武昌城。白浪船頭貼旱雷。逆風猶自片帆開。他年擊楫潭間事。曾向中流鍊膽來。二詩不失為佳作。而此集中不載。亦可嗣同於詩簡汰之嚴矣。

平養文待十六卷 民國九年庚申廬陵蕭子基刻本 擬著錄

清王補撰補原名龍文字澤宸湖南湘鄉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辛丑以事革職入民國後卒按補之革職罪名為庇護拳匪據此集首錄陳毅與補書札頗為補稱冤而集中第五卷復友人第六書補亦自辨其未嘗庇匪而以其得罪緣於戊戌之不肯依附變法今按戊戌新黨自片遂以後未一與聞清政收拾庚子事變者為奕劻李鴻章輩皆非戊戌黨人以此集及補疏稿觀之卷十三李

續修四庫全書

部

卷

東衡誅自識記東衡於庚子七月初十請訓時即奏補赴前敵旋補受檄總理營務即日到防又毓賢巡撫山西誅殺外人最力和議將成議殺毓賢補上疏救毓賢東衡毓賢皆當日庇匪之人補果與二人意見不同何至與東衡共事而為毓賢營救又卷十四記毓賢死事狀云公憂畿甸蹂躪動搖三輔乃拘各夷居晉者七十餘人駢誅之又疏稿論救毓賢疏云向使直省督撫齊心一力同驅並舉將內地夷虜應時剿滅豈尚有今日之禍邪以盡誅在中國之外人

為足以塞夷禍所見恰與拳匪相同謂補未嘗庇匪殆難置信卷首載胡思敬與補書論庚子事云在執事當日東春秋大義堅守夷狄之防年壯氣盛更事未多亦不無沾沾自喜之失誠能以立德立言者修之在己立功者聽之在天豈不綽然有餘裕云云雖係友朋事後規切之辭却與事實為近矣夫忠信篤敬靈貺可行恭敬與忠之夷不棄中國與外人傳教通商載在約章信誓旦旦今無故而盡戮其人姑無論其利害何若抑果協於聖人之教乎補誦法聖賢

續修四庫全書

部

卷

頗以主持名教為己任顧獨不知此義抑何蔽也惟補自落職以後山居誦讀時有善言故趙啟霖潯園集有補墓表稱補自罷歸道德文學精進未已而其文章亦頗為時流所稱許故今東君子善善從長之義聊著於錄而糾其迂謬之失如右俾後來者節取其長而無為其謬論所惑焉

附記一 補卒於民國十二年癸亥年六十又二 補有疏稿一卷已刻



遠遺堂集外文二卷

清光緒十三年  
丁酉自刻本

擬存目

清譚嗣同撰。嗣同有寥天一閣文。已著錄。此其所自刊東海寰吳氏三十以前舊學第三種也。書凡二卷。分為初編續編。初編首錄其仲兄嗣襄詩三首。文一首。而以嗣同所撰先仲兄行述及歐陽中鵠所撰嗣襄墓志銘。涂大園所撰嗣襄哀辭附焉。故續編嗣同自敘云。遠遺堂集外文初編。為先仲兄作。是也。按嗣襄文字無多。嗣同既取入己集中。例宜附錄。今乃襄然首列。然則此集初編。究屬嗣襄集乎。抑嗣同集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賓主不分體例。殊為乖舛。續編雖皆嗣同之作。以銘贊之文為多。寥寥短章。略無精詣。疑其以初編號為己集。而無己文。遂強以此綴於後。聊事補遺也。故今第存其目。不復著錄焉。

蕉園集文七卷詩二卷

清乾隆間樹  
松園刻本

擬存目

清熊國均撰。國均字秉揆。湖南長沙人。乾隆閒貢生。集中第二卷。覆劉侯論文書。有承示斯馨堂集之語。知國均為劉暉澤之友。暉澤文雖不足成家。尚覺文從字順。國均文亦時有明暢之作。然大都佶屈聱牙。令人不可句讀。其下暉澤又遠甚。詩較文為明順。又多雅俗雜陳。時時失之鄙俚。蓋不事學問。而欲以文章自見。固知其為南轅北轍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

民國十六年丁卯蔡氏梓印本

擬存目

民國蔡傳奎撰傳奎字斗南湖南湘潭人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舉人官郵傳部主事入民國改交通部參事是集為傳奎卒後其子以沅搜輯遺稿編輯卷一卷二為古今體詩卷三為論議序跋壽序等文卷四為傳略書札公牘說帖等文傳奎詩筆平衍無警拔之致文首三篇為鄉舉時閑藝餘以壽序書札為最多壽序古人本無此體近代乃有此一種酬應文字雖有大手筆亦無由逞其長才不獨傳奎為爾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札佳者不外討論學術陳說事理二宗而是集所錄以候問起居者為多故是隨手操觚之作非精詣所存也還是集體例本前二卷為詩後二卷為文如祭談公亞遠文公祭唐春誠督辦文等篇雖屬韻語自當編入文中今廁入卷二詩中殊為不類又詩詞自來分體不相雜廁而是集第二卷前半卷雜菩薩蠻一首後半卷雜法曲獻仙音一首是其編輯體例疏舛殊甚殆難曲為解免矣

平養詩存二卷附平養聯存一卷

民國九年庚申盧陵蕭子基刻本

擬存目

清王補撰補有平養文待已著錄此其詩集附錄則其所撰聯語也補頗能為古文而詩則非其所長如卷上漣水舟中口占寄曹因余云鷗洲得讀咏史詩不減義山與微之琳瑯千首未盡觀若留芬芳齒牙間此行舊好多相遇牧老梅公偏借譽君思如涌氣如注胡獨怯我長短句以文為詩直率實味遺悶五律第一首斷句云支漏摧龍足忍飢味馬肝又云臧穀誤而事亡羊又一般第二首斷句云七聖皆迷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八公盡是兵又云未卜百年內何日解宿醒卷下雜詩云浮雲蒼狗須臾盡不挂姓名及某誰皆與聲律不合補平養文待卷五有手錄高曹二公評次兒歌行跋云髯不能詩又云素以不能詩為憾觀此乃知補為自道其實非尋常謙遜之辭可比矣



民國王珏撰。珏字子重，湖南湘鄉人。珏為王補之子。補者，清末官翰林院編修，以黨拳匪被劾落職者也。珏年少，頗喜為文。卒後，補為刊其遺文為二卷。上卷為讀春秋三傳、孟子、禮記、家語書後之文二十二首。下卷為讀史記、後漢書、通鑑、呂覽書後之文二十一首。別有答問一首，記一首，凡為文四十五首。除記一首外，皆論史事之文也。今觀其文，雖自許持正，大都未免迂濶。如上卷讀三傳、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鄆云：

吾嘗以為儒葛之役，名教之大不幸也。設上有明天子，奮九伐之威，聲鄭莊之罪於諸侯，斬首周廟，即不然，列國君臣以三駕之功，執鄭伯歸之於京師，磔之於市，致醢諸侯，曰：寤生不王，敢抗天威。今既伏其罪矣，凡我同盟之人，夾輔周室，毋相害也。渝盟者，有如此醢，抑知唯周無明天子，唯列國君臣不復宗周，而後有東遷之局，而後有儒葛之役，以臣射君之事發生。珏不推究事源而為此論，是何異餓莩載道，而曰何不食肉糜乎？昔王伯厚評胡致堂讀史管見云：但

就一事詆斥，不審其事之始終。珏之此論，正相類矣。

又讀三傳秦楚吳越篇，謂秦楚吳越其初本非夷狄，以自潰男女之防，習為夷狄之教，故春秋以夷狄外之。據卷末附錄補所撰珏墓誌，稱珏此說為闡先儒所未發。補並取其說以為答問。今按齊襄公與陳靈公輩於男女之防何如？何以春秋不貶齊陳為夷狄？豈孔子脩春秋亦如後世亂君之行政同罪而異罰乎？殆不然矣。又下卷讀後漢書列女傳周郁妻篇，詆郁妻為悍婦之尤，罪上通於天，責范蔚宗不當列傳。不知郁妻既遭遇人不淑之悲，又蒙郁父偉之苛責，生不自聊，委之一死，其情可憫，其遇可悲。史家哀之，遂從紀錄。珏乃故為苛論，抑何豁刻乃爾乎？考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於郁妻傳引王補說持論相同。是補為此說而珏和之，又不當以此專責珏矣。

詒穀草堂詩集一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鄧輔倫刻本 擬著錄

清余廷燦撰。廷燦有存吾文集，已著錄。此其詩集也。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九十五錄廷燦詩二十一首。云：廷燦集無刊本，故所存不多。此本為武岡鄧輔倫及其弟繹校刊，首有閻其相序，稱丁君雲梧得先生遺稿。鄧君彌之兄弟受之，遂付開雕。云云。末署道光二十七年。知其付刻在沅湘耆舊集刊成後五年。故顯鶴云無刊本也。廷燦篤學力行，粹然儒者，故其詩真氣流轉，雖不尚雕飾而音節自然。輔倫後來以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著稱，宜其有真實矣。惟取此與耆舊集勘校，文句時有異同。如卷首雜詩第一首云：先正羞雷同。先正耆舊集作前輩。第二首云：所志在千里。所志耆舊集作志常。又耆舊集多人各拘於身相對，皆汝爾二句。而此集無之。又前後次序亦互異。第三首末句，蠅鑽吁可歎。耆舊集作故紙癡蠅鑽。又耆舊集有履可以跡移珠，豈以攢換二句。而集本無之。聞家信五古一首末二句云：可能副我期。他日慶團圓。耆舊集作八句云：可能副我期。不然便泥蟠。好耕湘岸田。貫笠以

為冠。或釣雲水曲。刺船自引竿。待汝供盤饌。亦得慶團圓。湘中詩第七首云：雪曾犯秦嶺。雲竟掃衡山。耆舊集作高名尊斗極。正氣感衡山。尺五堂即事六首第二首末句云：恰面西山一築牆。耆舊集作牆角西山。恰一當。第四首云：安得焚香供展玩。耆舊集作安得服膺撐磊落。又耆舊集有和答魯庵趙庫使五律一首。而此集不載。疑顯鶴所據為初稿。而刻本所據為曾經刪潤之定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曾惠敏公文集五卷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江南製造局排印本

擬著錄

清曾紀澤撰。紀澤字劼剛，湖南湘鄉人。襲父國藩侯爵，官至戶部右侍郎。卒諡惠敏。國藩本長於文章，其誨子亦極勤篤，世傳曾文正公家書可以見也。故紀澤此集駢散俱備，皆不失雅馴。第一卷論一首，擬古四首，書後三首，序一首，文後皆附有國藩評語。知其為年少之作。第二卷序二首，壽序九首，祭文一首，誌銘二首。第三卷至第五卷凡三卷，皆紀澤出使歐洲時書札，大抵皆論述當時中外交涉情形，在集中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為重要。蓋咸同之際，國藩及郭嵩燾輩皆漸認知歐洲學藝之長，而嵩燾昌言尤力。嵩燾與國藩為至好，又有姻連。紀澤承兩人之緒論，故年少時於西洋文字及技藝即頗留心肄習，以此之故，紀澤出任外交，具有知己知彼之長，無復華夷隔閡之見。當崇厚使俄訂約，喪權辱國，國論譁然。清廷改遣紀澤使俄，與俄力爭，挽回權利不少。雖當時俄國政情有不能不退讓之勢，要以紀澤折衝樽俎之力為多。甲申越南之役，紀澤於事前頗有所獻替，集中第四卷巴黎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總署總辦籌越事七條是也。清廷忽視其議，遂為法所愚弄。至于放棄越南，人謀不臧，國受其病，不徒為紀澤一人惜也。第四卷倫敦致丁雨生中丞書云：吾華清流士大夫高論唐虞商周糟粕之遺，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獨無益，實足貽誤事機。紀澤自履歐洲，目覩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憤懣隨之。然引商刻羽，難以流微，屬而和者幾人？祇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歎焉耳。蓋自郭嵩燾出使英國歸來，盛倡歐洲政治，**學術**之**國**，以此遂為輿論所不容。鄉人所嫉視，紀澤深知其事，故有此沈痛之辭。紀澤是書作於清光緒六年庚辰，到今五十餘年，紀澤所稱清流士大夫者，猶未能盡絕於耳目，是又紀澤所不及料，而言之不能不有餘痛者矣。

附記一 紀澤生道光十九年己亥，卒光緒十

六年庚寅，年五十二。

又二 紀澤有奏疏六卷，日記二卷，已刊。

歸樸齋詩鈔四卷

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江南製造局排印本

擬著錄

清曹紀澤撰。紀澤有文集，已著錄。此其詩集也。凡分

為戊己二集，每集各分上下卷。其稱戊己集者，據紀

澤弟紀鴻所為戊集序，則紀澤嘗為詠史四言詩數

十百首，又有紀遊擬古及友朋酬唱五言古詩三百

餘首。同治己巳，舟行不戒於火，皆蕩為灰燼。獨近體

數十首存。紀鴻許，幸得保存，故紀鴻編為戊集。意謂

已佚之四言五古詩當為甲乙丙丁集也。戊集上卷

皆同治辛未以前作。嘗經紀澤父國藩評閱者。下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為同治壬申以後作。己集則光緒戊寅以後之作也。

紀澤少承家訓，天才穎敏，故其詩氣體穩健，神采清

腴。如戊集上卷七月七日喜雨、壽九叔父威毅伯、寄

吳竹莊、新居二首、山居春日晨起二首、清明懷人三

首、題尹金陽蒼巖獨立圖、次韻黃少崑重陽展重陽

二首、過武昌小住登樓、東坡生日二首、贈許仙屏九

日喜張廉卿至、下卷潘伯寅侍郎招飲、送黃漢仙駕

部入蜀二首。己集上卷次韻答郭筠仙丈、戊寅臘月

至法蘭西國謁其君長、授受國書、慰勞良厚、頌及先

人，退為此詩。懷人八首、四妹輓詞九日、下卷次韻答

周荇農閣部丈、遊眺、睡起、清臣約遊南山、俯瞰木司

姑城、應之而不果、行為此詩、輓陳松生四首、送松生

殞城、西饗堂歸來夜不成寐、作詩自遣、題所畫劉博

泉給諫恩溥扇、諸篇皆氣勢流走、聲韻鏗鏘、斷句如

戊集下卷七月晦日舟次嘉魚云、孤舟又渡重湖碧、

人世知逢幾眼青、將至蘇州訪李香嚴先投以詩云、

打鼓發船驚我覺、揮毫落紙與君言、中秋懷黎純齋

云、一物不知儒者恥、百年長健古來稀、己集上卷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月十五夜森比德堡對月云、明鏡喜人增白髮、奚囊

搜句到紅毛、緝園云、九千餘字蔚成卷、七十二峯青

入窗、皆逸趣橫生、不同凡響、惟全集皆止有律絕無

古風、蓋紀澤於舊草被焚以後、遂不甚作古詩、又嘗

自云、古質而今妍、妍則易成、質者難好、吾為其易者、

聊以頤性自娛而已、而紀鴻序戊集亦云、兄閱博淵

雅、捷敏兼人、故視近體為易、然則紀澤避其所短、

要不失為智矣。



蔚廬文集四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大梁刻本

擬著錄

民國劉人熙撰。人熙字艮生，號蔚廬，湖南瀏陽人。清光緒三年丁丑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河南許州知州、廣西候補道，入民國任湖南省長。人熙誦法程朱，尤服膺船山之學，然其為人以功名自見之意多。沈潛義理之功少。今觀集中卷三答江西伍展峯刑部書云：人熙閒嘗臨境自省，不義之富貴固不欲矣，而尺寸之柄可得者，或有不時不忘布衣徒步固安之矣，而一念橫發，或思藉手以挽頽波，然則人熙自知蓋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矣。惟全集中論及時政，雖間有迂謬之處，大體尚覺平實。如卷一為沈先祿請嚴禁發題以正文體端士習摺，所言頗切中時弊。又明大禮義續論及卷三跋劉貢父為兄後議論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大夫不同，士大夫但有父子之倫，而天子諸侯則重君臣之義。天子諸侯不得已可以兄弟相後，又不得已則諸父亦可以後。天子諸侯臣諸父，而臣子一例也。所見亦深得禮意。惟卷二家珍儒先生墓表云：後世文勝，凡幾於一節之長，蓋皆有表，而其中多緣情而為之。

者，蓋濫觴極矣。誤以濫觴為濫信，豐縣王君墓表云：孫女一歸於我，蓋襲用左傳故仲子歸於我之文，不知左傳之我乃指魯國而言，而人熙語意乃是自指。然不云歸於人熙而云歸於我，頗嫌輕率。蓋緣人熙於訓詁之學不甚講求，故有此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蔚廬劉子詩集四卷

清光緒丙申開封刻本

擬著錄

民國劉人熙撰。人熙有蔚廬劉子文集，已著錄。此集凡四卷，首為蔚廬四十五自定稿一卷，為人熙光緒十年甲申至十四年戊子之作。據卷首人熙自記，人熙申申五月始自署蔚廬也。次為補遺，輯舍詩草一卷，為光緒二年丙子至六年庚辰之詩。次為蔚廬詩稿一卷，為光緒十四年戊子至二十二年丙申之詩。末為蔚廬騷賦銘贊一卷。譚嗣同寒天一閣文報劉淞芙第二書論人熙詩云：蔚廬先生稱心而言，絕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依傍，雍容真摯，適自其中之所存。翠華黃屋，屯蒙隱見諸篇，非學窮奧域，貫徹天人，亦烏能言之哉。我輩兀兀雕鐫聲律，殆終無以企之矣。翠華黃屋者，蔚廬四十五自定稿海國七律八首之第八首。屯蒙隱見，則自定稿中贈歐陽節吾舍人、中鵠踐瞿子致學士、鴻璣浙江之約四言四首中之第三首也。按此二詩運用周易，墮入理障，未為佳什。嗣同特加稱譽，未免阿其所好。惟所稱稱心而言，絕無依傍，雍容真摯者，則尚屬公允之評。蓋人熙當少壯時，頗有抗希哲賢

之志，言為心聲，故詩頗能高抗絕俗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慎齋文鈔二卷

清光緒元年武昌刻本

擬著錄

清左宗植撰。宗植字仲基，號景喬，湖南湘陰人。道光十二年壬辰舉人，官新化桂東縣學教諭、內閣中書。宗植為左宗棠之兄，宗棠乘時得位，勲業照耀一世，而宗植優游文學，終老於鄉里。然江忠源之初出任兵事，實由於宗植集中卷上上祁相國書是也。卷下與李鴻章書亦詳及其事，蓋當時有謂忠源之出由於曾國藩之奏保者，實則忠源出參軍事由於賽尚阿之奏調，賽之所以知忠源，由於祁雋藻之推薦，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忠源於雋藻者為宗植，其事與國藩之奏保不相涉也。宗植刻意為文，亦頗有兀莽不平之氣，議論大致平實，不為偏激之談。卷上說經一首，於漢學家毛奇齡、戴震輩頗有微詞，要為平心靜氣之談，非叫囂謾罵者可比。惟晚年喜治天文星象之學，頗用以推驗吉凶，如卷下與咏芝中書云：咸豐三年冬，星孛翼軫，岷樵亡，五年，彗惑在翼軫，犯左執法，羅山亡，八年，星孛翼軫，婦上將，迪菴亡。夫懸象在天，照臨四海，何獨應驗於中國，且地上之事，繁如偶有一事，天象必

澤南迪  
廣則李  
續省也

明著以示先知，無論天體為自然現象，非如人類之有識知，縱令有之，不亦太勞乎？此則於理必不可通者。卷首宗棠序云：兄晚研天文家言，其推步占驗，有應有不應，兄不輕為人言，或有言，余亦未能遽省也。然則宗棠之意亦不甚謂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慎齋詩鈔二卷

清光緒元年  
武昌刻本

擬存目

清左宗植撰。宗植有慎齋文鈔，已著錄。此其詩集也。宗植弟宗棠序云：兄詩尚樸忌巧，務為苦吟，今觀其詩，時傷生硬，又頗有率易之病，至於從容之致，嫺雅之音，不可得也。又刊刻未經細校，謬字甚多。上卷舟泊銅盆湖，寄別舍弟李高三篇，第二首云：晨興戒指，牽指乃脂字之誤。下卷五言奉贈宮保東崖制府六十韻云：三緇蘇敬悼，五載費旬宣。緇為湘字之誤。東崖者，滿洲裕泰之字。裕泰嘗為湖南布政使，此言其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貞復堂集十三卷

清光緒辛卯  
家刻本

擬存目

清黃濬之撰。濬之字抗孫，湖南善化人。光緒二年丙子進士，官吏部主事。是集為濬之卒後，其子仁俊等編次付刻者。卷一為初餘集，凡古近體詩五十四首。卷二為更生集，古近體詩七十二首。卷三為佩紉集，古近體詩九十三首。卷四為雪泥集，古近體詩十六首。卷五卷六為曉音集，古近體詩三百一十一首。卷七為北征集，近古體詩百四十七首。卷八為金臺集，古近體詩百五十三首。卷九為還湘集，古近體詩八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首。卷十為浩園集，古近體詩百十四首。卷十一卷十二為華鬘詞，凡詞百十八首。卷十三為古賦，凡七首。濬之篇什雖富，然詩筆平沓，不能引人入勝。時或不免庸詞俗調，晚年詩較有進境，亦未能拔出俗塵。卷首黃維申序謂濬之工力盡於詞，而詩其緒餘。故維申獨盛稱其詞，謂上者可追冬郎飛卿，次亦不失屯田淮海。若置之三影千里之間，未知誰伯仲。然華鬘詞亦殊凡近，未能如維申所稱說也。



堅白齋詩存三卷

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著錄

清龍汝霖撰。汝霖字晦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舉人，官山西曲沃高平及江西安遠鉛山諸縣知縣。汝霖少以文學與湘潭王闓運武岡鄧輔綸及弟繹齊名，諸人皆以復古為幟志，時有湘中七子之目。今觀汝霖詩，五古擬則魏晉，得其神似，近體宗法盛唐，有蕭閒澹遠之致，不失為一時名手。卷中古體如卷一舟發蘆陵灘、武穴登金山絕頂、露次曹埧集，十二月八日始聞新甯陷。二卷讀朱伯韓侍御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卷釋服篇。吳南老歸巴邱有作，以堅君山之游，哭

曾文正公。秋日寄懷士秋衡陽，讀馮樹堂重過萬縣

詩，舟過洞庭同彌之作。岳陽樓諸篇，律體如卷一曉

發長沙、蘆陵灘宿風、小孤山、采石磯、露筋祠，卷二印

月亭，十二月十九日解印綬二首，春日靜觀園作，移

病歸楚與曲沃士民別八首，高平縣居詩十二首，卷

三題南老東游唱和詩卷，苦雨，攸縣展墓，北征錄別

湖南親友，泊赤沙湖，北渚亭，城陵磯重別彌之，晴川

閣，早發廣水諸篇，或意緒清新，或情感真摯，或氣體

蒼鬱，皆非率爾操觚者所能辦，亦足以知其功力之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堅白齋駢文存一卷雜稿存四卷清光緒間家刻本 擬著錄

清龍汝霖撰。汝霖有堅白齋詩存，已著錄。此其文集也。駢文存高者摹擬騷漢，次亦宗法六朝，大率氣骨遒勁，詞藻紛綸，非靡靡之音可比。雜稿存皆為散體文字。卷一代沈桂芬請籌費移屯一疏，擬遣旗民於奉天、吉林及獨石口、張家口二處口外，一以裕旗民生計，一以鞏固邊防。所見切中時弊。其他文大抵陳述山西政治情形及應興革之事，以書札為最多，亦為最要。如卷二上鄭筱山、方伯燧、海鄭中丞書，上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雨亭中丞書，再上李中丞書，上何小宋方伯書，卷三復譚文卿書，皆論吏治者也。卷二上大司農書，上沈中丞書，上胡方伯書，覆上鄧觀察書，卷三致李仙根太守書二首，致河東楊觀察書，皆論財政鹽政者也。卷二上蕭鄺師侍御書，覆陳舫仙廉訪書，卷三復姚吉甫刺史書，再與怡仁年游戎書，皆論兵事者也。蓋汝霖性情敦厚，通達事情，久宦山西，習知政治利病，民間疾苦，故其言皆切中利害，有悱惻之誠，具可行之實。與書生坐談政治，能言而不能行者迥然不同。

其作宰曲沃、高平，循聲卓著。高平人至為立生祠，非無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古香山館詩存三卷

清同治甲戌家刻本

擬著錄

清彭洋中撰。洋中字彥深，號晚抗，湖南湘鄉人。道光八年戊子舉人，官至四川潼川府知府。洋中有幹濟之才，其任邵陽學官時，助實慶知府，聯擒治亂寇，頗著勤勞。晚宦潼川知府，半年勤政愛民，潼川人稱為循吏。此其詩集，凡三卷，為洋中卒後其子廷弼搜輯遺稿付刊者。前半雖偶有佳句，格律未純，後半則風格渾成，幾欲入古人之室。如卷二疊韻酬張禹圖次韻見贈之作，奉酬袁少峴即以送行，游白雲洞，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三聽圖為鄧四丈湘皋題。壽朱翁壽萬六十，寄張玉夫壽劉庾亭六十，送黃惺齋先生之貴州大定任。雙杉歌和鄧湘皋先生作。次韻奉和湘皋先生同宿杉木鋪野店，經始陳參政祠作。奉和湘皋先生歸自黑田與中疊古杉韻，送張臺山先生之常德校官任。贈丁秩臣，閒居十首，和王麗生諸篇，其尤佳者也。據廷弼跋記，郭嵩燾輯洋中詩至官邵後，字字精妙，卓然自成一家，深服其晚年精進之不可及。而劉蓉養晦堂詩集題洋中遺詩五古五首，自注亦云：君為詩

古文皆盛於官邵陽時，雖嵩燾之詞不免稍有溢量，

然可知當時朋好頗有定評，非盡由於阿好也。蓋洋

中官邵陽訓導十七年，與鄧顯鶴游居最久，倡和亦

多。顯鶴本能詩，宜其有相觀而善之益矣。刻本頗有

誤字，如卷一得劉立斧書久未報詩以代東云，一見

如舊歎，歎為歡字之誤。卷二袁少峴自高沙還邵議

結婚姻之好以詩紀之，即送之歸寧鄉云，尚平婚嫁

期方始，尚為向字之誤。卷三雙杉歌云，邵陵之東杉

木鋪，有杉兩株森當道，道當為路字之誤。蓋道字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不叶，而路則叶韻故也。茲附訂其誤，猶劉中疊校戰國策明以趙為自以齊為立之例爾。

附記一 洋中生嘉慶八年癸亥卒，同治三年

甲子年六十二

古香山館文存九卷清同治甲戌家刻本

擬存目

清彭洋中撰。洋中有古香山館詩存，已著錄。此其文集也。卷一為家傳七篇，卷二為彭氏先世家傳二十六篇，卷三為彭氏婦女傳略十篇，皆洋中修家譜之作。又寶慶節孝列傳貞烈列傳各一篇，則洋中修寶慶府志所纂也。卷四為記十篇，卷五為序十五篇，卷六為壽序十二篇，卷七為書札九篇，卷八為書札八篇，卷九為墓誌墓表祭文及雜文共九篇。綜觀全集，惟第七卷書札九篇足以考見洋中經濟之略，其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大半以牽率酬應之作居多，以文字論亦未能深入古人之室。據廷弼跋：洋中卒後，廷弼取洋中全稿付鄧瑤編次，後瑤出蜀，船遭覆沒，瑤死於水。洋中全稿遂付波臣，不得已於敝簾籍記中竭力搜求，稿多蠹脫，非復當日之舊。然則此集精采無多，或以此故歟。

欽定勅平三省邪匪方略三百五十二卷卷首九卷

續編三十六卷附編十二卷官刻本

國朝嘉慶十五年大學士慶桂等奉勅撰元史方外傳有白雲會、白蓮會之名。樂城韓山童明之僧惠金、蔡伯貫、徐鴻儒、洪眾屢以白蓮教播亂。歷年傳布所在多有，假燒香治病為名，以襄陽老教為重。乾隆四十年底，邑劉松於混元教內犯案發遣，隆德五十年改為三陽教。劉之協宗之清遞傳日眾，妄誕禍福煽誘愚民。嘉慶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年分起楚蜀越呂堰雙溝出朱陽剎子關上秦嶺入南北棧，渡漢河踰陰平樓巴山，漁渡逾白水江，募梓潼水出沒變巫郛竹南，離之間而以南山為巢窟。東至唐鄧，西至松潘，北至禮縣，南至孝感，積久而四川之咽喉。子南山之老戶，袁鄭之棚民，沿江私鹽私鑄，無賴不法者，闖入其中，到處剽掠，東勝西逃。初用兵時，但設總統以將軍領營，無先勢不相下，奏報不實，冒濫軍功。高宗純皇帝籌筆焦勞，心殷奏績，迨至建和



之際猶成盼捷訪章嘉慶四年正月 仁宗中  
明軍紀授勅保為經略大臣各路帶兵大負三  
省督撫皆受節制明亮額勒登保以參贊相繼  
為經略采堅壁清野之說信賞必罰屢頒諭  
旨謂內地秀民本吾赤子為逆者法在必誅裹  
脅者豈忍盡勦其同教中果知畏罪乞命能將  
他逆禽獻一律赦宥 聖訓有云自古惟聞用  
兵于敵國不聞用兵于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  
靈朕日夜哀憐幾致寢食俱廢恩旨既頒人人

感動賊中遇見騰黃竟有沈吟歎息者首尾七  
載以次底定十五年方略成書 御製序文以  
天生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分命岳牧教養兆庶  
善不知教養聽其游惰及至聚眾搶劫不得不  
用兵討捕兢兢以天命難堪民庶可畏為念孔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  
民散宜於名務蓋犯上作亂天討有所必加而  
宵旰殷憂上下交徵作之君作之師無不以愛  
民為本者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四十二卷 官刻本

國朝嘉慶二十一年 勅撰嘉慶十八年天理教  
逆匪林清潛伏郊畿震驚 宮闕蔓延豫充滋  
事戕官事歷三年乃克底定纂言紀事成為是  
書 仁宗睿皇帝聖諭以變起一時禍積有日  
方今天弊在因循怠玩實中外之所同 御製  
過變罪己詔致變之源說盡心竭力仰報天恩  
諭行實政論報天恩肅吏治修武備諭原教等  
篇 聖躬當惕思亟飭紀綱申誥誡當時尚難

文敏公桂芳跋稱我 皇上親徵知著洞悉天  
下之故臣敢譯之因循怠玩亦有其由無才與  
識則有因循而已矣無志與氣則有怠玩而已  
矣得人而任之則因循怠玩之習不患不除僅  
非其人微獨不能除其習而已就令除之不因  
循而且為煩苛不急玩而且為躁競其無裨於  
治則均耳又云昔韓愈之譴吳端其言曰甚矣  
人之好怪也歐陽修則曰甚矣人之好善也人  
之惑於邪教者夫率以此為善事也習聞於因

果利善之說不知何者之為善而惟福之求而  
邪教者乘其惑而誘之則翕然從之矣善夫修  
明教化使士大夫曉然於儒墨之分義利之辨  
出其至性至情以實而致諸倫常之地使眾知  
倫外無教則邪教息矣經正民興尤探本之論  
也

平田志八卷 元緒己丑刻本

國朝楊毓秀撰毓秀字子堅東湖人諸生左文襄  
平田一役親畫區處伐叛柔服是書次其年月  
為陝西二卷甘肅四卷新疆二卷凡回亂之始  
末搖動之方略錄文襄奏牘為多自能死事諸  
臣及偏師之勝雕勦之捷皆備書之間有一事  
所記者異兩存之以疑文簡事詳不侈摭摭  
以為奇不拗句讀以為古其於屯田之制紀之  
為詳亦後之為政者所取法也



續明紀事本末十八卷 光緒癸卯印本

國朝倪在田撰在田江都人是書續卷應泰明史  
紀事本末而作其目曰南都兵事曰馬阮奸迹  
曰太子之獄曰四鎮之亂曰左兵之叛曰浙海  
遺兵曰江西之亂曰荆湘之亂曰兩廣之亂曰  
四川之亂曰滇黔之亂曰永歷奔亡曰永歷黨  
禍曰諸方義旅曰東南殉節曰李孫之兵曰自  
成遺亂凡十八篇紀年之法在宏光前者用大  
書閩浙粵則以我朝年號冠之而分注其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元於不用僭偽等字遵

欽定通鑑輯覽例也

紀福王南渡事者有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義

宏光實錄李清南渡事者錄三種筆記夏允彝

韋存錄文秉甲乙案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

偽東宮偽后事略某氏宏光大事紀金陵勝事

揚州殉難舫福人錄紀唐桂二王事者有錢秉

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

湘客行在陽秋沈氏存信編粵可落嶺表紀年

馮甦劫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游見聞東明

明見錄范康生做指南錄何印甫風倒梧桐紀

楊在紀事本末鄧凱滇緬紀南遺忠錄求野錄

也是錄董臨江陰城守記某氏贛州乙丙紀略

徐世溥江變記沈荀蔚蜀難叙鄭元慶湖錄紀

魯王及賜姓成功事者有馮京第浮海記鮑澤

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海遺聞

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粵乘舟山忠節

表江上孤忠錄黃宗義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

灣外紀在田搜羅考訂多所採取排纂編次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委分明每篇論斷亦做全書而隸事之親切遺

詞之精拔則遠不逮也

藝書八卷 明月齋刻本

明吳之器撰之器字賜如義烏人舉金華一郡人物述而志之名臣傳第一節義傳第二儒林傳第三孝友傳第四文苑傳第五逸民傳第六仙釋傳第七方技傳第八游寓傳第九循績傳第十附傳第十一家傳第十二以諸史為準其他記載什甄一二所錄遺文多為刪潤風人行誼罕有紀述錄其單辭得已晉江吳載載序稱其詩本律未結攝謹嚴觀其部署諸賢及成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文毅諸封事豈惟文字之蔚政抑亦興衰之炯鑑元朱雲亭傳記其嘗自括蒼還謂人曰青田黨悍甚法金久弛必依險阻嘯聚為亂已而果然又嘗譏諸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甚垂髫之童亦能操技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職之盡力善以延其肩乎時方承平閭者以為迂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煙火動百餘里之器謂今亦病此不治奈何是書成於崇禎辛巳距明亡僅三年沈深有識之士念亂之深往往

而驗非徒以文勝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列朝詩集小傳十卷 誦芬堂刻本

國朝錢謙益撰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又號蒙叟晚號東澗遠老明萬曆庚戌一甲三名授編修累官礼部尚書入國朝授秘書院學士兼礼部侍郎謝病歸四庫提要謂謙益列朝詩集以記醜言偽之才濟以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顛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固善璫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冲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謙益以史事自任序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元氏中州集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發其家藏故明一代人文之集就其詩而品隲之蒐集史乘案其姓氏爵里生平與其詩之得失為小傳意在備典故採風謠汰冗長訪幽仄應野史亭之遺憾託始於丙戌徵簡於己丑庚寅十月得雲棲大幸是集先付殺青當時吳及修齡以謁謙益於虞山不見答作正錢錄譏彈軒轅不遺餘力康熙三十七年黃錫紱刻以單行其生平出處鄭方坤謂與南宋

方萬里大致相同學問淵博無涯涘本朝詩人更無出其範圍此書意在斥史抽出孤行錢陸燦序謂擅其之范禮厚呂覽之懸金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東林同難錄一卷 江陰耕學草堂重刊本

國朝修敬持撰敬持江陰人明左諭德贈詹事修文貞昌期後裔明萬歷向無錫顧端文與高忠憲重修宋楊文靖東林書院與同志講學其中天啓朝政在榜閣楊左魏周諸賢盡言被禍忠憲亦不免於難莊烈手職大慙追贈慘死諸臣復俞部司請概照贈銜除與三代誥命死事諸孤輯有同難錄桐城左氏刻之范陽鹿善繼為之序康熙戊申敬持訂補其缺鳩資重刊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履歷次列傳次附傳跋稱文貞嘗與左忠毅光斗書曰當小人之伏莽也恨不疾去之為快不疾去之則以君子為姑息及小人媚竈得志又以為吾黨激成之然則為君子者不難哉蓋當時有謂諸君子之過激而卒歸無濟者後人不究事之曲折至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尤矯誣之言矣

漢事會最人物志三卷 元和江氏刻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讀說文記已著錄宗陽羨將節撰漢史二十卷其曾祖之奇所記遺事殆數百冊兵火散失摺摺遺棄得六十事為十九門瀋熙政元書成為之序馬氏經籍考列於傳記惜其書不傳棟於經史諸子釋官野乘靡不津逮史無裴張小司馬類編章懷之注撰諸史會最未成書此漢事會最人物志三卷為江氏振倚堂寫本光緒乙未元和江標借刊卷上高帝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史卷中光武至周赧卷下樊重至徐英棟常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璠者山松諸家之書皆亡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故是書於後漢人物為尤詳棟與王爾齊論史謂當以正史為主而旁證以外史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此意也



孟子事實錄二卷 錢輔贊書

國朝崔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大名人乾隆壬申  
舉人官福建羅源縣知縣泛覽羣書覽百家言  
多可疑乃求之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  
實先儒等注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有時與  
舊解鑿枘至其考證最確辨正最明之事亦足  
以正偽書之附會闢眾說之謬証是書考孟子  
事實首在鄒次適梁次進齊次由宋歸鄒之滕  
至魯次雜記次孟子門人次七篇源流考其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  
事之乖說者欲極形容其人之善教而附會之  
反失其事正此即孟子盡信書則不為無書之  
旨又謂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為政之要一國  
之事一國之民為政者雖強雖有智慮雖多聞  
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革之惟好  
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自以  
為強自以有智慮自以為多聞識善言無自而  
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賾而政

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  
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孟子之  
言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述每言先人望其  
為明道經世之學於此可見一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孟子時事略一卷 心齋十種本

國相任兆麟撰兆麟原名廷麟字文田一字心齋  
震澤人諸生嘉慶初舉孝廉方正以太史公書  
孔子世家于生卒出處言之甚悉至孟子列傳  
則略焉不詳李彭山譚梁生同百詩諸家所著  
論辨不一爰采其確核者貫穿時事旁推交通  
成孟子時事略不云年表者志慎也非有鑒鑒  
可據之年月以徵信也江藩謂孟子生于烈  
王四年卒于赧王二十四年徵之經史莫得其

實諸家之說第以孟謬為據諸學盛于南北朝  
劉孝標所見者百七十餘家兵燹之後皆亡謬  
學由此放絕如孟謬傳來已久何唐宋人無道  
及之然舍此則無可據亦不得已仍其說耳北  
麟纂毛詩通說據史記孟子序詩書論今毛詩  
序即孟子所作後儒又或附益其論王守仁致  
良知之說謂孟子言良知出於本然固無待致  
也何得與大學章句合孝經本義序謂性有五常  
必本於仁仁統萬善必本於孝曾氏之學務本

為先所以獨得其宗再傳至孟子復為推明是  
書其持論亦極確覈也



孔子年表一卷七十子年表一卷 拜經堂稿本

國朝臧鏞撰鏞有爾雅古注已著錄定公十二年

孔子為司寇與聞國政齊人歸女梁孔子行鏞

以魯郊在夏正十一月孔子於定十二年冬十

一月郊後去魯史記世家上序墮三都本末下

序孔子聞政去魯本末覆授年紀後人怪其重

出政十二年為十四年孔記正義史記索隱皆

同則唐以來本已以此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

而反魯自定十二年冬至哀十一年冬適十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年十二諸侯年表魯定公十四年鄭聲公五年

子產卒鄭世家同孔子世家孔子過鄭兄弟之

交即在此時以是年始交別後而子產即卒故

夫子出涕歎之左氏昭二十年傳鄭子產有疾

子產卒子太封為政非一時之事禮弓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荆鄭注云應聘於楚此當在魯哀

公六年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

荆也與者某子交當在此時七十子年表謂鄭

注孔記遇仲尼弟子姓名多據太史公列傳索

隱據鄭注論語以申振為申堂論語集解載馬

融注伯僚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鄭義必

與馬同王肅好與鄭難因想子路一事得聞遂

於家語削去伯僚其注論語不以僚為弟子伯

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顏子卒在伯僚後孔子

年七十顏子正四十江慎修孔子年譜從公穀

故以為時孔子七十一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

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及魯孔

子六十三阮陳羣以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賢何以首及顏子鄭駁五經異義以稱鯉死為

假設之辭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

乎可即以駁許慎之說駁王肅也剖析精核較

江氏之書為詳中有桂莒按語桂莒魯羅文敏

公桂芳弟嘗從鏞授經也

熙朝宰輔錄二卷 通行本

國朝清世恩撰沈桂芬續編世恩字祝堂號芝軒  
吳縣人乾隆癸丑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  
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恭桂芬字經笙  
宛平人道光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官至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定  
宋陳鐸范冲均有宰相拜罷錄李素嘗謂觀宰  
相之出處進退何如而天下安危治亂在目

國朝初置八大臣十六大臣天聰十年改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內三院順治十五年改為內閣十八年復改內  
三院康熙九年仍改內閣乾隆十三年始定內  
閣大學士缺康熙中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  
事仍屬內閣自雍正七年設軍機處承旨出政  
密勿重務咸在於此大學士名為宰輔若之  
所謂參機務執樞要者分其權奪其職其選用  
益難而多端或居其位而不得聞其政或當軸  
秉鈞而身為他官如憲所云而又甚焉非安危  
治亂所係也道光戊戌世恩與大學士穆彰阿

臚舉姓氏籍貫及在任始末索為是編咸豐丁  
巳增訂重鐫光緒丁丑桂芬復續載官文恭周  
文勤以次若干人以備攷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武威耆舊傳四卷 原刻本

國朝諸挹奎撰挹奎字石生武威人嘉慶己卯進士官吏部主事隋書經籍志云後漢先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盧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武威自漢武開郡代多聞人宋以後音稱齊然堂故多闕挹奎錄國朝武威人物據志乘所書故老所說網羅甄采勒成此書自序季少保棲鳳至其伯祖中書凡若干人皆論定於孟棺非

改移於月旦如李湘洲傳謂易有之君子用晦而明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春秋傳曰君子不欲多上人以才上人在僻輩每不樂受乃施之上官而不顧事以卿之謂何矣蓋乾隆壬戌胡宮允中藻視學雍涼試黃河賦目湘洲為木元虛郭景純一流癸亥以優行貢於朝壬申鄉會試皆高第除江西石城知縣有吏才民稱其斷贛州太守某招屬縣飲出其詩卷湘稱紙佳字亦佳而不及其詩太守銜之時中藻官官詹

或揭其著堅磨集誹謗朝廷羅重辟適太守奉檄籍中藻家給知湘洲出其門下搜獲湘洲致中藻書有云初官知縣不諳刑名相驗乃甚苦太守謂李益芳既官知縣矣乃敢以相驗為苦耶挾其書以為怨望必致之死周內賊獄挹奎謂湘洲有才而不知養備書其類末以為鄉之人警又謂湘洲謹於文法才雅高不作狂悖語寄讀其詩於君親實無怨尤持論平允足以

南微顯幽

袁督師事蹟一卷 嶺南遺書本

國朝無名氏撰明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授邵武知縣歷官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崇禎元年督師出關議戰守我大清設問謂崇煥蓋有成約今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出其人奔告於莊烈帝帝信之不疑初崇煥誤殺毛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邊事益無人乾隆四十七年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剿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察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特加恩官其五世孫炳為峽江縣丞嘉慶元年廣東巡撫陳大文學政恭奉合疏請祀鄉賢東莞知縣仲振履建督師祠於縣城阮文達書 綸音忠於所事為堂是書首明史本傳次錢家修白冤疏次程本直磯登紀次程更生游聲紀次余大成剖肝錄次遼文次率性齋詩集而以請從祀鄉賢呈詞奏稿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東坡事類二十二卷 道光庚寅刻本

國朝梁廷樞撰廷樞字章冉順德人類編東坡事蹟博采羣書自正史以迄說部詩話及節引本集之事因文見者各著書名題目略為第次為類十有七曰臣類曰親屬曰知遇曰服官曰嫌怨曰文學曰交友曰日用曰器用物曰遊覽曰游戲曰幻異曰技藝曰方外曰詩文曰考證曰評論每類又分子類使事以文見文以類從凡與文章風節散歷倡酬及其遠事舉目張列若指掌諸家集注止引證時事詮釋本文不免刪割原書援此失彼明人所編宋四家外紀蘇紀成於王世貞亦多漏略不及是書賅巨細本末燦然成一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勝朝殉揚錄三卷 通行本

國朝劉寶楠撰寶楠有釋穀已著錄 高宗以明福王之在江甯與宋南渡相彷彿續纂綱目特命存福王年號勝朝殉節諸臣核議賜謚賜祀有差史閣部可法死揚州士僚士民殉者甚眾郡城忠義祠在縣學郡人祠閣部于姜家墩後復植祠于梅花嶺南墓右道光十八年知府李璋煜屬寶楠考覈史公祠之應從祀者忠義節孝祠之應補祀者命子恭冕檢錄史志參以別集凡殉義官弁及鄉官士民婦女共若干人分為三卷加以考訂

廣州鄉賢傳四卷續二卷 光緒六年刊本

國朝潘樸元撰潘樸元續編樸元番禺人瑩字北人號玉生南海人道光甲辰科舉人官瓊州府學教授明黃佐有廣州人物傳是編以崇祀郡學者為斷其餘前賢未奉祠祀者不入自楚相高固至明處士張樞為傳凡百九十有奇藝議其以陳文恭獻章從祀兩無不循奉代之例冠于卷端頗乖群例復續輯明胡震部與京至袁督師崇煥十一人 國朝李太守作楫至孝廉方正林謙九人補明尹太僕瑾一人復據順德羅氏所輯廣東文獻內鄉賢傳補入漢南宮侯張買至明黎忠愍遂球五人

安定言行錄二卷 月河精舍叢鈔本

國朝丁寶書撰寶書歸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雜錄胡瑗翼之事及告詞誌表祭文等其書久佚惟汪藻序載淳熙集中知為紹興八年錢塘閔注子東主吳興學所作朱子名臣言行錄舉安定遺事數則小學書亦備載其事其他散見宋人著述中咸豐間許教授正緩監修安定書院採摭舊聞聚為言行錄屬寶書廣為搜輯定傳誌第一規範第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議樂第三弟子第四著述第五雜文第六庚申之亂零落不全同治辛未士申向寶書預修湖州府志重加採輯而增益之成書二卷明宏治元年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既謂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通緩考之礼有道有德於教與學者以則樂祖祭於瞽宗為列學宮最得礼意至嘉靖<sup>九年</sup>舉行正緩舉以正或謂宋端平中從祀之誤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緩為首實未之行也

金陵通傳四十五卷補遺四卷 光緒甲辰刻本

國朝陳作霖撰作霖字兩生號伯西江甯人光緒元年舉人江甯府屬七縣句容溧水最古上元江甯次之以秣陵建業丹陽為濫觴高淳則割溧水溧陽而成縣六合與真州錯壤江浦為烏江所分作霖徵文攷獻自成周以下逮並世人事各從其類而敘之依李延壽南北史之例六朝世裔明代勲衛門第相及其苗裔即附其下其餘則年代遞次人以類分甄錄諸書以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四史為主而景定至正二志及府縣各志輔之凡大家譜牒釋官小說皆斷自可據者括以論斷以晉元帝渡江置琅邪郡於建業咸和後概從土斷故籍琅邪者皆為都人王逸少一支占籍東土不復歸入琅邪顏氏自含始居江乘介升北遷復其本土其後嗣無與金陵故不著書中如周楨字文興江甯人謂朱緒曾金陵詩徵有周湏字伯甯上元人明史稱為都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官亦至刑部尚書似湏因楨字



而誤然劉松槎翁集云秣陵周楨上元人豈明  
初自江西遷金陵歟不敢濫登至路氏帝里人  
文略云周楨字文興長於詩則又誤中之誤也  
徐文爵字青君明亡爵除不知所終弟仁爵與  
張名振攻崇明戰歿傳聞互異作霖謂徐氏家  
語文爵作久爵其弟有久歟久顧無仁爵國  
相授世襲阿達哈哈番似久爵實北去者至如  
板橋雜記所載青君受杖事不足信謂劉璉  
字宗華江甯人與誠意伯長子同名非人呂府  
鄉里閭閻三十年之力乃告成也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 王忠愍公遺書本

國朝王國維撰錢氏大昕嘗言今之竹書乃宋以  
後人偽託非晉時所得之本宋龜氏陳氏馬氏  
皆無此書梁書南史沈約傳俱不言曾注此書  
隋唐志載紀年六不言沈約有附注多采宋書  
符瑞志宋書約所撰故注六記名休文國維本  
其說謂今本紀年為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一  
求其所出知今本所載殆無不襲他書其不  
見他書者不過百一又率無事實所增加者不

過年月而已其所出本非一源違異糾紛皆可  
剖析黃帝五十年秋九月庚申鳳鳥至帝癸干  
洛水宋書符瑞志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  
日三夜云云均見附注此條即隱括為之帝嚳  
十六年帝使重師師滅有鄒速周書史記解書  
有鄒君滅晉損祿重氏伐之鄒君以亡重氏蓋  
國名作偽者刪氏字以為重黎之重遂繫之帝  
嚳時帝堯七年有麟拾遺記一堯在位七十年  
麒麟遊於薺澤路史本之而偽七十年為七年

偽紀年遂云七年有麟帝舜五十年帝陟附注  
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隋書地  
理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  
此附注出沈約不當有今海州語因學紀前  
云蒼梧山在海州界此作偽者所本自禹至桀  
四百三十一年之都數與古紀年四百七十一  
年不能相應復與諸帝在位年數不合大荒北  
經注引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和祖二字  
形相近和甲疑陽甲之譌今本紀年據郭注訛  
字繫之陽甲乃有陽甲名和之說或雜綜諸書  
未加修正或故與古本立異有易其本文者有  
加以案語者參差無例前後未照事實既具他  
書年月日又多杜撰用惠棟古文尚書考孫志  
祖家語疏證之法以治此書與所校補古本竹  
書紀年並行焉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 光緒乙酉刻本  
國朝張鑑撰鑑字春治烏程人西夏自拓跋赤祥  
納款于唐開五代迄宋據有西土太宗太平興  
國七年夏州李繼捧入朝其弟繼遷叛走入地  
斤澤傳至元昊稱制改元數服數叛至理宗寶  
慶三年蒙古太祖滅夏立國幾二百年宋劉溫  
潤守延州日編錄虜境雜事為西夏通知孫奭  
纂記夏虜兵屯會要土地肥磽井泉澗澗穀粟  
窖藏酋豪姓氏名位司存與夫城池之完缺風  
俗之所向偏為夏國樞要皆僅見龔氏書目洪  
亮吉有西夏國志王雲秦恩復有西夏書徐松  
有西夏地理攷均未刊行周春西夏紀傳稿本  
不完吳庚成西夏書事亦不免疏略鑑網羅舊  
聞詳其端委卷首為年表望秦歷代疆理節略  
職方表卷一得姓始末卷二夏臺復入卷三統  
萬墮城卷四烏白失期卷五靈州失陷卷六六  
谷城渠卷七西平就撫卷八青堂稱怨卷九華  
州二憾卷十靈州偕逆卷十一三州之血卷十



二龍圖招諭卷十三好水之敗卷十四渭川之  
宴卷十五三廟被間卷十六曩霄受款卷十七  
宵令弒逆卷十八南壁債軍卷十九蕭惠再敗  
卷二十諒祚淫虐卷二十一大順受創卷二十  
二梁氏擅政卷二十三綏城易若卷二十四五  
道西征卷二十五永樂失事卷二十六四砦之  
還卷二十七平夏初城卷二十八契丹婚媾卷  
二十九遼人救援卷三十二秦檜營卷三十  
一橫山進築卷三十二武朝來歸卷三十三世  
輔南還卷三十四得教祀邦卷三十五安全廢  
立卷三十六夾攻覆亡義例詳案廢貶亦頗得  
中

孔子師弟年表一卷竹柏山房刻本  
國朝林春溥撰春溥有春秋經傳比事已著錄是  
書以孔子當年轍環所至弟子相隨考事徵年  
相因互見非合證不明本史記表而次之其姓  
名不經見論語者附於後旁參三傳家語附以  
雜說善者從之並採每年時事足為證明者列  
之上方陳蔡之厄史記家語皆謂陳蔡大夫恐  
其用殺徒圍之春溥謂時蔡已遷州未故地盡  
屬楚而陳方被吳伐望楚救豈敢圍楚所聘之  
人孔安國注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之食孟子曰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者無上下之文也蓋值  
兵荒君大夫不見禮以至困乏耳今從孔注至  
弟子之年多以史記弟子傳為主江永孔子年  
譜其生卒編年以世家為主而取證於三傳辨  
論精核尚有未安者亦稍為更正也

孟子時事年表一卷 竹柏山房刻本

國朝林春傳撰孟子事蹟史傳多略其有年可考者惟見惠王及伐燕二事然歷聘則先齊後梁伐燕則以宣為潛通鑑正之而未盡竹書紀年而未詳元吳萊由孟子列傳吳迂孟子年譜今皆不傳明史鰲孟子年表多取氏譜之說李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貞然有孟子編年圖若據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兆麟有孟子時事略任啟運有孟子考略言人人殊春傳謂竹書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文尚見索隱推齊世次與孟同符梁惠王改元均屬可信賴孟子時事年表首據竹書旁參眾說考時事之遠近證游歷之後先因異之說列之上方覽者考證時事得失自見大抵謂周顯王四年孟子五十一歲至梁時惠王後元十四年乃與楚將昭陽戰敗之明年也史記以為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周慎觀王二年孟子五十四歲見梁襄王適去梁返鄒之任平陸因由平陸至齊時齊宣王立稷下官招致賢人列女傳

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此為實錄史以為先齊後梁亦誤慎觀王六年孟子五十九歲有居沈同燕可伐及與宣王論勿取置君而後去等語時趙與楚魏俱欲伐齊而燕報王三年燕人畔齊王慙陳賈為之文過孟子致為臣而去以通鑑尚多缺略取史記各世家表傳並國策紀年諸子補之其詳見所輯戰國紀年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雷塘菴主弟子記八卷 鄧燮僊刻本

國朝張鑑阮常生阮福阮孔厚柳興恩分編阮文達元祖堃在揚州城北雷塘居憂廬墓時自署雷塘菴主元年二十六歲登第不及十年督學三齊兩浙遂躋開府所至教學捕荒籌邊靖海在浙江立詒經精舍在廣東立學海堂所編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為學者所取資刻書最著者為十三經注疏白圭清經解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數歷中外兼享大年弟子烏程張鑑仿劉公是弟子記之名次其行事于常生兄弟及小門生柳興恩續成之常生官直隸清河道福官甘肅平涼府知府孔厚一品蔭生興恩有穀梁大義述已著錄

孟子遊歷攷一卷 世楷堂刻本

國朝潘眉撰眉字壽生又字稚安吳江人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和三年卒桓公六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湣王四十年亡索隱于桓公卒下引紀年曰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又魏世家云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引紀年曰齊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桓公卒十八年非六年史記脫去十二年遂與燕噲讓國之年不合眉據此以定田齊之紀年而燕

噲讓國之年數定而孟子先梁後齊之年數亦定大指孟子生年主索隱遊歷主先梁後齊至梁主梁惠王三十五年在梁主通鑑十九年在齊主七年其齊宣之年通鑑移下十年與燕噲章尚未合乃據紀年以符燕畔之為宣王周庚業撰孟子四考頗極詳核眉謂其國邑一條最是趙岐題辭曰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廣業謂以士大夫三鼎五鼎推之相陽必不甚久遠祭以三鼎明在仕鄒為士之後時年蓋已

四十餘眉謂求趙氏風表之義以祭禮修表年  
亦未確廣業知齊極有十八年而泥于紀年當  
梁惠十三年之文田疇自和至泚五世無君不  
改無年不移又欲盡改燕君之年移燕事於前  
以合宣王通鑑盤移易而仍不合不善但增極  
公之十二年以補通鑑兩年之缺而孟子之書  
前後悉合其說確有明徵足資參訂

鄭學錄四卷 同治丁卯刻本

國朝鄭珍撰漢學興盛於康成范氏不以入儒林  
而尊為列傳其出處大節具見綱領珍服膺康  
成之學數十年自壯歲即喜搜摭康成雜事以  
趙商墓碑某氏別傳諸文不復可觀事實之失  
傳者多蓋粹諸書遺文因傳錄例而參稽之所  
著書見隋唐志及羣籍凡數十種其門人為名  
臣通儒至名氏足徵者猶數十人綜核遺事傳  
麗傳文推究始末即按之作譜而編書籍及弟

子附焉書成於己未黃彭年序其彰避地之識  
表不仕之貞辨北海之謫觚黜都慮於末簡為  
題曰鄭學錄復於傳注補正十七事書目補正  
五事弟子目補正二事唐炯刊入遺書卷三起  
穀梁廢疾下云嘉慶間有劉孝廉建祿為公羊  
學注發墨守嚴膏旨評穀梁廢疾申何三書案  
建祿嘉慶甲戌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改祀部主  
事以稱孝廉蓋未之詳也



許君年表一卷許學發書本

國朝陶方琦<sup>撰</sup>方琦字子珍號蘭當又號溪廬<sup>舊籍</sup>人光緒丙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許君生卒年月史無可考范書本傳但云再遷除授長卒于家洪亮吉諸人以許君學古文孝經說口受于衛宏謂生於東漢之初張懷瓘書斷以許沖上說文表云今慎已病謂卒于安帝之末歲可均許君事蹟攷以說文後叙作於永元十二年不得甚少即年未三十亦生于明帝朝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帝時尹珍從許君受經計桓帝元年上距建光元年上說文時已二十七年計許君之壽當以八十餘歲為斷方琦取許君師友弟子間年齒事蹟互相考證以左驗可均之說許君於師例不稱名說文解字中引賈逵說稱賈侍中引衛宏說直指為衛宏引徐巡說並稱其名其非口受於宏與巡可知其非生於建武時尤可知許君生當以明帝初年為定初為郡功曹由郡功曹入京師在建初四年詔諸生諸儒會白虎觀

講議五經同異時受古學于逵當在建初八年詔賈逵等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時許君時年二十餘馬融以建初四年生許君長于融故本傳云融嘗推敬之鄭康成為融弟子以永建二年生注禮時引說文解字中義凡數見駁五經異義當在桓帝中年許君不及致辨卒于桓帝初也尹珍先事許君後事應奉奉于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此時許君已卒珍遂學于奉高麗師事許君彪光初七年卒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僅七十上距許沖獻說文時不及十歲知許君之卒決在桓帝之初其為郡功曹當在章帝建初初年舉孝廉當在和帝永元初年以孝廉辟太尉南閣祭酒約十餘年以南閣祭酒充京觀校書又歷十餘年安帝元初六年掾尉出補令長者五十人許君除沒長引疾不之官後三年建光元年遣子沖上書故猶稱病仍書太尉掾屬舊官范史除沒長卒于家乃要其終諱蓋里居授經又二十餘年而卒為年表分紀年繫事

著書為三備著其生平詳攷其事迹皆以見於  
本傳及說文二叙史書僅漢碑旁推互證冠以  
考論同里姚振宗以洪頤煊鈎軒文鈔呈孫澍  
為書與之相合寫入副本張炳翔以尹珍來學  
不在桓帝初年復錄俞正燮癸巳類稿書後漢  
書夜郎傳後附於簡末許鄭東漢儒樂道不  
仕皆享大年許君之卒蓋傳有闕方琦攷古碑  
疑樂善入規誨大較可信也

宋東莞遺民錄二卷 丙辰刻本

國相陳伯陶撰伯陶字嘉華號子勵辛亥避地九  
龍自號九龍真逸東莞人光緒壬辰一甲三名  
進士授編修官至江甯教授學使福文良明袁昌  
祚仿程晉珣例采宋宗室必瑒及所往還李春  
史陳庚陳化翟龔龔輩並以趙東山何文季糾績  
事行遺文為東莞宗人遺民錄已佚惟劉鴻磐  
序載邑志伯陶緒諸志乘及他書凡得二十餘  
人所載訪文除覆瓿集外搜取崔清獻言行錄

外集李文溪集陳琴軒集廣東文選廣東訪粹  
嶺南訪鈔粵東訪海粵訪蒐逸宋訪紀事補遺  
詞綜粵東詞鈔廣東通志廣州府志東莞舊志  
增城縣志及各家族譜考證為精



勝相粵東遺民錄四卷 丙辰刻本

國朝陳伯陶撰有明一代士大夫多尚氣節甲申之變蹈東海隱西山者所在多有伯陶輯粵東明季遺民舊事蒐集郡縣各志及國初諸老訪文遺集旁加攷證得二百九十餘人以不試不仕為斷依郡縣分別其諸書互異及可疑者別為按語遺民撰作志錄其目復以所得陳文忠子壯張文烈家玉陳忠愍邦彥三公行狀附刻於後為作後序者謂伯陶嘗怪道咸同粵民義聲震天下一旦宗社遘難無一人為國殤而後載不容之事乃至書不勝書於是慨然發憤輯成是編為能得其用心之所存也

讀史舉正八卷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國朝張增撰增字曦亮號南漪仁和人乾隆甲子副貢十六年舉經學未試卒是書皆隨筆識語草書散亂在故紙中致後全祖望為糾分而併繫之嗣其不可識者詮次得八卷令其子鈔錄成帙丙午許煊為之雕版光緒辛巳趙之謙重與校桀祖望所撰墓銘其讀書極博說經皆有根據必折衷於至是而尤熟於史其權史也尤精於地志幾足以分國初胡閻黃顧之席之謙跋謂嘉定錢氏高郵王氏諸家書出世士不復置意要其所舉誠略間有諸家所未及者弗可棄也

讀史札記一卷 纂學軒叢書本

國朝盧文弨撰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聚齋晚號弓父餘姚人遷杭州乾隆壬申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生平精於鑑校朱墨並作疑正積非自著書唯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此冊孫志祖從其最末錄出非所手定仁和坊格得嚴元照校本孫廷翰蕭穆遞錄歲之以貽劉世珩付梓附論學札說十則雖非文弨經意之作然以謂晉隋唐宋之志經籍志藝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皆兼載前代之書其所不載可知其亡佚明史藝文志但專載有明一代之書然古之為志者不拘於限斷而兼補前代之闕宋史所未及收并遼金元之書亦未嘗不可載入宋史藝文志猥雜重複明志則有倫次然如邱濬大學衍義補曾進御而竟失載文皇后勸善載於小學類之女學門而雜家類又複出仁孝皇后勸善書史部傳記類有顧璘國寶新編乃集其故文遺文當入集部總集類又謂鄧球泳化類編

續泳化編史部雜史類故事類析置兩處雜家類載王可大國憲家猷注與本事相左其立說殊精審足以啟迪東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史記彙測一卷 終本堂遺書本

國朝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號月亭番禺人嘉慶辛酉舉人官德慶州學正生<sup>年</sup>績學為行研經宗漢儒廿四史及諸子諸集凡目所經者皆能舉其大要著有史學彙測三十卷漢刻史記一卷洪頤煊稱其不作矯激之論不作迂濶之談實事求是洞見至隱筆亦簡潔有法於天官書研究頗精填星其色黃九芒明史天文志云填星形如瓜兩側有兩小星為耳蓋得之實測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與古說同徐光啓論星有古多今少古有無又有古無今有者與天官書不同

史記彙義二卷 求志堂存案彙編本

國朝周濟撰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菴荆溪人嘉慶乙丑進士歸班知縣改教職銓淮安府學教授少與李兆洛張琦包世臣以經世學相印切劘論史推見治亂謂太史欲申紀節名教之防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春秋禮之大宗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此太史所得于春秋之精者其序列成敗之徵世變升降之故恒斤斤焉所謂義也後世史家多主記事述事以為文太史之書首尾洞達有確乎不可拔之義蓋史之難讀之尤者是以備論次之謂八書用意專在推論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法後王禮書但推制札之本不著太初所定禮文魯所輯秉札之圖也太史曰魯道之衰攝讓後而行事倍禮之施于人事也不為之節文則其意不達節文存而意亡于是有儀而無禮禮既不存則其于防禍亂也遠矣禮者為治之德名也自上所制言之謂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礼自下而奉言之謂之教不帥則加之刑天子  
致其孝于天地鬼神致其弟于臣都是秩宗之  
司也五刑之屬三千莫大于不孝是士之司也  
而皆以成司徒之五教高帝入關約法三章殺  
人不仁<sup>不仁</sup>不孝之積也傷人及盜賊不讓不讓不  
弟之積也因民之樂生而曰如是則生因君之  
欲安而曰如是則安孝弟力田之舉得大意矣  
不務其所以致此而徒欲激勵以爵祿以獎天  
下之爭趨是以其治卒不越乎政刑刑刑通起

朝儀高帝知天子之貴而漢之礼遂止于朝儀  
是通之陋也退識<sup>退識</sup>慮頗能提挈要領于始皇  
本紀謂言利則爭之漸也爭則犯之漸也爭始  
于等夷而寢及乎上寢及乎上則礼之漸也上  
挾常勝之勢以御其下下蓄常不勝之憤以相  
伺其上始乎迫脅以立威威立窮乎姑息以弭  
宴宴弭故君驕姑息故民玩以驕君臨玩民而  
庸臣處其間殆恤恤乎不可以終日矣見地穿  
透文成指遠其謂太史公書篇與篇之次也人

與人之<sup>次</sup>也事與事之次也莫不有義焉夫自  
襄公可用周礼詩人勸之繆公悔過屈志老成  
列于書傳孝公內修耕戰外審地利用之法制  
無復存者并無未久隨以而復亡由商鞅之才足  
以遂其苟且先王之法棄若敝屣矣太史褒秦  
秋人物為列傳終于孔子弟子而繼以商君明  
周秦之變也自三代以來至于春秋賢士大夫  
多矣不盡傳傳伯夷立名教也次管晏著事功  
也次老子韓非名教之變備原委也次司馬孫

吳事功之變變秦加厲也次子胥白公名教日  
替事功日隆其流極也墮名節而逞私忿佐秦  
逆以就功名乱臣賊子非孔子孰正之是故以  
系之仲尼弟子也背名教向事功至于子胥白  
公可謂甚矣而其禍止及于一國當世有君子  
猶得起而止之殆猶未若商君之酷也所謂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論史口說三卷 光緒庚子刻本

國朝朱次琦撰次琦字稚圭號子義南海人道光  
丁未進士官山西襄陵縣知縣光緒七年 賞  
五品卿銜與番禺陳澧並著時望澧諱考據詞  
章次琦談經濟名理旁及天算數學作令有聲  
能稱引疾後隱居教授家在九江鄉學者稱九  
江先生臨歿手著作全稿盡焚之此篇論漢書  
後漢書三國志志筆記評譚處得其弟子書  
中非手稿邱煒燾為之校刊名曰東九江先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論史口說表揚義烈誅斥權豪以後漢前即彼  
例此詳於史才書法謂范氏漢獻帝紀曹操自  
領冀州牧自稱魏公加九錫自為魏王少府耿  
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喪三族魏  
王丕自立為天子奉帝為山陽公當六代昏無  
天日之時而能為此直筆可謂特識三國志亦  
有微文見義之處如袁渙田疇而原管寧同傳  
比於前朝貢禹兩龔鍾繇華歆王朗同傳謂繇  
等皆前朝名臣謂後主之世經載十二而年表

不易大凡權臣秉政此言禪讓必有改元易號  
之事白帝遺命云嗣子可輔則輔之為其不才  
君可自取僅出於操懿必藉之以篡奪者建興  
原十五年十二年諸葛亮卒見後主用人之誠  
諸葛事君之忠經年十二而名不易正為此也  
多前人所未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歲輔叢書本

國相崔述撰自序謂初為洙泗考信錄既成石屏陳履和見而欽之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本不同既歸乃復益加增改錄為定本其目曰考始曰初仕曰在齊曰自齊及魯曰為魯司寇曰適衛曰過宋曰厄於陳蔡之間曰反衛曰歸魯以七十子之後知聖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餘錄則紀仲尼弟子及論語源流辨偽書心譌說時與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解鑿柘大指不以傳注難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難於經傳傳注所言不盡合於經百家所言往往與經相背考證辨論以經為主傳注之與經合者著之不合者辨之異端以說不經之言則闕其語而刪削之是書有備覽有存疑有附錄有按語自謂折衷於孔孟取信於訪書然其中於論語亦有不盡信者自言少年時嘗在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命述與其人換卷述舍先君平日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有此意

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請之果他人所偽為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世所傳之魯論間有一二章可疑不可不別而觀之蓋其負性硜硜勇於自信其持論剖析疑似多有精確而武斷之處不能闡疑載疑亦不能解免於後人之詆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儒行述一卷 昭代叢書補編本

國朝彭紹升撰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乾隆己丑進士例選知縣讀先儒書尤喜陸王之學治古文熟于本朝掌故比次近世諸儒之行事為儒行述一卷首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三人劉忠介所稱求如斬截霞標為實子虛明快者也次王朝武金如亦嘗與證人社次韓孔當仁父國模弟子次邵曾可子唯師事孝咸皆姚江學者次孫奇逢登秦刁包蒙吉李中孚皆北方學者能自張履祥考夫至簡循觀懷庭或為程朱之學或為陸王之學或為程朱兼陸王之學紹升高祖瓏曾祖定求皆修力學希跡東林東泉家教謹繩尺所述類皆信而有徵惟於向瑋荆山錄其自作癡人傳為無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良吏述一卷 昭代叢書補編本

國朝彭紹升撰自序謂讀漢書至文翁朱邑之事心慕之既長往來燕齊吳越之吏問民所疾苦居間既久考舊聞作良吏述始自駱鍾麟之邵漕金至李大本之散苗田謂三代以還願治之主曷嘗不以吏道為兢兢然為吏者非天子能人擇之也在得賢大吏任之而已周濟史義謂法令者所以導民吏者所以行法令大臣者所以察吏君者所以用大臣吏奉法民戴吏吏不奉法民不戴吏大臣舉之大臣失職君易置之故人主之求治亦慎選其大臣而已以大臣察吏而吏之奉法與否又視民之安吏與否民安吏戶口必息田野必治市肆必盈以靜反是者流亡耗滅荒蕪以爭其言可與紹升之論相發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汪氏學行記

卷

國朝汪喜尚撰喜尚字孟慈原名喜孫甘泉人嘉慶丁卯舉人官至河南懷慶府知府其高祖錫京曾祖良津傳載縣志祖一元旌表孝子父中 國史儒林有傳喜於中所著書片言隻字無不研及精微心知其意於其子蹟斷幾致紙無不寶藏之稱述先世懿德編次集名公先輩傳誌此文為汪氏學行記六卷昔唐李鄴侯之子繁太和中以罪係獄恐先人功業不傳乞廢紙拙筆於獄吏以成家傳宋子京謂其詞浮傷宋韓忠彥錄其父琦平生行事晁公武謂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說以為異聞逸事以李繁錄其父泌崔允記其父慎由事悉鑿空妄言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由是近世多有家傳諸錄之類行於世陳藝中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豈假門生子姓之間區區自列特史筆其慎焉喜孫世其家學所請業皆父執一時名德為書翔實可信不致如龜氏所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東槎紀略五卷

中復堂全集本

國朝姚瑩撰瑩字石甫一字明軒號展如桐城人嘉慶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初任福建知縣己卯庚辰間由臺灣縣縣丞署南路海防同知又權噶瑪通判知其地勢民俗著東槎紀略始平輿詳尚楊良斌二逆事附平素論著法臺政者而以陳周全案紀事終焉凡五卷吳德旋序稱其言兵事諸篇切實詳備可見施行紀胞果屬議論尤奇偉道光十八年官臺灣兵備道勸農料軍會西夷犯順臺灣地狹形便燕民相扇引設方略新俘奏可予世職尋覲於吏議以冒功奪官廣成再起卒不克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冰嶺紀程一卷 光緒己卯刻本

國相景廉探景廉賴扎氏字伶卿一字季泉號秋坪滿洲正黃旗人咸豐壬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尚書軍機大臣降補內閣學士是書為咸豐壬午年獄普安時作先是已未以侍郎授伊犁參贊大臣辛酉八月以阿克蘇辦事大臣改征回賦私設鹽課奉旨往鞫阿克蘇賜名普安城距伊江五千里由吐魯番行走為康莊慮其遲則生憂輕騎取道穆素爾

搭巴罕穆素爾譯言冰搭巴罕譯言嶺即冰嶺也俗呼冰搭板九月二日就道十二日度冰嶺又八日抵普安十一月復奉旨鞫葉爾羌參贊大臣奇敘擅殺獄所至皆得情實成信誠同治壬戌三月回伊犁咸豐紀程一卷附度嶺吟一卷冰嶺在阿克蘇東北四百餘里伊江戌卒換防挾武及南路各城運送皆取徑於此路甚捷徑旬而至惟道路艱險山川詭異杜環經行記云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又北行

數日度雪海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有細道道旁有冰孔嵌空萬仞轉隨者莫知數即吳地安西今庫車地唐置安西都護府非安西州也

望社姓氏考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國相李元康撰元康字華樵山陽人後社姓氏多至二千二百餘人同時淮安新應昇張春重與同志立望社望社姓氏考有傳本未之見咸豐戊午元康檢范眉生詩苑天聲集尚有校勘姓氏末列望社姓氏三十人元康六世祖挺秀五世祖孫偉與焉因就所列人數稽其事略哀輿成書阮葵生茶餘客話謂陳碧涵為望社名諸生精三禮之學碧涵名美典順治戊戌進士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編未錄知其漏略尚多也

讀史糾謬十五卷 望山堂全集本

國相牛運震撰運震字階平號真谷又號望山滋陽人雍正癸卯丑進士官甘肅平番縣知縣乙部書文字頗多義例紛紛最為難讀條理貫串非空談苛論者所能是書自史漢記五代史拾遺規過意在實事求是於魏書謂司馬氏有中土歷世饗國渡江後雅一隅偏安猶能保有諸業僭國偽號非其倫矣魏收於晉元中興書曰僭稱大位崩則書外立曰僭立殆以北而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南齊以裔而斥華也又云元帝起義江左人心咸歸中興之業自不可掩乃曰改易郡縣假置名號又曰敵以晉室將滅潛有異志收雖仇國安得此無人心之言於南齊書謂其僭論袁粲褚淵之事云主位雖改臣任如初又云殉國之威無因保家之念宜切真逆人倫悖大義之言於後周書謂李遠之子植為孝閔謀誅宇文護事洩被殺雖非知幾之士其於人臣之節未有虧也僭論乃盛貶之以為非階升譽辱家室無



君之心比之厲階貝錦此已甚之論而譏及李  
遠以為嗣義方之訓無先見之明不亦誣乎於  
隋書謂王謙尉遲迥以楊氏專國興兵匡復皆  
周之忠臣義士書之不應有貶詞史法糾彈多  
所啓悟至於尋常摘句文致小疵初非陳義之  
甚高實屬責人之過當是其所短也

史論五卷一卷 明代叢書補編本

國朝施國祁撰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人縣學  
生熟於金源事實考正金史有所得輒為紀錄  
成金史詳校又列舉條目為金源創記此書作  
於嘉慶辛未謂楊松園子錄金謝山與杭堇浦  
論金史五帖見示云讀謝山內外集見其引辨  
詳博錄呈備考因作此以答之其論內集第三  
帖謂細檢熙宗初政右相韓企先當日事狀粘  
罕之証可立辨獄中所書乃南宋家語稍能把  
筆者為之下粘罕一語乃誅撻懶詔文好事者  
移而屬之而推本于韓企先輔相熙宗有潛移  
默轉之功如南宋雜著小種不可盡信其云宗  
人承紀遼飲習其說金事之謬有三曰傳聞曰  
附會曰誹謗數百年及讀書人多惡視金源左  
袒南宋每得無稽之野史咸喜讀而樂道之尤  
史識也

志遠齋史話六卷 光緒甲午刻本

國初楊以貞撰以貞字鐵山歸安人書中言丁丑歲晉豫奇災知為光緒初年作其書於古來是非成敗識斷明通其論楊鶴所言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遠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楊紳耆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壁為重病初起道在培養時以為名言然此後果自啟請欲加三釐歲增百六十五萬小民之加派為故也陳奇瑜敗於車箱峽盧象昇潰於鉅鹿傅宗龍遁於新蔡汪萬年挫於襄城封疆之喪師為故也溫體仁攻何如寵張至發詆黃道周士大夫之相傾為故也壁負重病不能養而剝傷之雖欲不亡得乎殷鑒不遠讀之神悚

建文遜國之際月表二卷 貴池先哲遺書續刻本

國初劉廷鑾撰廷鑾字得興一作德興一字興父號梅根貴池人伯宗先生城子恩貢生康熙二年考授州同錢謙益列朝詩集載明建文惠宗讓皇帝遜位後入蜀往來滇黔間嘗賦一詩士庶至今傳誦鄭曉遜國記云帝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二詩于壁間萬曆初神宗御海運向建文君出亡故事輔臣張居正恭錄三詩進呈神宗命宣付史館正德以前龍守愚孫溥所作黃侍中觀兩傳叙壬午六月每日時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云云出亡之事傳之已久是書撰刻於崇禎癸未以實錄為本旁采吾學編大政記內閣行實列卿紀備遺錄東坡記甲子會紀憲章錄獻徵紀錄彙編表忠記遜國顯忠錄從亡隨筆致身錄諸書上方列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六朝大政及諸臣以遜國死及崩變而隨遁者下方列燕王藩邸建文行在之事及從亡死者附殉難之家屬法當死而



幸全其肩者出亡之路以地道自沐縣公府後  
為信其還也攷定自田州土司在正統五年年  
六十四歲為上下二卷前有發凡攷異縣志載  
其目無達文二字又無卷數蓋未見原書此在  
明時刻本劉世珩影刊入貴池先哲遺書凡提  
行處一仍其舊

竹書紀年考證一卷 皇雅堂全集本

國朝張九鐔撰九鐔字吾溪號蓉湖又號竹南湘  
潭人乾隆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取  
紀年一書有關於詩書春秋者證其得失不盡  
依附本書如謂泥弑相後書夏世子少康生自  
丙寅至丙午即位中隔四十年夏統不絕不書  
羿浞最得史法正如春秋書子同生公在乾侯  
之例謂桀卒亭山禁絃歌舞此盛德事謂伊尹  
自立太甲殺伊尹一事豈當時有慨于三卿之

廢君爭晉故竄入此以洩其憤謂武王十祀皆  
周臣獨辛甲殷臣歸周為周臣非膠鬲向摯之  
比論語有婦人焉婦殷紂文相近致誤當作殷  
人謂辛甲也大誥誓師云奭郭由哲亦惟十人  
乃援文母邑姜以實之臣母之嫌司晨之戒於  
名正言順何有多方其惟五年瀕暇之子孫紂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紂五十一年周師渡盟津  
使祖伊奔告時紂即轉狂而聖天尚可暇之子  
孫殷未必即喪至觀政固悛囚箕子殺比干微

子出奔于是紂可伐矣書錄戰黎微子志殷之  
亡五年蓋指戰黎以後微子未去以前也自謂  
得作者立言之指其行文亦斐亹可觀

校補竹書紀年二卷 古墨齋刻本

國朝趙紹祖撰紀年一書經元明以來增益竄改  
非汲冢之舊然亦盡出偽託紹祖歷引史漢山  
海任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正義索隱為校  
補二卷帝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  
薨祠之政書書東晉傳謂竹書益干啓位啓殺  
之戰國策燕策有此說史通疑古篇雜說篇兩  
引益為后啓所誅紹祖謂晉書云云其時竹書  
始出紀者當非謬增而今本無之反與經傳合

疑為後人所刪所見極允春秋經傳集解後序  
紀年無諸國別惟特紀晉國起自瑤封次文侯  
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  
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  
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親事攷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宣王四十三年晉穆侯卒弟瑤封自立  
宣王四十四年晉瑤封元年瑤封在位四年其  
四年為幽王元年據左傳後序晉年起自瑤封  
史記集解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知竹書自宣



王以上別為一篇以晉紀年自瑞封四年始今  
本仍書周年但祖欲考初以復舊觀然年月俱  
改未免紛擾仍存原本而取諸書異同繫於各  
年之後而辯正之亦見於慎史記孟嘗君傳田  
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于東阿盟而去  
索隱引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紹  
祖謂如在周顯王四十四年今本無之昭侯當  
為威侯宣王當為威王其說亦確惟平阿故城  
在鳳陽懷遠西北當依史記作東阿洪亮吉序

稱其好古善渴廣搜博采有益于是書者不少  
若羅泌路史事多臆造是以考據家不欲引之  
今亦採其說以證紀年則千慮一失也

汲冢紀年存真二卷 歸祝癸刻本

國相朱右曾撰右曾字亮甫嘉定人道光戊戌進  
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貴州鎮遠府知  
府古文紀年亡于北宋不知何年何人摺拾依  
附為今本紀年右曾歷舉今本之可疑真古文  
之可信取古籍所引紀年之文標明所出注明  
所異以時代次之附以改訂名曰汲冢紀年存  
真又別為周年表一卷辨顓頊非黃帝孫亦非  
黃帝曾孫舜顓頊六代孫鯀非顓頊子黃帝至

禹為世三十譜牒所紀闕略甚多舜妻祖姑契  
稷為堯親弟舉可一撤其障馮夷者始為國君  
而後為水神不啻非子公劉亦非非之曾孫  
湯伐桀至紂十七世公劉至文王十六世世數  
略相當武王十一年伐殷禽受與書秦誓皆合  
其足破偽古文十有三年之謬文王即位十四  
年而生武王時年六十一武王年三十七即位  
五年而生成王又七年而克殷時年四十八後  
六年而崩年五十四與周書度邑解言自殷之

未至于今六十年考合武王十七成王三十七  
康王二十六昭王十九至穆王元年適得百年  
春秋以前凡三百三十有四年至穆王三年孟  
子去齊之歲共七百五十五年故孟子曰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周靈王二十一年八月庚子  
孔子生上距文王沒年五百十九歲周烈王四  
年孟子生上距孔子卒百有八歲孟子七篇都  
不及齊威王而梁惠王之薨梁襄王之立適當  
齊宣王元年孟子游蹤非先齊後梁非先齊後

梁可知伐燕之役在周赧王元年燕王噲七年  
齊宣王六年是證史記荀子以伐齊為湣王及  
通鑑增年之謬太史公年表世家往往自相乖  
迂乃如田恒之十二世而有齊趙之三載其君  
魏武侯武侯之卒惠王之改元稱王齊威宣二  
王之前卻十餘載不有竹書孰補其闕而正其  
失凡所攷辨皆足裨益經史書中於地理山川  
極明確著有詩地理徵陳與詩毛氏傳疏屢引  
其說也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 王忠愍公遺書本

國朝王國維撰朱右曾輯錄古本紀年一一注其  
所出攷其異同以見真古文之可信而今本之  
無徵國維復為之校補刪去所引鴻書與楊升  
菴外集諸條增入敦煌唐寫本修文殿御覽殘  
卷諸條古籍所引有隱括原書之語均為標出  
水經河水注所引晉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  
邯鄲圍平邑國維謂田居斯即戰國策之田期  
思史記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水經濟水注引  
紀年作田期史記田敬仲世家引紀年謂之徐  
州子期而據濟水注齊田期伐我東都而惠成  
王十七年距此凡五十二年且此時三家尚未  
分晉趙不得有邯鄲之稱疑河水注晉烈公五  
年或有誤字攷辨甚精其謂紀年用晉紀元記  
於烈公之卒以魏紀年自武侯八年後始皆足  
補朱書所未備



資治通鑑釋文三十卷 十萬卷

宋史始撰始字見可眉山人官宣義郎監成都糧料院曾祖清卿嘉祐治平間為樞密所宗蘇軾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者也始年幾七十好學之志不衰見紹興三十年偕雲馮時行所作序其人當生于元祐末年而終于孝宗時常熟瞿氏藏書記誤以度宗紀之利州路統制使史始當之資治通鑑胡氏音注以前司馬溫公以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宋時海陵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齊所刊釋文稱司馬康本始始書而託名公休蜀廣都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亦以注附之全采始書略參已見世號龍瓜本皆較始書差略時行序稱學者讀通鑑尚有難字必指尋繹遷移各景一字既通已忘前見始著通鑑釋文三十卷字有疑難求於本史本史無據則難取六經諸子釋音說文爾雅及古今小學家訓詁釋地理訓纂等類小說續十年而成書其書在宋時盛行故陽公休本費氏本實相踳襲自

胡身之作為辨誤此書遂微身之所云音訓之學因文見義各有攸當不可滯於一隅又云晉宋齊梁陳之疆里不可以釋唐之疆里其言極當錢大昕謂胡氏長於地理見可精於小學二者未可偏論極持平明以後傳本其稱楊慎升菴外集一再徵引此外罕著于錄陸心源得黃丕烈百宋一廬所藏宋本仿雕以廣其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 思補校排印本

明嚴衍撰。衍字永思。嘉定人。萬曆中補縣學生。博通史學。讀通鑑以溫公意在資治。故刪綱目政輯之。每議而家乘世譜或略顯榮者多。而遠近則略方正者多。而俠烈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發凡舉例。是正其書。刪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僻說。個儒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用。文或簡而不暢。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國家。言有係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勸懲。則補為正。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則為附錄。通鑑之所載。以此他書之所載。為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則兩存之。為備考。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謬舛。則以己意釋之。為補注。凡例首以辨正。既存殘統。為大綱。故周勃入秦。七雄分據。政稱前列國。唐昭宗。五代迭興。政稱後列國。漢呂唐武。皆稱附載。王莽之篡。年號細書。以人談允厚為之。參校史傳。考訂遺漏。錢大昕撰傳。續衍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

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辨正。皆確乎不可易。

宋李元明儒家好讀綱目。以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為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表帙浩繁。未經刊刻。咸豐元年。江夏章氏用聚珍版排印。附刊誤之卷。印行不多。光緒中。武進盛氏復用活字校印。為允厚序。摘通鑑遺失者。干事。惟以華歆在漢親聞其游德懿行為當時名公輩所景仰。而附宗一置之不錄。而獨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曹瞞傳。奉后事。使子魚負靈運之謗。通鑑亦不察而書之。我師痛為辨。云云。案華歆後漢書歆傳。臆列高行。乃子孫為祖。父作行述之辭。歆與管幼安鉅菜見金。管揮鉏不異瓦石。歆提而擲之。其于財欲豈能淡然。歆則都慮勅兵收伏后。歆就牽后出。豈于親文受禪。友不怡然。歆子孫貴盛。故親志亦多齟齬。雖黃陶菴亦謂是為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為通鑑所輕信。未可執以議溫公。而以行之。別白



為定論也

三唐傳國編年五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國朝吳非撰。初名道字山賓。又字新立。貴池人。後社盛時。與從兄應集。齊名。鼎革後入山不出。嘗下帷劉伯宗家。研究諸史。作三唐傳國編年。以後唐繼唐。而以南唐續之。其所繫天祐之十九年。則正統之唐也。起同光訖清泰。謚之曰後唐。起昇元訖開寶。謚之曰南唐。劉世珩跋稱其發憤著述。是書尤所用心。蓋潛陰既封。曹州行弒。唐祚久滅。深惡痛絕。於朱梁起丁卯訖壬午。則

以克用父子之奉唐正朔者存唐。起梁末訖丙申。則以莊宗之改元立廟。雖後唐者存唐。起丁酉訖丙子。則以烈祖之奉吳禪。雖南唐者存唐。因晉之奉唐稱難。以賜姓之朱祁。歷四主三姓。而概以唐予之。交泰戊午以後。亦既貶削帝制。削國號。奉周宋正朔矣。猶為自系屬於唐。惓惓於唐二百八十九年。既絕之唐。唐續以七十年。族姓複雜之統。陳宏緒所謂山賓別有三梁系譜。本姚封祥而正其所未安。以宣帝續南正統

而以銑終之。記於唐。蓋時值莊烈之殉國。三藩之淪喪。忠孝仁厚之心。興滅繼絕之義。不惜一及涑水。廬陵之舊。如此也。

重校方言十三卷。抱經堂校定本。

國朝盧文弨校。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榮齋。晚更號弓父。餘姚人。遷杭州。乾隆壬申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四庫館校正方言。戴東原氏為之正。謬字補脫字。刪衍字。逐條詳證。歸安丁杰以其猶有未盡。鈔集眾家校本。舉畀文弨。因以考戴氏之書。其中有錯簡兩條。亦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者。注及音義。

又有遺者。誤改者。復改正。百廿有餘條。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為大字。而音則仍為小字。各家說及文弨之說。又加圓圈以滿之。序謂劉歆求方言。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班氏於雄本傳。亦闕方言。常璩華陽國志。亦莫正於爾雅。自作方言。最為明證。應劭而下。稱引日多。劉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并合與遺脫不可知。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書與雄答書而



并數之方言中字。如家斷井。傳舉之類。凡舊  
所傳本皆然。考之漢籍。亦有證據。不必執說文  
之辭以盡易之。梓竣又得見宋李孟傳刻本。及  
孫志祖沈景熊鮑廷博覆校為校正補遺。烈耕  
飯也。注謂列也。各本列皆作烈。文昭改為  
遺。能云從卷二注。改王念孫謂烈字上與列  
相似。上下文又多烈字。因訛而為烈。至遺與烈  
形聲皆不相似。濟憂也。文昭云。濟者憂其不濟  
也。古人語每有相反者。念孫謂若取相反之義

則當謂不濟為濟。不當謂憂為濟。憂與濟豈語  
之相反者。廣雅濟慈也。曹憲音在細。及濟與濟  
聲近義同。其說極精。足以正盧氏之誤。

爾雅補注四卷。長沙葉氏刻本。

國朝周春撰。春字范兮。號松蘿。晚稱春谷居士。海  
陵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取甫  
田鄭氏說。旁及他書。于郭注補其缺。且正其誤。  
于邢疏漏略處。裨益尤多。王鳴盛序稱。謂補注  
未盡此書之美。思以廣疏易此名。因更為廣疏。  
卷衷甚繁。見謝啓昆小學考。吳振棻詩緝。小傳  
列是書。謂為已刻。未刻者有爾雅廣疏。葉德輝  
乃謂廣疏即補注異名。吳考之不實。非也。此書

為歸安姚氏咫進齋藏。鈔本二三四卷。過錄盧  
抱經校語。又引吳葵里云云。葵里吳克休。嘗別  
號德輝。謂其援據精詳。多取之宋學。勝于翟載  
二家。書中謂景純後夾深注。多補前人所未備。  
郭博而鄭精。釋親屬當以釋名中釋親屬一篇  
參看。劉氏所釋甚有釋精義。釋天釋樂器二篇  
俱精。小爾雅李軌解不傳。宋咸注釋亦甚疏略。  
爾雅專釋詩。小爾雅並釋詩書。間有及礼春秋  
者。陸佃羅願爾雅之功臣。方言釋名乃爾雅之

流別其書考授廣采勝於專務詞章恥言訓詁  
與夫名爲治經實則束書不觀者也

爾雅校議二卷 食舊中叢書本

國朝劉玉麐撰。玉麐字又徐。號春圃。寶應人。官拱  
族子。乾隆丁酉拔貢。官廣西州判。嘗輯爾雅孫  
李舊注并宏農逸注有所考證。邵氏正義出多  
與符合。范承英以爾雅乞讎校。擇邵所未及者  
爲書之。汲古閣注疏本。確當多出。即郝二家之  
外。釋詁猷已也。謂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曰猷。  
唐浩採材洛誥。皆曰已。大誥首節曰猷。次節曰  
已。是猷與已同也。又猷與猶通。春秋僖三十一

年免牲猶三望。公羊曰。猶者通可以已也。穀梁  
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文三年公羊傳。宣三年  
穀梁傳。文同。此猷即爲已之證。功順堂刻所著  
補注殘本。謂猶已二字同。屬喻母。爲雙聲。因聲  
爲義。故猶亦爲已。猷已同。爲告人之辭。而尊卑  
親疏之間。則固有辨。此本無之。釋言通寤也。謂  
班孟堅幽通賦。上聖寤而弗拔。曹大家以寤爲  
通。鄭康成注。禮噫涕寤之聲。寤亦通也。集韻。通  
亦作寤。釋文。還又作迂。說文。通又作害。荀子。迂



又為十。釋名寤又訓忤。然則寤與違忤同訓。善引以證莊公寤生之寤最合。所著覺齋遺稿有爾雅既伯既禱一篇。辨禱伯之分。著禱之同。引證精確。補孔家所未備。其謂爾雅蟬煉謂之覺。蟬煉虹也。蜺為挈貳。虹之與蜺非無別。漢書天文志注。為滂曰。雄曰虹。雌曰霓。孔穎達禮記疏。引郭氏音義曰。虹雙生。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雌者為雌。雌曰霓。許慎曰。霓屈虹。即遠遊之謂。使娟。王叔師之謂似龍者也。又曰。白色陰氣。即

天問之謂白蜺。王叔師之謂有色者也。蜺為雌。屬能柔故屈。○毗于純陰。其氣上際。有似雲物。繚繞而呈白色者。雨之徵也。故孟子曰。善大旱之望雲霓。雲霓見而施。滂沱故大旱望之。趙注曰。霓虹也。雨則虹見。不辨虹見。曰辨虹霓。抑思早既大甚。惟求得可以徵雨者。何暇計及雨止而虹見乎。其言較本書為詳。釋鳥一屬。則注德錢所校。德錢字崇義。博宮人。嘉慶丙辰進士。

爾雅補注殘本一卷 功順堂藏書本

國朝劉玉麐撰。寶應劉氏有二族。玉麐為寶應湖西上著。與城中東劉商台拱為同宗。文著有爾雅補注。既玉麐嘗騰書錄之。世無傳本。道光辛丑。劉恭冕得其爾雅。即疏校本。僅釋詁一卷。釋言一卷。擇錄其引證有所發明者。先緒甲申。劉款雲。又得所校。即疏下一冊。擇其有玉案字者。錄之。遂成此帙。擇天澤又祭也。謂祭義曰。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孝子之心。思恭無已。故於祭之明日。尋澤復祭。祀微明發。識澤祭之義矣。明發當作澤之晨。鄭注以為澤之夜。似誤。未安。語至精確。有闕經義。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引周禮疏云。云。釋草經履一條。皆較爾雅校議本為詳。款雲跋稱其考據之精。眎翟灝補郭戴蒙補正有遜之。惜其後嗣稍微。原書待訪也。

說雅二卷 花西樓校本

國相朱駿聲撰以說文連類一首紀之以形循爾雅之條理匯流長之說解條為繫要著說雅十九篇經之以意與事參互錯綜其在轉注假借亦可旁通謂詁訓古言也時文知意古今不異歲月時身飲食服御器物宮室地輿草木略有附見末綴以數直言曰言天口即見方言或殊亦由語轉許君間有依聲為說轉音為解猶斯指也天象祭名人倫珍寶畜獸略有附見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同釋詁所附末綴以數及干支訓說教也或雙聲或疊韻或繫評其字皆連文以為誼口誦以教連聲而轉專錄各類中所呼雙聲疊韻後綴以疊字釋親則宗族母堂妻室婚姻依廣雅附身軀釋官則道路城郭附見釋器則衣服絲繒珍寶采色酒肉飲食附見末綴錄兩丈尺釋樂則詩訟附見釋天則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諱武旌旗大縣附見釋地則九州十數八陵九府五方四極郡縣國

名附見釋止則屋岸附見釋山則石附見釋水則水泉水中河曲九河舟楫冰泮附見釋草則禾稼麻麥附見次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則寓屬鼠屬鼯屬須屬釋畜則馬屬牛屬羊屬狗屬雞屬豕屬掩類以稽展卷可得與所著通訓定聲緯之以聲者可相輔而行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蒙雅二卷 原移本

國朝魏源撰上卷曰天篇曰地篇曰人篇下曰物篇一動物二植物三食物四服物五居處之物六器物七珍寶之物曰事篇一七情二五性三五事四四民六官之事下卷曰詁天曰詁地曰詁人曰詁物上詁物中詁物甲詁物下曰詁事上詁事中詁事下為課蒙而作以四言為句次韻成詞以便初學成誦末有繫橙識語謂此點深文作憶在高郵州署招橙佐撰諸書以山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見示屬為成之橙以可不必後仍屬改定云云橙自珍子也隋志有晉束皙字叔祖記顧愷之字叔重橙自珍子也隋志有晉束皙字叔祖記顧愷之字叔重記魏書陸侯傳侯孫暉字叔重急就篇為悟蒙章今皆不傳此書分別部居為學童識字之用其亦三蒼急就之流別歟

釋名校議一卷 廣雅書局影本

國朝吳訓寅撰訓寅陽湖人釋名經畢沅校補猶有未及謾正者顧廣圻初為略例而本書訓誤之處無不具曉畢刻小學彙函有長洲吳氏本即廣圻所校王文簡以為義例精當在畢本之上訓寅參校兩本互有得失校議一卷釋天亦言脫也落也吳本作亦言脫也物脫落也訓寅謂戌脫聲近字為訓不當以脫落為二誼故據補凡本書訓釋例用雙聲疊韻字其不合者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傳寫有誤脫也霰星也吳本作霰星也散也訓寅謂霰星雙聲霰散疊韻下言如星而散則霰當有二誼各本脫散也二字釋姿容攝粹也擊粹取之也吳本作撮粹也粹粹取之也云各本作粹誤訓寅謂畢依一切音義改擊粹作擊粹非是桂氏後引粹作卒即粹之省釋首飾幘蹟也下齊員蹟然也吳本員作省云依畢校訓寅謂說文髮有巾曰幘方言覆結謂之幘中續漢書輿服志云幘者蹟也頭首嚴蹟也急就

篇類注續者所以整賾也古員與圓同下齊  
員謂且下齊而圓也賾以覆髻畢取齊者未聞  
其制釋書契云冊賾也勅使整賾不犯之也此  
條賾字舊本作賾訓整畢以說文無賾字改作  
賾非其誼矣釋宮室齊晉讀曰輕吳本作齊  
魯謂楹曰輕訓寅謂此與齊魯謂光為柱齊人  
謂涼為惠齊魯謂庫為舍同例當從之拾遺補  
闕有功北海書中每謂唐宋類書引釋名文多  
互異不盡可從畢多據以改舊文故轉與本書  
宜例不合此校勘不易之法非為畢氏一人而  
發也

釋名疏證補八卷續釋名補遺共一卷疏證補附一  
表光緒丙申刊本  
國朝王先謙撰序謂成國釋名以聲為書古義舊  
音展卷有會雅官職致辨於章章昭食而見非  
於徐鉉無害宏綱自說文離析形聲字有定義  
無假譬釋名流派漸微其言聲之學迺治為雙  
聲疊韻而說文從聲之法亦生直音吾以謂說  
文直音之聲祖而釋名者反切之統宗也舊本  
闕譌畢氏校訂然後可讀吳顧是正亦多覆加  
詮釋以成斯編合畢氏原本參酌長洲吳氏所  
校及成恭鏡補證吳訓寅校議孫詒讓札迺  
湘潭王啟原葉德炯孫楷喜化皮錫瑞平江蘇  
輿及其從弟先慎之說復得胡玉涇許克勤所  
校列附卷末首列顧千里釋名略例一篇所舉  
本書之例凡十曰本字以冬曰上天其氣上騰  
與地絕也以上釋上之屬曰疊本字以春曰蒼  
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蒼釋蒼之屬曰本  
字而易字以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



之宿釋星宿之宿之屬曰易字。以天頭也在上高頭也。以頭釋天之屬曰豐易字。以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以云云釋雲之屬曰再易字。以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釋腹之屬曰轉易字。以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釋荒之屬曰省易字。以綈似綈蟲之色係而澤也。以綈釋綈而省綈也。之云之屬曰省豐易字。以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皓皓之云之屬曰易雙字。以麻婆婆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

摩婆雙字之屬。易字之由生。生於本字。循是而一一求焉。今本脫誤之當補者可知。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非無不可知。為吳志忠治釋名而作也。

說文廣義三卷 鄭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是書奉六書為宗。以廣說文之義。部次以集韻為序。始於東終於甲。注切不注音。發明本義。有義無字。假它字以通之。曰借。又從所假之義更借。而它用曰轉。同為語助。而用之也殊。為發明所以助語成文之理。象有不能於綿無妨通變。唯臨池之士。求妍美者。則不從。至吏胥市儈。及村塾蒙師。撰字為佩觿集等書。已刺斥者不辨。長洲程德洽有說文廣義十二卷。部次以韻為先後。非自一至亥之屬。與此書略同。但注語悉仍原本。而旁采諸家義。文並列於下。則異也。說文解字之學。後來為盛。為明文字訓詁。而得其會歸。唐宋以來。為李陽冰郭忠恕林罕。唐有宋可。為篤信而能發明之者。夫之此書。猶大輅椎輪矣。

說文引訪辨證一卷 補香齋叢書

國朝王育撰育撰著有說文論正已著錄育精研  
二書以說文引訪多異文為之辨證我見及酌  
彼金鑑今局作姑謂秦人以市買多得為及从  
乃从久久步也乃難詞市買多得則所携者重  
行步為艱耶且前進故假借為耶且之詞變楷  
通行姑充歧充嘔今嘔作癢謂嘔小兒有知也  
雖未能明言其事而意實諦之故从口从疑疑  
竟在癢清欠室敝也室久則敝故从久久病則  
不能潤屋故取其義說多解頤惜所辨證僅三  
之一蓋隨子刻記為未成之書邑人卻廷烈為  
校刊入婁東雜著謂婁之言小學者莫之或先  
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說文解字段氏注三十卷附六書音均表二卷 終  
樓刻本

國朝段玉裁撰玉裁師事戴震於周秦西漢之書  
無所不讀於諸家小學之書靡不博覽而別擇  
其是非積數十年精力專說說文謂爾雅以下  
義書也音類以下音書也說文形書也凡義一  
字先訓應其義次釋其形次釋其音合三者以  
完一義故曰形書又謂許以形為主因形以說  
音說義其說義與他書絕不同他書多假借則  
字多非義許惟就字說其本義知何者為本義  
乃知何者為假借則本義乃假借之權衡也說  
文爾雅相為表裏治說文而後爾雅及傳注明  
又謂自倉頡造字時至唐虞三代秦漢以及許  
君重造說文曰某聲曰讀善某者皆條理合一  
不紊故既用徐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某聲  
幾部後附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俾  
形聲相為表裏始為長編名說文解字讀凡五  
百四十卷盧文弨謂其匪獨為許重功臣抑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得道德之指歸。政治之綱紀。明影祀樂。而幽通鬼神。推廣聖人正名之旨。而有益於經訓。既乃隱括之成。此書注嘉慶十七年付梓。王念孫序之曰。善讀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刻之密。形聲讀著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撰諸經義例以本書善合符。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来無此作矣。是書以易臣之本。頗有更易。不善盡金之本。為不失許氏之舊。顧其中尚有為後人竄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復之。博辨詳錄。包孕闡富。惟勇於刪改。是其所失。然小疵不害大醇。鉅樹玉見玉裁書。善段氏注訂公卷。有段不誤而鈕反誤者。古今之治小學者。未依通其條貫。考其文理。核其訛字。未有過於段氏者矣。

文字偏旁舉略一卷。選雅堂刻本。國朝姚文田撰。以六書既隱。諱辭日滋。學者失其本原。往往增損隨俗。遂使部片易舛。聲義全乖。取俗書之相沿者。條分派別。使覽者易明。其字不謬及非習用者。不載。因名之曰舉略。其分目有部有聲。部以宮室皆山類。則從山。江河皆水類。則從水。是也。聲以旨從匕聲。部從召聲。是也。為謂況寒水也。古人字多假借。故豈況聲況皆即此字。從二作況。後人妄增。以與大同然字取大義。俗又從火作燃。甚誤。并錯舉形聲相似者。雖不詳備。學者可由此類推。文田學與嚴可均同。輯說文校議。有秀掄才。歷任廣東河南江蘇學政。是書專為校士而作。然具有本原。分別帖寫通用。較通行俗字謚誤金盞字考字書誤讀辨正通俗文字諸書為勝也。

說文正字二卷 嘉慶六年承德孫氏刊本

國朝王石華孫鳳卿同撰。孫星衍序謂學人求通經必審訓詁。欲通訓詁必究文字聲音。而求文字聲音之準。必知篆籀變易之原。石華及鳳卿依說文字部。寫為正字。并附古文篆籀或字變。詳去徐鉉所增之字。分上下二卷。俾學者循覽易了。其謂自秦作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幾絕。所謂隸書即今八分書。而漢有草書。今所傳正字者或稱真字。其出在魏晉已後。鍾王諸人書帖有其迹。而不見於碑碣。隋唐始盛行之。其文或變篆為之。或出自八分。或出自草書。故無定解。又多別字。習俗相沿。不識古義。字林玉篇皆改說文篆籀而增其文字。其於文字源流叙述闡明。可為小學之津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六書通 撫遺二卷 嘉慶六年刻本

國朝畢星海撰。星海字崑源。海鹽人。星海祖輯有六書通。蓋本閩籍。似六書通之意。集三代秦漢篆法以說文字為標。首下列古文籀文以及鼎彝符印。其詳例與金石韻府諸書為近。星海亦好參考點畫形聲。得張燕昌吳東發張廷漸所寄古器銘彝文印文。類為篆籀成書。撫遺二卷。附六書通後。原書如瑤。从喬達為通之類。悉行補正。書中多引同郡葛榮之說。為謂是之誤。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類篇固已非之。考說文字。凡有加省者必自注。踞居在尸部。但云从足。不言加足。是从尸而去。古从足可知。下云一本从居。則即此踞字。而繫傳無之者。以踞見足部不重出也。繫傳在宋時未顯。但見大徐本作踞。遂相承為居字。重文不復知有足字矣。當从類篇以繫傳為正文。又如盧氏鍾山札記云。謚曰果行。其字必當从益。今說文作笑兒。都是後人改謚為謚。而字林所云謚笑聲窺入之也。葛榮謂說文之改。雖無可徵。



然謚之為謚。見于石經及楊桓書學。漢隸中或  
从益或从皿。未有从𠂔从皿者。此造謬更  
省言作益。則从益確有明據云云。探原許書。與  
齊及自稱通說文之執者固不侔矣。

倉頡篇校證三卷補遺一卷。四刊本。

國朝梁章鉅撰。章鉅字闕中。號荏邨。長樂人。嘉慶  
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江蘇巡  
撫。是書因孫星衍所輯之舊。為之校證補遺。其  
辨孫氏所列篇名三條。以及攷工記注倉頡篇有  
艸莖。倉頡篇有柯權。是謂倉頡篇中有此字耶。  
無從證其為篇名。說文序又見倉頡篇中幼子  
承詔。云篇中其為非篇名可知。論甚精確。餘亦  
多所裨益。補吾邱衍誤以倉頡為十五篇。且謂  
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論者謂此乃其師說  
之謬。宋文蔚跋謂自史籀篇外。此最近古。據復  
古編云云。乃知許書本緣三倉而作。不足據也。

說文達首字讀一卷

國朝苗夔撰說文入子當求之部端變以毛訪韻  
勒部定其音紐得其句度以五百四十字為一  
篇韻語句如第二口與行是也韻用如第  
一王與井是也間句韻如第三十與音是也  
隔句韻如第四自與竹多是也謂語音段與  
下字字韻八音必益初下與此冊二字韻牙化  
乎切下與足韻子平聲音如林及下可與音字  
為韻角音祿與上目明瞿養子四聲同用矢雷

卷

又築以四聲通用。上音期下與衣韻尾隔人先  
二字與見韻人先二字自為韻彭必雕切上與  
思下與與也韻謂小徐符九反九當音絞上  
與勾韻下與翼韻高郵王念孫謂此小學絕作  
六朝五代以來讀字讹謬皆坐不知此耳初當  
彛序謂先路此讀神髓全得自荀子成相篇於  
說文正聲之功不細也

卷



字說一卷 回刻本

國朝吳大澂撰。結銜稱會辦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蓋光緒十年作也。昔陽承慶字統謂寐懶人不能自起。起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恆在室中。故从宀。考寐从宀。瓜聲。本形聲字。此說支離。用王安石字說之先聲。元明人好以篆入隸。以籀改小篆。古文見於說文。輿出於鍾鼎者。已自不同。必欲合併論之。鑿空臆說。為治亂絲泥古變古。二者交謾。小學至本初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大明乾嘉以後。學者好言鍾鼎。意過其通。始則援任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繼則以金石治小學。穿鑿附會。甚至據鍾鼎之殊形。詭說取古文篆書而修定之。真贋錯出。變幻紛紜。即王氏說文釋例。據鍾鼎文以為說者。不盡是據。是書於鍾鼎之中。時代之分。音釋之異。真偽之別。頗能根據古書。析衷眾說。非同杜撰。然必謂其能得制字之意。絕無泥古之過。則未之敢信也。

廣雅疏證拾遺 光緒戊戌刻本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字子深。高郵人。盧文弨注廣雅自釋三卷未成。王念孫廣雅疏證。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聲。苟可以發明。皆訓。凌難示而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攷以證其先。先儒誤說。參攷而寤其非。阮元謂此乃藉張輯之書以納諸說。刊成後。復加勘定。補正五百有一事。可謂勤矣。士禛於原注未詳疏證。未訓者。復為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博采羣書。拾遺補闕。書中多采全祖望。杭世駿。錢大昕。戴震。余蕭客。段玉裁。錢謙益。洪頤煊。郝懿行。朱駿聲。鄒漢勛。汪士鐸。諸家之說。亦足以資參証。

宋論五卷 鄒山遺書本

國朝王夫之撰書中疑韓通短李綱詆蘇軾薄曹  
鞏不滿於司馬光皆偏宕而非不易之論謂太  
祖勅石垂戒者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  
大夫三不加畧田之賦所以保世滋大能得有  
宋立國之本仁宗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  
受其賜者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分授民種  
是也有大弊政以病民延于今而未已者則聽  
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置吏子務是也亦

卷

陰擇無善無惡圓融事理終歸於無忌憚之狂  
妄顛微挾此無微不照是書取通鑑一千三百  
六十二年之事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原始  
要終通貫曉析邪正心跡羅羅指掌而空言苛  
論亦多有之蓋生當明季目擊心傷人才之所  
以敗壞宗社之所以顛覆馳騁挾別毫髮不使  
遁逸所以寄悲憤而據素抱者別自有在善讀  
者當心知其意也

論史獨到之言。謂不善之政。未能以賊天下。而  
唯以不善。故為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  
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近。蔡京勸紹述之  
說。京之所為。固非安石之為也。安石之法。不足  
致宣政之禍。唯其難引羣小以授賊。圖賢固  
上之秘計。於京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論王  
安石者多矣。此理語。足為破的。謂宋自仁宗以  
後。相勝之習。愈趨愈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  
矜為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於小人。而終以小人求傾君



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即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而不自省於心為己之所有餘則是非曲直邪正其相去也不遠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此則精義之名言而為千古之龜鑑矣逃名逃跡知希而與顧炎武黃宗義同為前明之遺臣我一朝之貞士者固有在也

自相勝

著香堂史論四卷 碧琳館刻本

國朝彭孫貽孫貽字仲謀一字昇仁海鹽人明拔貢生所學宏深奧衍窮奧極奇自史記迄元史隨事論斷攷故實重行檢有特珠之識無詭異之說天文歷算尤所研尋後魏崔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為魏其尤謂天文之術不可空談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定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通鑑不書五星

耿井事蓋有取于允說劉敞以為當是七月耿東井漢書之誤也孫貽謂劉之論似是而非七月立秋日已在柳星之度安得在東井劉洪初撰通鑑陰陽二術後來莫不遵用秦豈稱其無于用氣鄭康成以為窮幽極微殆貽誤惜前宗論歷不載其法允執圖讖以疑四分秦豈以新元有效新之古今之術不能相通不效於今即合於古無益有效於今即不合於古無傷孫貽以續律歷志右豈大有識力宋元嘉中用何

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祖沖之以為尚  
疏減去閏分。增立歲差。著為成法。孫貽謂自古  
論歷者無如沖之精當。張衡靈憲中外之官常  
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  
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孫貽謂三  
家星經僅存十之一二。微星亦多未見。豈西人  
仰觀器數。平子時先已有之。於晉宋隋宋元諸  
志攷辨尤詳。不獨言史學者所未知。亦傳時人  
者所失載也。惜方氏刻本草率為奪甚多。當求  
元本斟之。

通鑑評語五卷 幾輔叢書本

國朝申涵煜撰。涵煜字

永年人。此書簡易明

通。大致平心論事。無刻深過當之談。許緒疵見

幾之智。取司馬錯伐蜀之謀。以李斯勸督責為

患。先嚴延年。初博陸為正議。斥光武封文。終戒

任延之失。宋均謂文法廉吏無益百姓。為偏贊

帝時。太學增至三萬人。即黨援門戶之漸。蜀之

役。鄧直而鍾。曲吳之役。潘直而渾。曲劉。懷知。桓

溫。有不臣之志。克蜀之後。必專制朝廷。韓延之

遺對於書。殺其過惡。祿不能不為心折。皆特為  
標出。謂魏末以來。勅令皆用。厥後至元。文選請  
為革選。始用士人。已無救於齊之亂亡。然安生  
為齊博士。昧君辱臣死之義。掃門待幸。博通五  
經。何益。五代君臣多起於卒伍。殺人不足為異。  
蘇達吉以幕僚作相。文深好殺。而又奸詐黷貨。  
酷以濟貪。開創以此國祚。安能得長。皆萬論也。



明史却視四卷續一卷 歲輔叢書本

國相李珠璣字剛王。嘉興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從博野顏元遜。其學主於忍嗜欲。苦筋力。習六藝。諱世祿。嘗為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書中言王五公教我小事。克勤謂小事皆有次第。節奏然後大事可為。此蓋其得力處也。讀史措思切要。尤致意於兵農諸大政。於古大臣盛稱李德裕。唐正自是特譏。謂事不責所任而重置官。是東坡所謂既長增立而為益。

癯者也。官不厚其祿而坐以康。所謂衣食困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者也。亦通曉世務之言。記司馬光對神宗言。國人狡險。楚人輕易。宋有南人不可為相之論。明有浙不入戶。不入相之規。天之生人。何地常有。但北方人常厚重。南方俗易輕靡。論極持平。記錢謙益論事三則。能不以人廢言。惟生平自別於程朱。謂朱熹常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力著書。夫謂聖賢之

聖賢之道寄於經書。未嘗不是。然遂以注經為得道統。則葉公之畫龍也。曷不觀聖門之言道。傳一則曰。文不在茲乎。一則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之。不賢者識之。俱指禮樂法度而言。乎。宗旨所在。隨時發見。方苞說。謂則主創其言。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蓋未能盡從也。德州孫勳跋此書。稱其憂深識遠。旨約言文。固未嘗非有用之學。

讀宋鑑論三卷 柏堂全集本

國朝方宗誠撰。宗誠學術有宗尚。所著書百數十卷。此書其緒餘也。皆論北宋之事。寄在胡林翼曾國藩幕中。匡拂佐助於干戈之前。故論兵事者為多。宋太祖伐太原。築長城圍之。時北漢主恃遠為援。太祖命何繼筠逆遼師於陽曲。敗之。斬首數千。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此喪氣。宗誠謂近世攻城者。相聚於一二門。其他聽其出入自便。援師運道。往來不絕。此所以常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數萬之眾。數年之久。而不能破一賊。此為咸豐中。江寧大警。而發。謂宋祖崇儒重學。每勸趙普讀書。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儒。初宰相。大段以招賢育才為務。宗誠官素強。振教扶倫。諸民疾苦。又於其間訪遺書。謀休養。用此意也。

原本玉篇殘卷上虞羅氏景印本

陳顧野王撰。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陳書有傳。梁太子博士。陳黃門侍郎。大同九年。謫著玉篇三十卷。野王父烜為梁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故自序云。預饋過庭。校讎羣籍。進玉篇啟。稱殿。下為簡文帝也。隋志題陳左將軍顧野王。唐上元元年。唐孫強增多其字。釋慧力。袁益。眾說。標文。示象為像。文道士趙利正。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為解疑。宋大中祥符。陳彭年等重加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定。四庫著錄。重修大廣益玉篇。天祿琳瑯有宋本。元本。世通行明經。啟大字本。澤存堂本。棟亭五種本。鄧顯鶴及小學堂。西堂。刻張本。皆非顧氏之舊。此卷。宋唐人寫本。起言部。訖幸部。為部二十有二。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庫。所藏。遵義黎氏。常刊入古佚叢書。頗有校改。且所據乃展轉傳摹。上版致失行次。外秋。上虞羅氏得見原本。假印以存黃山之舊。可與黎刻並行。以資互證焉。



說文繫傳校勘記三卷 壽陽祁氏刻本

國朝祁寓藻撰寓藻字姓穎又字鴻甫以敏選  
穆宗御名改字實甫自號春園嘉慶甲戌進士  
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祥仁閣大學士軍  
機大臣盧文弨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謂此  
書在宋時固已推重意實不能盡愜所釋大致  
傷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定說牽強證引不難  
改竄經典舊文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侈陳家  
乘引書多不契勘舛互相仍分疏音義亦有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疑許書一部中字以類相從此則前後參錯并  
慎元注漏略不全世無善本久矣蓋繫傳為徐  
鉉未脫稿之書以草率傳校槩者未能詳覈汪  
氏馬氏所刊俱非善本且多改易道光丁酉寓  
藻督學江蘇得景宗鈔本于蘇州顧氏登諸版  
後為校勘記三卷正其訛謬小徐書始行於時  
以是書貴其能通辨經字故于說文處校勘尤  
詳所引書與原書違背及書名參錯者皆條辨  
之唐人疏注及玉篇等字書所引說文多異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錯本且有所引字不見鉉錯本者取其義勝者  
存錄數條字次不同有為鉉錯之舊異者有為  
後人鈔寫陵亂者段氏已詳辨之所未及者略  
存一二鉉錯皆不達音韻之學凡某聲讀某  
古文以為某字率多更易錯之書先鉉而成後  
鉉而錯以錯書為藍本多采其書說以釋入許書  
次立校刊錯書復依鉉本增改故有音義複背  
及詞語迷謬者皆就其可正者正之其間亦多  
正段注之誤時苗夔在寓藻幕中張之洞書目  
卷問題苗夔校其實與鑒校者非一人承培元  
作後跋即其一也

春秋歲星考一卷 曲園雜錄本

國朝俞樾撰列宿十二次之名。見於春秋傳國語爾雅。蓋周時部分天位之法。秦邕月令章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分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井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齊之分野。自豕韋姬訾之口也。周人用以紀歲。歲星一年一

次。以十二歲為一終。一星終也。三統術法以歲

星每歲行天一次。又百四十分次之一。歲行一次。既有餘分。則星行一歲之內。常踰兩次。而云歲在某次者。以通率約之。如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歲在降婁。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歲在鶉火。今在析木之津。歲五及鶉火。歲在豕韋之屬。昭三十二年。當在析木之津。未及星紀之次。而史墨已有越得歲之占。越謂歲星百四十四年而行百四十五次。故百四十四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超一辰。昭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龍度天門。龍歲星也。超辰越鶉首而至鶉火。故三十二年得在星紀上推之。莊二十三年。歲星超實沈而至鶉首。作春秋歲星考。隱元年至哀十四年。具列焉。



說文本經卷同二卷 唐雅書局集本

國朝鄭知同撰知同謂許君敘云今敘篆文合以  
古籀敘篆文者謂用篆法書字意在明不用漢  
世隸法作書非謂秦篆之字辭也合是相合不  
背之意合古籀者謂其字辭不背乎古籀乃用  
登錄意在明不雜取漢世俗書隸入非謂立小  
篆為主而會合古籀以出之也段氏誤讀二語  
解篆文為秦篆遂認許書以小篆為質解合字  
為會合遂謂許君以小篆文會合古籀而作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其小篆與古籀同者立一篆辭而古籀合在其  
中其不同者先立小篆以古籀合出其下不知  
許君錄篆字訓引書其文本不自秦始蓋三代  
之文就其形辭言則曰文曰字就其所用著明  
言則曰書就其各有聲讀以定事物之名則曰  
名而就其引書之法言則曰篆許君之書為復  
三代之古文而作以古文為主孔子宅中經張  
蒼左傳史籀大篆前代鼎彝四者為許君依據  
以識古文之本以定先秦之真古文當時並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隸書許君以隸辭而還之古篆明三代古文之  
法考詳其形辭詁訓音讀段注於故訓經義貫  
穿精博然不識許書古篆誤尊秦文因子弟之  
向反復推詳以明許書綱領此其著書大指也  
其謂鐘鼎勅銘之迹或求損易以便刻劃或增  
茂密轉取美觀說文復三代古文之正定立規  
模準繩百世其它變動不居於六書非純備者  
雅亦古文類等諸隸楷之破辭俗尚可損則損  
無煩屏澆以涸經常尤為通識人好以鐘鼎  
言古文變幻紛紜野書燕說知同此論非特得  
南宮之精意抑亦可以障小學之狂瀾矣

說文提要一卷 光緒甲申重刻本

國朝陳建侯撰。建侯字仲樞。閬縣人。咸豐乙卯舉人。官至湖北武昌府知府。古人制字多合偏旁而成。識其偏旁即曉然於其分合之故。日在木中為東。日在木末為杲。日在木下為杳。艸生田上為苗。鼠居穴中為竄。鑑从水在皿中。兩手曰之。冠从冫覆元上。以寸制之。塵从土上有六。八分其里。鑿从臼持缶置几上。中有壺。酒飾之以之。鑿从用象所持。甌白奉之也。門象竈門。竹林

入火偏旁合而字辟成。形聲左右皆有。即上下外內亦然。是書取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摘錄字義。附以音考。首尾次第一依許氏。初學者每見一字。先求其母。因其偏旁而合之字。詳其何義。審其為何聲。如器竹形而器聲。其義則竹器也。艸舟形而艸聲。其義則艸舟也。舉一可以反三。序題述於安州官廨。其時方知安陸府事也。

說文通檢十四卷 宏達堂刊本

國朝黎永椿撰。永椿番禺人。先是毛謨有說文檢字。為諸檢說文而設。然止可檢汲古閣本。此書成於同治十二年。以說文篆書寫為真書。依其畫數次第編錄。卷首檢部目。卷末檢疑字。卷一訖卷十四。檢本部之文。仿字典檢字之例。其字皆依字典畫數為次第。每字注明本部第幾字。凡疑難之字。不得其部。列於卷末。每部注明某部第幾字。凡古文、籀文或籀皆注明某字重文。

既以重文畫數檢之。再以其正辟畫數檢之。即得以重文偏旁與正辟不同者。則入卷末。凡大徐新附字。仍入本部。注明新附。檢說文本部末。即凡二徐所云今俗別作某字者。多為說文所無。皆入卷末。其師陳澧為之叙。其凡例亦澧所定也。



讀春秋管見十四卷寫刻本

國朝羅典撰典字微五號慎齋湘潭人乾隆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鴻臚寺少卿是書純以己意說經據臧里志云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為素王孔子修魯史記由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春迴溯襄公二十二年麟吐玉書於闕里之秋春秋之名為麟紀經始而孔子之生平亦即因之以說者泥指春秋為魯史之舊名為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謂西狩獲麟得毋前此吐玉書之麟復至欲孔子感焉以成系衰周而為素王之業語至無稽隱公八年我伐凡伯于楚丘以錫引檜之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惻焉又曰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吊焉謂匪為盜寇賊之別稱詩特極言西戎之充斥今東諸侯之有戎患亦復肆無忌憚善此傳會穿鑿他多類此於三傳及漢宋兩家俱無當惟昭公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引劉氏本曰昭公八年

於外齊晉皆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于大夫堂同伐異惟季氏之所為其君並畏其偏受其欺而卒莫之問謂此說最中當時情事為千慮之一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困學錄十二卷 乾隆甲午刻本

國朝楊宏聲撰。宏聲字拔齋。柏鄉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江蘇金山縣知縣。是書大指。本朱子春秋一經。為王道正其紀綱之論。於公穀及程氏傳。蘇氏傳研究最深。雖所引諸家之說。不出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而於尊王正分。討逆彰善之旨。批卻導窾。參考時勢。比論史事。以求其通。謂嗣統大事。不當爭而爭。不必讓而讓。致禍則一。魯隱宋宣。一則身受其禍。一則禍及嗣子。允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馮之養。執二君有以啟之。宋太祖傳位太宗。而廷美德昭。皆不得其死。朱子深有感於心。而歎以羊大居正為儒者之論。有以也。夫謂莊公亮于路寢。知有內憂也。般之立也。外廷臣子。羣奉之。則其執也。廢父之罪。不得逃。善不能導。楊末命。則廢父哀。蓋惟其所立。誰敢不奉之。唐之諸君。立于官。官。裴度元臣。無出之何。此以見先王制。禮廢其一。足以致亂。存其一。足以救亂。又謂申生仁孝。一旦被以弑君父之罪。卒之平齊卓

子弑。惠公獲懷公。殺晉之禍。數世未艾。漢戾太子。雖有弄兵之罪。而其遭讒。不能自明。與申生同。武帝雖悔已無及。二君皆好殺而不能察。小人之情。故至于此。為君父者。烏可以不知春秋多明道正誼之言。自比於啖趙諸儒。亦得失心知者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讀左索解十二卷 武昌柯氏家藏稿本

國朝王夫之撰。大經原名曰珙。字陸亭。浙江人。嘗為蘭水顧山學官。書成於道光癸未。自序言。少時授左氏傳。時以杜注。唐生及既葬。除喪之言。為題。癸酉游張蘭渚。中丞幕中。得陸園沙左傳。附注。顧亭林杜解補正。後取趙東山馮敏卿朱鶴齡沈冠雲姚姬傳。咸在東。諸家之書。排比編輯。惟所引經義。雜記為感。玉林撰誤以為感。在東。致左傳古注。劉歆鄭眾賈逵許淑服虔董遇。

顧容皆依名家。自杜解單行。舊說遂微。義疏繁重。坊行本雜析章句。音訓句讀。多有異同。明凌稚隆之評注。測義輯諸家注及評語。間附己意。毛刻集解本。增入鍾惺評語。傳文加圈點。為陋本之祖。康熙中馮李驥陸浩同編左傳。杜注外益以孔疏及補正等說。上方輯評及己說。姚培謙本。於杜注外亦有增益。地名皆釋以今郡縣。較為善本。芥子園李氏所刊合注本。有明王道焜趙如源序。以宋林堯叟句解與杜注並列。有

有時先林後杜。童蒙誦習。踏駁相沿。世俗惟陋。是趨翻刻通行。諸課彌甚。是書雖未載經傳全。而逐條引證。大致明確。為里塾誦授。用為刻。為讀本。佐以此編。頗便初學。至春秋地理。以高士奇顧棟高江永沈欽韓皆有成書。大經未之及。為缺略也。

春秋書法比義十二卷 道光十九年刻本

國朝劉曾璇撰。曾璇字際渠，鹽山人。官定州學正。秦安縣知縣。程子謂春秋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有異，則義自有別。朱子謂此徑固當以義類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曾璇本此以為讀春秋之法，發明書法比義事。見義義有合上下文而見，則屬辭以聯貫之。兼採左傳公穀及胡氏諸家之說，間有本之安溪李氏、安溪方氏、合河孫氏者，而闡之其師滄州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案閭者，亦特錄焉。不好異，不泥古，逐條理會。如謂桓莊之編，魯大夫無書卒者，蓋以桓公弑逆，仕桓者皆為黨賊，故非獨舉不書。凡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之世者，皆削之以示誅。又謂季孫行父卒，未期而宿出使，仲孫蔑卒，踰年而速會盟，仲孫速卒，未練而錫帥師，見世卿之不行喪禮也。又言昭公出孫之後，史策或略矣。而春秋於其往來出處，書之特詳。書必志所行之事，書居書在，必志所處之

地，不見納而書次，使善自止者然。非昔廟而書至，使善已歸者然。凡此屢書不一書，汲汲存君之意，情見乎辭，蓋聖人之特筆，非舊史所能及也。能自尋問，有所發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左傳札記七卷 咸豐丁巳刻本

國朝錢綺撰。綺字映江。號竺生。元和人。諸生。好左氏傳。深思博考。輒於書眉條記。定為七卷。其論非一事。事非一時。者曰總札。專解一辭。專析一疑。者曰條記。札以唐石經與今本。究其異同。辨其汨亂。凡補碑磨改。旁添一一。離校曰石經札。又集鄭中諸課本。正其訛舛。別對於後。持論平允。徵引前儒。及近代諸家之說。斷制是非。能自出己意。大旨宗賈服。行當陽。而於定公八年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祀先公。服注自躋僖公以來。昭僖當移。皆謂昭氏之意。以為依伯禽以下世次。因公當昭僖。公當穆。自文二年躋僖降。昭穆互易。則文公以後之昭穆。亦將無一不亂。躋僖逆祀。但易文僖之昭穆。以後世次。仍可不亂。杜氏所順。非一之言。已為蒙混。服說更不得其真。非徒依附。襄公十年。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謂狄虎不用櫓。覆甲於輪。以代櫓。故曰以為櫓。且不乘車。但執大車之輪。徒步銜鋒。故曰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惠氏補注。甲覆櫓。謂非覆輪之說。迂曲不通。謂王氏經義述聞。改字頗多。未可盡信。兼精歷算。喜李四香之學。常討論立天元諸術。為蘇城暑景表。書出於歲星之起。辰分野之次舍。多所推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經傳日月攷一卷 西園書院重刊本

國朝鄧伯奇撰。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同治中。兩詔徵赴同文館。以疾辭。精於天文。歷算。作春秋經傳日月攷。謂古人攷春秋朔日多矣。類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日。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質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及術誤之分。春秋置閏。非錯隱極之正。多建。聖成以後。又往往建亥。又有經傳各別者。春秋日食

有不言朔與日教亦差不在朔。而公穀別為義例。乃有食在晦日之說。經傳書晦朔。往往與今所推差早一日。此或由春秋歷術先天。非經傳誤也。春秋歷術。往往先天。術家據所書至朔。定上考下求之法。故歲實盡失之盈也。論者謂其生平客嗜好多神解。尚書克殷。年月。鄭康成據乾鑿度。以入戊午。部四十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為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伯奇以時憲術上推歲

星驗。之知康成之是。劉歆之非。其於諸經注疏尤研究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也。



重文二卷 光緒壬午刻本

國朝丁午撰。字字生。錢唐人。詒經精舍高才生。許氏說文。於異文同字者。謂之重文。其同文者。或左右相竝。或上下相疊。第曰从二某。从三某而已。午就重疊成文者。以从字。棘字之類。博考諸書。求其字義。又辨字音。以明其字之不同於本字。命之曰重文。蓋取重卦之義。非許氏所謂重文也。明吳從先小窗別紀。采集合二字者。曰雙竝文。雙疊文。及合三字四字為一字者。竝載入字攷中。是書較吳書多數倍。而其徵引所出。悉根據說文。玉篇。廣韻。集韻。及龍龕手鑑。海諸書。較勝元本。自文二至文六。褒然成帙。午常為購求。文淵閣遺書。議當事用以建復閣制。欽補閣書。其家藏書。亦甲於杭州各郡也。

爾雅穀名考二卷 笠園叢書本

國朝高潤生撰。潤生字而人。號菴坡。固安人。光緒庚寅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給事中。是編所列穀名。均見爾雅釋草。爾雅不載。案入附錄。經文注疏。悉從阮本。采錄說文。玉篇。廣雅。廣韻。及陸璣詩疏。羅願爾雅翼。李時珍本草綱目。等書。管呂淮南。山海經。古今注。齊民要術。農桑輯要。及陳粵王禎兩農書。並加論列。近世說爾雅者。以邱氏正義。郝氏義疏為最著。說經家

之專釋穀名者。有程瑤田九穀考。劉寶楠釋穀二書。據以詮釋。間加糾正。謂穀本草類。禮運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草即蕒五穀而言。釋草穀名。載十之三。其大略則任無不備。以五穀為稻黍稷麥菽。六穀為黍稷稻粱麥菽。從周禮鄭注。以八穀為稻黍稷麻大小麥大小豆。或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從玉海及皇經說。九穀為黍稷秬秠。稻粱麻大小豆。大小麥。從周禮。先鄭說。駁包世臣以黍名高粱高粱米為黃米之謬。於邱郝

種劉之誤辨之尤詳。其種釋重穆說以九穀者  
所引毛詩傳先種曰種後種曰種後熟曰重先  
熟曰穆最為簡當。大指以經說農事即以農  
事證經說。原本上卷更為目錄及簡目為卷首。  
並為附考加入附記各篇為卷末。都八卷。優析  
條貫雅其名不備于爾雅者莫不綜其種類而  
數其異同也。

說文讀善考卷 卽國四種本

國朝葉德輝撰。漢人注書無直音。有讀若或云讀  
如或云讀與某同。見於說文解字。有讀為有讀  
田有當為見於鄭君詩箋三禮注。高誘呂覽注  
南注。德輝以讀善讀為讀與某同者。比擬其音  
不改其本字為他字。讀為讀曰者。以同聲或形  
近字改其本字。當為者。則直切其字為有誤而  
徑改之。以為當如此。此解經之法。與釋文字者  
不同。說文文字書。故祇有讀善讀為讀與某同之

例。蓋若以皆譬況之詞。曰為則改變之詞。讀善  
有用本字者。明字有兩義。此一義之義。即彼一  
義之字。有用同聲字者。明彼此可以通用。義由  
聲出也。有用字所從得聲之字者。明其音之原  
也。有用本字所孳生之字者。明其聲之委也。自  
序謂一字之音。以方言之變遷而有疾徐高下  
輕重之異。高注呂覽淮南。乃有急察言之長言  
之等例。劉熙釋名。又以開口合口舌頭舌腹等  
類定音之異同。孫炎始為反語。左傳有服虔音。



然音切生而聲義離而為二。不以讀書得知文字聲音之原。因撰說文讀善字考。以發明古字通假之奧。段注說文附六書音韻表。每於讀書字下輒注古音在某部。或曰某部與某部合音。但古音分部各異。分合增省。時有參差。不如多所取證而發明之。自謂錢謙益撰曰此書。未見傳刻。書成時有修改。乃猶有未已之意者。雖自謂為許氏之功。臣而猶有待於後人之補正也。

史見二卷 續南遠書本

國朝陳過夫撰。過夫字史甫。廣東新安人。劉知幾史通。於歷代諸史。攻擊不遺餘力。過夫謂史而失實。則無以垂法戒。而大義不明於天下。考全史所載言之可刪者十。足盡其概。謂晉食貨志紀農事。頗詳自親。以來皆著於書。此自要典作史者。不可不知。能見其大。以班固謂京房不量淺深。構怨彊臣。王章彈劾其職。而曰不量輕重。又言王莽之作。內外咸服。董賢之寵。疑於親戚。

何武王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陳壽盛稱華歆清純德素。皆失作史者維綱常扶名教之權。具見史識。以宋人必欲去呂不韋。月令為非。王耕文志小而圖大。歆有所更張而不能決。史謂其黨日夜密謀。不令人知。為故甚其說。王介甫新法固有可行者。論皆持平。餘亦多明白純正。不為危言。錯論。致蹈專固之端。惟謂流俗因噎廢食。見七國之發難。則以為封建不可行。見新莽之分田。則以為井地不可復。則猶書。

生師古之迹而自同於冥悍者而不覺也新寧  
必志終遇夫不違宗人道長千載之說授來自  
漢迄唐二十七人據本傳而加論斷為正學續  
一書亦不隨眾毀譽者已

史林測義三十八卷 楓溪別墅刻本

國朝計大受撰大受字

都陽人歲貢生大學

士潘世恩所取士世恩有讀史鏡古編是書亦

所審定諭鐫遞格正史旁訂羣言雜非史學專

內而考辨議論平實博通不涉迂陋謂羅企生

黨叛逆而以身殉晉書附於忠義非有識之筆

宋書本紀書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伏誅按之

本書道濟傳及南史詔罪惡皆非其實以有

罪書自為刺謬符瑞志欺天誣聖史以傳信而

況為荒唐惑世之書蕭懿為齊純臣蕭子顯南

齊書不立專傳但於崔慧景傳附論其功豈以

其為武帝兄梁宗室自有傳而略之手武帝使

張宏策陳說懿聞之色變弗之許慧景逼達康

府主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武帝使虞安

馳說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並不從及為如法

珍等所誘誓不叛走仰藥之際猶曰家弟在雅

深為朝廷憂之其盡忠節於齊以言梁之宗

室無當也是具徵史識宋史論馮拯多迎合而



稱其一言免丁謂于誅死大受以謂其面乘垂  
簾之日潛結內侍雷允恭專權壞國王曾言謂  
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固當置之極  
典且罪惡著天下皆欲因事加誅睹初政之  
清明極乃以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之耳  
目曲為營救有宋三百年大臣無誅死者程正  
公稱為睿聖開基超越五季之一夫以正人為  
讒邪所陷遵祖宗遺制不與殺戮如哲宗不聽  
章惇盡殺嶺南流人豈非國家之幸然鉅奸竊  
柄窮凶極惡尚以明正典刑為失待大臣之路  
此亦得志而無忌憚之人所為接踵于宋世也  
議論正大自非章句小儒世有負罪宗社有當  
大辟而任重受遣之大臣不能仰申乾節而以  
循先世之寬典為言者其誤國之罪大矣

讀史論略一卷 藝海珠塵本  
國朝杜詒撰詔字紫倫號雲川嘉興人康熙辛卯  
舉人壬辰賜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進士教習  
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以陽節潘氏通鑑經  
論錯舉不倫褒貶雜亂貽誤學者因就正史略  
為論次上起戰國以迄明末其間一統偏安割  
據治亂興衰之迹將相大臣忠義氣節文章經  
術之士朋黨外戚宦官之禍包舉鉅細簡潔不  
支詔以親養乞終養遂絕意仕進林居二十年  
性嗜山水所至皆有詩詞紀其勝是書論人物  
而以隱逸終焉則其寓意所在也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03

作者=

页数= 803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